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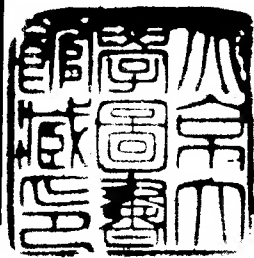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二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10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二三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南河志十四卷全考二卷

〔明〕朱國盛撰 徐標續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常熟水論一卷

〔明〕薛尚質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三八四

河紀二卷

〔清〕孫承澤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三九七

具區志十六卷

〔清〕翁澍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湘雲閣刻本

四五三

北河續紀七卷附餘二卷

〔清〕閻廷謨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九年刻本

六五七

南河志十四卷全考二卷

〔明〕朱國盛撰 徐標續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河志十

四卷》提要

南河志序

寰中之士大夫其膏唇撇
舌奔走於治河之議者無
慮數十家聽其言雖畱夫
之對上林禽獸簿緘悉不
序
是過而考其實欲求陶荆
襄竹頭木屑以備廳事之
用者亦不可得余嘗蒿目
于國家之河計而尤廢箸
怵息於我郵之南河也夫

南河之視大河若第一衣
帶水餘瀆噴沫之緒然而
起崑崙導積石滔騰澎湃
播於廣陸如瓠子之決屯
氏之塞轉徙無常動煩壁

序

馬此大河之神異也至若
經三湘度七澤過洞庭下
彭蠡飛萬里之帆破千層
之浪舉吳楚閩粵數百萬
石之漕粟取道入淮以達

京師此則南河之神異也
夫大河有患時有潰決然
所壞官亭民舍田里墮落
不啻一隅告警而南河一
有患樵石有恙秋水生塵

序

三

南北胷絕稀米不通如目
中弓痲喉間有物此其弊
視大河不能爭巨細而能
爭舒迫故歷考治大河者
自三代以奇唯殷世中至

患至遷耿遷蹕以避其橫
下此唯漢日與之角淇園
之竹幾罄內府之璧長沈
此生拮据不可彈述而南
河之締造始於隋煬帝植

序

四

堤南巡始自秦郵貫於淮
陽聯絡五湖迤邐龍舟自
汴踰淮以看花廣陵延袤
三百餘里迄唐以降代藉
為運道而遲日錦纜之地

乃為韓滉運米之區至我
朝尤賴其用舊堤之外復
建越堤以護持東南數百
萬石之漕粟而獨以一線
長堤與河伯吞天排嶽之

序

五

勢抗衡岌々乎幾于浮齧
桑而偪淮泗我鴈都朱公
以郎署出嬰都水長丞之
使視事南河較中北兩河
最劇而要而公精敏強幹

策度無怠勞不乘暑不益
誓以與河爭死世之安洒
沉澹菑倍高堙卑其備墩
築堤開渠復閘之工固不
具瞻而復舉其成迹旁稽

序

六

綜覽彙而為帙以為南河
志夫大河之剏造機務始
自前朝疏深雍塞代有紀
錄而南河之便宜愷事補
葺一切以維今日之急此

其事尤亟而瑣故龍門之
河渠書扶風之溝洫志雖
渭并包陸海籠罩無垠而
我朱公之為此志上自金
科玉條下至蒿柳捷石亦

序

七

皆列若鬚眉洞然畢見不
可謂陶公竹木之藏非蕭
相轉輸之用也大率馬班
二公取於成一己之書不
過記故實叙成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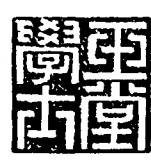
揀籌樹策者無資焉若我
 公乃心王室蚤夜請共不
 以官為傳舍河為畫餅一
 日事二期於累世為楷以
 故此志述淫業詔來者不
 矜夸大之談不遺纖悉之
 務使梯航效順江汭安流
 无此計也令馬班二家在
 今日失其鋒矢則謂我公
 為河之董賈而此志為河

序

八

河之金湯也豈云噬口乎

廣陵李思誠次卿甫



九

南河志序

語云防河如防虜猶易言之也虜雖狡黠亦人也可威之使不來可拒之使不入可驅之使復去若黃淮二瀆發源弘遠歷數千百里茹萬川之灌又或積霪

志序

一

助其盈狂颶鼓其悍如排山倒海而下實有神焉行乎其間誰能制之無瑕不攻無疎不破蟻穴之隙可潰千里治之之法無如其難者即神禹荒度排淪八年亦因而導之行所無事耳予

常謂治河固難知河不易河防學問至廣大亦至精微非流覽博心思細經歷熟者道隻字不能即縷縷言之亦解隻字不能此別是一種經濟非可聰明識力嘗試者也況夫酌今昔之變

志序

二

窮通塞之隱權利害之故察天地人之宜妙疏築濬之用知之明又處之當而後可以繕理帖然胼胝底績則譚何容易諱乎朱上愚司空之言曰水土之事原有專門虛浮之奸釐于習者

也至淮揚南河百谷交滙巨湖
爲壑黃淮于此歸墟江海于此
受注漕運于此終始都水氏且
節宣且利導俾河流順軌民快
平成軍樂騰飽尤難之難者已
予受若事又值洪水頻災漕輓
積玩河事多艱且內外之帑如
洗

志序

三

廟堂之令如霜窮年畚鍤夙夜
皇皇人言櫛風沐雨勞予櫛沐
幾廢矣人言水宿露餐苦予宿
餐幾忘矣九經險陷而不死沉

溺十數里而又不死一差三載
而不得去一留再留而又不得
去予于南河疑有宿緣焉而肝
膽精魄亦旣殫罄于茲矣遍搜
水衡諸書讀之用率舊章而于
朱公敬輶所纂南河志覺夏津
津然若所云知明處當也一披
閱思過半矣予數年陳之章奏
聆之司空益之集思隨試輒效
者胸次稍若進併以續貂兩端
之執或亦用中者之所問而察
也予丁河之亂拮据重繭補

志序

四

棟之不遑人力物力已交困矣
事屬急務尙族議舉者一築堤
不若挑河黃流灌河客土溜河
河身日高莫克容水年年築之
水行地上民居釜底決如建瓴
以築堤之費挑河水行地中而

志序

五

河日深取泥築堤而堤日厚醫
家所謂急則治標緩則治本者
是也一保堤莫若增閘堤各有
閘閘無不通遇水之暴疏洩宜
廣如分水減水各閘湮者閘之
隘者濶之稀者密之役多閘之

河以殺之先哲所謂二壺瀉水
五竅先涸者是也至淮東大河
向無遙縷堤夫亦無整舖防夫
郡河丞急淮河復急淮漕歲不
再至若或擲之今且大壞工役
繁興則設專官以嚴責成設留

志序

六

夫以圖善後皆必不容已之圖
也敢因序河志而併及之以俟
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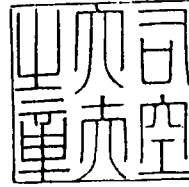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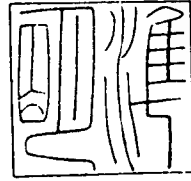
皆

崇禎歲在癸酉三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正庶

尹奉

勅提督河道兼理漕務工部都
水清吏司郎中東魯徐標撰



志序

七

序例

南河之系司載祀百有六十矣先臣
述紀畧而未嘗志也夫郡邑之有
志創自我

明九卿臺省之有志備于近代何南
河之獨可無志乎志矣而不實以河
則離實矣而不久其用則積余之作

序例

一

志之南河所自有也志南河所自有
而彙稱之為二十三條實而且詳也
夙夜匪懈畏此簡書志

勅諭故余在公代謹三尺志律今在
河言河循境而守志疆域無源勿
探無流勿歷志水利動衆湏資注
籍而後志河賦百僚師士率作有

序志職官瓜期遞易展卷即知志
年表堂皇相承繕修俟後志公署
山川保護藉諸百靈志祠廟傍堤
候濬居夫築室志舖舍巡守有
恒興凋以賦志夫役運土備舟撈
鑿無擾志淺解木石所需權價宜
式志物料堤所設持植以蒿柳志

序例

上文

樹林人臣無專舉事必請志章奏
慮有愆忘舊章是率志規條芻
蕘淺見試之躬行志條議業卑體
殊宜之以牒志文移勒石紀勲表
以示衆志碑記先哲懿行光以教
青志刊傳雍容掄揚河之鼓吹志
詩文經羅舊聞每慮其逸志遺

事河漕屢變今古互徵諸水不流
向背宜悉作治河以下十八考凡
志所載皆城內之水凡考所載則
就河漕而傍及之故別自為考本
州諸生較訂者列於卷之首素不
與較不與社者不復錄入

天啟乙丑孟陬三日河臣朱國威書

序例

三

于珠湖別署



南河志跋

余衡覽水經河渠諸書而知天地一積水也九州一島也古來洚洞無垠淼茫萬狀南河無有焉故俗相狃自黃入淮則細流耳余受事南河則惴惴然思

跋一

天子懸咫尺之書重之俾又吳越江楚四百萬漕艘嚙尾而進脫纖芥有梗可手掬乎可與輦乎而正無如河堤之日嚙也物力之漸窘也人情之積玩也窟穴之彌深也高寶之形如釜底寸

土之難難于萬山將何道而令嚙者頓全一銖一粒有司者主之那移滿紙徵解愆期勢必坐廢而莫可補救而玩生急急生弛欲仍緩之而以緩為罪欲急之而以急為騷非有力者大振

跋二

刷不可獨窟穴一節戎索繇我似可釐剔而一法立一弊生卽所認以為釐剔者什之六耳維此數者目洞而心賊焉亟取雲間朱公志讀之按形勢必探其原

委次沿革必攷其名實酌修築
必榷其利病出匠心之經緯作
後事之津梁實

國計而軫民瘼當使懷襄無勢
滔天失險余之思轉爲喜而公
之言洵爲功也孰是編而奠坤

維紹禹烈直衿帶間耳

長水顧民岩題于秦郵署之

鶴軒



南河志跋

形生南河之役實繼雲間朱公
後生公之治南河也肅而閑精
強而博夫兩河之積淤達隋
口之楚閘築淮安以高之石堤津
梁之完翼者豈之夫征之狼攫

者清之跡集興廢無改不舉

當道爲請必秩竟成績逾四季
始以衆知行省改事轉督漕計
形生受成事取畫一甲令而守之
決歲間淮揚一水正如席皆公
教也庚考公所治河者具哉

南河志一書，凡三十三卷，廣學
城無公紀畧而裨其漏裒古
今河渠諸家言而萃其長至
於卻導竅洞筋撻髓一以卓淺
取裁焉經之以江湖河淮之險壖
而陂塘渠港閘洞堤壩無不

條而析也緯之以夫錢穀材
物而至舟楫各鍾木屑竹頭
盈把之株莖東之第一贊土一
譽名無不舉而備也利病靡
燃職掌眉列誠江河之司南也
南河轄運渠南北不五百里而

洪波巨浸播天塞地海口有易
梗之吻清壩奪啓閉之期黃流
挾倒灌之勢河行地上城郭
在釜底堤岸若崇墉昔之陂
澤塘港為運渠畝蓄洩者今
皆字名可按薩縣全隄將以襄

年中潤之患且河性日亥豫城
沿而震駭於隄嚙歸仁而
陵無乾土劇高堰刺馬邏而
兩郡虞膏溺彼臣典守不寧
宵寐失臨天懷山之景象日提
衡移心目而後潤可永安也慎或

於儀穴自逆挽於鯨浪乃用
相反也此其它考故寧而脩明
之斯志其嚆矢矣不然河事百
年集事之運戰而圖之曷其有
及覽斯志也餘無意焉且其
形也

跋四

幅也申朱公之跋先後多所揚托
會宋公屬考求年業而予贊一
指旌得量移去因述規隨之指
自附末簡如其損益且俟後之
攷政者

天啓丙寅夏閏月哉生仲河使

者彭形生跋跋於寶帶河舟
次

五



纂輯姓氏

工部水司新昌熊子臣

華亭朱國盛

海鹽彭期生

嘉興顧民岳

濟寧徐標

同較姓氏

高郵知州萍鄉毛國宣

姓氏

學正太湖趙璧

卿官 宋應圖

李化民

王永吉

舉人 鄭元勛

饒家慶

胡長澄

生員 胡長法等

南河志目錄

卷之一

勅諭 律令 疆域 水利

卷之二

河賦 職官 年表 公署 祠廟

舖舍 夫役 淺船 物料 樹株

卷之三

章奏

卷之四

南河志目錄

卷之五

章奏

卷之六

章奏

卷之七

規條

卷之八

條議

卷之九

條議

卷之十

雜議

卷之十一

碑記

卷之十二

列傳

卷之十三

南河誌
目錄

詩文

遺事

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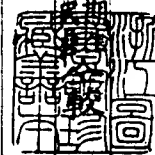
文移
附

南河志卷之一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彭期
郎中顧

郎中徐標續纂



勅諭

王言宜尊簡書可畏河漕重地職守當嚴欽奉

勅諭者三恭錄志之簡旨

萬曆元年勅諭工部管南河郎中今命爾管理珠梅間直

抵儀真一帶河道提督各該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并間壩

南河志
卷之一

等項官員人等及時挑濬淤淺修築堤岸移使河道疏通

糧運官民船隻往來無阻其應該出辦樁草等項錢糧查

照原額數目依期徵收貯庫以備倉卒應用出納之際仍

要稽查明白毋容所司別項支用其各該管河官員務令

常川巡視不許營求別差亦不許別衙門違例差遣但遇

洪水泛漲衝決堤岸各照地方即時修理如或工程浩大

人力不敷量起附近軍民相連用工事畢即行疎放爾仍

聽總理河道都御史提督遇有地方事務呈請轉達施行

但一應興利除害有益河道事務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

從宜區處若該管地方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敢有徇私作
弊賣放夫役侵欺椿草錢糧及抗違不服調度致悞漕運
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鞫問如律干礙文職五品以上并
軍職參奏處治其事體重大及事干漕運并撫按巡河等
衙門者亦要公同計議具奏定奪每年終通將役過人夫
用過錢糧修理過工程查照先次題准事例徑呈總理河
道衙門一并造冊類繳各該掌印管河官員賢否照例備
造揭帖軍職送兵部文職呈吏部并工部以憑黜陟三年
滿日差官更替爾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凡事務在區畫
南河志 卷之一 二

勅 傳當使人無勞擾往來稱便庶副委任之意欽哉故

萬曆六年勅諭工部管南河郎中今命爾管理淮安天妃
廟以南至儀真一帶河道在於高郵駐劄提督各該所屬
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并開壩官吏人等及時挑濬淤淺修
築堤岸如工程浩大人力不敷量起附近軍民相兼赴工
事畢即便撤放其高郵堰柳浦灣黃浦口各緊要處所爾
宜提督淮安府同知加意整頓務保無虞應該出辦椿草
等項錢糧查照原額數目徵收貯庫仍要稽查出納毋容

所司別項那移若該管地方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敢有徇
私作弊賣放夫役侵欺椿草錢糧及抗違不服調度致悞
漕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鞫問如律干礙文職五品以
上行軍職參奏處治爾仍聽總理河道衙門提督其事干
漕運并撫按巡河等衙門亦要公同計議具奏定奪每年
終通將役過人夫用過錢糧修理過工程查照先後題准
事例徑呈河道衙門造冊類繳各該掌印管河官員賢否
遵照近題事理分別舉劾三年滿日預先呈部差官更替
如遇陞遷考滿俱候委官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其有司官
南河志 卷之一 三

勅 欽哉故

萬曆四十三年勅諭工部管南河郎中近該工部題稱酌
議就近委官督徵未完木植以備工用先年差官前往南
直隸聚木地方收買鷹平條楠等木陸續起運除已收外
尚欠木價銀壹拾貳萬陸千伍百兩零節經移文督催久

未完解令特命爾不妨原務帶管督徵南直隸未完木植
爾便移文會同撫按行所屬有司一面將各商名下逋欠
木植責比買補其撫臣所報先經買過木植俾泊淮揚未
經起運者差官驗實即選委府佐廉能官就彼兌領押同
本商起運水脚缺乏照依部議將應天事例銀動支壹萬
兩給發委官沿途給散以資夫役實用所到地方着令管
河有司及軍衛官即催出境不許停泊令其剋期抵灣其
各商逋欠少者限一年完足多者不得過二年如有一年
之內完者准與免罪不許支吾踰限自干法紀各商疲累

南河志

卷之一

四

已極如無木責令完銀解部抵補先儘自己家財不許扳
及無辜如有奸猾之徒倚恃勢豪不行完官及有司偏護
阻撓者爾即會同撫按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奏者奏
奏處治本差該三年報滿能於差內追完三分以上准與
叙錄全完者破格優處如差滿而未植未完新舊交代即將
勅書并欠數授受明白俟完日繳

勅仍將已未完木數銀數造冊報部以便查考如地方有司
官同心任事協贊催比者聽爾薦獎有玩愒者指名參究
本官經臨駐劄去處吏書門皂并各項供應該縣驛夫

恤刑事例撥給日用廩糧紙劄就於見進木價銀內扣抵
先行加派爾宜悉心區畫殫力任事俾逋欠早完大工有
濟斯稱任使如或怠緩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

勅

律令

傳曰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夫禁暴止邪律
例森然

列聖相承

憲章赫若舊憲載諸事創而忽之明其政刑司

南河志

卷之一

律令

空無法乎今取河務及漕務凡奏准已經

上裁者按年而列之以昭法守

大明律凡盜決河防者杖一百盜決圩岸陂塘者杖八十若
毀害人家及漂失財物淹沒田禾計物價重者坐贓論因
而殺傷人者各減開殺傷罪一等若故決河防者杖
一百徒三年故決圩岸陂塘減二等漂失賊重者准竊盜
論免刺因而殺傷者以故殺傷論
凡不修河防及修而失時者提調官吏各笞五十若毀害
人家漂失財物者杖六十因而致傷人命者杖八十

若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時者笞三十因而淹沒田禾者笞五十

其暴水連雨損壞隄防非人力所致者勿論

問刑條例凡故決盜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山湖安山積水湖揚州高寶湖淮安高家堰柳浦灣及徐邳上下濱河一帶并各堤岸阻絕山東泰山等處泉源有干漕河禁例為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邊衛各充軍其閘官人等用草捲閘板盜泄水利串同取財犯該徒罪以上亦照前問遣

河南等處地方盜決及故決隄防毀害人家漂失財物淹沒田禾犯該徒罪以上為首者若係旗舍餘丁民人俱發

南河志

卷之一

律令

附近充軍係軍調發邊衛

占夫條例凡運河一帶用強包攬閘夫溜夫二名之上撈淺鋪夫三名之上俱問罪旗軍發邊衛民并軍丁人等發附近各充軍攬當一名不曾用強生事者問罪枷號一箇月發落

比附條內直隸徐州上下凡係黃河經由去處如有盜決故決河防干碍漕運者悉照山東河南事例為首者民發附近衛所充軍軍調發邊衛方衛所

宣德四年令凡運糧及解送官物并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如是急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並不許違例開閘進貢緊要者不在此例

成化九年兵部奏准南京

進貢時鮮等項船隻照依所擬隻數差撥運送仍於管運官員關文內明白開寫數目以憑沿河官員查照應付本部仍通行淮揚巡撫一帶巡撫巡按管河洪閘等官各行所在官司凡遇各起進鮮等項船隻經過務要逐一查驗比與今次所擬隻數相同方許應付人夫拽送前去不許畏避將夾帶數外船隻一槩應付

南河志

卷之一

七

律令

成化十年奏准凡府州縣添設通判判官主簿及閘壩官專理河防不許別委幹辦他事妨廢正務 凡府州縣管河及閘壩官有犯行巡河御史等官問理別項上司不得徑自提問 凡閘壩

進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待積水若豪強逼勒擅開走泄水利及開閘不依幫次爭閘者聽聞官將應問之人拏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閘壩船隻損失

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并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罪

千碍豪勢官員參奏究治其開內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

已滿而聞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凡漕河事務悉聽典掌之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

凡漕河所徵椿草并折徵銀錢以備河道之用毋得以別事

擅支及無故停免

凡閘溜夫受雇一人冒充二人之

役者編充為軍員一人者枷項徇衆一月畢罪遣之

凡侵占牽路為房屋者治罪撤之

凡漕河內毋得遺棄屍骸淺舖夫巡視掩埋違者罪之

凡閘壩洪淺夫

官員過者不許招呼牽船

凡馬快等船每駕船軍餘

一名食米之外聽帶貨物三百斤若多帶及拊搭客貨私

鹽者聽巡河管河洪開官盤檢盡數入官應提問者就便

提問應參奏者參奏提問

凡船非載進貢御用之物擅用響器者治罪其器沒官

凡南京差人奏事水驛乘船私載貨物者聽巡河御史郎中及洪開

主事盤問治罪

凡南京馬快船隻到京順差回還兵

部給印信揭帖備開船數及小甲姓名付與執照預行整

理河道郎中等官督令沿途官司查帖驗放若給無官帖

而擅枝豪勢之人乘坐回還及私回者究治

成化十三年欽奉

聖旨近聞兩京公差人員裝載官物應給官快等船近有等

玩法之徒恃勢多討船隻受要各船小甲財物縱容拊搭

私貨裝載私鹽沿途索要人夫捐取銀兩恃強越過巡司

搶開洪開軍民受害不可勝言運糧官軍做倣成風回還

船隻廣載私鹽阻壞鹽法恁都察院使出榜通行禁約敢

有不思改悔仍蹈前非者許管河管閘官員并軍衛有司

巡捕官兵嚴加盤詰應拏問者就便拏問如律照例發落

應奏請者指實參奏以

聞若管河管閘等官容情不舉坐視民患事發一體究治

弘治三年令各府州縣管河官帶領家人專在該管去處

住坐管理河道不許私回衙門營幹他事

正德七年工部欽奉

聖旨京儲重事今運河水少又被往來馬快座船人員挾勢

越幫強開閘座走泄水利誠恐阻滯糧運恁部裏便申明

舊例行都察院出榜禁約今後再有似這等的重治不寬

凡民運白糧船隻自為一幫聽其取便挽拽前進如過水

淺閘河槽塞去處仍依幫次打放不許恃強爭搶損壞船隻漂流糧米如違聽管河管閘管洪等官究治

嘉靖元年令管河管洪管閘管泉郎中主事嚴併所司各將該管河道躬親巡歷遇有決口上緊築塞泉源淺淤設法挑濬凡河道事體一遵舊規其南北民船不許爭搶閘座耽遲糧運違者聽巡河御史管河郎中管洪管閘主事等官拏問

嘉靖三十八年題

准各該河道大小官員自通州至儀真及揚州高郵各地方

南河志

卷之一

十

律令

俱要及時修築堤岸疏濬河渠以濟糧運如遇非常衝決亦要多方設處亟行修築臨期悞事者軍衛有司官員悉聽漕司河道衙門及巡倉巡河御史叅提照依運官叅降事例阻淺十日該管有司軍衛罰俸半年阻淺二十日罰俸一年阻淺一月軍官降一級回衛差操有司降一級赴部請用管河郎中照才力不及事例降一級調外任河道都御史聽南北科道巡鹽巡倉御史叅奏

隆慶元年戶部題

准凡遇糧運盛行之時管河郎中移駐儀真一遇阻淺親督

人夫即時挑濬

隆慶四年題

准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終完兌關幫如十二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罰俸半年過正月者各罰俸一年過二月者各降二級布政司掌印官降一級三月終不過淮者督押司道等官及領運把總以下各降一級四月終不過洪者一體叅究

隆慶五年題

南河志

卷之一

十二

律令

准各處巡撫漕運河道等官於兌運事竣將兌完過淮過洪各日期并船糧細數奏報巡撫不得過二月漕司不得過三月河道不得過四月如有司糧米不完軍衛無船不備以致過淮遲悞者罪在巡撫若有司有糧軍衛無船并船已到淮不即驗放及不係河道變故歷幫停泊有悞過洪原限因而漂凍寄囤者罪在漕司其糧船依限前進河渠淤淺疏築無法撈淺無人及閘座開閉失時致有停阻不得過洪抵灣罪在總理河道悉聽科道官叅究

隆慶五年題

准漕河一帶自儀真至虹通州俱有額設淺鋪淺夫每年沿河兵備及管河郎中主事備細清查照額編補不時查點責令專在地方築堤疏濬淺拽船事完照例採辦榛草運者

案究

萬曆元年題

准直隸徐邳上下黃河經由去處如有軍民盜決故決河防干碍漕運照例將為首者民移附近衛所充軍軍調邊衛

萬曆元年題

南河志

十一

律令

准官軍免糧江北各府州縣限十二月以裡過淮應天蘇松等府縣限正月以裡過淮湖廣江西浙江限二月過淮山東河南限正月盡數開幫如有違限聽備運等官查照又近分別察究治罪

萬曆三年題

准黃河廣闊運船取便越幫利於速進着照近例行

萬曆七年題

准每年糧運過淮之日高郵管河郎中駐劄儀真張秋郎中駐劄濟寧通州管河郎中駐劄河西務以便督理一遇淺

阻親督人夫即時挑濬

萬曆十二年題

准凡運軍土宜每船許帶六十石沿途遇淺盤剝責令旗軍自備腳價例外多帶者照數入官監兌糧儲等官水次先行搜檢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查經過儀真聽備運御史盤詰淮安天津聽理刑主事兵備道盤詰六十石之外俱行入官經盤官員徇情賣法一併叅治其餘衙門俱免盤詰

萬曆十三年題

南河志

十三

律令

准各總衛所回空糧船私攬商貨沿途易賣屢稽新運許沿途司道等官着實盤詰等問貨物入官押空官通同分利

叅降一級發回原衛帶俸差操

又重運漂損該總漕尚書褚鈇題本部覆

准如遇江洋大患漂流人船淹沒地方有司及該道親詣勘

實具呈漕司照例

奏豁總運各官不能自備處補照例查降職級其河道小患損失除撈獲濕米准令分派各船抵換食米外不足米石盡令失事旗甲變產陪補不敷次及運官再次及把總不

許檀扣軍糧如係假捏許本幫各幫軍人及地方居民從實首舉照例給賞官軍問遣把總華任此三十三年具題事也

萬曆十五年兩淮巡鹽御史陳遇文題本部覆

准每年回空糧船清儲道查照各船卸糧先後挨次編定號

數明註單上使所過官司按號稽查如後船已過前船不

到即沿河挨單私貨入官押空官照例參降

萬曆十八年題

准運軍土宜每船除六十石外若有多餘或違禁仍載竹木

沉重等物及沿途收買貨物者將貨物盡數入官仍將違

南河志

卷之一

十四

疆域

法運官指名參治如經管地方盤驗官員徇情賣法聽河

道衙門參處開兌之時糧儲道加意檢查違者亦同參治

疆域

古者設官分職必封疆畫界以責其遵守南河之設雖不主於牧民畜衆然治河調發府縣攸關茲特先定疆域俾知所職司云

成化間南河所轄自沙河達儀真嘉靖四十五年自珠梅

間達儀真萬曆五年別設中河郎中則南河分司止管淮

揚河道

河道

淮安府 山陽縣 清河縣 江浦口界

揚州府 高郵州 寶應縣 江都縣 瓜洲界

儀真縣 閘湖開界

河程

湖廣江西上江漕者由揚州儀真驛七十五里至廣陵驛

浙江下江漕者由瓜洲鎮四十里至廣陵驛五十五里至邵

伯驛六十五里至高郵州孟城驛六十里至界首驛六十

南河志

卷之一

十五

水利

里至寶應縣安平驛八十里至淮安府淮陰驛六十里至

清河縣清口驛止凡四百五十五里

水利

河湖塘溝港溪津潭蕩江
澗灣堰淺閘壩洞塢海田

南河以河道為職守督運為要務夫苟欲治河通運而不知水利可乎必洞悉川源所從來灘瀨之高下而後畚鍤有所施謹詳列諸目於後曰河所以行水也曰湖曰塘所以蓄水也曰閘曰壩所以節水也曰淺所以防淤也曰涵洞所以洩水也運道所經惟黃淮為最大今備載考中且

不盡為南河之域茲弗列溝港之屬間有關係亦附載焉

運河 即邗溝也一名漕河一名官河從江而入有二道

自儀真江際東行四十里至石人頭入江都界又二十里

至楊子橋南自江都縣永洲鎮北行二十五里亦至楊子

橋二河始合北行一十五里至揚州府江都縣又五十五

里至邵伯鎮又三十五里至三十里舖高郵州界又北行

三十里至高郵州又六十里至界首鎮寶應縣界又六十

里至寶應縣又北行二十里至黃浦山陽縣界又六十里

至淮安府山陽縣又西北行歷清江浦六十里會淮出口

南河志

卷之一

十六

水利

入黃河至清河縣

新河 總漕尚書凌雲翼所鑿起自楊家廟至清河縣文

華寺止原因無行糧運後因走漏部稅復開塞至天啟四

年本司重開行運以便挑濟正河河關仍復築壩

潤河 即菊花溝在山陽運河之下西接運河開洞之水

東通射陽湖入海之路

烏沙河 在淮安府城東通方信二壩以備車盤船隻貨物

入黃河今久不車盤河道湮廢

沙河 即運河也自山陽至清河凡六十里番維嶺所開

我明平江伯陳瑄疏濬復通由清口入黃

漳河 寶應縣南六十里東北入廣洋湖

涇河 寶應縣北四十里東入射陽湖

弘濟河 汜先湖東萬曆十三年開 賜名弘濟俗呼越河

茅塘港支河 郎中唐在泮開西接盱泗諸山之水東通

邵伯金家灣下芒稻河

康濟河 高郵州城北四十餘里白昂所開 賜名康濟

開河 舊名運鹽河在高郵下河東抵興化縣西抵運河

堤岸俗呼東河

南河志

卷之一

十七

水利

界首越河 萬曆二十八年郎中顧雲鳳開挑以避湖險

邵伯越河 屬江都縣萬曆二十八年郎中顧雲鳳築堤界

湖行舟以避湖險

邵伯新河 邵伯南五里許曰金家灣下通運鹽河

芒稻河 上通運鹽河接金家灣之水下至江十八里今

於河口建壩然不如建閘啓閉之為便也

寶帶河 即江都城南新河太守郭先復開周廻六七里

從姚家溝入舊官河

白塔河 江都東北六十里平江伯陳瑄所穿南入江今

建石壩過水不通舟

運鹽河 江都縣東社一十餘里至灣頭即茱萸灣東通

海陵如皋通州海門泰興其各支派通於諸場故名

伊婁河 江都南十五里唐齊濟開以通運

槐家河 自陳公塘接雷塘引水入運河

淮子河 界句城陳公二塘間會東秋水入運河

汜河 儀真東十里水出山澗通官河

按諸河俱通運河或引水濟漕或疏漲入海舊紀多略

今特載之其無關河道者不錄

南河志

卷之一

十八

水利

邵伯湖 江都縣社四十五里晉太傅謝安出鎮廣陵築

堤捍禦民田得收後人以比召伯因名湖與埭焉

黃子湖 江都縣社六十里東通官河西至末口

赤岸湖 在湖陰

新城湖 江都縣西社四十五里東通官河西抵民田

艾陵湖 邵伯鎮東西抵官河

大石湖 江都縣東四十五里

白茆湖 邵伯西舊建斗門橋官河水涸則引湖水濟漕

葑塞湖 江都縣東社五十里

朱家湖 江都縣東社五十里

渚洋湖 江都縣東社六十五里社通高郵

龍子湖 江都縣東社六十五里

新開湖 高郵州西社三里東南俱通運河長濶一百五

十餘里天長諸水俱匯於此

甓社湖 州西三十里通舊兒白湖宋孫莘老讀書湖陰

見大珠其光燭天是年登科

平阿湖 州西八十里通天長縣銅城河

樊良湖 與新開甓社稱三湖

南河志

卷之一

十九

水利

五湖 州西六十里平阿東村通銅城河

珠湖 州西七十里通五湖宋秦少游詩高郵西社多

巨湖累系相連如貫珠

張良湖 州社二十里通七里湖

石丘湖 州西社五十里通甓社湖

姜里湖 州西五十里通塘下湖

七里湖 州社十七里東抵運湖

舊兒白湖 州西二十里

武安湖 州西南三十里通露筋河

馬家湖	梁湖	博支湖	狹口固晉至喻口白沙入海延亘鹽城山陽寶應三縣境	射陽湖	寶應東南九十里西杜通廣洋湖	廣洋湖	寶應東南五十里東西長十五里南杜濶三里	射陽湖	寶應東六十里濶三丈長三百里今南杜淺	運河	寶應杜十五里東西長十五里南杜濶三里會	白馬湖	寶應南六十里東通運河西杜會汜光湖	津湖	寶應西南四十里入汜光湖	灑火湖	寶應西南十五里東西長三十里南杜濶十里	汜光湖	寶應縣南湖東西長十二里南杜濶十八里西	郭真湖	州東杜一百四十里中臨村通鹽城縣河	龍潭湖	州東杜九十里通海陵溪	仲村湖	州東杜六十里	淶洋湖	州南三十里與江都淶洋湖通	塘下湖	州西四十里通甌杜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築右為袁知郡所築長亘杜山下舊有石壩湖水	莊家山塘	二塘俱在儀真杜一里許左為宋方運判	杜山塘	據實紀之以備參考	河之下者或資以分殺或資以入海均於河道有關故	按諸湖在運河之上者或資以濟酒或資以豬水在運	海以防淤淺	天啟四年本司於河口建裏頭拒黃引泗而水由外河入	下四湖俱由灰墩湖至馬頭鎮朱家口出通運河與淮連	萬家湖	清河縣東十五里西通七里溝入淮自阜陵以	灰墩湖	接倪墩湖	倪墩湖	接萬家湖	阜陵湖	在清河縣有溝通淮杜接黑魚衝萬家湖	洪澤湖	山陽西南九十里舊有開宋魏運糧至此出關	草子湖	連白馬湖洩周橋之水	管家湖	山陽西門外秀麗所鍾郡之勝地	徐家湖	二湖與管家湖接由馬湖開出水入漕濟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田五百頃今俱埋廢

陳公塘 儀真東址三十里漢廣陵太守陳登鑿以資溉

周紆九十餘里散為三十六汊西址依山東南面水唐宋
置斗門石碓引之濟運近被民占納租

儀真東塘 儀真東址四十里半屬江都濶三百四十丈南

址長一千一百六十丈其水南流至烏塔溝南入於漕河
劃塘 儀真西址五十里方山之西靈岩之東今俱軍

民佃界六合儀真三縣

上雷塘

南河志

卷之一

三

水利

下雷塘 二塘在江都縣西址十五里唐李襲譽引以溉

田上塘注水長廣共六里餘下塘注水長廣共七里俱由

淮子河濟運今二塘皆佃為田

小新塘 在上雷塘東址長廣共二里餘水注上塘轉下

塘由淮子河入漕今皆佃為田

鴛鴦塘

江都縣址四十里

橫塘

江都縣東四十里

柳塘

隋場市所築梁人詩柳塘烟起日西斜是也

二塘

江都縣志不載所在

白馬塘 高郵州志不載

茅塘 高郵州西二十里

柘塘 州西五十里

裴公塘 州西南六十里

麻塘 州西南七十里凌塘橋址有上麻塘下麻塘

盤塘 州西三十里以上諸塘旱則蓄水溉田潦則受

西山暴水以殺其勢今盡淤為田矣

白水塘 寶應縣西八十五里舊名水陂一曰射陂濶三

十里與盱眙蘆蒲山破斧塘相連又通山陽縣今廢

南河志

卷之一

三

水利

溪塘 在寶應與白水塘合

按陳公句城上雷下雷小新五塘漢唐以來原以溉田

濟運至吾明漕運藉以積水濟漕年江伯陳瑄置立

塘長看守侍郎王恕奏發帑銀三千於五塘各築石閘

石碓以節水旁修堤岸政以天長六合諸山之水建甌

而下盡潞於塘旱則瀉入漕渠潦則南注於江塘既墮

廢水歸三湖潰堤妨運至嘉靖十八年運河水涸管河

郎中畢鑾查修五塘令所屬府縣各復置閘設夫防守

二十四年巡鹽御史齊宗道查究占塘妨運三十七人

咸寔於法而塘復三十年奸民以陳公塘投獻仇鑒公 敗歸嚴世蕃蓄誅維揚士民據臂承佃而陳公塘遂廢 諸塘悉為豪強竊據矣然尚有遺址開石三十八年灰 洲以倭寇建城士民陰獻五塘廢石為城基以滅其跡 萬曆十七年總河侍郎潘季馴清復各塘以勞費災傷 之後姑緩其議萬曆二十三年總河尚書楊一魁會同 科臣張企程奏將句城陳公二塘候給買價其三塘議 即修復揚州知府吳秀因錢糧無措先築土壩蓄水後 復建石閘一座減水壩三座設立塘長專司啟閉即以 南河志 卷之一 水利	塘中魚利充為工食嚴禁盜挖後以水漲衝潰改建實 地照舊僉塘長一名今奸民以二塘未復三塘侵占如 故天啟四年本司條陳各院詳允通行管河府佐督同 州縣清出各塘還官高者納租充河工之用下者瀦水 濟運立以界石永為遵守庶幾瀦蓄有資而河漕有賴 矣是在管河印官力行清復別立條議為將來者存案 云	邦濟 即今江都運河	烏塔溝 通句城塘以下五溝屬儀真縣
---	---	-----------	------------------

帶子溝 在縣北東二十里原建有石礎通河	蔣家溝 即五里舖減水小閘	張家溝 縣東二十里有水礎官河側	東溝 縣西南四十里其源自劉塘入江	張家溝 州北三十里有巡檢司一在州東二十八里	通淶洋湖以下十一溝屬高郵州	陸漫溝 州北三十里在康濟出口金門大閘下	子嬰溝 州北六十里上通運河建有大閘注湖水下入	射陽湖續又濬通興化入大宗湖	南河志 卷之一 水利	子涇溝 州東北一百里東注射陽湖	小京溝 州東南六十里南通淶洋湖	官溝 州東五十里通運鹽河	一溝 州東二十里	二溝 州東三十里	三溝 州東四十里以上俱通運鹽河	新溝 州西十里通高郵湖	夾溝 州西二十里昔人開築以避武安湖曹家嘴之	險
--------------------	--------------	-----------------	------------------	-----------------------	---------------	---------------------	------------------------	---------------	------------	-----------------	-----------------	--------------	----------	----------	-----------------	-------------	-----------------------	---

長沙溝 縣東二十五里東入廣洋湖西通運河以下七

溝俱屬寶應縣

潤溝 縣東南二十里通子嬰溝

蒲塘溝 縣西五里接白馬湖

楊家溝 縣東八十里接射陽湖

三王溝 縣東六十里入射陽湖

新溝 縣東五十里通廣洋湖

三里溝 縣西三里通運河

通濟溝 山陽縣東六十里東經馬邏港入射陽湖西入

淮河

塘梨溝 縣北一十里入清河以下七溝俱屬清河縣

七里溝 縣東南一十里入淮河

三里溝 縣東南三里入淮河今新改淮口

石人溝 縣西八里入淮河

漁溝 縣北四十里在新河

楊家潤溝 縣北四十里通淮河

雙溝 縣西南二十里出泗州連家灣通流入淮河

七里港 縣東北十里唐長慶間節度使王播開長十九

里以便漕運以下五港俱屬江都縣

第二港 縣東南二十里在永貞沙通江

馬泊港 南接深港北接三里溝洪武二十六年工部遣

官劉子玉濬

十里港 王播鎮揚日濬以便漕

進水深港 縣東北四十七里與十里港俱通楊子江

戴子港 縣東二十里舊傳陳登嘗役五龍開港為陳公

塘之下流有二灣一曰望兒一曰相見凡五都六都河址

畝澮之水皆會焉南入于河以下七港俱屬儀真縣

麻線港 縣東三十五里運河南境

何家港 縣東南二十里相接運河南境其本港下口又

名窩港

黃連港 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橋道通新城

鐵釘港 縣東南二十里即宋珠金沙邊地

一戢港 縣西南二十五里與青山港並為神山青山諸

水所經南入于江

朱輝港 先是漕舟鱗次江外風濤漂損萬曆八年間當

事疏請開濬

燒香港

一在州西址十里通勢兒白湖一在州東二里

南接城子河址抵運鹽河西入廟橋以便東嶽廟行官

燒香故名以下十一港俱屬高郵州

茅塘港

州西十五里續開通支河引高寶湖水入邵伯

湖下金家灣其稻河入江

羅家港

州西二里

五汊港

州西十里

吳城頭港

州西址四十里

楊家港

州西七十里

南洋港

州西

黃白港

州西址四十里

太師港

州西南三十里

小堰港

州西址三十里

曹車港

州址七十五里以上俱通高郵州西湖

望直港

寶應縣東十五里東南通城子河宋嘉定八年

港湮塞如縣費涉復濬

劉家港

寶應縣東址四十里入射陽湖

建義港

縣東址八十里東南流通濬溝入射陽湖址流

入淮河以下三港俱屬山陽縣

馬邏港

縣東址九十里通淮河

蘆蒲港

縣東址一百一十里東南入射陽湖西流入淮

河

石梁溪

州西址自天長縣發源入新開湖以下三溪俱

屬高郵州

平阿溪

州西自天長縣發源入五湖

樊良溪

州址自天長縣流入高郵州界即古之樊良湖

也

海陵溪

俗呼琵琶頭縣東九十里西址通射陽湖亦通

高郵下河以下六溪俱屬寶應縣

瓦溝溪

縣東南十五里東址入望直港通澗溝

音浦溪

縣址二十里黃浦鎮西南通運河東入海陵溪

又通山陽至故晉口入射陽湖

安宜溪

縣西南六十里東址入灑火湖

凌溪

縣東八十里入射陽湖

閭丘溪

縣東八十里入射陽湖

東津

儀真縣東南舊江口

楊子津	江都縣南一十五里即楊子橋一名楊子渡舊楊子縣治也儀真縣東亦曰楊子津李白詩揮策楊子津又曰漢水東連楊子津
清水潭	高郵州北二十里在運河堤旁
白龍潭	寶應縣西一百二十里雲山之上週迴五十一丈深二丈餘以下四潭屬寶應縣
高家潭	縣南十五里運河西合清水湖
六淺潭	縣南二里運河堤東
丁家潭	縣南十五里運河堤東
叔兒蕩	高郵州西三里新溝口
馮家蕩	山陽縣東出新城東南周圍一百里
馬長汀	寶應縣東九十里東北通鹽城南接博支湖址
會射陽湖	
赤水澗	寶應縣西南七十里入灑火湖
蓼澗	山陽縣西南六十五里東連天井蕩西入青州
澗	
青州澗	山陽縣西南七十里東由雙溝入白馬湖西入
高良澗	

高良澗	山陽縣西南九十里由清河沙埠入淮河近建
有石閘一座	
茱萸灣	即今楊州灣頭漢吳王濞開通海陵倉又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以下二灣俱屬江都縣
金家灣	即邵伯南堤東西灣今開闢通運鹽河芒稻河
家灣	高郵州城東南堤灣以梁上河盈溢之水
父子灣	高郵州西五十里通珠湖
柳浦灣	
草灣	以上二灣俱山陽縣堤臨黃河
廟灣	屬運司淮南場臨海口
靈潮堰	儀真縣南官河西與新河接即今清江閘前古漕河也
漕河也	
平津堰	即今寶應縣運河堤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
唐李吉甫所築堰是也	
高家堰	山陽縣西三十里以障淮湖之水萬曆六年總
河潘公大加修砌	
蘇綠等三淺	屬儀真縣
花園等十一淺	屬江都縣

王琴等十一淺	俱屬高郵州
新河十二淺	俱屬寶應縣
子嬰溝等九淺	屬山陽縣
黃家等十五淺	屬清河縣
李家橋等五淺	屬清河縣
按各淺相去約九里淺各有舖舖各有船船各有夫以備撈濬淺塞詳見條議	
廣惠閘	俱在瓜洲先係土壩糧運商貨俱挑盤過壩隆
通惠閘	慶六年始建閘自花園港江口至運河口止長六里啟閉
南河志	卷之一
以行糧運民便之	
邵伯越河南口埭口閘	
新開	在楊子橋萬曆二十五年建伏秋啟以洩水南入
大江春冬閉以濟運	
羅泗閘	
通濟閘	
響水閘	三開成化十年提河郎中郭昇建俱在儀真縣
攔潮閘	在儀真成化十四年建

康濟河南口埭口閘	弘治二年建
界首越河南口埭口閘	萬曆二十八年建
弘濟河南口埭口閘	萬曆十三年建
板閘	萬曆四十五年李郎中重建在山陽西十里
清江閘	山陽西三十里永樂十四年建
福興閘	山陽西四十里萬曆七年改建
憲灣閘	在楊家廟新河
永清閘	在新河二閘俱萬曆九年建
新莊閘	永樂十四年建萬曆七年廢下三閘在清河縣
南河志	卷之一
通濟閘	萬曆七年移建
通濟月閘	天啟四年建屬清河縣
自瓜儀至通濟漕運所經之閘九二十三座已廢者不載其藉以蓄水而不施板者曰平水閘另列於後	
灣頭閘	入運鹽河首閘也以下十三閘屬江都縣
新開閘	在宜陵鎮白塔河口今改建石壩
大同閘	在白塔河今廢
灣頭埭閘	
金家灣三閘	洩水入運鹽河至芒稻河入江

邵伯小壩閘	邵伯鎮址至越河口小閘五座三溝閘一座	
露筋閘二座		
芒稻河閘	萬曆二十三年建近因傾圮改建石閘石壩	
三十里鋪閘	以下十二閘皆屬高郵州	
車邏鎮閘		
五里壩閘		
南吊橋閘		
南水閘小閘		
南河志	卷之一	水利
通湖橋閘		
徐家橋閘		
劉閘	二閘	
清水潭閘		
張家溝閘		
界首鎮閘		
東堤子嬰溝大閘	以下十六閘皆屬寶應縣	
力清溝閘		
朱馬灣閘	即劉家河閘	

汜水閘		
江橋閘		
文峯閘	即躍龍閘	
三里溝閘		
郭家溝閘		
八淺閘		
黃浦閘		
邵兒溝閘		
西堤雙橋閘		
南河志	卷之一	水利
三淺四淺閘	各一座	
七淺郭家溝小閘		
九淺小閘		
丁溪閘	下五閘屬興化天啟二年建以禦海潮洩河水	
小海閘		
草堰閘		
白駒閘		
劉莊閘	俱係五場海口閘	
李稍港小閘	海門縣萬曆四年建以通江	

湖河龍王廟閘	萬曆三年建以下九閘皆屬山陽縣
涇河閘	萬曆二十二年建
興文閘	萬曆四十一年建
烏沙河永利閘	萬曆二十九年建
通湖馬湖閘	
武家墩閘	萬曆三十三年建
高良湖閘	萬曆二十四年建
周家橋閘	萬曆二十五年建
古溝閘	設板以杜客船漏稅
南河志	卷之一
按平水閘每閘底以蓄水四尺為度今可運舟不設板	
亦不設夫水漲則任其外洩水消則儘閘而止自為補	
瀉云其山陽之通湖閘亦以防淮漲運河不及宣洩而	
於湖內分殺其勢耳	
儀真五壩	縣南里許曰一壩稍南曰二壩又南曰三壩
迤東曰四壩五壩各疏支渠數十步與外閘河相為表裡	
瓜洲十壩	皆官民船所由者第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壩
則惟過水而不通舟其十乃實壩也	
淮安五壩	仁字壩在新城東門外與義字壩相接

壩在新城西去仁字壩五里智字壩在通濟橋去新城五里與信字壩相接俱永樂十三年建上置車盤過載	
江都沙壩	實壩不過水
白塔河滾水石壩	原係石閘後船由瓜儀閘改為石壩
邵伯南小壩	上接江儀高寧下通興泰等處鹽場
高郵蛤蜊壩	校閘壩 宋家壩俱節制上河之水
寶應新河壩	萬曆四十三年改建天然壩
山陽天妃壩	實壩
方信壩	係先年盤壩
南河志	卷之一
南鎖壩	
按諸壩有欲節內河之水而設者有欲却外黃流之濁	
而設者後既建開舊壩間有廢者茲特詳列俾後之治	
水者得以稽考而修復焉	
高郵寶應山陽涵洞各十八座	涵洞原不止此惟三處
為要故特紀之	
蔡家口涵洞	天啟四年士民具呈建西掣湖水下通湖
河自射陽入海	
按涵洞之設本以疏漲溉田然漕河一帶以通運為重	

奸豪踞之或濬及閉塞而旱則私開及為漕害所宜申

飭明禁者也倘有力之家願改建平水小閘者聽焉

屯船塢 一在儀真縣欄湖閘外以備渡江重運各船住

泊一在瓜洲城內也泊官民船隻盤剝之處

海田高郵海田高郵也船塢內約田有千畝萬曆初年係興化李

文定公領佃陸租後通學生貢賁懋德等運名呈稱與本

州風水有碍本州通詳各院自文定公退出而懋德等領

作學田耕耘未久同南門外建有石閘通水學田屢致淤

沒今更闢尚有高阜約五十餘畝可以佈種雖給新建東

南河志卷之二 堤住持僧香火令宜撥為珠湖別墅之用址有海臺上建

虹蜆廟

南河志卷之一終

南河志卷之二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彭期生 郎中顧民巖 全較

郎中徐 標續纂

河賦

河無賦也徵州縣之入以充費也然有湖塘草蕩官地之租微以備河則河亦有賦矣因循前志原額增損俱詳列于左

椿草磚灰銀

南河志

卷之二

河賦

儀真縣二十一兩八錢八分

江都縣一百三兩二錢

高郵州一百二十兩

寶應縣一百一十二兩八錢

山陽縣四十四兩

清河縣三十五兩六錢四分

穀麻磚灰銀

山陽縣三十二兩一錢二分

安東縣一兩七錢六分

開夫停役銀

儀真縣七十二兩

泰州三十八兩四錢

又議裁革儀真縣開夫扣留工食共銀三百三十八兩四錢

通州八十一兩六錢

泰興縣三十三兩六錢

又裁革協濟儀真縣開夫扣留銀八十九兩二錢八分

又瓜州開磚灰銀九十九兩

清河志 卷之二

二

可賦

本司裁革瓜洲開夫四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歲該

銀二百八十八兩出自通州泰州泰興三州縣協濟解

發揚州河廳扣貯江都縣庫聽河工作正支用年終造

冊銷算自天啓二年春季起

壩夫椿草銀

儀真縣代通州四錢八分

泰州一百四十七兩三錢六分

通州一十兩八分

泰興縣八十八兩三錢二分遇閏加銀二兩八錢

協濟境山呂梁二間椿草銀

高郵州一十四兩四錢遇閏加銀一兩二錢

又代興化二十二兩八錢遇閏加銀一兩九錢

通州四十三兩二錢遇閏加銀三兩六錢

泰州四十三兩二錢

泰興縣三十三兩六錢

額外錢糧

官地湖蕩草租銀高郵州一千一百七十兩四錢一分六

釐二毫七絲五忽內除前任郎中許應達蠲免郭真等

南河志

卷之二

三

河賦

湖草租外今實徵銀四百一十五兩四錢六分三釐一

毫

沿河官地租銀六十二兩五錢八分九釐

儀真縣陳公塘租銀三百二兩四分四釐三毫八忽一微

一纖

蕩地租銀六十兩二錢八分三釐一毫三絲八忽九纖

江都縣湖蕩地租銀二百一十三兩九錢四分一釐一毫

寶應縣湖灘地租銀九十四兩五錢四分二釐二毫

山陽縣河租銀一十八兩七錢一分五釐

清河縣河攤地租銀三錢七分五釐

瓜洲關船頭每年輪船濟工銀二百四十兩

無定額錢糧

瓜儀二閘并清江廠船稅銀兩

夫役開贖銀兩

枯樹變價銀兩

河道贖罰銀兩

寶應縣泰山廟香錢

按前橋草碑灰銀為正額官地湖租等銀為額外正額

南河志

卷之四

四

河賦

派有定額額外歲有盈縮總備河防之用云

職官

治河之官起自古也舜時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三代因之漢則有都水長丞河堤使者晉則有都水臺使者後魏有水衡都尉河堤謁者隋則益以丞丞唐有九河使宋有河隄判官勝國亦有都水監丞是皆專掌河道者也至於河決大變則遣重臣督之又非諸官之列矣

明興廢置不常至成化間南河始有定職云詳見河官考

職

聖祖開創定都金陵輸粟餉邊猶用海運督漕治河俱無專

成祖徙都燕薊始脩漕渠 命侯伯各二員分理徐呂二

洪河道最後遣少卿郎中員外主事御史等官

景泰年遣都御史提督儀真瓜洲河道無何罷不用

天順年仍差淮安至儀真一帶管河主事而南河分司未

設

成化年始差工部郎中奉

勅管理自沙河達儀真為南河官三歲一易駐劄徐州罷提

南河志

卷之二

五

職官

督淮揚河道主事

正德年改駐高郵遇糧運盛行移駐儀真

萬曆五年設中河郎中以珠梅等處屬之事差郎中一員

管理南河具題請

勅行事候三年將滿預呈本部請代

四十四年兼領大工督木之

勅其所屬官吏俱列于左

勅諭所屬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官員賢否分別舉劾

淮安府

府司	清軍帶管海口同知	山清河務同知
山陽縣	知縣	管河主簿 二員
清江關開官	板開關官	高堰所大使
清河縣	知縣	管河典史
通濟關開官	楊州府	府司
瓜洲關開官	江都縣	管河通判
儀真縣	知縣	管河主簿
清江關開官	高郵州	知縣
管河典史	寶應縣	知縣
管河判官	管河主簿	淮安 大河 揚州 儀真 高郵等衛指揮

年表	
史官紀事必立年表俾得考其遷擢述其勛猷成化至今百有六十年矣濟濟名賢河漕著績宜表章之	
成化三年宋訥字近仁南直華亭人	天順丁丑進士
五年吳英字邦俊江西崇仁人	天順庚辰進士
六年陳言字師召福建莆田人	天順甲戌進士
七年崔陞字廷進河南安陽人	成化己丑進士
八年郭昇字騰霄河南潁州人	天順庚辰進士
十四年潘洪字裕夫南直宿遷人	成化乙未進士
十八年顧餘慶字崇善南直長洲人	成化壬辰進士
二十一年楊榮字時秀浙江餘姚人	成化壬辰進士
二十三年曹元字以貞直隸含山人	成化乙未進士
弘治三年吳瑞字德徵南直崑山人	成化乙未進士
四年李景繁字	河南儀封人 成化己丑進士
六年王璣字德華山西太原人	成化甲辰進士
九年謝緝字維熙江西樂安人	成化辛丑進士
十二年張偉字汝賢四川內江人	弘治丙辰進士

十四年劉浩字元充江西安福人	成化丁未進士
十七年張璋字嘉玉南直蘇州人	成化丁未進士
正德元年曹忠字原孝南直江陰人	成化丁未進士
三年周郁字	直隸阜城人 成化己丑進士
六年謝忠字汝政浙江上虞人	弘治己未進士
七年胡豐字百鍾廣東南海人	弘治癸丑進士
九年茅忠義字繼賢山東信陽人	弘治壬戌進士
十年姚鵬字鳴南浙江崇德人	弘治壬戌進士
十一年廖紀字惟修湖廣黃梅人	弘治乙丑進士
十三年鄭濟字克明福建閩縣人	弘治壬戌進士
十五年戴恩字子充南直上海人	正德辛未進士
十七年楊最字殿之四川射洪人	正德戊辰進士
嘉靖元年蔣益字守謙南直武進人	正德辛未進士
三年王承恩字天寵直隸高陽人	正德甲戌進士
四年陳毓賢字則英福建長樂人	正德丁丑進士
劉幾字德夫陝西盤屋人	正德甲戌進士
五年丘茂中字子時福建莆田人	正德辛未進士
七年丁洪字季學江西鉛山人	正德甲戌進士

九年黃行可字兆見福建莆田人	正德辛未進士
十一年金述字鳴卿浙江鄞縣人	恩生
十二年金克厚字弘載浙江僊居人	嘉靖癸未進士
十三年鄭綱字南金福建懷安人	嘉靖丙戌進士
十四年涂捷字良翰江西豐城人	嘉靖己丑進士
十六年畢鸞字明治陝西鳳翔人	舉人
十九年郭應奎字致祥江西泰和人	嘉靖己丑進士
二十一年邵南字文化浙江烏程人	嘉靖乙未進士
二十三年茅愷字達和浙江江山人	嘉靖乙未進士
二十四年謝體升字明之江西吉水人	嘉靖戊戌進士
二十六年陳珥字宣甫浙江餘姚人	嘉靖辛丑進士
二十九年鄧璽字邦符湖廣龍陽人	貢生
三十年張承叙字懷德直隸固安人	嘉靖甲辰進士
三十一年彭澄字一清江西萬載人	貢生
三十三年包應麟字子瑞浙江臨海人	嘉靖庚戌進士
三十五年李方至字如川四川富順人	嘉靖庚戌進士
三十六年葉繼美字兆中福建閩縣人	舉人
三十七年臧繼芳字原實浙江長興人	嘉靖癸丑進士

三十九年杜思字子睿浙江鄞縣人	嘉靖丙辰進士
四十一年應存性字成之浙江僊居人	嘉靖丙辰進士
四十二年程道東字明吾南直歙縣人	嘉靖己未進士
隆慶元年沈子木字汝南浙江歸安人	嘉靖己未進士
二年朱應時字子中浙江餘姚人	嘉靖壬戌進士
王楫字光大直隸遵化人	嘉靖乙丑進士
四年張純字碩恒福建漳浦人	嘉靖乙丑進士
六年吳自新字伯恒南直祁門人	隆慶戊辰進士
萬曆元年熊子臣字國仕江西新昌人	刻南河紀畧嘉靖乙丑進士
南河志卷之二	十一年表
三年屠元沐字沂春浙江嘉興人	嘉靖乙丑進士
四年陳詔字宣卿福建晉江人	隆慶辛未進士
殷建中字敏菴南直吳縣人	隆慶戊辰進士
五年施天麟字以德南直清陽人	隆慶辛未進士
六年張譽字惺菴江西新建人	加正四品服俸於京堂
內推用陞太僕寺少卿添註管事	隆慶辛未進士
十一年許應達字鴻川浙江嘉興人	加正四品服俸於京堂
京堂內推用陞太僕寺少卿添註管事	隆慶辛未進士
十四年羅用敬字文洲江西南昌人	贈太僕寺少卿

十七年黃曰謹字元祇福建鎮海人	萬曆丁丑進士
二十年沈季文字太素南直吳江人	萬曆丁丑進士
二十二年詹在洋字定齋浙江常山人	萬曆癸未進士
二十四年李元齡字仁卿四川華陽人	加從四品服俸
萬曆丁丑進士	
二十七年顧雲鳳字瑞菴南直常熟人	加正四品服俸
萬曆丙戌進士	
三十三年沈孝徵字玄海浙江海鹽人	萬曆戊戌進士
南河志卷之二	十一年表
三十五年畢自嚴字白陽山東淄川人	萬曆壬辰進士
楊欝字天植山東德州人	萬曆壬辰進士
三十七年景昉字寰果山西安邑人	萬曆乙未進士
四十年何慶元字六陽南直六安人	萬曆戊戌進士
四十三年李之藻字我存浙江仁和人	陞太僕寺少卿
萬曆戊戌進士	
四十六年徐待聘字紹虹南直常熟人	萬曆辛丑進士
天啟元年朱國盛字敬輶南直華亭人	加陞河南參政職銜
萬曆庚戌進士	

五年彭期生字觀民浙江海鹽人萬曆丙辰進士

六年顧民鼎字霞觀浙江嘉興人舉人

崇禎二年徐標字準明山東濟寧州人天啓乙丑進士

公署

傳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夫官有上下署有崇卑鳥革聲飛聽政之所躋居也正會寘職退食之所燕息也堂室有序必列其目署之所有咸紀于篇而浮家泛宅亦本司之行署也因載官舫于後而官屬之驛宇亦以次附焉

河署在高郵治中市橋西前為大門三間外有平水閣碑門之柵

欄外朝南舍快班房三間街南朝北府州衛官廳各三間

南河志

卷之二

十三

公署

後有空地一段各門樓一座朝北官吏皂隸民壯家丁轎夫計五

項各房一間舍快買辦房三間東為更樓大門內迎賓館

三間次儀門內正堂三間中有題名碑東麗澤堂三間中有題名碑

照廳三間內土神祠一間中有題名碑客廚房三間書吏公廨

十間廚房一間東西皂隸房各五間內東過衙一間大堂

傍茶廚房三間後工字廳三間私堂三間私堂之東坐嘯

軒三間書房一間後有隙地本司朱造修竹窩一間又後

宅一所東西小房共十五間牆門內川堂一間堂屋五間

毓鉢樓上下共十四間東廚房二間牆門西南小書房二

帶共六間西側關廟一小間由西北小徑紆行直抵池一所內直方亭三間包後湫暗天啓元年本司朱用價二兩買義民唐用中地析建調鶴軒三間由板橋而北則有洗心亭環以水植芙蓉桃梅榴桂諸花畜雙鶴徘徊其下為公餘檢帙之所

淮安行署一所在都府後舍宇傾圯久不脩治俟山陽縣設處錢糧買料建蓋方可駐劄

新河楊家廟行署一所亦因傾圯本司朱設處錢糧委山陽縣裏河主簿季子寧督修前大門三間東西皂隸房各

南河志

卷之二

五

公署

二間二門一座東西耳門各一座內正堂三間東西書吏廚房各三間俱修葺完固責令老人看守即暫為什料之

廠

儀真行署一所日久頽廢止存地基

清河縣行署一所廳房三間傍廚房二間在惠濟祠後

高郵南門外珠湖別墅一所天啓三年建為諸生講習課

試之處前面西大門三間內面南傍小房二間門樓一座

內廳房三間又門樓一座後廳三間側首小房二間朝西

樓房上下六間後空院一區

淮安府管河同知公署一所在清河縣井羅城

揚州府管河通判公署一所在府西南

山陽縣外河主簿公署一所在清江浦裏河東崖

柳浦驛大使公署一所在本驛

高堰前後驛院二所以下為往來士客中大廠

本縣商老堤公署一所

高郵六漫溝公署一所

本司座船三隻

一號一隻水手十名工食脩船銀兩出自高郵州其辦

南河志

卷之二

五

公署

物料出自泰州

二號一隻水手十名工食出自邳州睢寧二州縣脩造

出自淮安府

清字號一隻原係儀真磚廠分司裁革分屬本司水手

八名工食出自高郵州又二名工食出自寶應縣脩

造工費出自儀真縣以上三船每歲一小脩三年一

大脩十年打造

祠廟

鄭僑除途不毀遊氏之廟漢武巡狩徧脩上古神祠廟		
昔帝王卿相所護持也南河非社稷主而沿堤之壽宮屬		
焉歲有享祀河漕實嘉賴之修河者所不敢忽云		
濟濟祠	在清河縣南鎮黃淮交匯之處	
方華寺	在清河縣永濟河口萬曆十年移建	
天妃宮	在淮安郡城西隅水際	
淮神廟	正德間賜額下三廟屬清河縣	
東嶽廟	萬曆四十五年建今移馬頭鎮	
大王廟	萬曆七年建天啓三年本司朱顏其額曰利涉	
南河志	卷之二	祠廟
大川	郎中徐標與巡漕御史龔一程會建坊題曰爲祐河漕	
淮安大王廟	郡城西門外里許相傳爲金龍四大王宋	
時建萬曆三十七年重修下十廟屬山陽縣		
柳將軍廟	淮郡西門外對河嘉靖四十五年以勦倭	
有功建		
海神廟	在鎮海莊隆慶六年勦建	
三官廟	在武家墩	
高家堰關帝廟		
楊家廟大王廟	二廟俱天啓四年本司朱重修	

清江浦大王廟	天啓三年重修	
安樂鄉大王廟	萬曆四十二年建	
柳浦灣龍王廟	萬曆二年建	
晏公廟	嘉靖三十七年建	
泰山廟	在寶應北門淮揚江南士民奉香火不絕	
下十廟屬寶應縣		
武安王廟		
清源道君廟	二廟俱在懷關樓萬曆十三年建	
東嶽廟	在西堤呂家潭萬曆十三年建	
南河志	卷之二	祠廟
大王廟	在弘濟河南關	
關王廟	在弘濟河北關萬曆十二年建	
大王廟	在開河裏萬曆二十年建	
海神廟	萬曆八年建	
晏公廟	在白田鋪萬曆十二年建	
黃浦龍王廟		
伍龍王廟	在高郵州清江浦鎮北下五廟屬高郵州	
康澤侯廟	在新開湖俗呼七公廟	崇禎間郎中徐標捐資倡新之
平水大王廟	在杭家嘴	

行祠廟	在西湖嘴正德九年建
奶奶廟	在州北門嘉靖四十三年建
龍王廟	在露筋閣口下七廟屬江都縣
露筋廟	在邵伯湖口宣德間湯節建天啓三年本
司朱重修	
關帝廟	在瓜洲閘口正德十年建
迴龍庵	在鈔關北萬曆三十二年建
泰山奶奶廟	在揚州河東
高真廟	在瓦窪舖
南河志	卷之二
龍王廟	在腰舖
惠濟祠	在清河口嘉靖初賜額本司朱捐俸百金
新建方亭廟宇一新	
宋文丞相祠	諱天祥在揚州南郭外
明陳恭襄祠	諱瑄以平江伯出總河道
吳公祠	諱桂芳在高郵保和舖萬曆五年建
李公祠	諱世達在弘濟河
王公祠	諱宗沐
李公祠	諱三才

陳公祠	諱薦三祠俱在淮安西門外上五祠皆係
總督漕運都御史	
劉公祠	諱東星總督漕河尚書在界首鎮萬曆三
十一年建	
潘公祠	諱允端為漕儲道在瓜洲鎮
應公祠	諱存性在寶應縣
詹公祠	諱在泮萬曆二十五年建
黃公祠	諱曰謹二祠在高郵橫軍樓
許公祠	諱應達
南河志	卷之二
羅公祠	諱用敬二祠在弘濟河
顧公祠	諱雲鳳一在高郵徐家橋一在界首鎮萬
曆三十三年建	
李公祠	諱之藻一在高郵杏壇東一在寶應北門
萬曆四十七年建	
徐公祠	諱待聘在寺巷天啓元年建
朱公祠	諱國盛
舖舍	在揚士民公建高郵南門外公不居改為珠

漢制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以便文檄往來所謂置郵傳命今之九里舖是也若南河舖舍非為傳檄而設平江伯創以居撈淺之夫者也蓋夫無舍則散居村落有舍則住傍河堤且使守望得以相儆今舖舍多廢夫罕供役惟在當事者清復之

江都縣舊四座新六座

高郵州十三座俱傾圯天啓二年本司朱脩建九座又舖傍起建草房各二間便夫安息

寶應縣九座萬曆元年建天啓二年本司行縣每淺添蓋草房五間

南河志

卷之二

三

舖舍

山陽縣七座

清河縣一座

按夫役坐派各有信地宜于近堤者僉充俾得居以防守河工自可呼吸相應本司蒞任之始見每年領銀備造淺舖皆為烏有雖極力查建夫罕就居清夫條議論之已詳茲不多及

夫役

夫役有四淺夫主撈濬也堤夫主防守也募夫牙行出募以供役者也閘夫主閘之啓閉挽船以遡流者也三夫皆出條鞭募夫則詳列其額末于後

淺夫儀真縣上河二十七名下河三十名江都縣一百七十一名高郵州二百名寶應縣一百八十八名山陽縣一百二十名清河縣三十五名

堤夫寶應縣越河五十名內除裁軍三十名其工食出自通州如皋興化鹽城寶應五州縣計二百四十六兩貯庫專備河工支用實夫止二十名高家堰三百六十五名工食

南河志

卷之二

三

夫役

出自淮安府歲修四稅揚州府由閘按季行府支給內除撥板閘二十名止存三百四十五名

募夫山陽縣九百名出牙行徵給

按募夫原係淮安府牙行出河夫一千八百名以備河防之用都科常居敬題准議以二名併一名疏改長夫九百名常川在河供用後以各夫影射候工郎中李之藻准徐道袁應泰酌議徵銀每名歲徵九兩七錢三分在官計工催募後牙行日增而吏胥通同侵占即舊額之數日減月消本司嚴提作弊吏書樊繼芳等究贓擬

徒招呈總河陳公道亨批允發落訖隨行通判連羅按
冊清查凡得三千餘名每名議減七兩有奇復除免優
恤五千餘兩每歲約徵銀計一萬七千八百七兩三錢
二分九釐委府佐四季徵收仍除舊額九百名該八千
七百四十八兩解貯府庫專聽募夫并河工應用餘銀
近該道詳議暫給防兵新餉等項復奉文提歸河工第
地方凋疲牙行消長故不敢輒以額聞而吏書復圖新
忙暗消侵收拖欠六千兩有餘迨本司親核河廳嚴比
方得補額若欲清其源則在立法給帖以司道發單掛
號該府用印註給欲杜其流則在立法徵比該廳印給
由票旋給印簿每月隨收登記票歸納戶銀投櫃中至
夜繳簿計日當堂折封庶弗為吏胥所侵漁而得實為
公家之用是在官得其人以無墮此法耳

開夫儀真關一百七十三名額該泰州八十名通州二十一
名并泰興七十一名儀真一名瓜洲關一百六十名額該
泰州九十名泰興七十名以解銀以給

按瓜洲關夫內多包占生事詐害商船本司清查罪責
議革四十名申詳總院自天啓二年始以其工食銀扣

南河志

卷之二

主

夫役

江都縣庫聽候作正供用如糧運盛行則調高江淺夫
助其挽拽夫食不至虛糜商民兩無擾害

清江關五十八名福興關三十名共八十八名額該山陽
縣七十三名安東縣二名淮安府一十三名內清江關夫
分撥通濟關二十名實存六十八名

板關夫五十名額該山陽縣二十名高家堰夫撥充二十
名

按本關因開月河便利夫自可省自萬曆四十八年至
今計裁革夫二十名又逃曠八名其工食扣貯縣庫實
夫止二十二名

通濟關夫三十名額該安東縣二名淮庫黃壩工食二十
八名

按以上淺關等夫原額頗多邇來河道有變遷關座有
緩急或衰多益寡以均工用或裁夫徵銀以免包占因
時制宜總裨河道之實用云爾

淺船

史稱物不素具不可以應猝漕為重務運道有阻遑且呼

南河志

卷之二

主

夫役

唐故既設夫以防淺備缺以發淤矣然必船具而後撈濬之功可施邇來夫多虛應船不復存一有所濬必至擾民應猝之具安在今既清復濬夫議損船額以資實用而備造之法畧陳梗槩云

舊志開載淺船儀真六隻江都二十二隻今議置十隻高郵七十隻今議置二十五隻寶應六十八隻今議置二十五隻山陽三十隻清河

四隻

按今淺船皆屬烏有舊規每造一隻費逾八金不若取之捕鹽諸船給以官價大者兩許小者錢計脩之以令

南河志

卷之二

十四

淺船

淺夫掌管復汰其額之半使易于遵守近移文鹽院行山陽署印運同知高郵胡知州俱以獲舟三十本司給銀脩好而印河官遂置不問旋復湮滅蓋衙官諸役利于取舟以虐民故也然船不可缺民不宜擾販船不足必至補造須擇殷實淺夫以屬之記其年月限期給值脩費故壞支吾者罰如是則責有所歸不至速朽矣

物料

詩云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宮室有料河工亦然然料以

用需價以時定萬曆初年既罷諸役之納而入條鞭矣至二十年本司郎中沈始酌議物料以定其價申詳確守誠當時之良規也但物有貴賤價有低昂預定于先庶可酌宜于後因悉依沈公所定而編列之至于悉無膠柱法必隨時則在當事者權其輕重云爾

一紅草每十斤

八九月間收買安東縣二釐山陽清河三釐高寶江都三

釐儀真三釐五毫

十二月以後收買

如時價果賤照八九月例安東縣四釐并如時價或昂或賤增二釐

南河志

卷之二

十五

物料

山陽清河五釐高寶江都五釐儀真五釐三毫

一蘇麻每斤

七八月間收買邳州五釐

十二月以後收買清河七釐山陽高寶八釐江儀一分

一黃麻收買每斤儀真八釐江都高寶一分山清一分二釐

一蘆柴每三十斤一束

八九月間收買安東一分山清一分二釐高寶江儀一分

四釐

十二月以後收買安東一分三釐山清一分五釐高寶江

儀一分五釐

一線麻每斤

山清二分高寶江儀一分五釐

一稻草每束重十斤

山清高寶江儀俱二釐

一草繩每套重九斤計四十八條每條長二丈二尺

清河高寶江儀俱二分山陽一分三釐惟山陽用蒲草和澁不其故價

小獨

一芬草每三十斤 打繩用

南河志

卷之二

二六

物料

山清二分高寶江儀三分

一額草每三十斤 打繩用

山清三分高寶江儀四分五釐

一糯米每石

山清六錢高寶江儀五錢五分

一紅米每石 此項須照豐歉定價

山清高寶江儀俱四錢

一綯纜每條長十二丈

山清二錢江儀一錢五分高寶一錢七分

一接拔每條長十三丈

山清收買價二錢拘匠打造價一錢六分高寶江儀不

用

一石灰每石

山清三分高堰在老山買高寶江儀五分

一徐州青面石每丈濶一尺二寸厚一尺

山清採買山價一錢六分車脚一錢三分四釐船價運

至清河一錢六分運至高堰加四分高寶江儀不用

一徐州碎裏石每丈

南河志

卷之二

二七

物料

山清採買山價八分車脚八分船價五分高寶江儀不

用

一龍潭山青面石每丈每塊長二尺五寸濶一尺二寸厚一

尺合式者

山清高寶江儀採買山價二錢四分運至儀真船價一

錢運至江都船價一錢二分運至高郵船價一錢四分

運至寶應船價一錢六分運至山清高堰船價一錢八

分如在五六七八月間裝運照前遞減銀二分

一龍潭山青面石每丈每塊如長一尺八九寸二尺濶一尺

一寸厚九寸不合式者俱照麻面石相熟派用

山清高寶江儀採買山價一錢六分運至儀真船價八分運至江都船價一錢運至高郵船價一錢二分運至寶應船價一錢四分運至高堰船價一錢六分如在五六七八月裝運照前遞減銀一分

一龍潭山青裡石每丈

山清高寶江儀採買山價八分運至儀真船價五分運至江都船價六分運至高郵船價七分運至寶應船價八分運至高堰船價一錢

南河志

卷之二

下

物料

一嵯峨山麻面石每丈每塊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二寸厚一尺合式者

山清高寶江儀採買山價一錢六分運至儀真船價七分運至江都船價九分運至高郵船價一錢一分運至寶應船價一錢三分運至山清高堰船價一錢六分

一嵯峨山麻裡石每丈

山清高寶江儀採買山價八分運至儀真船價五分運至江都船價六分運至高郵船價七分運至寶應船價八分運至山清高堰船價一錢

一石匠

每整細青面石一丈工銀一錢撥砌工銀一分
每整細麻面石一丈工銀八分撥砌工銀一分
每砌裡石一丈計二路工銀一分

一椿木俱在瓜儀差官收買

一尺圍圓每根價銀三分儀真無水脚江都水脚銀二釐高寶水脚銀四釐山清水脚銀五釐

一尺一寸圍圓每根價銀三分五釐儀真無水脚江都水脚銀二釐高寶水脚銀四釐山清水脚銀五釐

南河志

卷之二

下

物料

一尺二寸圍圓每根價銀四分五釐儀真無水脚江都水脚銀二釐高寶水脚銀四釐山清水脚銀五釐

一尺三寸圍圓每根價銀五分五釐儀真無水脚江都水脚銀二釐高寶水脚銀四釐山清水脚銀五釐

一尺四寸圍圓每根價銀六分五釐儀真無水脚江都水脚銀二釐高寶水脚銀四釐山清水脚銀五釐

一尺五寸圍圓每根價銀八分儀真無水脚江都水脚銀二釐高寶水脚銀四釐山清水脚銀五釐

一尺六寸圍圓每根價銀一錢一分儀真無水脚江都水脚銀二釐高寶水脚銀四釐山清水脚銀五釐

水脚銀三釐高寶水脚銀五釐山清水脚銀六釐	一尺七寸圍圓每根價銀一錢四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水脚銀三釐高寶水脚銀五釐山清水脚銀六釐	一尺八寸圍圓每根價銀一錢七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水脚銀三釐高寶水脚銀五釐山清水脚銀六釐	一尺九寸圍圓每根價銀二錢儀真無水脚江都水脚	銀三釐高寶水脚銀五釐山清水脚銀六釐	二尺圍圓每根價銀二錢三分儀真無水脚江都水脚	銀三釐高寶水脚銀五釐山清水脚銀六釐	二尺一寸圍圓每根價銀二錢七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水脚銀四釐高寶水脚銀六釐山清水脚銀七釐	二尺二寸圍圓每根價銀三錢一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水脚銀四釐高寶水脚銀六釐山清水脚銀七釐	二尺三寸圍圓每根價銀三錢五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水脚銀四釐高寶水脚銀六釐山清水脚銀七釐	二尺四寸圍圓每根價銀三錢九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水脚銀四釐高寶水脚銀六釐山清水脚銀七釐	二尺五寸圍圓每根價銀四錢三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	-----------------------	---------------------	-----------------------	---------------------	-----------------------	-------------------	-----------------------	-------------------	-----------------------	---------------------	-----------------------	---------------------	-----------------------	---------------------	-----------------------	---------------------	-----------------------

水脚銀四釐高寶水脚銀六釐山清水脚銀七釐	二尺六寸圍圓每根價銀四錢七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水脚銀五釐高寶水脚銀七釐山清水脚銀八釐	二尺七寸圍圓每根價銀五錢一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水脚銀五釐高寶水脚銀七釐山清水脚銀八釐	二尺八寸圍圓每根價銀五錢五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水脚銀五釐高寶水脚銀七釐山清水脚銀八釐	二尺九寸圍圓每根價銀五錢九分儀真無水脚江都	水脚銀五釐高寶水脚銀七釐山清水脚銀八釐	三寸圍圓每根價銀六錢三分儀真無水脚江都水脚	銀五釐高寶水脚銀七釐山清水脚銀八釐	以上俱照舊規用鈔尺圍量水脚分為四等一尺五寸以下二尺以下二尺五寸以下三尺以下遞加銀一釐	雜料	生鐵每斤銀五釐	熟鐵每斤銀一分	鐵釘高寶每斤銀一分五釐江儀每斤銀一分二釐山
---------------------	-----------------------	---------------------	-----------------------	---------------------	-----------------------	---------------------	-----------------------	---------------------	-----------------------	-------------------	--	----	---------	---------	-----------------------

清每斤連炭一分三釐

桐油每斤銀一分

煤炭每石重一百斤銀八分白布每疋長二丈銀一錢二分紅布每疋長一丈八尺銀一錢二分

雜工

木匠剗橋每百段工銀一分五釐

篋匠打篋每丈工銀三釐

鋸匠每名解板以長一丈高一丈給工食銀二分如鋸椿雜用每日止給食米二升

南河志

卷之二

三

物料

打繩匠每名給食米二升

一椿木照依總河部院定價召商收買

一尺圍圓每根銀五分

一尺一寸圍圓每根銀六分

一尺二寸圍圓每根銀七分

一尺三寸圍圓每根銀八分

一尺四寸圍圓每根銀九分

一尺五寸圍圓每根銀一錢

一尺六寸圍圓每根銀一錢四分五釐

一尺七寸圍圓每根銀一錢九分

一尺八寸圍圓每根銀二錢二分五釐

一尺九寸圍圓每根銀二錢七分

二尺圍圓每根銀三錢一分五釐

按物料必得構廠以居之廳縣封識鎖鑰維嚴盛貯

有法出入有經奸吏無敢侵漁工匠無敢破冒既無

散失復無朽蠹則今歲未盡之料可用于來年耳近

多棄料于野有廠無榱胥代硃批木歸私室此余憤

惋而特嚴置廠之條也

南河志

卷之二

三

樹株

樹株

昔秦人聚榆成塞漢將因柳結營凡河之種柳蓋自平江伯始也根株足以護堤身枝條足以供埽埽清陰足以庇緯夫柳之功利信溥矣咸履任之初即令徧種三歲之間僅堪拱把已可沿堤而紀其株夫蓄艾必宜未病之先儲穀不在已饑之後十歲之計猶冀後人之培植云

南河志卷之二終

南河志卷之三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郎中徐 標續纂



章奏

人臣經國有謀必聞

聖主納言以廣忠益上下交而德業成惟章奏為通之况河漕重寄凡荒度之訐謏疏鑿之遠畧上關

陵運下係民生咸以入告舊志所載無當于南河者刪之河

南河志

卷之三

史所存有切于時宜者參入錄自先達迄于芻蕘凡若干

廣 脩河塘疏

河道侍郎王恕奏曰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身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為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面深三尺則雖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濬外其淺澁可挑浚去處尚有二百

餘里約用九萬餘工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挑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塌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紀况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再浚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為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于內行舟仍于外堤造淺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三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磚石椿木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船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魯挑撈加以天寒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三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

南河志

卷之三

車脚價迫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遣
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
用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工可完每人
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
得雷公上下塘勾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
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有打造
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
座減水閘二座濶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
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

南河志

卷之三

三

章奏

舊有碑石外約用碑石椿木等料價值并匠作工價銀二
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臣嘗詢
之于衆咸以謂若將此三處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
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為往來軍民無窮之便

防盜決疏

漕運都御史費蘭奏曰照得淮安清河口直抵揚州儀
兩壩運河延長四百餘里全賴高郵寶應二湖蓄積無源
之水而淮安儀設有關壩揚州一帶設有涵洞以時蓄
洩防禦淺灘衝決之患每年春初水涸正宜固蓄以通舟

楫不意往來馬快船隻到來不肯由壩車放輒便用強開
扉放出放入莫敢誰何及遇天時亢旱漕河水落鮮船糧
船起剥尚不能行而高郵寶應一帶臨河豪民乃敢蠱惑
人衆赴官告要放水救田豈知寶應湖延長只有十七八
里高郵湖不過三十里湖底雖深湖面得濟漕河者止有
一尺之餘湖東高郵寶應興化鹽城并各衛所屯種低田
環遶二三百里以二三百里湖面尺餘之積而欲濟此數
千里無涯之田能救不能救此不待言而後知也又豈知
此湖一放其涸可立而待除行管河郎中及該府州管河
官用工築塞將得水之家并盜決之人提問外但前項河
道專為進貢鮮品及漕運而設如何可與江南湖塘積
蓄水利特為灌溉民田者比柰何無知奸豪全不畏法而
且興言怨謗再照涵洞閘座初意專為水大洩水而建乃
今臨湖小民通同管塘夫老凡遇水大時月封閉堅厚使
水無所從洩水小時月却將涵洞偷開閘座從底竊放使
水無所積蓄是皆不利於漕河先年管河官員有見于此
曾將前項涵洞改建滾水壩數座水大從上漫流上仍加
板三層以備旱乾公私之用衆皆稱便但不利于臨湖之

南河志

卷之三

四

章奏

田富豪排沮而遂止之今皆廢地再照管河郎中及管閘管泉主事專為河道而設徐沛管閘管洪既設有主事管理而郎中應照舊在于揚州高郵兩處有事地方駐劄往來巡視仍將儀真并揚州一帶涵洞查照先年改造滾水壩事體將一帶神洞俱各改建滾水壩務使河水與壩面相平而下深及河底高下量留四尺有餘必須以河道淺深為準庶便船行永無所阻且可以消奸豪觊望之心臣等又伏觀大明會典內宣德四年令凡運糧及解送官物并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如是急務就于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并不許違例開閘進貢緊要者不在此例成化間令凡開惟進鮮船隨到隨開其餘務待積水若豪強逼勒擅開走洩水利及開閘不依幫次爭閘者聽閘官將應問之人送會閘及巡官處究問因而閘壞船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并傷人者各依律從重問罪干碍勢豪官員奏寃治其閘內舡已過下閘已開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勒要客船錢物者亦治罪欽此欽遵外為緣日久人心廢弛合當申明前

例刊給紅牌于各閘壩禁約往來船隻敢有故違及指稱勢豪名頭夾帶民船過閘者聽所在官司指實奏寃與世豪盜決堤岸者俱照例究問

浚河道疏

河道都御史李如圭奏曰黃河發源俱載史傳今不敢煩贖始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泥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洛陽河內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況又接南北直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于河者愈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槩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彌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為不可治殊不知黃河之水泥淤相半流之急則泥沙并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淤之既多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性就下必于其地勢之下者而趨

起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
踈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瀾
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奔
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無足怪也今無聽臣督同河南山
東并南北直隸管河副使張綸等備查所管黃河州縣河
道地里遠近動支河道銀兩打造上中下三等船隻置造
大小鉄扒鉄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淤塞即便督率
人夫撐駕船隻用心扒浚堅硬去處則用鉄鉄俾泥沙隨
水而去河道為水通流則傾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
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
蘭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
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
蘭陽等州縣即今水患頗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責令各
該管河官員調用人夫修築堤岸并扒浚河道務使淤塞
開除自無衝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淹沒之虞其舊黃河
即今尚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浚使不
致斷流接濟運道且分殺黃河水勢如此則河患可息而
運道亦有益矣

南河志

卷之三

七

章奏

勘漕河疏

兵部侍郎王以新奏曰看得黃河之在運道論其衝決之
害固不可有計其自然之利亦不可無查得漕河初開之
日原不資于黃河後因屢被衝決費單豈沛魚臺數十年
間泛濫瀰漫勢莫能遏治水諸臣因其勢而曲為宣防故
徐呂二洪以南亦賴濟運然魯橋以下諸閘及昭陽湖泊
多被淤塞運道受害不可勝言今河漸南徙舊決各口若
趙皮寨若孫家渡若銅瓦廂集若杜勝集若梁靖口俱已
乾塞無水惟存野鷄岡孫繼口一處亦係舊渠導河支流
直出徐州小浮橋徑下徐呂二洪比之往年出自豐沛魚
臺等處絕不相同蓋與諸閘無干可免淤塞之患若令本
口多開一溝常借三分支流使之必歸梁內則二洪得以
通行無阻兼之上流既分大勢自殺鳳陽之水亦可減輕
也但黃河變遷不常勢難逆料既浚之後難保其不復淤
既塞之後難保其不復決所貴得人任職及時修築常于
本口水發之時多置混江龍鉄爬往來疏浚水涸之後查
其見役夫老徑行設法挑浚其餘一帶經流地方各設管
河官員查照前議日加疏浚則上流有所受而不拒下流

南河志

卷之三

八

章奏

有所洩而無阻二洪亦常得接濟矣

開越河疏

工部郎中陳毓賢奏曰竇應祀光湖往來運糧等船入湖三十餘里湖堤舊基俱是土石集成僅高湖面不過三尺許堤西湖身勢高堤東田勢下惟賴一堤障水而已且西有天長六合泗州等處地勢高阜一遇雨積水發即時滿漫加以黃河水漲又由淮口而橫奔數年水患不時衝決非惟運糧有妨而竇應益城興化通泰等州縣民田淹沒饑荒隨至此江北之第一患也如比照高郵湖先年刑部

南河志

卷之三

九

章奏

侍郎白昂修築康濟河事例于湖堤迤東修築越河一道庶可免百年風波之患其次者自淮安而下竇應堤東有曰黃浦有曰即兒溝曰劉家堡曰三里溝曰津湖高郵新河曰九里灣曰三淺曰四淺曰五淺界首俱各有溝可以通注于海各造中等平水閘一座大約用銀不過三千餘兩如糧運用水五尺則開限以六尺為準水高則聽其自洩水平則聽其自止自洩自止隨長隨消雖有水滯補之有素減之有漸如堤下宋涇成子蛤拖新溝等河港行令人大挑浚深濶使之流通達海夫然則受水有地不害乎

民田橫水有洩不決乎堤岸二者兼舉亦河防之常利也

保湖堤疏

漕運都御史周金奏曰夫徙薪者貴在于未然遏流者莫要于蟻穴與其事至而無備孰若先事而預防况此堤南接衆湖東連大湖逼近黃淮二河水易泛濫兼以舊埂低薄榛石頽壞西風一起巨浪拍天酥蝕之土豈能抵此重勢及今不治則來歲運道重為可虞臣目擊前弊乃不敢自逸節次撐駕小船躬往比處再加相度驗得淮入閘口東至城下折而南向與東河衆流相敵倉卒洩瀉不前未免合勢衝決臣屢謀諸士庶皆曰必須查照先年原築丈

南河志

卷之三

十

章奏

尺及蓄洩事宜置閘疏導分洩下流更須整築堤畔務期高厚一則可以預防衝頽除淮安迤南黃浦迤北河堤五十餘里事在緊急先行督令該府趕時就便取土培築及府城西門外烏沙河一帶至方家等閘地方見今淤淺會行各該管理河道衙門先行挑浚其實應高郵南北沿湖處所一應置閘培築加堤浚導等項情節合用錢糧人夫不貲事干重大未敢擅便謹逐一議擬開呈上座

睿覽

憂河患疏

工科都給事中嚴用和奏曰淮邳淤塞比前尤甚則協心共濟當此豈容緩圖所有急應挑浚修築事宜合行申飭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節次題覆再加詳審議擬請旨

上裁一面移咨侍郎趙孔昭親自踏勘作速區處淮河上下一帶令南河郎中王楣及淮安府縣各官邳河上下一帶督令呂梁主事唐鍊及邳州各官督率夫役分任責成且留方信霸決口未塞以洩積蓄之水或從西湖嘴起浚至

南

河志

卷之三

十一

章奏

仁義壩另開便道以通往來船隻仍開通濟閘由外口起至淮城西門以循故道從長計築視其用力多寡緩急即為挑浚如河淤近已衝開亦宜乘勢加工俾其大通無阻及將寶應湖口并方信仁義二壩決壞堤岸趁時修築一面移咨都御史翁大立宜知 聖明德意固當勸宣臣隣職司各有專責業已報知淮邳淤塞便溺從此路星夜馳還會同侍郎趙孔昭督該河道郎中主事及各地地方兵備守巡府縣等官上緊率作興事應挑浚者挑浚應修築者修築定在河水未合之前挑浚修築事竣俾兩還漕艘北

來進鮮艫隻俱得通行完報庶于 國計有裨責任無忝復諸閘疏

兵部侍郎萬恭奏曰臣惟善治者宜求其法於不匿謀國者當通其變于未窮比年黃河橫流運道艱阻朝臣拊髀而太息河臣蓬累而奔馳淮水之南棄焉不講蓋淮南之運道盡壞矣 祖宗之初制盡失矣非當事者故棄淮南也智窮于閘道力竭于黃河其不得不棄淮南者勢也臣以上年十一月浮河淮歷高寶諸湖以達于瓜儀遠覽遐思可為流涕夫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里東受淮河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堤也以故 祖宗之法徧置數十小閘于長堤之間又為之令曰但許深湖不許高堤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淤厚湖之堤夫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浚動則湖逾深而堤愈急至深遠也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堙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堙而長堤為危障矣畏浚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寶為孟城矣循此安窮臣是以有復諸閘復淺船淺夫之議諸閘欲密欲狹欲平水密則水疏亡張閘之患狹則勢緩亡衝擊之虞平水

南

河志

卷之三

十二

章奏

則湖溢耶水從上透湖即涸即開底截住亡啟開之勢高
寶興化諸州縣亡潰堤昏墊之苦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一也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
瑄浚至天妃祠東其口央而注于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
黃河穿清河半鈎耳嗣緣黃河水漲溢注入天妃口而清
江浦多淤第制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
與黃水值而費十餘萬開新河以接淮河其說曰接清流
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
西擁淮流數十里併灌新開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
南河志卷之三 十三 章奏

今淮黃會于新開河口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
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隨浚水過隨合而又使運
艘迂八里淺滯而始達于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
今年黃淮交會太淺運艘阻梗臣預開天妃月河以待一
掘而通之四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黃河運遂盡矣
臣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蓋今旱運之期黃水正落由清
江浦放天妃閘順出黃河既無淺阻又免挑浚滑船魚貫
直達清河運盡黃水盛發則開天妃閘謝絕黃水彼河維
善於安所假道而犯及清江浦哉黃水一落又放天妃閘

以利商舶新河口勿浚可也勿用可也坐省年年淮黃交
會挑浚之憂是補陳瑄之所未備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補者二也由黃河入閘河為茶城出臨清
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汶流平衍地
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為通渠斯萬世之利也唯茶
黃交會之間運盛之時正值黃河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
則相失而相傾是以有茶城黃家閘之淺連年患之祖
宗時建有境山閘今自新河水平閘沒泥淖中幾丈餘棄
不復用臣於茶城為之西堤束水急衝而茶城不淺茶城
之上焉之四活閘束水急衝而黃家閘不淺然非久計也
南河志卷之三 十四 章奏

臣是以有復境山閘之議境山閘上距黃家閘二十里下
接茶城十里而基故在今特於故基之上累石而為之工
費可省七分之五夫此閘成則既可以留黃家閘外二十
里之上流又可以接茶城內十里之下流而又挾一十里
之水勢衝十里之挾流幾不勝矣何徒苦丁夫之挑浚運
船之盤剝為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三也

建辰閘疏

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曰瓜洲鎮當江淮運糧咽喉節該
先任漕運都御史鄭曉及科道等官張博等建議將原有
土壩改闢工部題奉

欽依備行候勘近該河道都御史萬恭會臣酌議應于本鎮
花園港建閘二座分定附近通州泰州如皋泰興四州縣
掌印官管造仍候部議轉行估計合用錢糧先支河道銀
兩候扣下江南總過壩腳米折銀補還緣由已經會題
外但查建閘節年議論雖多竟未估計興舉恐復因循時
月耽誤該臣督行管理漕務右叅政潘允端督同杭州府

南河志

卷之三

十五

章奏

押運判官孫琅楊州府同知任賢親詣踏勘自花園港從
江口勘至鎮西月河出運河口止計長六里六分路道環
遶水流平緩而上河與下港地勢間有高低應建四閘會
于本港時家洲月河口建為頭閘估計合用工料銀二千
三百六十六兩一錢四分自月河裏港陸地開浚至九家
磯為二閘又于詹家橋為三閘每閘該銀二千二百四十
一兩三錢二分阮家莊為四閘該銀二千三百六十六兩
一錢四分共銀九千二百一十四兩九錢二分開港三十
六畝七釐五毫每夫日給工食銀三分共銀二千九百二

十兩四錢四分各閘起蓋官廳置辦車盤器具共銀八百
四十六兩七錢五分以上通共該銀一萬二千九百八十
二兩一錢一分其各閘幫堤澇淺栽樹等項所費不多俟
建閘工完另議等因到臣看得前項閘工既該道府各官
估計明白相應及時建造況近來糧運限以十二月完兌
即正月前來重船可抵瓜洲所據興工勢不可緩然雖分
定四州縣管理必須責委專官督工監造庶于新運有裨
合無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行臣會同河道都御史將揚州淮安二府
庫貯河工銀內借支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兩一錢一分

南河志

卷之三

十六

章奏

督同管河郎中兵備等官將前閘座責成各州縣分管速
行採石鳩工刻期建造及查得鎮江府同知于時保杭州
府通判孫琅皆才猷老練任事實心相應專委會同駐劄
揚州府同知陳可大監督工程務在十二月以裏告完不
致有誤新運事完通將實用過錢糧數目造冊奏繳其
四閘官吏人夫不必添設即以本鎮原有開壩官二員條
記一顆司吏一名壩夫二百五十八名移置應用每年糧
運到日查照儀真事體開閘放行通盡封閉將鑰匙封送

漕司收貯每關止留夫五名看守其餘退回各壩仍舊車
渡民船糧運空船回南如前放開其一應民載客船俱常
川由壩挑盤不許由關出入該鎮關壩事務責成駐劄同
知提調

兵部侍郎萬恭奏曰瓜洲為運道咽喉而下江等總歲運
漕儲二百萬石咸必由之一向建設土壩凡江北之空船
南兌必掣壩以出江南之重船北運必盤壩以入運船有
靠損之虞盤剝有腳價之費停泊江濱有風濤之患船隻
輻輳有守候之苦諸臣屢次建白該部累次題覆欲與花
南河志 卷之三 十七 章奏

圍港猪市等處建關慎嚴啟閉俾運艘往來直達江汴委
屬利便而竟格不得行者徒以本鎮壅斷之徒欲牟大利
每假走洩水利為辭查得儀真亦近大江 圖初亦設土
壩後因車盤不便弘治年間改建關座迄今上江漕運便
不可言且高寶諸湖之水歲以瀾漫決堤為患未聞以走
洩涸竭為患也况 國家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惟擇
其利多而害少者為之今關成之後漕舟通利若履平地
一便盡免車盤船無靠損二便隨到隨過風波無虞三便
關座既通高寶諸湖水有疏洩不致敗堤四便開道通行

高船雲集市廛交易水陸畢至五便夫愚民不可慮始
國計亟宜遠圖焉有利于漕儲少不利于百姓即所謂多利
而害少者尚焉之也而况官民俱便俱有利而無害者乎
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容臣等破拘攣之見建久大之策委
官作速估計期于必成合用工費聽臣于河道銀內查撥
應用行令附近通州泰州如皋泰興四州縣每一州一縣
共建一座止用官員前來董理並不令其派出錢糧用過
河道銀兩就于下江總二百萬石漕糧內所省車壩腳米
折銀逐年扣還則官不費而功成民不勞而事集開壩並
用江湖聯屬咽喉通利血脉貫串為 國家生靈計無便
於此

兩河經畧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遵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求利事據管理河道工部
郎中余毅中等營河兵備參政龔大器等蒙臣劄付看得
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堤四溢運道
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浚海為上

策則誠然矣茅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得已而議他關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鉅深濶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浚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開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浚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即浚海之策也然河又非人力可以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南河志卷之三十九
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堤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維以浮沙而不能久堤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比潰為無堤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堤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堤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既潰隄以旁決矣至于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趋于雲梯關至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

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于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浚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堤以杜決而欲堤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堤于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堤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始置草灣河而專役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于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浚而開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堤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浚海矣猶慮伏秋水發暴漲傷堤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廢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水石壩三座若水高于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堤無虞矣至若寶應石堤之當復興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浚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

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堤太行遙堤及徐邳一帶縷堤酌量封築挑清南堤併接淮安新城長堤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樁芭修築土堤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請發錢糧調集官夫買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等因併將應做工程列款呈詳到臣據此因該臣會同右侍郎江一麟議得事師古者周愆智不鑒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于海淮水自洛及鳳歷肝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

南河志

卷之三

三

章奏

至阜甯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堤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南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剥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鱉而常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為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壅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漕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涌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濬亦須道之勿浚矣故為令之計惟有修

南河志

卷之三

三

章奏

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
楊昏墊之苦可免至于塞黃浦口築寶應埭浚東閘等淺
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
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于
兩岸堤堰或葺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
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
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挑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
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浚之說僅可施之于閘河
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浚何從擇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
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
傷兩堤故欲與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
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堤可保而正河亦無淤
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
欲順水性今淮水欽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欽北而乃挽
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通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決水乃
過額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
同為通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
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

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
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
也況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士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
邳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
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
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
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
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滿
急則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
等不暇遠引也澄州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
遂淤崔鎮一決則挑清以下遂淤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
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通諸臣款
議前來臣等須加參酌似應允從伏望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俯賜俞允行臣等遵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夫役錢糧數目另
本具陳外謹題請

旨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

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高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為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堤欲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則有

南河志

卷之三

三十五

章奏

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真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經實讓不與爭地之旨做河南遠堤之制除豐沛太黃隄原址遙遠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堤查有迫近去歲量行展築月隄仍與兩岸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

道不必再議綏隄徒糜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為淮城北堤除掃灣卑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于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堤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淺妨運如此則諸堤悉固全河可恃矣

一議復開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平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于漕撫啟閉屬之分司運單即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

南河志

卷之三

三十六

章奏

令車壩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柰何法久漸地五壩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啟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修理嚴司啟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即行封閉惟遇解貢船隻方許啟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壞民規

一議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為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濶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閘二三里

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挑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季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潮土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况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碍河流故臣等以為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作一渠與後浚草灣徒費錢糧無濟于事

南河志卷之三

二十七

章奏

聖旨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准行著他們悉心着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挈問參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着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部裡會戶部上緊議來

查議通濟閘既

臣潘季馴謹題為目激時事教陳愚悃以裨治安事據管理閘座工部主事黃曰謹等勘得通濟閘建立甘羅城

堅實之地兩崖頗高棹挽甚便水勢北趨河流平緩運艘往來頗稱利便所據閘壩不必改移宜從舊實等因據此該職等親詣前項地方督率多官覆加查勘謹按舟從今通濟閘出口者以此口專向淮河獨受清水惟伏秋大漲黃流未免倒灌故於入伏之時閘外搭築輓壩無非為避黃計也至九月水落仍復開壩由閘蓋自九月以後至五月以前通濟之水有清無濁三閘遞相啟閉其法甚便故先年改天妃閘而為通濟閘以天妃閘當黃而通濟閘近清也見今糧運通行水皆清平如舊旋故旋開頗為不難

南河志卷之三

二十八

章奏

況昔黃流只有一道今分流草灣一百五十餘丈已減全河大半若欲改閘而南必從淮城以下出口張口受黃日有沙壅是平江伯建閘以避濁今返背清而就濁矣全河大勢已奔草灣而清浦西橋一帶漸淤復從淤處建閘是又舍通而就塞矣且板閘鈔關與船廠倉庾戶工各部三分司皆在清江沿河地方以便督造抽分二百餘年於茲矣今若改閘而南則清江板閘一帶必至乾斷三分司與諸閘廠俱當改建為費不貲三閘延袤六十餘里人烟輳集仰商賈挑盤之利者萬有餘家若閘改而南必奪生理

移署遷民事在得已况糧艘經由清浦如履盤孟之內甚為平穩處從淮南出口是舍清夷之渠而多受黃河六十餘里捧挽之苦仍恐運軍亦難之耳再詢淮中士夫皆稱淮城風水前有清淮後有黃河環流迴抱有如襟帶乃縉紳生靈之血脉也今從淮南建閘將使淮地中斷而自絕其襟帶矣談者多稱不利難以拂衆強圖及勘通濟開迤南一帶別無可通舟楫之所職等反覆思維誠不如仍舊為便呈乞本院定議題請等因又據清江管閘分司呈稱蒙臣憲牌仰司即查通濟開入春以來有無黃流內入

南河志卷之三

三九

章奏

波濤湍激是否不能開閘迴瀾各閘放放之後因何不行下板備將致害緣由從實呈報依蒙查得清口乃糧運咽喉所係自有通濟等閘啟閉以來順時節宣河無漲溢成效如觀去冬遵守新立傳籌規矩啟一開二通行無失入春黃水未發糧運出口絡繹無停三閘俱開晝夜催餉時難暫閉外水雖入悉皆清流平緩若糧船出盡即遵前法啟閉况今清江外隄修築完固附隄淤土一望數十餘丈決無他患緣由各呈報到今據前因該臣查得國初墮習元人故事以海為運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初鑿清江

浦一帶以通淮黃兩河始以河為運矣然清浦原無來流全借河流內灌方可浮舟而黃流甚濁恐至淤墊故復設天妃等五閘遞互啟閉以便節宣時將入伏閘外即築輓壩一應船隻俱於五壩車盤良法美意二百餘年利賴之矣後因天妃閘全納濁流故復改於三里溝尋復改於甘羅城即今之通濟閘是也此處為南河口乃淮水獨經之地離黃向淮用清避濁漕渠無淤墊之患舟航有利涉之休人甚便之惟於五六月間黃水盛發不免逆上與淮並入而時將入伏築壩斷流九月開壩則黃水業已退矣今

南河志卷之三

三十

章奏

給事中徐常吉題請移閘稍南通漕別所極為訐謔長慮如果徙避有地真為萬世之利但細查淮郡之外別無支流可引欲通漕舟不得不資兩河欲資兩河必難免其內灌然分流不及十分之一而滔滔比去由安東入海者固如故也若移閘愈南則納濁愈甚司道諸臣所云背清就濁舍通就塞而運艘多涉險阻六十餘里皆所不免矣至如改建衙門遷移廠閘費雖不貲無足論也臣又查得初春水落正當平緩之時止因運艘晝夜放行諸閘不一下板傳者遂謂不能啟閉今運艘如期出口各閘啟閉如

故委與該司查勘相同臣不敢敬伏望

勅下該部覆加勘議務求久安長治之策以為河漕永賴之計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查復舊規疏

臣潘季馴謹題為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臣等謬膺

簡畀肩厥鉅艱日久兢兢惟恐一事未周有負任使茲幸

南河志卷之三

三

章奏

廟堂主持諸臣効力導河防決之工駁駁然有涓埃之驗矣

但於淮安一帶開河終有未安者臣等初至地方目擊淮

安西門外直至河口六十里運渠高狹舟行地面昔日河

岸今為漕底而開水湍激糧運一艘非七八百人不能牽

挽過關者臣竊恠之詢之地方俱云自開天妃閘後專引

黃水入閘且任其常流並無啟閉而高堰決進之水又復

鎖其下流以致沙淤日積萬曆五年河渠壅塞隨浚隨淤

不得已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方得通舟臣等乃決意開

復通濟閘以引范家湖清流且請修舉陳墮故事嚴其

啟閉隨該工部覆奉

欽依咨行遵照見由通濟閘引水濟舟河身亦覺漸創數年

之間或可復故矣但沙淤可免而湍溜如舊牽挽不易而

啟閉甚艱且開淮河暴發亦有渾流臣等求其善處之術

而未得也隨行據司道等官郎中張譽等博訪志倂查得

永樂初年原由海運淮郡與黃淮二河隔絕不通後因平

江伯陳瑄疏清江浦之渠引水以通淮安東南運艘始得

直達京師復慮黃淮之水沉沙易淤也乃建清江福興

新莊等閘並互啟閉鎖鑰掌之漕撫開放備之分同法至

南河志卷之三

三

章奏

嚴矣復慮水發之時湍急難於啟閉又於新莊閘外暫築

土壩以遏水頭水退即去壩用閘如常延至嘉靖八年間

壩築廢弛河渠淤塞該漕運都御史唐龍河道侍郎潘希

曾題奉

欽依仍復舊規載在簡冊者班班可考也數十年來初議浸

失前患復滋臣等詢之地方耆宿皆云運渠卑隘最易沙

淤淮地低窪最易盈溢若倣古人之制嚴啟閉於春夏之

時禁外壩於伏秋之際則非惟河身無壅墊之患而田廬

亦無浸潦之苦矣臣等反覆思維請復舊規為便及查每

歲三月以前糧運俱過六月初旬鮮貢已盡其餘船隻皆可盤壩並無妨礙即如鎮江京口開過冬築塞入春方啓其例固可援也伏望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每歲於六月初旬一遇運艘并鮮貢馬船過盡即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由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仍舊開壩用閘庶於國計民生兩利之矣再照人情易圯法禁易弛勢豪人員任情自恣者難保不無地方當事之臣稍稍阿徇輒至濫觴懇望

南河志 卷之三

三十三

章奏

皇上特降

嚴旨容臣等刻石金書垂示各閘之上庶幾人心有常目之警而良法無久弊之患矣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為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又該總督漕運右侍郎江一麟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等題稱淮安一帶黃淮灌入運渠高墊且開水湍急故閉甚難查得平江伯陳瑄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啟閉以防黃水之淤又於水發之時閘外暫築土壩遏水頭以便啟閉水退即去壩用閘如常其法至善議要修復舊規并請特降

嚴旨垂示各閘使勢豪人員不敢任情阻撓一節為照黃淮

二河之入淮郡也由先臣平江伯陳瑄疏浚清江浦始也

而其立法則甚密矣慮黃淮灌入泥沙易淤而建閘以閉

南河志 卷之三

三十四

章奏

故閉又慮水發湍急難于啟閉而築壩以遏水衝自是渾

流不入閘河不壅大為運道之利後來閘壩廢弛淮安一

帶河渠始日就墊塞費區畫矣況水發常在六月此時糧

運及鮮貢船隻俱已過盡築壩似無妨礙雖官民船隻

盤剝未便終不得因此而廢河漕大計也且築壩止是水

發時候自六月至九月初旬不過三月餘即去壩用閘如

常不便於民船者無幾時而便於漕渠者則甚大所據都

御史潘季馴等具題前來似應依擬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漕運侍郎江一

麟即查先年閘壩舊規計酌修復凡清江福興新莊等閘俱要以時啟閉不得開放無度以致泥沙灌入有礙運道每歲至六月初旬運艘馬船過盡伏水將發即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復用閘啟閉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奏奏者徑自奏奏毋得阿徇假借庶人心知警法不廢格而河渠有賴矣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且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即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千礙職官參奏

處治

申明鮮貢船隻疏

臣潘季馴謹題為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准南京兵部咨稱案照先准臣等咨已經備行南京內守備總速查今運鮮貢等差總計幾起已撥裝載五月以前過淮出口者幾起未撥差限的遲約在築壩之後發行者幾起一面移文本部差撥就令通濟閘外停泊以待各差抵閘盤船前進庶免稽遲誤事

隨准該廳四稱水鮮鱗魚例在五月初旬採完楊梅例在小暑之後採取俱各在京裝船先用底蓋鹽水打築結實然後起運前進水鮮船隻勢不可盤煩為議處到部合咨河道漕運衙門酌量前差尚在五月之內伏秋未至水勢未發姑待二起鮮船出口方行築壩如壩不容緩前項水鮮作何計處使不誤事希由咨報等因到臣案照萬曆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准工部咨該臣等會題前事本部覆議每歲至六月初旬伏水將發即于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奏奏者徑自奏奏毋得阿徇假借等因題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即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千礙職官參奏處治欽此備咨臣等通行欽遵間今歲過閘五月二十二日即已入伏相應先期築壩誠恐鮮貢船隻所至後期預咨該部轉行早發去後今准前因該臣會同漕撫右都御史江一麟議照清江裏河向因外河伏水帶入泥沙致

淤漕渠應照先臣陳瑄舊規先期築壩已經題奉

嚴旨通令遵守今該監既謂水鮮鱗魚在五月初旬楊梅在小暑之後各採完若肯較常早發沿途無滯計五月二十以前二項鮮船俱可趕到若至入伏之日各船愆期不至勢難久待隨經咨覆該部及延至入伏之日定行築壩外但恐各監拘泥故常逗遛不發延至壩成又以盤船不便推諉臣等不無掣肘况所進水鮮不多盤壩只須頃刻即使車盤不便亦可預撥馬船停泊壩外鮮到之日對船盤剝亦無妨碍漕渠關係甚重似當量從權宜伏望

南河志卷之三

三十七 章奏

皇上軫念國計

勅下該部申飭南京守備衙門每歲水鮮船隻較常催攢早發務在伏前旬日抵淮不至有礙築壩萬一愆期即從天妃壩半盤或預撥馬船停泊外河船剝著為定例庶臨期不致妨阻而漕渠永無沙淤矣謹題請

旨

河工告成疏畧

臣潘季馴為恭報兩河工程仰慰

聖衷事萬曆七年十月初六日奉河漕衙門劄付俱為奉

明旨議治兩河經略以圖永利事行職等將派定工程刻期

興舉職等遵依督率委府州縣等官親詣工所照式率作總計築過土堤十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石堤三千三百七十四丈塞過大小決口一百三十九處建過減水石壩四座新舊閘三座減水閘四座涵洞二座車壩三座築過攔河順水等壩十道濬過運河淤淺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開過河渠二道栽過堤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其各堤高卑酌量補葺者恐煩瑣聽候勘官至日另冊開送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而地方為憂蓋由黃河惟恃縷堤而縷堤逼近河濱東水太急每遇伏秋輒被衝決橫溢四出一瀉千里莫之底極故有諸決以致正河流緩泥沙停滯河身墊高淮水又因高家堰年久圯壞潰決東奔破黃浦決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悉成沮洳清江將為平陸黃淮分流淤沙周滌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而運道民生俱病矣自去秋興工諸決盡塞水悉歸漕衝制力專日就深廣運堤相望河流其中即使異常泛漲縷堤不支而溢至遙堤勢力寬緩必復歸漕而減水四壩復以節宜盈溢之水不令傷堤故在遙堤之內運渠可無

南河志卷之三

三十八

章奏

淺阻堤之外民田可免淹沒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堤之無虞而能保其不至即止高家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水涓滴盡赴清口會黃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不特堤內之地可耕而堰外湖坡漸成赤地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且寶應石堤新砌堅緻故雖霖潦洩旬隄俱如故黃浦八淺築塞之後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堤環抱淮城並無齧損不特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眙下及山陽興鹽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効

也見今淮城以西清河以東二清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為迺河以入于海矣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蓋借水攻水以河治河黃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相為扼而且交相為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年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祇見其多今則沙刷河深水由地中祇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所曠見也此蓋聖心獨斷廟筭堅持是以職等得臍胝向使少為異議所搖則此時不知更作何狀矣臣等受事之初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夫舊故道則必欲

乘新衝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澁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楊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開濬海口於理為順臣等親詣踏看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東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堤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開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為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為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

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也歲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開壩嚴啟開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偶倖成功臣等何敢貪天功以為己力哉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差官勘閱明實施行謹題請

旨

高堰請勘疏

南河志卷之三

四十二

章奏

總河侍郎潘公季馴題稱於十月十五日准工部咨覆奉

欽依行臣等遵奉題

准事理採石甃砌高家堰臣即分行各司道查照興舉南河分司郎中張譽見在下橋甃砌間忽聞泗州鄉官原任湖廣參議常三省者特具一揭危詞悍語不可殫述而中間最所聳動人者云

祖陵松柏淹枯護沙洗蕩二句臣讀之不勝駭汗先該臣于九月間督同南河郎中張譽頴州道副使唐鍊親詣

祖陵勘議初乘坐船一入陵東沙湖口則淺涸難進復舫

小舟約行六七里登岸陸行至下馬牌邊半里許又行里許至廷堤恭謁訖當同各官并奉祀朱宗唐周圍閱視得山基高埠松柏茂鬱湖水僅及岡脚堤根俱露乾地當詢朱宗唐淮水暴漲之時水及何處本官回稱至下馬橋邊堤水係是驟雨宣洩不及隨據各司道議得為今之計惟有量將舊閘加增高濶便洩雨水前歲所築東南隅石堤較之內地反卑無甚關係但已成之業亦宜修葺隨將應修堤閘及泗州護堤工程咨覆工部訖及又查得

南河志卷之三

四十二

章奏

陵東嘉靖二十一年所築堤閘堅好如故而前歲接築石堤圯裂甚多內無托石外無釘筍必係委管堤工員後侵扣錢糧所致復行該道嚴查何官管理應察應究另行呈奪未報據其淹枯洗蕩等語則臣等恭謁之時豈皆無目者耶然臣終不自安也又于十月二十二日臣復往泗州督同該州知州秘自謙盱眙縣知縣詹朝等躬閱

祖陵則見河湖之水較前更溢光景頓殊松柏鬱然籠雲蔽日即地濱所栽旱柳亦皆生意勃然而斬外護沙高阜如故臣殊怪士人口吻豈宜如此詎誕回至該州面詢知州

秘自謙彼云士夫何常親到 陵上閱視止據小人相構之語遂形紙筆耳竊照臣與前任漕撫都御史江一麟未至之時桶淮水為害之大高堰當復之由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形之撫按之奏牘臺省之條陳者又不知其幾千萬言也然臣亦不敢輕率舉事到任之後親詣泗州會集生員里老人等備詢泗州水患在高堰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泗州水患為甚也清口塞于高堰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清口塞也臣應之曰是誠然矣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隨羈其後故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遂斷然請于

南河志

卷之三

四十三

皇上而行之去春高堰既成即聞泗水消落臣未之信也尋于五月二十二日接到該州鄉宦御史趙卿遺臣與江一麟書云大工底績數十年沮洳之鄉一旦膏壤諸名公必潰之後條爾告成 國家幸甚生民幸甚古謂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更何狀哉又遺各寮屬書曰治河之役古今彌難今日之河綠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是

以桑梓鞠為巨浸 陵寢亦有小妨十餘年來當事者徒為長嘆茲幸神謨妙算條爾成功然今論功者止云兩府貧民得免魚鱉之患 三陵樹木得免淪沒之虞而已而不知淮黃合流為

祖陵一大合襟所關尤重如堰功不成則淮奔而南矣即此言之其功在 朝廷豈特咽喉之樞腹心之病云乎哉至于吾民之沃壤極目歡聲盈耳又有不能盡述者而臣猶未之信也九月十八日又據營田道僉事史邦直揭稱本月初七日職經越城等處達淮泗間沿途看得高堰以東

南河志

卷之三

四十四

地方數年間洪波浩蕩非二三月不見地皮比及四月復如初矣而泗城淮河瀾漲漫衍令人蹙焉今也皆為平陸元壘無復津涘但佈種者即嘉禾穰穰而泗州四外俱成乾灘淮田中去堤岸十餘丈黃童白叟共曰十數年來未見不意今日復睹平地而職亦待罪地方既已三年往來此地歲不下數次誠未睹有光景如今日也至于避水子遺棄田里廬舍携父母妻子遠去望故土而泫然者數稔矣今皆即舊基積土為壁鋪廬為屋子婦歡呼雞犬聚棲職一經行咸入照覽有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泗士居

民各亦互相駭愕自邇見識不到夫以土之士民世世其中歲歲其患又皆縉紳名流而所識見僅如此則治河者可庸淺道哉臣睹此揭方快然自以為得矣夫據二臣書揭則高堰未築之前與既築之後光景頓異了然在目矣陛下與廟堂諸臣焦心勞思者數載臣等胼手胝足者逾年方成此工今陛下且俯納科臣之言用石甃砌以為億萬年無虞之前矣三省宰臣欲毀之忍乎哉今歲之水委果異常往歲止發一次今則再發往歲以數尺計者今則及丈然五月水自暴漲六月七月中旬暴漲九月俱

南河志

卷之三

聖

章奏

消即三省揭中亦謂目今淮流少減遂謂

祖陵無恙誠然矣然既稱少減則消而復漲漲而復消乃水性必然之理即徐邳間皆然不獨泗州為然也即山陝河南皆然不獨徐邳為然也有今歲異常之雨則有今歲異常之水三省等能使天之不雨乎南都濱臨大江蕪淞逼近滄海五六月間街市可舟一望巨浸又聞承天顯陵水深六七尺豈亦有高堰阻之乎臣不敢瑣瑣辯論即以揭中最舛之語為

皇上陳之案查嘉靖十二年前任河道都御史朱裳請于

管勘得

祖陵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承奠無虞其南面山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淮河自西而來去

祖陵一十三里但遇夏秋淮水泛濫與前項湖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渰及岡足及下馬橋邊今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陵地共高二丈三尺一寸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事體重大未敢輕擬等因又查得泗州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

南河志

卷之三

四

章奏

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外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圍磚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于石以後水深官民視此忽驚懼云又查得盱眙縣石刻載邑人蔣仲益記內稱正統六年五月連雨六月水浸泗城官民咸避盱眙山泗州衛前水高一丈二尺漂沒廬舍大驚駭按宋淳祐局淳元大德及我朝洪武乙丑永樂己丑皆大水焉不可不紀以慰後人云各志石種種在也漢唐無考矣我朝正統以後無論矣即志刻所載自宋之淳祐至

我朝正統泗州每為水困而揭云萬曆以前堰未築則鮮害果何說也考之郡志高堰為漢陳登所築而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相傳千有餘年乃云原無高堰萬曆元年葺築如其無也則隆慶四年以前高堰未決淮揚何以無水患乎整外護沙原非人為自開闢以來有之者即志刻所載歷朝大水較之今歲不啻三倍護沙固無是也乃今遷江蕩乎高堰居淮水之東中間高隔阜陵泥墩諸湖淮水北出清口則直而順出高堰則逆而難揭云高堰直掬直受使淮流至此紆回曲折而不得直下是未

南河志卷之三

聖七

章奏

知高堰安頓何處可論水乎又云萬曆以前河淮于清口會合通流入海惟自高堰一築之後淮益弱河益強蕩激泥沙日累月積此又不經甚矣夫高堰通流則淮分而弱反謂之強高堰斷流則淮全而強反謂之弱何其舛乎先任漕撫衙門清口沙壩製混江龍以滾刷之畢竟無效臣與江一舉同司道府州縣官二十餘員親往清口閱視僅存一線人皆褰裳而渡此高堰大潰時也延至次年二月高堰築而清口始闢今反言之舛甚矣三省又云淮人以此堰為便特田土耳孰愈害及人民夫高堰決後

淮揚之民流離轉徙貼于死亡者不知其數無論以淮水

東注黃浦入海高寶一帶橫潰四決覆溺船隻阻梗運道

三省葦蕩不聞乎况雲梯關外海口甚濶全賴淮黃二河

併力衝刷若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濁流一股海口必塞

海口塞則下壅上潰黃河必決運道必阻此前歲之覆轍

也三省葦蕩未之知乎臣前至泗州時有以清口淤塞語臣

者臣應之曰清口既塞則泗州城外之水從何宣洩而今

乃消落歸漕若是也語者詞少澁然臣循不自信隨率南

河郎中張崇淮安府同知莊桐清河縣知縣袁世南駕扁

南河志卷之三

四十八

章奏

舟從諸湖中泛至清口直抵清河縣南逐一探試得河湖相連處所淮為巨浸萬頃茫然中間深淺不等自一丈五尺以至四五尺一入清口淮水方有歸束以四大之繩繫石投之未得其底蓋水散則淺水聚則深其理然也今三省葦蕩欲加疏浚不知從何措手試即今彼為之當自見也又云二者以撤高堰為要此時清口水僅一二尺近堰之外深幾二丈是計其水所從洩清口難而高堰易也此又講張甚矣夫清口淤愈四大堰外見有乾灘水勢迥異目昭彰誰能掩乎蓋不言

祖陵之傷無以動人不言清口之塞難以毀堰而不自知其大非士人舉動矣臣諱思之三省寧無人者何其變亂黑白至此哉且其揭不行于高堰初議之時而行于高堰成之後不行于淮水暴漲之日而行于淮水消落之餘何哉蓋緣泗州巨商私販北自河南南至辰儀勢必假清浦浦運河而各關不免稽留分司不免稅權人甚苦之數年以來皆從高堰直達為利甚大先任漕撫都御史王宗沐千萬曆元年築堰斷流而泗人危言四起卑薄不加遂致中圯侍郎吳桂芳亦知高堰當築幾欲興工有泗州棍徒楊明恕者造為飛語多方煽惑因循墮誤臣初至之時亦常以游言力阻臣堅執不允繼復請于高堰迄南五十餘里周家橋至古溝一帶鑿渠通湖而淮安之民又欲比照高堰一體加築臣行司道查得彼處地形亢于高堰淮水大漲則從此漫入白馬湖淡旬不雨仍為陸地此天然減水堤也如欲加築則淮水暴漲不免壅溢而高堰難守然留此以洩異常之水則可如欲開鑿成河淮水從此長流則非特淮揚被害而清口亦將復淤俱不可也任之而已泗人無路中阻向抱悵悵茲當臣將去之日復襲故

南河志

卷之三

四十九

章奏

智以申前說而不知其中更有大不可者夫

祖陵風水全賴淮黃二河會合千後風氣完固為億萬年無疆之基地方鄉乘載吳桂芳語云鳳泗

皇陵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為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真萬世

帝王風水與趙御前書所云淮黃合流為

祖陵一大合襟誠知言也今若與高堰寺處從中劈畫一路分之使抱身之水反跳而去萬一有誤誰執其咎夫三省

輦偶見淮水暴漲則動輒以陵寢為言至若分淮黃之

流以壞

南河志

卷之三

五十

章奏

祖宗萬年根本之地則又悍然不顧以全淮之力出清口則以為塞中分淮水之力則清口又以為通公平私乎誠不知其何心也臣又念之當兩河泛溢之時民生昏墊國計梗阻則人以朝廷不遣大臣愛惜財費而哓哓矣今朝廷遣大臣矣不惜財費矣一歲之間兩河順軌往來利涉矣而泗人又欲毀成業而興新工忘大體而行私臆地方之私臆無窮而朝廷之財力有限臣不知其所終也此議不息則大業猶存必須速勘明白方可杜絕後患而見奉明旨採石甃砌清言四起人心惶惑何以成功誠

不可不速為之計也況臣管窺之見固止于此犬馬之力亦盡于此而寧敢遂謂其必無遺策乎今臣奉 旨離任正地方人情得以摠發之時勘議諸臣得以盡心之日伏望 勅下該部轉行尚書凌雲翼毋拘成議毋靳成功可改圖者即為改圖可增損者則為增損荒度諏諮務求全美此固 國家之幸地方之幸而使臣他日無遺議焉亦臣之大幸也如三省等之言必不可行亦望特降 明綸著為令甲使他日懷私好事之徒不得妄生厲階以亂國是則公論早定而事體畫一矣再照人情不免顧忌讒

南河志

卷之三

辛一

章奏

陛下憐而允之奉

聖旨高堰築後河道安流績效已著豈可固一二無稽之言又行勘議着遵前旨上緊修築以終前功常三省倡言阻壞成議姑革去原職為民其餘且不查究以後再有違等

的擎來重慶工部知道

寶應越河疏

漕撫都御史王廷瞻 題為恭報開濬寶應越河興工日期事案照先准工部咨為重臣鉅工相須有成杼陳末議仰禪

國計民生事該吏科給事中陳大科題前事又為開越河避湖險以利

國計民生事該前總督漕撫右副都御史李世達巡按御史馬允登巡鹽御史蔡時鼎各會題要將寶應湖石隄之東

南河志

卷之三

五十二

章奏

開挑越河以避湖險估計合用工料銀二十五萬兩等因該本部覆議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漕撫衙門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鹽御史督率司道等官將前應開越河應築隄壩悉照原估深濶丈尺并應建閘座趁時興舉分地責成務期二隄堅固湖患永消定限本年九月內興工萬曆十四年五月內告完其合用錢糧本部查照戶部議動銀數行南京戶部動支庫銀十萬兩兩淮巡鹽御史動支積餘銀十萬兩二項共銀二十萬兩解發淮安府收貯聽候先行支用其後不敷

另行酌議題 請工完將做過工程用過人夫錢糧造冊
奏繳管工官員分別動情覈實題請比照高堰大工事例從
優陞賞其久任漕臣以便責成科臣指陳深為有見仍乞
皇上勅下吏部如其所奏責成在事諸臣必候隄工告成之
日方許陞遷庶規畫不悞目前一勞可期永遠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開濬越河等項事宜依擬着漕運衙門督率所屬
用心經理務垂永利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時臣方抵任受
事之始即仰遵

明旨一面移文南京戶部及行兩淮運司支取前項銀兩一
面督行各該司道分校委官募夫辦料採石燒磚定限九

月以裏興工去後又該臣勘得實應新開越河勘已備
無容復議但工大費鉅比之尋常脩築不同必須致詳於
前可免貽艱於後俾工有實效財不虛糜方為停妥隨經
牌行司道各將分管工程逐一再加會勘分析詳報續據
南河郎中許應達中河郎中陳瑛潘儲參政馮敏功海防
兵備參政舒大猷徐州兵備副使莫與齊各會呈督同委
官淮安府同知公一楊宋大儒鳳陽府同知許應地廬州
府同知查志文揚州府通判李廷楚兩淮運司判官秦懋

德親詣工所覆加查勘除先經議妥外其實應土地廟近
南原有八潭中間大小深淺不等今勘惟六淺潭秤鈎灣
二廠水勢深濶相應包石其餘六潭俱係小潭水亦平淺
與各潭對過處所只用橋笆攔築隄根不必緊用石砌及
查寶應湖石堤上年嘗大舉脩理採辦石塊原有餘剩遺
存舊隄上下計有四千六百二十餘丈俱可湊用等因備
將分析緣由呈報到臣該臣看得各潭原估俱用石砌蓋
以用防越河一時水勢衝決而為預備之計但湖隄原有
石包大潭又用石砌隄防已密而越河一線之水勢窄流

平風浪難作擬用橋板幫築之工可保無虞其前脩隄遺
存石塊當此越河興工之際公家復有採辦之難相應就
便取用亦可省一分之費臣又查得越河大工原分為五
每司道各管一工無非專致責成之意但同道係是總管
必須長駐工所調度稽查使官失不至怠惰錢糧支發以
時方克有濟若分為五工臣慮各司道尚有本等職務兩
相牽制顧照不周宜將五工併為三工每工司道二員相
兼總管第一工分屬南河郎中許應達海防兵備參政舒
大猷同管第二工分屬中河郎中陳瑛徐州兵備副使莫

與齊同管第三工分屬漕儲叅政馮敏功潁州兵備道同
管今新任副使賈如式尚未到任而漕儲道將有催運之
行此工臨時不免乏人臣查理刑主事羅用敬駐劄頗近
無妨兼攝庶各司道彼此來得以更審料理而職業工
程兩不妨誤臣覆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允登蔡時
勳職照前項越河工程既經司道會勘會同臣廷瞻復雷
酌無異相應及時開濬已於九月二十一日親率各官祭
告興工外臣惟實應湖險阻為

國計生民之患久矣是工肇舉之日無間遠邇莫不歡忭鼓
舞以頌我

南河志

卷之三

五十五

章奏

皇上拯拯之仁即在工大小官員亦皆踴躍趨事靡有後先
觀此人心競勸而大工可尅期告成矣除將各管工文職
官員已經遵照原題開咨吏部停止陞遷俟工完另叙外
緣係恭報開濬寶應越河興工日期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查得前項工程於萬曆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興工于十
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告完該漕撫部院王廷瞻具

題該工部尚書楊兆于本年六月內覆奉

聖旨是河名與做弘濟又七月初七日本部院將在事大小

臣工叙錄具題奉

聖旨道河工叙薦的須查實在效勞官員分別陞賞毋得濫
及諸司各有專職以後凡工完

奏捷等項再不必叙及輔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工部
尚書楊兆叙錄各功題奉

聖旨寶應越河工完各官效有勤勞王廷瞻陞戶部尚書兼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照舊督撫仍賞銀三十兩紵絲四表
裏許應達先與正四品服俸差滿之日於京堂內推補陳
瑛已陞了還加俸一級羅用敬莫與齊俱陞一級舒大猷

南河志

卷之三

五十六

章奏

陞一級照舊致仕馮敏功准贈太僕寺卿張允濟陞服俸
一級還與傅來鵬蔡國炳各賞銀十五兩公一楊等九員
各陞俸一級賞銀十兩黃策等八員各賞銀八兩其餘分
委佐貳等官着漕運衙門分別給賞該部仍各與紀錄已
陞王府官的不准調湯世隆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楊兆
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王遵李世達傅希輅何起鳴各
二十兩二表裏王友賢曾同亨各十五兩一表裏王敦民
馬允登李棟蔡時昂各銀十兩該司郎中五兩欽此欽遵
該工部移咨總漕部院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辯開周家橋疏

管理南河工部黃 為事聞事職見聞頗真直陳宣洩泗水保全運道緣由乞

聖明裁定以垂萬年永利事去秋見邸報見原任漕撫都御

史周 一本為州治積水靈濟益其等事又巡按御史高

一本為前事夫泗州乃

祖宗根本重地積水經年民居墊溺將令

祖陵有沮如之患則宜洩之方誠宜亟講而不容頃刻緩者

南河志 卷之三

五

宣

但泗水固當宣洩而運道尤宜保全彼撫按二臣原疏述

泗民之言謂有欲濬施家溝者有欲開周家橋者有欲弛

張福口堤者不過備陳民間之策以俟決擇未敢以周橋

為必不可開也及部復奉 旨會勘總漕總河二院俱劄職

會同中河郎中及徐穎揚三道虛心憐訪從長酌議隨據

高郵州通學生員張行中等耆老陳雷等呈狀二紙參酌

鄙見一詳總漕御史一送巡鹽御史中間條陳宣洩泗水

與周橋不可開狀甚悉請臣回示咸謂事在商議未敢持

為必然之畫而總河則以職言為有見職謂教諭異同事

必中止近接邸報工科一疏意專在周橋又見鳳陽道府等官盡圖貼說旦夕即開周橋職為此大懼敬三薰三沐披肝瀝膽為我

皇上直陳之夫高家堰與周家橋相接一堤也特堰迤北而

橋迤南者也堰以內與橋以內之水相連一淮也特堰地

稍低而橋地稍高者也使周橋可開則堰地何所事守高

堰必守則周橋斷不可開故開周橋者乃開堰之別名也

此非職臆說也庚午歲高堰常決矣淮水盡由堰而東矣

於黃河亦驟淮後徑趨大閘口破黃浦口入射陽湖而清

南河志 卷之三

五

宣

口遂於海口幾為平陸夫周橋距堰不過四五十步耳黃

既能驟淮而趨高堰獨不能驟淮而趨周橋乎竊恐淮退

一尺則黃進一尺淮退一丈則黃進一丈黃既侵淮而入

淮必不能敵黃而出如是而清口有不淤運道有不阻者

未之有也難職者曰吾所開周橋者不過因見有河形開

濬之以洩淮有餘之水而清口自若也奚至於此職答之

白使水而人也則將諮之曰汝勢十分吾借汝三分而入

湖汝仍挾七分并黃而入海彼且唯唯聽命夫奚不可不

知水非人也就下其性也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況周

橋地形高下勢甚相越誠得再開之濶十大矣深一大五尺矣是明導之以建輓之勢矣彼得其勢則其流必急流急則浩浩滔天一瀉千里夫誰得而禁之此其禍近在三年之外遠不出五年之外故謂周橋之開而謂淮不盡東也謂淮盡東而黃不復蹕也皆必無之理也職謂周橋之斷不可開者此其一也猶未也夫淮出清口也是併黃入海而以海為壑也若開周橋而注之湖是以湖為壑夫夫高寶之湖受天長六合二十四塘并諸山溪之水安論伏秋即四時滿望連天已不可支所恃一線湖堤為之保障故運道賴以無虞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回之容受有限勢不至決裂湖堤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夫伏秋湖漲堤傾猶有消涸之期故補築之功可就使淮與湖連則無時不滿無日不漲萬一隄防有壞將何所措手而築之乎竊恐舊壞者難修新壞者相踵而運必從此大壞也難職者又曰淮為湖之上流而江則湖之下流也吾引淮之水入湖汝復引湖之水入江奚至漲決如此職答之曰使湖之水入江誠循淮之入湖也則悉淮而注之湖夫奚不可不知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湖堤以

外即高寶興鹽通泰江都七州縣之民產也彼其地形窪下與江面不甚低昂每遇海嘯江潮倒灌逆湧民田四百餘里皆為淹沒故今通江之路見有芒稻白塔二河與儀儀二閘其餘減水小閘入江海者共二十八座晝夜宣洩而湖水不見大消如去秋淳家灣清水潭二決凡百餘丈而堤內堤外水勢半停至決口已合而堤外田廬水尚深三四尺不等此湖水入江之難之明驗也使復溢之以淮源源不竭則高寶七州縣之地有不胥而為沼乎故職所謂周橋之斷不可開者此又其一也雖然此特就職之所屬河道言之耳若夫淮黃合流堪輿家為祖陵合襟之水若周橋再開一大口則淮口反跳土氣有傷總河詳哉且言之矣職不敢援引附會以求勝其說竊恐堪輿之言萬一不誣則首事諸臣又不得不任其責此又職之所大恐也然則泗水將聽其停積而不為之所乎職則以淮有故道清口是也但清口黃淮交會而黃之勢常強於淮故清口易淤總河慮其淤也隄張福口以束之但借淮刷黃之意勝而隄之築太長故出口路窄淮不漸高今總河願裁二百丈又於張福隄極窪處如所謂黃

韶口王簡口者建減水閘二大座黃漲則下板以遏黃之內侵淮漲則起板以縱淮之外出黃淮並漲則堅守數日俟其消而節宣之如此而淮水有不漸消泗民有不漸復其業者職不信也夫十五年以前高堰屹然矣周橋宴然矣時張福口未隄而泗人未嘗困於水則清口之能洩水也明甚又奚必舍此而他求也哉周橋之開總河以為不可職以為不可即撫按二臣亦未敢毅然以為可職河官也河官重務奉

勅准職具奏非出位沽名者比惟

南河志卷之三

六

章奏

皇上矜其愚懇而賜裁度焉則漕河幸甚地方幸甚

保堤復塘疏

南京工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朱維藩奏為高寶湖堤難支守臣條議有據懇乞

聖明亟勅當事之臣修復

祖制毋惑群言以保運道以奠民生事臣切維國家安攘

大計則歲漕亟矣而所由以達于京師則河道先焉淮揚兩府道所必經頻年治水勞費甚鉅除淮泗之水已經奉有明旨特遣科臣會勘諒有石畫無容別議外惟夫高

寶二湖界在淮泗之下既仰受上流之水又旁接諸山之水衆湖聯絡匯為巨浸中間所恃者惟一線之堤耳堤之內涓滴皆漕渠也稍損之則病漕堤之外尺寸皆民膏也或溢之則病民二者皆所以病國也邇年以來治河者但知築堤為要是以堤日高而河身亦與之俱高矧夫堤工之版築不堅風雨之淋卸無已堤上之土又反為填河之害矣如是則內之容受者不多暴水一至不得不漲堤口之央始以尋丈既而數百丈其勢馬能禦哉去秋高郵清水潭決湖水東注數月不塞二州五縣之沃壤悉為沮洳之場矣補葺未幾又復報決則今萬曆二十年之農事亦且缺望而不可為矣比聞漕渠之水亦漸艱澁焉當此不已則將置東土之生齒版圖于若何而

南河志卷之三

六十二

章奏

祖宗數百年以來之運道亦可轉徙而之他哉然則二湖堤之關係先臣宋濂謂隄防一決千里為憂誠屹屹乎金湯而其在今日之勢亦岌岌乎危矣臣昨以給由赴京往來此地因而詢該府之士夫及鄉土河濱之耆老食曰此無俟多言但考之古人之成跡耳夫此二湖者雖極浩蕩允善泛濫然皆通江達海可以宣洩仍有原設諸塘可以容

納前人開設運道蓋嘗慮及此矣為今之計慮其壅溢莫若先導其下流之虞何也水之來也必有所歸而後不為害往萬曆十五年間臣初抵任即當水患業嘗具奏請疏鹽河疏海口皆為水之下流計也查得上湖之東在上河者北可入海南可入江皆有故道可循在下河者則有滕隴喻口尤為入海要路非漫說者已蒙該部議覆通行河道衙門如法疏濬此誠廟堂經久之善慮亦良遵也又聞委有專官督理派有額定錢糧畢竟此河有開有不開者臣誠不知其故或者有所窒礙而難行乎且彼時河漕撫按諸臣已分為三工矣而前項工程又何為既作而復輟也尤有要者欲其容蓄又當預復其翕受之所何也水之至也必有所容而後不橫溢查得該郡隸江都者則有上雷下雷小新之三塘隸儀真者則有陳公甸城之二塘緣茲二湖既受諸山之水必此五塘斯有容納之虞原設石閘確有定制溢則由塘而南道之入江旱則引之入漕可以濟運此又先臣平江伯陳瑄規畫之至計誠大利也夫何嘉靖年間遂為奸臣仇鸞竊佃計所升科歲止七百兩耳夫以七百兩之稅視三州九縣之民生為孰多百

家享無窮之利而使數萬生靈受無窮之害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也臣聞該府士民亦嘗建議上司已經允行而卒不聞修復者則以今之占據者皆衙門之胥徒也是以雖當往勘不免報罷此必非良有司耳胡不畏乎公議而反見怵于私人也夫此二者臣於復任之始亦欲具奏第以耳目雖有所及足跡未能遍經展轉躊躇又忽兩月頃見揚州府新任知府吳秀河防一議犁然有當于臣心又接南河郎中黃曰謹一揭其喻言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又惕然其有省蓋言譚河非易必有專職者斯有的見有專責者斯能成功非可嘗試而漫為之也夫地方之事專職無過于守臣矣欲責成功亦必先于守臣矣今其議俱列主張而督責之者不有在乎臣叨署工垣河道乃其職掌維揚近在肘腋有所知見而不為之昌言于朝以明其是以期其成則亦自負其職有愧于河臣之見多矣況天下雖多肩鉅之臣而亦未必無首鼠之類美言法以數十人贊之而難成以一夫橫意而即敗者未必也尤望我

皇上軫念歲漕重計開

宗社之安危生齒繁育係 國家之命脉又况頻年旱澇之

災元氣未復東南民竄之區正課難免乞 勅下該部再

加議覆如果臣言不謬通行河漕衙門逐一踏勘毋惑群

言如復淺政以疏積土復閘規以殺衝流皆有舊制循而

舉之似可無難惟潛下流并復五塘二議尤為喫緊要見

前歲議濬之時承委官員因何不行通濬用過錢糧見今

有無存貯先年所議三工因何日久未完至于五塘之設

原係何人侵占曾否題 請今係何人獲利應否追奪其

既毀閘碮作何修復務俾該府惠民實心可以展布維揚

數年積害可以即除則 國計長保無虞民生亦復永奠

矣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

南河志卷之三終

南河志卷之四

南河郎中朱國威編輯

郎中徐 標續纂



章奏

部覆左給事中張企程題議周家橋武家墩疏

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徐作等謹 題為 祖陵受患有自

諸臣會勘已悉恭具疏洩大畧以慰 聖懷并乞

嚴勅地方臣工以圖共濟事都水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

出勘河給事中張企程題稱臣本謫劣無所比數荷蒙

皇上委以勘河之役臣愚前科臣行勘者已非一人彼其時

祖陵水患未甚所重在運道所急在民生當其任者一疏築

之一補救之已耳即有必然之畫或苦于經費之鉅或阻

于時事之艱勘者一人任者一人勘者策慮偏僣未必身

肩其任任者瞻前顧後未必盡行其勘此勘者徒託之空

言而任者竟貽之後東兩者所由來漸矣臣今奉

皇上震怒威靈特授 簡命專為勘視 祖陵而出此固當

為萬世永賴之計不可為一時苟且之謀故臣銜冒炎暑

陞辭兼程業于六月二十日抵泗州會齊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楊一魁總督漕撫戶部尚書褚鈇及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崔邦亮吳崇禮唐一鵬先期風戒展謁

祖陵果見長淮激湍洪波汨流

寢殿沉淪松楸渰枯而下馬橋以東東閘以南一望汪洋萬頃誠有如御史牛應元崔邦亮所圖上者已而回視泗州若水上浮盂而盂內之水又滿室廬漂蕩民人筏居舊時桑田化作荻蒲氣象之慘澹景物之蕭條且使戾夫視之當必流涕而臣等相顧錯愕益不勝其惘于中矣熟察其故皆言前此河故不為

南河志卷之四

章奏

陵患自隆慶末年高竇淮楊告急當事者習目前之見畫極救之畧清口既淤而又築高堰以遏之堤張福以束之意不過障全淮之水與黃角勝而不虞其勢之不相敵也第高壘土為堰時有衝決于

祖陵未甚稱害迨後甃石加築埋塞愈堅舉凡七十二溪之水匯于淮泗者僅留數丈一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加以黃身日高海口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潴蓄日益以深月復一月歲復一歲周廻數百里浩蕩若海安得不倒

流旁溢為

陵泗之患乎繇斯以譚則

陵之受水也于今見之而所從來者固非一人之責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以

祖宗衣冠所藏

聖子神孫億萬年命脉所繫而迺苦水為孽患不可解無論我

皇上赫然切責即我臣子凡有見者亦當決此而後朝食

雷霆威嚴

南河志卷之四

三

簡書鄭重而可泄泄為須臾之少緩耶故今論疏淮以安

陵者有謂清口當闢有謂高堰當決有謂周家橋武家墩當開有謂高良澗施家溝當濬論疏黃以導淮者有謂腰鋪可仍有謂老黃河故道可復有謂鮑王二口可因有謂黃家壩五港口可尋臣甫到河上足跡未遍閱歷未周不敢擬拾煩言以

請惟是觀

陵寢之沉溺閼泗民之昏墊日與諸臣商度計議退後召集土人博訪輿論除清口沙見行挑開高良澗地勢窪下僅

可達壩深水外目前所急者惟有周家橋武家墩兩處為
可圖耳蓋淮水之漲雖由高堰之築顧築堰工程浩巨未
可輕議遽廢矧二十年來屏捍高寶淮揚不至魚鱉其功
亦不可泯者查得周家橋址去高堰五十里見有支河下
接草子湖若并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濬一由金家灣入
芒稻河注之江一由于嬰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
流半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十五里逼鄰永濟河引
水由窑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
半有歸宿矣第周家橋浮流尚漫稍俟水涸便可刻期用
功而武家墩已于七月初六日決口即今滔滔東注

南河志

卷之四

四

章奏

陵泗積水從此可漸洩去臣仰窺

皇上孝思切至故今一面會同諸臣日圖疏導之策一面具
題庶幾少紓宵旰勤慮但兩處俱開高寶下流間或有所
衝突或梗運道或傷民產或損鹽灶彼中浮議必且沸騰
蜂起而在事諸臣各有分職意見恐有異同臣嘗熟為籌
之雙入一身

祖陵腹心也運道咽喉也民生手足也善醫者腹心病則先
腹心咽喉病則先咽喉手足病則先手足脫有三者俱病

則由腹心而咽喉而手足其緩急輕重固自不可紊者況
今腹心受病寧以咽喉手足之故而遂緩勿治耶臣竊謂
今日之役以開周家橋武家墩為急救

祖陵第一義其或有梗運道隨為區畫有傷民產隨議蠲賑
有損鹽灶隨議減額但處置得宜下流有歸斷斷不為地
方害此并俟臣勘明并應佐工程應動錢糧與諸臣參酌
定議而後上聞者也臣又有說焉勘議者臣臣一耳目
耳一手足耳所賴集思廣益共分猷念者又地方諸臣責
也儻分彼此便屬參商欲勘議之得當而無負今日之任
使臣知不能矣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地方大小共事諸
臣同心計畫協力經營毋恤一己之嫌怨巧為推諉毋畏
一方之阻撓互相觀望毋以職掌不我攝秦越異視毋謂
利害不身親模稜塞責毋面從背違毋始勤終怠有一干
此則臣為任怨任勞之府而諸臣居無是無非之鄉豈直
負臣且負

南河志

卷之四

五

章奏

皇上臣職司糾彈何惜白簡隨其後第非天語切責則異
日猶得藉口以枝梧也蓋臣之勘議方始而諸臣之共事
維新故不得不諄切屬望之耳再乞 嚴諭諸臣

家橋等亟圖開濬而後徐定導淮治黃之策則

祖宗在天之靈已妥 國家萬年之脉已固而

聖懷以紓

聖孝以先 社稷幸甚臣愚幸甚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著
除患者貴審緩急之勢先其所急而緩者徐圖之則患可
消而事功易就否則未有不至于貽害也方今淮泗之積
水日深

祖陵之受惠已甚凡我臣子可忍坐視而不急為之圖乎茲

南河志卷之四

六

章奏

科臣張企程奉 命往勘據奏所稱衝冒炎暑蕪程而進
會集諸臣恭謁展謁觀 園寢之沉淪憫泗民之昏墊商

確計議傳訪輿論除清口沙見行挑開高良澗僅可建壩

滾水高堰之築屏捍高資淮揚功難盡泯未敢輕議處廢

為目前計惟有開周家橋武家墩二處為急救

祖陵第一義第周橋水尚浮謾稍俟水落興工武家墩口已

決即今滔滔東注淮水漸消應先馳

奏以慰

皇上孝思但謂兩處俱開勢必衝射高寶等處或梗運道或

傷民產或損鹽灶勢所必至誠不可無處置之宜又謂一

人之手足耳目難周而諄諄以協恭和衷共分猷念為諸

臣望至于心腹咽喉手足之喻尤得先後緩急之宜此蓋

廣集衆思察之獨斷為計甚老為慮甚遠可謂不負

明命克稱任使者也恭候

命下備行治河大小臣工同心協力計畫經營毋相推諉毋
事觀望毋泰越異視毋苟且塞責即將科臣所奏周橋等
處急行開濬以出積水至于殺黃道淮壩天疏洩之宜可
為萬世永賴之圖者漸次酌議興舉而凡應估工程應動

南河志卷之四

奉之四

七

章奏

錢報逐一勘議明白停妥具

奏前來以憑覆

請定奪施行庶二瀆安流

祖陵之不基孔固萬民永奠運道之飛輓無虞矣謹題請

旨奉

聖旨黃淮阻塞為患這開導事宜既經科臣勘奏便行與各

該河道官將周家橋等處作速疏濬以安

陵寢毋得推諉觀望如有造言阻撓的叅來重治其餘工程

還上緊酌議具奏

部覆分黃導淮告成疏

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徐

等謹

題為河工告成遵奉

欽依分別效勞官員以勵臣工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工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春芳題稱先是分黃

導淮工成總河工部尚書楊一魁總漕戶部尚書褚鈇勘

河禮科左給事中張企程會同臣甄別效勞官員具題上

請遂該工部題行巡按御史覆勘查核奏報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隨該工部咨都察院劄行到臣臣聞

命之日恐懼不寧隨會同南河郎中李元齡海口郎中樊兆

南河志

卷之四

八

章奏

程清江員外包應登徐州道蔡政徐成位海防道蔡政曲

遷喬穎州道副使詹在泮率淮揚二所管河同知張兆元

劉不息馮學易等趨謁

祖陵因歷清口黃家壩至海口下流及各關河等處沿廻勘

視查得泗州

祖陵往年伏秋水壘浸

陵麓舊龍嘴水深一丈一尺漫過三橋之上神庫丹墀等處

水皆尺餘近節據泗州申稱今歲伏秋

陵內別處乾涸無水惟金水河舊龍嘴二處有水埧與家謂

一之隨龍水遇雨則長天晴即消較之往年水勢頓減一半

祖陵並無淹沒據此臣與司道覆勘相同也又查得昔年清

口沙積泗城窪下受水為多每遇淮漲與護城石堤相平

近節據泗州申稱六七月內雖有連綿之雨淮水止滄堤

根一尺八寸至八月內旬日大雨如注水陡增五尺石堤

尚露四尺六寸亦無往年雍溢之患等因據此臣與司道

覆勘相同也又經臣與司道各官同詣清口等工將挑過

河渠用篋算繕量以驗廣狹用長竿探試以測淺深築過

堤堰用步弓丈量以計土方砌完閘座用鐵錐鑽驗以辨

南河志

卷之四

九

章奏

堅鬆挨工逐段細加查核並無滲漏之處亦無虛冒之弊

內勘得清口開沙工自上口起至三岔河口止河面濶七

十丈水深一丈三四尺勢甚湍急淮黃交會處所河濶二

百餘丈淮水居二黃水居一天妃廟以下一帶河身水深

一丈五六尺不等亦有極深測丈不及滔滔東下由安東

入雲梯關以達於海並無淺阻詢問沿河父老咸稱已復

數十年前景象等情又勘高家壩綿亘七十餘里自清口

起十五里為武家墩又三十餘里為高良澗又三十餘里

為周家橋淮安之南五十里為溧河又七十里為子嬰溝

又一百五十里為金家灣各工原建開座挑挖河渠壘築堤岸俱各堅完如式足堪分洩恭漲捍禦衝決臣遂又同司道各官詣黃家壩勘得自壩口起至周伏三庄止計三十九里係新鑿河渠口濶八十餘丈水深二丈六尺勢極洶湧自新河口至安娘城計十里河面濶三四十餘丈深二丈不等自安娘城起至浪石止計二十里河面濶三十餘丈水深一丈三四尺不等俱奔流甚急北岸衝有蔡家溝一口見今用工堵塞以下又有蔣家窪一口濶二十餘丈水深五六尺由漁溝歷濶橋入高家溝另道歸海原係議建滾水石壩之所已用埽料暫果兩頭待秋冬水落用石修砌自浪石起至周伏三庄出口止計九里河面濶三十餘丈水深一丈三四尺不等流勢湍急又自王家口起至周伏三庄止計十五里原係行水舊渠先經堵塞今仍議挑濬河面濶十丈底濶五丈深八九尺不等兩頭各建石閘一座各砌石堤二百丈仍堅築土堤高起緯道蓋恐黃壩拿河即於此中轉運又周伏三庄起至五港口止一百二十五里俱係舊河形今間段挑濬已成大渠自周伏三庄起至娘子庄止計七里河形從此轉北面濶六七

十丈水深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自娘子庄起至張家庄止計十八里河面濶五六丈深八九尺不等流勢皆急西岸衝有郭貴錢寶二口俱已塞完又張敬口濶二十餘丈水流至梁家庄復歸正河此口見今議堵東岸有鄭學張愛二口濶二三十丈皆通藉家河行三十餘里至三岔墩復歸正河原非旁溢且水勢深廣今議留為分洩自張家庄起至袁家社止計十五里河面濶三四十丈深十八尺不等流勢亦急自袁家社起至陳溪止計十五里河面濶二三十丈深五六尺不等水流勢稍緩東岸衝有一口已經堵塞溪上寺基頭衝一小口濶十餘丈下通朱家口復歸正河不必堵塞自陳溪至岔廟止計十里河面濶二十餘丈深五六尺流勢稍緩內頗淺溢溪下壩南衝開一口濶二十餘丈由高家溝入大湖經新安鎮板浦另道下海今議建滾水石壩待水勢稍定用石包砌自岔廟起一支由嵇朝口一支由掛甲墩入鹽運河止計二十五里河面嵇朝口濶二十丈掛甲墩濶四十丈深七八尺至一丈不等流勢亦急自鹽運河起至新工頭止計十里河面濶三四十丈水深九尺一丈不等勢亦湍急自新工頭

起至五港口止計三十里河面濶三十餘丈深一丈二三尺不等近港居民房屋逼近河僅濶十丈深一丈五六尺水勢迅速但此港乃衆流會歸出口之處稍覺窄狹應於七里河南另開支河一條逸出閘外與港北之水同入潮河宜洩尤利又看得五港之外起歷南瀾河至新立子河止計四十里河面濶二三十丈水深至二丈自新立子河起至過蠻河止計六十里河面濶三四十丈水深二丈四五尺自過蠻河起至灌口止計五十里河面濶六七十丈至百餘丈不等水深至三丈灌口之外歷竹浦四五十里

南河志卷之四

上

章奏

至海洋又皆深濶無陰見今重載船隻往來不絕此皆分黃導淮工程之大較也隨該臣會同司道議照黃河歷關陝豫徐由北而南以會淮而淮水經潁亳鳳泗由西而東以會黃二水混合同歸於海自隆慶三年河決崔鎮淮決黃浦以致黃流侵軼淮水倒灌泗州之波遂及

寢園二潰交病其故坐此先是當蓄者已將清口之旁張福堤裁損淮水精出然正口橫沙積如岡阜新鑿二渠所洩細微故黃流逼逼未減淮泗壅灌日加乃言者未察二水故道不曉利害源委徒欲盡撤高堰謂可洩方漲之勢快

目前之計不知清口乃淮泗門戶而高堰為室家垣墻今閉門毀垣既非往來之路而高下阻隔又無逆流之理即盡撤高堰之長堤必不能減泗水之尺寸近二十一年已有明效況長淮大勢南去則強黃必蹶其後不惟倒流逐跳有傷

主氣而淮揚一綫之漕隄何以障萬頃之往瀾運道梗阻鹽課滄沒國計民生所損非小且堰之南開周橋堰之中

開高潤堰之北又開武墩凡三建石閘各濬支渠下達山陽之汪河實應之子嬰邵伯之金灣各歸港汊以入江海

南河志卷之四

上

章奏

則堰雖不撤循撤也何必為壑隣之舉以貽莫大之害哉幸蒙

聖明在上嘉納良策分導並舉未期成功目今清口積沙已開淮泗之身濬濬縱出交會之處淮高黃平清多濁少二水判然並行不害故去年雨僅數日水積一丈二尺波流漫堤

祖陵丹埭之上水浸尺餘今年秋霖二月驟雨旬日視去年不啻五倍而淮水深不過六七尺即泗城護堤之水浮亦未滿五尺是淮泗可無大壅而

後園已就棄壇自此以後即伏秋盛漲不能有加於今日而因時疏濬又有周橋高湖武墩諸閘以待非常之溢則萬年

寢廟庶可無震驚之患矣至於黃家壩新河南仰止俯南則正河之身止則蒼莽之野故南決則有瀕洞衝徙之患北決則衝湖港入海之路今臣周遵查視南岸完固其北岸黃家壩以裡有蔡家口周伏三以下有張敬等大小四口即順其衝溢不事堵截亦於新河未損民間不傷但夏秋霖雨固可洩其羨盈而冬春枯涸或恐致其停緩已經議

南河志

卷之四

七

章奏

令各用埽料堵塞惟蔡口之下有蔣家窪陳溪之下有高家溝其流頗覺深濶今相度地形議建滾水石壩蓋水溢令其分殺使餘波有所游衍不致壅關而射鬻水落聽其歸洪使河流之勢專一不致散漫而墊淤頗得蓄洩之宜似為長久之策又娘子庄至張家庄有鄭學張愛二口通藉家河行三十里與三分墩正河相會又寺基頭岔廟陳溪下壩共決二口然相次分流同入五港皆始離終會既無旁出之憂此塞彼通又免濬鑿之費合議並留聽其自行由此以達五港勢順流急咸無阻碍但五港縮谷其口

舊閘兩旁室廬迫阨流雖深駛恐難延納諸川之水今議開外疏渠異道同歸似為便計至五港之外勢亦窪下一望無涯直奔灌口乃灌口濶至百十餘丈深至三四餘丈即使全河盡傾亦無憂其吐而不納况僅分黃流之半其為通利可知矣大抵分導二策以急消

南河志

卷之四

七

章奏

祖陵水患為第一義次之運道又次之民生自茲工既奏三利畢集信嘉隆以來未有之績也水濱之人長年之叟往來縉紳商賈之輩咸以工成為慶獨臣一人之私言哉若河性靡常謂百載之後保黃淮之無遷徙臣則何敢知獨觀二瀆安流之勢天時人事之符豈可謂智索力竭算無遺策者矣此

皇上魏魏治功與天無極臣子何所言勞而倡謀宣力胥手胥足諸臣實與論僉與以為能舉其職者則在

皇上憫其勞勛特加優異以風勸任事者而已若夫內閣主持之正該部題覆之公自有

聖鑒在臣何敢復贅奉

旨覆勅臣矢心天日無敢隱諱亦不敢虛辭飾美以欺君父而諛在事諸臣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將會題前疏獲議定奪庶幾彰一代之偉勛作百工之忠蓋於治道民生非渺小矣除効勞官員分別先奏外謹以勘閱過兩河圖說并查核過各工錢糧造冊另本進呈 御覽青冊送部查考等因奉聖旨工部知道欽此七月內先該本官題為前事開稱臣法吏也主於綜覈彈射而不任乎叙請恩齋又卷查臣院從來不曾量治河之役亦從來不曾叙治河之功近蒙

皇上以

南河志

卷之四

十六

祖陵重鉅蕪之運道民生關繫匪細

特勅臣與科臣戮力同心督理茲役其分導工程濬築次第臣皆相與窮委遡源虔始始終及決河放水臣與河漕諸臣親臨守視臣又與科臣周環查勘質之所報一一符合絕無虛謬臣不容以無言蓋黃淮並行舊矣黃河屢有潰敗然皆決於上而未決於下故雲梯深廣不改而二潰安流無恙至隆慶年間決於桃源之崔鎮黃水散漫雲梯沙停形成仰瓦此殆天之所廢矣故徐邳一帶河與城平清口阻塞泗州為沼識者隱憂謂數年之間不南決雖泗由

湖入江則止決張秋奪汶入海

祖陵有衝射之虞不獨止於浸潤而徐宿曹單淮揚高寶數十郡邑尋將事為魚當此其害雖未著而其形已成岌岌乎殆矣今曹帑金僅僅數十萬耳為期不過幾月耳輒使湍悍之黃奔騰而趨灌口上流迅駛積沙日刷此得其要領而河漕二臣又皆實心任事凡事務實政成功之速也益不獨治淮而併以治河不惟上奠

相陵使松楸萬年無恙而中之運道下之民生俱獲其安而無復意外之虞此之關繫誠為弘遠所謂殊異之勛無上

南河志

卷之四

十七

之績者非耶臣與科臣親見諸臣拮据泥淖櫛風沐雨其勤大有可憫而其功殊有可錄臣敢愛一言不明

社稷之大計而恨沒諸臣之勞勩哉謹與科臣宣覈甄別敬為我

皇上陳之紀功諸臣不錄專錄部覆通抄到部臣等看得泗州

祖陵係我 國家根本重地 王氣所鍾命脉攸繫實

聖子神孫億萬世無疆之不基也向者河淮相附入海雖間有潰決壅塞節經先後河臣時加疏治水患猶未甚也乃今淮汎驟漲震湯

祖陵泗州民幾為魚鱉蓋由海口淤淺河身執高清口阻塞遂致淮流倒灌漫衍旁溢為害滋甚我

皇上超然遠覽奮然獨斷特遣科臣會同河漕諸臣勘議復勅按臣以監督之委任責成亦既嚴且重矣顧當始事之初衆議紛臣等且慮時勢之艱財力之拙分導之功有難於兼舉者幸賴我

皇上大發帑金特留漕粟三四輔臣協贊於中河漕諸臣戮力於外酌標本之宜決分導之策自黃壩以達灌口而黃流有建瓴之勢自清口以達雲梯而長淮無汎濫之虞二

南河志卷之四
續安流百靈効順固

祖陵不拔之基拯肝泗昏墊之厄運道民生均有利賴是皆我

皇上仁孝潛孚精誠遠格所致也臣下何勞之敢居顧

祖陵水患莫甚于今日而治水之功亦莫大于今日則懋賞勸功之典誠有不容已者今據河漕勘科諸臣并巡按御史先後奏勘明實合宜分別查敘自

上裁如內閣輔臣趙張陳沈一德一心
善謀善斷兼收群策沛然歸海之百川參贊神謨允矣

擎天之八柱坐致平成偉績益彰變理殊勛但輔臣簡在帝心臣等曷敢默敘至如臣作臣呂鳴珂謬貳工曹適當大

役憂勞徒切于夙夜拮据莫效于涓埃但知竭力奉公安政貪天掠美惟是大小臣工祇承德意備歷艱辛不可殫舉委應敘賚以彰激勵若總河尚書楊一魁淵猷遠識治河卓有全謀殫慮竭忠分黃又據獨見率屬而恩威兼盡大小各効其勞節財而盈縮有方公私咸受其益

陵寢警萬年之磐石漕渠轉千里之舳艫創始既出非常善後猶多良策相應優加陞陞併資者也總漕尚書褚鈇冊

南河志卷之四
哀體國石畫匡時建開闢沙長淮消壅遏之患通江達

海下流成排決之功役大衆而加意拊綏群工兢勸理經費而多方節省百靈盡祛

陵泗賴以奠安宸旒永紆宵旰所當優加陞資者也勘

河科臣張企程特奉聖書力排異議集思廣益咨詢下及于芻蕘履險乘危率作不辭平胼胝始終允資宏畧莫

准並復安流所當優敘於四品京堂陞用者也巡按御史蔣春芳澄清茂著風猷稽覈兼承簡任堅持分導培

國家命脉于萬年博采謀猷奠淮泗生靈千百世修德建

然之畫奏勘協輿論之公併當優敘于五品京堂陞用者也戶部尚書楊俊民抱憂辭致

主之忠定足

國裕民之計請帑金而閭閻無加賦之擾田漕粟而餉餉與宿飽之歌凡茲水土既平實惟勛勩是賴原任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見任工科給事中楊應文振垣持議計周悉于河防

殿陛據忠力主張乎

國是巡鹽御史楊光訓巡漕御史況上進秉憲持衡綱紀肅南河志卷之四

清于郡

國分猷共念勤勞茂著于河淮原任都水司郎中今陞永平府知府徐準朗識鑑空雄才又解分導賴其贊議執持不惑浮言補郡原屬循資酬功宜加憲職先任江北巡按御史高舉條開武墩壩高良澗甯水脉而灼有定裁巡按御史牛應元首建沅周家橋關清口沙察河形而獨倡宏議山東巡撫都御史張允濟巡按御史姚思仁原任河南巡撫都御史荊州土巡按御史徐宗濟調夫衆以供役誼切同舟發贖錢以犒工心誠為

國以上諸臣大有裨益河工均應優加賞發者也總管工程

部屬方面官員如中河郎中袁光宇海口郎中樊兆程南

河郎中李元齡清江廠員外包應登右叅政徐成位曲遷

喬副使詹在泮職有專司各殫謀猷而集事工期底績不

辭櫛沐以宣勞以上七員均宜優加叙資內袁光宇徐成

位苦心經畫勞瘁倍常相應破格優陞樊兆程首建疏鑿

海口之謀竟成導利兩河之功李元齡條議悉中肯綮程

督尤著忠勤俱應加四品服俸久任責成包應登勞勩久

彰雖陞本部郎中係是循資遷轉原與敘功無與仍當優

南河志卷之四

王

章奏

敘再陞職級詹在泮盡職于新任相應陞俸曲遷喬勩事

于俸深相應優轉北河郎中黃承玄南旺管閘主事陸化

淳夏鎮管閘主事尹從教山東管河按察使龔勉管河叅

議王嘉謨沂州管河僉事戴燦河南原任僉事呂兆熊以

上各官心存共濟志切效忠相度均有賢勞告成樂觀盛

美均應併賞者也其分管官如運司同知羅大奎趙炯陣

昌言府同知劉不息馮學易梁大政張兆元彭士遠通判

何天申盧茂郝鶴趙宗禹推官曹于汴李應魁李哲徐奎

知州鄭元輔王陞知縣吳顯科丁汝彥何際可劉體乾何

東鳳陳從彞都司姚伯潼守備周一夔指揮鄔爾極百戶
孫繩祖以上二十八員或催辦物料或稽督工程或查驗
錢穀或支放廩糧心力之區盡無遺旦暮之奔趨靡怠均
應優叙內羅大奎應陞濱河知府加以憲職仍管河事劉
不息馮學易俟建閘工完應陞本部司屬趙炯加正四品
服俸仍行管河張兆元管轄新河迤遠辛勞迥異尋常道
經按臣復加疏薦應陞服俸一級陳昌言累大政彭士遠
何天申盧茂均應陞俸都鵬趙宗禹曹子汴李應魁李贊
徐鑾鄭元輔王陞吳顯科丁汝彥何際可劉體乾何東鳳
南河志卷之四 三十一 章奏
陳從彞均應優賞以俟擢用行取而何際可功過相準應
免住俸姚伯潼周一夔鄔爾極孫繩祖咨行兵部擢用者
也其提調官如副使張國璽知府郭光復范以淑李元賓
知州萬民命知縣趙邦清傳道重張受訓以上八員雅著
循良之譽已見通才復襄疏濬之勲益徵遠畧內張國璽
出納錢糧勞倍諸郡相應賞補憲職餘當併叙賞資仍加
紀錄者也知府盧學禮王命爵運司同知唐楨同知劉衍
壽通判高斗位知州秦效鵬劉道孔調元宋大訓鄒希賢
許一誠劉庭芥李邦漢周璣劉應文曾如川黃大貴易可

訓張文桂崔維徽知縣王國禎周六書文廣張居仁尤應
魯李沐民孫居相冀光祚尹就湯王一禎姚宗道龔仲敏
錢德華金德光趙存誠勇慎劉志選陳治本王應元薛芳
樊玉衡張寧杜冠時孫延伍惟善劉一全臺存道羅士學
吳達徐文光翁汝進楊其善任愚冷表馬性和冷啟元王
以蒙廖自伸馬應龍陳幼學王象恒鍾鳴陞蔣成材任轅
周遷邑鄒思亮蕭鳴韶以上六十七員派夫役而委曲調
停黎庶共趨于鼓舞徵賦餉而稽查輸轉經費不漏于鎔
銖均當併敘同加賞資者也其散委官州縣佐貳首領指
南河志卷之四 三十一 章奏
揮千百戶省義等官如州同郭佑承鄭文判官施奉惠承
業劉紀馮時遇都鍾陞任判官高雲鶴經歷汲鳴雷張國
麟錢宗堯黃天秩潘錄孝縣丞周應選閻臬呂堯書圭簿
黃廣徐守隆何天衢王三聘周之翰徐時泰高朝王三汲
范文煥典史陳應文周鳳樟陳綸李一龍許維翰陳國輔
康崑康璠陞任典史儲明善巡檢黃宗輅倉官王明卿指
揮陳弘道千戶周九垓名色把總李世臣陳樟張應允姚
學崇施其蘊百戶張經綸鎮撫魏一舉以上四十五員力
親濬鑿各效趨事之勤躬歷風濤共赴急公之義相應優

汝梅黃秀仲邦憲李綸趙夢麒何廷貴劉大化石璠朱時
恭陳學周王一卿陳啟龍朱文選李易王懋德將舜元李
獻可王一方醫生金應祥劉藻周尚文李茂實程懷忠劉
克順以上四十七員名承委則寒暑載更效勞而心力俱
竭仍照原題省祭移咨吏部紀錄內沈華章蔡夫赴工即
今赴選量從優處義民醫生本部給與劄付冠帶免其本
等雜泛差徭者也及照原任工部尚書今丁憂李戴敬歷
熟知河務經綸足濟時艱在事僅兩月之餘持議多萬全
之策原任工部左侍郎沈思孝主分黃于始事之日持定
南河志卷之四 三 章奏
美于盈庭之時二濟既奏成功衆論咸推偉識二臣之功
皆不容祇均宜併叙者也如該司署印主事張天秩才猷
敏練心計周詳攝司篆書及寅恭贊河工益多謀議資俸
既深如遇本部員外郎缺即應陞補併資者也原任都水
司郎中樂元敬當河務紛紜之際躬簿書填委之勞雅有
擔當殊多裨助似應併資者也如該司都吏董大知典吏
鄧應捷盧應誥勘科吏屠世德張世延俱效有勤勞併咨
吏部查照資格優處但 恩養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統乞

聖裁恭候
命下容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河工告成遵奉
欽依分別效勞官員以勵臣工及節奉
欽依工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河工告成莫安
陵援有裨漕務朕心嘉悅合宜陞賞以酬勞動楊一魁加太
子少傅一子入監讀書褚鈇加太子少保各賞銀伍拾
兩舒綬四表裡仍各給與應得誥命張企程太僕寺少卿
南河志卷之四 三 章奏
將春芳陞高寶司卿各賞銀二十兩楊俊民賞銀二十兩
舒綬二表裡荆州土張允濟各賞銀三十兩舒綬一表裡
楊光訓兄上進涂宗濬姚思仁各賞銀十五兩林熙春楊
應文高舉牛應元各賞銀十兩徐準加按察司副使袁光
宇徐成位曲遷喬各陞一級樊兆程李元齡各加四品服
俸包應登陞二級磨在洋陞俸一級仍各賞銀十兩黃永
玄等七員各賞銀八兩羅大奎陞知府加憲職趙炯加正
四品服俸劉不息馮學易侯建開工完陞工部司屬張兆
元陞服俸一級陳昌言等五員各陞俸一級郝鵬等十四

員各賞銀八兩擢用行取張國璽實補憲職郭光復等七員各賞銀八兩仍各紀錄盧學禮等六十七員各賞銀六兩郭佑承等四十五員各優敘陞用李鳳喈等六十一員各賞銀三兩其劣陞王官的照前題准事例仍以原官調用原任尚書李戴侍郎沈思孝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裡該部調度有功徐作陞右都御史照舊署掌部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仍給與應得誥命呂鳴珂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裡張天秩陞本部員外郎賞銀八兩樂元殷賞銀六兩餘俱依擬

南河志

卷之四

王七

章奏

以上分黃導淮之工已經告成在事効勞大小臣工亦該部覆敘錄分別賞賚惟是未盡善後事宜又該江北巡按御史蔣春芳條議一十六款俱係彼時切要事宜亦該部覆奉

旨允行例得攝其大畧併錄于後

一築遙堤以障潰決議于開挑黃壩新河兩岸倣正河之制加築遙堤則水不能遠攻而河身永無汎濫之患
一砌新河口以禦衝刷議于新口倣照清口惠濟祠之制將衝激處所包砌石岸其迎溜處堅築礮嘴以免衝汕

之患可為久長之計

一裁張福堤以縱淮流議將張福口堤迎溜處所再裁去數十丈使全淮之水直出清口泗水可以全消

一置犁船以濬淤淺議于清口置犁船設淺夫歲加撈濬使沙無遺計淮得通流

一疏濬家河以分橫流議于藉家河浚深其旁衝二口因勢利導曲折之處挑取徑直禪于陳溪岔廟正河分洩橫流仍築南堤以護安東

一關五港口以助宣洩議于五港口南岸低窪處另開支

南河志

卷之四

王六

章奏

河分洩來流同潮歸海

一積物料以濟緩急議于黃壩口等處建造棚廠買備枋草等項以備河患以固堤防

一建減水閘以分暴漲議于蔣家窪高家溝建減水石壩

二座分殺急流使內無驟漲外無漫溢之患

一設舖舍以處夫匠議于新河口至掛甲墩建舖八十四座編立字號令舖老率夫防守河官躬親巡督庶夫役

安插有池河道可保無虞

一議修閘以杜

陵患議脩

陵東減水閘并金水橋西減水溝建小閘一座以防衝溢其
舊龍嘴及

陵內地低窪用土培墊保護萬年

一復淺船以疏河身議于周三庄至五港口全河入海之
處宜復疏浚之制造淺船二三十隻船費則處之廟灣
餉稅淺夫則調之廟灣餘兵統以衛職督以海口同知
則水沙藉此蕩滌而河身永無淺澁之慮

一填泗州以護

南河志

卷之四

三十九

帝昶

陵寢議于泗城大為填築城基修墊街衢結葺官民廬舍仍

于護城石堤卑薄之處補堅固以為外捍泗城未賴

之利

一治溝渠以興水利議于淮揚等處開支河分溝渠至於

高寶興泰積水之處大治溝渠疏通水道仍令淮揚二

府同知兼管垂百世無疆之利

一塞黃壩口以防河堤議委管查勘斟酌堵塞庶為

二陵萬年之利

一固王公堤以保漕渠議將歲修之銀買石包砌本堤則

根基既固衝啗不憂漕渠民命兩利俱存矣

一專責成以臻實效議清口閘沙委同知馮學易以南河

郎中督之五港口河工委同知張兆元管理黃壩至娘

子庄委運同趙炯王口等處建閘工程委同知劉不息

而以海口郎中督之庶分管得人事權歸一等因具

題蒙工部覆議除黃壩一款議行河漕撫按會議外餘俱依

欵開立前件

題覆奉

聖旨依擬行

南河志

卷之四

三十九

帝昶

部覆知州俞汝為條陳河道疏

工部尚書姚 謹 題為

祖陵貽危運道梗塞敬陳治河簡便切要事宜以便責成以

紀

聖衷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原任山東按

察司僉事今降山西沁州知州俞汝為題臣往者備員曹

南遍歷河上頗得梗槩勸止草灣之議預防符離之決且

請疏淮水下流蓋與原任濟寧道副使今陞南京鴻臚寺

卿張朝瑞所共謫者嗣後草灣停止而二議未行卒有黃

壩口一決衝入符離淮水湧起憂及

祖陵嗣後河臣楊一魁復開草灣運道遂阻於臣前議似有左驗始信芻蕘之言未必無補于

聖明也目今事勢危急正臣子效忠之秋謹據胸臆擇其簡便切要者條為八款蓋治河自有要法如楊一魁之分黃導淮潘李馴之以水刷沙二議最稱石畫欲開故道不必全鑿河身中間只開一水道待水歸漕一洗深澗此以水刷沙之法也欲護

祖陵先塞決口次疏下流俾黃水不入淮水得行自然就下

南河志

卷之四

章奏

此分黃導淮之策也舍此而別議修築總屬虛費然而河工積弊利開新河不利開舊河知開全河不知開水道倘行臣之言挑河塞口悉如款中所陳方畧事半而功必倍之運道大通

祖陵必安而錢糧節省必多即措處無難者伏乞
勅下工部酌議上請裁擇施行

計開除該修治河一款
不關外餘款開後

一沿河任事之責宜均夫河南山東鳳陽巡撫俱兼河務
中河南河張秋夏鎮泉開俱係管河特以事權不一設

總河都御史節制之耳今秦越其心獨累總河以致物

故者削奪者後先相繼而總河遂為陷穽臣查總督邊臣與各鎮巡利害共之故同心協力不致大壞河道獨

不肅節制謂何殊失國家優任大臣之意請乞申明
聖書各處有河地方分任其責有功并錄有罪并議庶同舟

之念自專而事可永濟

前件看得

陵運民生俱屬重務專任分理統係王臣總河固為治河之

臣巡撫亦兼河道之責事體既各相關利害似難獨任據

南河志

卷之四

章奏

題將河南山東鳳陽巡撫及各處有河地方如總督邊臣與各鎮巡事例各分信地共任其責有功並錄有罪并議誠有見治河非一手一足之力故為此同舟共濟之議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河工緩急之勢宜審臣惟治漕治淮原非兩事疏濬塞

三法本自相資開而不塞河無兩流之理塞而不開水

無歸宿之處若運道大通水勢必退治漕河即以護

祖陵也豈論後先夫淮水氾濫為

祖陵患者黃水灌入淮水不出湧而起耳往時淮安開口水

長則築水澗則啟舊版具在年來規制廢格黃水倒灌

入淮遂成巨浸故分黃導淮此議甚當惜南流不斷又

增決口水入止藉斥洲一聞豈能宣洩欲

祖陵不溺也得手臣愚以為宜修舊制先斷淮安開口塞家

壩口使黃水不入再疏下流如芒稻白塔射陽三湖引

淮入海使有所歸如是而淮泗之間不安流

祖陵尚憂淹灌萬萬無是理也決口之初宜急包裹兩頭不

使掃濶此為上策今已無及人見瀾漫數里駭心束手

南河志卷之四

三

早奏

不知急必有緩處濶必有狹處無論遠近擇其可施工

者以法塞之下流既壅上流必淤乘其既淤然後補塞

決口于力最便別有方畧在後

前件看得淮為

陵害以其壅也河為漕梗以其決也故治河則故道復而漕

運通漕利則淮水洩而

陵寢固此疏塞之切原相資為用而緩急之勢所宜熟審者

據題欲先斷淮安開口遏黃流之灌淮次塞蒙壩口以圖

運道之復故運道一通黃流自順黃不入淮

祖陵之水自消矣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山脉沙水之性宜熟考之形象者言黃河以南太江以

北為中龍由陝入嵩過曹縣起泰山盡于蓬萊三島左

一支自桐柏分水曰淮右一支自河南分水曰渭而黃

河北流從天津入海此禹故道也自宋熙寧開引河入

汴勢遂奪淮貽患迄今此不察地脉之故也夫黃河萬

里遠來合水既多更加雨澤湍急難制以區區人力爭

之不知量矣然水本就下帶土而行急則深緩則淤宜

南河志卷之四

三

早奏

急不宜緩故可合不可分可以停而淤亦可以刷而濶

此其性也沙與土異古人有割脂聚米之喻謂其積聚

難耳然不可聚而可棄揚之則浮刷之則去疑之則堅

此其性也識沙之性故全河不必開借水刷之堅土難

立致借囊沙築之識水之性故支河必不宜鑿欲塞上

口必疏下流欲通故道必塞決口此理甚明人所易見

者惟山之土石有骨起伏有勢高下分合本自天然告

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易以奏功合選知地理有心

計者沿州逐縣相度形勢俾全河在目庶不致慢嘗而

徒費

前件看得河性靡常變遷巨制善治河者要在識沙水之性因其勢而利導之故識沙之性不必開全河也借水以刷之耳識水之性不必開支河也因塞以通之耳據題欲選熟知地理之士備察全河本性或某地有沙當以水刷某地有石當以力攻務使全河預悉胸中臨期施為無悞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錢糧經畫之制宜豫臣惟總河不司錢穀何從便宜無

南河志

卷之四

三十五

章奏

米之炊終成盡餅此何時也而可虛文以責耶上策宜借內帑發水衡錢或議漕糧改折如先臣潘季馴所奏次則倣兵興故事內外省直協濟下則責成河南山東鳳陽院道各從地方工力酌議方畧其行漕地方量派夫工助之而河道督臣總其成庶可措手

前件看得當今時事孔亟莫如治河而河工亟需惟錢糧為難措據題請發內帑已經本部會題奉

旨內庫缺乏似難再瀆水衡金錢匱乏舉朝共知若有贏餘自當發發豈待今日惟是請留漕糧一節先經戶部咨允

協濟五分之一本部題將漕糧抵數已經奉

旨准留移咨戶部轉行近河省分查扣去訖其內外省直協濟河南山東鳳陽派夫值河工大舉之時近河諸臣自當分憂共念正所謂責任宜均之說也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治河簡便之法宜採夫河工大費其一在議開新河為新河易見功也其二在議開全河量沙挑濬以尺寸計之為工費難查也如臣前議不必別鑿新河河有故道如李吉口至徐碭間隄岸尚可因也不必議開全河中

南河志

卷之四

三十六

章奏

間畧開小河一道通水自下而上近水處量留數丈以俟塞口將成併力通之黃水自然歸漕沙逐水走自然深濶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舊議塞口必用捲婦每婦大者費十餘金中者六七金長濶不過以丈尺計所塞幾何往年崔鎮口決長不過一里深不過一丈二尺計用人工椿草籐麻等物并料築上流共用銀一萬六千兩今蒙牆口長數里深倍之當用銀三十餘萬且有憂其難成者如臣前議不拘決口遠近從中擇其可施二者兩岸築入先用柳條草土隨宜築之次用囊沙之法中

三 派最急處用船舶不必另造也查各處糧船拆造原有
定限每拆一船除蓬桅外估價不過二十兩至三十兩
計費止三四兩之值耳合於糧船回南過淮時查該拆
卸船隻存留聽用在廠者責令各處船夫駕至淮上收
管約有千隻似省而便囊沙不必用布也江南米包每
個值銀八釐再加草繩二丈即用百萬不及萬金即以
開河夫裝貯沙土每包定以六斗以草塞口以繩繫束
一人可負而走運至工所俟釘樁一定以埽捲邊運沙
連包入水時日可集至中流急處方用舊糧船先期令

南河志

卷之四

三

章奏

夫船運土石或沙草滿載撐駕河濱每船用木樁三四
根下釘以篾簾相挽以錢捆札定然後加土鑿沉一時
而下水自阻塞更新開水道併力挑通使黃水流衝故
道自然深濶其費之省約事之速成可坐而照也

前件看得黃河原有故道堤岸尚可相因據題其間李吉
口至徐碭一帶不必議開全河畧開小河一道引水東流
以俟塞口將成併力通之沙逐水行自然深濶為費既省
成功復易深為灼見其議塞決口之法謂捲埽不如用船
囊沙不如用包調停物料之多寡斟酌費用之煩簡似皆

聖鑒可行相應依擬行河漕查議施行伏乞

一夫役募集之方宜酌臣惟河工重大役民動以十餘萬
計倘召募不均苦於騷累約束無法易生他虞取用不
節費難措處體悉不周卒多危斃當此災傷之後沿門
起夫裹糧從役大拂民情倘行臣前議開故道止於通
水借水刷之可省工力十分之四塞河用船用囊沙二
法可省工力十分之三往時用夫十二萬十四萬者今
可用夫七八萬而此七八萬先借留河南山東鳳陽班
軍次宜藉洪夫開夫及淮安牙募夫總計二萬有餘此
輩有本等工食每日每人照舊例加給銀一分支給約
束頗易然後議起民夫選能幹有司統之似不為虐且
無意外之虞若厚其犒賞便其安插處置周悉俾無饑
寒風雨之憂亦仁人用心也則有司存

前件看得動大衆者貴恤民艱成大事者不恤細費夫徐
淮自古爭雄之地一旦聚夫數萬若非調度得宜安置得
法意外之虞固所難免據題欲先借留河南山東鳳陽班
軍次藉洪開等夫二萬除本等工食加給銀一分恩惠既

南河志

卷之四

三

章奏

聖裁
施約束自易然後鳩集民夫選委廉幹官統率各役併力興作河工自可計日就緒矣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天時寒暑之候宜乘夫治河先察地利次審天時不時而動大衆興大役此坐困之術也河上之役入伏則水發難禦至凍則鋤畚難入惟春月夏四月與九十月乃可施工若不預為處將來雖一誤事合行總河督臣速將築塞開濬事宜及錢糧夫役料理應分三四工以淮安塞口為一工以蒙牆塞口為一工以開濬舊河水

南河志卷之四

五

華奏

道分作兩工各以本處道府官董理之坐名請

旨而以往來相度稽察催督責之督畫一切停妥待時而行庶臨期無誤其疏下流如芒稻白塔等處候事定後相度議行庶有次第

前件看得治河之役與別項工作不同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不虞題入伏則水發難禦至凍則畚鍤難興惟春月夏四月與九十月乃可施工一切應舉工程誠當預為分理委任本處道府督率其應用夫役錢糧尤宜先為區處庶得乘時興作免致臨期稽悞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緣係

祖陵防危運道較塞敬陳治河簡便切要事宜以便責成以

紓

聖衷及奉

欽依工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俱依擬行治河大事照防違例總河與各巡撫共任其

責功罪同論

南河志卷之四

四十

童奏

部撥帑總河題報清口淤淺疏

工部尚書姚 謹 題為淮黃消落異常運口乾涸太甚見今回空阻滯將果重運可虞伏乞大加挑濬以裨國計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如春題據管理南河郎中顧雲鳳呈報清口運河原係仰受淮黃之水以濟糧運每歲水落淤量加挑濬然而淮黃之灌輸不竭則輕重之舟行無滯今歲十月初八日本司過清口查探水勢尚深七八尺見謂淤沙甚少方切慶幸不意連

日西風大作日耗尺許蓋霜降之後上流既微而淮黃會合采風入海其疾如駛至二十一日日本司復到清口則運河可塞裳而度面空船阻滯千餘矣事勢危急且恐天寒水合遂不及請詳一面牌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建毫會同清河縣知縣關香督率該縣縣丞張正習主簿胡來佐調集長淺堤壩僅開夫一千六百七十六名於二十五日興工晝夜挑挖至十一月初七水深四五尺以為船可通行矣故於初八日開壩通船不意內水外洩繞過回空船二十八隻而淺阻如故初九日旋復築壩嚴督開濬河底至十七日又開通河心高亢處所三百一十丈濶三四丈深三四尺不等及接引各塘蓄水注之運河似亦足以通舟比一開壩而水之奔入淮黃者勢若建瓴不半日而深者復淺淺者復涸旗軍六七萬人環立兩傍荷蒿而待濟者徒有相顧駭嘆耳矣竊照運河之水本借資於淮黃今內水反向外流此淮黃異常大變也從來清口止關浮沙今則河心老土壅關三四尺矣顧內深一尺外亦消一尺計今運河之水比平時消一丈五尺挑濬之功終不勝其消落之勢行據清河縣查報未進口回空糧船三千

南河志卷之四

四

章奏

一百六十四隻進口之船且不及半能無誤新運妨國計乎必須大濬務使運河老底再開濶五丈深七八尺庶得與淮黃相接而運可無虞矣第事勢已迫夫役無措淮揚州縣應調徭夫不過二千餘名又衝寒觸凍晝夜不休見今肌膚盡裂殊為可憫合無容差給動錢糧每日量犒食米并另募千名齊力合作而後今歲之河工可完將來之重運有賴再照回空既阻新運必遲計挑濬之功必需一月若河水既合風雪驟至又有不可預期者伏乞題請少寬期限庶免倉卒追呼軍民逼迫致生意外等因呈詳

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清口係淮黃交合之所向來運河俱仰受其水以濟糧運隆冬水落沙淤雖亦其常然不過量加挑挖便可通舟不意今歲於淺乾涸一至此極且前此淮黃勢盛海口宣洩不及類多內灌為運河患則有之固未有淮黃消落反令內水外出為運艘梗如今日者此誠從前未覩聞之事也據報見阻回空糧船三千一百隻有奇臣不勝駭異為之寢食俱廢蓋面空既阻勢必於新運有妨安得無漂漂也除一面批行南河分司督令該管河官動支歲修錢糧加募夫役上緊挑濬完工必使回空糧

南河志卷之四

四

章奏

般期在半月內盡數過淺無誤新運此則河臣之責任也而未可以河變諉也如有遲違愆期容臣分別查察施行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清口為淮黃交會之地糧運喫緊之鄉邇來為勢甚大利運不小所憂宣洩不及內灌為患耳即歲或水落沙淤亦不過量加挑濬然未聞有淺涸之變也向見勘臣崔邦亮一疏謂河自宿州南平集由五河縣盡數入淮符離集之水亦引之而南其入小河口者僅十分之一二已耳夫河強

南河志

卷之四

聖

章奏

淮弱河既入淮淮不能容必泛濫南潰而清口交會之處其勢必殺于時即慮清口有淺涸之虞而今果然矣據總河疏謂分派夫役上緊挑濬期在半月過淺無悞新運臣等可容再議但查挑濬二次開壩勢若建瓴不半日而深者復淺淺者復涸如此景象雖目前努力加工回空無悞竊恐轉盼春融新運在通倘河流南行之勢未能遽挽則徐邳宿遷以下終成平陸運艘自淮上出者果何途之從而能飛渡以抵

京師耶是以今日之治河保

陵固所難緩濟運尤其亟焉運河不治糧艘艱難

國家百萬生靈將何所賴以全生乎此其為害不小其所關係甚大而不可不亟為預籌之著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計議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理河漕部院嚴督該管河官將清口一帶淤淺處所上緊鳩工挑濬務使回空盡數過淺如有遲悞工程不行依期通利者即便指名查參以便從重究處再照上源不利故下流淺涸今之挑濬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其根本亟亟原在李吉口以下舊河總河前疏議開王

南河志

卷之四

聖

章奏

家口者雖以挽南流為

陵寢計實以復故道為漕運資也兩經本部照議覆請至今未蒙

簡發以致河臣疑慮未決人心觀望稽延不知王家口之開且未刻期成功則上流之水未能源源而至即清口日加挑濬終何益哉伏乞

皇上并將臣部所覆總河議開王家口之疏

速賜檢發俾河臣得一意鳩工上源既達則淮黃之安流無恙清口之仰受如故而運艘之塞可保其永無他慮矣緣

係淮黃消落異常運口乾涸太甚見今回空阻滯將來盡
運可虞伏乞大加挑濬以裨

圖計及奉

欽依工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奉

聖旨這清口淤漲及王家口等工程俱着總河上緊從宜挑
濬以通運道毋得耽延觀望致誤國計

部覆曾總河題議建開濬渠濟運疏

工部尚書姚

謹

題為清口勘議已定新運接濟可

南河志卷之四

四

章奏

期懇乞

聖明俯俞寬限以便責成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
科抄出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曾如春題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顧雲鳳管理漕
河按察使汪可受准徐兵河副使劉大文會呈蒙職憲牌
仰漕河道即便會同南河分司准徐道選委熟於治河官
員隨同該司道遍歷清口上下一帶查勘淮黃消涸之原
病根何在果否天時亢旱有無旁溪走洩并單內款開事
宜孰為可行應當速舉孰為窒礙應合免議此外有

一策堪以避淺利運者一一查議詳確作速前來以憑施行

等因蒙此該司道查得原任兗州府通判李國祥素習河

務見蒙本部院取在王家口大工效勞堪以隨帶查勘行

據本官呈稱遵依從王家口工所兼程伍昕夕抵清口遡

流上詣洪澤沿流下及濶河一一相度一一咨詢始知淮

挾七十二溪之水居四瀆之一非囊中迅流乎往以黃漲

口恒積沙水多倒灌通濟開名為節水者直以禦漲而已

比全河由渦潯入淮淮乘河力而流益迅寧獨口無積沙

哉中泓銜深五丈有奇淮可幸不涸不泛溢獨淮黃中

南河志卷之四

四

章奏

泓既深通濟開口日見高聳內灌不啻過額外注不啻建

銳此所以狃習見者疑於干燥疑於旁洩而深求其病根

也今勘洪澤諸湖潯潩無洋湖頭兩口分流里許合併成

河寬約百丈奔揚直下如瀉即向有岔河出張福口者今

亦自為淤墊可得謂旱燥乎可得謂旁洩乎乃知今之淮

黃由地中行也非病也但重運漸次抵淮桃花表黃漲復

難期可得泄泄坐俟河溢故計宜有謂王家營築壩如閘

障水上湧者然河誠深廣即倚椿埽可以成壩而所費不

貲業難卒辦况有限之財終難填無窮之浪乎有謂從許

家閘開東壩者有謂從烏沙河開外壩者有謂從清江浦開仁義壩者有謂從福興閘開龐家灣者有謂從惠濟祠前出新溝者議雖人殊無非已試之良特昔者淮黃與高寶水勢相平計誠為得者今湖水凌二潰之上懸流及何無閘為節湖涸可倚而俟也爪儀抵淮三百漕徑又將何寄况諸河無不淤狹又非旦暮可以濬復者即不難於夫力不贍能不難於湖水不繼耶惟是酌新宜舊舊制乃有復閘加閘猶為半古功倍者蓋永樂中陳平江伯以湖引漕達淮於淮安北設閘有五一板閘二移風三清江四福興五新莊節宣湖水漕計賴之嘉靖中添設通濟閘漕益利烏隆慶初黃河併流徐邳與淮會於清口河強淮弱不能衝河中堅淮阻倒灌黃亦驟漲近三十餘年通濟舊閘敗奔於泰山壩外新閘改建於甘羅城南無資節水祇憑禦漲以是閘有沉沒衝塌者不之問矣乃今閘口與清口相距里餘濬非不深其如閉閘則立涸露底啟閘則傾注溢岸復古平江節宣之制為今第一議也故通濟閘內除移風久沉者徐國補砌外而新莊而板閘俱應速為脩繕使湖水倚閘以盈縮亦倚閘以去留也通濟閘外除今

開枋基出水五尺有奇恐閘重運別濬月河外其運淮水深溜處相應濬水河一道河口接淮處設閘一座庶乎接淮有路矣至於各閘相距遠者其節長其水費仍當添建一二閘信理閘如理財惜水如惜金高寶諸湖自足濟漕蓋平江經畫居然今日事也理合具呈等因據此該司道通歷清口上下備細查訪無異會得清口外河二潰所會消涸並無淤塞第以水面觀之昔也外水內灌今也內水外傾高下之勢今昔相反又上之勘至高家壩一帶昔也漲與隄平落猶微溢隄根今水去隄根且十餘里矣又下之勘至烏沙河一帶慶慶皆足外低內昂此其形似黃淮消落病在不足然者及以水底測之實有不然清口積淤舊號門限歲歲挑閘深不及丈今深且五丈而日行日下未已也通濟閘外河底化為河岸深藏豈是不足蓋水以沙擁而內灌沙以河淮交闊而成河黃淮合為一家則來也專而有力去也直而無停故其高下形局一旦變遷乃爾

國初全河入淮此景蓋嘗有之先總河萬都御史辯之詳矣目前紛紛之說開渠築壩雖有六款大都拘泥故常欲引

河水內灌熱察地勢斷在難行計惟有俟大工告成河來
擁淮將有內灌如故之理然四五丈深潭豈旦夕淤填之
力哉重運將至勢難徐待匪因便於高寶湖水而建閘濬
渠節宣用之計無復之矣職雲鳳自去年十月以來日夕
焦思河上設法輒過四空糧船業已將竣正在經營建閘
為新運計而職可受職大文奏撥會勘見亦相同乃委官
李國祥所引平江五閘之例則固當湖水北引濟運又居
然徃事之可因者也無憂不濟矣惟是運事既已屆期河
道方在改局職等竊以過洪過淮不能盡如常限為懼是

南河志卷之四

四九

重奏

所望本部院預

請寬恩於

朝廷耳除一面會行淮安府動支河道錢糧給發本府管河
同知王建堯督同清河縣知縣關香備料興工創建石閘
一座木閘一座修理舊石閘一座并加濬河渠通限三月
十五以前完報等因據此查三十年十二月內准工部
咨為淮黃消落異常運口乾涸太甚見今回空阻滯將來
重運可虞伏乞大加挑濬以裨

國計事該臣類清口淺阻空船督行挑濬緣由本部覆議

臣嚴督該管河官上緊鳩工挑濬務使回空盡數過濇及
又

請將部覆臣題議開王家口之疏

速賜檢發俾河臣得一意鳩工上源既達則淮黃之安流無
恙清口之仰受如故而運艘之來可保未無他慮等因奉
聖旨這清口淤淺及王家口等工程俱着總河上緊從宜挑
濬以通運道毋得稽延觀望致誤國計欽此欽遵備咨前
來臣隨經督行司道併力挑濬及查將高寶瓜儀諸閘與
沿河一帶淺水涵洞盡數封閉蓄水北引濟運期於通行

南河志卷之四

五

重奏

無阻不謂新歲凍解淤淺益甚甚河官智窮慮竭工力靡施
臣私念開歸上源黃流濬沅之大勢如故也一旦淮黃會
合之虞頓成淺涸必有受病之源而特不得其故耳臣為
王家口大工集夫三十萬衆身駐河干撫綏調度時不可
離因以所訪土人與議陸欽督行漕河道迂可受會同南
河分司顧雲鳳准徐道劉大文周禮相度必求所以受病
根源與經治方畧以仰紓

主上南顧之憂蓋臣叨有治河之責何敢以變異自諉而又
何敢輒以疑似之見瀆

天聽也及諸臣勘議水涸之故大都因淮黃會合河底衝刷
深且五丈外低內昂勢不能侵溢而上河涸病根實源於
此前項欵議類皆拘泥故常之見一一查驗毫無實際今
所恃淮南高寶諸湖之水臣擬行封閉甚密不令旁洩北
引接運頗有餘資以故司道諸臣議欲因使於高寶湖水
而建閘濬渠節宣用之正昔年陳平江已然之明效也目
前濟運似無逾此除臣即一面批行動支錢糧責成該管
司道督行河官上緊辦料興工勒限三月半前報竣必期
放水接濟無誤新運外臣查得漕運議車過淮過洪漕司
不得過三月河道不得過四月

南河志卷之四

五

章奏

明例昭然稟不敢越第今河道變遷恐難刻期以是在事諸
臣惴惴然懼干違限之戾不能不仰邀

主上之寬恩也懇乞

勅下戶工二部覆議上

請行臣遵奉施行儻至期如有不效即嚴謹其何所詞臣無
任隕越祈禱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思孝題為運河
漸漸漸深水勢愈消愈涸重運萬分可憂事本年二月初

十日准管河工部郎中顧雲鳳手本內開河口運道自去
歲十月初十日以後淮黃驟落至二十一日回空阻滯隨
該本司督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建毫清河縣知縣關香
調集高寶江儀山清桃源等州縣徭夫委高郵州判官王
萬育清河縣縣丞張正習主簿胡來佐山陽縣主簿謝同
寶應縣主簿盛治世晝夜挑濬從河心中另開一小河至
通濟復從通濟閘至清江閘二十餘里內凡探水勢淺澁
者俱加開闢至十二月十八日工完候至二十八日水開
二十九日放船南下至正月十九日過船一千一百零一
隻彼時新開河渠尚深只因通濟閘底椿木盡露進船一
塘必須打壩塞口接引湖水滿漕方可過閘雖云費力船
猶可行至本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淮黃驟耗三尺船不復
可行矣乃築壩車盤日僅可車一二十隻然船猶可車也
至二十六日夜東風大作至二十九日三晝夜之間頓耗
水六尺每一船過用夫千名船稍舊者竟折而為二又不
復可車矣本司為萬不得已之計另於迎溜去處開河一
道彼時較量外河水面務深丈許以為必濟之計然自二
十一日興工以來水消八尺此時僅深二尺矣以千夫之

南河志卷之四

五

章奏

力數日之工曾不足以敵旦夕之耗則此河雖工已將完恐又成畫餅夫空船尚爾重運可知在今日雖進一船為一船之幸而將來又多一船為一船之憂本司百方計議早夜圖維智窮力竭莫知所措或謂張福口宜塞使淮黃不至旁溢者此一策也方議堵塞而張福三百丈之口一朝忽涸無復涓滴之流矣或謂引接高寶湖水以濟運者亦一策也嘗試洩之若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在內河若有餘而出外河則烏有矣况高寶諸湖原以淮水為源今尚外洩則無本之水也若令常流將不數日而淮南三百餘里立涸矣或謂天妃龐灣諸壩宜開者此其瀉洩湖水較河口為甚而其不能進舟與河口同也至謂桃花水發宜姑少待者此尤渺茫目今孟春已盡地脉宜融而立春以來水消八九尺是四時之令且不足信而况未定之天乎總之河涸病根由於八月至今未有雨澤亢旱既久百川皆竭人力竟無如之何耳目擊事勢窮促擬合揭報等因又據淮徐兵備副使劉大文稟稱本職親駐清口會同顧郎中車壩但遇東南風起外水消落數尺不能接濟必得西南風方可進船即勉強完回空之數新運斷不可恃環

南河志

卷之四

五

現聞連別無可引之水亦無可議之點且宿遷白洋河而下日漸淺涸各湖俱竭豈人力所可施哉自古以來無淮黃湖澤乾涸之事於今見之可為寒心惟恃黃水之至不知王家口黃河挑止深一丈七尺即放水東流千餘里至清口能盈淮丈餘而入閘乎似萬不能若亢旱不雨天下事未可知也據目前光景先行實報儻有可為另行馳聞等因各揭稟到臣該臣着得國家命脉仰給漕糧至重計也而所以使之繫繫不絕灌輸京師者恃有此一線之運道先是清口斷流回空船阻臣曾具疏題 知荷蒙皇上留神國計行令當事諸臣上緊挑濬矣續得淮徐道稟揭謂通濟閘內外大加挑挖候工完開放立春之後消凌水發船可通行謂此月之中報艘當盡回南臣沾沾自喜以為轉盼春和冰開可濟不至貽聖明南顧之憂矣乃今顧郎中淮徐道所報一謂愈濬愈涸回空糧船僅過一千有奇一謂環視周遭別無可引之水亦無可議之路據此情節一時治河之臣似亦束手無策者嗟嗟此一清口也去歲之涸猶有望於今春今春愈涸

南河志

卷之四

五

又將馬望竊恐回空之船南歸無日而新運之艘益不可期是不可為寒心哉第諸臣受朝廷之委託身河渠之重寄運道固其專責也乃修濬將幾半載所費業已不貲而竟無尺寸之効涓滴之流似各不能述其責矣伏乞勅下工部嚴責在河諸臣將前斷絕清口亟行設法挑濬務使漕糧之運不至愆期國計幸甚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又准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太子太保新建伯王承勳揭為清河日涸新運難前乞勅當事河臣速行開濬併懇

南河志

卷之四

五十五

章奏

聖恩俯賜量寬運限事案照先據淮安府管河同知王建堯呈稱清口運河原係仰藉淮黃水入以輸糧運詎意入冬以來勢日漸消以故運口外露淤灘內見老底回空糧艘阻滯數多隨調山清二縣徭長等夫一千六百七十六名蒙南河工部郎中顧雲鳳駐劄清口督同卑職并清河縣知縣關香縣丞張正習主簿胡來佐將前外淤內涸處所於十月二十五日興工率夫晝夜挑挖於十一月初八日開壩通船祇緣淮黃低極內水及向外流方過空船二十餘隻即淺阻如故隨於初九日復築土壩將河底高亢之

南河志

卷之三

五十六

章奏

處又挑通三百一十丈濶二三四丈深三四尺至十七日工完及開兩崖堤裏各塘蓄水引注漕河水勢壅深足堪行運比一開壩而內水仍奔淮黃勢流湍急不及半日深處復淺淺處復涸今欲大挑責在多夫除呈合干上司外等因且呈到爵爵隨一面牌行本官督率人夫併工挑濬務求必濟一面移書總督漕運都御史李三才飭淮會集司道議處錢糧添募夫役外復思王同知所呈內外水勢懸絕既甚縱使淤處挑深內水無源難勝消落查得淮城迤北數里許舊有方家壩一座原為開口車船而設爵親詣壩上踏勘似可修葺通舟又經牌行王同知分撥人夫七百名轉委照磨王廷璽百戶林萬叢監督挑挖併置辦絞關器具自上年十二月二十一起每日車放空船得與河口比肩而進迄今總計進口者已有十之七八柁值天時亢旱淮水日更耗涸空船尚未盡南回重運又安能北上雖近日欽取萬年寶粟牡丹花舟船隻經過該爵牌行管河官多撥人夫盤送出口然貢船花木輕而易舉運船糧米重實難移即今廬州等衛糧船於二月初一等日業已陸續過淮第清口淺阻斷非車盤可盡達者今惟

仰藉淮黃上源之水東注接濟此外別無傍通之路矣詢
慮向後重封銜尾而至麟次淮南高寶一帶河干則數千
糧艘數萬官軍不惟風火盜賊可虞抑且曠日遲久必致
稽誤 欽限此爵之所以晝夜憂思寢食不寧者也爵固
知河臣曾如春貞親河上胼手胝足勞苦萬狀但運事急
迫有不得不據實上聞者伏乞

皇上軫念河變異常運船被阻 勅下戶工二部先將過淮
過洪限期舉行寬假仍由行總河大臣嚴督司道等官極
力河工趕完報俾運道早通糧船收濟則 國計軍儲

南河志

卷之四

章奏

幸甚且獨漕臣得免罪戾已該等因揭報到部送司案查
過淮過洪限期已經戶部題議寬假其清河淺涸糧運艱
難屢經本部覆奉 明旨通行在河諸臣上緊酌議挑濬
去後今該前因相應議覆案呈到部看得清河淺涸為漕
渠喫緊之患糧運艱阻關 國家切膚之虞夫時值回空
既不能資引其歸南而期當新運又何能飛挽以抵北且
今勢迫時窮挑濬萬難再緩倘疏濬未通新運有悞 京
師百萬生靈一旦米珠薪桂不測之變誠有所不忍豈可
此在河諸臣不得不亟于疏 請也總河目擊時艱

隱憂議倣往昔陳平江節宣舊制引淮南高寶諸湖之水
建開濬渠以濟新運深為有見相應依擬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河總漕部院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
御史嚴督管河司道等官將總河所議高寶諸湖建開濬
渠工程上緊興工務期三月內引水歸漕以濟新運弗得
遲延有稽 國計緣係清口勘議已定新運接濟可期乞

聖明俯俞寬限以便責成并運河漸濬漸深水勢愈消愈涸
重運萬分可憂及節奉 欽依該部知道工部知道事理
謹題請

南河志

卷之四

王六

章奏

旨奉

聖旨清河淺涸關係漕計甚重着上緊建開濬渠以濟新運
勿得稽延致誤

濬漕築堤疏

河道總督房壯麗為修築決口堤工挑復故道淤淺以衛
陵運民生事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朱國盛淮海兵備道副
使宋統殷呈詳蒙職憲牌案據淮海道詳開南河分司條
議款開淮安堤工兼用磚石該本道看得河非堤不障而
堤非石不堅揚屬石堤尚多淮屬石堤甚少即以郡城之

際上下僅六七里不過一縷土堤幸酉堤決城陷職此之由淮安重地如此危險而久不議及殊可怪也今若上自西湖嘴下至楊家廟內起建石堤磚石兼用保障三城數千萬生命是萬世之利也酌勢度時委屬喫緊伏候台裁等因牌仰司道會議及查勘運河淤淺疏導等工蒙此又該淮海道抄蒙漕撫部院批據各地方鄉民金梓毛恩等狀詞稱切照淮安行運河道南自寶應縣界出口處止計長一百四十餘里嘉隆年間黃淮水漲漕河入閘之水自北往南而流年年漸增歲歲為患雖蒙當事區畫濬河加堤不過以完一年運事詎意近年黃淮並漲內灌為艱旋濁旋清叠罹為害以致河心日高堤岸日薄水由地上欲不潰決難矣且數十餘年漕河並未徹底挑濬求不淤墊難矣糧船則節年出口漸遲又值水勢漲發間溜涵湧難行重運議開月河分行以速糧艘况月河開放水勢掃刷兩岸延至三十大較比一開金門僅二大許不啻十數倍矣下流並無節制兩岸河堤立見潰流運道民生均受其害為今之計必俟冬深水涸大挑漕河以挑河之土加築兩岸堤工至于皇華亭一帶逼近城池並險要包家口

南河志

卷之四

章奏

洋信巷麓砌石堤保固三城併將通濟福興二閘月河之內建閘等情批道移會到司又據淮安府軍民鄒桂芳等山陽縣生員陳繼晟等鄉民周文升等各呈稱淮城地勢居下水患靡常乞建堤濬河保固城社護運等情據此俱經會行淮安府并管河張同知山陽縣親勘續據該府詳稱為郡城西門外運河一道受黃淮二瀆浸灌停沙日積河身日高堤岸日增幾與城梁相平每遇伏秋水勢滔天盈隨岸只得堤上復加高以禦之但沙土無力新築難固往往防守不支萬曆三十九年一決天啟元年再決無論萬姓如魚城不沒者三版即山鹽高寶等處田廬漂去平地成湖人民逃散錢糧無辦今歲伏秋水滿如孟城深如釜底者萬姓奔號僚屬官吏奔走晝夜巡守靡寧東岸幸爾無事也西岸連決數處禾稼悉沉水底廬舍湮沒無美總之防于東而決于西守于南而決于北且冬春之交河勢又淺每多膠舟及至夏秋便勢莫可禦今議建石堤自西湖嘴起至許家關包家園以護城又議挑正河使河身深廣以受水及虞正河挑而回空糧船過往無從出也必開新河以便行舟大加濬淺石畫周詳一勞永逸萬世無

南河志

卷之四

章奏

窮之利也。併將管河廳山陽縣先後估計工程錢糧造冊呈送前來。該司道會看得淮安河道當黃淮衝激之餘值水旱頻災之會。河身挑濬既失三年兩度之常。累年運遲又在伏秋水漲之後。清口大壩已不能築。流沙內灌。烏得不淤。即每年估用歲修率多。目破愆期。故淺阻旁決之患無歲無之。今親督印河各官躬詣估勘。見河心淤高。河堤卑薄。連及往患更切。近憂則挑河築堤之役。誠有不容緩者。既經該府廳詳報前來。又經司道減除新河工程。自本年四月開工給過土方銀六百兩外。今估未完土方共一

南河志卷之四

奎

章奏

萬六千二百六十二方五分。共該銀一千三百零四兩六錢。又自西湖嘴起至許家閘并包家園洋信港石堤長一千六百一十大礮石相兼共估工料銀一萬四千一十三兩七錢五毫。俱係屢歲實需應用之數。其挑濬正河原估四千二百大係在水面丈量。恐其中高下不等。難以懸度。且估費不貲。更煩區處。今以止挑二千八百大計土一十一萬二千方并築壩等工。該銀九千九十二兩七錢。以上三項共估銀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一兩五釐五毫。查淮安府庫貯河道銀止二萬五千四百兩有零。尚有歸仁等

堤及各屬歲工之需用。於此似難全動。今權議三停措辦。淮庫止動一分見徵行夫銀內湊用一分。或行辦處并不得已。而於揚州府庫貯河道由開銀內協濟一分。共足前數。及時興舉。庶為妥便。倘有增虧稍異。不妨彼此通融。若夫先做樣工之料價與不時歸工之小犒。則有本司清出人犯。晉爵開榮等罪贖夫銀。可以充用。無煩別處。其未盡事宜。可續為商確者尚多也。候臨期酌議。揚庫應不勘大營兵應否調撥。料物應否派辦。乞詳示下。他如許家石閘并通濟月河小閘河西一帶土堤工。候府廳詳至陸續轉

南河志卷之四

章奏

請等因。據此。除批行外。該職看得黃河難治自古為然。即使堤岸高厚。猶恐難障。往瀾柰何。邇年以來。印河各官不得其人。每遇歲修。率多虛冒。以致遙縷二堤。半就傾圯。河身又高于平地。一值伏秋水至。澎湃奔騰。此潰彼決。殆無寧歲。至于淮安山陽縣自通濟福興以裏。運河年來淮黃盛漲。流沙倒灌。以致河身日高。冬春淺涸。膠舟夏秋泛浸。四溢民生之昏墊。運道之艱阻。更屬杞慮。今據司道詳議運河新河大加挑濬。以為新運計。又自西湖嘴起至許家閘并包家園洋信港一帶土壩卑薄。不堪議要。石礮兼砌

以為保障三城計運道民生咸有裨益委應准從據估工料夫價共銀二萬四千餘兩查淮庫收貯河工銀二萬有奇除備修歸仁堤等工留用一萬兩外止餘一萬准其動用不足銀兩于該府收貯牙行大銀并揚州府由閩蕪支修舉一勞永逸計無便于此者目今時已冬仲轉盼春交萬一稍緩挑水一發事必無濟伏乞

勅下工部再加查議如果職言不謬覆議上請嚴督司道府州縣掌印管河官上緊辦料募夫舉行如果明歲河水未發之前竣事將工程錢糧物料理刑官查明容職疏

南河志

卷之四

奏

請優錄如有怠緩債事一併參處抑職又有說焉天下至重者莫過于河道防河如防虜一切歲修堤壩及挑濬淤淺募夫辦料必資于河道錢糧邇來各府州縣衛掌印官視河工為贅疣應徵河工銀往往拖欠甚多或已徵在官之數那借別用庫無存積一遇河工緊急無米不能為炊辦料募夫未免後時司道河官必致束手欲其河防修舉如期安可得乎查得京邊錢糧每年完不足數則有禁罰之例而河工錢糧事于重大若不分別完欠查察註為定例惟恐年復一年人心愈玩河工廢弛將來不知其所終矣

更乞明旨嚴加申飭督屬各省布政司并直隸各道府州縣未完每年額徵河道錢糧務要全完每年終司道分別所屬將已未完分數冊報職特統糾參罰治如有欠至三分以上者掌印官雖考滿不准給由已徵在官者凡有那移借動侵欺者容一面聖問一面具題註為定例奉聖旨河工著即議覆金元嘉已有旨了趙謙着盡心供職不得求去錢糧着落該地方官上緊催完不許拖欠那借該部知道

治水條議疏

南河志

卷之四

奏

總督河道朱光祚為敬陳治水約法以豫責成以裨陵運事職接近報見省直諸臣條上封疆江南江北苦水山東苦旱水溢則二陵當防旱乾則四百萬漕艘可慮是今日之河臣非行所無事之官也況大軍之後有凶年荆棘之鄉生亂賊泗水督省又見告矣然則河臣所得問者豈超一水濱已乎茲且在河言河切開治河之法有三曰疏曰築曰濬斯必負履其地相地利人和而為之未敢懸斷也謬意治水者之法亦當有三曰勤曰實曰寬嚴互用敢先瀆宸旒預與諸司百執事卓齒同心共濟之效庶

幾藉手以紓

皇上東南之顧未可知也謹列款開坐仰乞

聖裁嚴飭施行

計開

一問水宜勤查得黃河入 中國歷秦晉河南由豐碭出

徐州始為運道合泗沂之水蟠蛻而至清口會淮而東

經安東縣以入于海此總河之足跡所不能盡涉也運

河自浙江抵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亦河臣所不能

盡涉也各管河水利道與守巡兵備之有干河泉者下

南河志

卷之四

章奏

遠府州縣印官河官咸得過而問焉然不當問于伏秋

水漲之時而當問于十月秋防之後凡南北兩岸舟車

馬跡處處當到緩急堅瑕時時當詢或議多築磯嘴以

遏其衝或議預捲乾埽以防其汕或議密栽茨葦檣柳

草子以護其外或議增修遙堤以束其狂每年必于十

月中旬踏勘明白分別三等以當衝最急者為一等次

衝二等又次三等有小修有大修有添修合用官夫錢

糧逐一委計的當務十一月初類報到職覆核興工

限正月報完聽職間一巡行以考情勤以核虛實如

營求他委偷安畏事懦則應急報緩以曷卸肩負則應

緩故急以希射利致嗟臨渴之掘無救維魚之災是民

生運道之一大蠹也雖有他美何足贖哉至于要地河

官悉有隣壘公廨責令常川駐劄不惟居恒可以修四

防二守之職即臨運催償防護各有司存何可諉也若

大修防文移職專以河道部司為主蓋佐二關州縣州

縣始上之府府上之道道上總河總河又下之道道下

之府府下之州縣乃行佐領一駁動經數月呼吸利害

那堪忤惕如斯倘有不確不速者 聖書具在何敢姑

南河志

卷之四

章奏

息伏睹職衙門節奉

聖旨是各該司道等官但與河道相干的着總理官一體甄

別欽此又奉

聖旨近年管河佐二等官多有營求差委妨廢職務不行用

心防守的總理衙門務遵勅諭拏問重治不許姑息欽

此職若故違安所外罪伏乞

聖裁

一修防宜實凡河泉兩岸廠夫堡夫洪夫溜夫隄夫泉夫

撈淺夫淺舖夫有一分工食必要得一人之用用一人

上工必須盡一日之力不許貪吏折乾猾胥包攬此一實也凡工料夫役之數應少應多應徐應急卽河官必不可下信鼠狽外徇情面內隳職守使窮民剝內之錢無補賢瘡之用此二實也凡收買稻草椿麻必實給市價必實收官廠必實加苦蓋晒晾不許朽爛充數及扣例納銀虛出通關此三實也凡分別功罪實勤勞者必不可以小過小嫌而不叙實貪惰者必不可以有情有勢而濫收使賢否皎然百工競勸此四實也四者一實百實上有好而下必甚一虛百虛上雖令而下不行五尺森然誰敢假借查得萬曆十八年工部題奉

聖裁

一曰民力宜寬夫欲防水患無愈于椿埽椿埽之料全資稻草椿麻與土耳凡選買物料卽河官必平價准給勿除例勿後時勿使費打點錢勿強奪里遞草蓆勿派河

夫攀折官柳此一寬也九築堤修壩不免損田捐一人之世業以捍一方之大患矣既不給價又累賠糧且農夫鋤婦當麥浪云騰笑指南山之候偏嗟壓占敢怒而含愁良可念也今後或補以閒地或豁彼虛糧或量給倉穀以償牛種聽卽河官從宜酌處此二寬也凡夫役工食卽官必依時面發勿容展轉侵除河官必恤私急公勿再借名科擾與夫斗笠蓑衣皆當設法措處勿令失所因致踈防此三寬也凡河濱大戶小家土自工農自農不許官吏堤甲人等乘危生事使畎耒被之民畏禍委去誰與共守此四寬也凡民居在遙縷二堤之中者四月內管河官務家諭戶曉令移高阜或永結廬于遙堤之上若安土重遷怒濤倏至何嗟及矣此五寬也之五者卽官約管河佐二司道約府佐卽官遞相率

聖裁

一曰責成宜嚴昔人言防河如防虜臣謂過之何也虜隔邊牆外其瑕可攻其堅不可犯也若河流洶湧澎湃所

恃者惟縷堤遙堤月堤格順堤斜堤橫堤尋丈之土耳
尺寸有瑕百千萬丈皆隨之可兒戲視耶非管河司道
官留心水汛力任障維率有司修官民二守謹晝夜風
雨四防實土堅夯波濤緊束其有幸乎一或失事而按
信地行法且加大所當嚴者一也聞河工錢糧河南
山東頗多江南北浙江亦有之混支日久綜覈未精以
不肖者染指潤囊賢者借完加餉各守巡河道謂宜及
時清查行各州縣公借而能補者勿問私那而肯還者
恕之自後每三年臣衙門請 旨通查一次不明官吏
南河志卷之四 五十九 章奏
依律議擬事完造冊 奏繳以明登耗之故以定出入
之經庶得清楚臣查前督臣潘季馴曾有徵收河道錢
糧免入條鞭之議以防那移欺隱河屬有司遇考滿陞
遷完額不及三分之二者不准給由離任奉 旨通行
至今未知遵否所當嚴者二也凡盜決河防弊端有四
有趣利者如情農放淤奸商漏稅鹽徒私販是也有避
害者如獨苦由營尋口放積是也有害人者如同鑿修
怨決而紹之是也有以隣國為壑者若大侵稽天處處
危急棄便偷一鐔則執殺而易守是也四弊不獨河道

河廳郎兵備與文武捕官皆與有責火烈知畏申傲勿
疎所當嚴者三也凡開流必資于泉源湖水往例十月
十五日築壩滙河水于湖以便斷流挑淺二月初十日
開壩放湖水于河以通糧艘鮮船此無問官民船隻不
敢憑闌即進鮮亦有過期聚 奏之例各開口石板金
書具在今乃十一月不築正月遂開是名違禁其故謂
何所當嚴者四也凡濟運芟果必以水櫃故安山湖以
三十八里為櫃南旺湖以九十三里為櫃湖有堤堤內
為櫃堤外為田倘此櫃復埋滄海變桑田可言也帶水
南河志卷之四 七十 章奏
成閘廠不可言也若揚州之五塘河南之百泉實之二
閘山東十一州縣之五派斯皆利運急需頃者天久不
雨輒告絕流倘亦下兼并而上疎決排之故乎閘河主
事原有專責安得不亟講求也節年
明例甚嚴勿云遂不可問所當嚴者五也五法行而護陵
通運思過半矣伏乞
聖裁
以上四款皆治水者之法也臣猶有望于同舟共濟者往
聞部臣專治河道臣治民兼治河需者一有侵庖之事或

肯綮難嘗者一開越畔之疑遂町畦易起久之成心不
化債事自多臣不能為之代也願剖破藩籬可矣瀕河有
司終歲勤動非易失上官之譽則難迎察采之歡每每總
河之所賢而否者有之如是則精神弛而職業廢且以灰
悃幅任事之心將昔秦營差失守聽總河掣問之 明旨
不幾弁髦乎 請自今河官賢否一以河臣為主不敢私
賞罰以負諸臣則諸臣或亦不忍相負耳若夫河以通漕
使空船回濟寧不在築壩之先雖欲速小挑以濟新運不
可得也臣思漕米有儲運御史有漕務道有運總尾幫而
進尚虞底滯乃船去聽其攬差裝貨拆校盜賣大小文武
官無一抑催者此運事之所以日遲也臣意欲以回空一
事委沿河分司凡交糧完日在通灣者聽戶部坐糧廳在
河西務起剥者聽 漕關各移會通惠河給單編號註日償
行仍一報臣衙門一會張秋郎中俟過濟寧州行該道驗
明淹速分別究處中河南河亦如之庶舊船早回一日新
糧即早兌一日可免水涸膠舟冰堅守凍之患倘截留天
津者該道徑報臣與北河可也至于河西務距通灣名雖
一百四十里而紆迴曲折河狹水迅且係溜沙通計二

九分管則通州同知與鄆縣典史各八淺香河縣五七淺
武清縣主簿一十
九淺東岸指揮十七淺而總管于揚村通判額設淺夫春
夏築堤以束旁溢堤完疏淺以導中壅但淺處不能築壩
絕流使河乾見底故淺夫只裹裳水面扒去浮沙及裂指
敲冰挽幫過淺已耳查河西務該剥船八百隻通糧廳該
漕剥三百八十隻白剥一百隻剥重為輕舟乃無滯中有
私貨太多者船愈重而不能行有利于天津河西務發行
者即能行而不肯速似又與官夫分過矣訪得郎中陸之
祺揭示于運船淺阻處勸限先告一可以調夫通力而速
之前一便以有淺無淺別委官之勤惰此法甚善又見署
倉場督臣云每剥船一隻運糧一百五十石費米腳銀八
錢旗甲食米一石五斗河壩官各取常例銀一錢通計不
貲公私交困故必使淺者盡深而後每船剥抵壩上諸費
可裁諸弊可絕此在漕務道禁重載通惠司督各河官高
築深挑遠搬浮土為運事計遠諒必有同心矣臣計通灣
離濟上遠而于長安近故舉回空一事先與漕運諸臣共
商之皆職內事也然提督軍務臣亦有職恭睹 勅書
二道除工部一道節制河防水利撫道者不開外其兵部

所請 勅書開載南直隸淮揚潁州徐州山東漕儲臨清
沂州河南睢陳北直隸大名天津等處地方軍機事務聽
爾督理各該兵備官員并聽節制如遇盜賊生發即便督
同各該巡撫嚴催該道管兵官上緊緝勦毋得延蔓若兵
備各官有縱寇殃民貽患地方者聽爾察 奏凡一應興
革舉劾詰戎講武有裨軍 國事宜 勅內開載未盡者
亦聽爾從宜加嚴酌處是 朝廷原重河臣之權為河臣
者敢有輕乎獨規從宜酌處臣非其人耳一切詰戎事宜
容臣任後酌妥會行應具奏者另 疏上 請所謂河上

南河志

卷之四

三

非道遠之時而今自河臣非無事之官此也伏乞 勅下
工部與各該相干衙門一體申飭施行是亦臣呼伯助予
用人則裕之深 恩也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這條奏河道事宜俱切目前急務該部便於覆行
報本疏

管理南河加陞河南右叅政職銜工部郎中朱國盛 奏
為恭報通商銀木之數并陳商籌賠累之窮懇乞

聖慈俯垂軫念以清錢糧以廣

皇仁事照得本司原奉 勅諭帶徵南直隸未完鷹平條稿

等木欽此又奉工部劄付為酌議就近委官督徵未完木
植以備工用事劄仰到司交代到職奉此除本司前任郎
中李之藻徐特聘各任內追完頭二運木植節次批差經
歷王大器官舍王承試等押解赴京交收外職於天啟元
年八月二十五日履任接管查得交代冊內有欠提未到
通商江平威呂王等各拖欠木價數多隨經移會江南撫
按道府及行有商縣分嚴提經年大移往返鮮有還報者
至於見監之商犯家產多已盡絕親屬俱已逃亡除先後
監故林宗王正興汪之政等已該前司題 報外其續到

南河志

卷之四

三

見追之呂王汪景韓代追之呂四妹亦相繼而斃於校至
今年九月而張應昇亦物故之檄職給棺槨至義塚生者
已死者無親於是委曲移檄致書各縣搜處始據發源
等縣解到頭運商犯俞桂親屬程劉三呂王家屬呂實江
平威汪許等二運商犯汪源家屬汪得名汪之政家屬汪
得家等連到鷹平條稿木二萬一千餘根職親自查閱木
中多不登原式者職守攸關宜為擇解又據各商苦訴父
繁垂斃之餘累親屬得尺得寸皆係生命再四籌之與
其發換延為烏有孰若急收可以濟公除行高郵州知州

毛國宣督同管河判官王國祚東公圍量尺寸相近者即令揪解解京朽細不堪者纔許變湊水脚據報揀量見木共二萬一千三百一十八根內該頭運木一萬三千八百五十根二運木七千四百六十八根募夫分緯批差官舍黃道等管押該職設處水脚先行頭關銀兩督同高郵州印官當堂面給水手已於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自高郵起程三月初九日職親押過淮各夫每至夏鎮即有盜搜私賣水漂火燬之憂特移揭夏鎮主事督行又差舍人孫文等將二關水脚銀移揭南旺主事督行遂押於五月過臨清六月過德州又差舍人張鑑等將三關水脚押至七月過天津直抵張家灣因前任二次解木水手索餉延挨起水會收太緩初次中途盜費燒燬沉沒木九千五百根二次盜賣沉沒木三千三百二十根皆藉口水火逃亡職故差官具文先報部掌下司催其堆收掣批而後入告隨聞水手以起水舊規為言職恐復蹈前轍以致失木數多又將續追銀一百兩呈解部堂聽候裁行而到灣木植俞桂等頭二運木二萬一千三百一十八根與圍圖號數冊十二本差官黃道俱已得掣批迴在卷則此木與已收同

第職准工既竣行將謝事可不悉陳催木諸艱商屬諸苦於皇上之前乎竊念各商自萬曆三十三年以來積欠木銀至十有二萬六千零六多難追故奉有專勅催督此時功令新飭郡縣遵依前任李郎中得追木七萬二千餘根銀四千五百餘兩蓋畧可搜比者俱盡矣該原奉勅書內開各商疲累已極如無木責令完銀先儘自己家財不許扳及無辜又開本差報滿於差內完及三分以上准與叙錄欽此查得李郎中督催各商十年前之欠木已云物故子弟代賠子姓無人族屬代賠一人詭數人數人合一夥混冒難辨所以督責寓調停刑罰先勸諭已覺艱苦迨徐郎中接管謂未完木價約五萬有零其難十倍前官即多方嚴徵曲諭僅完木二萬五千完銀一千零四兩有奇方相慶完及三分以上減除五萬之數而不謂繕司來冊將前李徐二臣兩次所解之木減估太多反欠至六萬餘也孰知二十年連尾之尾殘局之局正犯斃累及族屬者亦斃家產窮累及親識者亦窮以至疾呼於千里不屬之有司檄發如葉敲骨於幾番垂盡之囚繫鬼餒不靈懼株

連之滋擾嘆鞭撻之無施此追比之難百倍於前者也木集矣何以備曾纔夫集矣何以備餼糧李郎中解木時請支應天府事例銀一千五百兩內動八百八十五兩零為冰脚餘銀解部比時尚有商人自押到京交收若徐郎中則動鎮江府柴馬銀三百二十五兩零給夫前行各商時已逃亡罕有押解者更設處水脚以給之在職不敢請應天府之銀亦無鎮江之銀查照前司舊規就商屬百方設處水脚銀兩并揀出朽細之木價分作三次給散解夫復苦不足則清出徐郎中繼木價銀二百零三兩以充之皆南河志卷之四

已有數具冊報堂既無商人料理起程亦無商人到京使費此解木之難百倍於前者也少給水脚則虞不支多給水脚則虞花費無商管顧則虞抽盜代募多夫則虞逐亡預籌時日起於糧運之前分派水程限以行糧之給程駁一程差押一差過一河開則求同官督行銀不足至借帑以資接濟木不起至解銀以聽部裁此到灣之難百倍於前者也復念秋毫皆係國帑寸木亦俾工用運木之後陸續再為立法追徵置鞭撻而善開諭奉有堂劄准察工程科道衙門手本開欄恭照

皇子誕生頒行天下 恩詔一款內開浙直木商舊欠監追年久正身物故家產罄盡累及親屬代賠者許各撫按官勘明具奏除豁欽此相應查的分別應豁應追并堂批查勘具奏定奪等因遵依除正犯汪之政呂玉吳自芳張數學汪善慶汪源汪萬有汪義程修吉汪景韓俱監故家產罄絕累及親屬如汪得家呂寶吳大升張耿先汪得名汪從龍汪有吉程理汪帶等又有正犯已故如張新即張應昇汪正興產盡人亡並無家屬解到嚴行查勘候會同撫按具奏外竊以 朝廷德意宣揚鼓勵其涓滴速輸亦足以沾 浩蕩之仁各商屬感激涕流求求親識助少成多復得追銀一千一百零四兩三錢一分內除一百兩預解部堂外共存銀一千零四兩三錢一分見發揚州府貯庫取有庫收候該府有京邊解官入 都搭解到部赴節慎庫交納似與前司所完三分以上者不甚相遠隨聞部堂下檄通會河已催夫擺灘起水矣此職堂官仰體聖心俯念代賠之累而時屆會收曾無一商答應周旋則夫追察當日漂流之原與夫近來減估之苦收不崇朝籌從寬結俯惜念載之後艱弘開 兩朝之四宥豈無望於會

收諸臣哉至於中有正身欠多而徹底難完如俞桂江孚
威程濟王康王鎬卿汪許等即加追惟見其立斃有奸商
久匿而負嵎不到者如齊君甫郎夥商程龍程朝光汪諫
允即汪廷諫程成德余義元郎余懋元家屬余兆龍林大
遠孫蕪汪詔郎汪紹葉正春季和王文德郎汪文德許應
元汪慎念郎王慎念并俞桂名下夥商汪慎及已故俞懋
春汪元名下夥商汪思慶皆侵父難容其抗違 明旨所
諭勒明堂劄中所謂弊侵故父豈容一槩濫豁者此也職
居江北各犯在江南甚遠鞭長不及年久法窮唯有地方
之宜纔能清地方之事應請部咨直行撫按嚴行原籍府
縣查估田產無許容隱徑報撫按酌量具疏題 奏一面
報司覆覈造冊報部併候 題覆庶仁及枯槁法及侵奸
錢糧始有結局之日而職司少免尸曠之辜耳伏乞
聖明俯鑒微職大馬之已碑哀矜商屬皮骨之已盡 勅下
本部行令該司將見到賠累之本從寬銷算將未到未清
之商原籍徑追乃可濟於時勢之窮而通於 兩赦之後
也職愚不勝悚惕待
命之至

南河志卷之五

南河志卷之五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郎中徐 標續纂

章奏

總河部院朱光祚題奉 欽依河防四要疏

計開

一 本部院原 題查得弘治三年

令各府州縣管河官帶領家人專在該管去處管理河道不

許私回衙門營幹他事

大明會典一款 凡府州縣添設通判主簿及關壩官專理

河防之務不許別委幹辦他事妨廢政務違者治罪

河防一覽內載萬曆十六年該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

條議定賢否專責成二款吏部覆奉

欽依近年管河佐貳等官多有營求差委妨廢職務不行用

心防守的總理衙門務遵勅諭拏問重治不許姑息

又天啓五年本部院條申前例工部覆奉

欽依俱依議着實行欽此無奈日久弁髦何也今議訂成各

南河志卷之五

章奏

府州縣衛所管河官凡伏秋水泛重運盛行之月既有官民二守疏築濬三工風雨晝夜四防必以河署為家而後得專精職業可免疎虞不許道府徇情面聽河官擇印鑽差或薄為外臣故委以遠差難印違者府佐以營求特案其餘厥例罕聞即違

制道府亦并糾罰庶人知息競河鮮曠官所當嚴飭一也

前件 工部

覆如河官專治河

祖宗朝屢旨申嚴不許管幹他事今府州縣衛所管河各官南河志卷之五 二 章奏

多營求擇便而道府亦每徇夫河堤衝蓄不常修守時時喫緊伏秋重運隄防更急管河官一有營求別差之念必且曠廢職業即勉駐河干終屬塞塞應如河臣議凡管河府佐官營求別差即行特疏糾察其餘佐貳等官照例拏問道府聽徇并行察處庶各官得專心河務此嚴飭者一也

一本部院原題凡沿河印官陞轉若行運之時且免察辭上司帶印遠出必責令率河官撈淺催漕係令幫過盡或新官既到或委署有人申臣衙門批允分計准

任如河官陞轉司道府必要將經手工程錢糧一查交與接管官明白申臣衙門批允方許啓行使河事不廢半塗即銷筭亦得清楚臣又查得近報該吏部題奉聖旨據奏凡既經陞轉官員久總原缺即當革職還行撫按提問欽此臣奉此以繩濱河償運之臣于不肖者惟恐其營留壞事有賢能者又慮以速去卸肩非係運月不在此限所當嚴飭二也

前件 工部

覆凡陞轉官員近奉

南河志卷之五 三 章奏

明旨不敢久戀原缺第濱河印官濬淺通漕責係甚重若陞遷在運行之時合照河臣議一切叅辭徑行停免仍俟全幫過盡或有新官接管方許離任併將任內經手工程錢糧交盤明白申報總河衙門詳允方許啓行如謂五日京兆惟以速去滋悞定罪不恕若非運行之月仍不得藉口久戀此嚴飭者二也

一本部院原題凡府河官缺即當以府廳帶管如委之州縣則體礙而難行凡沿河州縣官缺即當以府廳或鄰邑之賢者兼署如聽營于佐貳教官則權輕而入玩

凡州縣管河官缺即當以本縣鄰縣佐領之能者代理如付之候缺倉巡則腹饑而思飽最易為猾書積奏與火老夫頭所玩弄即教官佐貳署印且然況其下者乎

臣有慨于頃者張秋管河通判缺始則任察處張士維繼管繼而以府屬壽縣知縣暫攝已又以署

陽穀縣事通判李文林兼管一月之內三易其人又有

慨于東平州管河判官缺武城縣管河典史缺委署朝

更夕改臣亦莫知適從此如故城縣印署以訓導而

管河典史程其事又遠差解銀湖縣印署以教諭而帶

南河志

卷之五

四

章奏

河又係候缺巡簡人既不存政于安舉此等棋局皆起于贅視河臣而不遵

令甲之過也臣請恭誦

會典一款凡漕河事務悉聽典掌之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

又一款凡府州縣管河官及閘壩官有犯開具所犯事

繇行移巡河御史等官問理別項上司不得懷挾私忿

徑自提問今後干係河漕委署提問事件司道府官斷

當照例聽臣衙門與總漕巡漕漕道詳裁區處就中更

有專制兼制之分勿大家漫不照應而獨使河臣受責

所當嚴飭三也

前件 工部

覆府州縣管河官以河為事員缺代署自當聽河漕衙門詳委近來委署紛更河臣不相聞問又或庖匪人掣肘悞事而獨使河臣受責查

會典開載管河各官悉聽河漕區處今後府廳管河官缺以

府廳帶管沿河州縣官缺以府廳或鄰邑帶管州縣管

河官缺以本縣鄰縣佐領帶管該司道府備加遴擇申

詳總漕巡漕漕道各衙門詳允區處不得聽令佐貳等

南河志

卷之五

五

章奏

官親便營求其教官及候缺倉巡易為委署玩弄尤不得委管致悞河務如不申明河漕衙門而徑行徇用責在司道府臣此嚴飭者三也

一本部院原題開座額夫例有專役臣查

會典一款凡閘壩洪淺夫各供其役官員過者不得呼召牽

船又問刑條例一款凡運河一帶用強包攬開夫溜

夫二名之上撈淺舖夫三名之上俱問罪旗軍營衛衙

民竝軍丁人等發附近各充軍攬當一名不曾用強生

事者問罪加號一箇月發落臣昨晤巡漕王邦柱

干濟告以此出嚴禁開官迎送不許撥淺夫一名赴舟牽攬恐以巡河及妨河務漕臣首肯近據管加河通判楊行起揭報浙江領兵遊擊邵師嚴凌虐官牌索亂漕規一事見批濟寧道查明另議謹先拈出以戒將來今後除臣舟行不用開夫一名外本管司道以下及經過大小官員俱不許呼召開夫有妨本役違者察治再行各印河官將所占僱淺夫通查退出限一月內府河官具冊呈報司道嚴實詳臣以憑著發工所仍嚴禁勢豪衙役委老人等用強攬當違禁生事包買工食需求常

前件 工部

覆聞洪淺溜額夫專供河漕挑漕之役自豪猾攬占夫傭輒苦不足又往來客使呼召牽挽舂錘之夫反供迎送應令河臣通行司道印河各官及經過官員不許呼召開淺等夫赴舟推挽并行印河官將實在夫役逐一查驗就中所占僱淺夫盡行清出冊報司道轉詳總河衙門仍嚴禁攬當等弊違者照問刑條例問罪發落其各開

官牌勒索商船以及賄啓偏漕等項照例追贓究擬仍大書榜示申明禁絕爲河漕永利至于浙江遊擊邵師嚴索亂漕規已經河臣查議應行奏奏著爲後來榜樣此嚴飭者四也奉

聖旨河官營差規便員缺輕徇濫委及運行之日借陞惡卸皆繇總巡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致積玩成習至攬占淺溜等夫併勒索商船諸弊禁例甚嚴如何全無釐飭這覆議四款深于河運有裨務著實舉行有違奉不恪的著總巡衙門指名察來重治勿但以條奏了事

淮揚河道開工疏

總河部院朱光祚 題河屬估計歲修臣履任伊始獨見南河分司徐標詳冊最爲清楚蓋其會計之先親勘已確鳩工之日程督又勤報完之後綜覈更密所以儀真攔洲開旋圮旋修不二月而告竣今年重運通行無阻止費銀二百一十五兩五錢應准開銷至山陽縣高堰石堤爲陵寢淮安保障如關廟三元廟二段先急工而辦實料估銀二百八十六兩七錢七分除上年省存石料外實該支淮庫八十三兩八錢七分絕不掣往年乘急浮估弊 江都

縣廣惠關批允辦料銀四百兩於今八月奏前人以同
空通運有待未修而標則乘糧船過淮已盡之暇亟請責
成印河官同心共濟庀料興工仍不憚先之勞之除虛課
實計異日工完之後尚有省存此皆不容已之役與不可
省之費既得其人俾之及時料理漏卮可塞求賴攸資此
臣所以簡閱徐標津津條議鑿躬行雖微既往以信將
來尤備責成而殷屬望相期爲

陵運民生三大要共矢一肩勤思匪懈者也除批行一面與
工一面候 題俟工完之日行司道車奏淮揚二府推官

南河志

卷之五

八

章奏

會同該府河官逐一查勘果否完固方准開銷如有省存
仍留貯庫再取官夫限年賠修甘結一附卷一報臣以備
伏秋水泛查考追究謹將南河三案工銀照例題

請伏乞 勅下工部酌議行臣轉行南河分司淮揚二府管

河同知通判并江都山陽二縣印河官一體遵照上監修

砌工完報數勿踵往歲因循苟且之習自干明罰爲也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工部 題覆爲照淮揚歲修三工

皆南河郎中徐標所轄之工也儀真欄湖閘實用工料該

不官所親見者共二百一十五兩五錢業已工完通運應

准照數開銷高堰石堤原估工料銀二百八十六兩七錢
七分爲河臣親勘確估之數除崇禎元二三年省剩石料
銀二百二兩九錢外諒支淮庫歲修銀八十三兩八錢七
分估既不浮第須覈工作之堅瑕耳江都縣廣惠關先經
前河臣李若星批允辦料動支揚庫縣閘銀四百兩前以
糧船絡繹興工有待今徐標議乘運艘盡數過淮亟圖鳩
倂應支發錢糧刻限報完料實工堅方准銷美仍各取官
夫限年賠修甘結以備查考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令河臣轉行各該管官遵奉施行奉

南河志

卷之五

九

章奏

聖旨這淮揚閘座等工已修的准照數開銷未修的著既辦
料鳩工刻期報竣仍俟覈實銷美

淮揚河道工程疏

總河部院朱光祚 題淮揚二府所屬山清高寶江都五

州縣或當黃淮交漲之衝或聚湖山并發之水兼以去年

雷雨肆虐平地亦成巨浸一線漕堤時時告決四圍澤國

浩浩無涯全賴司臣徐標始而往來搶救繼而築塞決口

終而發勸歲修所估用者皆不得不實用之數所聚減者

皆非圖虛節省之名聞其自夏歷秋徂冬及春總浮家泛

宅之曰勝手牋足之時良亦苦矣今南河一帶決口閘座俱已修築盡完通漕無滯皆其獨任怨勞之力也所據會詳五州縣歲修山清二縣共估銀二千九百九兩六錢二分高寶江都三州縣共估銀二千二百六兩六錢既係再三勘駁保無虛冒臣已批令一面興工一面候

題俟完日專委淮揚二府推官會同府河官逐工查勘果爾完固方准開銷如有省存仍留貯庫取各實收并官夫限年賠修并結備查謹將二府工程銀數照例題

請伏乞 勅下工部酌議行臣轉行該司道府廳及各州縣

南河志卷之五
印河官一體遵照施行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工部 題覆為照淮揚所屬潁河州縣自去年河湖交漲漕堤所在告決歲修工程萬不可緩今據淮屬山陽清河二縣共估用工料銀二千九百九兩六錢二分揚屬高郵州寶應江都二縣共估用工料銀二千二百六兩六錢業經司道悉心裁數阿臣酌允具題合無依議山清二縣河工准于山陽縣庫貯河道歲修銀內動支二千九百九兩六錢二分高寶江三州縣河工准于江都縣庫貯縣開等銀動支二千二百六兩六錢鳩工

辦料責令該管河司道官率同印河等官躬親督覈務期費省工堅以裨河務工完查勘 奏繳仍取官夫限年賠修并結以責後効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通行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

淮安黃河決口工程疏

總河部院朱先祚 題山陽黃河二決口自去夏至今築

堤塞決之議久而未定今雖議已定而工艱費鉅猶若相顧躊躇者非玩非吝也當水勢汪洋之日莫測淺深比臨

南河志卷之五

十一

章奏

流探估之後又嗟匱詘據初估離決口三百丈擇淺處築月堤一道費至一萬四千一百餘金尚非長策臣何敢允迨駁查數四各官具揭回文不曰利害重輕驟難決擇則曰三難十慎誰敢輕承只待總漕臣李待問遇臣泗上相與講求便計力任親勘以決之於是臣北歸謝 轍而漕臣率司道廳縣取中河委官掃手集詣阻風淹溜三日熱採衆思主於必塞廳縣官乃敢做例會估量得新溝口長三百五十丈中泓二百丈深一丈三四尺不等除舊六丈尺估工料二萬七千八百七十兩六錢五分除舊嘴長一

百六十五丈中泓一百丈深一丈三四尺不孝餘皆六七尺估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九兩九錢九分司道覈爲必用之需票勿再削撫按促爲難緩之役亟望興工斯皆饑溺之極思也臣何敢不允但錢糧用四萬五千五百三十餘兩原文虛無坐項在司道裕知淮庫之實在無多矣在督臣亦苦時黜難於舉廢而思臣之達於上聞也則以二邑士民日口擁告山陽願捐銀七千兩鹽城願捐銀一萬兩以佐官帑之絀勉臣以此思民情大可見臣力欲竭而心滋苦矣然臣在河言河除移咨撫臣行牌司道催追山陽一縣積欠八年內河道項下梁頭四稅折夫歸開銀五萬一千三百餘兩而先儘崇禎三四年三萬六千七十六兩不足則動各省直解淮修河二升米銀再不足請逐總漕臣客春借造熾船銀一萬五千兩行令府縣官催追辦料務如百日完工之限勿長二縣維魚之苦此臣之職分也若士民義助聽撫臣以樂輸勸之臣何敢與焉至於募夫四千名日食三分歲值大侵以工寓賑就近募山鹽二邑之貧民而有餘似不必遠取揚州各屬使工房委官料富削民遠滋騷擾且夫決口有長短則夫料當分多

寡乃新溝三百五十丈用夫二千名募值六千而蘇嘴一百六十五丈少一百八十五丈者亦用夫二千壯埽土牛浮估強半可手斷當議裁若工已完矣四千夫散矣每名議稿賞二錢此八百金誰人領受則又可已此臣節愛之鄙見也惟驗料督工最宜得人容臣與撫按二臣專以此工責成郎中徐標暫駐淮安府會同該道督率同知趙應垣徐朝元通判劉文蔚知縣王正志馬文權等選委殷實忠誠委官實料實工實實省試可裁者裁勿拘原估之數當用卽用勿於大計有妨庶幾二大決口可回仁於河伯四萬五千金不浪委於逝波耳再查原詳未議徐朝元以見署府印故今則新知府將到而趙應垣專管山清又有高堰危堤一工不妨並用分理者也除一面允令興工一面檄駁履覈外謹將估計工程銀數先行題請待工成徐議內外石堤遙堤縷堤以番久遠此異日事非今所能逆睹也伏乞

勅下工部酌覆行臣轉行南河司道督同各該府佐印河官一體遵照上緊辦築如限報完行委理刑官同該府與各經手官逐一夫驗實有一分工程方准一分銷案

冊繇司道會勘明白竝將應薦變戒官報臣詳覈

奏繳以示勸懲仍取限年賠修甘結附卷願諸承委者職要職詳倍宜清慎勿踵往歲因循冒破之習自干明罰焉也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工部題覆看得山陽縣新溝蘇

家嘴二決口河勢直趨山鹽諸地並雁墊溺河漕諸臣會議築堤塞決估用工料價銀四萬五千五百三十兩六錢

四分五釐河臣朱先祚議將山陽縣積欠八年河道項下

銀五萬一千三百五百餘兩內先儘崇禎三四年三萬六

南河志卷之五

十四

章奏

千七十六兩動支應用不足則動修河工未銀與請還借

造燬船銀此固本項正支乃漕臣率待問又以工役甚迫

而河錙舊欠不能猝應工需議從士民之請動支鹽城縣

借買米銀一萬兩山陽縣暫借富商銀七千兩先行鳩役

一面徵派抵還臣以爲新蘇二決築塞難逢必以山陽縣

數年積欠追償應用恐一時未可驟得今鹽城既有見解

貯買漕米銀一萬兩山陽縣又見有借商等銀七千兩係

士民義貸願于地畝派還似亦不妨取估工費但災邑何

堪派畝卽應于山陽縣積欠河銀內照數補還就借漕米

貸當商二項繞一萬七千金其餘錢糧勒令山陽湊足前

數庶百日工限可以剋期報竣至召募之役卽于山鹽二

邑就近募用不必遠調各屬其縣家嘴裁夫及裁犒賞應

照河臣議可省卽省勿取足于原估之數至如督工辦料

并如河臣議責南河司臣淮海道臣督同府州縣印河各

官實實料理仍取限年賠修甘結以責後効既經具題前

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通行遵奉施行奉

聖旨依議卽著李待問朱先祚嚴飭道司各府州縣印河各

南河志卷之五

十五

章奏

官上緊實心料理務期費覈工堅永垂利賴各官仍俟竣

役方准陞遷不許營徇規卸該衙門知道

淮揚閘座堤工疏

總河部院朱先祚題崇禎四年六月內准工部咨該臣

題修完揚州府儀真縣攔潮閘應銷銀二百一十五兩五

錢又修淮安府山陽縣高堰石堤二工應支銀料共二百

八十六兩七錢七分揚州府江都縣廣惠閘一工應支石

工銀四百兩奉

聖旨工部知道本部覆奉

聖旨這淮揚間座等工已修的准照數開銷未修的著即辦料鳩工剋期報竣仍俟覈實銷案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轉行辦修去後今五年三月初五日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徐標呈據淮安府管山清河務同知趙應垣覈詳高堰石堤原估銀料二百八十六兩七錢七分內領淮庫銀八十兩八錢七分并廠存舊料委管河主簿何出圖修補過開廟武家墩等處石工餘因水餐未敢輕拆止用工料銀九十五兩五分省石料值銀一百九十一兩七錢二分在廠又據該司呈據揚州府管河通判彭應選覈詳江都縣廣惠閘原估銀八百兩前院批准先支縣開銀四百兩不足再動別項本院題報照准數辦修蒙本司親詣會覈實工堅比舊開漆石一層計楞木椿木青石麻石油麻米汁灰鐵等料用盡四百兩無加到司本司查驗委無虛冒應准開銷取各限年甘結并存料廠收附卷詳臣為照高堰乃淮揚保障四年分應修石工皆臣所目擊手記者擬估添料與匠作之需談二百八十六兩七錢七分今覈銷止用九十五兩五分餘存舊石值銀一百九十一兩七錢二分則以水餐尚有未興之役留待五年者非吝也江

南河志卷之五

十六

章奏

都廣惠閘係瓜洲運口初估工料八百兩繼又加至九百五十兩臣止題定四百兩今雖用盡較之舊石加高一層則以司臣徐標先勞省試之力下不能欺故臣以四百兩具題而用即如其數而止彼承流于下如同知趙應垣通判彭應選同心節愛不可泯也臣既覈覈無異相應奏銷其用過銀料細數照例于年終歲報冊內類繳伏乞勅下工部查覈註銷施行

高堰堤工疏

南河志卷之五

十七

章奏

總河部院朱先祚題高堰石堤俯視淮安城郭所關民生利害重矣且也有此堰而後清口之淮黃昭快合流之勢以清之全刷濁之半下裨運道上益陵園此其相關又何如巨且急者自去秋霖雨為災黃淮交漲飄搖幾幾不可支賴司道各官殫力修救僅保無虞初擬廳印官勘修估一萬二千餘金臣頗難之駁司道擬修減至再實用工料銀七千六百一十七兩六分議動歲修夫亦擇其最急者先圖之耳蓋堤長百里不分緩急并舉為難司臣徐標廉而能任淮揚一帶運道嘉賴已三年矣惟勤惟實克盡克威其幹因如家視夫君子之政中外

共知之頃者山陽新溝縣嘴二決口估銀四萬五千五百三十金上自撫道下至士民無不願借手共濟而此工又費至七千六百餘金當此時詘舉廢之日不得善任怨勞之人其何能濟臣思若專以畀之于標使其移駐淮安與道臣周汝璣同心督理選擇府廳等官隨宜委用實料實夫實實省試當用即用不必節省之名可裁即裁勿庸徂一成之案將塞決修堰二工不日可落成也本官差期將滿前見邸報吏部議推真定淮安知府疏曾以廉幹上聞則臣之非阿私所好借工留人可知合請

南河志

卷之五

十九

章奏

勅下使工二部酌議將徐標留任南河或加銜久任以責成功或俟二工完日從優叙擢統聽

聖裁竊念水土之事原有專門虛浮之奸釐于習者臣于淮揚一帶河道憂深慮遠凡臣之所欲言皆標之所能為者已干塞決歲修疏內約畧數陳品才具見敢因題

報高堰工程而再及之伏乞

勅部酌議行臣轉行司道府縣各官一體遵照施行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奏欽此欽遵吏部題覆看得標按之在地方所與共保境安民者全在材賢得力之官官必入人

應手而後地方在在蒙庥所以遇一村且賢者珍之惜之視遷而之他不啻奪諸其懷也據督臣朱先祚于徐標撫臣熊文燦于桂紹龍等魏光緒于尹仲各有保留之疏其各從地方起見自不必言備查議留各官皆賢者今徐標桂紹龍等見在地方未經遷轉自應如其所議俟各官資俸及格或加銜或就近各隨宜用之本地以收輕熟之效奉

聖旨是欽此工部題覆看得其石堤倉淮黃第一

保障去秋洪水橫溢幸以修防無忘今河臣朱先祚以險

南河志

卷之五

十九

章奏

急工程亟宜補救覆估工料銀七千六百一十七兩六分應准照數於河道歲修銀內動支償工竣後完日覆銷至於督覈工程河臣議仍責成南河郎中徐標與淮海道臣周汝璣協同督理徐標實心敏幹久為河漕鼎賴頃山陽縣新溝蘇嘴塞決之役漕河諸臣既以信任顯屬應將塞決修堰兩工責令料理務期工可求賴至於留任加銜一節已經吏部覆議俟資俸及格或加銜或就近各隨宜用之本地以收輕熟之效工程報竣之日聽吏部將本官另議加陞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遵奉施行奉

聖旨依議

淮揚搶救案決二工疏

總河部院朱光祚 題臣惟黃運二河冬春之交有歲修三法曰疏築濟其常也伏秋水泛之日有防守六法曰官民二守晝夜風雨四防亦其常也忽然變起非常如昨歲霍雨六旬江海河湖並漲淮揚一帶堤岸率者危矣危則有搶救之工官夫不分雨夜竭死力以與河伯爭一旦之命于是土上加土埽外加埽運廠料支庫銀用夫力皆不

南河志卷之五

二十

章奏

可以預計亦難等待申詳但救得一尺即免潰數丈數十丈是也救之不得而危者傾矣傾則有塞決之工或衝口未深而即行堵塞或莫能爭銳而徐俟水枯此則夫料可以估計待詳但緩急相時斯多寡有節是也臣請先言搶救之工案查崇禎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據管理南河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徐標淮海道副使周汝璣揚州道僉事柴紹勲會詳為霍雨山水異常淮黃泛濫堤岸可虞等情臣此允責令官夫晝地輪班曉夜巡視加謹修防于是八兩月司道不憚苦辛出入泥淖之中董道搶築今幸河

水漸消各堤盡露所有用過銀料親詣查勘面與各屬約

必功成不毀者方准入冊如漂蕩無存者不許開銷節據

淮屬山陽縣申報裏河一百一十里漕堤各間座及高家

堰四十里外河王公堤用過搶築料銀一百三十兩三錢

一分清河縣申報裏河通濟關外河天妃壩用過搶築料

銀二十一兩四錢揚屬高郵州申報搶救南北中三堤并

塞過兩金門開用料銀二百六十兩三錢九分寶應縣申

報九淺各堤用過搶築料銀四十四兩一錢八分江都縣

搶築六淺各堤用料銀九十五兩二錢五分造冊到司隨

南河志卷之五

二十一

章奏

經本司請工按冊查果工有實益料無虛開各宜准銷詳

臣臣批俟回空盡南新運盡北兩無遲滯方允題

報今則糧艘過淮有日矣此五州縣搶救危堤一案實用河

銀五百五十一兩五錢三分所當准其開銷者也請又言

塞決之工五年三月初五日據該司道會詳先于四年十

月奉臣批覈山清高寶四州縣各塞共估工料銀八千四

百二十一兩六錢行司親勘必須實用方准量支遵依行

據管山清河務同知趙應垣覈詳山陽縣初佑裏河萬僧

塔鹽市新挑溝張道官廟楊家溝頭舖二舖河西將軍廟

烏沙河楊家廟十决工共築塞銀五千二十二兩六錢再
減三減去銀八百七十八兩三錢實該支四千一百四十
四兩三錢今查勘板開驢市于四年八月初八日完工新
挑溝九月初十日完工張道官廟楊家溝九月十五日完
工萬僧塔十月初九日完工二舖頭舖十一月十八日完
工河西將軍廟十二月十七日完工烏沙河十二月二十
六日完工楊家廟五年二月初十日完工共用過價腳銀
三千七百五十八兩九錢餘在庫銀三百三十三兩六分
零在廠料值銀五十二兩三錢三分零二項共省存三百
八十五兩四錢零清河縣初估通濟月壩支華寺壩運河
果頭三决工共築塞銀一千七百一十二兩七錢五分再
減三減去銀二百三十四兩九錢九分實該支一千四百
七十七兩七錢六分今查勘文華寺壩于四年十二月初
三日完工通濟月壩十二月二十三日完工運河果頭五
年正月二十四日完工共實用九百四十一兩八錢六分
餘在庫銀五百一十兩一錢六分在廠料值銀二十五兩
七錢四分二項共省存五百三十五兩九錢又據揚州府
管河通判彭應選嚴詳高郵州初估車邏鎮清水潭二决

南河志卷之五

二十二

章奏

工共築塞銀六百三十五兩五錢九分駁減去銀九十四
兩三分實該支五百四十一兩五錢六分今查勘車邏鎮
于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完工清水潭水深二三丈陰溜之
極挽築月堤用料甚多于閏十一月初十日完工共用銀
五百四十一兩五錢六分無剩實應縣初估于興溝閘江
橋汜水月河四大决工共築塞銀三千四兩五錢七分再
減三減去銀七百四十六兩五錢九分實該支二千二百
五十七兩九錢八分今查勘月河于四年九月初八日完
工汜水十月十六日完工江橋十一月初六日完工于嬰
溝十二月二十二日完工共實用價腳銀二千一百四十
四兩三錢一分省存銀一百一十三兩六錢七分以上四
州縣十九工通共原估八千四百二十一兩六錢實用過
七千三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省存銀料共一千三十四
兩九錢七分冊報到司該司道會數明白前非浮估後無
濫用當霜降水落之後向之估用三埽者減為二埽二埽
者減為一埽有先議埽橋者土基既現止用橋笆外護內
築實土故山陽清河寶應各有省存而高郵以清水潭一
工水深陰溜費料獨多故雖印河官別有借助亦不敢再

南河志卷之五

二十三

章奏

爲請益矣所有用過錢糧應准開銷印河各官本司在工親見其出入泥淖餐宿風霜畢力辦修殫心堵築幸民居已有平土重運北挽如飛似應優叙以勵將來各詳到臣覆覈無異批允候題此四川縣塞決一案實用河銀七千三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所當准其開銷者也爲照淮揚一帶河道歲修堤岸以濟運安農其常也而搶救與塞決則變矣惟

天災流行偶值非常之變故人事搶攘難拘不變之常憶客歲久雨橫流淮南上下數百里黃濤白浪一望蕪

南河志卷之五

二十四

章奏

天幾千無城郭人民矣安開漕堤所賴司道諸臣拚身命忘寢餐以修搶救之法急保數尺一丈即可轉前目幾十夫百丈之危實用一金數金即可省異日千百千金之費雖云焦頭爛額亦與曲徙同功而查高郵江甯山清五州縣所救危堤甚多乘急開支罔敢溢濫北及永消堤出估築決口料繇多而減少夫課實以除虛程工五月有餘報塞一十九處原詳銀八千四百二十一兩有零尚省一千三十四兩此皆司臣徐標朴寒暑雨忘勞心口手眼具到道臣周汝璣崇紹勲分猷率屬省試惟殷同知趙應垣通判

彭應選賸抵彈力知州王體蒙知縣王正志吳弘功聞家詐李士襄鳩倖有方之所致也似應甄別紀錄以勸將來所有五州縣二案用過河帑七千九百三十八兩一錢六分既經回空重運通行無阻司臣揭稱于馬上舟中覆覈明白臣查無異相應具題

請銷其銀料細數照例于歲報冊內類繳伏乞勅下工部核覆開銷施行

飛報淮黃氾濫疏

總河部院朱光祚題爲淮黃氾濫異常

南河志卷之五

二十五

章奏

陵運民生可慮謹據文飛報等事崇禎四年七月十七日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徐標呈爲積雨異常萬水陡發淮黃泛漲滔天湖河堤岸可虞事查得本司所轄淮揚沿河高寶江儀山清六州縣山水暴發各湖驟長堤水平漫管夫修防各情形業已報驗去後比有黃淮併漲淮水更強南有諸湖山水尤暴又兼霪雨累月滙注諸湖汎濫漕河一綫土石堤岸水踰堤面三四尺諸城內外水亦深四五尺本司多方救護上加客土二尺餘一晝夜仍復相平堤浸水中滲漏難支即柳草椿笆撐抵廂護止如救瘡寒孔

先是水初長時即詣各州縣芒稻河子嬰溝天然壩黃浦
口涇河澗河等開九通江通海閘洞盡開乃兩日甚一日
水日長一日終難驟消奉總漕部院憲票責令詣淮相度
估計工程應築塞者即便支銀辦料集工詳明河院奉此
本司只得會此顧彼到淮查勘父老皆謂此處無三年無
水患無三年不河決如此大變則數十年未有目擊兩岸
水漫堤上胥溺號呼之狀實可矜憫淮城四門積土以待
閉塞而昏墊居民數百人喧囂盜掘無可奈何本司苦心
修救不遺餘力又據泗州等處報稱該州縣積雨四十餘
南河志卷之五 三六 章奏

日淮水驟漲將近

祖陵除嚴行防護外且高堰為淮揚大保障水亦平堤尤屬
險害隨令同知徐朝元駐堤修防但今水勢日增各堤漸
塌變出異常惟仰仗

聖明洪福從此雨止水消河漕幸甚十八日又據該司呈為

目擊淮黃汎濫災變異常

陵寢漕運城社民生危險可慮仰乞速行查勘會

題以圖保護事竊照淮揚等處四瀆交匯萬水為壑無三年
不受水患者自四月望後大雨月餘揚屬高寶江儀一帶

西受二十四塘三十六湖七十二澗之水白浪連天東則
江盈海溢田舍為沼本司將旁通支河閘洞盡開仍跋涉
泥中指示四防二守之法分人限地曉暮循環以一綫堤
與稽天之浸相持數十日擬上源水緩猶可徐消溯流詣
淮見淮黃下注勢更洶湧田廬盡蕩男婦號奔再過清江
至黃淮運口與清河縣知縣閻家祚登甘羅城四望水天
茫茫不辨淮黃止見土堤如失消膏民屋如風捲葉父老
皆謂從來未有之變而泗州盱眙

祖陵所在又報水擁四門勢更危急此時尚屬三伏猶慮秋
南河志卷之五 三七 章奏

水再漲更未可測除飭率官民或守護或遷徙或堵塞或
開導以救淪胥於萬一及呈總漕部院移會各院道會議
查勘外擬合呈報據此查七月初十日據淮海道副使
周汝璣呈為緊急河患事行據淮安府知府呂奇策親詣
涇河看開南北二閘口以殺水勢俟稍平即塞至于近城
各涵洞不宜盡開恐沃壤淹沒居民陸沉呈詳到道因係
緊急河患未暇申請先已開放仍相水勢稍殺旋宜閉塞
到職該職批涇河閘二口既道府親勘宜開暫洩內水以
保城池誠為防患急著但水勢稍殺即宜議閉勿見目前

而志遠慮也除執行外職即行牌差帶為勘水防堤事照得入夏以來黃淮一帶水汛日長一日淮上三城幾有浸灌之虞雖賴道府勘開河開口內勢略殺然伏秋水勢正高未可偷安旦夕至於逼近泗州歸仁堤高家堰徐州甌山等處上關

祖陵魚之運道民生尤為喫緊與其事後議築議塞勞費無

補不若二守四防一遵舊例各印河官嚴督官夫預堆物料移駐河干相機護守之為得也合行差官會同各印河

官前往歸仁堤及桃清高堰淮安泗盱一帶查勘各堤水

南河志卷之五

二十八

章奏

勢并該管河委官夫老人等果否駐止河濱率夫稽料畫

夜防守如有緊急即時發塘馬緩則二三日一報急則一

日二三報以憑親臨調度如仍遵行不恪防守疎虞從重

特奏決不妨息慎忽泄泄省省分委聽用官妻與文徐日

昇一往歸仁堤淮揚等處一往泗州盱眙去後再查七月

初二日先據南河分司呈為

天雨異常山水陡發湖河泛漲堤岸可虞事報稱淮南地方

傷雨四月十八日迄今二閱月雨水無間每日報長二三

尺不等各屬地形如釜一線漕堤水浸彌月況二

夜責官夫傳詳防護疊據高郵州寶應江都山陽各縣印

河官揭報暴雨數旬黃淮交漲漕堤十分危險請乞辦料

分救到司除酌量執行外本司勘得欲嚴修防急在備料

若候題咨買辦緩不及用一面暫借各戶木柴等料創

椿編笆以備急需本司親發完日詳銷可保無虞到職談

職批本院前臚棹張秋肯虞

湯禱獨慮

堯咨或曰此不必然之計也今果然矣二月雷雨害於案獄

已不勝為稿事憂况

南河志卷之五

二十九

章奏

陵園運道所關更重何至今日方請辦料仰司會同淮揚二

道嚴行各印河官應料理者上緊料理應巡行者作速巡

行應駐守者臨河駐守星夜辦料督夫務盡二守四防之

力以捍不虞勿得怠忽貽患飛文申飭取依准繳職又嚴

行各司道為申飭飛報水汛以防河患事仰即轉行印河

官今後凡水汛河工緩則一日二日一報急則一日二三

報俱於文內封上註定日時發塘馬飛遞仍督令各官領

夫駐宿河干務遵防守成法不得斤斤怠忽該司道仍不

時巡查動情敢有執拘不服調度以致尺寸疎虞定行叅

處斥逐一切調夫工食依時給發以示鼓舞或有仍前扣勒誤工者不問是何衙門吏書掣解究還此旨目下防河至緊之務大小衙門均宜恪遵去後又據中河分司郎中層存仁呈報今歲徐呂自五月以來黃水驟漲六月中旬陰雨連綿其勢愈大職夢寐驚惶除身閱申嚴外今又奉頒劄再三俾常自顧謬憲諭詳諄真不啻父師之爲子弟也又據潁州道副使吳道昌淮徐道右叅政劉泓淮海道副使周汝璣邳宿河務同知胡賓徐屬河務同知孔從先帶管山清河務同知徐朝元清河縣知縣閻家柞等各報

南河志

卷之五

三十一

章奏

月日水汛危險蕩析情形大約相同復接南司徐標一揭自四月十七日始雨民有珠玉之喜不意疾風恒陰積四十餘日職率官夫保守漕堤累月大呼不翅如張許之守睢陽雖危未倒斷斷乎仰仗

聖主洪福陰有神助父老驚傳以爲數十年來異變至永近泗陵往年曾主分黃導淮之議從桃源等處引黃而東可使清河口黃弱淮強今安東山陽等處各口分決黃流下海最近黃日洩而淮猶強高堰一堤水與石平雖以全力固守西風一浪震撼可虞幸四五日內雨止風平人心稍安

聞它州縣尚有水電如驚卵所望一空者有大風拔屋人畜并捲落數十里者有海水上漲百里民不敢居者種種災變殊異常聞此時職惟以守漕堤爲主相機堵洩應用料銀乞許先發後詳職回以事干松溺動銀支料一聽便宜可也又一揭淮揚一帶田廬運道城池多被水衝上至清口見水愈溜愈急豈止車馬難行即舟行亦多危險向非文華寺壩決而南入新河清江浦驢市決而北入西湖烏沙河決而南入南湖三城壩決而東隸縣城入濶河則淮城之沼久矣清河縣如一小洲高堰水與堤平天妃壩上亦水二尺餘大可駭愕此等大災不止堤岸潰決似各衙門情狀隱隱欲推一河官夫河官能導淮黃之水不東南能止數十日傾盆之雨不下平時時據本部院手札牌檄叮嚀告誡各屬務要實心共濟凡在地方各有責成若盡護管河一官此豈尋常濫竽事耶今尚幸黃水爲淮水逼而寢北淮入清口者止得其半下有通江海許多涵洞洩之不消則淮強可知轉盼秋水再漲西風助虐恐淮黃江海混流東南事更不可測伏乞早爲會

題以便同舟相呼連揭到職職讀徐標此揭詞危心苦力殫

南河志

卷之五

三十一

章奏

修防蓋以全副精神捍河漕半壁者也為職職自入境謁陵之初陸高堰堤上見湖底白沙一望無際想像伏秋水發之時天風海濤不知洶險何狀心切憂之已見卸石堆土措置未當似年來河官全力專用之于備漕而河身日高桑田日變未暇察也幸驟雨時行壅而未潰大家且相安于無事職過宿遷縣探量天啓五年最大險溜一處如磨兒莊開石已入水七八尺益見水繇地上沿河州縣形勢愈低竊慮黃河水性必有變遷故亟亟焉討錢糧入夫之庫實以備不虞而或者病臣好察也不知治河無它法惟庫有實銀夫用實力管河官實省試而後築者可堅濬者可深壅者可導危者可平順水之性而不與之爭

南河志

卷之五

三十二

章奏

陵運民生端必賴之不意入夏以來

聖明方閱時憂旱繼美桑林而淮揚一帶自四月十七日始雨嗣是暴雨彌月兼以疾風于是淮水強而壓黃水逼而且北在揚屬則西為二十四塘三十六湖七十二澗之尾間在淮屬則黃與淮爭東入于海而海水又上溢百里水日益長兩日益多外者下者既壅則內者上者何淺此祖陵之所以水逼堤根而淮城之幾于為沼也其羅城崩便

為行路揚屬堤岸如火爍膏此為運道民生言耳而夫園根本之地泗城

湯沐之鄉或導或分審時度勢則非職愚一人之識見與一手一足所敢漫議各處開洞既以救急議開有即當塞者各決口雖聽分流內殺有終當塞者事非一端費難區處為今之計唯有先講理財有財此有用有用此有人有人此有土舉凶荒盜賊安

陵護運之事思過半矣此變非常未可以疏築濬三法草草行事且伏水雖過秋水正來猶未可于二守四防稍息是

南河志

卷之五

三十三

章奏

時郡邑各官一官營一官之職業兼有代庖一處救一處之城民難于遠委職一面拜跪恭

報一面南行查勘歸仁高堰堤直抵泗州以衛

陵為主而民運次之所有分司二臣徐標省存仁職專治河屬地甚廣不能分身以應却宿同知胡賓止可守歸仁堤徐廟同知孔從先止可守魁山羊山等堤帶管山清同知徐朝元止可守高堰堤三者此

陵園最關係處刻刻修救不容暫離若一處稍緩又可隨宜往來聽職差用查得宿州知州新陞福建汀州府同知宋

士中天啓五年曾任邵宿河務同知與臣期開駱馬新河五十七里費銀不滿六千心計已大可見今奉

旨查核六年內歲修四萬三千餘兩錢糧職以五年六年分工多士中管理牌行淮徐道委同知胡賓邳州知州井學植宿遷縣知縣楊獻吉會集清查尚未回報似宜就近留用以收駕輕就熟之効又有高郵州判官新陞江西都司斷事尹覺據司臣徐標與漕儲道臣錢士晉先後揭稱本官恩貢種文集堤護運有法曾領銀入山探買高郵堤石料星夜轉運心切急公今本大堤危督工未竣當留任以竟厥施且便銷美職思河事當危險之時人皆思脫二官或查相應河缺填補或許寬限工完赴任此係吏部職掌非職所得侵越但饑溺深思有試而用非為人擇地者比也敢因題

報水災而併及之伏乞

勅下吏工二部速議

上履一應防患恤民事宜行各撫按諸臣與職同心措辦蓋此非決堤小失可專責職與分司官者再念知州宋士中判官尹覺各有經手工程錢糧未報完銷

南河志卷之五

三

章奏

奏繳應否以新銜隨職委用候補員缺或止寬其憑限事完之任統候

聖明裁察賜職可否施行奉

旨著照舊奏河淮漲發水溢異常

陟運所關深切朕念卿會同該撫按道府各官躬親相度悉心設法疏導防護勿令冲决為患所有河道錢糧原備緩急自當催查支用豈難實銀實夫并委任屬官等事都着該部酌議速覆

奏銷淮安黃河塞决工程錢糧疏

南河志卷之五

三十五

章奏

總河部院朱光祚題據司道二臣徐標周汝璣會呈稱先蒙兩部院見密歲數月積窪淮黃暴漲新溝河决三百五十丈蘇甯河决一百六十五丈洪水汪洋蒿目惻心題奉

欽依亟塞於二月二十五日發告開工嚴飭經理本司即移駐新溝同本道星夜備催淮安府推官王用予支銀辦料委官集夫淮安府管河同知趙應垣查覈物料省試夫工與山陽縣知縣王正志糧捕通判劉文蔚殫心協力中分三工依次捲下馬頭大埭鷄鳴而起二更始罷不分兩夜

計日課程至五月初一日閉合龍門又恐草場虛浮即留趙同知掘取老土內築戢堤上加頂堤督集夫料防守伏秋保固無虞至蘇甯決口行委劉通判先於兩岸修築裹頭廂邊以次下埽後連雨暴雨湧深一丈七尺恐連時勞費無益會議停工以俟水落九月二十八日司道率趙同知王知縣親詣本口查勘原估一百六十五丈淤墊高濶橫成大灘可行車馬原估物料未較輕廢今據申請銷報詳稱新溝原估二萬七千八百七十六錢五分下過大小埽一千六百一十七箇土牛埽一萬五百八十七箇大小橋八千九百七十七根并匠作夫工官役口糧等項實用過二萬一百二十三兩三錢三分省銀七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二分蘇甯原估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九兩九錢九分止廂築裹頭下過大小埽二百四十箇土牛埽二百五十三箇橋二百七十七根并夫工等項實用過一千零九十六兩一錢存銀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三兩八錢九分二工共諒銷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九兩四錢三分備用司道原係親督工料再加覆覈是為照河決為患歷代皆之至公卿負薪重臣屢遣或數十年常不克績未有如

南河志卷之五

三十六

章奏

新溝蘇甯一決四五百丈之大者以黃淮交匯而下其勢更兇修築之始人謀鬼謀共稱艱巨乃新溝之工三閱月而告成蘇甯之決不旬日而自塞此皆仰賴聖德格天河伯助順兩部院恪承宵旰指授慈飭之效各廳縣官拮据鞭策不愛髮膚或嘔心支辦或晝夜經營同心共濟之力若職等雖露處黃沙白浪間奔馳竭蹶鯁面枯形捐七尺以殉之職分宜然弗敢云勞仰乞覆覈奏報管工各官應否開陞照舊例量從題叙以示鼓舞或照工完先賜題銷使工程錢糧得以清楚具詳到臣先該臣批再行理刑官覆覈堅瑕查叙大小各官効勞次第恭以往例明確另詳以憑會同總漕臣酌題并催五年蘇甯以南建義新決口勘估工程去後今據再詳先奏報完工前來該臣看得四年夏潦秋霪為數十年所未有通計河南山東與中河南河大小冲決凡三十三處在淮揚三府者即有二十一口臣督行南河司臣徐標會同該道周汝璣崇紹勲率印河官指辦堵塞已完一十

南河志卷之五

三十七

章奏

九口用銀七千三百八十六兩一報銷矣獨山陽縣新溝蘇嘴二口共長五百一十五丈估銀四萬五千五百三十兩工巨費繁庫無見貯陸續催追湊處勉而竣役在新溝原估二萬七千八百七十六兩六錢五分實用過二萬一百二十五兩三錢三分省七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二分已經伏秋二防可無它慮在蘇嘴原估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九兩九錢九分因伏水漸發一時淮庫止有此物力山鹽二縣止有此入夫委官止有此員數勒限完工止有此時日不得不先用裹頭廂邊埽料一千九十六兩一錢二分以待再舉邀

南河志卷之五

三十八

章奏

天之幸決口忽被淤橫亘已成通道徐侯堵塞新決之後另議護堤長策乃知河工因時相利司道諸臣先是博采衆論不敢虛擲金錢之謂非漫然也二工雖完謹何容易司臣徐標六月初旬舟抵板閘遭風溺水幸牽一鰲飄流十餘里始得漁船救出同知趙應垣通判劉文蔚於望日並罹碎舟之厄九死幸而一生此豈尋常胼手胝足之勞已哉所有司道官徐標周汝璣府廳縣官趙應垣王用干等五員營工管料主簿周尚義等六員催土趕夫經歷王

問卿等十九員接場官孟梅等八名總工辦料運料部夫耆老義民蘇士龍等二百二十四名隨工醫生程志胤等九名即當查倒叙賞但以蘇嘴之南四五里建義村今五年秋復決二口南口一百四十餘丈北口二百餘丈兩岸深淺不等臣於九月初七日業已彙

南河志卷之五

三十九

章奏

題不次催勘嗣於九月二十一日接司道一詳十月十二日山陽縣一詳十月二十四日司道再詳十一月二十八日山陽縣又詳皆言初因水大難估繼約工費較前二口多至三四倍終言淮庫如洗山陽獨力難擎欲借被災州縣協力堵塞今雖在冬水尚未涸誠恐探估不的俟司道府廳與士民會妥方詳而徐標則云此地黃淮交匯山清以東兩岸原無遙縷三堤伏秋水漲則易漫溢溢於上則下流緩故淤淤於下則上流壅故決今決口之水漸漸歸槽正河稍通乘其通流堤漫溢塞旁決挽歸故道似亦治河之正經若順決東堤水未成河勢甚遠遶又湖坡窪下必難底績又稟稱建義決口水復歸槽往來渡舟探有深四五尺五六尺者職意急塞旁決挽歸正河水行沙行交河可復昔蘇莊朱旺口之決百六十丈塞決止費

挑河則費七十六萬金可鑒也臣查十月終淮庫銀報實在止九千六百餘金憂心如焚勝於已溺再四駁勸必親詣荒度有的數銀項方敢具

題非忍忽視民瘼也此雖於前完工無與然總在山陽境內臣故請先銷已完之工繼

題見估之工而後徐言有功之工一則不礙前勞一則勵圖

後効云爾若五年新決工不甚大可以刻期料理者如山

陽之涇河清江閘等七決先完其六清河縣之文華等閘

壩三決已報通完高郵州之九里決口約初八日閉泓加

南河志卷之五

四十一

章奏

築拭目可竣皆司臣徐標一人所經理也所用工料不多

臣皆隨詳隨允動支興作統俟完日覈實彙

報銷算無庸姑待矣除詳叙敘勞各官俟新工完日并叙以

重責成外所有新蘇完工應銷銀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九

兩四錢三分與省存銀數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一兩三錢

一分相應回

奏即此省存乃估多用少之數見督工諸臣無敢虛冒非盡

實貯庫也其用過銀料細數照例於年終歲報冊內類繳

至於庫義決工密臣即詣親度具

題何敢泄世蓋原額一年錢糧除拖欠外已完者僅足供年例歲修之用倘遇洪災大役輒費數十餘萬如萬曆年前

河臣潘季馴一修濟淮南淮北而

請銀六十餘萬前河臣李化龍曹時聘一再疏加河而

請銀二十六萬前河臣曹時聘一挑朱旺口而

請銀八十餘萬夫二十餘萬舊案歷歷可查皆待給於南北

各部與漕糧馬價鹽課事例者且當太平無事之時亦陳

兵遣將於河干以備不虞師行糧從措處皆在額外今何

時也而臣敢危言大言以煩

南河志卷之五

四十一

章奏

宸慮乎無間錢糧難措即勘議利害欲遡源而窮流亦未易

以旦夕計往事班班具載水部備考中黃河記畧諸條容

臣赴淮上斟酌緩急集議

上聞願中外諸臣勿視治河為小費易事且先圖其最急者

而後手足可措也至若徐標在差三載疏河通運甘任怨

勞無問臣與總漕臣目擊心折即見在臺榭舊漕臣龔一

程王邦柱余斌皆可質問今因差滿不得終駕輕就熟之

用於新工臣殊切隱憂似目前會勘相度新司臣未到尚

難少此習者伏乞

勅下工部查覈註銷議

覆施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河帑積匱并議目前救急疏

總河部院朱先祚 題臣惟河工之難難於物料人夫如

使庫貯充盈募夫買料計日可辦而又得寔心任事之官

畫地分工舞鼓好義之民協力終事雖難亦易無崇庫藏

如洗每估一工廳印官皆畏難束手蓋淮揚當大浸之後

所在堤防多潰工程小者或百金數十金當年塞而當年

南河志卷之五

四十二

章奏

完如四年分南河所屬二府十九口今春已完銷矣即五

年新決之十口今冬亦可盡完惟山陽縣新縣二口工大

費繁決在四年之秋完於五年之夏聞淮安官民不勝裕

勞稱苦以一募夫日給三分而告不足買料價賒淮估而

告不足邇估計之始淮庫止有一萬八千金而二工即估

至四萬五千五百三十兩它工與額夫待支者尚該三萬

餘兩今工完實用過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九兩查秋季終

庫報實在不滿萬金而匱益甚矣是建義新工各官難於

議者不但水未消涸確估未便但言比舊工加三四倍而

上下皆咋舌閤筆矣雖然民瘼所係有決必有淤有淤又

有決正恐相尋而未已敢不急急以圖之乎臣查河銀額

派每年名雖二十一萬餘兩拖欠常有五六萬兩使無非

常水患如今日盡以歲入供歲修之用加之省存裁贖等

項截長補短猶足支持不意四年大浸省直塞決共三十

三處工費俱在歲修之外以人夫則處處有工無可調役

以物料則災年遠買市價較高此不足之形所以日需一

日也且也近來完銀又不盡為河工用自天啓六年起

大工繁興疆場多故臣子爭以急公自見前河臣李從心任

南河志卷之五

四十三

章奏

內解支過

陵工 大工遠餉募沙船冬衣布花五項共十八萬一千八

十兩繼而李若星任內解支過南北

陵工 大工遠餉與入援兵餉措買戰馬軍器接濟濟糧

料九項共二十一萬二千三百兩皆有 題疏奉

旨可查即臣前任天啓六年春與今四五年亦具題解支過

陵工遠餉協濟通惠河大挑與移鎮防漕兵餉登餉七項共

六萬五千兩通計七年內非河工而耗河帑者四十五萬

八千餘兩以二十一萬歲額計之即使全完已缺二年之

入况各省自天啓五年至今見帶徵共欠二十一萬七千三十六兩總督漕臣借造燬船一萬兩與前河臣季從心查題過各屬借支難完者二萬五千二兩易完見追者三萬九千九十八兩三項又二十九萬一百三十四兩合前額外之支解則七十四萬八千有奇矣總美九年歲入明明缺額四五年入少出多安得不乏此河帑積匱之繇謹畧陳以祈

天鑒者也即積匱亦非自今日始也憶昔

神祖朝時將作未興邊塵不聳內外水衡業已並誦萬曆三

南河志

卷之五

四十四

章奏

十三年前河臣曹時聘以大挑朱旺口估請無額銀八十餘萬省直丁夫二十餘萬工部覆奉

聖旨黃河北徙南陽運道被灌大挑朱旺口舊河使水歸故道費用浩大各當協濟雖帑藏處處空匱但此真不得已之役所宜應付亦難執例吝惜今次戶部可勉從工部之請如數借給若漕糧必不可留亦須設法處足與他其兵部准揚馬價及南京兵工二部錢糧俱著如數借給寧手別項樽節毋得自分彼此此外開納搜括等事俱依議著河道會同各撫按便宜處置行刺期與工慎毋輕悞辜費

欽此益知河帑之匱所繇來者漸矣臣自四年二月入境後目擊河身日高舉稽往事有惕于中是以日夜清查完欠屢瀆

宸嚴設立考成之法正欲豫儲有餘以備非常而無柰時不我與洪水先至何也假使錢糧不乏隨取隨給

陵運民生利害所關何等重大臣固以理河為職者敢自溺其職乎若曰沽名節省以妨大計此時帑不但無意急公者甚難冒破即有心體國者媿無即省也然而河患如此其急仰塵

南河志

卷之五

四十五

章奏

宵旰又如此其殷也設急著以救然眉難再緩復更矣所謂急著者一議留戶部六年分河道項下遼餉二萬一千兩蓋戶急則當耘人工急又難舍已待完日再解可也二催總督臣速還借造燬船一萬兩蓋船既造完即當還以治河也三議崇禎三年浙江以輕齎河工誤解戶部七分漕折銀六千三百兩鎮江府亦有誤解一千二十兩已准部咨于五年分補還正月內隨到可隨用也四提河南河庫先年例協淮工四千五百兩近因河平暫止今工程大速解五六兩年九千兩可也五查淮安府五年分欠徵折夫

錄開標頭四稅共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兩勒限催完一萬
兩稟夫不許再如舊欠玩誤此知府汪心淵與山清同知
趙應垣之責也六有五年分江北五府州河工輕齋車盤
一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兩解到儘辦急工不得他支此山
陽縣知縣王正志之責也七議于湖廣見題催舊欠新徵
河工輕齋與解淮充二庫減存運軍月糧共銀一萬八千
一百二十一兩江西見題催舊欠新徵河工輕齋與解充
庫減存運月糧共銀二萬三千兩應天府見題催舊欠新
徵河工輕齋與二亦脚米共銀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五兩
南河志卷之五 四十六 章奏

一錢蘇松常鎮四府見題催舊欠新徵河工輕齋與二亦
脚米共銀六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兩浙江布政司見題催
舊欠新徵解充庫減存運軍月糧與杭嘉湖三府二升脚
米共銀二萬三千六百四十一兩四錢以上約計二十三
萬餘兩而舊欠居多有近者有遠者未必春初可完然能
十完七八亦足以救目前之急矣舍此別無點金之術特
錄之門臣將安所措手足乎節據司道約估新工須銀七
八萬此後深者漸淺淺者漸淤自難拘于初估且淮徐二
屬山清黃壩高堰歸堤與印宿睢寧黃河新河上源下流

疏築之用取數不少尤難聽其浮冒臣謹約畧豫計如此
懇乞

聖裁容臣遵照先令

勅書

明旨選任部司等官及措處錢糧俱以便宜措置一面通融
處辦一面確議會

請不然挑水一發工無及矣惟是新運過淮之後臣又當移

錢防漕尾幫過德而二東春濟寧為扼要之區臣似不

能久颺河計而望于漕撫督臣李待問提衡道府體摩辟

南河志卷之五 四十七 章奏

賢者甚多就中事宜難以殫述即令用人夫臣奉

勅原許于河屬附近有司等官衙門調取應今額設律淺等

夫當春歲修各有工占起派里甲慮擾災黎即昨新蘇二

王以三分募夫一日猶告不足即力役一節不願與錢糧

並難矣非就近有司設法催募部領得人無擾無何兄

集事此必撫臣檄行各屬遵委廉能之官好義之民而設

費用之非臣力所及也臣查得萬曆三年河淮並決工程

浩大該工料都給事中侯于趙題議天妃開以北宜

河臣天妃開以南宜崇命漕臣工部覆奉

欽依行令分理在奏近年淮上諸臣臣行文委用措辦每
稽延誤事非小故敢循舊例爲將伯之呼萬萬不得已也
總漕臣義切急公誼深共濟且饑溺繇已必不以臣言爲
創而吐棄之矣至于黃河水性拖泥帶沙遷徙無常寔與
他清流一定就下者不同臣畧舉近事以証之本年九月
初十日據河南管河道臣陸之祺詳稱祥符縣張家灣黃
河水從西北來直奔東南復折而之東北北岸淤沙愈高
水避就卑全河之勢盡掃南灣先年老堤衝盡今又將小
長堤塌毀數十丈亟調鄉夫借營兵添築月堤四百丈愈
南河志卷之五 四十八 章奏

讓愈侵又坐陷百餘丈復補一堤即下埽護堤根亦隨陷
虛費可惜也乞委多官會勘從北灘挑一引水河以水勢
則南趨自緩臣亟批集衆熟籌確估去後至二十三日該
道揭報張家灣河勢又忽自轉而北南勢以緩衆議遂有
異同蓋河無定形如此非人聰明所能測度此一証也十
月二十五日該道又稟封丘縣荆隆口漫決不深用力稍
易但滄桑可怪大河忽徙而南從荆隆口望之約有八九
里之遙舊日河身俱成平陸惟水從西南分一支滔滔北
流詢之土人云迤北行將自淤明年可無水患此又一証

也臣于是知水無有不下而黃河之水庸有不盡下者所
以古人動稱神河夫亦曰不可知之謂神也但人事當益
不可圖僥倖以聽于神耳然如張家灣新堤四百丈之築
舊堤數百埽之下金錢空委逝波何如九月內神河自從
之爲省且易乎臣因思凡河工估計未便倉皇具
題恐後來緩急多寡之數一有參差
題多而用少猶可言也若題少而用多何法銷災是用附陳
無常河勢以資
舜聰若此奉
南河志卷之五 四十九 章奏

聖旨奏內各項急需錢糧著嚴催速解及時竣役仍清覈浮
冒毋致虛糜其餘事情該部看議速奏朱光祚著殫力料
理以副委任

南河志卷之六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彭期生全較
郎中顧民康

郎中徐標續纂

章奏

淮揚河工高郵中堤石工疏

總河部院李若星 題淮揚兩府原係澤國其沿河一帶

黃運二河綿亘上下千有餘里皆係運道緊要咽喉之地

况邵伯高郵寶應等湖水勢相聯澎湃奔騰即洞庭彭蠡

南河志卷之六

一

章奏

之險不沟猛于此矣沿河堤岸年年修築惟高郵中堤之

工原是土築經今年久湖水衝汕塌卸不堪且東南一帶

萬艘鱗集絳輓北渡只靠一線長堤關係最大况與鹽通

泰七州縣民田廬舍保障捍禦全憑一堤為求賴之基勢

不得不並加修砌今據司道議建石工計求久遠之謀但

今虞警多事之秋帑如懸罄一工費至三千六百金又加

歲修二千三百金共費銀近六千兩恐一時卒難措辦行

令准其一項即于二千三百之數樽節動用其三千六百

兩候該府奏有錢糧續發接修至于江都寶應山陽清河

堤岸卑薄牽道殘缺均屬緊要工不可緩若不趁時亟行
修築恐洪水漲發漫溢潰決實于運道民生貽害不小况
需用不多酌估已定既經司道覆數前來職又細加駁減
磨勘無異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工部酌議行職轉行南河分司徐標淮海道兵備胡爾

愷揚州道兵備王象晉貴令淮安府知府童允升揚州府

知府徐伯徵動支庫銀一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貴令高

郵州知州盧燦江都縣知縣遲大成山陽縣知縣朱國棟

南河志卷之六

二

章奏

寶應縣知縣李士襄清河縣知縣魏知微照數領回奏同

上年省剩銀兩及厥存舊料督委管河官鳩集夫匠上緊

興修勒限完報庶綱繆有備而軍儲民生皆有攸賴矣

報銷高郵石堤錢糧疏

總河部院朱允祚 題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徐標呈據

高郵州申送包砌中堤石工完冊原詳凡工料銀三千五

百九十九兩九錢九分零除實用過二千八百八十五兩

七錢四分二厘省存七百一十四兩二錢四分九厘到司

卷查崇禎三年三月內蒙前部院批據司道合詳前工蒙

批高郵堤工已批准支銀二千三百兩其後估三千六百兩姑俟下年奏銀接修繳比因歲修方殷帑訖暫緩至四年八月內本司目擊前工愈圯勢不可支況係揚州道副使先詳覈石職掌攸關覆詳本部院蒙批高郵中堤工程前院批准支銀二千三百兩者業已報完不識工果堅固銀果無冒否此該司所常目擊者本部院不知也後估石工三千六百兩雖經題

准以帑訖暫停今乘水勢平定亟請鳩倂宜矣但以夏五月而曰水定非藉該司駐工董率稽覈嚴明亦未敢嘗試

南河志

卷之六

三

奏

金錢也舉政在人再得實心共濟印河官悅使勞民精察石料効該司半臂之助勒限報完勿虛冒勿苟且更勿因循斯垂永賴准如議支銀辦料及時合作完日核實詳銷繳本司遵依親核前工果堅經伏秋水毫未撼動銀料委無虛糜其應接修新工備行高郵州支銀辦料本司就近躬督包砌石堤一百四十二丈嚴令官匠下開深槽下地釘椿木棟選石塊細鑿六面界線平穩舖砌多加灰汁足垂久遠仍省銀二百二十一兩九錢一分六厘原堤土方本司先派各夫就近取土預培完固估銀四百

十二兩二錢三分三厘未動二項共省存銀七百一十四兩二錢四分九厘用過二千八百八十五兩七錢四分二厘確實無冒取其實收甘結在案管工判官尹覺忠廉急公潔已速効委不負題留完工任使相應欽獎冊報到職查得高郵石堤初起工時徐標在淮巡河石匠輒用立石壘砌細鑿面方頗覺厚整數日報較多層比歸而心疑之掘勘皆立石也中以碎石抵填灰石未固實全盡拆見底改用扁石平砌六面成細即觀石亦分斷膠以細灰內用實上料堅段段如此所以用來多用工多而費時日亦多也則一百四十二丈之堤核銷銀料二千八百八十五兩零不為浮美且報省有并土方未動銀七百一十四兩零非該司實任勞怨而能有此乎所有前河臣李若星具題原估銀三千五百九十九兩九錢九分一厘今費用過二千八百八十五兩七錢四分二厘案內一項州庫二年歲修存剩銀二百二十五兩五分七厘一項州庫三年存剩石塊杉木銀八十一兩二錢八分二厘一項揚庫縣開船稅銀三千五百七十九兩四錢三厘應與開銷餘省存銀七百一十四兩二錢四分九厘貯庫聽支其留管本工原

任判官今陞江西都司斷事尹覺上年伏秋水泛前工未完聯念本官雖陞經手錢糧必須核確方免相繼推諉蠹帑悞工今工已完矣司臣核其潔已盡瘁不負任使矣或改憑限仍赴新任或以陞銜留用迨地統候吏部查行崇禎四年九月覆疏酌議去留非職所敢侵也至用過銀料細數照例于年終歲報冊類繳伏乞

勅下工部查覈註銷并咨吏部酌議完工判官尹覺去留施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南河志卷之六

五

章奏

條議河防疏

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徐標 題為恪奉

聖諭敬循職掌俯陳末議以冀河防事方今 國家最急者無如漕事而漕以河運南河尤漕運之咽喉也臣叨

簡命經理于茲寧敢少怠履任來總河漕臣日日嚴檄日
日拮据無淺不涸無險不修胼胝匪躬夙夜靡懈湯湯川
流胥堪利濟矣巡漕臣龔一程督償回空舳艫銜尾幾數
十里不二日入淮出揚風帆迅駛愈以為快而未可恃也
南河與諸河不同不患水小每患水大不患水涸每患水

決臣為此慮思慮豫防而勢孤權輕即心血可竭筋力
殫而一人之手目其何以給望之同舟玃精玩之餘臣以
為急各屬未必為急也極力振刷仰祈

宸嚴謹以

勅諭內應行事宜并目擊種種利病備詳總河臣李若星總
漕臣李待問皆謂臣精心盡畫宜著實整飭者敬列款為
皇上陳之事關河漕切務不得不言而縷析條分重懼天
之冗也仰乞

聖明矜宥垂察臣曷勝悚懍待

南河志卷之六

六

章奏

命之至

一河官之責成宜專也欽遵

勅諭管理淮安天妃閘以南至儀真一帶河道提督各該所
屬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并開堰官吏人等及時挑濬淤
淺修築堤岸臣甫抵秦郵往來河上用杆打探某處水
約幾尺應行深濬某處水約幾尺應行重濬閘壩堤岸
某處塌損極險應行急修某處衝刷次應行徐修隨
行各該印河官指授撈濬修築之法借郡邑力以嚴考
成固非印官不可然河官則專司也厥局中之艱者轉

牽以局外之紛希局外之圖者轉卸夫局中之據官守之謂何且勞而彼寧得逸查弘治三年令各府州縣管河官帶領家人專在該管去處管理河道不許私回衙門營幹他事則未始不可做而行也議今後各該管河官務在本屬地方各修本管職業如臣所限工限程而課之完者不得以旁騖廢事至浚各有夫夫各有鋪鋪各有船船各有器具此皆河官速應料理及時從事者也伏候

聖裁

南河志

卷之六

七

一河銀之稽查宜嚴也欽遵

勅諭應該出辦椿草等項錢糧查照原額數目徵收貯庫仍要稽查出納毋容所司別項那移若該管地方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敢有徇私作弊賣放夫役侵欺椿草錢糧及抗違不服調度致誤漕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率問如律淮揚等處河道錢糧額數殊多徵貯幾何數弗以報臣支借幾何項弗以報臣多寡出入之不聞則緩急支取之何賴此臣所最關心者也謹請茲後凡經收河道錢糧應聽臣查考置立循環三簿前註額數後開

完欠總撤輪比倒換如或動支移文到臣轉詳總理河臣必俟批允方許給發若有別項侵那情弊一奉

聖諭而行則一切存貯錢糧瞭然心目遇有河工支用立濟然眉庶不臨時道謀沿門乞鉢致有頽廢之虞也伏候

聖裁

一急需之河料宜儲也欽遵

勅諭其高家堰柳浦灣黃浦口各緊要處所宜提督淮安府同知加意料理務保無虞今高堰等處雖已屹然防之功萬不可怠若新溝顏家河黃水之所且射衝感區

南河志

卷之六

八

測馬邏蘇家嘴果工原東南數城之保障守衛宜周天妃壩黃淮滿薄之處累外河隄止隔一綫運道所關通以河金不給權宜兩次興工前工項將告竣後工竣且望舉至高寶諸湖汪洋無際西昂東下勢若建瓴萬一告潰

國計民生受屬匪淺此皆不減高家堰柳浦灣黃浦口諸險者也議於無事之時為有事之備諸凡應用器具埽料早行置辦各立一廠分而貯之即令河官具結收管查盤交代儻值洪濤崩決動支應手物料星夜堵塞不

數日間大工克完漕事無礙河雖有不測之變人則有豫防之術也伏候

聖裁

一河務之轉報宜確也欽遵

勅諭其事于漕運并撫按巡河等衙門亦要公同計議具

奏定奪每年將投過人夫用過錢糧修理過工程查照先後題

准事例徑呈河道衙門造冊類繳各該掌印管河官員賢否

遵照近南河志卷之六題事例分別舉劾因思南河一帶凡有興作九

皆臣職掌各屬詳臣轉報河臣覆驗稟議具

奏奉行此定體也邇來諸屬各行其所事事每厭詳司為

迂固至時應

奏繳取各文冊頻催不至又多參差欲遵造則失實欲駁

造又悞事遂為行提改正然非臣好勞也

皇上所責人夫則應報錢糧則應報工程則應報賢否舉劾

則應報固嚴以切耳今議准揚等處河漕修理事務印

河官先應詳臣覆酌妥確轉詳總河臣具

題舉事其始事也工程應否舉止估價值應否增減臣得而

問之其終事也物料曾否侵冒官役曾否賸玩臣得而問之至歲報工程夫役錢糧關係

奏繳最鉅先著理刑官逐查磨勘管收除在務各分析覈

實定于季末初旬造送咨臣詳細考覈明白具

奏其各該印河官人有勞逸工有成虧錢糧有清紊費

分別賢否附

奏舉勲確遵

聖諭內近

題事例大然後臂指相屬有呼輒應可以效奮師之任底

南河志卷之六

十

章奏

經緒之績也伏候

聖裁

崇禎叁年肆月貳拾陸日具

題本月貳拾玖日奉

聖旨漕河事宜勅書開載原詳管河官只循職綜理自能別

弊奏功這條議具見振刷著即與議後該部知道

部覆前跪

工部尚書張鳳翔等 題為恪奉

聖諭敬循職掌俯陳末議以冀河防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工科抄出該本部題覆管理南河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徐標條議河官責成宜專河鉅稽查宜嚴急需河料宜備河務轉報宜確緣緣奉

旨漕河事宜勅書開載原詳管河官只循職綜理自能剔弊奏功這條議具見振刷着即與議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河官自有職掌旁役實以舉官南河郎中徐標所奏欲以專任責河官蓋慮本官營及干職以外故不得兼理于職以內官住河干夫分信地一切解銀巡捕俱宜申飭庶官守

南河志

卷之六

十一

章奏

嚴而漕河有濟耳至於河道錢糧本以供河道之用一切出納豈可不使聞于河官大抵那移支放有難以對人言者恐言之而不便于那移故默默無言即如山東兗州府庫貯河道銀業經北河郎中王之柱開開巡漕御史楊中極奏報及戶部以漕河之用搜此河鉅而彼竟那用殆盡實為殷鑒也嗣後藩郡州邑庫貯凡係河道錢糧必先申報設管衙門置立循環備開管收除在按季倒換以便稽查其河工應用器具埽料等項就被衝諸險去處各立一廠收貯令河官開具冊結聽分司不時按臨查盤即河道

應修應築錢糧應增應減官役或勤或惰管河分司自是專任豈可憑郡邑為政轉報不確而視河郎為贅疣耶臣宜申飭以肅漕務此四事者悉

勅諭內之責成近因事久人玩故職掌易至廢弛而河郎僅一申明之耳統祈

聖鑒勅下臣部轉行各該河道衙門一體遵守施行

崇禎三年四月初八日具題本月初十日奉

聖旨河道分設司官原有專責所屬有司錢糧何得不聽驕查這奏內事款着與嚴飭如玩抗不遵即行參處兗州庫

南河志

卷之六

十二

章奏

貯銀係誰那用着管河官及該府官明白奏來省直河道錢糧有無侵隱着李若星一并清查具奏該部即與飭行江北水患工程疏

南河工部郎中徐標奏為淮黃氾濫漫決河防護據實

報

聞仰乞

聖明軫念漕運咽喉急修繕嚴責成以飭新運事臣河官也臣所汲汲者河則所汲汲者漕而已矣河得其道河之常也臣所謂漕幸也河失其道河之變也臣所謂漕慮也臣

南河拜

命漕令孔嚴畏此

簡書溯冰自凜而竭蹶修濬夙夜僣懼但覺五枝之窮不顧
七尺之瘁幸而兩年淮限盡可如期河漕諸臣各疏首薦
臣滋媿笑懼矣今年春總河臣督運真州面語臣修守諸
法不啻詳切而復三日一檄五日一札言言忠赤臣豈繫
承宣所司皆設誠而力行之督各河官自山清而南瓜儀
而北處處幫培堤岸在在撈濬淤淺若曰事豫則立不時
回空至重運來也如

南河志

卷之六

十三

章奏

勅諭所云河道疏通糧運無滯者其於此有備焉乃太旱後
忽而大雨初以為祥也不意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日甚一
日夜甚一夜平地水深數尺四野盡為巨川頃且高寶諸
湖之水排空而東注河淮二瀆之水倒海而東衝臣往來
泥水中曲尋夫注江注海一切支河開壩盡行闢疏以洩
洪流誓欲以性命殉此漕堤即水沒二三尺許疾呼官夫
築土修防而築一尺水又長一尺餘築二尺水又長二尺
餘更集文武各官及鄉紳士民分地堵塞一錢堤幾損天
之浸相持者數十日而雨且益暴風且益烈倏而

倒壓多室廬矣倏而地為壟陷壞多樓房矣倏而淮黃交

漲潰決洶湧矣臣臨流而嘆曰豈見水再見也歟何至此

極也洎溯淮泗而上見淮以西則無黃無淮無湖無河潰

濬數百里而為一大澤城郭之上泛舟官民以山為棲也

淮以東則無湖無河無土無田浩蕩數百里而為一大壑

城郭之內泛舟官民以桴為家也上流如此則下流何堪

上流之城郭如此則下流之堤岸何堪故山陽縣則報兩

河橫流新溝蘇家嘴清江浦板閘馬湖南鋪等處漫決矣

清河縣則報兩河泛漲通濟閘月壩文華寺閘漫決矣高

南河志

卷之六

十四

章奏

郵州則報湖溢淮逆風雨助虐城關橋俱衝清水潭重灘
等處漫決矣寶應縣則報諸湖水發怒濤莫遏江橋汜水
朱馬灣子嬰溝各漫決矣江都縣則報淮湖浸溢又西山
各塘水湧邵伯鎮民居中決金灣河一帶平漫矣最可駭
者禹掘地而注之海百谷王也茲河淮湖山之水澎湃東
下而海復挾射陽湖廣洋湖溢而西湧濱海諸郡邑受河
患又受海患矣千里陸沉之狀觸目恫心萬戶號哭之聲
入耳酸鼻此皆水之異形異變也猶幸而自淮口以至江
口一切行運大關屹然無恙近年所修石砌堤工保固無

虞也猶幸而高家堰黃浦口爲淮揚大保障天妃壩王公堤爲河淮大關鍵臣與總河道府守令諸臣堤上加堤埽外增埽全力致死守之尚無故也夫河淮爲世間兩大潰卽爲世間兩大害偶經其一或不繇道古今稱患乃合沁泗汝汴汶沂諸水匯于兩潰交灌淮揚而又益之以二十四塘三十六湖七十二澗之主水助之以數十日傾盆如注之雨水江北半壁之天下何以容之則臣之所爲與臣之所遭良可惻然已臣司河堤者也迺鎬鎬銖銖而營之尺尺寸寸而護之者皆臣之魄力結聚焉者也忽值

南河志

卷之六

十五

章奏

此滔天之水未當夫四至之湍激千辛萬苦莫問東流臣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此時艤舟一葉出沒風濤尚設法料理苟事猶可爲未至傾圮者加意搶築加意密防謂掠今日一尺可省異日一丈至築塞之舉必俟水平恐伏水未消秋水繼至必不容與水爭衡成無益之勞費也臣南河與諸河不同萬水之所歸又全漕之所始卽懷集無警亦幾嘔心精始濟飛輓至經此一翻洪水一翻衝決所破壞者大矣況沿河洩水開壩涵港今俱開放漕舟行時又都應閉塞蓄水則都需物力新運可虞修圖宜登臣

不敢以河帑匱乏之時或稍緩是必不得已之役已抑臣猶有

請爲臣一人而謬肩提督之任一手一足豈能拮据四百餘里母亦惟是諸有司戮力同心是賴至工程浩大時勢急迫而支金錢鳩夫料課春鍾則所倚毗尤切若仍是秦越無關府廳轉行印官印官轉行河衙之故事工有成毀一以付之公膺小員未有能濟事者也臣議各地方堤工卽令該地方官畫地任之府河官州縣印河官固屬當局不足再簡諸佐領敏慎者分人授事限日考工至錢糧夫役一聽理刑官逐細查覈臣與淮揚二道臣監督綜理先期報完者必加褒舉臨期坐候者必與戒刺此而責成始嚴庶河有底績而漕有速效矣臣

南河志

卷之六

十六

章奏

勅書內一款其事干漕運并撫按巡河等衙門亦要公同計議具奏定奪今日事體何等重大而職掌攸繁何容默默雖河上各提調官

大明律河防款內其暴水連雨損壞隄防非人力所致者勿論而用力有勤惰伏秋有甄別例也除臣另行確查併確估急修各工另詳總河臣具題外謹以目前水患情事

具呈總河臣朱光祚總漕臣李待問移會巡按臣史望巡漕臣王邦柱巡鹽臣張錫命具疏奏

開仰乞

皇上愍念 國計民生漕運之遲速以此萬姓之安危以此亟行查酌興舉更祈

嚴勅地方各官整頓他務董理河防如或抗玩致梗漕儲臣得以白簡從事遲漕誤運

重典赫然不容貸也臣何勝悚懍待

命之至

南河志

卷之六

十七

章奏

崇禎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具 奏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治水導河全藉人力徐標職掌專司有應行事宜即着遵照勅書盡心料理不得徒動控請該部知道

條議速運疏

南河工部郎中徐標 題為微臣謀設速運之法兩年幸獲遵准之利敬陳眇識懇乞

聖明裁如以成永賴事 國家要務漕運為急而急漕則併急河官河者不惟應多方修河以濟漕更須多方儲運以速漕則河臣之責慙以切矣至臣所理南河尤全漕飛輓

之始也冬春之際百派爭涸既難乞河伯之靈而數百萬糧儲瓜儀分道而入淮口合集而出僕僕問舟問米課并

課軍全在于此稍忽經畫頓遲淮限則臣之責難卸鉅矣

臣為此懼莫敢或違歲內拮据淮揚間或嚴督撈濬蓄水之深或密塞港洞防水之洩滴水如金之時盈溢若伏秋

漕固不病滯矣歲外越元旦即遠浮淮黃送江北之開行者過淮移駐瓜儀督兩江之進聞者過淮止則星夜聞于

以挽挽行則號呼舟首以催僭身之所到目之所覩未有

一舟一人或稽玩者漕亦不病滯矣然仍慮身北則不及

南河志

卷之六

十八

章奏

南身南則不及北不及之處偶成淹闕臣為設一查催之法計地計程計日計時逐境督之置二限單其一分發各州縣上註本境內水程計若干里某衛所運官某押運船若干隻某日某時進境某日某時出境該州縣立一催償官每運船至各給一張入境付之出境收之如遲時日即行查處其一於瓜儀開口給各運弁上註某衛所運官某押運船若干隻某日某時進某州縣境某日某時出某州縣境自瓜儀以至清口挨次填記要與州縣單合其自上江來者單印儀關千文字號其自下江來者單印瓜關千

文字號統於臣屬盡境清口開收如天字號到地字號未到即催地字號脫幫者如地字號到天字號未到即究天字號逗留者該關所收之單每五日一次報臣則各衛所押運之官與各地方備運之官欲時刻延緩不得也然尚慮地無事人人無信地以互推成誤臣又為設一分催之法專督印河等官查將所轄沿河隄岸自南界起至北界止共長若干里每十里分委職官一員或錢老一名淺夫二名置小木杆一根小黃布旗一面入書催備糧運西字插立各界常川在彼守定地限如遇運船到界逐界押送日夜備行該州縣河官任堤往來為一總催其各分定堤界與派定姓名先行揭臣復將催過船數每三日一次報臣臣不時單騎或輕舫親詣查勘如邊臺飛矢夜巡故事若官夫不守信地界內停止運船即治官夫併懲河官其有風朝雨夕催挽過勞者量行獎賞以示鼓舞則各地方催運之官與各官備運之役又欲時刻延緩不得也蓋漕運一事人人以為重國大計而令甲赫若亦人人以為性命相關總河漕臣夙夜驅策巡漕臣與漕道臣竭蹶僅督者抑何如勞瘁入臣之境數百里

命之至

待

內敢不嘔盡心血以圖逆往臣故設此二法若無地非催備之處無時非催備之務無人無催備之責數千漕艘揚帆飛渡盡以星速過淮頗覺於茲得力事固無奇期於克濟則臣之伎倆止此而臣之精力已痛矣臣行之效諸河可知臣兩年效異日可知敢自陳千慮之一得妄求為速漕之長議伏乞

聖明俯納嚴飭焉河漕幸甚臣愚幸甚臣標何勝悚慄激切

嚴飭河防事宜疏

南河工部郎中徐標 題為敬遵

明旨嚴飭河防列款 奏報仰祈

聖鑒事臣愚碌碌叨役南河然南河與諸河不同諸河不過

南北一衣帶耳南河則為萬水之所終又為全漕之所始

陵寢民生所關尤鉅而復東達海濱西盡淮堰南淪江漢北

受淮黃中為三十六湖七十二澗之壑稍疎經理則東南

氾濫可虞而修河速運固

陵保氓蓋惴惴乎難之已臣初受事隨具恪奏

聖諭敬循職掌俯陳末議以冀河防一疏奉有管河官循職綜理自能剔弊奏功這條議具見振刷之

旨臣振刷材庸綜理心切敢不勉圖悉飭靖共乃職自履任來手足拮据必勞必先以水為家以舟為舍以夜為晝以藥為食修營催餉無事不嚴號呼指示無時不嚴真見夫有一事則伏一弊有一法則生一蠹有一人則萌一姦必欲以嚴之藥急拯夫玩之病若兩年淮上

欽限河工

欽限漕運俱可如期告竣實於此取効蓋竭蹶於

南河志

卷之六

二十一

王事則嫌怨所不辭抑未知萬一有當否特以巨標細為按別與總河漕臣力為懲創者備列

上聞仰乞

聖明裁察焉以條 奏事宜字限稍踰萬懇

矜宥巨標可勝悚懍待

命之至

一嚴領銀南河黃淮衝湯歲有急工而舊料不敷勢必須辦往者河官赴府守領或致延誤近河鉅陂貯山江縣庫令印官具領司道掛號牒行關領頗為快便蓋同寅

共事則自無等待守令收掌亦別無疎虞仍將領過銀數及領銀日期星速報目異日支之清濁與支之遲速便以此為準甄別各官之材品略見一斑矣

一嚴支銀河工一興山戶木商窰戶及各鋪戶支料價銀車戶船戶及各工匠支腳價工食銀如不應支而支或應支而不支或應支而浮於支遲於支庫籍不清追比不完工程不迅不堅皆繇於此臣令印官領銀則印官支發領銀到日先懸牌示分開項款挨次進領即將原領印封同衆驗拆同衆分兌某應先支幾何某應續支幾何唱名親給留續支者即同衆封藏貯庫仍面謝衆等有索騙詐者許即扭稟坐贓重擬如此之公之平無不趨事恐後者也

一嚴辦料往年各商戶或先呈預借或溢數支發銀一到手轉瞬蕩然及至興工自其責比而苟且枝梧故省易濟焉臣思民間營建以現在銀質現在料如取諸寄功成不日亡官者何獨不可做而行之因令印官收銀無輕支發一如民間營建先招各商戶批與一券某人某料若干應給銀若干先支若干料完幾何支與若干料

務如式不堪退換續給銀足數擇而取之或有不敷入山入市隨便公買料既工好人爭貿易而銀無他應事無他慮豈有明效也

一嚴運料陸運車戶水運船戶往往巧密鑽營或預支或冒支狼籍於前寧顧其後比督運料苦稱無力官即怒呼粉骨無惜矣臣令支運銀一如支料銀先招各戶亦批一券某人承領運某料若干應給腳價銀若干先支若干送完幾何支與若干運務如期遲誤究責給發統銀足數運完給完如彼怠緩現銀另覓捷如響應歸如

南河志卷之六

二十三

章奏

流水俄頃之功可立奏也

一嚴委官夙聞雜職候缺官日營差委乞恩管工此等心腸豈為公務委票到手需索多端厥腹果然飽則颺去迨其債裂正法懲處則亦晚矣臣謂嚴委官於後不如嚴委委官者於前如工少則專責河官如工多河官照管不周必用委官州縣先送履歷職名報查或先具不致冒委并結附卷如保舉之例若工完之日有侵欺占折勒索及修濬傾淤情弊即以其罪罪夫委者仍令賠工分別議處人皆慎擇官役覈實工作巧營者不得入

而剝夫壞事矣

一嚴工限敏則有功從古利之如事事者始以怠玩成因循繼以因循成廢弛究至金錢日耗而無存夫匠漸亡而不知即後有善者抑亦無可如何臣令支銀料戶即定一限擇役督之某日辦完違者治支銀運戶即定一限擇役督之某日送完違者治支銀夫匠計地分工即定一限仍親督之某日工完早數日者若何行賞晚數日者若何議罰則一時精神湊集鼓躍爭先可計日告成矣

南河志卷之六

二十四

章奏

一嚴浮估應修應濬之工如不經覈覈不一覆查止聽下官泛估則以無為有指少為多全無可據而輕允支辦紙上之虛文頓費藏中之寶銀則浮估固冒破之張本也臣於淮揚數百里內無尺地非經目經心之處其應修若干某應濬若干可動費若干瞭然明白矣至用料用夫某料價值若干某夫匠食米若干可動費若干瞭然明白矣所應估修彼固不敢不估所不應估彼亦不敢冒估如遇修廢補缺則更不必懸估止令量支若干緊急辦作工完算料計料銷銀何等真確何等直捷戒

浮估於前愈於懲冒破於後也

一嚴偽省節省固是美名若不求實濟徒計省約或先行濫估故以留後之餘或後歇正工故以表先之儉工程苟簡塗飾多方則節省二字最爲害事臣謂課之以實事不必豫問以節金若果料好工堅則支如其估亦可或精覈慎用則微有所節亦可擇利必於大擇害必於輕錙銖之存留又何如成平之水賴乎

一嚴夫蠹河夫有額數則工食有額銀期于獲實用也如使猾玩者濫竿攬占者冒稽或豪富者倩息滋肥諸夫

南河志

卷之六

二十五

章奏

果腹之資悉爲若輩蠶食之供將夫日益窮夫日加少矣臣嚴行禁約親行查考先令印河官造送花名冊揭備載年貌籍貫務精壯確實老弱有汰遊蕩有汰卽爲招補贖玩必究包占必究卽爲懲治又慮各夫窮乏稱貸令州縣每季先一二月具詳總河臣批行卽給票禁勒索則諸夫可按時自飽大姓難入市攫金夫獲食之益有一分得一分之用官獲夫之益有一夫得一夫之用也

一嚴水禁近奉河淺誤運之

今凜於斧鉞况漕運過淮又當冬末春初之時沿外關洞注

江注海故道皆可洩水舊有鹽徒強佃盜竊水利明閉暗開漫不關防者或有河蠹市棍喜阻貨船高值刺戟利河淤淺者臣頻行禁閉入冬自清淮以及瓜儀躬親查勘凡遇開洞躬督下椿填土實塞丈餘派夫防守全淮下流匯歸一路沙無停滯河水汪洋數千漕艘揚帆飛渡蓋之豫也今後如水勢漲發則盡開閘洞以固漕堤如水涸之際漕運伊邇各該河官仍照臣築壩管塞分地防守故事臣仍不時往來密查如有疎玩懲該守者併懲河官水深永利飛輓自無虞也謹題請

南河志

卷之六

二十六

章奏

旨

歲報河道工程錢糧疏

南河工部郎中徐標奏爲河道可虞人心易怠仰體宸衷敬陳末議以勵人心以保河漕事案奉工部劄付前事該本部題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都給事中常居敬等具題條議四事內一款一錢糧之當稽夫河工錢糧雖無定額而一經舉事所費不貲苟非申報明悉則出入之間何從而覈其實也先該河臣潘季馴條議濬

開河以利運艘一款每年八九月間動支歲修錢糧多寡夫役大加挑濬限一月通完該管河郎中照南旺事例將用過錢糧特疏奏

聞奉有

明旨所宜欽承乃各河道動支錢糧其報部與否雖不可知然歲終未見具奏臣等亦無自而稽覈焉夫錢糧隱宜動用何可使之掣肘也然費出河工動關

國計合無自今凡河道諸臣一切歲修經費年終明開條件具疏奏

南河志

卷之六

二十七

章奏

聞奏冊青冊部科備照庶因錢糧以稽河工而虛冒之弊可免矣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隨該本部覆看得河道錢糧雖無定數而河道疏濬則有成期先年題奉

欽依北河中河兩年一挑南河及海口新豐二年一修所動錢糧在南河則有各衙門協濟歲修銀兩在北河中河及通惠河止調各州縣衛所原派堤淺夫役前來修理應用椿草量動該府庫河道銀買辦工完之日各河郎中造冊具本自行

奏繳節年遵依未敢違越今科臣覆議及此似應再行申飭管河官員各照節年題

准事例河工完日具疏奏

聞黃冊青冊部科備照則錢糧有實用而河工亦因以可考矣題覆各款俱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欽遵備咨總理河漕衙門及劄行司官欽遵外奉此查嘉靖十年十月內該前任郎中金述奉本部劄付為修舉廢墜以益水利事該工科都給事中趙漢條陳內一款本部議擬合候

南河志

卷之六

二十八

章奏

命下之日備咨總理河道都御史各該管河郎中督令軍衛有司提調正官并管河官員各照地方原設舖舍照舊修立夫役俱照額數編僉近河殷實人戶應當夜則於本舖守宿日則築堤挑淺及種灌樹株招呼往來船隻避淺而行若有司輕忽不行修葺或故將貧遠人戶編作淺溜等夫九無一在以該該事即參鞫問仍行管河郎中常川巡歷比較着實修舉每年終將該管河道有無淤淺里數築濬過等項工程據實奏

聞等因題奉

欽依備劄本官欽遵施行奉此遵行到今為照臣自接官以來欽奉

勅諭管理淮安天妃閘以南至儀真一帶河道臣遵奉分定地界通行各該府衛州縣提調正官并管河官員一體遵依及臣常川巡歷查驗遇有河道淤淺鋪舍關座廢壞陡岸坍塌隨即嚴督各該官夫照依地界立限用工着實挑浚修築遵照節年舊規年終開報

奏繳欽遵在卷今照前因行據直隸淮安府楊州府經歷司各呈遵行過臣案驗紙牌事理內淮安府所屬山陽縣清

南河志

卷之六

二十九

章奏

河縣楊州府所屬高郵州寶應縣江都縣儀真縣俱自崇禎貳年正月日起至十二月終止各將年例歲修河道淤淺堤岸坍塌及應修閘壩等項處所逐一督調官夫挑浚加幫補築高厚修砌完固其楊州衛儀真衛高郵衛淮安衛大河衛各該管河道俱無撥用夫工挑濬等因各具已完工程及用過錢糧數目開造到臣據此查勘相同遵照先後題奉

欽依內事理為此今將修築過堤岸閘壩淤淺等項工程丈尺并經過錢糧役過人夫裁過樹株各數自照依每年事

例另造青冊呈送部科備照外理合造冊具本

奏繳謹具奏

聞

崇禎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具

奏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工部知道

追繳督木 勅諭疏

南河工部郎中徐標 奏為 進繳

勅諭事崇禎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奉工部創付為酌議就近

南河志

卷之六

三十

章奏

委官督徵未完木植以備工用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該本部題本司案呈據管理南河郎中徐標呈稱帶追連木除前司追完外餘欠查係汪正興等未完無多委係人亡產盡屢奉

恩赦豁免本司接管無從追解伏乞銷算開豁以便繳

勅緣繇到部送司奉此先准督理袖分兼催備浙直木料主

事黎元寬等本會稱帶追各商木價除前任追解外餘欠

委係人亡產盡通商胡孝等屢追無補事經年遠遵奉

赦款通行開豁免追若張元等以准撫家人李七抵補及漂

尚銷算通完俱應開豁等因在案該本司案照先於萬曆三十二年間因

大工需用鷹單條槁等木派商辦運以應急需查浙江木商程文汪信等共領頭二運木價水脚銀二十三萬七千七百一十五兩一錢四分五釐一毫七絲四忽八微內除通惠河先收過木值共完銀一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兩四錢一分三釐二毫二絲共欠銀一十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兩七錢三分一釐九毫五絲四忽八微南直木商俞桂汪之政等共領頭二運木價水脚銀二十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八兩四錢五分三釐四毫內除通惠河先收過木值共完銀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七兩一錢五分一釐二毫一絲共欠銀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一兩二錢零二釐一毫九絲後因補木到灣工停未收致遭兩次漂失遂於萬曆四十三年間查照欠數題叅請

勅創行南河南關二監督帶催賠補今查浙江木商除南關追解過木價及通惠河續收過補木并前後扣銷過吳學清等漂流及加增并准撫家人李七償還各木價銀六十二萬七千六百零三兩五錢九分外尚實欠銀四十三

百九十二兩一錢三分六釐零南直木商除南河追解過木價及通惠河續收過補木并前後扣銷過張敷學等漂流并加增及准撫家人李七償還各木價銀共一十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二兩五錢三分一釐零尚欠銀三千七百九十八兩七錢七分零內又於崇禎元年六月內追解過俞桂等六名木八千八百八十根抵灣堆灘續被虜焚止現存木六百根原在

恩免之內因追解在先亟應驗收抵并被燬者似應准其開銷至於此外未完委係汪正興等所欠其浙商未完委係

南河志卷之六

三十二

章奏

胡孝等所欠俱已人亡產盡無可追解且屢奉

恩赦例應豁免相應具題以清夙案以信

明綸者也其先年原領追木

勅書今木案既完相應創行該差

奏繳等因呈蒙本部看得前木原係漂失賠補非妖商詐冒可比夥商親戚代賠拖累監斃已多就各項計之完已什九之外其未完之數委係人亡產盡法窮於勢催併寬施

屢奉

詔謂浙江南直木商舊欠監追年久正身物故家產罄

累及親屬代賄者許勘明具奏除豁仰祈

皇上哀此災黎

俯介豁免則浩蕩之施直參入於枯骨矣至於先年原領

勅書合俟該差齎繳其三運木植所量給起水銀速收等因

具題於崇禎五年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不商胡孝等竟欠銀兩既係年遠產盡准與豁免見到

三運木着遵前旨扣收仍依議量給起水銀一併扣算還

着總理同巡視官查明白不得借端朦冒欽此欽遵除

將三運木植另行量給起水銀兩扣收外至於漂流追補

南河志卷之六

三十三

章奏

木價業經銷算題

准豁免仰司遵照題奉

欽依事理即將帶追未完木價槩行免追原奉

勅書作速齎繳以完

欽案等因備劄到臣奉此案查通木一事原係萬曆四十三

年間前司郎中李之藻奉

命管理淮揚河道隨蒙本部劄付就便帶追南直各商未完

木價題請

勅諭一道該司欽遵追解銀本已經造冊報部其餘未完各

司官交代接管遵依追木追銀節次解部驗收訖今奉本
部劄行將已完者銷算俱明未完者具

題開豁奉有

明旨准與豁免欽此除將未完木價免追外木案已結所有

先年原奉

勅諭一道理合進繳謹具奏

聞

崇禎五年六月初十日具奏七月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河志卷之六

三十四

章奏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徐標續纂

郎中徐標續纂

舊規條

詩云不愆不忘率繇舊章蓋言因也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前南河都水熊公子臣成紀夏規條釐然因事作則如規矩準繩不可渝朱公國盛纂河志又參酌之訂以已意風會日流情事屢遷通其變而濟其窮期以懲忿聿新妙于因耳往邦水使兼領淮南北事故約中并及徐邨欲全錄其文茲不刪

南河志卷之七

規條

一遵 奏繳舊規年終 奏繳每自正月起至九月終止冬季工費無憑考核今議自正月起至十二月終止本司奏繳本式止開四季築堤濬淺開渠決做過工程其役用過人夫物料錢糧俱不必開舊規呈繳本部工程樹株冊一本夫役工程錢糧冊一本又錢糧開呈一本今議工程夫役物料錢糧樹株總造一本以省繁文吏部并本部文職賢否揭帖各一本兵部武職賢否揭帖一本年終齎銀

總院年終冊二本亦自該年正月起至十二月終止一將

做過工程役用過夫料錢糧概養過樹株照舊總造呈繳

查考一照近題事例止將該年額徵椿草本折色正項錢

糧分別已未完及舊管收除實在數目造送類 奏凡河

灘籽粒債基租銀枯樹曠工香銀船稅賦罰之類已備開

前冊原非 奏繳錢糧不必重載

南河三河等處河道舊規大挑二年一次春月興工近經

題 准糧運期早改于隔年九月興舉十月告竣亦係二

年一次今照瓜儀二港及清河口內外每患淤淺相應比

南河志卷之七

規條

例挑浚事完通將工程夫料錢糧冊報院部及奏冊具本

奏繳

盛按奏繳之冊自宜實載方為不欺乃舊管錢糧有嘉

隆年遠繩麻米灰朽滅無影者相沿抄錄不敢擅除本

司業有行查未經報確刪改殊為未了前件

一嚴派卑每年十月內本司查將淮揚二府并徐州及所屬

并坐派協濟州縣該徵解椿草磚灰折色及停役銀兩數

目派單一紙案行該府州該府州查照填印總批二張轉

發管河官內將一張齎赴總院一張齎赴本司各投通仍

行各掌印官照依派去數目嚴限追徵收貯以備河防緊急支用該府州管河官不時親詣查比驗取真正印信庫收赴院司兌掣總批四府州換出派單送司存卷以憑查考

咸按邇來年終兩府止將該庫河銀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并該屬原額已未完數目造報本司覆查轉報總院奏繳而總批之說不行遂致州縣吏胥侵欺如泰州侵至七十餘兩本司嚴提親比不過完元年二年三年而已如江都知縣余文燾清三十年之侵欺吏胥咸伏其辜豈易得哉後為規為是

南河志 卷之七

三

規條

稽季報錢糧季報舊規每以循去環來迭為填註及查內開之數多屬冗雜今議行令各屬另設總簿一扇歲分四季只以一簿按季填報以正項額外為二總各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登記簿內按季稽考候年終總取二府歲報文冊至日查對如有遺漏隱匿等弊即着落掌印官嚴究呈奪

河道船稅原蒙總院定有梁頭則例儀真閘屬揚州府委官秤收聽瓜儀分司稽查清江閘屬淮安府委官秤收聽

清江廠分司稽查俱總辦各府財庫登入季報送司查考外徐呂二洪所收船稅正羨銀兩該司收發徐州貯庫年終徑自造冊呈部亦有該州季報送司查考

河灘籽粒賃基租銀歲有舊額有新增每年終須行各該掌印管河官公同查勘相兼舊額一併追納仍登季報查考

咸按得設立循以稽其代糧盈縮以便調度邇來州縣俱不依循舊章有至三季併報者卒有急用胡以稽查若通欠胡以催督此皆吏胥沉閹錢糧作

南河志 卷之七

四

規條

奸之故智也今後須申飭該屬令其一季一報如延至二季者吏書行提重責究解至于額派錢糧仍責吏書另具揭帖分別帶徵見徵元欠數目隨循環赴比以憑酌量完欠多寡責比如此則錢糧稽核易明吏胥亦無沉閹之弊河需其有濟矣

一清出納每年終呈委能幹官三員分往淮揚徐并所屬將河道在庫在廠數錢糧逐一查盤要見原收若干其動支者要見奉何修何工程何人領去有無支剩駁回其在庫在廠數通同侵那或已經徵收而支使未明

或妄稱領解而批收無據備細查明如有奸弊即便着落各掌印官拘究經承人役問擬呈奪

河道錢糧近奉總院新規凡過各州縣申請如百兩以下者各衙門具申道先行支給百兩以上者司道轉呈總院詳允方許動支中間如遇伏秋防河緊急等支用者一面動支一面呈詳各衙門如有故違不行申請擅自動支查出該吏坐贓究辦

黃河兩岸工程歲無寧日近該徐呂二司分管徐州兵備道兼攝九募夫辦料銀兩徑該彼處司道調發本司通無

南河志

卷之七

五

規條

稽考今後但遇各項工完即移文該司道并管支放官員通取做過工程役用過夫料錢糧數目冊揭存卷候年終再取各屬歲報季報二冊對同

咸按邇來每年糧運過盡之日總院會漕院委本處推官查盤追究招詳載在嚴核錢糧條議中年來出納多影射侵欺如淮安行夫銀兩承行書手通同奸夫或以新帖消帖或以拖欠分用漸至虧額則設法循環逐月逐季清查無以理刑之查似不容已也

一募夫役淺停開溜等夫專屬河道近來各該衙門或私自

役占或別為調用殊壞河規今議管河管開官員須要督率各夫常川應後各該衙門如有仍前恣縱擅役河夫者即將管河等官提問治以督率不嚴之罪

河夫曠役有罰規行已久但陰雨空閑時實使然原非其罪况邇來河防多事工食已減豈得過為追罰今議止許管河官不時點開敢有偷惰玩不到工者量行責治警衆其逃去日久者行掌印官計日扣貯登入季報以備河防

咸按清夫之法州縣或委衙官選補受賄濫食老弱亦有捏造面貌而點驗已非者無如借習武之法每月試

南河志

卷之七

六

規條

驗以實之絕其影假之弊

一給工食河夫三曰徭夫曰白夫曰募夫徭夫者編定鋪淺開溜之夫名項各殊工食不等相沿已久官民俱安白夫者州縣借派之夫民貼安家官給糧食擾民而復損官募夫者雇募貧窮之民官給雇工民樂趨事損官而不擾民除白夫題革外凡遇工作募夫行各該沿河州縣出示召募解至工所每工給官銀四分其徭夫平居常役及止于百里之內修築河隄者止照條鞭之數按季解給若調發百里之外用工者每日加添行糧銀一分着為定規

河夫防守伏秋風餐露宿晝夜艱辛若使搗腹供役何以責之用命每歲預行各州縣掌印官查將各夫自五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四箇月工食先期徵完按月解赴堤所聽管河官唱名給散以濟盤用

威按給工食該府發銀預文到之日即給毋使吏書需索常例扣除亦不許吏書放債盤利預領票為質其給散預印官當堂允準面給衆夫倘有冗奪亦須委廉明之官不使衙官再扣一番方是

一勘工程黃河兩岸青田淺起至水字舖李家營止埧岸朱南河志卷之七

家口起至鄒字舖止各該要害地方修築工程最為喫緊管河官員往往任憑夫老草率了事一遇水漲蕩刷傾頽立見不惟糜費錢糧抑且妨悞大計須親督各該府佐管河官將各處修築工程用錐探試如有虛鬆不堪捍禦者就將原委管工員役從重究治

威按近來工程皆吏胥與委官夫老積棍偕以冒費金錢何嘗實做必論土計工給銀務要真土堅厚印河官時時親勘面給不假手于吏胥委官而後可其工程係衙官夫老做者必取縣堂衙官承管書手并結如旋做

旋壞者重治嚴追以懲其後

一備物料黃河防守合用椿草柳枝蘇麻等項每于十月內會同徐州道酌估數目會呈總院允行合屬動支河銀收買運貯各廠以待來歲支用但恐河患不測各項物料尤須多備免貽後艱事完行管河府佐官冊報查考

塞決埧草往年俱係河銀旋買緩不及事今查得沿河各湖及兩崖隄岸生長蘆葦蒿藁等草堪備捲埧每于秋深行管河官率夫收割晒乾成束分貯各廠以備來歲支用庶官免支銀之費民無買辦之勞仍將收支過數目冊報南河志卷之七

查考

威按近來料廠或在荒野或有屋而無鎖鑰或吏胥假偽印官硃標或徑擅擡木植私用今須設廠關鎖取河廳縣堂封識有用領鑰開取方杜前弊第辦料必須擇官擇人如近來大使汪玄瑄何元悌之類領銀二三年而物料不至若不嚴懲何以儆後

一慎防守徐邳運隄平時雖有管河官畫地分管但一遇伏秋水至對河兩岸勢難遍歷每歲須先期會同徐州道選委能幹官員協同管河官南北分守無事則積土預備水

祭則晝夜保護但遇衝坍剝落去處即便乘時幫補應用
椿草就于附近廠內取用人夫不足會同各該管河官隨
宜調倩俱自五月上隄九月回任完日叙勞呈請獎勵
徐邳一帶俱係要害每歲須嚴行該州掌印官動支廬屬
協濟夫銀雇募遊夫五百名防守伏秋自五月十五日起
至九月十五日止每名日給銀三分為二枝每枝二百
五十名總管府同知通判各領一枝平時協同正夫幫培
堤岸水發不必駐定在干分管地方往來巡邏但遇緊急
去處相無正夫晝夜防守務保萬全

南河志

卷之七

九

規條

高寶邵伯諸湖險要各堤殘缺單薄一值伏水暴漲風浪
拋激頃刻傾坍須嚴督各該掌印管河官躬詣查勘殘缺
者補葺單薄者加幫務令堅厚每至伏秋仍添委官員協
同管河官晝夜防守

淮揚河堤浸漏每因修築不堅及奸民盜泄所致頃爾不
塞漸至崩潰動費千金為害匪細防微杜漸惟在管河官
時時加察耳須嚴諭各該官員督率夫老常川補葺若係
奸民盜泄即以故壞河防拏問

盛按近來失防無罪利決有侵河道所以月敝奸能欺

隱害不上聞防守所以日弛職官畫地分土固矣宜責
成印河官承行書手亦分地具結如防守不預一體重
治追賠吏書方有所憚而遵行且河身日高將橫潰決
裂各堤急宜加築廣厚如蘇家嘴馬邏等險工或去彼
岸之突沙或從本堤退後作一厚岸以防之仍蓋房檣
募夫居住看守椿木防伏秋之水其夫不得別調但做
本工可也詳見條議又按蘇家嘴址岸近長淤灘黃泥
進逼本嘴勢甚危急惟有于此灘之內量挑引水河渠
導黃土刷淤灘則河勢壯徙南岸蘇家嘴自可無虞此

南河志

卷之七

十

規條

亦山陽外河之喫緊者

動疏濬高郵寶應諸湖及山陽黃浦平河橋等處伏秋之
際水勢汪洋無處分洩往往衝損堤岸漂沒田廬為患甚
烈須督行管河官將各平水并瓜儀等閘及芒稻等河通
江通海去處悉行開放分紓暴漲但順下流支渠即使量
趕附近田夫濬治通利庶便宣洩以保民田

淮揚河道舊制淺船專為撈濬邇來船隻俱泰每湖淺一
尺則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湖底墊高今議增置淺船以復
古制除水發防守幫修堤岸外水消之日即行管河官責

令夫老駕船常川撈濬所撈泥土即封濶湖堤止許深湖不許高堤

高寶興化鹽城各處支河乃引洩湖水入海故道節被壅斷之徒密張魚網壅滯水利淹漫民田歸咎開水會議不時行掌印管河官親詣究革不可徒付之省義等官及滋奸弊

咸按疏濬有諸弊一在衙官積書借以扣贖實不督工

一在奸夫包攬官至則來官去則散一在市索利干淺剥多方阻撓如界首雍愛等之類非河官躬親查督嚴

南河志

卷之七

十一

規法

杜奸弊疏濬不可得也然必撈濬有具而後可今淺船俱廢造設為難議令州縣將捉獲鹽船改為淺船但獲時為鹽快所匿交管為淺夫所沉河衙亦利于無船起船上下相蒙無有實行之者可哀也

一儲糧運黃河二月有桃花水三月有清明水四月有麥黃水然止瀾灘或平岸而已不害運惟五月至秋九月為伏秋水多者四次少者三次高者丈五餘下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每歲須督管運管河等官將過淮報運夙夜催償務乘四月以前盡數過洪入關令免怒河覆溺之患

咸按運船不備則清口不築清口不築則黃河不戢尤治本之急務也

一候交代本司節奉部到如遇陸遷給由等項將一應錢糧卷簿并原給關防交與新任接管方許離任

咸按治河治虜俱以訓練為首河道利弊百端總河藩公疏重交代使新舊相告誠為良法而尤重久任使河丞以下廉明習熟者加銜任之河道自治已詳載于左

河防一覽諸條附

南河志

卷之七

十二

規條

古今言治河者衆矣未有善于河防一覽者也蓋蒲公既陳其石畫復採輿論以入之俱係

上裁迄今可以遵守故咸既採其全疏之有關南河者列章奏復刪河議辯惑入雜議而摘其諸條于左

一重久任以便責成先該給事中尹堉題該工部覆議河道關係最重任久乃可責成及要大小官員俱令久任或考滿加陞或積勞超叙與夫就近遞補交代親承最為治河先務合咨吏部查照隆慶六年題奉

明旨都著久任事理凡管河部屬司道及府州縣佐二等官

渠石熟諸機宜懋著積效者考滿即與陞級照舊管事宜
深即與超遷用勸異勞有缺就之選補取其濡染習熟臨
行新舊交代令其傳告精詳至千待異等者一如待邊臣
由道而撫由撫而督由督而本兵不悞焉合咨臣等年終
薦舉預儲可代之才遇缺揭咨必求因才而代徑咨吏部
仍知會本部以憑會同遵行其有才志庸劣及不候交代
輒先離任者聽其不時奏劾該臣等覆議為照治河固難
知河不易如中南北三管河郎中夏鎮南旺二主事皆係
專職俱應交代至如潁州臨清天津霸州大名五道雖兼

南河志

卷之七

十三

規條

河道干係頗輕俱免交代其徐州海防二道則為河湖喫
緊之區山東河南二道則為黃河要害之地四道憲職并
其所轄府州縣佐二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各
管河分司俱應比照巡撫衙門事例守候交代如不候代
輒先離任者容總理河漕衙門查照工部題

准事例指名參奏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查議擬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則人情既便政體畫一而河務幸興矣
一甃石堰以固要衝勘得大澗口極窪去處計長三千丈合
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淮賴三道各九百丈每堰長一丈

應砌高一丈內外用石二層共該石六萬丈採辦腳價工
食每丈該五錢九分共該銀三萬五千四百兩合用船隻
除南河所有混江龍船免造外每道造九十隻共二百七
十隻每隻五十兩共銀一萬三千五百兩每船雇募水手
六名每名歲給工食七兩二錢以四年為期共該銀四萬
六千六百五十六兩募夫搬石大約每丈費銀三錢共一
萬八千兩每砌石一丈用石灰二斗共該二百四十兩椿
木每丈約長杉木二十五根共計七萬五千根每根一錢
三分共該九千七百五十兩椿手每丈三十二兩該一兩二
錢共該三千六百兩管工官廩糧比照大工事例府佐二
員每員廩給一錢書辦一名糧銀四分州縣佐貳官十二
員每員日給六分書辦一名口糧三分陰醫省祭等官三
十員每員日給四分計每手該銀九百七十二兩共銀三
千八百八十八兩以上通共一十三萬一千三十四兩應
于大工用剩銀十二萬奏請留用再于原留用剩銀內動
支定限四年以裏工完能于限前早竣工堅費省者破格
優處

南河志

卷之七

十四

規條

一濬閘河以利漕艘該臣等覆議得清江浦至頭二三甃

一帶裡河先臣平江伯陳瑄議為每歲一挑之法蓋因河自新莊開外入口多納黃流歲有積沙勢不得不爾也今改開通濟則全納清流宜無俟于挑濬特因往年黃流久注淤沙久填水溢沙上舟因水浮去歲頭舖二舖便覺淺濬曾勞挑濬是以該科目擊其事議復挑濬之法蓋見外河既已順軌內河尤須利涉誠運渠之首務也然舍歲挑之法而欲比照南旺事例定為三年二挑之制者蓋知通濟開之納清異于天妃開之納濁故不必復仍歲挑之勞也合無始自今歲冬初查將應濬裡河并烏沙河淤淺去

南

河志

卷之七

十五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處築壩斷流多募夫役大加挑濬不得苟且了事工完之日聽南河分司覈實造冊奏繳以後河深利涉姑免挑濬如有淺濬即照南旺事例三年兩濬其揚儀河道去歲挑濬之後目前尚自深廣以後如有淺阻小則量濬大則加挑臨時酌擬施行務求漕舟通利不致虛費工力一歲防高堰夫高堰為淮揚門戶隄防不可不嚴修守不可不預幫護之法須於冬春間橋內貼席二層緊細草牛挨席密護毋使此須漏縫然後土堅至于密植檣柳菱葦以為外護須于水落即種庶免淹漫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一歲防河堤諸湖堤岸加幫高厚且多減水開尋常之水似可無虞矣但或淫霖彌月山水并發則又不可不預為之計也查得沙壩并芒稻白塔二河俱可洩水當事者慮私販鹽徒出入築壩斷流殊不知欲禁舟航何須築塞河心密佈椿柵仍委白塔巡檢嚴防越度船隻瓜儀諸閘一體開放開口攔以木柵則湖水可洩而鹽政亦無妨矣

一歲防清江浦外河夫清河內外河僅隔一綫之堤最為喫緊況黃河自清河縣出口由西射東勢甚湍急然掃灣迎溜之處不過百五十丈止是捲築磯嘴六道每道相去二

南

河志

卷之七

十六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規條

現條

規條

三十丈不等阻隔來流復于磯嘴中間捲掃護岸即可支持然倉卒措辦未免張皇須于冬春之間捲築大埽亦如防高堰之法自可無虞磯嘴即順水壩之俗名也一議守八淺堤實應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所謂八淺堤也往歲堤決湖水奔逸舟楫遇風輒溺決處既不可塞乃議從湖心淺處築西堤以捍其外仍于河之南杜截壩二道督令船隻越湖而行堤壩成則八淺正決湖水不流以故捧土而塞是築西堤者乃所以塞東決也但東決雖塞西堤終不可棄必須歲加修築仍密植檣柳

矣葦之類使其能當浪濤則東堤不守自固矣

一嚴開禁河口諸閘之設先臣平江伯殊有深意蓋節宣有度則外河之水不得突入運河之水不得盈漕非惟清江板閘一帶堤岸易守而寶應諸湖亦緩此一派急流矣但啟閉之法非嚴不可如啟通濟閘則福清二閘必不可啟啟清江閘則福通二閘必不可啟啟福興閘則清通二閘必不可啟河水常平船行自易單日放進雙日放出滿漕方放放後即閉時將入伏即于通濟閘外填築軟壩秋杪方啟悉照先年舊規與近日題 准事例行之其于河道關係不小也

南河志卷之七

十七

規條

一歲守淮城址岸遙堤查得柳浦灣至戴有戶營遙堤共八千一百五十六丈乃淮安城址外捍如有汕刷隨宜修補倘遇大有損動即于堤內有產之家量起夫役相幫修築伏秋之時選擇省祭陰醫等官畫地分守仍預預備椿草繩葦之類各安置要害處以待不時之需每歲冬春之交即預行申飭山陽掌印官可也

一防清口淤塞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

力能敵黃不為沙墊偶遇黃水先發淮水尚微河沙逆上不免淺阻然黃退淮行深淺如故不為害也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黃亦隨之而東清口遂為平陸今高堰築猶慮王家口等處淮水過盛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故築堤以防其決工若甚緩而關係甚大已經題奉

明旨專責清河掌印官差的常員役看守如遇塌損即便修築更有一事可慮河南鳳泗商販船隻最利由此直達每為盜決須嚴防之

一移建管河官衙舍以重責成夫淮南之通濟閘至黃浦一帶河道及高家堰柳浦灣二堤已經題 准專責淮安府清軍同知管理若本官仍駐淮城則遼遠難于照應查得通濟以上新莊鎮地方空濶且堤堰閘座附近相應建設管河同知衙舍既可以監率官夫修守堤堰又便干約束

南河志卷之七

十八

規條

軍民催辦糧船其山陽管河主簿即應移駐黃浦鎮揚州河道惟高寶二湖堤岸最宜防守管河通判衙舍應建于邵伯鎮寶應管河主簿則當移駐瓦店高郵州管河判官則當移駐界首江都管河主簿則當移駐腰鋪儀真管河主簿則當移駐響水閘各行州縣將各官原署拆赴河濱

仍查境內圯廢寺觀及應拆書院酌量移湊其夫匠工食量千河工銀內動支不許撥派小民使諸官得不時巡視修守不許營求別差庶衙舍不為虛設而官夫皆得應用矣

一議責成州縣正官責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為贅疣即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其間部臣稍欲盡職則有司群然詈為生事妨工僨事實由于此今如仍前玩愒派辦失宜以致夫役逃散該司道官即時察呈以憑奏治庶事權歸一人無推卸而大工易舉矣

十九 規條

一議激勸各工委官除府佐縣正外其州縣佐貳府衛首領及雜職陰醫義民等官或管領人夫或措辦樁場衆務紛紜如臂使指其出入泥淖櫛風沐雨艱辛畢萃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賞誤事獨重其罰此人心之所以懈弛而事功之所以墮墮也工完之後容臣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任事破格超擢間有劣陞王官准與改擢其陰醫等官原有部劄冠帶者厚加獎犒義民則給官帶榮身與陰醫一體免其本等差徭庶人心爭奮而百事易集矣

及時給散以杜侵剋河工全賴人夫夫役全資工食河道錢糧俱貯府庫管河官不得自由必至河岸衝決方議調人夫請支錢糧已無及矣湏于春時該道行管河同知通判等官赴府領銀分發沿河州縣稟聽不時之需遇有河患一面募夫一面申請事完稽查庶河夫工食俱饒該府管河官督同各縣掌印官眼同包封唱名給散再不許令各縣部夫官總領致滋奸弊如府管河官偶在別縣督工一時不暇者聽各縣掌印管河官竟自給散如是庶扣減之弊除而夫役之逃免矣

南河志卷之

二十

規條

一議修埝壩以防危急淮安自西門皇華亭抵清江浦約三十餘里內外二河僅間一堤至于王公堤一段最為喫緊先年兩河之潰相去里許居民比畝後因黃淮逼流偏向南徙衝刷日甚民居蕩析僅隔丈餘雖有石堤止存浮面濁流掃根利如矛戟以如綫之堤而當排山之勢必無幸也萬一蟻穴潰防泥丸難塞則清江一帶蕩為巨浸不但無淮城且無運道矣每年樁埝費亦不貲但因新于舊續卑為高基址不實隨填隨陷合于本堤海神廟起至孫門首止計長二百九十丈出水三丈捲丁頭埝五層

二千五百箇鴈翅之內實以土石捲埽之外密釘椿木每堤二十丈作順水壩一座共計一十四座逼水坵流以制對岸之沙庶堤可保而運道有賴矣

一築寶應西堤以束漕流夫固堤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利運從來治河試有明驗彰彰矣何也水之為性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為勢急則通緩則淤理固然也應湖口三官殿米市竹巷口一帶無歲不淤亦無歲不濬邑恒患之寔其故則以夫築西堤水多肆溢河流不束赴下力微耳合照山陽接築西堤一道自黃浦南壩口至弘濟河坵開計二十里加築土堤而該淤淺之患可去矣

一濬裡河之身以利漕艘從來謀治河者不過曰築曰濬而已然而治黃河與開河異蓋黃河濁流隨挑隨合人力難施開河則愈挑愈深功效立見先臣平江伯創立裡河規制每歲挑淤法至善也因循至今惟知築堤不知濬河即歲時調度夫役無多遂至黃流漫緩灌淤河腹日飽兩堤夾水形如環堵一遇衝擊下無管土將潰裂四出而不可支矣合無由淮安至儀真內河一帶俟其重運過畢至六月間清口大壩築完乘此水涸即當查復淺船密布淺水

多備器具濬淺已深河則水由地中而堤根皆係實土斯可以杜決而防潰矣

設山陽長夫以便河工先年總河部院題設民船由閘稅銀以濟河工後知府邵元哲呈請民船仍舊車盤俾小民藉有生計乃于牙行埠頭每年雇夫一千八百名此山陽行夫之所由設也但僱雇者非老弱不堪即遊食無賴朝點暮逃全無實用及至勾攝輒以往返數日廢時誤工莫此為甚議將行夫二名合一做工一年每名日給工食二分計該銀七兩二錢責令牙行納銀在縣選其年力精壯

南 卷之七

三

規條

者籍名在官該實在人夫計九百名如王公堤險要處所即註夫五百名西橋禮壩各一百名范家口二百名刊刻木榜註為定規責令各夫專聽河上應役各衙門別項工作不得私役一名違者聽總督部院察究庶夫有定額而牙行無賠累之擾派有常所而河工獲實濟之用矣

一嚴啟閉以杜淤淺查得先臣平江伯疏濬清江浦裡河慮黃河灌入泥沙易淤設三閘以慎啟閉鎖鑰掌手督臣啟閉屬之分司運畢即行封鎖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令車壩法至善也時久人玩禁令廢弛清公李馴查復舊規

已恭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即便拏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干碍職官叅奏處治欽此一時人心肅然啟閉以時漕渠便之及數年以來開規復廢黃流內淮河道整淤大有可虞矣合無查照舊規嚴行申飭如山陽通濟等閘三月初運畢即行封鎖惟遇鮮貢船隻故一開二官民船隻照舊車盤其在瓜洲二閘俟蘇浙運畢即行封鎖庶不失先年建閘肅規之意而於運道大有裨矣

南河志

卷之七

三

規條

一催糧運以謹河防查得通濟等閘止許漕艘解

貢經行

啟一開二至六月初旬始行築壩此舊例也夫築壩者政恐黃水內灌運道淤阻耳然節氣之早晚不齊黃河之驟發靡定今各省漕糧俱二月終盡數過淮及鮮貢等物各以時至猶可言也獨白糧船聽其自便遲速不齊至有六月中旬尚逶迤不前者管河官謂此內府錢糧必使盡出而後築壩則黃流業已內灌每歲挑濬所費不貲十一年之覆轍可鑒也請勅漕運總督衙門比照漕糧事例填注限單嚴加賞罰務使四月中旬盡數出閘隨發隨築毋

拘六月初旬舊例庶免衝淤之患而省挑濬之費矣

一定賢否以便責成夫吏部給文憑填注專管河道不許營求別委法甚善也乃賢否則各衙門主之而部司不與焉合無查照清江造船廠官事例凡係管河官專屬河道部司年終考覈分別賢否徑呈督撫咨部施行不計別謀差委及查濱河處所俱有各官公署仍量行修理常川駐劄毋使泥居府城以妨職業庶賢否定而人心趨責成專而分理便矣

南河志

卷之七

三

規條

一議近轉以勵人心語云耕當明奴織當閑婢故任河務者非得忠勤任事之人久任而責成之不可也第州縣倖貳官卑祿薄數年不調其志易隳欲勵人心莫若近轉倘主簿缺則推大使判官缺則推主簿縣令缺則推判官否則加銜以諱遇缺推補其同知通判等官亦照此行但宜慎重者核果有顯績方得推舉則雖陞遷不出淮揚四府異日舉大役興大工令此素習者為之蔑不濟矣夫既叨顯榮而又知苟且之無所逃罪有不視河事如家事者乎一議錢糧以濟河工淮揚歲額銀不過三萬兩而歲修銀至有六七萬者如淮城之石工高寶之支河以錢糧不繼工

遂難完如橋草碑灰湖塘地租船稅香銀等項專備河道支用者也近因人心玩愒行借支別用因而積猾人等通同侵分及至查覈則以災傷告蠲矣合無逐一清查每年額銀若干歲用實該若干有無足用作何設處凡額設河道錢糧某年某項原係若干徵完若干收頭某人拖欠若干曾否蠲免明立文簿每季終着落經手吏書赴管河分司查比勒限徵完貯庫專聽河道支用不許別項借支庶錢糧有歸着而河工有濟矣

一稽工料以資實用夫運河延袤千有餘里歲用橋草等料

南河志

卷之七

五

規條

所費不貲而積猾商販通同官老書識人等賤開貴價虛出實收弊孔百端及工完查盤則料已入水無從究詰若夫役巡曠工食虛冒歷費甚多蓋緣任不得人委肉于虎合于柳浦灣鎮另建料廠一所每年春初動支歲修銀兩買辦橋草等物務選廉幹職官管理凡遇歲修工程委府佐官親赴工所查驗明白方許支給如有工料不實未及潰壞者查追料價職官一體懲處則稽覈嚴而虛冒革矣

南河志卷之四終

南河志卷之八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彭顯生 郎中顧民鼎 全較

郎中徐 標續纂

條議

朱司空疏云水土之事原有專門虛浮之好靡于習者亦謂此中學問至廣大至精微非箇中人不能解集李亦不能通隻字也前詰談河務條分縷析如燭照數計而龜卜者標不敏亦以察末議言不期詳畧期于濟用耳

南河志

卷之八

一

條議

河工條議原詳

太常朱國盛

為酌議河工修舉事宜以祛積弊以裨實政事竊照淮揚為南土要區南由長江從瓜儀入北抵清口裡外河殆六百里而清口為黃淮交會之處二瀆湍悍至是東而合以入於海此何異馴天驕使為我用惟我意指之所向而不為梗其屢治屢決屢淤舊矣職受事以來凜凜飲冰毋敢斯夕暇而討求之間者南歷江干北溯黃流徃來幾匝月縱觀浩渺徒有望洋之嘆而虞清口之淤淀則盈縮相怪以為神而神不我擬也聞嘗博採圖冊坐卧思維追昔人

疏濬之初意究後來廢弛之何從於是隨地設法逢人輒問而乃嘆水之為大利大害也又知其三難三易而求易之卒不易也何謂大利大害如高堰一隄橫截淮水砥柱屹然上以固

祖陵萬葉之王氣下以拯淮揚千里之田廬此所謂大利也然而歲月剝蝕修守失宜滔滔莫挽則害大矣又如黃淮合流清口當其衝我

國家藉以保

陵達運二潰效靈於今為烈此所謂大利也然而萬里淼漫

南河志

卷之八

二

條議

伏秋水發勢同奔馬且淮不敵黃濁沙灌入內河淤墊兩者不治溢患陸沉淺礙舟楫則害大矣又如鳳泗而西岡阜和屬聚七十二澗之支流匯為三十六湖之巨浸西高東下勢所必趨范光射陽邵伯諸湖積水綿連一望二三百里諸之可以養稼穡引之可以濟轉輸此所謂大利也然而修築守防之不講閘壩啟閉之不時水行地上田入湖心則害大矣至於堵塞於水發之時賁育觀之失色水涸根見事半功倍此以得時失時分難易者也挽過於急救之日每事見其張皇風構防微有備無患此以豫不豫

分難易者也撫卹勤勞鼓舞衆力全在經理之官稍不得

人偷惰罔功此以有官無官分難易者也此三難三易之

說也人情因循已久下之奸偽日叢上之掣肘日甚侵冒

以為固常清理以為怨謗河官以為職掌有司以為贅疣

此急而彼故緩我呼而人不應此易而終歸不易者也顧

念職守所關自不得不審擇於難易之間而力圖其不易

茲不揣臚列淮揚兩郡切要事宜理合呈請等因并將條

議各款詳蒙 總河部院陳公道亨批准淮揚河政廢弛已

久年來積奸弊實叢生據詳條議修舉河工諸款實與

南河志

卷之八

三

條議

陵運民生利害相關酌時預備經理得人權其難易而輕重布之務盡剔風蠹以圖維新河道其永賴乎仰淮徐道會同揚州道覆議詳報該淮徐道查得條議各款係屬淮海道本管河道相應開會等因到道該淮海道參政宋統殷看得河道有通塞而運事因之本道雖以新設而有河道之責分司之事即本道事也頃常於此中河道扼腕者久之亦擬謬據一時以佐萬全而不謂分司先發其覆也詳下徐道會同揚道覆議緣事屬本道轄內今據徐道開前來並揚道酌議回覆到道因逐款參詳大都憂

遠識明而見定以覈弊則洞如觀大以肇利則熟比善提如一事必有一事之指歸既已顯明而可按一事必有一事之方畧又非迂遠而不情意見不妨互參苟足以佐公家之急何必求同事勢原有定形既有以盡情理之變何必立異本道所以竊附分司之後而深幸其議之可行不必再為標榜者也又該揚州道參政郭士望看得條議內除事屬淮泗者不贅外惟是揚郡南自瓜儀北抵高寶舉欵內興革與目擊利病試覆而按之照得水者天下之大利而大害也治洪河者防其決治渠河者謹其洩惟此汪汪一泓軍國數百萬賴儲實賴飛輓而萬貨之轉輸亦由之兩涯護防如匹練之有幅百道分瀉若漏卮之可虞當其潏則泛濫是慮當其旱則涓滴可惜昔人所謂興一利毋寧除一弊弊去而利自生利收而害自遠者是也嘗試論塞流者務清其源議中不有河官任宜專且久者乎否則水勢之險夷不諳堤岸之堅礧不通工作之巧拙不悉誰能權輕重緩急而布其宜也又有所謂淺夫庸鎮宜嚴者乎否則或豪俠包占淺夫祇供紙上之虛名或冬影射工食半填猾胥之虎窠安得胥手胥足而盡力於外

濱也又不有所謂險隄根本宜培護者乎否則斬一簣於垂成敗九仞於一旦統籌籌恥那堪此浪費耶又不有所謂芒稻河滾壩宜建者乎否則漲漫虞衝決之患淺滋愁轉運之艱况驚波又可思也是皆源之弊也獨扼其要載修載舉何患流之不清哉然本既固矣標亦所當治焉若議封貯物料修廠者是即一木一石似於河工之需無幾而帑金之費宜省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可泥沙乎所謂修復淺鋪而訓計之者是寓畜衆於容民而藏庫渠於畚鍤豈獨漕堤資防守之備而糧艘省護衛之煩民載亦息崔苻之警矣所謂修造淺船者是有船則朝夕疏濬者易為功得豫備於事先至若撥占民船者難為力且候運於臨期矣所謂築土工以行賞罰者是賞當則怠者激勸於有功罰不濫而勞者益奮於不逮矣標治則本益固鉅細弗遺而去疾莫若盡者置其然乎即數欵已悉楊屬之利病非躬勞其境嘔心厭任安能洞若觀火談如抵掌鑿鑿保障云爾哉允矣水部之宏議河道之碩畫其造福我國運民生豈渺小哉修舉方恨其晚謹粗陳其畧敢布執事等因具揭到道隨該淮海道具由會詳除呈河漕二部

并按鹽漕院外隨蒙 總河部院房公批云據該道覆詳諸款及揚州道覆議揭帖其於委官辦料夫役錢糧修築挑濬剔蠹釐奸計畫甚周纖悉俱備有裨河道良非淺鮮悉如詳行語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本部院期與該司道矢心殫力圖之仍刊刻書冊頒布諸屬永久遵行繳又蒙 漕撫軍門都御史呂公批云據覆各款專責成覈工料清冒占嚴濬築督夫訓武修岸障田諸凡興革井然有條釐奸剔蠹之金針濟運護

陵之石畫也非胸有全河安能利弊析秋毫若此仰道移會

南河志 卷之八

六

條議

該司着實舉行務收成效仍候 總河部院詳行繳又蒙巡漕御史姚公批云據議專官修濬河隄稽覈夫工廠料諸款洞悉時宜河道維新式嘉賴之俱如議着實行繳又蒙巡按御史崔公批云據議剔風蠹釐積奸諸款洞悉河務之淵源誠與

陵運民生均有永賴候各院詳行繳蒙此俱經移會到司除遵行外所有詳允各款合行開列施行

一嚴專官以重職守夫防河道如防驕庸選河官如選邊區一不得人則

三陵風氣一方生靈百萬漕餉受害非小宜咨吏部慎重其選如老腐昏迷之劉體順吳可先及奸狡攫金之黃基李學懋鄒仕梁皆大妨河務前車不遠至於郡邑有差宜照河防一覽題准及遵

明旨屢禁河官不許別差聽其營謀妄委如有遷轉丁憂事故結勘明白方許離任一面預詳司道選委廉能帶管蓋防守事宜極瑣極暗即專官練識二三月未能悉知不宜輕委代庖視為傳舍也其中有異能者加銜又任如主簿加判判判判加通判使其駕輕就熟所利河道甚大若山

南河志 卷之八

七

條議

陽外河高堰堤長百里已設有大使管理柳浦灣堤一百三十里乃徒委之省義等官侵料候事連年衝決倚為利藪桑田或為巨浸宜以馬邏就近六十餘里委之馬邏巡檢柳浦灣就近五十餘里委板開大使專管以清江開大使兼管板開遇有決口歲修如鄰田農隙照田起夫麥秋農忙仍於額夫調用即擇有田殷實者同鄉約予以物料董以夫役彼各自為其田廬無不竭蹶趨事惟是府縣工房河廳河衙吏書各無責成未免滋弊委省義則於省義索錢委殷實則以殷實魚肉全在縣官嚴禁又須各定分

管工程承行開報司道工吏新崇役滿經手錢糧亦要交代明白轉報方許起送已經會行淮揚二道通詳各院允行庶河官專理得人河防責成無悞吏書稽核有法而河政亦可振舉矣

一嚴辦料以杜侵費夫河工無料猶徒手而搏虎買料虛冒猶畫餅以充饑苟為無著罔不臨時束手是買料為河工第一義也若長吏不暇料理委官必至侵漁委之商人必至包攬悞事先臣總河潘公疏責長令以一事權深中肯綮今議必責之印官親買若運船稍帶木植甚多買之甚

南河志

卷之八

八

條議

易如或遠買不如召殷實商人向在地方開行者取其鄉保房主地鄰限期結狀至於領銀該州縣先行解司驗足封識禁絕各衙門使用方喚木商當堂交給若採買木到大者入行中者供料商人得利河工得用全在印官以撫字為催辦以綜核為節省與親買同其柴繩藤等項印官須擇各販行殷實者亦取鄉保地鄰結狀方始給銀惟要印官精察盡除書卑需索諸弊其買到木植等料一齊到廠連報本司親往查驗秤量如式面給各工亦取鄉保居民同收領狀如物料大小輕重價值刊有成書各音徵異

亦從印官量為裒益詳行給發再查買木一事先年河工用椿皆二三尺圓尚有板木廂護邇來議料省便如河陡崖二三丈者所估不逾一尺七八寸委官復有使費買到一尺一二寸之木安能砥柱狂流豈若稍益其價買大椿密排深釘之可久也總之最得力者在預備有料免於臨渴掘井仍應酌量歲修之費預期發銀責成有司辦料以備緩急之用若候估計迨至駁減詳請允行已遍水發之期方領銀辦料往返耽延值有潰決噬臍無及矣此預行買辦尤為河務喫緊者耳已經會詳各院允行

南河志

卷之八

九

條議

一嚴核在庫錢糧以杜那移之弊夫錢糧之弊莫甚於那移况河工錢糧功令最嚴干係尤急謂水至不測難以俾待故也向經題

准在卷嗣後屢奉 憲禁有司通不遵行工庫吏書沿習故智那甲為乙甚至侵費久且悉歸烏有及河工告急輒又展轉支吾迨至行提催倩代杖官有遷代吏朋侵錢糧終無清楚合請 憲檄移會漕院每歲過運之日即委本處推官查盤追究招詳其庫貯河銀合當嚴行申飭不論府州縣庫悉另貯一匣從司道倉封詳報必待河工有急

乃用即他項至急不得輕行那借聽司道不時稽查違者官叅吏究永遠遵守已經會詳允行庶河銀永絕侵那之弊河用亦可得濟燃眉之急矣

一嚴查冒破以清侵漁之弊夫理焚絲者必求其緒而清濁流者必澄其源一應在廠物料有名無實源頭不清委官沾染粉飾捏報末流終難挽回如本司親查開座繩板鋪遂舊址及裡河橋板各石工有無倒卸眼目所易見者尚多虛糜君夫各廠各料舊存者化為烏有新置者徒具料數既下椿埽難問之水濱冬春歲工難保之秋夏及巡歷

南河志

卷之八

十

條議

蘇家嘴范口一帶所云木幾千者影響全無委官祇為攫金之人侵費乃為故常之事深可浩嘆今後印官買備物料必親查明交廠毋得徇情容隱如有動支須報本司同河廳查發河廳即親至各廠查明是否昨所交料如木椿必長若干蘆柴紅草繩索必重若干喚鄉約居民監收下工亦取結狀驗訖即報司道河廳隨時親督又令州縣河官往來稽查每親往一次仍報司道不時勘閱以行賞罰如交廠工料差池即將經手員役重處究賊書阜同究如做工未久旋壞者定將委官重處追賠重治以罪至於荏

夫給米米未到工衙後先已折去及到委官又從中包折故夫無實惠工難速成今後決口估定米數選本鄉殷實老成之人同鄉約領去召夫興築取結呈報河廳印官嚴查其實申報司道必信其法河事其可濟也已經會詳批允庶廠弊可杜而包折之弊永可祛矣

一議內外河料修官廠以便封貯夫料無廠貯與無料同廠不修建與無廠同今既清物料矣而山陽內外河廠本司親視俱無藩垣之限木料亂堆繩麻腐朽任人盜換莫可稽查帝上空文十無五六今查新河邊原有衙舍可修葺

南河志

卷之八

十

條議

以貯裡河之料清江浦有廠可蓋房以貯外河之料甘羅城有同知衙門空地可建屋以貯近隄及高堰武墩之料俱該管河同知時常親驗親封親給造報司道查核不宜落於衙官吏書之手任其乾沒若冊載所存舊料嘉靖年未毫無影響仍載在冊登報一番抹去則格於舊套沿襲故事近於欺罔合行河廳官從實開報司道覆查應為消除者也然一料一物皆屬河鎔以後廠料宜著為令凡舊年所剩之料即與本年新料照數抵用若用之不盡新者又留為次年之用一轉移間料皆常新可備河之急需已

經會詳批允庶有備無患而物料可免夫朽腐泥爛之虞矣

一議清復淺夫補造淺舖夫以淺名為淺設也舖以淺名為
館河住夫設也今各淺夫如山陽縣一百二十名清河縣
三十五名江都縣一百七十二名儀真縣五十七名高郵
州二百名寶應縣一百八十八名因循日久火老衙門人役
各有包占有名無實每遇上官查點霎時雇募應名撈淺
防隄者十無一二其中弊實不可究詰該本司對簿逐淺
查閱每淺不過五六人耳故不避怨勞凡包占侵銀宜追

南河誌

卷之八

十二

條議

曠一年而今止量追私頂應名者併案扣追轉詳重造名
冊細開面身短恙父子居址選股實一人專管隄后椿板
一人專管種柳防守偷伐柳樹補栽莠草責成獨專不令
推卸而猶慮夫影射者之易於聚散也每淺設教師一名
訓以武藝寓兵於夫本司不時調閱加以賞罰實查夫於
兵夫可虛應兵難驟習從此夫可清矣但舖屋久冊何以
責其日夕在隄今議將缺夫工食銀每間給發七八錢造
蓋小房每夫給屋一間使之攜帶妻子居住隄上給以小
船鉄搭雖屬常川撐駕撈淺有屋住夫有夫執役庶可

查蓋管河官四防二守之責夫不離隄載在功令通且泄
泄然畧不介意補夫之時衙官利取例金將城市遊棍或

素霸餘丁遠占名缺皆非近堤土著之民歲修椿掃漫無
責守舖舍不修誰肯露宿巡警以致工料旋修旋壞附近
居民往來船隻互相竊取此在內河宜亟申飭而山陽外
河長一百三十里今議蘇家嘴馬邏等險要之處造房撥
夫永住防守不得別差其餘每工長者設三舖次者二舖
其餘一舖惟取土坯故椿餘剩柴草即可構一間或以曠
工銀給造令做工之日衆夫得為棲址完工掣夫之日多

南河誌

卷之八

十三

條議

者十名少者五名日則運土幫隄夜則分布各舖支更巡
邏仍每舖置鑼柳鎗棒一處有賊首尾協擒不特防椿掃
實亦防鄰封盜決不測之患也至於附近新栽柳樹併責
以澆灌防守必使夫有責成而隄可保固已經會詳允行
庶夫近隄住呼吸相應而守料栽柳武備均有賴矣
一議實給夫食以除腹剝夫築隄濬淺勢必資於夫役而夫
食不繼焉能枵腹施工况積棍任肆包攬弱肉強食多所
剋剋而使貧夫嗷嗷從事何以責其實効耶准揚淺開筆
夫不下二千五百餘名合通行所屬按季具領掛號驗

轉發印官唱名給散於法甚善邇年法久弊生奸欺種種在淮屬則有地棍總頭包夫放債重索利銀在揚屬則有房庫奸胥私買票領丰虧額數又有夫老工書通同作弊包占均分所在人夫或圖其預借甘聽扣除或畏其威權任從剝削所以夫日貧而力日憊河工調用屢催不前侵帑誤工殊可痛恨除已嚴行兩府河官轉行所屬令其照例掛領驗給外今議各夫工食解驗之後如印官事冗不暇聽司道揀委庶官當堂唱散仍出示嚴禁前項積弊永杜侵漁如有書吏私扣者許諸人首告從重究處俾夫得

南河志

卷之八

十五

條議

沾實惠已經會詳允行庶河窻可除貧夫有濟矣

一議復各舖淺船以備修濬以寬民力夫河身淤墊日高今日急務患在無船撈濬查得舊略所載各淺船山陽三十隻清河四隻高郵七十三隻寶應一百一十九隻江都二十二隻儀真六隻原為修濬興築而設取之官不擾之民意甚善也日父事弛均屬烏有故一遇興作勢必派撥民間在淮屬出自卑牙俱被積棍包攬替雇通同管工官老任其影射十無一二到工及有稽查却雇倩附近小船應點點畢即去仍復無船又有假借各衙門優免抗不赴工

者若揚屬則出自里遞舖分工房吏書沿習奸弊每每用少派多差貧富及至分發各工管工官復利其錙銖無包折又有市棍假借請託用強阻撓是不但為河工之病而反滋地方之擾矣以故決處不得速堵淺淤不得落深為無船耳近本司移文鹽院淮揚二道轉行所屬將捉獲鹽盜犯船改作淺船隨獲隨改務期足額如不足額設法補造以備工用議於山陽縣造三十隻清河四隻高寶各造二十五隻江都縣十隻儀真六隻其船定式長則一丈五尺濶則四尺頭方尾平必須如式堅固計用料什

南河志

卷之八

十五

條議

物每隻大約不出六兩就支河道或贖工銀兩置造若鹽盜等船原估價值少則幾錢多不過兩較為極省但初獲之時捕快即以敝舟相易有完好者即私下領去若用之河工書卑利其速朽可以別差民船今後修好印官選般實淺夫管之予以年限其原值修費俱就河道銀內扣補如各屬興工船不足用不妨鄰邑通融調用設若彼此工作同興用船實多則又相時呈詳司道不得已而取之里遞卑牙務須痛革前弊以毋重累吾民已經會詳允行似船有實用而民無科派之擾矣

一議造給撈淺築堤各器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向來撈淺苦於無船今議有船又苦於無器徒手難施往往十人不得一人之用近議各夫撈淺利用杏葉鉄扒澗齒鉄搭又為不撈而廢今給銀給式打造分發各夫至挖掘乾土用鉄搭殊勝用鉄若築堤須備小鑄大夯先重後輕令土堅實至堤兩旁必用粗木長鑄密密打實方不稀鬆以上各器誠隄工之不可缺者已經會詳允行庶器具有備而撈淺築堤均有裨矣

一議計方積土築工法以行賞罰夫各夫動以無船無器為

南河志

卷之八

十六

條議

解縱十百成群工程實無尺寸役夫虛捱時日官府浪擲銀錢良可痛恨此無他皆緣稽查無法勤惰不分賞罰不明故也今議築工之法一以 先任尚書潘 量土之

法為準查得河防一覽載修守事宜云凡創開河者每方廣一大每夫日開深一尺為一工挑濬河水相半者減十分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而築隄者亦以半折筭焉方廣一大每日每人開深一尺是去方一尺之土百區也泥水相半者十之五是去方一尺之土五十區也全係水中撈者十減七八今水深四五尺中撈

取更難只以一分二釐半筭亦應撈深方大河底一寸二分半方尺之土一十二區半也以此為準每八每日大則方丈起倒小則方尺積筭又以信椿為準之又以土堆計之巧拙難施百不與一所謂信椿者查常熟縣水利全書內載量水之法如挑新計方量土易明即舊河壩水車乾現出河底先將木椿釘入土中其椿齊土處仍用橫木為限使無動搖但看木椿出土一尺便開深一尺矣出土二尺便開深二尺矣若量水之法與量土相同其法專倚兩岸信椿為主其岸上量丈尺派工者名曰工椿岸下水際各釘木一根移令兩岸相平名曰信椿釘入土中亦用橫木為限乃用繩就椿拽平方用丈竿入水量之上至椿繩下至河底如竿高四尺中空亦四尺矣待撈深之後再用竿測竿高五尺是去土一尺也竿高六尺是去土二尺也但河底有水恐尖挿入污泥將竿頭加板數寸百無誤也稽查既有定法勤者賞以銀錢惰者加以枷責則偷惰難容人皆樂於趨事已經會詳允行庶計方給夫賞罰自定而工不嚴自舉矣

一議裁柳全在責成以濟工用夫先事之總總猶

南河志

卷之八

十七

條議

宜預河工需柳最急若捲埽無柳枝譬屋之無柱便簷椿不牢而卧柳枝葉亦能護隄今淮揚二屬老柳盡斫新柳全無竟若彼其濯濯矣蓋因澆灌看守無所責成且無柰行人漫折盜斫畜嚙與酷日為虐耳在裡河一帶須選淺夫殷實者責成栽培實活每冬月生意含藏之時取大柳椽七八尺枝幹浸坑廁中交立春前十日空處每丈止栽一株護以棘刺壘以泥圍以時澆灌其生必茂須就防河岸脚使枝葉蓬蔽隄身根蔓盤護隄脚再種卧柳任其橫生遮土淺夫有船時常沿隄巡視但露出木椿便為擁土淤塞今栽柳喜植隄面而岸脚反稀猶未實收其用也其在外河種多不若種少屬官不若屬民防護如前法凡各莊居民應派栽而遠涉不便者即於本莊前後左右押令層栽密布既免人畜作踐而澆灌看守又便不三五年且森然茂蔭凡河工取用令居民自斫率夫挑用適可而止以留滋生仍嚴禁勿伐民間舊存者再於沿河淤灘空地險工處所種植柳園一區官為市買柳椽令在工人夫培植看管一隅即植千株三年可成叢林不徒省柴草之億萬更可備緩急於不虞若倚士宦軍衛抗違不栽者治無

於已經會詳允行若有司誠心舉行亦河工一大利也一議培護險堤根本以垂永久夫河堤之決為築不堅固如法故也五行以土為主水之為患土能遏之柰河堤工不培本土而專言椿埽物料凡堤之卑薄處倘能於裡身用老土幫培不已則二三年間一望平原高阜何患衝決又安用椿木柴草於外口歲歲不已之修乎即磚石橋板堤俱以培護根脚為要蓋堤土恃磚石而磚石恃脚椿杉木之性入土數百年入水亦如之惟土少椿露堅者可三四十年嫩者僅一二十年必爛須於水落時將堤脚培土幾尺不令脚椿見水木既無壞碑石可恃久存矣此護堤長久之要法也山陽外河如馬邏鎮蘇家嘴安樂鄉等處皆喫緊當培之地裡河如洋信港包家園將軍廟等處俱先經衝決之區既不能遽然一體遠幫而度其狹者培至五六丈斷不可少如下椿幫者亦必填土以實之若平日行令取土幫培而夯杵不如法及下椿虛懸外水下埽僅以散柴塗塞者即挈窳重治以警其餘至於取土宜遠堤式宜坡幫培必在堤裡下埽必須土多省料用土必擇真泥簽椿必用長壯木入土稍深堤之衝灣者或再造還堤以

為備此向來良法胡可不講也已經會詳允行似為目今
徵桑之要務固堤之良策也

一議趣一年銷筭預辦物料以時興工夫防河如防虜虜重
秋防水患時伏苟虜至而後治兵則必為虜所乘河漲而
後鳩工則必為河所乘此事理一定而歲修可不預為之
計哉近來錢糧不趲年銷筭直待次年清楚及至銷筭明
白正當興作之期方始估議本年歲修查候詳允領銀給
委辦料竊恐道路往返日月耽延料物備齊時伏已至萬
一不測為害不小況有買料經年不至秋後始去修飾者

南河誌

卷之八

二十

條議

乎合嚴行河官於秋防告竣即於九月間將本年歲修截
筭未完者併入來年之數即行估報遵照徐道條議預
估料物隨行申明府庫凡河工錢糧文到即發不許該房
勒索稽遲委官務於冬初物價未騰之時買完充厥十一
月開工二月竣事時值水涸不但易於用工抑且下椿下
埽皆能着底堅固工完之後量撥人夫再加防守即遇伏
秋有備無患已經會詳允行必如是而後估計如期無臨
渴掘井之患

一議料完興作刻期報竣以免虛糜夫河道之變在呼吸畚

鍤之工宜定期凡事始必細終必巨細易為力巨難為功
故工有大小預估報期例也向來在工委官只患夫之不
多不患料之不至利於料之不至而夫可長在工也每見
其小不圖及大不可收拾者有一月之工延至三五月者
糜費無算今後水至潰決之工必嚴令當時鳩集堵塞毋
使漫延即云某石工應挖槽抬石清基以待料矣亦須刻
定日期勒要清完使夫又為別用即云土工當預先積土
以待捲埽矣亦須計土之遠近論人之多寡每日限以土
方庶無偷惰倘物料未完工程緊急當先做一半以禦水
亦須扣日限完夫無閑曠如可緩之工必須料完動作庶
不遷延惟在河官實心任事分委得人河廳綜覈稽查無
避勞怨不時揭報司道查處方為有濟已經會詳允行遵
此而後夫得實用工得實効耳

南河誌

卷之八

三十一

條議

一議稽查各閘器具以嚴啟閉夫通漕資於閘座必啟閉嚴
而蓄洩不悞又必器具備而啟閉有需淮揚攔河大閘自
清口至瓜儀凡十九座皆漕運咽喉第一要害近來閘規
全廢官夫懈弛侵漁閘具任其大開溜溜南注以致黃河
內淮河身淤淺深為運事之憂今議通行兩府河官詳

管大小開座一應麻板繩纜盡數查出冊報同道以便稽查有官夫者責之官夫無官夫者責之地方淺老具領看守時其啟閉但有侵欺即行查究至於高堰大堤及淮南沿堤各城水閘洞原為上河尾閘之淺非為民間灌溉設也近年士民不察初意每遇天旱則苦懇放閘引水救苗潦則惟恐開放致妨已業甚且阻撓河官賄通夫老圖便一已而漕運之梗堤岸之潰均所不顧雖嚴加申飭然無奈陳乞之紛紛也今議於前項閘洞之外置立信石高若干以為準如河水過石則開閘保堤如水稍落則閉閘濟運有私開私閉者治之以法倘亢暘不雨苗稿民饑時值重運過盡河水有餘暫准開放以救民艱當俟臨期斟酌然亦不可為例也已經會行淮揚二道會稱所議妥便而置立信石一節尤前人之所未發通詳允行俾開座蓄淺得宜而漕運亦無壅滯也

一議重運起卸私貨以免滯滯按漕運議單內載運軍每船許帶土宜六十石多者照數入官不許附搭客商貨物又

河防一覽 總河潘公題

准內開運船入瓜儀至淮安通濟閘責之南河郎中盤驗凡

南河志 卷之八

三

條議

違禁多帶貨物入官違犯運官指名叅究邇來法久人玩任奸夾帶客貨并及木竹板斤沿途逗留每到馬頭延緩數日假以挨幫實為脫貨即今江廣等船多帶竹木堆積如山匪獨船重難行且又排擠滿河阻壓後運及至過淮違限駕言河淺稽遲殊為陋習可恨節經嚴行催儆而官旗藐抗不遵今議通行兩府河閘等官每遇重運入境即嚴催前進查係某衙某所某官某旗挨記時日除照舊揭報各院司道外每五日一次楊州河廳開會淮安河廳稽其遲速俟過淮畢日類報漕院查考聽其分別叅處外仍令官旗將所帶木植卸寄河干留下一人守賣或聽印官用價平買專聽河工支用倘有抗違貨物入官運官指名叅究再照糧運稽遲稟由夾帶亦有故壓白糧幫船索賄千金者若非痛革申飭祇為故事而四空攬載尤覺為害甚至私鹽充斥聯幫橫行地方官員莫可誰何則漕運安得不遲河道安得順利相應嚴行稽查一併從重究處已經會詳允行庶積弊可釐而飛挽自速於河道亦有裨矣一議黃流灌入清口裡河濬淺築堤夫徙薪者貴在於未燃濬淺者莫要於先事與其沙積而始開孰若勤濬以深河

南河志

卷之八

三

條議

方今淮不敵黃水挾沙而行濁流灌入清口裡河淤淺勢不能免法當時常撈濬以通船運查河防一覽三年兩挑每三月運盡即築壩大挑所挑之土即用幫開堤身而各開啟一閉二鎖鑰掌於督院啟閉屬之分司今廢弛日久二十餘年運船日遲水汛期早沙土淤淤河身墊高據測水平者言之水長之日高淮城二尺特為堤閘所束寫遠平望人情不覺耳若堤外低田明落水底咫尺平分動逾尋丈此可舉目而知也如是而遇旱船運安得不礙遇澇城市安得不沒辛酉夏月霪雨浹旬淮城內浸者三四尺此亦必然之勢也惟有撈淺一法逐節疏通可為救時急務親抵浦口復遣沿途探測已得淤淺數處肇製扒畚分地派官剋日加工又該本司立法先濬新河令其行運再將正河築壩斷流大加挑掘剋期完工放水仍歸正河務使運船通行無滯自後每歲十月至三月止河官遵照規則率夫挨段撈濬積土幫堤歲以為常有民居者各照門面自備紅草雇夫幫築河崖使地步寬舒車馬繚路稱便庶河身漸深俾淮城永奠而運可無虞已經會詳先行若印河官照此極力遵行則水由地中田出水上民可

南河誌

卷之八

三四

條議

耕而漕永利矣
一議高堰歲修夫高堰之築始於漢陳登以迄我朝平江伯陳瑄萬曆初年水漲堤壞是時淮水南注淮揚底墊泗州亦被奔漫幾及
祖陵矣迨自崔鎮塞而高堰成遂使淮黃合流清口洗刷深廣二瀆直趨雲梯以入於海不獨沮洳之地為稼穡之區且俾
祖陵有合襟之水蓄千萬年之王氣關係最巨以故該堤設有官與夫矣然歲月滋削堤石傾圯不從小小罅隙預為補葺迨水發不測為禍匪輕而工費亦不貲矣今查武家墩迤南石工舊無丁石鉄錠鉄錫現有倒卸浪窩宜急糾工修築計丈下丁下鉄庶保無虞可圖永久其在堤存剩物料務要查追明白貯廠鑄歸河廳夫役錢糧亦要清查有無包占及雇募應名查出即行選補扣贖入冊再加申飭堰官將書阜堤老各分信地防守秋伏如遇迎溜即捲築以制其衝如遇掃灣即幫培以防其汕如遇坍塌小隙即修補以令其堅併查專管看柳人役有無種種偷斫及堤工木石諸項按月開報本司不時親行查勘已經會詳

南河誌

卷之八

三五

條議

允行庶高堤堅固為淮揚兩郡之永利亦護陵河之大端也

一王公堤修築防護按王公堤逼繞大河辛酉之夏潰決幾處民憂其魚今已興工修砌然相度水勢黃流自清河縣而來會合淮水直射堤身特恃堤之一線以當其衝約二百丈許竊計清江浦比屋聯綿不下萬家而堤臺民居薄者不過數丈倘風狂水溢有尋丈之決而市舍陸沉淮城亦沼矣如此險要可忘防護夫水性直射則衝遇灣則緩今議王公堤西址一二百丈有灘去處添下礮嘴埽使當其鋒埽下一二十丈之後定然流緩土淤即有淺灘又下一埽若接聯五六埽漸近漸積庶因積以成灘恃灘以當衝而王堤避其銳氣矣清江浦百萬生民卧可貼席此工之最喫緊者也已經會詳允行永為清江堤福

一查理額夫以祛包占夫築堤防河建閘蓄水設夫備修築司啟閉時不可缺者也今淮揚河夫向多影冒包占該本司親歷淺閘查點僅存十之二三除行河廳分別去留選補酌量扣贖造冊報司轉詳外惟是淮郡牙行夫載在河防一覽舊額九百名專供河道後因夫力不齊前任司道

南河志

卷之八

五十六

條議

議令該縣徵銀募夫以期實用未久奸蠹為窟銀復拖欠雖各牙歲增河額歲減以致五季無餉無夫本司慮河工之稽誤念夫食之文懸政清查間據生員牙行多人以工房隱侵之弊具稟及閱府送底冊內載牙行一萬三千四十二名其不在冊者猶倍萬千乃知正額及占免之外工房真多弊隱行廳究查未報彼時有諸生擁稟求寬優免隨移書該府酌量調劑務合情法裨益河工近該淮徐道詳定額夫九百名行委管河府佐設櫃徵銀移會到司吊閱夫冊內多私冒公大作小彼即此詭秘多端除行提作

南河志

卷之八

五十七

條議

夫必用真實壯丁正身充當如選用官兵事例編立年貌冊籍官習其面夫習其事庶無悞工是皆責成河官查理卽此是其專職毋厭薄爲安靜虛名也已經會詳允行若河官違奉加意則一人得一人之用夫弊可清河道有實効矣

一議新河工程清口至夏不築大壩伏秋黃沙灌入卽正河挑濬旋必告淤則新河之開先臣爲漕運慮至深遠也自清口文華寺而南至楊家廟止約七十里內有管家湖徐家湖二澤貯水又有兩閘可以蓄洩其中淺阻必須時加

南河志 卷之八

三

條議

撈濬深通庶正河可以間挑免阻漕之患卽二澤泄水或東或南亦可由此而出兩閘亦當預修以備不虞者也已經詳允挑濬訖

一議芒稻河建壩濬淺以便疏洩按江都境內有金灣三大閘仰受正河及諸湖之水入芒稻河洩而入江其下有閘曰芒稻閘每視旱潦爲啟閉先時驍司慮私販通江申明閉塞上年高寶水溢印河官爲漕堤民生計請開此閘以殺橫流然隣閘居民不樂於開致州縣官民各持一見不知河防一覽內開減水閘僅可洩彞常盈溢之水至伏秋

霜滂與天長六合諸山之水陡發共注於湖止憑承儀二

閘宣洩不及查得揚州原有運鹽官河一道內由芒稻河

直達大江勢甚通便卽慮及私販如一覽所載置樹柳梗

其中流亦無不便何必築壩動費多金該本司親勘芒稻

一河果上流之咽喉也今將全灣閘照各閘置板之石責

夫看守相時啟閉其閘下支河務令附近淺夫及田頭人

等撈濬深通俾其旱而有蓄滂而不漫如遇橫漲任其宣

洩若復開閘恐擾多事今議於下流堤邊添置滾水石壩

二道以圖堅久再置涵洞二處以備緩急其壩不得亢之

南河志 卷之八

三

條議

使高以阻滾洩須量水平隨地勢之高下而低昂之使水

由壩上不煩開閘或修建閘座設人專管啟閉之責河官

司之水道自然疏通漕堤民生兩有裨益而私販亦不得

潛渡矣議經會詳允行但近奉鹽院給銀數千爲一郡造

福先被委官馮經歷等侵蝕方行查究而閘下有田者又

不利開挑深廣以救上流之淹溺是在印河官設誠而致

行之也

一議高郵中堤夫中堤南起城外金門閘北抵陸漫溝閘長

四十餘里堤久不修傾缺頗多每年夏秋水發之後恐堤

力不支農田受沒南壩全門北壩陸漫駭擾民間不貲而各船俱由大河風濤澎湃屢見聽沒所傷人命歲不下數十百人此堤之修勢不容已今宜酌其緩急分難易三工用土幫用椿板用石砌而西岸河堤并加畚插兩堤橫截麓社諸湖護田千百萬頃安得不為亟計也已經會詳允行將本司所清包隱夫銀八百兩呈詳佐築分為三年興舉以垂永利

一議堤工兼用磚石夫水性避堅而就脆故堤必石可久但

石產於山近境無山可採勢必渡江以南如龍潭嶺嶺嶺往

南河志

卷之八

三

條議

逐八百餘里無論運石之價幾及買石之價惟是長江策運歲月難期風波不測如往歲運石十七船止到二船餘十五船俱付之飄沒中可惜也今議砌堤每堤用蓋椿石一層上用蓋面石一層中用磚砌十餘層磚石互用亦可堅久只須多用煉熟沙灰黏聯緊砌結成一塊其固不減於石者查得高郵磚最堅有名於二縣但令窰戶多砌窰窰實給工價分頭燒造自可刻日而得用也就地燒磚就近搬運既省登山之採又免渡江之險似為甚便查舊堤所用城磚長僅一尺五寸濶約五六寸厚亦如之恐磚太

厚火力難透不得堅固今議磚式利用其長長則堤身平濶可恃不傾須用真實堅土細熟做坯長要一尺六寸濶約五寸三分厚止三寸務要燒造如式砌時一直一橫彼此騎縫相壓如橫三塊即可壓一長塊不得大小參差更加熟煉沙灰澆灌使無罅隙其堅久必與石等如定磚價以舊堤之磚與新燒之磚較秤為準自有畫一之規議經會詳批行凡先年堤工俱費不貲用磚較為倍省淮揚兩郡利於通行者也

一議寶應河堤夫治河者莫要於利運長民者又在於護田

南河志

卷之八

三

條議

寶應河堤內護民田外資行運誠兩利之道也久圯不修殊為失策合應分別難易三工如磚石堤剝蝕傾圯便當撈補挖砌不甚衝激者修繕橋板其衝激要害者不得不用磚石以為永護至於河身東西兩岸利害相倚今河西堤岸一望皆倒不惟風浪蕩漾行舟不便而東岸堤工亦多衝激易潰故西岸堤工刻期並舉亦議分難易三工如係低田淪沒處堤岸雖卑灘大可倚但宜築一土堤可恃無恐責令管田業主築其半官夫助其半仍禁絕騷擾如缺陷處或間用椿板工如湖口汪洋處非用磚石不能

其狂瀾也總在印河官因時制宜調度責成衙官實心行事撫馭有方毋因田以屬民毋縱下以生擾耳已經會詳先行似運道民生均有利賴湖堤障險亦足恃也

一議築露筋廟缺口夫廟口當大河衝激每遇風濤糧艘民船每每損傷視為畏途必用磚石堤三里方可避險今議外用磚石內用木板其堤始成先運土積令成灘種菱植柳培其根基而後築之已經會詳先行今本司查有謝應奎徐良徐朝宗并兩總院案下侵占夫銀樊繼芳樊世美姚廷輔等及瓜洲閘蠡晏聯芳閔大憲等各名下贖贖

南河志

卷之八

三

條議

地刻期砌築完固糧艘民船永避湖險
一議查復官塘以免侵占以裨河漕夫設塘以濟運前人之立法甚善而占塘以為田豪民之無併難清然輸租無幾侵占已多若影射沒塘尤當亟理如揚屬原有蓄水官塘儀真之陳公埭山塘茅家山塘劉塘江都之上雷塘下雷塘小新塘同城塘篤鵞等塘高郵州之白馬塘茅塘柘塘裴公塘麻塘盤塘寶應之白水塘羨塘黃浦溪等處自唐宋以及我

或命大臣修築或議夫役撈漕蓋平時用以蓄水溉田旱年用以決水濟運志議紀畧開載明悉嗣年久失修漸成平陸有司召民領佃徵租以助河工寢失初意矣奈何愈久愈弛屢查屢混軍民豪右賄買奸胥不影射以役官租則侵占以為己業日蝕月蠹漫無可稽今江都雷塘該府力欲清復良為有見近高郵生員陳邦化等清出百戶劉道夥同軍丁影占柘塘除行州親詣勘覆外恐占塘者不獨高郵一處為然今議通行管河府佐督同州縣印官將境內蓄水官塘逐一清丈務與志書相孚侵占者酌量計

南河志

卷之八

三

條議

笑追租宜令塘基照數還官仍分高下高者可以耕種召人佃租聽候河工支用下者照舊存留蓄水濟運即有離河窩遠不關蓄洩應令民佃者亦留其基址立以界石各註籍在官但不許書皂需索擾民庶得愛禮存年之意而於河漕亦少裨益已經會詳先行但有司徂於習俗牽於情面利於些須之租將歷代池塘尚聽其為烏有有漕河之思者安得不汲汲清釐也
一議勸諭民田分築圍岸夫治河以築堤濬淺為急而農田以圍岸開溝為先如江南農田專務開濬支河使遇旱可

蓄遇澇可洩今臨堤一望田落水底動經尋丈農家倚伏止在運堤萬一疎虞禾田成沼此豈長策今宜倣江南治田之法田傍通濬支河或一勝兩勝多至三四勝田不得去河及二百丈支河所闢之土用築堤岸圍土成田以養稼穡何至歲稔相仍展轉溝壑但圍大者不過三千畝小者千畝猝遇澇洩尤易車救其法須田戶出食佃戶出力彼此不得推諉縣官但出示曉諭而已矜使一圍之內計畝均費通力合作此係自捍已田不論士宦優免不許聚猾規避有能倡義濬築者即當獎以力田之科縣官給示督率本地里老督工不得違入入鄉騷擾尤見愛民實意而富庶之風不難漸致矣此當專責成於印官者也蓋水之為道大利大害存焉若察天之時則地之宜自無不可轉害為利其於淮揚水田尤切而易舉已經會詳允行此議行而官之富民即以裕國民之力田即以護堤若有興作將見相率子來其利何可枚舉

一開清口淤沙以衛

陵寢夫泗州 祖陵為 國家之根本淮黃二瀆蟪蛇而來總於清口合襟形家所謂水會天心為億萬年無疆之基

南河志

卷之八

三十五

條議

誠重地也萬曆三年奉祀朱宗唐請行南京工部主事郭子章會潁州道勘修 陵工包砌石堤長二百二十六丈巡按御史邵陞亦修泗州護城石堤萬曆十七年總河潘公又 請加堤三尺添建子堤 陵寢高峙泗城亦已外固惟是黃淮會合最慮清口沙淤以致淮水壅阻如萬曆二十二年黃強淮弱清口陡長門限淤沙淮流被遏反挾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溢 陵麓續雖分黃導淮以為宣洩然清口之沙時壅該本司屢駐清口嚴督所司常加開濬深通每遇夏秋行泗盱州縣探報水汛而本司仍不時恭閱驗水之大小而為料理故南河以衛 陵為首務而開沙尤為要着清口之沙既闢則黃淮會而直趨於海二瀆合抱風氣攸聚糧運通行出口無艱所裨匪小查河防一覽稱

南河志

卷之八

三十五

條議

附修防塞決遺議六款

一遵功令以預修防夫河道歲修估計原期於秋深水落之

時買料應完於冬盡春初之候迺克有濟近

總河部院朱 既內申飭

功令開水宜勤之款內開當問于十月秋防之後務于本月中旬估勘分別三等十一月初類報覆核興工通限正月報完誠今時對症之藥石也近年有司河官悠悠泛泛春深方始估計秋後方始興工以致河道廢弛潰堤阻運無所不有而其弊在于上下相蒙法紀蕩然即買料一事最為喫緊如大使汪玄瑄領銀二百二十餘兩採買修王公堤石塊何元梯領銀三百二十餘兩採買修通濟閘石塊

南河志

卷之八

三十六

條議

延經二年尚未報完猶道三尺弊將何已今後河廳與州縣印河官宜遵功令易轍更弦為曲突徙薪之謀毋貽臨渴掘井之訕躬親料理實給銀錢買料毋委卑官耽延必加嚴處無徇私情無長奸蠹問水尋源朝夕匪懈其于漕運民生庶有裨乎

一驗工程以杜虛冒夫黃河修防遙縷二堤內河繕濬堤岸淤淺每歲估費不貲近有積惰河蠹謀充部夫委官總甲大頭通同州縣河官領出夫銀侵分入己雇覓短工寥寥數十名在工虛應其築堤也不尋真土夾雜浮沙又不夯

杵堅實一遇水漲盈漕豈能堵禦其濬淺也或為假崖而不挑深或為鼓腹而寬濶失度悞河悞運職此之由今議宜申飭該管河道府佐嚴督印河官如歲修河工額夫募夫俱造面貌疵瘕文冊親自點驗實在人夫委用職官部領分工儼做務要真壯老土夯杵得法濬河亦要疏濬深廣逐既合式通于水前運前竣事即速報司道照依盛條議內計方等工信椿量水之法丈量如式若有前弊責令官夫從新賠做一律高深其挑出泥土遠送離岸三十餘丈不許堆積河邊致雨淋填墊違者一併重治究解庶工有實在黃有遙縷之束而不致汎濫河有深通之利而運無梗阻矣

南河志

卷之八

三十七

條議

一防盜決以固河堤夫時伏之際水必盈漕若霪雨浹旬勢必大漲在在危險是以河防一覽有官守民守之規然地方之民慮恐淹沒田廬漂溺禾黍又有以鄰國為壑者乘防守少疎即黑夜盜決如上年河南脾沙堰之盜決為患不小竭費財力始得堵塞後雖獲究已悔噬臍故防秋之內盜決尤為喫緊今後但遇水發之期除派官夫盡地分守外仍宜量撥官兵協守晝夜巡邏伏秋事竣方許撤放

蓋洪水旬日即退恐愚民驚慌事印河官俱宜常川在堤發率彈壓數旬之後水自可平而無失事之憂矣

以上三款俱防患于未然修防之要者毋論黃加運河皆當如此

一勘塞決口以免延宕夫歲工已修物料有備倘屆時伏河勢頂衝或雷雨暴漲少有浸漫即速運料搶護如搶護弗及必潰決為患豈小須印河官急若拯溺救焚毋頃刻漫視又須府佐親督印河官照河防一覽表頭之法先于兩頭用婦裹護勿致延宕愈大轉費收拾次須相度水勢或

南河志

卷之八

三十九

條議

上流築逼水壩以分其勢或下流開引水河以導其流然後帶領婦手竿簞備細探量要見決口見長濶若干丈中泓水深若干丈兩旁水深若干丈每日兩頭進婦幾個每婦用某料某料各若干募調人夫若干每馬頭婦一個用夫若干自興工下婦起至合龍門止共該若干日完工務照日計算婦工照工計定期限印河官親駐決口分督堵塞遇有公務不妨工所兼理其估計物料除廠貯外他如草葦等料如本地所有掌印官逐日買料若干即親給銀若干不得轉委卑官侵漁滋弊如有違限悞工印河官均

不得辭其咎矣此決河親勘料理堵塞之法依而行之事半功倍足為桑榆之晚收也

一監驗下婦以責實効夫塞決印官已親料理矣兩頭下婦勁勤者可無其人乎故兩頭仍各委職官一員每日專駐工所督率婦手河夫照依原估婦料如式捆捲務要堅實不許虛鬆易致衝淌下水簞椿亦要攪打深入婦個必要着底婦面泥土夯紮堅固如捲婦不實下椿不深揪頭不牢用土不厚故留孔隙透水漂流婦個希圖冒破物料者委官婦手一併究辦婦手枷責仍照漂失婦價追賠委官戒飭定註考考庶工有實在而決口堵塞易易矣

南河志

卷之八

三十九

條議

一嚴禁運料需索以恤民困夫決口婦料本地收買是為省便至於用費不貲勢必資之鄰封如分派各屬之柳枝邳州之蘆葦清桃之紅草靈睢之草繩安東之蘆柴發銀彼處印官買運印官派之於里馬里遞派之于鄉村收買之價一而解費之價十何也有裝運船脚之費有盤剝之費有陸運車駝之費即抵工所矣而收料委官下役百分需索賄足則變輕為重以少員多批收可以早獲倘不知忌則守候彌月多方勒捐竟無一收彈丸河濱胡以買料

必折價收料員役虛冒作數方獲批收小民安得不困哉
料安得實在乎夫以河決需料不翅望梅此則百凡刁索
悞工累民是以歐陽公有失火放火之喻也合議收料未
不許委卑官要印官親理一以撫字為心隨到隨收入厥
登簿印紀即發批收仍嚴禁下役需索有取分文者加示
究解庶解費省而厥料充河弊其永杜矣

以上三款雖若塞決細事然實切近時肯綮故積弊不
祛決流愈大如上年黃垆朱旺等處以數十丈而決至
數百丈糜費金錢數十萬虛耗物力無算語云涓涓不

塞流成江河慎之哉

南河志

卷之八

四十

條議

附續呈治河條議

天啟五年專管漕務督理糧儲兼巡視河道山東布政使
司左叅政兼按察司僉事朱國威呈為治水未悉消淤憂
時尚深杞慮謹効桑土綢繆之計以預曲突徙薪之謀事
竊見今天下最巨最急者三無如治兵治河治漕而患之
漸致始玩而不圖終賊而莫及患之已見初群聚而相謀
旋席危而宴處比比皆然自奴變妖氛京庾已竭於中邊
而漕糧已厄於凍阻斯亦不支矣而河之上決下雍高壘
陰溜禍且梗漕費且數十萬而難於挽回者何索

南河志

卷之八

四十一

條議

諸臺丹心貫日石畫匡時其於河道諸款首陳切要奉
旨申飭職濫叨 知恩仍備理漕視河之末員豈以離河專
任而遂忘河患故河漕利害相湏之說前已具呈而未竟
其緒請以職屬南河之境而扼全河之勢者言之黃自西
北萬里迤邐而來於清河縣之清口會淮即借淮轉頭同
向東北繇雲梯關趨海淮自西南來至清口直下附黃相
携而入海口即所謂淮子口也而清口初廣二百餘丈乃
諸水匯合之處正當運河通濟關之交黃河濁水帶泥而
行行遲則泥止泥止則河淤下淤則上決必得清水相貫

然後通利入海雖蟻穴必塞乃可借金淮之力以衝刷而不使之淤先年科臣耿飏龍曾疏及此 督臺潘 題

請欽依在伏秋之前運艘鮮船俱過六月初一日即築欄河大壩循嘉靖三十以前之舊跡追平江伯陳瑄經始之初意後仁義禮智信之五壩嚴諸閘之啟閉以時禁無敢干者凡以使淮併而北黃乃退而東深刷海口以順就下之性下愈退則上愈刷建瓴而赴壑於是河身無積高之病而上流無潰決之虞以其性湍悍難制逸之則為吾害而約之則為吾利也而河之借淮以刷蓋自古以然宋恭政

南河志

卷之八

四十二

條議

張洎有云禹治水址自積石至於龍門歷砥柱大伾澤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復同為逕河以入海於南亦自榮澤分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故漢武瓠子之歌有藺桑浮弓淮泗滿之句漢宋金元河雖屢決然南行不過數途或絲榮澤中牟出潁州入淮或絲渦至亳入淮或絲趙皮寨朱家口符離橋出宿遷或絲曹單沛碭下徐州而我

朝弘治間原武之決白侍郎築濬導以入淮黃陵岡之決劉忠宣公開賈魯河絲曹下徐又導水南行絲中牟至順以入淮又濬四府營下歸德灤為二流一入宿遷一絲曹

于淮河寧而漕道復通嘉靖初河決無常季年決魚沛之間開新河成西堤萬曆初年崔鎮之決入海路阻運道為梗議者欲濬海口 督臺潘 謂海口難濬惟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濬海也河未易導治防即以導河也河決上流則下流宜疏河決下流無所事疏海亦無可着力於是黃淮俱築長堤運河申嚴壩閘使淮畢趨清口會河而海口自通萬曆二十一年淮水大漲高寶高良湖諸堤盡決十二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墊水迴及

南河志

卷之八

四十三

條議

陵科臣吳應明歸咎于海口之未闢謂蘆灘之宜開而以清口為淮泗入河之區務須決之使導按臣牛應元歸咎于高堰之一築議分流以導淮而以盡開清口淤沙為第一夫海口潮險終覺濬之一說近迂高堰束淮畢竟分之洞閘為漏而總主於清口之當闢此庚辰辛巳間黃下徐州而淮被遏之時也迨壬寅癸卯間河半入淮以淮之全資河之半合力刷口而清口之中泓衝深五丈有餘運河消落水俱址淮于口畧如陳平江以湖引漕之目此正水絲地中之効也迨今河不入淮祇以拒淮而通濟閘前六月不壩淮流反跳清口漸淤海口亦室中飽上格徐邳之上

下作涵溜灌名城黃強淮弱之病至此始極則欲去海口門限之沙當先刷清口門限之沙而合淮刷黃必仍壩清口而後可而無素空重船之遲于夏秋也則治河安得不先治漕也速漕之法仰荷上臺蒿目劇心陳議無道急船南下而今水次未齊米珠益窘二麥被雨萬姓呼號所賴憲令方嚴于上諸郡邑調劑于下設法處糧船到即允兌者即行嚴行各府糧官督押過淮申盜折之禁犯者衆究嚴行各處河官逐程押行如押空之法取限取結遲者提治而又預禁各運官剝旗軍之陋規預禁奸旗圖

南河志

卷之八

四十四

條議

謀截留之故智預禁北船延緩待南船之混擠兼查運河濬淺之錢糧預防夏秋之乾旱又查外河剝船之五百一十五裏河剝船之四百二十泓剝船之六百五十河西務之剝船八百如鄭司農所云者毋致為臨渴之掘又題飭各衙門書吏皂快使費之常例經紀脚夫起剝魚肉窮軍之各項僥天之幸自可轉運而為速唯是合算天下大計當急圖運蚤一年之法或乘秋收那銀買米預貯近地或就剝裹產木丁麻之處多造船隻盡復運規于淮洪實督挑築于冬春而後清口可以六月壩也黃淮可以伏秋

合也黃淮合流即大禹同為逆河入海之意海水涵湧必河之衆流合併方可敵潮故曰逆也即今督臺銳思鐵溺業開洛馬湖以濟漕為避黃百世之求利而黃身既已積高則隨處虞決隨處虞淤行遠清樨一帶能保其無事不為磨兒庄河心陸闌之故微乎倘如先年黃壩口崔鎮等決流沙一過便為平陸運道不通將多費金錢百萬用夫亦數十萬教遣勘河使者南土奏續滿於公車

陵運民生俱逢其害悔亦何及且無論賈魯石人之謬也而况奴禍方張黔兵復劔京庾無一歲之糧太倉無十萬之

南河志

卷之八

四十五

條議

帑何恃而不恐如一病人寒熱交作兼以腹脹逆吐其可支乎則今日之河漕是而其要在清口海口之關係攸職屬近於海口曾行查濬理而歷改前人可議終不可行也職屬止於清口亦嚴行去沙而淮流既漏箇松拖制之力終不勝多沙也則河漕利害相須之勢豈可厝火積薪而求焦頭爛額之人風雨飄搖而尋綢繆繡戶之策乎圖之此其時矣若治河有法黃大司空曰未決則遠其堤岸使水有所遊衍既決則疏其下流使水有所歸向朱子曰治水者從低處下手總之分疏以導流倣九河之遺意

下以歸壑傲逆河之道意也使如宋人必欲挽河不吐而徒強水使東今人必欲禁河不南而反漏淮使墊是謂無策耳治河事宜有要如先督臣藩曹諸條陳若四防二守重文任稽錢糧專責成別賞罰嚴啟開議近轉查工料建廠鋪明職掌禁那借之類載在成書者皆如兵之紀律廢一不可而近來督臺所陳治水約法尤關於陵運民生允為當今對病之藥也而似緩而實急者更不可縷述如高江五塘盡被強占矣倘清口已刷如萬曆三十九年河流吐向惜水如金塘水不能接運將奈之何則佔塘

南河志

卷之八

四十六

條議

何可以不清每年

奏徵據州縣印冊以為常本司不敢受過而隆萬年間繩索米灰泥爛烏有之料物不妨查確開銷迺今尚登其數不類欺罔乎此職行查而未獲報者也淺夫淺船淺鋪淺器種柳之類每聽聽及之多廢而不講即講而不遵至有河官全不以河為事而有司亦以河官為可以別差別管之官部司固不能令令亦不行上下相蒙迄於大壞而不可救此職搢腕於河網而嘆息於波靡者也伏乞

台臺主持國是俯察愚誠倘念杞人之憂以備採擇之末

當不使王延世賈讓擅任議於前而治河漕治兵並告急於今也

按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是淮之通于河已非一日淮海惟揚州必于江海達于淮泗此江之通于淮原自北流會合若千萬年凝結之王氣四大瀆咸朝宗于

祖陵而篤生

聖人者今河身墊高清口之水南流非古也若謂河必入淮不知者輒有近

南河志

卷之八

四十一

條議

陵之虞盛亦非謂必復入淮之舊但借淮刷黃為不易之理

刷清口而深淮自合黃江自朝

陵刷海口而深水自歸壑河淮自寧矣姑陳臆見以俟再致

南河志卷之九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郎中徐標續纂

條議

河夫議

徐標

河夫之役名目至不一矣以標所隸者有淺夫有閘夫有堰夫以標所聞者有溜夫有洪夫有堤夫有堡夫有舖夫有泉夫有壩夫徭夫白夫遊夫橋夫之類或撈濬或修築

南河志卷之九

條議

或防守或挽拽皆河上所急需者也額設有數則工食亦額設有數坐派有定處支發有定時果其腹而後可盡其力此舊制也緣歷年來河司輕于并髦河政廢于型曳夫有包占虛冒矣有分調影射矣工食有那借扣剋矣有要挾刁勒矣夫不能得食之用河亦不能得夫之用奸豪叢生莫可窮詰標受事後往來淮揚間日與夫親目在工所則各夫之虛冒影射者固種種俱窮其隱而各夫之不避寒烜不辭風雨夙夜勞瘁神殫力痛者亦復種種刺心種種酸鼻乃不時泣訴則盡累工食有稱某處已支獨某處

夫以有年不給某夫已領某季獨某夫一季或二季未領者有稱本處已徵在官那移他解者有稱原銀派屬他縣厚祿不發者有稱工書需索常例不肯按季請詳者有稱工書通同戶書拘給各夫小票令各鄉村打討積年索欠尸十不得七者有稱部院批詳已下司道該領已給庫吏刁難勒索久候支吾給發難應者即官不暇照顧河官不敢頻煩衆夫嗷嗷殊不堪聞即差役四出嚴行索提如數日不至更行傳給淮南諸夫得工食之難者視前較為稍快茲蒙憲轅以天役之苦加意支給以時補報夫先後多寡之不均虛實甘苦之不平行司道查務額夫額食分合結總坐派積欠逐一開註或打點那移之應索或包攬刁勒之應罰或某年某季已領未領之應辦或某某處找某某截支之應核細查明確除謄畫一冊揭轉報明所以搜剔奸豪者嚴以密失又諭留心細畫立一永規其以搜剔奸豪之法訓督諸司道共濟焉則所以資成本司者慈以篤矣遵行各屬逐季窮究到底揭議詳明期于工有實夫夫有實饌無負茲恤夫急工之美意尚未經造報標先惠恩惠慈經畫畫者謬為設法以飭其將來俾一誤無

南河志卷之九

二

條議

容再誤似亦可杜厥弊而未爲守仰祈財啓酌示焉

一設法杜包占之弊河官委官積老猾胥以及豪僕劣矜市棍河霸富室大姓總頭攬頭包夫員領者不一而足近令造花名冊逐填年貌籍貫疤痣印給腰牌以備查點似亦詳矣然臨期以肖形者應名轉眼而烏合者星散未善也細思包占虛冒未有不通同該管官者或受其餌或受其制因以欺罔恣肥今議惟嚴該管夫官或河官或開官或堰官洪官泉官實其舊愆許今舉首向來包占盡爲汰去招令土著精壯効力者補之極充足

南河志

卷之九

三

條議

額具一實在其結存案如中有容隱包攬冒領工食或訪出或被入詰出者即以冒領之銀坐贓拏問重加懲治則各官自愛其身家必不肯姑容于情面每更一夫必先詳報每過年終即取一結河司河廳再不時查核非奉詳文不許分調一切委官不許支領則包占不攻而自退矣

一設法杜曠玩之弊每年每月有曠工曠役票領工食若樂懸殊近立曠工比簿令各查曠夫計曠若干扣銀若干登記報上河道正支以儆怠玩似亦詳矣而吏銀

留數金河官捏填數名反令大家偷安未善也今議每夫十名立一夫頭取其連名互結在巷固防包冒亦便催督凡遇撈濬修築防守挽拽各頭糾約各夫齊集效役畫地課工計日算餉如某頭中某夫某日不至本頭指名具報本官本官類報即以作曠扣銀如互隱匿報併究該頭如捏名濫扣併究該官正工之隙春則栽柳夏則植草秋則採薪冬則積土計入定數使無曠閒若有實心督夫作事之官即曠金之盈縮可不問也

南河志

卷之九

四

條議

一設法杜那移稽遲之弊額夫工食近慮其冒爲領混于支行令本部院請詳司道掛號封銀解驗轉發支給似亦詳矣而請詳則批掛號則印解驗則發此可必之上者若應詳不詳應掛不掛應解不解應給不給則無憑以問之下也今議各州縣各造一工食循環簿部院印發前註某項額夫共若干名額設工食共若干兩出自本縣何項徵給或坐派何縣解給每季計該若干兩分列四季各註已支未支二款如春季定于正月請詳二月掛號支給三月終送簿併粘原號領部院報查如已支則已支款下註實支過原額銀若干兩號領附驗未

支下註無如未支則未支款浮票登答因何未支或本縣未徵在官或他縣催解未到即行牌提催立限報完違限懲處夏秋季俱做此例展簿一閱完欠瞭然若一年支給以時則爭先趨事河政可知若一年支給失時則夫潰工墮河政可知甄別官吏此亦其一支之考成不緩于解之考成猶後渾為那借一任通拖者應無此理也

一設法杜需索刁勒之弊各夫欲得應支工食以濟燃眉請詳掛號工書勒索拆封支銀庫吏勒索債領作券稱

南河志卷之九

五

條議

貸管求銀未到手已去其半銀一到手蕩然盡矣標修河十議嚴夫蠹一款已言及此邇來本司因各夫告稟不時守提各縣工食當同解役原封押發河官立監鑿鑿唱名給散取河官收管各夫領狀限日繳查令衆夫不見庫吏之面則庫吏難生見面之心衙無騙局夫有實惠河上諸夫欣欣有喜似所省者多也今議各夫工食既有按季查比之簿則請詳掛號工書自不敢怠至解銀赴驗則勿令原解帶回歸庫河司專役押發該管官立令分給止是河間洪泉堰堤等官先期請一印

遇銀到日即將發下銀數給過夫數按季登記季終在官收管各夫領狀附簿送查則夫不到庫吏不見夫侵扣之弊與賄賂之費債息之苦俱可揀棄矣抑標備有說焉往年河工應有暇時河夫多奉熬草乃今則河漕急迫忙苦甚矣修濬督餉額夫不足益以軍民多夫乃可竣事軍民偶語輒望補後標議熬草多役即一時不可盡復而查其熬草工食額銀仍令各縣徵收貯庫按季報完至嚴迫增夫之時即以作雇募協夫之值則不致開時之虛靡更可作忙時之費用恐諸河亦有然者亦通變可久之計也又見山陽縣板閘福興閘河淤閘歷久不通舟板閘尚有夫五名福興閘尚有夫三十名閘官一員頃因清河口閘額夫太少重運過淮時曾調兩閘夫協濟挽拽則閘之不存官夫亦復何用議此夫半應裁貯如前項作事急募夫之值半應酌補通濟閘夫之不足此官應為請裁令其赴部改選乃為官無虛設夫無虛役恐諸河亦有然者也

南河志卷之九

六

條議

南河修濬議

徐標

昔潘印川先生經略兩河止是淮揚徐邳一帶河工便疏

請文銀近七十萬處處加修處處加濬迄今猶利賴之嗣後併未大作雖二三年內間一歲修不過補塞罅漏之術下之估計近百千便恐駁減若曰其餘姑待後年再議可也年復一年今忽遭此大水如積虛之人又患大病者非深屬浸揭疾呼大叫往來修救恐一切閘壩堤堰盡蕩然矣試一親勘有一處不堤上加堤者乎有一處不堤外護堤者乎留一尺皆與水力爭一尺留一丈皆與水力爭一丈者也至高家堰砥柱淮黃所關

陵運民生最鉅何啻東南半壁之長城昨已水與堤平各處

南河志

七

條議

漫湧而修守不決心彈力痛敢云人事必有神工恐不可再誤已春履其地所見堅厚無虞者今以年久水暴歛却種種失思昔此堰之修費幾多金錢動幾多夫役集幾多賢能盡地督修方有底績今欲新之以固保障若仍是拆寸砌尺數百金付一河官補葺虛糜何裨永久當事者每慮朝廷空虛節省裕

國標思一勞永逸所全者大但此堰不潰有人有土有財有用東南財賦孰一非天儲耶至行運漕河自清口以至瓜儀黃流倒灌歲積泥沙河底日高水行地上久未大挑矣

年議修堤而修堤客土雨溜亦是沉河即歲修撈濬亦是補抹目前之計一遇水發漫決下注城沼民魚所必然者若綜數年修堤之費用之挑河河深而堤可不修運可不淺河深而堤可不決民可不災閘閘之鉗鉗又內府之億萬也二者並急似修堰尤急手挑河或擇其最受淤者一挑之亦可耳芻蕘未議惟執事裁而教之

徙河全城議

徐標

竊惟河淮為天下兩大潰即為天下兩大害地方偶經其

一古今稱為大患乃為水下東南匯二潰以交灌淮揚河

南河志

八

條議

身日高下流益暴有如建瓴淮安之城池官民宛在釜底故伏秋一漲諸河俱決運河直衝城之西門西湖水直決三城壩以衝城之西北南湖水決將軍廟以衝城之西南淮城無三年不受水患者職此之故若水漫護城堤則水與門平寧可湧入此而築之可使在山雉堞以傾危若累碁已即濶河所去甚微亦止可洩三城積雨之水非可引巨浸入城而東注者也茲因黃淮氾濫駕一葉舟于巨浪中往來山清之間經理疏防屢西湖背而北望登甘羅城而南望於清江浦而上下望再考之河漕全書今昔河志

與郡邑志乘勢必徙城乃為平土而徙城不如徙河似非
城西因而導之另闢一河水自西北來即引之東南就下
使其離城稍遠紆迴而南有萬萬不可者厝火而寢之積
薪之上非久安長治之策也方今烏沙河之南決而南入
南湖衝楊家廟而下全河行之甚順水之東過淮城者止
二三分而城以安使驟塞此口全淮攻城城又必危其利
害可見矣且此湖固閒地也因而濬之又水之道也以掘
之土為夾河之堤亦事半功倍也河成則壩正河使水
南注城離河二三里亦復何憂土人因而廣聚廬成一
南河志卷之九
九
都會更為保障矣前人見高寶巨湖多覆舟因開弘濟康
濟二河數十里以避湖險至今利之況淮安三城
中丞鎮撫千茲監司守令蒞數萬生靈于茲所關抑何重
大事機抑何危急且疏此一河僅數里耳近見洪流橫溢
官民日夜皇皇無非欲固此城池以保此一方然目前築
堰塞門皆屬小補欲為萬世之利以奠金湯以保城社似
一得之愚尚可採而行之也即曰時詘難以舉為熱為下
而因川澤力逸而費省擇利必于大擇害必于輕一河之
疏視三城之陷緩急安危必有能辨之者

責成河官議
徐標
河漕事務 功令森然責成河官漕手分鉞若非常駐河
堤時時修濬刻刻催償則不能依期速效故本司屢任隨
有恪奉
聖訓敬循職掌俯陳未議以冀河防一疏首列河官之責成
宜尊內云欽遵
勅諭管理淮安天妃廟以南至儀真一帶河道提督各該所
屬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并開堰官吏人等及時挑濬淤淺
修築堤岸臣南抵泰郵往來河上用杆打探某處水約幾
尺應行深濬某處水約幾尺應行量濬開壩堤岸某處塌
損極險應行急修某處衝刷次險應行徐修隨行各該印
河官指授撥濬修築之法借郡邑力以嚴考成固非印官
不可然河官則軍司也厭局中之艱者轉牽以局外之紛
希局外之圖者辭却夫局中之擔官守之謂何臣勞而彼
寧得逸查弘治三年令各府州縣管河官帶領家人專在
該管去處管理河道不許私回衙門營幹他事則未始不
可做而行之也議今按各該管河官務在本屬地方各修本
管職業如臣所限二限程而課之完者不得以旁騖廢事

等因具題奉

聖旨漕河事宜勅書開載原詳管河官只循職綜理自能剔弊奏功這條議具見振刷着即與議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蒙本部覆議前事責成河官一款着得河官自有職掌考役實以應官南河郎中徐標所奏欲以專責河官蓋慮本官營及于職以外故不得兼理于職以內官住河千夫分信地一切解銀巡捕俱宜申飭庶官守嚴而河漕有濟耳等因題覆又奉有奏內事款着與嚴飭如玩視不遵即行奏處該部即與飭行之

南河志

十一

條議

官備到司奉北除欽遵通行申飭外惟照淮安府以清河知及揚州府管河通判固本司左右臂也倚任實切至高郵之判官江都寶應山陽之主簿清河儀真之典史高堰之大使皆管河專官濬淺修堤四防二守原其職掌况今漕運倍急河務最煩本司一人不避寒燠不辭勞瘁經歲無家往來守督催料鳩夫稽工儋運碌碌牛馬不啻夫頭老人而諸河官皆以奉季雜差借口卸擔反如局外人則數百里內

欽限工程必欲本司茹苦圖成此實難已本司所以

心而泣血也恭遇

本部院忠勤漕事慮周河防急切焦勞精詳指授本司敢不益加勉勉但分工督役必須各屬河官仍識本來面目仍修本等職業乃可衆擎易舉事有底績而差委河官者更仰祈台憲威靈再加申飭務令各屬查照

欽依河官不得他委事理永為遵守如仍前忽玩故違

明旨容本司從實奏呈聽候奏

請議處庶官方振而河政修所裨固

十二

條議

塞淮東河決事宜

徐標

一新溝河決三百五十丈蘇黃河決一百五十丈黃淮交注災浸七城築塞之議朝野僉同而工鉅費煩時艱役重經營未易本司二月二十四日移駐淮東寢食風雨一蘆棚中與淮海道周副使夙夜督催鳩夫集料按法指示分人責效計日課程尺寸錙銖必經心目督百餘日不敢擅離回署

一揀選委官僉定義民支發銀兩督催辦料募夫淮安府理刑推官王用予嘔心儋督不辭勞怨山陽縣知縣王

正志鹽城縣知縣馬文耀分猷宣力拮据如苦

一夙夜在工調撥官夫料理土埽工程查核收支物料淮安府山清同知趙應垣往來備督倍極苦心海口同知徐朝元捕糧通判劉文蔚協力省試暑雨忘勞

一新溝決口三百五十丈北岸乾出五十九丈堤基老土督夫運取好土作堤底闊三丈六尺頂闊一丈六尺高七尺南岸乾出五十餘丈督夫運取好土作堤前出埽臺底闊四丈二尺頂闊三丈六尺高七尺止用順埽幫護未用大埽物料

南河志

卷之九

十三

條議

一兩岸分作兩工掃南北二廠每廠收料官一員支料官一員義民一名每工土塘勘土沿途催土官一員部夫義民六名料理埽官二員埽手二名埽夫經埽心經埽繩鋪埽捲埽捲土牛樁夫打簷樁留撇夯土等項用夫各百名運土填埽眼墊埽臺實埽腰壓埽頂多用泥土挖沙二三尺取土遠二三里担運土夫各一千名一兩頭下埽中開龍門從來舊規本司見時日已迫工程遼遠轉眼水發中泓不閉溜衝成河萬有餘費與河廳議中起一工水中探一淺處調高寶江都各埽手淺夫

陳大椿木四面用船堅下排格橫纏櫛木管頭中下井

椿界為九區區各重芭實填土牛突起掃臺一處縱橫四丈餘屹立波心取小船五十隻自東灘至臺聯成浮橋上鋪樑木多夫運料運土如走平路謂之中工止增支料官一員支兩廠所收之料督工官一員委官義民埽夫土夫即量減兩工者調取中工應用停分為三不用增設又添一工每工日下埽二丈則日得埽六丈矣一每埽長三丈五尺大小以水淺深為度深水埽一丈再加肚埽淺水埽亦必七尺以防水長不用肚埽一丈埽

南河志

卷之九

十四

條議

每日下二箇兼肚埽二箇七尺埽每日下三箇每埽土壓埽壓可壓闊尺餘各工每日各得工二丈二三尺也一鋪埽時令埽官執司廳原發印鈐小票上填某工埽官某取支官某物料開後計取幾尺幾寸椿木若干根柴若干束每束重若干斤草若干束每束重若干斤麻繩若干條每條重若干斤太蘆繩若干條小蘆繩若干條草繩若干套每套重若干斤柳若干束每束重若干斤某月某日取搬運某字號夫頭某支官即照此票給一付票上填某工支官某支付埽官某物料開後計支數

尺寸斤數與取數同各執其一備照去官發等場官收
籌經司廳面前經過信手取一秤驗絕無通同混買之
弊每日每場用過物料日報司廳

一支料官令執司廳原發印鈐掛號小票上填某支官
某支過其廠收料官某物料開後計支幾尺幾寸椿木
若干根柴若干束每束重若干斤草若干束每束重若
千斤麻繩若干條每條重若干斤大蘆繩若干條小蘆
繩若干條草繩若干套每套重若干斤柳若干束每束
重若干斤某月某日支搬運某號夫頭某收料官登等

南河志卷之九

十五

條議

支料官收籌司廳間一抽查以妨他弊支完支官即登
記司廳原發掛號印簿每晚送查票簿自山字一號起
至幾十號幾百號止印半鈐簿半鈐票願覺清楚

一辦料官領各義民送料到工即稟揭司廳批發各廠收
料官即時查收收料官隨取司廳原發印鈐掛號小票
上填某廠委官某收辦料委官某下義民某物料開後
付照計收某料若干尺寸若干斤兩若干某月某日廠
夫某書記某付義民某收執前赴刑廳查比完欠收完
即登記司廳原發掛號印簿每晚送查票簿亦自山字

一號起至幾十號幾百號止印半鈐票半鈐簿願覺清
楚

一收料官司廳查照估冊發與一示每柴一束重三十斤
每草一束重十斤每草繩一套重九斤每柳一束重三
十斤各義民領銀原照清規估冊領辦者交束交套與
開懸絕定以斤兩作束作套不以其束其套濶膝作數
出票又慮逐秤煩瑣于每百中擇其大者五小者五合
秤之待若干斤可繫其百其千便註為斤兩確數為辦
為收為支為用悉照此數四面比對相同銷弄最為直

南河志卷之九

十六

條議

捷可杜異日借名通融折弄欺隱混冒之弊
一掃纜下水或已打簽椿或候面掃方打簽椿最怕搖動
夜遇暴風作浪人夫睡熟游移可慮每工掃手椿手數
名即就寢掃臺常備燈籠不時查勘見留撇揪頭略方
不穩即呼眾打簽椿務求堅固

一各廠收料官每三日將收過料數移會料理場官細開
在廠某料若干某料若干如某料酌不足用數目前掃
官即傳收料官收料官即時揭報廳縣催辦料官務速
運濟急勒限到工如臨期無料夫匠停手誤工各官行

查究處

一掃官夫鋪掃完即鳴鑼集夫捲下前拽後推牽行總留活纜非夫二三百名不可呼多不應則亦誤事議定字號夫輪流上埽如今日用天字號夫明日則用玄字黃字號夫先行派定埽官知會各督夫官至日遙聽埽上鳴鑼委官義民即執旗領夫赴埽齊力推拽捲完下水仍放歸工照舊擔土埽事頗速

一各廠堆積物料如丘陵最防盜竊尤懼風火日夜撥夫巡邏查勘牌示各官跟隨人役夫馬及在工夫役有擅

南河志

卷之九

十七

條議

動料廠一柴一草竹頭木屑者即以偷盜官物拏問枷示工完疎放各夫窩鋪俱全遠處安掃勿近各廠早起晚散各官各埽各棚止用燈籠禁用火把燈燭以戒不虞

一本司一人關各官役人夫之勤惰不敢不身率先勞本司早起晚回各官夫自是動渠每五鼓畢本司先起放銃一聲鳴鑼一次各工各鳴鑼一次傳各火頭作飯各夫早起少頃飯熟放銃一聲鳴鑼一次各工各鳴鑼一次傳各夫吃飯少頃飯畢黎明放銃一聲鳴鑼一次各

工各鳴鑼一次傳催各委官督各義民各義民領各夫上工各委官義民查各名下夫不到者即揭報拏責午飯晚飯不能齊一聽各埽官鳴鑼放飯或埽臺亮或鋪埽完或下埽完方可放工也示各夫不聽鑼上工放工者許各義民稟處義民先違者許各委官稟處委官先玩者查出戒斥

一督夫委官各編定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字號每委官

一員領義民六名每義民一名募夫五十名一字號夫

三百名亦有不足者每夫十名火頭一名鑿手二名各

南河志

卷之九

十八

條議

字號各置五色旗一杆為招號上寫某字幾號某日則插于土塘引以運土各置高燈籠一杆為招號上寫某字幾號某夜則插于土塘引以運土各字號委官輪流或土塘督掘或沿路催担又各工沿途添縣早快三四名排列傳催五鼓而起一鼓而散運料担土各夫亦無瞬息偷安之處

一各船隻灣泊雜人居處多在南岸北工頗遠本司早起即赴北岸經過南工中工以至北工縣近巡遠則無人

不悚自遠視近則無處不見不必用鞭笞號呼之力而

人自奮勉警策矣

一匠作天役三工各分用數相若其工食食米每十日一次支放南工山陽義民蘇士龍北工鹽城義民王亨各總領司道查驗官封分散義民各給各夫蘇王二義民忠實殷富而好義支發公平絕無侵扣之弊

一本司嚴禁各官員役諸色人等有需索文錢厘銀根米壺酒者從重坐贓依律究追許被害者即時扭稟若暗自行賄不行稟首者以打點衙門論罪引例遣戍與者先懼罪有他腸者何所取鬼蜮魑魅之奸皆遠避之

南河志

卷之九

十九

條議

一黃河一帶素如沙漠之場近人煙頗集市柴米市茶飯者從便禁止不許賣酒各夫人眾聚而飲酒則昏醉爭鬧因致多事且又為衙役索取酒食之地不如杜之各夫省一壺酒可存半升米也

一時已入夏一刻千金計日下埽以望其成者非兼晝兼夜兼雨兼風以經營之必成延誤最畏者雨雨一日即誤一日司聽行催養笠一二千副以備雨日工作

一埽以繩纜為皮以柴草為肉以束柳為心以柳之幹柯為骨柳之枝條為筋以土為腹以蘆纜蘆頭以麻纜束

腰以麻繩揪頭以大棒為留揪一處不停安則一處受病及至下水受病始議圖之晚矣一壞俱壞矣水力甚大有隙即潰應用物料不得惜有數敗但以小為大以少為多以輕為重以短為長以無為有者冒破必究禁混冒一分即節省一分矣部院所請可用則用可省則省誠修河不易之石畫也

一各夫工食銀每十日一給散總管蘇王二義民領散各工義民義民即散各夫刑廳以城市稍遠糴米供炊米便發糴米數百石轉運本工照時價作工食給散各夫

南河志

卷之九

二十

條議

應手炊爨以供饗餐人皆稱快

一夫役數千巢鋪濕熱兼集污穢水土不習易感疫痢本司發銀買蒼木海艾芸香數十斤令外河主簿分散各大頭焚燒大暑後再煎香膏飲幾桶飲之可避瘟疫河廳又取醫生二名以醫病者藥資官給續奉

總河部院傳紫金丹方本司製施可治諸病

一新溝埽主二月二十五日經始五月初二日開淤埽出水止三四尺慮伏秋水溢為患埽上復加壓頂堤挨排丁頭埽二層每埽高五尺長八尺向外與大埽齊各

壓土三尺東面填土濶與大埽齊高與外堤等各加長
大簽橋簽至埽底

一埽身原估止濶三丈五尺恐虛浮浪湧或有游動又堅
築戢堤以抵外埽兩日中分各官夫選取好土竭力下
填水塘內又下椿埽以護積土濶可數丈高與頂堤等
則埽堤又增厚數丈矣

淮陰挾水議

徐標

兩歲懷襄百年災異計地自熟薊以至淮揚無處不需霖
計河自潞渾以達黃淮無水不汜濫二千里漕使民魚

南河志卷之九

二十一

條議

具履

宸憂不獨山清爲然山清二潰淮濶萬川爲壑則尤甚也其
受病則以淮黃通運節制失宜釀之爲禍豈難圖耳永樂
間漕以海運淮爲樂土洎陳蔡襄開清江浦河引湖而北
會淮濟運置天妃五閘節宣之復以天妃閘受濁流改之
三里溝又改之甘羅城今通濟閘是也而福興清江板閘
啓一閉二千令尤嚴鎖鑰掌之部院啓閉主之今司于漕
善矣漕貢舟竣六月初旬通濟閘外修築輟壩九月水手
始開一切官民船皆繇五壩車盤伏秋水漲兩河交漲會

流而東以注之海不得湧灌淮揚漫漶矜于民善矣且
黃流不入則河不淤礙舟行無膠礙不潰決運事無滯民
善而漕亦善矣且惠濟祠前全淮衝蕩河以淮滌沙限不
壅淮水經鳳泗挾諸湖逶高堰來者其下如洩漕善民善
于

陵亦善矣此萬世之利也厥後漕運愆期壩規復廢民漕交
困總河藩部院力請于

朝彛復築壩舊例隨奉

俞旨嚴阻撓之令如日如霜共恪守之嗣是而糧儲日進一

南河志卷之九

二十二

條議

日終歲行漕口壩不築久矣閘河仰吸洪流滔滔奔瀉水
小則害小水大則害大兩閘已淤舊河石堤數圯下歲
累泥沙堰而爲堤苦無好土又當險溜水勢湍急民由民
舍胥爲陸沉三城如在釜底良有以也今漕限已復口壩
可築標曾與部院議之道府廳議之而未敢經舉者藉計
官民久習于便驟塞恐滋多口且水鮮進貢或稍遲延船
廠榷關或因稽誤甚或商羊大浸濡及

陵園當事者不諳水土之微輒指爲下流之瀦其推任之因
惴惴于首事耳茲淮學士大夫慮切已溺計周末陰集思

借箸具議四端固言曲而中而撮而籌之使築壩舊例可

循祇是清口一壩則壩外一任警子壩內總屬平土諸議蔽

之矣方決之口可塞而父流之月河不必實填也北河凡

閘皆有月河以殺水保閘者也以分溜挽運者也一議可

省也壩後河水盡涸運道可濬督集官夫極力大挑所挑

泥土厚築堤防其民間乘便取土備用者聽近民居乘便

取土幫修者聽則河掘一尺堤增一尺河底自深河岸自

崇二議可施也淮強黃弱則不敢分黃黃淮勢平亦不必

分黃惟萬一黃強淮弱懼上壅以壅其河堤災四

南河志

卷之九

條議

陵下溢以擬王公堤衝新蘇馬遷堤則做分黃單淮之議濬

桃源新河故道引黃入黃家嘴繇灌口歸海三議可酌用

也惟祈部院查照當年

欽依築壩事例俯從輿論力極時艱具疏陳請乞如

神宗嚴旨飭行再請 勅漕運過淮永如三月初限南京貢

舟定令五月終完淮黃運口堅築大壩伏秋專委一官多

夫防守無分風雨晝夜保固者要貴添疎者重治則淮海

無波邦江津又儲艘溢濟

陸震永康一舉而諸善備焉陳恭襄修河明德復賻于今日矣

南河志卷之十

南河郎中未國盛編輯

員外郎彭期生
郎中顧民居 全較

郎中徐 標續纂

雜議

河漕經理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取精多而用物弘矣故集

衆思以廣益事乃成執兩端以用中知斯大朱都水因舊

規條繼臚條議而復博所蒐姑無議不收凡百波臣勞心

荒度披覽此而思過半矣

南河志

卷之十

雜議

全河說

太常卿余毅中

惟我

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

利故較之往代為最難然通漕于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

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

即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通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

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為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為漕者不知

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

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又有以縷堤為足恃而疑

進堤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滿激異甚堤近則逼迫難容堤遠則容蓄寬廣謂達不如縷是貯斛于孟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潰失其注海之本體即使二潰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石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皆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既襲虛舊之談而情時宜之察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庭至于鈞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加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濬是以財委堅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民賦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坐失又何感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為魚也然為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滿公夔膺河寄洞炤委原才諳精識盡相

絕世爰偕故右都御史江公策上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隄防則衝決杜矣多設戍壩則運堤固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開壩則淮不東注矣堤柳蒲葦西橋則黃不南浸矣修寶應之堤濟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潰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舻若履枕席轉徙于遺孽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若謂水馴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也則堤址既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子合矣若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即大關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為天數不可以人力強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膠柱為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於守矣若謂開

壩之復行旅稍滯然河渠既奠而行旅益通何便如之是
含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
事良亦類此是故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
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為利害
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為利害也故今日之功非常事大
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

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河之人尤難知知河之人
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與瓢不如一人負而
超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使非

南河志

卷之十

四

雜議

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繫駢驥之足則
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必敵使非

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螳敵天則農
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馳驅使非

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干仞而坡則牧
豎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樸季不敢踰使非

聖明之嚴懲墮窳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刃則公
輸不能以斷虐窮乏粒則易牙不能以炊使非

聖明之破格折兌而大費不吝也其何能功張鵠以行賞然

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不奔使非

聖明之綜數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何能功昔晉富平津河
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
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善乎部疏有云其本在明良之
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之治河者其
尚仰體

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咎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踵而行

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愒勿以功非已出而更

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

南河志

卷之十

五

雜議

頌如此則漕河之允翕當與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

條議兩河水患

郎中許應達

為議處兩河水患以固運道以奠民生事照得慮事當有
萬全之策治事貴得因時之宜故千金之隄潰於蟻穴一
葦之微可以淩波蓋審其勢而後功可圖利可久也本司
謬承任使奉

命以來日夕惴惴惟稱塞之難是懼故凡可以為陰雨平土

之計者靡不殫思竭慮以圖報效於萬一今該本司會同前任徐州兵備道督同各官自越城起歷高堰達清口溯清江出草灣由赤晏廟以至安東復由高嶺馬家窪蒯家窪張家窪金家窪柳浦灣范家口海神廟禮字壩遺惠莊臨淮莊以至西橋往回三百餘里間勘得河勢有曲折地形有高下隄防有緩急數年以來雖修守如法但隄每潰於衝激地易變於陵谷非詳加修理不足以彌涇洞之水而救昏墊之民待決一口方修一口不惟錢糧糜費無算而運道所關民生所係奈何以屢試也查得先年黃河自宿桃至於清河奪清淮入海之道淮河勢弱退讓而不敢爭始穿高家堰入高寶湖而汎溢於高泰山寶興鹽之間民為魚驚運道亦以水泛而淺黃河因無淮水之刷浮沙積滯塞於清河桃源不能即流遂由崔鎮等處四出散漫國計民生胥病矣近高堰既築淮不南溢清口積沙借淮以衝運道既通高寶民亦鮮患但黃淮各自為派尚能衝隄况以淮城一線之土能當兩水之流哉先年衝王公隄衝西橋俱以砌石而免今歲衝遺惠莊禮字壩范家口柳浦灣金家窪張家窪蒯家窪馬家窪皆以剝膚激根僅以范

家口既決諸窪得以無恙鹽與高寶等處雖幸高堰阻之於上不幸范口決之於下仍然沮洳而安東雲梯關正河逐被沙淤舊河深者既淺而新流之漫未深下者未淺上者益壅將來黃河必尋他道淮水亦積泗汙潰決可慮至高堰一隄為淮榜門戶尤為要緊今被水剝啗過半誠非細故夫事圖於未然況已著乎司道會同各官從長計議必須培高堰之圯潰濬隄內之積潦使淮達清口以刷黃流之淤沙清口而下四十里舊有草灣一河先年會濬以殺水勢而保淮城但河身屈曲近日河口少淤則河身日狹致水勢全奔於淮城而范家口等處不足以禦之矣今當濬之使深開之使廣引水十分之五由草灣而下出於赤晏廟頭舖復會於河并出雲梯關以刷海口之沙其淮城遺惠莊禮字壩范家口以經衝過者地勢經水而卑用石包砌以垂永圖其柳浦灣金家窪張家窪蒯家窪馬家窪雖經衝而未決者另築重隄密釘椿木以防未然高嶺以東地勢既高儼然天成之障不必議築以省煩費蓋高堰修則淮達於河清口始關而運道通草灣濬則水勢兩分淮隄可保而山陽等處民命始安赤晏廟頭舖兩河復

今則力齊勢而雲梯九套之於沙可滌衆論會同似為
長策既經會行淮安府知府張允濟同知徐伸等各詣險
要地方逐一查勘應募應砌應濬各工去後續據淮安府
回稱各工木石料價人工食役口糧犒賞等費共計
七萬一千六百九兩零緣由列款備呈前來據此看得不
一勞者不求逸惜小費者妨大謀即今州縣災疲之民仰
荷

皇上既蠲各縣數十萬之租又發

帑帑三萬以恤窮困會計各工所用數至七萬餘兩不為無

南河志

卷之十

八

雜錄

費然能迴瀾之勢障鵬河而東之無論淮揚兩府百萬生
靈幸免膏滿之患而此所蠲所賑不啻數倍矣查得淮安
府庫貯修砌歸仁隄支剩銀料八千兩 本部事例銀二
萬二千兩堪以動支外不足之數應否遵照

勅諭內事理題借鹽課銀兩接濟況今水患頻仍饑民載道
若於春間青黃不接之時散工食而養貧民既除其患又
全其養尤為計之得者今經司道覆覈無異妥屬相同應
俯從次第舉行除呈 總督部院題

請外理合列款具揭以

開

五塘定議

太僕寺卿威儀

江都縣有上下雷塘小新塘儀真縣有句城塘陳公塘今
之所謂五塘也初自漢高帝時吳王濞有雷陂釣臺陂即
塘也後江都王建游雷陂蓋古有陂而二王以為釣游之
地至獻帝建安四年下邳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
民享其利號曰陳公塘按史登有威名性無文武其所築
豈止於真州凡淮揚之塘堰皆其經理也考之地勢西而
而東下壽在西淮揚在東水直瀉去何利之有登之塘自
南河志 卷之十 九 雜錄
壽而來不止一重水有蓄洩高卑皆利其在揚也五塘在
上流漕隄在其中捍海堰則其下也晉隋唐宋均為漕農
之重故盡心焉我

朝漕艘鹽筴軍屯民田咸資其利故以其事屬之平江而平
江集古人之大成要之自登始也唐貞觀十八年揚州太
都督李襲譽引雷陂渠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頃有敵
愛陂水門開元初青苗使杜佑為淮南節度使決雷陂以
廣灌漑斥海瀕棄地為良田積至十餘萬萬貞元四年節
度使杜亞自蜀岡之右引陂水趨城隅以通漕運溉夾陂

田寶慶二年鹽鐵使王播自閘門外古七里港引陂渠注官河以便漕運此唐人之用塘見於唐書者如此也宋熙寧九年正月壬午劉瑾言高郵陳公塘等可興置乞令轉運司按覆從之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澁委陳亨伯措置三年詔發運司以車畝水四月詔今運河歲淺澁當詢陂塘潛水之地講究措置攸久之利以濟不通淳熙七年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朝陳登潛源為塘用救旱饑大中祥符間江淮置制發運司治於真州歲藉此塘漕注長河疏通漕運其塘週迴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壘成隄以受啓閉廢壞既久見有古來基址可以修築為旱灌田之備為水蓄之渠凡諸鹽場鹽綱糧食漕運使命往來舟艦皆仰之以通流其利甚溥本司自發卒貼築週迴塘岸建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楊子尉階街內帶無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所歸其屬李道傳為記道傳為楚州司戶叅軍加葺境內陳公塘有灌漑之利靖康時朝廷方督運綱運渠壅塞詔淮南運使陳邁引句城陳公塘達於河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

石綱塞道官舟不行逮捕禁其人而上章自劾上為默而進邁微猷閣待制此宋人之用塘見於宋史者如此也元人海運踈於漕河而至元十八年猶造閘于上雷塘者漕河非塘水則南北不通故也國朝武八年開平王北征軍需器械船至灣頭河淺不能前進奏開四塘下水三尺五寸官河水增二尺六寸一時得濟十四年旱乾解京御鹽船至灣頭淺不行開塘放水其船始達是時兩淮運司專理塘也永樂二年平江伯陳瑄總漕全資塘水以濟運舟十五年欽取皇木值河淺阻滯時亦開塘下水以濟之是時各塘立塘長二名塘夫七十名常川看守塘內積水常八九尺非遇至旱運河淺澁不敢擅放宣德八年大旱四塘乾枯運舟淺澁無水接濟蓋由塘長怠玩不時督夫修葺塘岸致水走泄而然隨加罪治修復如初十年知府李貞奏改五塘屬府專修濟運成化四年侍郎王恕奏發帑銀三千於上下雷塘各築石閘一座水礎二座於句城塘陳公塘各增築隄岸石閘一座水礎二座皆以潛水旱則由烏塔溝放水南流入運河接濟運舟甚以為便時郎中郭昇董其役也正德十六年

大旱四塘圯廢水利不修運舟淺阻漕撫都御史戚鳳麟
修五塘嘉靖十三年知府侯秩建議重修句城塘漕撫都
御史馬都下其議與運司曾勘府司覆之曰句城塘週圍
六十里一十六口有大小二基東西浮橋二座實係古
蹟蓄洩水利有裨運道百六十年不可不復戚公瞿然曰
是予責也遂發帑金六百兩磚灰橋樑悉具食在城七
十二舖夫附下一十四級申浚夫莊頭脚夫塘夫閘壩市
鎮船隻駁載明年到塘增修大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添設
塘長一名塘夫七十名用水有節運舟攸濟民田亦溉利

南河志

卷之十

十一

雜議

馬十八年運河水涸管河郎中畢鸞查復五塘以濟之白
于漕撫都御史周金河道都御史郭持平皆曰此漕規也
復之便巡鹽御史焦璉曰此余之所攝蓋憲典也可不復
乎于是知府劉宗仁肩其事以屬之江都知縣張纓儀真
知縣楊仲孫各理其邑役督工者通判張默分管則知事
趙洲也所修上下雷塘小新塘陳公塘東塘柳塘橫塘鴨
塘凡江儀之塘一十有三今之所修蓋九費帑金五百修
塘閘外約昭佑祠官亭三間舖舍五座責令塘長率夫晝
夜防守不時加葺二十二年修塘委官查解占塘妨運三

十七人父停不報二十四年巡鹽御史齊宗道查覈古塘
妨運三十七人罪狀明白咸責之法而塘復治府志考
之言如此余聞是後有倚勢占塘者將塘毀拆移為他用
於是時水暴至不能節制徑入高寶山陽諸湖溢決運隄
東方之州縣盡沒而為頭以南河道淺涸運舟阻滯漕亦
不通矣然運河蓄水全賴運隄塘不修則隄壞歲歲觀之
而議者急於隄而不急於塘亦猶淮人之惡水患而不究
壩也大抵不復古之過也

諸塘議

何堅

南河志

卷之十

十一

雜議

漕渠必培其源始蓄疏其委始輸能使旱不滯舟潦不決
隄可與國家論大計籌生民休戚矣江都五塘儀真四塘
高郵三塘寶應二塘山勢則西北皆高東南皆下脩就下
之性因岡嶺之勢於東南築隄引山澗諸水障之為塘灌
民田資漕運歷漢唐迄

明興未之有改成化間王端毅公工部侍郎郭公於二雷塘
各造石閘一水碓二句城陳公如之正德間撫院戚公疏
復修諸塘嘉靖間撫院周公河院郭公鹽院戴公洪公焦
公工部郎畢公先後檄郡守侯公劉公朱公委邑令江都

公張公儀真揚公督工修築歷百七十年名鄉碩輔苟留心經濟未有不謀繕治者豈無見哉顧隣昨偶強盜種尚畏官法未敢明為已業二雷小新陂塘漸為勢豪謀個因而侵越猶未遽廢也通年巨猾投獻權貴明帶勾城官為派給莫敢異同則諸塘攘臂侵占盡矣稽陞賦之入率多滋弊合諸邑僅二千金廼豪猾逋負租吏侵剋工所冒濫無裨於國不利于民何至上干厲禁下遺餓阻迺大壞漕運壯圖俾歷代經畧遠計

聖朝深慮隱憂蕩然無復顧忌何哉率由守令轉遷不常監南河志

卷之十

十四

雜議

司無暇遠慮倖倖無事事過即已不思在肯定禹金陵江北適當畿輔難守近不逞襲故智即中原坐困杞人之憂當路所宜軫念也鄙見欲盡復廢塘先築壩堰以次修復開礎考景泰先規分屬運司資其協治除厲禁許令積水灌禾旱則洩之濟運思患預防緩急有備誠億萬斯年之利也惟諸塘久廢為民耕墾視猶已業彼愚民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一旦復之於官則蘇軾之論不為無見必廣詢芻蕘務合人情宜土俗其間受佃之家固多荒廢不舉亦有苦於逋負自願還官有疲于旱潦徙而之他亦有肯富

今貧欲求轉佃復有官為派給恐貽子孫之累殆什居六七尚餘二三可曲處而得也詢之既廣得之必真即為還官等務察其心不強其所不欲懷之以恩體之以恕而論之以義明示諸塘為漕渠要害中原命脉有不能徇民私情而忘國家隱憂者民雖至愚即環狡負固可以理諭或地居上游過費壅治則給還佃值或投新墾民田給流徙故業及買荒廢易之處以理不迫以威行有漸不驅以勢焉有不樂以從者乎惟身任國事痛卹民隱不牽于毀譽不怵于利害則水利可興漕源可蓄安得不重望當路乎南河志

卷之十

十五

雜議

必俟非常之才始建非常之業謂世無陳元龍李襲舉范文正公王端毅公吾不信也

論高家堰利害

陳應芳

淮南之有高堰猶室家之牆垣也傳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執此可以論高堰之利害也堰之地去寶應高可一大八尺去高郵高可二丈二尺而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有至一丈而高者有至八九尺而高者則其去堰愈下不啻三丈而奇矣參差如是天建地設莫之能改也乃信前人不得已而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非

故障而北之也夫亦因其勢而利導之云爾不然淮一南下因三大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此數郡縣而淮南儼然一都會哉禹跡不可考矣漢陳登為揚州刺史大興水利此堰實其所創築而堰下所匯湖有名洪澤者名阜陵者名沙者仰而淮泗之水灌於一區仍復折而北東入於海泗州故不為害歷唐而宋則轉運使張綸大修之歷元而

明平江伯陳瑄重脩之又二百餘歲而至萬曆七年總河大

臣復因而再脩之夫歷世久遠非一朝一代之事也上下

南河志

卷之十

十六

雜錄

千有餘年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當事者豈不能別創一畫又豈不能因勢一決然而固守成事有其弊之莫敢廢之是遵何道哉母亦甯於南北之大勢有所不可耶議者不求其故怵於泗人之噪而專咎堰之為害也則漢之登宋

之綸皆與有責焉爾矣泗人之說曰淮之害在

陵寢也則誠是矣夫自陵寢言之視淮南百萬生靈孰為

輕孰為重即捐生靈以護陵寢臣子分義宜然耳而運

道咽喉係之矣予謂運道於陵寢亦何可並言假今運

道而壞也尚可別求而治之陵寢而震蕩也安可顧運

道而聽陵寢之震蕩哉權以子貢必不得已何先之說則雖別求運道以安陵寢庸何傷然而高堰之決也又

不足減泗州之水而盡登之平成也則嘗以頃年已事徵之矣萬曆二十一年淮水四溢漫高堰堤上且數尺周家

橋口原自通行而又加決也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而多

也南奔之勢洶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堤一日崩者至百

十餘處而泗城之水減不過尺許則何以故也蓋泗州之

下與淮南五州縣之地形一也皆所謂釜底也淮自西來

歷世不為患者以下流無壅得望海而直趨也故泗州不

南河志

卷之十

十七

雜議

倒灌淮南無決堤因是以得兼有其利爾乃清口之壅則

自近年始惟清口之壅也泗州以釜底不得不蒙倒灌之

害淮南以釜底不得不受決堤之害其地形均也其為害

亦均也然則高堰雖決而泗州之水不甚得減匪以是故

也而誰實尸之今也不咎清口之壅而專咎高堰之塞是

徒揣其末而不齊其本者也嗟夫滔滔淮流萬古一日何

有高堰也徒曰高堰未脩泗州不為波高堰既脩泗州日

苦水顧不曰清口沙未塞淮水通流而不害清口沙既長

淮水阻抑而不行則甚矣其惑也豈清口門限因有高堰而滋之長耶知清口之塞不由高堰之脩則知泗水之利害不在高堰之有無也故清口而關也即不開高堰無損也清口而未關也即大開高堰無益也大較可睹已或曰清口之關功難而費鉅高堰之開功易而費省姑從易且省者為之急則治標之畫也而不知人之有疾治之急而壞者常十之八九治之緩而壞者不十二三關清口之沙雖難鉅鉅雖緩而其為利也兼而博其究也又有益而可久譬之治疾者善切人之脉理扶其元氣通其閼牖不惟

南河志

卷之十

十八

雜議

病可去體而壽且日躋平康者也決高堰之口雖易雖省雖急而其為利也鮮而偏其究也又貽害而罔功譬之治疾者不視人之虛實剗其腸胃多其汗下不惟病未必中而命亦隨以就斃者也此治病標本之數可坐而策也或曰淮決而南由瓜儀入江能使泗不害高寶亦不害豈不兩利而俱存乎而不知淮南之地由高寶而東則俱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淮之不得達於江也地限之也何以明其然也漕河高於湖者六尺有餘鑿之使深以通湖流達於瓜儀僅可轉漕耳今亭廟一帶方四十里兩岸之聳殆

如山峙稍遇旱乾常若淺澁然且儲五塘之水豫接濟之防今五塘雖壞故跡猶存古人建置良有深意頃年湖水為患籍令可直洩於江則隄不至決水不盡東豈不便計然而不能者其故可想已萬曆五年大開通江諸口矣湖水減不盈尺漕河舟楫三十里內幾不為通萬曆二十年又開金家灣芒稻河矣隄決如故湖水東奔曾未能少殺其汪洋之百一此南北低昂之形可坐而照也由斯以譚其與高堰決而泗州之水不為減者理有二致也乎夫捐民生梗運道而可以安

南河志

卷之十

十九

雜議

陵寢也可為也然而利不勝害也捐民生梗運道而未必可以安陵寢也不可為也是一舉而利與害兩失之也而況陵寢之必不可水也運道之必不可梗也民生之必不可捐也深長之慮兼利之策宜在彼而不在此矣若陵寢之高玄宮原未瀆水泗人之噪訛言出自浪傳則有諫議之疏在又何敢輕置喙焉予淮南人也盛言高堰之不可開泗人盛言高堰之必可開也有如聚訟得無各為其鄉也與哉顧泗人所言者情也而揆諸理則非是專利於已而忘其隣國為壑者也予所言者亦情也而揆諸理則

誠思兼利於人而欲其天下為公者也天下事非一家私
事予故直敢謂高堰必不可決淮水必不可南惟自信諸
理而已矣而敢求同於俗乎今總河督臣主分黃謂高堰
不可開矣漕撫督臣主導淮謂高堰難輕廢矣奉使科臣
主勘議謂高堰不得縱淮而下矣按鹽漕江諸臣貪謂高
堰不得棄置而清口急宜疏濬矣司空之評覆不察

廟堂之主裁甚確即予安用此喋喋為哉第恐水性何常人
言易感歲修之石畫不守危隄之蟻穴難防有謂任其自
削而聽之者淮南他日之憂政未歇也雖然

南河志

卷之十

三

雜議

國家萬年之鼎業方崇東南億數之氣運攸繫豈區區一堰
而有他虞者予之為此論著也儻亦曲突徙薪之先圖而
杞人憂天之過計乎

開高家堰施家溝議

顧雲鳳

議者以黃河南徙挾淮並漲恐妨

陵麓故開高家堰施家溝之說日紛紛焉此孰非憂國之

深慮救時之良謀哉然但就陵論陵而未常以淮南

之大勢統論陵也夫祖陵葬山川之秀結穴於沙陡

塔影諸湖之間真龍突起於水中舊圖具在可考也

陵之時淮之流自天造地設而已然者淮本不得而淹之惟
是黃淮於淮將來巨測臣子為國家根本之慮誠不可
不汲汲者第所慮在黃則所治亦當在黃黃不決則是高
堰無病於陵即無高堰無救於陵而況乎高堰之利

害與議者紛紛更有大相背馳者何也淮由清口以至安
東雲梯關入海即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
入於海故道也自神禹以來未有改者孟氏誤以為排淮
泗而注之江則朱註已辯之矣夫淮之趨高寶似便其東

南河志

卷之十

三

雜議

築高堰以防之迄今治河能臣守其舊而不變抑又何說
也蓋水以海為歸者也高寶信下也其東南濱江濱海之
處則曰廣陵曰海陵曰蜀岡又曰阜曰嶺不可殫述皆以
高亢得名水無所出即有所出而江湖海嘯互為吞吐故
瓜儀之有四閘者非徒節其出抑亦制其入而通泰興益
諸郡縣尸祝范希文無已者以范公堤之建為能防其倒
灌逆流而拯民於魚鱉耳以此思之則江湖之水勢可知
宣洩之難易又可知淮非由清口安東以入於海別無可
為歸宿之地矣而後之人又虞其泛濫而四出也故又過

之以堰語曰障百川而東之高家堰者障之之說也譬之
人馬拘一時之便而養之癰不若審血脉之宜而週其適
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然則武墩高良周橋諸閘之建非乎
曰此豈可以盡非也蓋惟有堰則平時有所節宣可以枵
高寶諸湖之腹而緩急有所容惟有閘則伏秋有所灌輸
可以洩淮泗暴溢之水而高堰可無潰是閘之收其功亦
由堰之節其力也然則施家溝之閘何異於武墩諸閘乎
曰是不同武墩諸閘閘穴餘耳而施家溝則閘數十丈矣
武墩諸閘之水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堤猶得乘其

南河志

卷之十

三

雜議

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當水涸之時已與
武墩諸閘同其用矣若更從而闢之是使淮泗無餘蓄而
高寶無餘地也水無時不滿湖無時不漲堤之坍卸即欲
修築無所措手况高寶諸湖不過盈溢而止耳平時先已
盈溢又何以容伏秋暴發之水乎且施家溝之閘何為哉
凡以為潦非為涸也涸則不必關潦則自能灌輸無所容
其闢又安用耗無益之費貽無窮之害也議者徒知淮揚
之有子嬰溝芒稻河涇河澗河以為出路既多淮有所受
不知子嬰涇澗三河之水不過入射陽一湖射陽湖視白

馬汜光諸湖更隘溢則入高寶興泰諸民田而已其所謂
石碣口白駒場下海之寶涇塞久矣惟芒稻河一線之流
可為出水之路而溯淮水從入之路則有清江浦矣稍南
則有武家墩矣又南則為高良澗矣又再南則為周家橋
矣由此而再南則為古溝為施家溝水退雖涸而水漲之
時皆流行充盈沛然東注夫一芒稻河之出豈能當諸閘
諸溝建甌之勢乎况又從而濬之也蓋嘗譬之淮泗百石
之甕也高寶諸湖什斗之甕也芒稻河杯勺之斟也以甕
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數不勝也以甕之口而欲出
流不可收拾即欲復歸之甕而節宣由我不可得已議者
又曰今所急惟

南河志

卷之十

三

雜議

陵運耳苟有利於陵運奚暇復為昏墊計乎不知古之聖
人視民溺由已溺淮南數州縣生靈本仁人所當軫念且
使病民而無病於運則民可輕妨運而無妨於陵即運
亦可輕而不知陵運民生其利病正相須也請以時事
證慶曆以來惟二十一年水勢最大秋水一發漕堤衝決者
數千丈興化城不浸者三版然富其時漕隄尚卑今漸高

矣五月以來霖雨五日水遂陡漲視二十一年而過之漕
隄報漏報坍殆無虛日民間室廬田舍盡沉水底離流之
狀啼號之聲耳不忍聞日不忍見夫此時伏秋之水未發
也淮黃之漲未聞也不數日之雨而淪胥若是何哉以二
十九年好事者倡為濬開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諸開之
議先實諸湖之腹水無所受故一雨而即盈耳向使施家
溝之議審定則此時湖已出於隄上即鉅之鉄能無崩崩
則運道安在無問民矣是病民未嘗不病運也而猶未也
此一淮水耳入湖之分数多則入海之分数少而淮弱矣
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不能容
入海而海不能入將繁颺泛濫合肝泗高竇而為一此其
滔天之勢為 陵害更不烈乎雖曰杞人過慮萬不至此
然洎消不塞將成江河而况滔滔不止何難陸沉哉昔白
馬祀光麓社邵伯諸湖始何嘗不分而今安辨其為某湖
某湖也則泛濫之明驗也古今治水莫如禹禹所治莫大
於江淮河漢其萬古不變者則萬古無患惟齊桓公塞九
河為一河關八流以自廣遂為萬世無窮之害所幸江淮
尚仍舊柵之何輕變古而更生一患哉王介甫欲泄梁

南河志

卷之十

五

雜議

山泊之水以為田而憂水無所貯劉貢父曰別穿一梁山
泊則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今者必欲使洪澤阜陵
化為桑田高竇興泰化為魚鼈而其究且復病運妨
陵是齊桓之過計而貢父之所矧笑也議者不察輒文其名
曰導淮夫導人者當導之於正不當導之於邪導淮者當
導之入海不可導之入湖湖非民田乎又嘗譬是淮為泗
一患淮即泗之寇也為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
抄掠內地可乎黃為淮患黃即淮之寇也為淮計者宜堅
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長驅可乎況今淮黃且
合從而至也上不圖守之於要害下不圖戔之於尾閭而
今日曰撤堰明日曰開溝是不知割地之難於自完而滅
號之終於取虞也置淮黃於泗傍而欲使泗無恙非策矣
至於形家之說謂淮黃合襟為 祖陵形勝而淮水反跳
有傷王氣此人人能言之不敢援引附會要之關係最重
亦不可不講也然則為 陵計奈何曰治黃河使歸故道
而已次則濬海口關石碇白駒等閘而已黃復故道則外
無所侵濬開閘則內有所受如是而 陵寢可真運道
可通民生可安一舉而衆善備焉且黃為宇宙間第一巨

南河志

卷之十

五

雜議

潰非導之入海將東馳西驚害無時已不惟當治亦不可不治也然而舍本治標忘利導之謀為曲防之術何治而愈決裂矣不佞夙闇於識拙於辯一切株守蠅伏妍始隨人牛馬惟命無敢置一詞亦無能置一詞也惟是職在所在歷覽周游旁諮廣詢妄有私臆縱不敢遂謂一得之愚而心所獨覺脂韋附會如職守何如良心何用陳末議破此紛紜如曰懸駭不諳大計願先梳奪以聽更張決不忍坐視南陸沉也

河議辨惑

潘季馴

南河志 卷之二

三

雜議

或有問于馴曰河有神乎曰有曰神之所舍孰能治之曰神非他即水之性也水性無分于東西而有分于上下而上而東下則神不欲決而西北上而南下則神不欲決而北間有決者必流緩而沙墊是過賴在山之類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神也歸天歸神誤事最大故馴不敢不白之首也或曰宋歐陽脩有云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公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然乃不可乎曰脩之言未試之言也嘗考之史自漢武瓠子之塞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夫禹舊跡非故道乎禹掘地而注之

海朱子釋曰掘地掘去壅塞也蓋天地開闢之初百川一瀆朝宗于海高卑上下脉絡貫通原不假于人力歲久淤淤為惟去其淤壅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即如賈魯治河亦以復故為主藉令欲棄故道而鑿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即鑿之將置黃河于何地乎且故而能淤新獨不能淤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脩言不足信也或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曰河底甚深沙墊則高理所有也然以之論於旁決之時則可非所論於河水歸漕之後也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底自高歸漕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但沙最易停亦易刷即一河之中溜頭趨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淺彼深總不出我範圍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而欲挽水者非塞決築隄不可也宋蘇軾呂梁詩云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則比時黃河之水固嘗入市而河流之沙高於屋矣自宋迄今墊而疏疏而墊者不知其幾豈可以此而遂欲棄故河哉或曰河以海為壑自海嘯之後沙塞其口以致上流遲滯必須疏濬或別尋一路另鑿海口之為得也曰海嘯之說未之前聞蓋上決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也馴嘗親往

南河志 卷之下

三

雜議

海口茫茫萬頃此身若浮蚤暮兩潮疏濬者何處駐足若欲另鑿一口不知何等人力遂能使之深廣如舊假令鑿之易矣又安保其海之不復嘯嘯之不復塞乎舊則塞新鑿者則不塞非馴之所解也或曰河由草灣入海何如曰河由淮城北西橋地方入海此故道也嘉靖三十年間河忽衝開草灣而西橋正河遂塞未幾自塞河復故道萬曆十六年河水仍歸草灣而故河復淤淮城之民恃以安枕矣查得正河之面三百餘丈草灣闊僅三分之一譬之咽喉狹小吞燕不及則徐邳之水消滅未免遲滯此則可慮耳二三年間恐當復歸正河姑俟之可也或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兒啼而塞其口乎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隣為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為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也故河以海為口障旁決而使之歸於海者正所以宣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

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為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曰隄以防水似矣水高隄高不將隄隄于天乎曰若謂隄之外即水耶隄外為岸岸下為河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疣伏秋異常之水始出岸而及隄不久復歸于漕馴隄成之後逾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加何須隄之于天也或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寸之地哉此策可施於今否曰民可徙也歲運國儲四百萬石將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曰崔鎮之決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間稍入坡內止深一二尺矣蓋住址陸地非若淤淤可刷散漫無歸之水源無漕渠可容且樹橋基礫在在有之運艘經行之處雖裏河亦欲築隄以便牽挽乃可令之由決乎然則賈讓中策所謂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既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何如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淤漫之且所既之地亦一再歲而高矣後將何如哉矧旱則河水已淺難於分溉潦固可泄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

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夫乃身未經歷耶惟宋任伯雨
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決者勢
也為今之策止宜寬立隄防約欄水勢使不大跌湧流耳
此即馴近築運隄之意也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矩
便是行所無事舍此他圖即孟子所謂愚其鑿矣或曰黃
淮原為二瀆合而為一矣若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
曰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
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其極汎溜必致停滯若水分
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
南河志卷之十
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灣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
桃清以下遂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為平陸近事固可鑒
也問者曰禹疏九河何如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
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故仍疏之而禹仍合之
同為通河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然則如賈讓所云多穿
漕渠使民得以既田分殺水怒可乎曰此法行於上源河
清之處或可若蘭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禾為沙壓
尚可食乎然則淮清其可分矣曰引淮而西其勢必與黃
會引淮而東則與決高堰而病淮揚無異也蓋河水經行

之處未有不病民者向有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
埠入江者無論中亘山麓必不可開而天長六合之民非
我赤子哉且所藉以敵黃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潰
清口必塞運艘從何經行更有可慮夫清口北與黃會乃
祖陵之水口也若從東再添一口使淮水反跳而去大為堪
輿家所忌臣子何忍為之或曰治河之法凡三疏築濬是
也疏之不可矣不以濬而惟以築乎曰河底深者六七丈
濬者一二里沙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安能挑而盡也
隄之不築水復旁溢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
南河志卷之十
湯沃雪刷之云難挑之云易何其愚且拘也或曰淮不敵
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公復合之無乃非策乎曰禹貢
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按泗沂即山東汶
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
黃河大決于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
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無恙乃今遂有避黃
之說耶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
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茲固然矣數年以來兩
河分流小濬即溢今復合之溢將奈何馴曰水分則勢緩

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于分也或曰河既隄矣可保不復決乎復決可無患乎曰縱決亦何害哉蓋河之奪也非以一決即能奪之決而不治正河之流日緩則沙日高沙日高則決日多河始奪耳今有遙隄以障其狂有減水壩以殺其怒縱使偶有一決築後即成安流故治河者惟以定議論開紛更為主河決未足深慮也或曰隄以遙言何也曰綏隄即近河濱束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隄遙隄離河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或曰兩堤並峙重門禦暴又何需於減水壩也與其多費以築減水之壩寧若留決之為愈乎且與支河何異也曰防之不可不周慮之不可不深異常暴漲之水則任其宣洩少殺河伯之怒則隄可保也決口虛沙水衝則深故掣全河之水以奪河壩面有石水不能汕故止減盈溢之 waters 水落則河身如故也俱建

北岸者欲其從灌口入海也或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為便而泗州人苦其停蓄淮水何也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許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洩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滙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奮土塞城門穴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汧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馴戊寅之夏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畜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畜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馴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畜築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馴何疑乎遂銳意董諸臣築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口遂闢七月隄工告成而清口深闊如故高堰外水及隄址者僅一百五十丈餘皆乾地再詢泗州之水

盡已歸漕膏腴可耕而泗州人士始謂高堰之當築矣問者曰然則每歲伏秋泗水何復漲也曰淮水發源於河南之桐栢山挾汝決窮顙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即

祖陵賦中所云下口龜山不等間灣如牛角勢樣非凡者是也故至泗則湯壁之咽喉之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扼塞其勢然也且淮漲於泗即黃漲於河南徐邳也每歲伏秋皆然自古及今無異且黃淮二河合襟謂之水會天心實祖陵鍾靈毓秀之契緊處也今欲縱淮出高堰是

南河志 卷之十

三十五

雜議

分兩河為二道且過宮及跳為堪輿家大忌淮漲于泗惟有護堤一事更無別策毀堰之說委難輕議或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并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湖水遂溢此與高堰之決何異曰馴與司道勘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之水內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溢水消仍為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渠圍遠城廓

若周家橋之水即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遡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併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即鳳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即於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為時不久故諸湖尚可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口泛濫淮揚之患又不免矣况私鹽商舶由此直達寧不壞離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或曰老黃河之說何如曰老黃河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考之郡志止有大清河小清河註云即泗水之末流源出泰安州至縣西北三汭口分為二河大清河由治東北入淮小清河由治西南入淮是黃米會淮之時泗沂之水或經於此並無所謂老黃河者今據淮人云自桃源縣三義鎮經毛家溝漁溝等處出大河口謂之老黃河故道殊不知大河口去見行清口僅五里許至此復與黃會何能遽殺清浦泗州水勢若如近議欲改從葉家衝周伏三莊危子灘入顏家河則自漁溝而北

南河志 卷之十

三十五

疏議

又非老黃河故道矣既非志乘有據之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已見以淆國是如之何其可哉

潘季馴河工未盡事宜疏內云高寶江都山陽年例歲脩之堤向緣錢糧缺乏工力不敷每歲止是支吾目前未能加幫高厚及興鹽高泰以裏洩水舊渠向因黃浦八淺潰決濁流浸灌淤墊頗多誠今日所當議者又高寶江都堤內田地及興泰山鹽州縣地方外受各減水閘之餘瀝而內蓄時伏連綿之積雨皆由射陽湖經滕隴喻口出廟灣以入海迺其故道也渠道見存止宜疏濬此皆原議未舉

南河志

卷之十

三

雜錄

事宜務在明歲伏前報完方克有濟况高寶迤南諸湖聯絡清江浦外端溜不多而關係內河不小各該堤岸雖係大工之所未及實亦運道之所必資循例歲脩殊屬虛應尋常僅可支持暴漲不免衝塌加幫堤岸脩改閘壩濬灣頭河之淤淺以致外河之橫流疏射陽湖之故道以洩內地之積潦運道民生庶幾有賴矣

脩守事宜疏內云治河之法別無奇謀秘計全在束水歸槽歸槽非他即先賢孟軻所謂水由地中行而宋臣朱熹釋之曰地中兩崖間也束水之法亦無奇謀秘計惟在堅

築堤防隄防非他即禹貢所謂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而失儒蔡沉釋之曰陂障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也故堤固則水不泛濫而自然歸漕歸漕則水不上溢而自然下刷沙之所以滌渠之所以深河之所以導而入海皆相因而至矣然則固堤非防河之第一義乎

停寢寧家營工疏內云據鮑家營正當王家營之上些家營之下既非運道又非民居先年不議築堤留以分殺暴漲之勢今清江浦外隄加築高厚而黃河大漲果由此分洩自娘子庄徑由澗橋古寨以入于海不勞工力不費財用而盈溢之勢可殺清浦外堤可保真天開之些家營也若慮水落之後難保不淤而來歲水漲勢必復洩淤則平時無奪河之患洩則臨漲有分洩之功誠于河防有益無損呈乞本部詳示將本口照舊存留以備分洩惟于兩岸用埽包裹以成河口二三年後時和年豐再舉些家營之議未為晚也

南河志

卷之十

三

雜錄

治河論

黃克績

論曰河防之事昔人言之詳矣自宋以前河尚壯流故治

河者多實力於址自宋以後河始南流故治河者每紛爭於南余讀宋叅政張洎疏則知禹蹟不惟導河址過泴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以入於海於南亦自滎澤分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洎之言蓋必有所考據漢武帝作瓠子之歌云藺桑浮淮泗滿則河自漢時已入淮泗而丘文莊謂宋神宗時河始入淮殆不然矣漢宋金元河雖屢決然南行不過數途或由滎澤中牟出潁川入淮或由渦至亳入淮或由趙皮寨朱家口符離橋出宿遷或由曹單沛陽下徐州其舍也必有以拒之其趨也必有以來之水

南河志

卷之十

三十六

雜議

何心哉弘治間河決黃陵岡至張秋運道淤塞劉忠宣公開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下徐又濬孫家渡口導水由中牟至潁州入於淮又濬四府營下歸德入宿遷小河口蓋三分其勢使之南行豈非以漕渠在汴河址徙且無漕乎夫既不欲其北則當縱之東南行稍加疏導以順適其性豈可限以一途令其數百年不徙此必無之理也蓋河濁水也帶泥而行行遲則泥止泥止則河淤下淤則上決故近歲黃壩口之決則堅城集李吉口之淤為之也蒙牆寺之決則堅城集未通而黃壩遽塞為之也迨李吉口開矣

王家口塞矣而蘇莊復大決則堅城以下全未疏通為之也議河者既入私其地不聽河行又力排於上不求下通如是而欲其無決為河伯者不亦難乎且夫開河之利害亦可以觀矣集三省人夫數十萬居於河干斥席為屋卧土為牀狂風大雪而無所避炎日飛塵而無所蔽鑿氷剡水則指常龜裂入河淘沙則足每癰瘡十步之內污穢積聚一席之中數人穴居冬傷於寒春夏必發人氣薰蒸疾疫盛行一或得病則懼其相染口尚呻吟而身已棄中野矣初猶坎地一埋千人旬日之外亦不復瘞禽獸飽人之

南河志

卷之十

三十九

雜議

肉河渠積人之骨長年新安未足為喻且夫計土受直終日鑿土所得不及一分貧者不肯應募富者論地派夫有一人而募百夫者有一夫而預給六金者破家鬻產不能勝役孤子嫠婦無所控訴故請之於朝者名曰百萬而費之於民者實五六百萬也至於採柳之役取之尚易運之甚難河決之地道路不通舟楫難行一金之柳十金運之及至埽場非賄不受計其所費與運相等橋木麻黃採辦亦然近河諸郡苦無寧日故歐公有失火放火之喻誠篤論也然則河不可治乎曰未決則遠其

堤岸使水有所遊行既決則流其下流使水有所歸向如是而已矣不得已而興役亦當體恤民隱博採公議未可以胸臆決事也曰河若南行且侵

祖陵柰何曰河南行未必為陵害也凡水之力小固不能敵大橫出固不能敵奔流余嘗南遊楚西遊豫章矣九江之水下洞庭而入大江每為江水所擠周旋而不得出故匯而為洞庭寬廣幾八百里章貢之水下彭蠡而入大江亦為江水所遏回復而不得出故匯而為彭蠡寬廣五六百里今淮之不能敵黃亦明矣洪澤湖之匯則黃故之以也

南河志

卷之十

四十一

雜議

庚辰辛巳間黃河下徐州無恙而淮被遏不得出上侵

祖陵松栢枯者數十株壬寅癸卯間河半入淮以淮之全資河之半合力駛流清河口之沙刷洗殆盡而泗州

祖陵澀水皆涸河入淮何嘗為

陵病哉但宋宿之人不欲河由南行淹其田地如武安君田蚡者於今尤多往往以

陵藉口其言公而其意私也臣子受

國厚恩誠不願河近

祖陵若由旌離橋下宿遷此則去

陵甚遠有重岡高丘為之限亦何必障之使北哉今河已址下徐州而猶復言之者恐河尚有南行日也余至齊魯凡再觀決河三遇塞河兩與開河之役於河之利害觀之頗熟暇日歷考載籍上下三千五百餘年凡有事於河者採其議論方略疏導障塞之詳具載於篇亦河防得失之林也後之觀者得有所考鏡焉

六柳議

朱國盛

五行中土能制水而水大反能潰土木能壯土而堤有藉之以固土者其惟植柳乎柳易長之物也根株糾結既足

南河志

卷之十

四十二

雜議

以護堤身條幹扶疎復可以供埽料堤之宜植柳也明矣然種無其法取不以時未能得柳之性而稀疎散漫或生或枯拱把未成斧斤先及又豈能得柳之用乎傳曰居之十歲種之以木唯柳可以速成而亦不可以旦夕求效也必種之數年而其利始溥昔神禹治水八年於外楚尹執政必示其新今治河之臣不能如禹之久柳堤之築必新舊相仍而後績可收敢斬楚尹之告乎余之典南河以種柳為第一義惜猶未盡其法因閱劉天和六柳說深有取焉因採以俟後來者一曰凡柳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二

即於堤內外兩邊各橫鋪如銅錢拏指大柳條一層每
小尺許一枝不許稀疎土內橫鋪二小尺餘不許短淺土
面上止留二小寸不許留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凡舊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係春初
用小引柳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
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
二小寸三曰編柳凡近可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
俱用柳樁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柳先從堤根密栽
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
臥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樁編高
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層又用
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
一尺柳樁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柳密栽柳樁一
層亦栽卧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
俱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為固護堤岸蓋將
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網繆名為活龍尾埽雖風浪
衝激可保無虞而枝稍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
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前

南河志

卷之十

四十二

雜議

法運河黃河通用可也四曰深柳因前三法止可護堤防
淤溢之水難防倒岸衝堤之水故凡離河數里及觀河勢
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
尺長一丈二尺長一丈六尺長二丈五尺等鐵裹引柳自
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二丈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
根稍俱大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
上儘枝稍長條二丈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
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稍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
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
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
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稍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
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樁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乎
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
五曰漫柳凡波水漫流去處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密栽
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退
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
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照地界
自築一二尺餘縷水小堤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

南河志

卷之十

四十三

雜議

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為效甚大掌印管河等
官務宜着實舉行六曰高柳照常於堤內外用龐大長柳
密栽成行不可稀少一則以護堤土之崩一則以垂綠夫
之蔭黃河運河俱得其利矣凡此六柳均欲護堤然在相
度地勢而用之得宜內則柳低柳因築堤而植之編柳則
于要害之處植之使其根深盤結可以護堤防溢視培土
廂護遇水輒潰者奚啻什百矣若河水衝要預為汕漬之
防必樹深柳俾入土之本足以當作堰之長椿出土之稍
足以當束婦之新草此與塞決釘橋隨下隨沒者不大徑
庭乎至於漫柳之聚土高柳之成陰均大有利於河防而
當加之意者也唯今之栽柳者止云栽植而不知所以栽
植之法堤雖有柳而栽于曠野蘆葦中者既失澆灌之方
又無變難之力其間植于沿堤者又多採折枯槁而莫適
看管之人常年督行所司轉行河官全憑夫役虛捏柳數
繪圖轉報而河堤竟如彼其濯濯也以至易至益之事而
無着實奉行之人及河患一亟方行橫取于各地方累及
鄉民又取船隻自遠裝運擾害多端而河工急不能得一
臂之力可勝浩嘆威故表而出之以為治河栽柳者留意

南河志

卷之十

四十四

雜議

焉

溝洫議

大蘊必熾水積必暴非黃之獨能為中國患也宗趨之者
多端分析之者無術也吾考諸尚書稽諸水脉料諸
國用察諸民情而知溝洫之政宜舉矣夫天下者亘古之天
下也溝渠之通塞泉源之盈涸不無古今歲時之殊至於
疆域之廣博水性之趨下豈有今異於昔者乎何神禹之
易于汨鴻今人之難於翕河也夫河發源星宿歷萬里而
入中國合涇渭納漆沮汾沁及伊洛澠澗諸名川水輻輳
於東南其勢固已洶湧矣而三伏之霖潦歸焉諸山之泉
源注焉合天下之水而以一淮為咽喉使之吐納而入海
其不橫奔傍溢潰堤岬沉城郭者無是理也今之論治水
者惟有東洩黃淮二策而未嘗究其源吾以為天下之水
當以天下分之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
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乎
禹之論治水也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夫川不止
於九說者以為九州之川也決九州之川以達于海濬九
州之畎澮以達于川則九州之地皆可以容水而九州之

南河志

卷之十

四十五

雜議

川皆可以達於海也故仲尼贊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蓋禹之決流疏河所以堙洪水也其盡力溝洫所以防
洪水也溝洫之廢久矣自齊桓公取近河之地以廣田居
而九河只存其一戰國時齊趙魏各築堤以自衛迨至商
鞅開阡陌以廣地植穀填溝洫以為汙邪霖潦無所容陂
池無所蓄而河之患滋勦矣今欲治河於一隅則莫若治
河于天下舉溝洫之政使天下之田皆闢天下之水脉皆
通近而京畿遠而邊裔人安于耕水安于壑又豈河之
之足患乎竊嘗以天下之形勢論之江址之地倍于江南
南河志卷之十

南河志

卷之十

四十六

雜議

幽蘭之間厥賦上、先聖所都民豐物阜地若閭中沃壤
齊地富饒韓魏殷實兩淮豐登見諸史策而吳之菰蘆越
之草萊廢賦下、者也自

高皇帝定鼎金陵即以東南為天府然猶藉商人之力募民
屯田以充灶邊之需及成祖都薊漕輓趙址人心懈弛
而屯田之制廢向所稱上、賦者誠不及吳越萬分
之一而齊魯之郊燕趙之境赤地數千里三河兩淮秦隴
巴漢千里不聞雞犬聲者有之矣高者黃埃散漫卑者巨
浸汪洋乃吳越之人耕墾未銷畧無尺寸之隙地何向所

稱菰蘆草萊者今盡為墾闢業稱十千惟偶者今遂不可
耕耶溝洫之政不修而人徂于偷安也夫土自有高下而
宜于荒度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吳越之士下而多
水易于溝洫不勸而田自闢矣燕公齊趙上高而燥難於
溝洫故雨集則平野為巨浸雨退則良田為塵沙而人不
習耕官無久任事求速效即欲溝洫不可得也至于近河
之地數被衝激卑者聽其魚驚高者任其汙萊人見後之
西成難必前之工力空施向者之逋稅未蠲將來之科歛
已及即欲溝洫不敢也此愚民難于慮始之故其咎常在
南河志卷之十

南河志

卷之十

四十七

雜議

上而不在下經國者何不取天下之大勢大計而觀之蓋
大塊為元氣一孟霖潦為無障之川潰水不障而聽其趨
有不共歸于孟底者乎此黃河之所以決也以天下溝洫
盛天下霖潦以天下之大川歸天下之大壑斯則地平天
成黃可安流入海矣此溝洫所以宜修也且溝洫之鑿非
止于抑黃患也四海之田皆墾而國計可無虞矣今東
南民力已竭而箕歛不息三邊戰爭未已而呼庚難支設
南土四方之多故安能復恃一線之漕渠則變通管仲商
鞅富國之意而盡收古今開闢之功惟溝洫為第一義誠

使天下有溝洫天下無橫潦復以天下之汙邪供天下之
蒼黎害者盡去利者盡興此為經世之大猷實當與鑄山
焚海而並行者夫土高難于穿渠卑下難于築障高穿渠
而無水則渠廢卑築障而數潰則害耕就地遠近必求水
脉以通之旁疏曲引合四時霖潦而聚之則渠不涸而可
灌溉矣築障必于冬月水枯之際取乾土堅築度水勢而
定堤之崇廣圍田若干頃潦則岸堤內之水以出之乾則
岸堤外之水以入之堤堅而不潰苗得其養而歲登矣舉
事必先慮其難餘可迎刃而解也京畿齊魯多沙土溝洫
開者易于堙塞論者以為難行此不深察地脉耳不耕之
地塵沙堆積深不逾尺真土自見即有石礪者避其堅而
鑿其脆鳥在乎不堪渠也若江漢之間未盡地力徐淮之
境現有脉打此尤溝洫之易通者耳然數千年不修之政
頓然舉行必有駭為非常之原者蓋亦觀諸古人察諸近
代乎趙充國之屯田朝論非之不容口李化龍之鑿沁河
神機以為決不可成之役二公行之而卒成大功者以趙
嘗十上書李亦三奏疏也今請相陳其議家談巷說使一
確然可行然後聞諸朝廷行諸各府州縣凡有尺

溝洫者咸用此法法行而渠開水積而田墾一則免黃河
之大患一則均天下之賦役誠萬世之利也方畧於左
一度地形以立圖冊凡各府州縣有赤土無溝洫者地方官
會同鄉老相土勢之高下泉脉之流通知某處有水就其
下流畫為大渠令可布散于一方潦則有所分旱則有所
積繪圖造冊以備開濬
一就畎畝以分枝流凡我所謂繪圖立冊者皆大渠也小渠
則就田之灌溉而別分之按尚書止稱畎澮周禮復有遂
溝洫之種今不能一一循古但就地形小大因之庶幾水
勢有所分禾苗得所灌不失先王之遺意云耳
一量土力以定緩急大役之興非可旦夕求效須當事者察
其緩急而分先後必先鑿大渠後開小渠三年之久始可
責成則無見小欲速之弊矣
一就窪下以築陂塘陂所以障塘所以蓄溝洫之鑿但以行
水未能多有所蓄故必擇窪下之地以為塘淺者濬之使
深有停水者築堤以防其溢庶俾有所蓄積也
一築半堰以節洧流大渠之穿以深為貴深則霖潦有所歸
矣但高地之渠一瀉即涸故必築半堰水溢則外有所洩

水枯則內有所積庶幾苗可灌溉矣

一驅戍配以供夫役凡充軍問徒者所在有之軍到衛之後即求脫逃主人受賂頂名食粮徒夫到驛驛丞輒有所需索有錢者縱之還鄉倩人影射無錢者饑餓鎖扭無所控訴諸凡此類悉使開渠墾田家道豐盈者聽其出錢當官包替軍則遇赦放還徒則如期而釋倘服業已久不願還鄉者聽

一罷屯操以遣耕農凡兩京軍人除守都城及巡哨外其他散居畿甸者徒有屯操之名耳今宜悉罷之令習耕種使

南河志

卷之十

五十

雜議

供役屯操指揮即以爲田大夫一歲考其開渠墾田之多寡以定賞罰指揮等官墾荒多熟者超用受賄廢公者奪黃除名軍校無功者奪月報募夫代耕凡省直俱用此法一復漢利以優力田漢設孝悌力田之科而人篤于行唐以詩賦取士而人趨于浮今時執雖曰明經而經術之用于世務者鮮矣溝洫既行仍設此科以示作興倘此科不復則宜假爵秩以勸好義之民溝洫之政久始獲利凡所在良民好義奉公招募供役量其多寡遙授以爵其助自百及千者准加納例授官所開之田永聽本人管業三年之

後量議與小民一體需粮云

一就土着以分疆里古者方里而井八家居之今不能一如井田之制然就鄉堡之中亦須就田多寡分畫小渠如富民有田數頃者許自為一區鑿渠環之田不及區者合數姓以滿數鑿渠如法大道阡陌交通小徑架橋來往夜則斷之亦守望相助之意若邊地尤宜用此法以斷夷馬蹂踐一募流民以墾積荒歲饑民流

南河志

卷之十

五十一

雜議

國家恒有遺失守移徙尤多今若募民興作必有雲會而響應者然須給以牛種處以廬舍俾若鴻鴈之集中澤則渠得其鑿田得其墾化斥鹵爲膏腴矣其近渠之田宜永勿起科俾年々盡力于疏鑿無使堙沒方得收溝洫之利一嚴里甲以考勤惰鄉必有里里必有甲今之甲長古之里正也溝洫既設官矣十甲之細必有里正以主之凡渠之深淺田之墾蕪一切責成於里正渠深而田墾者賞渠淺而田蕪者罰編諸令甲每歲遵守庶幾鄉無惰民溝洫得永利矣

一捐逋稅以返流亡凡近河之民數被淹沒田或可耕避逋稅而逃亡不返則逋愈積田愈荒矣今宜一切免之使

還故業開渠築堤以圖必熟之計庶卑下之田無不墾者
一寬科徭以獎勤力大渠已開之後有勤力小民各穿枝渠
以務開墾崇本可嘉有司特寬其稅十年之後一體需糧
庶幾有所獎勵

一禁流丐以務本業凡中都兩淮之民不務本業每于秋成
之後連舫巨艦携婦挈弱以乞丐為生甚至掠人幼稚剔
目斷手足驅以前行今應設禁捕得精壯男子即使本
地開渠准遣成例老弱釘歸原籍庶幾國無遊民田得所
墾矣

南河志

卷之十

五十二

雜記

一委久任以責成功凡行溝洫之政非一手一足所能管攝
除江南不開外江址諸省各選南址科道官一人總理其
事是以三年為滿即轉京堂各府州縣選廉能佐貳官一
人董之三歲奏績諒加優擢其資深宜遷權者加銜久任
庶幾久于其道而功可奏也

一定確論以絕浮議商榷行法徒木立信雖曰霸道然委任
行令之臣未有不自持議論而能有成者溝洫事關
國計須任之專責之重毋使旁觀者得掣其手妄言者得財
其足而後事要其成不廢于半途耳

南河志卷之十一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郎中徐標續纂

員外郎全較

碑記

古人豐功偉績輒銘之金石俾後死者考世論事識其勞
于不忘又或崇宏思深峴山慕切則以來之貞珉行河先
哲咽心肝肫而瘁忘舟楫史不絕書聲傳誦玄圭一錫
魚獲千秋而繼美多賢沒世可讓耶敘錄其關南河者

南河志

卷之十一

碑記

恭襄和記

祭酒吳節

恭襄侯諱瑄字彥純號樂善姓陳氏其先合肥人自少穎
敏善騎射遇飛禽應弦而下洪武中隨父懷遠公官成都
以舍人參侍大將征大蕃散主諸驛所向克捷及父職同
知右衛事奉檄征越巂鹽井諸夷皆連破之生擒渠寇賈
哈刺以見于 朝繼會大兵征雲南百夷累功陞四川都
指揮同知尋陞右軍都督金事總舟師于江上

太宗文皇帝入靖內難正位宸極以公功存朔運進爵平江
伯時 乘輿巡北京命公歲通漕百萬石經海道給足行

在繼復奉 命屢于閩海等處備倭修築海門至鹽城城堤八百餘里又于近海大倉築高丘二十餘丈以為海舟表識名曰寶山碑刻具存及北京都邑成罷海漕命蘇淮徐穿衛入潞河以運公遂建議于通州天津德清及淮徐諸處皆置駁倉以貯南粟造淺舸八千餘艘導山東沂泗汶沈諸水以灌濟寧二閘遂循濟埭度安山南莊孫村湖梁山耐牢陂取道築長堤百餘里以杆漫流又從沛邑引昭陽湖鳳池口諸水暨黃河支流以灌徐呂二洪遞接迤南諸舟遇冬水涸則督工開鑿中流巨石以殺湍勢又開

南河志

卷之十

二

碑記

泰州白塔河四十餘里以通大江築萬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堤構梁以度緯道自潞抵淮計程三千六百有奇設淺舖七百餘所置守卒導引沿畔栢柳濬井以便夏月行者又疏瓜洲儀真二壩淤塞以接海潮沿途建石耬土為控閘水以時啟縱其閘以座計者凡五十有奇所輸官粟視河漕一百萬石後加至五百萬石初淮波險惡難于遡流計工開清江浦五十餘里自管家湖鴨陳口通淮湖築堤置移風清江閘以達于河而淮道通矣其他疏鑿以便稼穡者不可以數計此皆南社所經一覽而俱見者也

洪熙初 詔求直言公首陳時事之大者凡七承

制獎答 勅有司行之又 誥贈三代皆伯爵宣德初

命鎮守兩淮仍督諸軍領漕事時公年彌高屢乞遜避

詔加勞慰然公晚得脾疾陰雨間作猶躬 聽治罔有滯事

暨疾劇仲子儀侍蒙特遣醫藥不能起以癸丑子月十一

日薨逝春秋六十有九子佐襲伯爵孫預繼襲今以功進

爵為侯淮人念甘棠之愛愈父愈至既請于

朝以定春秋二祀又歲時伏臘有迎賽之典亦惟公祠是瞻

是虔茲又江淮舊俗然也

南河志

卷之十

三

碑記

白塔河記

侍郎王璵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属于江北達于淮者也

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醜濬舊道建新開大橋滿家

江口四閘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淤

舟既不通聞亦隨毀適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昇

以為言上其事于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于衆得

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于是召集旁近兵

民二萬餘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堤四十里接建

閘二座其大橋新開閘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
三夏月湖漲則由閘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閘五以
防泛濫淺舖五以備疏濬至于蒞事有廳亭神有祠保障
有巡檢司凡有益于河者無不為之經始于丁酉三月以
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記予嘗考之
吳城那溝昉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閘
置堰宋至紹興易堰以閘則漕河之出于揚境者最為切
要漕法之講於先儒者最為詳備漕數之給于縣官者最
為豐溢大抵建國于西北為不拔之基取材于東南供不
貲之費由今視昔杳無少異興事勸功有待于人此白塔
之所為濟理于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距瓜步沙
尾紆漕六十里舟多敗溺遂涉漕路由京口埭沿伊婁渠
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
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邇流而趨伊婁回還百八
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
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
出孟瀆者可徑捷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
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亡盜竊之虞而游樂土

南河志

卷之五

四

碑記

蒸徒歡呼無事轉挽篙工梲師訖卧而至其為省費又奚
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畧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
力排群議茂績成績施加當時數被後世如此後者庸可
得乎

康濟河記

大學士劉健

弘治二年秋河決汴溢於山東諸縣損運道山東守臣上
其狀請官濬治

天子憂之勅戶部左侍郎白公瑄奏傳以往河既訖功乃祝
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濬治時監察御史孫君衍工

南河志

卷之五

五

碑記

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都御史李公昂漕帥署
都督僉事都公勝暑都指揮同知郭君鑑合議高郵州運
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開湖湖東直南埭為堤舟行其
下自國初以來董河官司障以椿木固以礮石決而復
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埭則與七里張良珠甓社石丘平阿
諸湖通濬迺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沿堤故
椿石遇輒壞多沉溺人甚病焉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
東鑿援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不果行今日議欲舉運道之
便利宜莫先于此者白公議允遂相地興工開鑿起州埭

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灣而止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兩岸皆擁土為堤橋木磚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東又為閘四為涵洞一每湖水盛時使從此減殺焉以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出複河無復風濤之虞人獲康濟白公因采衆議開之

上名曰康濟河河始開白公徵入京進掌臺憲吳君亦以休告去孫君又繼至巡撫右副都御史張公瑋巡按監察御史伊公宏工部郎中李君景繁繼其功是役也工費皆以萬計工起于淮揚二郡給之催直其實半出帑藏餘亦二

南河志

卷之十一

碑記

郡所措凡費錢以緡計一萬五千糧以石計一萬六千蓋淮安郡守徐君鏞揚州郡守馮君忠二守方君璫郡倅王君珣等主之而身親其事則以委揚州二守李紱高郵守毛實海州守陳廷珪通州守傅錦如臯今張善及揚州衛指揮李淮等諸君皆得人宜其告成之易且速也昔民葛璘等親茲成功謂當有記以白郡守二郡守有嘗識余者乃具事狀遣揚州衛經歷毛君開來請記余惟

國朝財賦之需東南過半自海運不行官舫客舟悉由于此舳舻相啣晝夜無虛時而高郵當南北之要衝故湖水蒸

險事誠有缺諸公或奉

勅或承委於茲乃能急所先務易風濤為坦途以康濟往來且工以雇募費出帑藏使民不勞而事集有足嘉者遂為之書

新開湖記

大學士劉健

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甓社湖通而天長以東諸水盡匯于此其南北運道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凡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

南河志

卷之十一

七

碑記

勅整理河道乃于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通行舟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激于西北風浪日就頽壞而康濟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憲適總督漕運嘗委揚州府施君淵董工修築未幾還官去乃以通判韓君珣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緯張公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措置悉委揚州府知府王君坦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至老岸之下頽椿廢石積久未除岸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匠之水悉出之然後釘椿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也湖

東夾河之間民田千餘頃困於積水乃于河底作涵洞以泄之歲久而湮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決田沒于水而稅如故凡葉田之民流亡殆盡諸君患之仍委韓君等督工修理僅三閱月而完田既可又民之流亡者復業又自淮安至儀真一帶河岸低者增之缺者補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大水無所患而舟經行者咸目為坦途焉

題名碑記

工部郎中涂君棣記曰治水之官尚矣其在唐虞伯禹作

司空平水土周有川衡掌川澤秦漢以來迄元季咸有其

南河志卷之十一

甲凡

官雖職秩不盡同謂之都水則相沿也肆我

太宗文皇帝都燕撫形勝深惟儲侍乃濬元會通河遺迹導

汶水分流浮江遠淮轉輸京師停海運始

命侍從之臣成化丁酉專

命都水司郎中或員外者二人受

璽書分理自沙河南達儀真故謂之南河云行署往寓徐州

正德丙寅改建高郵州治西隅嘉靖乙未予來治徐沛漕

渠為中丞松石劉公疏留蒞任詢前此歷官名氏無所徵

乃考質文獻得其可知者三十七人鐫石示後夫官司事

建政以人成君子居其位則思其職故曰有死無二不敢

廢官宦之人自一命以上皆然也矧今日外都水之設越

惟漕河攸司國計斯繫治水之責顧輕且易乎哉是故

因勢順導之謂知決汰疏鑿之謂勇諸節宣殺之謂義防

制破鄣之謂仁能是四者治水無餘職矣靖共夙夜與奕

厥德時惟丕績非存乎其人邪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彰往者鑒今者也觀名知人撫跡論世懲前毖後能不惕

然以懼懼則思思則勉勉則政成是名之題固不徒志辭

里歲月而已也

南河志卷之十一

九

碑記

應公祠記

祭酒萬浩

神京壯奠凡百食貨資給東南官漕商販自儀真抵于潞

河運經實應沉湖以達其湖堤修廢上干

國計下切民事厥繫特重故隸河道分司冬官卿無而董之

嘉靖四十一年洪水橫衝堤決四十餘丈其濬湧之勢舟

楫觸之輒覆以裂時值田禾垂熟沿漫高郵興化數州縣

盡沒而委自夏迄秋工費千金圯潰益甚有司復估三千

有奇阻商羈旅運土供作數月之間嗟歎載道群情洶洶

謁所究方山應公蒞任遑遑躬詣決所顧彼商旅久羈

于役人疲物罷喟然嘆曰未見利民先以厲之吾其忍乎遂釋羈通阻便其往來深察往事之弊徐圖善處之方默于决次揀草標識越晨視之章監如昨復嘆曰土堅若是胡為屢潰迨此方愼小忌成幸敗陰環而冒利也矧流急則剛宜制以柔前者徒恃木椿斯相激而易摧也遂令廣纜索伐柳枝席草捲土束把投塞枝護草濡土疑而堤成焉用止三十四金計省百倍功成不日民咸神之知此百姓禱于泰山天姥之神至是建祠鎮綏其上今以所美香錢協濟班夫里甲歲省千瑜金矣其時會首徐宸范堅金

次開河築口必派椿木惟起月河舊椿用辦而商民不援至其沙洋之築求為剗汚百年之利惟誠與才合游刃每有餘地噫大受遠到斯足徵哉公名存性字成之別號方山浙之僊居人嚴翁司寇暨子叔太宰先兄中丞夙有道誼之雅通家之好子與鄭君同也故樂道其善無以嘉斯民之厚云詞曰四海蒸富藉之漕賦實應其衝湖當其路維湖有堤以捍以注水昔為災防決障賴田淤稻萎舟傾楫摧公臨董治庶民子未潰者忽止偃者復起農商興頌神人胥喜功成有年民思弗諼祠構奕如像肖儼然猗歟

威德名位方赫陽春不偏竹邇四國疊疊待銘鑒于茲刻

砥柱亭碑記

參政陳文燭

砥柱亭者水部張大夫修高堰成而名之者也余按水經蓋有砥柱山云其在汾濟渭洛之交乎而禹疏以通河故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東至于砥柱封山表烈乾坤終始焉乃高堰既成而大夫以名其亭蓋澗口未塞其流甚急既塞其堤若砥柱云淮人得平土而居之比于神禹荀卿氏謂途人可為禹也况吾儕乎况其功較明彰著乎登斯亭也興河洛之思焉且高家堰當淮泗之衝創自漢陳登

而國朝陳平江瑄尤經畫焉自堰壞而山寶鹽興高泰之間連三十六湖滙為巨浸矣大夫毅然築之長堤萬厚延袤萬丈始大夫之築高堰也冒雨風犯寒暑大澗屢塞而決議者猶然難之乃大夫持論不撓始志益奮鼓大營銳士及齊魯滁和之後合萬人而成之濶口始塞淮泗交流同歸于海所謂河定人安千載無患得上策者非耶昔蠙珠之貢九鼎之潛皆江淮大治之徵茲亭盛事也異代不侈談與予為大夫頌焉大夫曰往大中丞吳興潘公上經畧兩河疏也

南河志卷之十一

十三

碑記

聖天子俞允師相張公主之司空李公贊之潘公躬臨堰上策力畢屈胼胝不遑以身禱天神人協應與左司徒新安江公同心圖成又清江虞部主政陳君大猷游君憲副張君咸共濟焉將佐則俞都司尚志韓同知相鄭同知國彥曹運副銑王通判一鳳暨諸吏士靡不分猷宣力備極勞勩不穀得成其事皆奉廟堂之威靈總臺之指畫及諸君勗勤之所致也不穀何能為後亭名砥柱蓋表成之惟艱屹然如山俾來者加一簣而永九仞云爾余于大夫偉其功高其識憶隆慶庚午辛未間淮水大泛臨海王公撫

淮而文燭知府事曾修高堰丁文恪公在翰林大書碑焉謂范文正公修海堰蘇文忠公築杭堤民到今祀之余入蜀而堰失守甚愧其言即取文恪之語頌大夫也其有辭于永世哉大夫名譽宇德徵登辛未進士江西新建人其治水功最多余不論而論名亭之大者書諸石

平水閘記

兵部侍郎萬恭

淮揚水國也茫計然扁舟五湖故在焉彼固自為濬耳未堤也秦併南服徧列郵舍通南服萬里貢賦第擇五湖高阜置之郵命之曰高郵未堤也晉謝安始堤揚州之址隅

南河志卷之十一

十三

碑記

遏水田以不敗民思之以為甘棠之澤命之曰邵伯堤雖堤焉不濟運隋煬帝績堤高郵寶應南接邵伯而吐貫淮揚西邀七十二河之水以聯絡五湖導龍舟自汴踰淮而徑達廣陵以為娛堤乃延袤三百餘里諸湖巨浸至周遭七百里雖長堤焉不濟運唐以降餉道始藉之永樂中會通河成歲漕四百萬而江南之粟獨得五四焉高寶江都山陽長堤屹為餉道襟帶矣陳公瑄經畧其事以謂湖漕弗堤與無漕同湖堤弗閘與無堤同蓋五湖滙七十二河之水滔天而獨以儀真孔入于江清江孔入于淮障而蔽

之是歲以隄決也乃置數十減水閘於長堤之間令丁夫時啟閉湖溢則瀉之以利堤湖落則閉之以利漕完計也顧百八十年都水使者弗之察一閘壞輒堙一閘一堤圯輒崇一堤勢乃湖日以高堤日以敗餉道大壞計臣懷凜凜之危隆慶壬申余治水舟上下循諸堤湖駸駸且沉堤矣周覽數百里求陳平江減水故跡不可復得矣亟上疏請大治平水閘悉改減水舊制其法一準諸湖水之淺者而諸閘視之以高下其底焉止蓄諸水大都深四尺為度今可運舟而已勿設板勿藉夫湖溢以閘之口洩而殺旃湖落以閘之底截而遏旃湖自為補瀉耳人弗復與也又閘欲密欲狹密則水疏亡脹悶之患狹則勢緩亡噴決之虞疏上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四

碑記

制曰可余乃檄先都水使者吳君自新今都水使者熊君子臣而敷治焉在高郵設平水閘者六以萬曆元年九月成之在江都設平水閘者四以萬曆元年十月成之在寶應設平水閘者八以隆慶元年十一月暨萬曆元年十月成之在山陽設平水閘者二以萬曆元年十二月成之又禁民私置涵洞得自為閘曰民閘寶應城址隅為泰山祠祠

後引湖水旋達禮祠者若市令願設閘引水洞橋環神室者聽不日成之也曰靈應廟皆從平水之制蓋長堤蛇連諸閘洞開上之湖水灌輸無恐下之膏腴旱澇有備斯公私百世之利也司馬氏喜而記之特勒堅石豎于南河公署之前楹曰後來都水使者接于目而概于中也毋遂堙閘毋徒崇堤惟此安流不盈不涸以期萬年永此平水之業

高家堰記

學士丁士美

山陽舊有高家堰達郡城西南四十里許而圯廢久矣其最關水利害者則大澗口也先是堰屢決屢築工皆不鉅

南河志 卷之十一

五

碑記

適者決益甚工益鉅當事始難之矣按堰迤西當淮泗二水合流之衝二水東赴與黃河會胥入于海比歲河流衝決則淮泗汎濫勢必由澗口建瓴下注滙于津湖甚者穿漕堤入射陽湖而山陽鹽漬之間以及海陵諸地通為巨浸茫無際涯黃河亦為牽引而漕渠自就湮淤是其害不直在民生而且移之國計也是放郡乘獨不之載故欲極民之溺者無徵焉先後議築者凡逾二紀而囂囂紛如大都唯者十一石者十九其唯者率如前指曰築之而石

者輒稱財詘至有執道旁之見上不便狀者故屢議屢准不果行邇者郡守陳公治淮之明年諸墜具修雅意問水至是特因士民之請親至其地用中而荒度之已而慨然曰淮之休戚將是焉在可弗圖乎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顧民力竭矣難重勞也風夜籌之不置將有待而舉者會督撫王公至灌輸之暇問俗臺鹽廉堰狀為愕然曰淮之休戚將是焉在河緩圖乎彼稱不便者值財詘爾余能以官帑成之遂發帑金萬二千有奇令募民築之以其事屬諸陳公然公計此已甚稔矣公因肩其事廼以其後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六

碑記

其崇如墉觀者曰壯又導堰內湖澗諸水由畢溝入西湖數十里間為膏腴可樹可藝云堰延袤五千四百丈用帑金六千有奇民不勞而事就緒皆督撫之石畫郡守之經理也准人請刻石以垂不朽書屬余記之聞之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之難與慮始也自昔然矣其堰之謂與余嘗觀宋天聖中海潮漫為鹹園范文正公時監泰州西溪倉議築捍海堰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田逾年堰成民享其利三州之民生祠之又元祐中杭之西湖多葑田六井幾廢蘇文忠公時守杭遂濬茅山鹽橋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七

碑記

二河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杜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杭人名蘇公堤家有畫像飲食必禱于公今茲堰之舉視文正文忠又奚異也淮民之尸祝二公也無疑矣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非然哉非然哉

老堤記

高郵州守吳頤

督撫吳公以堤工焦勞嘔血而沒未幾月而共事之人四散殆盡余以深春到堤上物是人非不免有回首西州之感且恐事遠人湮後之人又誰知之適郵人構祠於堤上以世世報也余於是乎直書其事以為記夫事出於庸衆

之所易而君子取而加之身未足以為難惟英雄豪傑竭謀集思歛手驚愕而不敢前者吾獨以身任之而不辭此非其忠智過人者未可與議也蓋吳公之老堤是已堤長亘四十里國初永樂年間平江伯陳公瑄役丁夫數十萬鳩礮石而砌之弘治年間白公昂以總河至又於堤之內越民田三里許鑿河通餉以避湖波之險是謂東堤其捍隔民田一堤則謂中堤之中有田數十萬頃則謂圈田蓋是時三堤無恙越河安流圈田悉為沃壤萬郵成樂土已嘉靖三十年以來有司徂於故常當道憚於區畫遂使淮泗長奔三堤殘壞民田廬舍長為魚蝦之穴而高郵遂狼狽而不可收拾矣顯於萬曆三年八月來牧是州適清水潭大決漂物畜不可數計當道傍徨遂請於朝括稅銀一萬二千兩并築是堤淹官吏擾難豚頭亦以妨勞而病死者三日迺堤完末十日又復大決鉅萬之費付於東流越明年二月吳公起疾來督淮北公見百姓呻吟憂載道長淚沾襟集耆老而詢之有何策而能振汝郵者僉以修復老堤對公慨然曰是吾治揚時籌之熟矣時洪水大漲公親駕小艇沿波上下既而舍舟登陸閱於東堤迺

召耆老而訊之曰爾知老堤不守之故乎越三里而為河非策也彼其相離太遠民不復知有老堤者已百年矣日缺月壞至於極敝圈田之為巨浸無惑也圈田既壞二堤安能獨存也哉向使當時傍老堤而為越河俾官得以省其殘破而亟理之將老堤世世無壞也而又安有今日也哉僉曰然公於是亟上疏為復老堤計又亟議開越河於傍以為保全老堤計時聖天子軫念淮方日以高寶為憂疏上得嘉旨而彼拘常攀俗邀聽旁觀方且蜂蟻謂老堤必不可復欲復老堤工非十餘年費非數百萬必不可又謂中東二堤不可廢廢二堤其勢必梗運而不可成惟天子重公才望也而又以公夙知揚州其耳目親記非可以浮議撓也下命公專制展采公於是鳩礮石則取之蘇常鎮揚徐州洞庭等處集灰木則取之池泗瓜儀天寧等處號夫役則取之廬鳳淮揚等處掄官材則取泰州知州蕭景訓寶應縣知縣李溱泰興知縣劉伯淵如臯知縣鄭人遠興化知縣王三餘而顯以不才與焉重督閱則前淮揚兵備副使程學博兵備陳文煥水利僉事黃猷吉而鳳陽

府通判王師性揚州府同知張民範通判蔡玠則又分地
以董其事為分畫既定漸次修築則萬曆四年八月初三
日也雖時老堤漂沒已百餘年而圍田浩蕩茫如滄海稍
有一二礮石又為湖波衝洗不可置即置且不父也亟以
請之公公曰此其計必越壩也適或主水櫃或主樓埽公
曰此其計必實土也果以得濟雖隆冬天寒不以勞瘁辭
報完於萬曆五年二月初十日而越河之功繼之矣其為
南工八百丈則以揚州通判蔡玠董之其為中工二千六
百丈則以顯與寶應知縣李陳董之其為北工一千三百

南河志

卷之十

二十一

碑記

丈則判官邢文誥董之其五月二十日工完而洪水忽至
老堤少壞前持議者攘臂而起公未聞曰是當以排橋而
障之也彼洪濤不得踰堤上又安得壞我堤也哉復上疏
以破浪護橋請得命而行之越十一月初十日而兩堤之
護木俱完矣夫公起事時物料未齊也人工未便也自上
世以來計議趨趨者已百餘年公獨奮然任之於身而告
成於期年之間是何修何營也前呼後擁高官大吏奔走
而不敢仰視者帥臣之體而公之視堤也寒不提爐暑不
張蓋即饑餓且忍之也智疎於曲突謀雜於築舍以至左

坑右谷群言淆亂避避而無所主持人情之常而公之
採群言出自獨斷其易越河築龍橋一策即百司庶僚無
及也虛張功蹟塞責目前真得旦暮解手而不復為經久
計吏事之態而公一木一石出自胸臆俾世世可藉而安
至於易簀之時為全保堤工之計刺刺語不休又任事者
所未有也嗚呼公今已矣方其決策借籌而群議沸騰非
公孰與執之洪流澎湃每成幾敗非公孰與終之昔漢廷
號稱多士而宣房之役令帝臨流悲嘆母有一人能捐其
軀以為

南河志

卷之十一

五

碑記

朝廷分憂共事者視公之奮不顧身者何如故曰非忠智者
未足以議也公諱桂芳號自湖由嘉靖甲辰科進士於萬
曆四年內蒞淮及五年十一月工完而公逝矣今事幾幾
月而共事之人行取陞遷蓋已星稀霧散無有存者惟顯
以五載株守是邦即數年後又孰知其拮据勞苦之如此
乎故備書之使後之優是堤者得以考世論事而識公之
勞於不忘也若其功績之美有裨於

國計則

太史記之矣顯又何言

張公治水記

淮南吳敏道

水部張公者南河工部郎中張公譽也張公前為清江浦工部主事于時河淮交漲不用故道直奪高家堰而走水不得注海海口沙日漲起

上屢遣督府治之不效張公曰夫開水便宜於是言於大司空新總吳公即欲治水計無出築高家堰上者吳公條其議以

聞督張公本部郎中管堰事會中有齟齬者于是人人爭言堰非便宜計且必不可就適

南河志卷之十一

三十二

碑記

上以新安江公為中丞兼左司徒總漕務又以吳興潘公為大中丞兼左司空總河務張公則又持堰議言兩督府兩督府決笑會疏請

上時戊寅夏五月也于是淮杜則塞崔鎮決築連堤建滾水壩淮南則塞板閘鄭家口築柳灣堤築白馬堤築范光湖石堤濬揚州河渠修清江福興二閘皆分屬諸執事而築高家堰建通濟閘開新河口塞黃浦決塞天妃閘塞朱家口築趙家口堤修建方信二壩則盡以屬張公高家堰蓋六十里若大澗湯恩淶津貝溝九空洞沉水中水過駛如

箭已卯正月張公率從夫先塞堰決塞且半會颶風從西

北起堰從壞人人遂爭言堰果不可就或言堰之址自史家莊至武家墩又北至清口堰之南自石家莊至越城又南至白水塘地勢稍高功或可舉張公默其議曰今所塞

者三千丈耳何至棄之遠事數千里乎卒操初議不移然潘公與張公益憂之甚日相對畫所以塞堰者其夜兩公並夢神人稱漢將軍關公語以堰可就狀詰旦兩公相見

語合大異之曰此神明贊我矣于是公奮膺立堰上矢于衆曰所不同心立堰者有如此水適淮安府同知鄭國彥

南河志卷之十一

三十三

碑記

兩淮運副曹錕率夫八千至東昌府通判王一鳳率夫四千至都司俞尚志率營兵二千至邳州判官胡傳率夫一千至張公部署其衆聞金而進望幟而趨司鉅者以鉅進司柳葦者以柳葦進司土者以土進諸文武之屬亦無不鼓氣攘臂于是湯恩淶津貝溝以明日塞大澗僅五日塞若神助焉人多言大澗有鼉窟其下鼉鳴則風雨至比塞大澗之夜有聞鼉鳴云先是堰未塞堰外內皆水無從得土既塞堰決則堰內水落土大出從夫兢擔土培堰堰高一丈五尺廣五丈址廣十五丈大澗又為月堰秋九月萬

家堰及所工盡告成諸役惟高堰最艱然堰不築即諸役何庸興哉堰成淮水始得與河水合流入海兩河盡復故道矣是役也潘公主盡于工江公同心助之然所謂首事肩鉅者張公也道淮南布衣得愉怡田野間為太平之民幸甚乃紀其事以藏之山中

論曰聖明御世風雨助順百神效靈信乎高家堰塞決之時西風大作驅水東入海即水孽無所盤據兩龍蛻骨黃浦而去異矣哉都人士則謂張公蒙霧露觸風雨泥淖浚脰飛濤撲面即獲卒所不能任者公任之斯其精誠勞瘁亦足以感格皇祇矣

南河志

卷之十一

三

寶應弘濟河記

大學士沈一貫

淮揚之間有巨浸馬受天長盱眙諸水雜而稱之曰邵伯高郵寶應湖云邵伯故無梗高郵有自康敏越河獨寶應謂之汜光直黃蕩口黃蕩口居湖中心相距百餘里勢既淤汨加為西風之衝槐角樓一堤如箕如綾不能獨拒守吏常苦億矣方波忽濤罷鼓不時三老長年望雲測景而後行如遭其平揚帆若無偶逢其怒葉柁棧如葉耳蓋陽侯之欲無厭而魚鱉教飽如壬午秋並岸巫招者疊繫不

可計也故計曹莫如寶應急且湖以東田無慮百萬頃決輒為沮洳興鹽諸邑之萍可食半生理盡矣故計湖以東亦莫如寶應急水部郎中許應逵任夫也是倡越河議中格不行涇陽李公來督漕許郎理前語李公曰吾聞是役之不可已也顧無煩主計李公朝

鳳陽遭醴使者而問焉吾欲堤寶應而假資于君君醴餒今十六萬能捐其半相助乎醴使者曰均公也胡為不可於是李公更請資于留儲再往復亦報可迺與部使者偕言上而陳給事者通州人也習知其鄭水利害為上縷縷分別之大司空因覆請待 俞旨將筮日鳩工而李公以留司

南河志

卷之十一

三

馬遷黃岡王公來載咨載程矢諸大夫宣力不勒自三官廟抵南郭外延袤三十六里而三分其工許郎暨海防叅政舒君大猷董其北中河郎中陳君瑛徐州兵備副使莫君與齊董其中理刑主事羅君用敬漕儲叅政馮君敏功董其南即舊堤為西而別堤其東杵薪累石實以剛土樹以榆柳廣可以行駟馬引水注之舟行其中兩堤又皆築滾水壩三以時疏洩水暴長則越河注支河道射陽廣洋而入海救其太過無令留害始卒八月亟成而堅費醴

錢陞南司農金各十萬而會稽織悉贏二萬餘仟矣河成而舟街艦至若行溝涂昔之惕號辟易者歌謠許以若婦又微寧漕堤以東皆舍寨焚為索綯以業所謂百萬頃者田長老言往往不獨苦勞亦苦旱重堤而不敢迺一洩也今食蓄洩之利盡上上壤矣告成

上甚嘉悅賜河名曰弘濟疏爵賞有差予惟縣官以漕為命自嘉隆來歲歲言治漕汶濟淮泗河海舛鍾具偏而乃稍息肩蓋水性不可知嘗議之而嘗作之利不無而害時有故且言其便夕告棄也舉大事決謀難矣謀決矣工鉅費

南河志

卷之七

廿六

碑記

繁請帑藏不可括閭閻不可取資又難矣資具矣重臣數易在職者遽廬目前任事則又難矣今費省而利弘人不勞而効捷是策臣之計定而廟堂之聽審哉諸大夫又家視國私視公駢工協勞如手足耳目之相為力而無二顧謂威朝之纓紱非耶故版築如雲無輕熈釁尺水橫流長堤不守矣遠猶如石必有同心一夫疑貳群策不廢矣夫使慮海內者盡諸大夫也何績不成而太平乎何有是宜書李公名世達王公名廷瞻典留儲者魏公名學曾謹使者蔡公名時鼎部使者馬公名名登給事中陳公名

大科大同空楊公名兆諸具下陰

寶應越河記

郡人龔元成

許公應達自癸未秋奉

璽書入南河視事蒞任甫二月即有寶應越河之議蓋寶應汎光湖者歲所覆溺為害至慘公任清江時每見舟人語覆溺狀輒刺刺痛心恨不能為手援以故一入南河遂以自任越河之役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事竣按臺品第効勞官員以聞

聖天子嘉其功惟公承

南河志

卷之七

二十七

碑記

特旨差滿任補京堂賞銀一十五兩賜越河名曰弘濟河云公感激異數益思圖報凡所以為越河善後之計者日斤斤籌之公於斯河罄碩畫圖求賴亦勞瘁極矣昔白康敏公開高郵康濟河四十里所用銀七十一萬公開弘濟河三十五里用銀僅一十七萬有奇工作相等而節省則倍蓰矣遂使江淮諸郡縣沮洳之場皆為沃壤南土往來潔泊之衆登於坦途此豈直一時一方利實萬世萬民永賴之利乎高郵運堤皆係濱湖陰害每以歲修累民公查寶應大工餘料調各州縣河道等銀燒磚包砌護城堤杭家

嘴六百餘丈小湖口五百三十丈宛如金湯不惟風氣完固而郵民永免歲修之苦至於郭真新開渌洋等湖草租一千餘兩郵歲水患田化為湖草無從生租安從出乃刊木蠲免以杜郵民首累公于郵可謂洪纖畢舉矣

詹公祠記

都御史李植

蓋予嘗考載記凡以顯庸遺愛祠於民者代不乏人然必誠信惠愛旁皇周浹其民懽欣翊戴之詞如出一口至相與尸祝之而繫思以碑則報德之盛舉人情之大公也詹公筮仕工部主營繕既以憂起復補是職遂巡郎署者幾

南河志卷之十一

于

碑記

十年所蓋有聲於曹父矣癸巳歲

天子以漕餉為重特簡命巡視南河南河實東南運道之咽喉至重地也淮以北引山東諸水與黃河之支流洶湧而南時有壅塞淮以南一線之堤障三十六湖之巨浸亦每有崩決淤淺之虞頃者天吳失御黃河南徙合流淮泗沙壅水漲沿及陵寢衝撼城廓議者欲決高良而注高寶公至駐節秦郵殫謀極慮日與郵牧伯許公及父老子弟圖所為百年桑土者力持分黃導淮議毅然建白條陳利害悉中肯綮常事者可其筮疏入

天子忻然從之遂一意開黃家壩以分黃開清口沙以導淮而上流殺矣復自淮至揚灌漑河開于嬰東漸之海疏葑塘鑿芒道南注之江築減水閘則時其啟閉決石塔口則通其下流上受高堰諸閘之洪波下泄高寶諸湖之巨漚經營者且三載績用告成肆今淮泗底於安瀾

陵寢奠於泰山高寶七邑之民免於魚鱉而漕粟數百萬之轉輸藉以安堵昔欽聖公造也且公之德之澤為郵所利賴者衡水利也予片擢舊撫患此利歸家德慈庇良同不啻神故時有拊循而對勞者即殷冬如春春陽時有安

南河志卷之十一

高良

碑記

夷而振刷者即又盛夏如負霜雪公真慈父母之於赤子哉寒而絮錢而哺嘍而持痛而撫郵之民亦不啻日在襁褓中也天子嘉其績遽有頤州兵憲之擢郵之民胡愚舍公而去且欲報公而未從者乃薦紳大夫士及父老子弟等謀建祠於康濟河之隄玩珠樓之側以生祀公題其額曰南河報德祠志云思也祠成復謀紀德政於貞珉屬首坐孫君承烈鴻臚承學君士彬徵文不佞不佞何能文顧秦郵廣陵接壤也桑梓所居田糧所寄沐公之德而景慕者有日矣又何敢以不文辭語曰撫翼而飛者聲無根

而固者情公之聲稱達於海宇而民情之戀戀乃爾公真
人神矣真古之遺愛矣愛召伯者猶愛其棠況其入乎今
之舉也姑以展圖報於萬一耳予故曰此報德之盛舉人
情之大公也因爲立祠者記之

邵伯越河碑銘

南河郎中顧雲鳳

志所載淮以南爲湖者無慮三十餘而今運所必由者四
曰邵伯高郵界首寶應四者相屬而西屬於諸湖始未嘗
無洲渚疆畔而後稍侵嚙滅沒也今則千里一漑矣四湖
當天下員官之處既拜入諸湖相挾爲暴又其地四高所

南河志

卷之十一

碑記

碑記

從出水之路少仰受天合盱泗七十二溪之水所從來者
多加以霖潦便灌怒溢莫測其湍悍爲害也甚於是高寶
二地先後爲越河避之而獨邵伯歲所敗官民船無算督
河大臣勘河科臣屢疏引高寶已事言邵伯越河者而計
筭金錢非二十餘萬不可度無所出議格不行者數矣已
亥都部院劉公東星既行視河親河水瀕洞澎湃狀又墊
溺日聞惻然心傷決欲治之終以費用不足爲憂下鳳議
鳳議之曰今論者欲運土築堤非計也瀕湖地下無所取
土所取土者道里紆迴曠日費繁荷鋪之功什百於覆簣

堤胡以就即倖堤就而隄隈膝埒相錯於存菹葑華之間
卒爲舟患吾因河於田即因堤於河廣堤以其河之濶崇
堤以其河之深此爲治河而得堤則費可十而裁四夫木
石所以益貴而集益遲者費憚出納之吝陰抑直以市官
官苦貨物之稽明抑直以市賈而奸胥駟僧因而賈緣乾
沒其間如此展轉其費自倍今吾以見錢召賈官面給之
物速售則價平賈輻輳則物賤姦猾無所侵漁則物直大
當此三者亦當再倍費矣則可十而裁六吾百丈立長三
長立督而吾以舟爲解以步爲輿東西南北非時猝至即
諸督長無所不至而工無所不疾無之以土土具以木石
木石具工無休作以待者此亦當再倍費也可十而裁八
議上劉公以爲然一切假鳳便宜鳳因得與觀察使楊公
荒度地形迂者直之漫者收之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
稱每築程土物具糗糧度有司七月而成費凡三萬三千
視舊議不啻十減其八矣諸工作丈尺同事諸臣具載碑
陰其節省所餘物料以治界首越河自有記余維二湖之
於國家員官之一梗也當事者憂之數十年於今

聖天子之愛民甚矣卽度支匱乏何所不辦二十萬金而歲

南河志

卷之十一

碑記

碑記

以百十民命為秦越即先後當事者豈其智皆出劉公下
費可損十八而不知所裁何則敵于高竇成費見謂不賢
恐用卒不繼受首事者因仍以待用之集用訖不集而河
亦訖不就匪不憂漕念民未嘗毛舉縷析損益劑量數之
于實也初劉公豈意河之亟成若此哉凡以為國運民生
計便利已不得憚其任諸臣不得憚其勞國家不得憚其
費且竭其力之所能庸者即有不給度無大相遠胥後計
耳公又豈知有餘以治界首也語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又曰一夫善射千人拾決是役也雖與事諸臣所同心協
力率作勞來之功為多要之堅持獨斷不憚首事之難不
懼半途之費上信下孚卒有成績則皆以劉公矣鳳竊窺

聖天子惠民至意及劉公之所以勅議董成者以為不可使
後無所考而為之銘銘曰楊州之瀦爰有諸湖左淮右海
襟江負河仰受百穀為庾尾閼千里浩渺不風而波震駭
憑怒以憂儲胥昔在

孝宗首闢康濟逮於萬初弘濟竣事維邵維界所未就既有
夷康弘相錯於阨或扼之吮或潰之脊壁彼室室棟橈戶
室譬彼裳衣未要未裨

帝念民漕簡命元臣劉公當番周爰咨詢曰嗟諸湖墊愁吾
人采于芻蕘放遺湖濱彼濱沮洳蕪穢不治因深為高乃
河乃堤田徙千腴漕徙千夷裁厥成費既倍且徙倬彼金
堤新河淫洋何以固之揭焚長楊舳艫相啣順河安行遙
望湖中四河茫茫惟

帝念民淮揚庠績眷鍾雲布是資民力董之率之諸司庀職
誰考厥成劉公之策四方攸同永永無極請徵民口以徵
斯石

界首越河記

顧雲鳳

萬曆己亥夏方有事邵伯越河而實應令宋濬者道經界
首湖遭風大收僅而獲免事聞都部院劉公下鳳往勘界
首湖便害狀余因前悉湖形險與三湖畧等而往勘之日
適有七舟同被溺者喟然嘆曰嗟乎此河伯告我以湖患
乎夫余河官也語固言治河者寸壤之瑕而全河任之今
獨不當言數里之險全漕任之乎且

天子軫念民漕業已不惜數十萬之費患在實應則治實應
患在高郵則治高郵患在邵伯則治邵伯民嚮其利國亦
賴之何獨難是十數里之河令狄衆而羔袖焉議上界首

越河之計始決會邵伯河成所節省木石畧足辦此遂墮
前河起事其自界首鎮南址者為河於田以避湖其與鎮
值者為堤於湖以避鎮居民之廬井墳墓無動而行者得
乘安流矣是役也為河身長十五里濶二十餘丈築東堤
一千七百二十餘丈濶六丈高可五之一築湖心大壩一
百二十五丈濶五丈高可三之一築土埂一道長一百三
十七丈濶二丈五尺高可五之一建南北石閘二座改建
子嬰溝石閘二座自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興工
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完工計費凡一萬九千七百有零
南河志卷之十一
其一時共事者督理則揚州府通判趙性粹徵發則有高
郵州知州孔祖頴寶應縣知縣冷鳳陽分委則有高郵州
判官王萬育寶應縣主簿盛治世王之臣率夫則有巡檢
沈希孔大使吳從周龔自德羅佳省祭張葵李綸丘應麟
季秉徐元旦姚惠文顧棟成器楊晚季延凡庀材鳩工植
栽柳蘆一如邵伯云余惟界首一湖形勢差狹然南址廣
淵吞激注射稍束隘之其惡益疾故三湖越河雖成不治
界首猶為免之虎口而糜之修蛇之牙今界首越河成而
淮揚之間始不復知有湖民有安流國有全漕則三河皆

得界首始完哉為記其工役歲日如此
總河尚書晉川劉公祠記 都御史李植
歲己亥晉川劉公總督河漕毅然以濟運便民為任與河
防僚屬胼手胝足升丘降隰徧察土宜窮探水勢考訐謨
於故實採群策於野老因得夫疏導興建之宜精心內畫
具有成筭以為諸湖險處非通建越河風濤患決不能免
於是條其便宜疏請於
天子明命一委諸南河都水瑞菴顧公專司其事兩公肝
膽相照謀斷相資劑量錢穀之盈虛酌調夫役之多寡易
南河志卷之十一
椿木埽堤石度地分工鳩工儲食諸所規畫犁然既備然
後鋪畚無施工役並舉力殫吏勤晨昏有課不再歲而功
告竣焉計所建越河有二一曰邵伯越河南起三溝舖址
至露舫廟止堤凡二千五百三十一丈通湖閘二減水閘
一二十八年三月興工本年十月報完一曰界首越河南
起永興港口址至雙橋口止凡一千八百九十九丈通湖閘
二減水閘二二十八年十月興工次年八月報完邵伯河
堤直從舊堤以東買取民田築之迤邐宛然勢如常山之
蛇界首鎮界居民千有餘家皇華館驛隸焉如堤直建

堤之東本鎮棄之新堤之西則千家井竈百年郵亭不免
丘墟則自本鎮稍南以至本鎮稍北造為越堤環抱一鎮
之外居民竟免遷徙之擾舊驛亦省改作之費先是兩工
初議估勘工費始以二十萬計既十萬餘計而開河築堤
採石運木各建砌南北二閘夫工匠作餽廩諸費及告成
之日稽集錢穀所費僅僅五萬餘金視十萬半之二十萬
總四分之一耳用力少成功多是遵何術哉蓋經理之得
其人也自此重堤夾衛舟行中流積水汪洋雖如故而風
濤化為安瀾舟楫往來雖不殊而涉湖如履康衢昔者顏
覆昏墊之災皆不復再見矣士民戴績祠公而尸祝之因
謀勒諸貞珉使芳猷茂績永祀可考余不敏因編次如左
以紀其概

顧公界首越河祠記

祭酒李思誠

吾揚沿漕堤而湖者四蓋大澤也自高堰外決黃河內淮
淮泗之地驟溢而高無所受水遂為
陵寢患治河者計無復之不得已主決水之計吾揚仰受衆
流諸湖澎湃汪洋浩無涯涘湖益增之而險幾與洞庭彭
蠡埒歲溺公私之載不勝數而越河之議起高郵寶應二

南河志卷之十一

三

碑記

湖最巨最先成而邵伯界首數十年來寔未有底績也然
使

國家之緡則與古人行旅之往來者踰江遡湖出數千里之
遠而獲至於此皆相慶脫于險矣而復傾敗數里間良足
惋惜倘河伯告變萬櫓皆停日役水衡錢以從事於徐邵
而東支則西傾左闕則右塞縱念此安及乎碩公來乃始
慨然嘆曰柰何以近害廢全利以小愆喪大功即匱乏未
可緩也乃請之

總河劉公報可先開邵伯河越歲界首河亦告成長堤宛

南河志卷之十一

五

碑記

蜒屹如山峙閭閻未嘗苦徵發而公帑又未聞其虞費
也自是過者若履坦然猝有風濤而榜人之声固出湖水
之外矣蓋吾揚北抵淮南抵瓜像纔二百餘里耳湖之據
其中者凡四使三者長年一日之中神沮色變怒怒然惧
不免于陽侯之災在數百年間於湖無所不患數十年間
於河尚有有所患夫使之有所患則數百年之害未全去
也不能使之無所患則數百年之功未全收也自公舉是
役而數百年未全去之害未全收之功一呼吸定矣噫公
之所就豈淺淺耶抑是役也與它湖稍異他湖堤也界首

之為堤者與民之瘠而室者相半河成則民居以一線之土孤懸波濤中無論虞潰決即出入安置為公惻然憫之復為請之

總河劉公視民居所踞者隄于湖中以成河以與所開之河合夫隄於湖中工非不繁費非不鉅然使數百家之眾得席業而蒙安者誰德耶以存數百家之命視過費公家之千緡誰重耶則公之仁心與豐伐又自不容掩矣因相率構祠祀公而問記于予予曰爾毋私公也以爾所稱尤其小者耳夫今治水者計惟有舉淮泗決之下注已耳揚

南河志卷之十一

碑記

手八

之諸湖不能受計唯從子嬰溝涇河諸開放之下注已耳總之治上流不治下流昔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宋王安石諫漳河之役曰使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今諸湖河堤成矣然以當湍悍之水從天而下能不虞敗乎即不然高竇而下長波延颺日夜奔流數千百萬家之田廬謂何能不為泥沙公嘗告予曰將竣是役而濬諸海口謀所以為尾閘之戕今計工之數旁午而至春鍾計日興矣非公意哉蓋公不忍舉界首數百家而棄之也抑

予有感於公而知天下事在人為耳界首河堤而緩則緩與置數百家於水則水矣置高河以下數千百萬家於溺則又溺矣公起而任之而天下始得免於全湖之害則是役未見可後也數百家轉突而祥直舉手耳則堤於湖不為費也河之下數千百萬家待之以生并虐之以受則治下流安見其非良策也故事在人為予之心折公者深矣昔司馬子長從負薪塞宣房乃作河渠書予亦親觀公之拮据是役也安能無以勦之七尺之石哉公名雲鳳而戊

南河志卷之十一

碑記

顧公祠記

都御史李植

顧公之去郵也蓋以察藩行省濟上云乃郵之寢屬及博士弟子與諸父老驚相謂濟泗淮揚即限南北共漕道耳不謂朝廷以

顧公久習南事故遷公而北獨不念南政要扼一旦水決隄敗時為砥柱哉誠謂公勞勩特召而寵異之胡不以璽書加公爵等而終惠公於郵乃徒命賢者往來南北奪我公去也謀尼公行不可得為當公行相率而走百里外泣

祖於江之濱因歸而建祠河上尸祝公以寄不忘則又相率走百里外納篋於不佞植而請勒諸珉不佞喟然嘆曰昔西門豹觀之能臣漳水遺利史遷著書紀之豈非以有功於魏哉矧公之功為天下利也惡能辭顧公者名雲鳳吳之常熟人以丙戌進士起家名州晉水部郎始以南河屬公行部高郵凡六年于茲夫郵介淮揚間為甓社湖自邵伯界首實應延袤二百餘里凡四湖瀾漫衍溢為洪濤巨浪即敗亡覆沒無完艘者何可勝數況於漕艘粟之所輓尤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者哉故策糧餉者曰沿高寶而峻其隄築則漕不患策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四

碑記

陵寢者曰決高堰而注之高寶諸湖則亦不患其生靈萬億置之勿問抑烏知夫有高寶之生靈席恬而枕安後有高寶之漕堤徐運而靡驚不決高堰而保高寶之漕隄後不縱澎湃之河流而固

陵寢之風氣三者容可分治之乎公固曙之晰已故當時論糾紛之日抗辯萬餘言議乃止公蓋謂數十年來沿築雖密顧南有邵伯北有界首尚爾汪洋漕患如故公因以兩湖越河之議請得行不越歲而邵伯告成又不越歲而界

首亦告成而後漕者旅者始皆得挂席安流不知有湖患已是吾揚為天下之咽喉而今始厝於無恙吾郵為吾揚之咽喉而今始脫於陸沉而亦無患吾揚為天下淮黃之下流而高堰之決自公而止吾郵為吾揚之下流而諸湖之越河自公而始成舉向之有所患而數百年之害未盡去者今且全去向之不能無所患而數百年之功未全收者今且全收上不惟為 陵寢輓漕之便即郵之報公再造又寧有終期也乎哉因紀其事而係之銘其詞曰粵維淮揚牛斗沃都枕高席寶中漚四湖沆瀣泮洗滌淮漢襄陵廣斥膠瀉浩汗於是鼓怒濁浪排空決帆摧撞腰壑龜宮三老長年眩目沮色為我漕患咽喉呢塞公來水衡南望其容兩瀆越河手足胼胝長堤熒熒屹焉山立剔彼陽侯瀾濤頓戢容裔蕩漾恍惚安瀾千艘雲飛借之羽翰委輸全漕四百萬石而今而後脫魚龍厄昔在召伯蔽芾其棠勿剪勿伐播之詩章而況於公是尸是祝匪直尸祝我歌以續甓之左兮金隄隄之右兮膏畦白叟兮謳悲青衿兮致詞疇食汝食兮衣汝衣薰蒸兮蘭餐湛醑兮公不來兮注余思帝命真宰兮代饗之司水土兮沛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四

碑記

公欽歎兮亮非一郵民世兮不倍德將袞衣兮綏南國

間雅別署記

吏部員外王納諫

漢氏聞人若劉子政楊子雲以及東都張蔡皆稱於學
無所不窺或乃手校鍾律目意渾儀其著論通天地人
曰儒不虛言者後浸媮棄不能紀遠然而流風未已若
陶弘景方外之雋也一物不知以為深耻彼豈應科目
希祿於此世哉退之亦云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
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噫嘻余每誦
此言撫几三嘆夫使士績學若賈待售而已耳售則為

南河志卷之十一

四十一

碑記

之不售則不為也區區經義論策有腐心沒齒於其中
者焉遑問其他理學先生則又曰急性命遺事物而空
之至如前古絕學若象緯鍾律之屬皆疇人專官殫極
幽眇而世罕傳習百存一二轉弗復顧惜甚者訾以為
非務距以為不解必欲使先生微意薰歠燼滅用愚黔
首烏庠亦忍矣仁和李我存先生今世碩學自天官星
土曆律測候極數徵象靡不殫洽而冲素自將頃以郡
水使者蒞事秦郵始至謁

先聖視學宮且圯而軒懸缺不具如有慨然既而

千金為修葺費更制樂器選良伐材躬自校定都為一

部鐫鳴式序暇則集諸士談藝往復諸士以故人人
折先生諸士亦安能做先生殫見洽聞也歟哉而先生
為訓若曰用志不苟有如此樂矣緬若氣微若声夫猶
神而存之而况其章微者乎神明之精惟目與耳目內
有形以詩書致養焉無形不可即故律呂日益數假令耳
目之官課職如一并力幽討寧不足通天地人為大儒
即區區經義論策有不眇衆處而為言者乎又何精麤

南河志卷之十一

四十三

碑記

小大之樊哉先生於大雅灰冷之際近續微學俾不墜
地是其篤志好古懷不能已非如世學者集於花而不
集於枯者也充斯類也求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
社稷者其惟先生乎諸士志之先生今所職治水而水
與土為妃融結者有端觀禹貢所導山川脉絡若一畝
之濬其溝瀆禹雖足迹徧天下旋其面目瀕望而眩矣
奚以導地脉若一畝之宮其亦有表微洞幽不循有形
者而世夫不傳耶先生蓋有以辨此矣先生隨刻嘉績
又以其餘力為秦郵脉土關南北關宣節風氣鄉大夫

士既心折先生請於州剡別署數楹臯比先生而武原王使君適下車與先生同里同志敦雅悅學於是諸士得請而問序於余余服膺先生之學健其志將往問業焉以爲諸士先而未之逮也不容無言

平成別署記

祭酒李思誠

今國家河渠之使郡縣州佐不下什百

天子特簡一大吏總其事復以三水部扼要津而駐之館分重之一治中河一治北河一治南河若列鼎焉豈不足障海若之狂而制陽侯之橫也哉乃三鎮之中獨東

南河志卷之十一

四十四

碑記

南半壁由江入淮而淮而至濟上延袤二千餘里幾天下半而于四瀆已有其三百川萬壑合派于斯漕艘千羣溯流於斯其驚濤怒濤與飛檣危楫日夜相催擊其間至險要也比之三鎮更號難治紹缸先生以兩漕循良治河吾土春則自郵而涉揚子審其孔道之通塞以及濟州秋則自郵而遡濟州察其水勢之平陂以及揚子不問帑金不發斗粟而旱潦率賴以無虞郵之城西隅曰窑港口者長堤千尺河水蓄之積有歲月城幾爲地者屢矣少徐之則魚鼈生靈漏洩風氣所關於州治

者不細先生奮袂而起鳩工集事不匝月而已告成其

垂秦郵無窮之利即婦人女子皆知德之暇則留心學校柏其祿八月進諸生而與之商業三年中但見文化蔚起雖輶蒲之吉稀聞交戟之內群然鶴唳而已至於春風醇酒使人不飲而醉又其餘者也蓋先生欲瀾常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四十五

割地捐資相與征繕不曰必款俎豆於賢人之間而後即安也昔狄梁公巡撫江南奏毀淫祠千八百而存者特大禹秦伯李子伍員四祠夫禹平成之績至今永賴其祠萬世宜已如伯如札僅以讓著若伍相國其復仇之義雖耀於春秋然霸吳履楚忠孝之際不免道議乃廟貌之儼真與禹並况身有其功而恂恂退讓不矜不伐如先生者乎即天壤共敵可也先生甘棠蔽芾屬余梓里余身被河潤而款榆揚休美有年矣今於郵之士大夫以序相征也其何敢辭若曰以年稚而阿所好則

非余立言之意矣

龍神感應記

大學士葉向高

天啟元年辛酉余蒙

召赴上行至淮陰屬前數日風雨大作黃流乍漲淤泥乘之而下清口壅塞且二十里余與大行呂君奇策各令人往測之且淺處不能盈尺即輕舟亦不得渡管河郡丞趙君廷琰欲用力挑濬而其勢不能余不得已謀陸行復以病不能輿進退維谷僉謂

金龍四大王可禱也余迂其說然試為文告于神長年輩亦

南河志

卷之十一

碑記

醜錢血牲屬呂君肅拜以請忽一人為神言此河屬張將軍吾當問之若外河則我當護送已又一人為將軍言更數日乃可濟龍神言此太遲不可至一二日亦不可乃曰詰朝即有水可通舟矣余殊不信而視河水寢長晨起則增至數尺淤泥盡去舟人歡呼牽挽而前沛然無礙既出口復苦風逆余復禱于神遂得便風過清口見黃水澎湃奔湍迅急挽舟者進寸退尺甚有戒心幸藉風力一日至桃源次日風大利遂至宿遷蓋百二十里矣是日有蛇附舟之柁蜿蜒蟠伏以一紙蓋其上不知其所由來舟人驚

詫曰此龍也勿動薄暮升柁樓倏忽不見外河護送之言此其驗歟余之庸劣何以致神惠然河塞而通水消而長蛇而登舟登舟而得風事皆甚奇豈

聖天子之召命寵靈實式臨之故得此歟昔夫子不語怪乃吾鄉天妃之著靈于海與茲神之著靈于河隨叩隨應捷于桴鼓耳目所及不可一端盡要以

國家數百萬軍儲之轉輸南北數千里舳舻之來往皆于此

寄命斷有神以司之而非渺茫迂遠之談耳余既述此俾

趙君石于廟更三歲謝事歸重拜廟下讀前記間有未詳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四十七

碑記

偶與行河使者藩參朱君國威管河郡丞張君元弼山陽令孫君肇興談而異之因增一二語鰐舊石重刻使往來者得悉其事亦為神添一段佳話焉

重開二河記

朱國威

舊志載運河之鑿始於宋今非其舊蹟矣吾明運河改鑿于平江伯陳瑄司空潘季馴更其口以向淮者也新河鑿自漕撫凌雲翼厥後膏一濬之而塞至今歲而始疏云二河之介自淮城楊家廟流七十里而合于清口夫俱入清口而兩鑿之者何疏新政為疏運也運之所以易淤者何

黃之奔沙奪淮壅之也故凡論治黃者必以淮之清制黃之濁而使河身深論治運者必以淮之清避黃之濁而使漕梗去昔平江伯盧運道之回遠鑿此而直達諸黃矣潘復更其口以向淮者就其清也故既設閘以啟閉復于每歲仲夏運舫已盡之際築壩以攔塞所以抗黃之濁翼淮之清者慮亦周矣數十年來法網浸弛有司因循漕輓多後至夏秋而巨艦猶相望于途則閘不可下壩不可築濁流所積遂至停橈輓之過者輒募舡艚代運虛舫而後渡咸履任之初觀其間閘為之低回者屢矣即圖所以排決之而淮帑若洗濤踏維谷因與淮道宋公仰屋而籌無畫也先是滿大司空以列肆傍河而擅河之利者令出夫以供役衷之得千八百名倍其力以九百從事而牙行倩應率多流丐不堪用厥後袁公應泰李公之藻議每名析夫價九兩七錢輸官備募歲久法弊夫長胥人影射乾沒行店日增夫數日減餉不時給工亦廢弛以致運道淤淺潰決巨測奸圖蠹窟莫之究詰將圖大舉敢辭怨勞會廳縣陳墮之狀士民有言宜清覈者除減免五千外歲徵入庫者始獲萬有七千金廼奸夫復耽耽謀李原如昨時大宇

丞呂公初蒞任許司道驗詰夫詞窮奪其春餼千一百五十入公帑金聚而謀曰疏河所以通運今運卒候輪而絕之可乎請先開新河以通回空之船而後運河可鑿也且二河俱七十里而逢工極煩劇須調度得宜耗費盡塞給直于趨後之先動衆千可悅之地使人人子來不煩鞭朴而後大功可立舉也府邑諸官屬皆以為然爰具春鍾構蓮廠調淮揚廩夫以穿新河不足即以冒破之金增募之計先後所費僅千二百金歷數月而父壅之渠濬濬矣新河既通始定治運河之方畧初測水計估費不貲謀諸孫大令乃先于下流代壩決而涸之岸水出庑相其高下度河之徑析為三命三薄分督之復析以屬諸鄉約俾若臂之運指立旗幟以分界設信橋以測土如十丈之中隆者七窪者三則七之隆者半窪者半則半之丈、尺、均輕重定多寡而預給若直令曰先竣者賞司道以下出金錢犒勞鼓舞不絕衆皆歡呼踴躍爭趨工如關以內事於是淤者盡去舉茸坎而一之河底舊有平江伯石堤與故閘埧圯者數觸舟至是盡發漕賴以通特以黃河身高入口作溜鑿昨歲阻船之多發壩之險復于通濟閘作月閘以

時放時壩而濟運之窮擱黃之入役之初興慶費二萬餘金至是用未十之三而工竣民無怨讟工不逾時蓋以處置省金錢非以節省飾觀聽者南土通津檣櫓交錯昔何以壅今何以疏通之人盡知之寧如向者閭之水濱竭之尾閭乎是役也荷

聖天子之寵靈奉司農呂公之條教暨巡按劉公巡漕練公之閱視所與修力同心左提右挈引翼成功者參知宋公統殷也且視文省躬親土石竭蹶忘倦者淮守宋公祖舜也督理有方信賞必罰不憚勤凜者河廳張君元弼也戴

南河志

卷之五

碑記

星出入調發以時殫精悉慮者山陽孫君肇興也遵教令効胼胝若主簿李子寧汪瀚顧乃德蓋不勝紀云役告成于天啟甲子孟夏廉荷決者僅兩月然荒度經營按天出賦量工命日預為之慮者則自壬戌孟春始噫二河雖濬而運期未正黃暴未俞其敢貪天之功謂漕可永世無虞乎必復先臣之舊制正仲春之運期葺堤築壩飲戢水維啟一閉二無墜閘禁則黃不黷淮相携歸海俾江潮復達于清口諸水交會而朝宗

祖陵王氣鬱慈萬年漕運民生永利百世須藉大有力者挽

田之而禁愚臣所能及也雖然余別有說焉夫河洛思功饑弱思過余出地方之賦以佐地方之役其可以自為庸唯總兩河長堤之費視一歲夫微之入僅逾千耳不以逆波貽納溝耶以寡吾過也急國家之重計忘功罪之世緣恃有忠信以歆于河公乃大中丞漕使者先後上其勞余懼其隕越也聊勒諸石如左

淮上石堤記

朱國威

淮郡當二河之衝而淮之三城最下平水者從清口遠眺覺睥睨波光遙相薄也就地形論之淮之衆庶岌岌然皆從釜底居矣每歲伏秋之際黃必先溢而淮繼之二水俱

南河志

卷之五

碑記

溢勢能排山豈一線土堤之足揮乎故一決于范口而淮人懸釜再決于王公祠而城中水深四尺三決于磨盤莊等七口而市有遊魚瓦有沙痕水將至中丞以下俱親投壁督新行備河之官露宿堤上巨浪掀撼岬骨搖搖若浮舟郵亭入于波心餘腥出于地面令民戶出蒲包裹土築子堤塞門垣淮俗素貪孱弱周瘵老弱婦女相望泥塗蒲至踊價數倍水之怒號吏之呵督鮮不蹙額扶涕踣躄呼天者閭左維魚城門如穴累累九封載胥及溺噫淮之備

河計亦窮矣。咸以天啟辛酉之秋，受事會河，有高堰等諸決躬親董塞。目擊淮人危窘，狀准道宋公統膝喟然曰：「吾虞城之欲沼也，惜哉！其不以諸堤之石併石我淮也。」余實心領之。碩帑藏虛匱，不能作無米炊。俄而清夫出賦藉郡邑之力，畢二河之濬，始銳精是舉。焉按河防一覽，先臣總河潘公築高堰石堤三千丈，計費以十三萬。即近時高寶肇堤鮮不丈至十金者，以時之不易，河郎不佞，何以及此！大工第嘗以所清贖銀八百試于高郵之中堤，有碑石兼砌，法費可減十之三。下山陽河官議每丈估九兩，因循前南河志卷之十一 碑記

法損俸八十金，載碑石以往，親築十丈為率，謂淮無泥土物料，俱取諸揚屬，其途頗迂。縣大令復議加灰米為百世計，永利稍益其資。於是分委官屬預備物料，瓜洲主採木，儀令主運石，清河鑿礮山，清高江寶五州邑各陶磚料。既具構數，厥木工治椿磚工鎔堊，廩養粉秫百度，齊舉然後立木以引繩，就戶以分價，析料以屬居民，計直以給工匠。量才以任河，屬督下椿者，內河季簿也。督甃砌者，外河汪簿也。簿所不及，則分委諸鄉約董治之。礮手極杙居人實土，復支給以八緡者，示無擾也。築堤之法，下埋石四層以

固其根，中布磚十二層以堅其身，上覆石二層以膠其兩裏，湊石二層以實其腹。一自包家園至洋信港，官自任之。一自西湖嘴至許家園，民共視之。凡一千六百丈，措料有方，給直有法，動衆弗擾。人思自衛，以故不督而勸成，欣躍以趨。事歷四旬而工竟矣。時天啟甲子仲冬也。夫洩水須疏防水，須障固釜底之城，拯魚鱉之衆，蜿蜒長虹湖光映帶，室廬相慶，衆驚為神。自有此淮，何可無此堤哉！雖然，建監者在當事保護者，在後人。余奉大中丞呂公教，令藉憲使宋公同心、郡侯宋公祖舜、郡丞張公元弼、邑侯孫公肇興，僉謀有年矣，而成之一朝。厥工匪易，倘歲克繕修，弗令頽圯，淮郡庶幾其求賴乎！是為記。

運河鑿于平江伯而淮堤鮮石，水至恐魚，每年運艘輒又閘淺敗，枕及決河而視之，西堤數里舊有石以障湖。其在河心者，突屹中央如砥柱之不可犯。今始盡鑿，美而不為梗，乃先年河淮合流清口深剝，江水皆自南而北，至為閘以留之，故淮之人文盛而

國家之士氣昌。昔桑滄大河且奪淮以拒江，堤閘亦因時而異，勢盛之蒿日挽回，人不獨河漕矣。

露筋堤記

朱國盛

幅隕秦郵者皆湖也其西南三十里有邵伯堤焉晉謝太傅安之所築也堤之下為南北孔道孔道所歷曰邵伯越河先朝劉顧二公所薙度避外湖之險者也河之西岸曰露筋廟唐代之貞女也廟之傍三里許曰小湖口衆所通湖而未堤者也口之外濤沆數百里未有測其垠鐫者新開甃社諸湖之所彙也洪濤撼天飄舟如葉運舫商船至此口者輒低回莫敢渡遇颶舟相填壓或觸岸而決或逐波而沉遭墊溺者踵相接也舟所繫泊堤傍居人擅其利

南河志

卷之十一

五十四

碑記

鮮有樂其塞者盛履任之始乘小艇徧觀南河之地形至是口惻然憫之因歎曰昔禹之治水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余與南河而是口弗塞非余溺之而誰然造堤水心難矣料無見價役無見糧更難也因請二院求批贖餒佐之時聞蠹則有晏聯芳閔大憲等民蠹則有謝應魁後蠹則有徐良等夫蠹則有樊繼芳樊世美等行蠹則有徐朝宗此數犯者各有部落為之羽翼或苛歛商人或蠶食夫役或買訪以含沙或逞兇而暴衆既發隨而伏其辜矣課其贖錢在上者無幾勿令下沒在下者無幾弗敢已私州

縣先後追貯官庫即今州縣分給以供役湖口之界江高各居其半迺命高郵判官王國祚江都主簿賴子崇分督之因躬親董率以授方略天根始見水落灘出投土以實其基樹焚柳以固其築然後徐下椿木外濱大潮壘以石內薄通津葺以板費節而工可舉也淺船運土巨艦載石相屬於道旬日一省視焉衡胥卑有蝕夫漁餉者立置之于理工用告成起于天啟三年九月竣于四年十一月凡費千六百金孔子有言敬事後食漢樂府亦言狗逐狡兎迺食君祿夫君之祿豈易食哉必効犬馬之誠而後可耳

南河志

卷之十一

五十五

碑記

盛之領南河也河慮其決堤慮其圯漕慮其梗舟慮其溺四者無日不籌之苦矣賴宗社之靈當局之庇葺堤濬河稍有成效庶幾得免素餐乎是為記

修中堤記

朱國盛

運道所歷以越名河者四其稱康濟者秦郵城址之境也康濟本自公昂所鑿去外堤三里許厥後堤多殘缺吳公桂芳以為遠而難守命郎中陳詔州守吳顯傍堤而穿越河則因白之舊址而西徙矣故康濟有三堤其西石堤曰老堤平江伯瑄所奏而吳公重葺以捍外湖之洪濤者也

其中土堤曰中堤則陳吳二公所築久而頽圯者也中堤之東曰東堤則以河徙而廢為汙邪之畔而已夫外湖之濤老堤禦之越河復溢則中堤之墊不足捍而民田為巨浸比年有司不以崇堤為務而惡啼掩口塞南北金門二閘以節水勢然其築也駸駸驅醜莫欽出賢夏築冬開累歲相襲名曰為民而實擾民者多矣夫白公之穿康濟也挽行客于陽侯而登諸於席也今築金門則運船民舫復行外湖四十里始收漕河石尤莫測舟楫失墜巫陽相屬一歲中殆不知幾何人先哲拯溺之意安在感受事之初睹橋鳥之遭厄即以為河臣之辜於是躬率揚厲度堤之綿亘峻坎之廣狹其居偕者若干丈值帑之匱量費而舉施磐壘醜先務其淫堅可名金波不能嚙吮畦之糜芑登漕輓之帆檣逸罷金門之築民之踟躕謳歌者載道估客晝眠于浪靜舟人夜語于連猗矣夫平江之築老堤二百年失守而楊幾為沼陳吳之築中堤不百年而疇可設費石土之力殊也余葺是堤固其三分之一矣餘因阜而舍之慮高岨為谷非盡石之不可而他役並興螳臂有限將以誤夫繼之者余典南河大治耆鍾者五而以中堤為矯

矢云

珠湖別署記

朱國威

珠湖別署者秦郡諸生講統之所也不佞以水曹覽聽之餘翳虫雕于麗澤逢掖之願從遊者咸颺趨而景從焉第衙宇之下非可以羅鉛槧擁牙籤為多士林思別構然黎之室而未遑邦之賢士大夫樂子弟之康然向風也因相與卜築城南之爽塏為別墅有堂會而納月有樓栽以于雲虛危而候落如之舒闊徑而期帶草之菁益不半歲而落成挾策之士爛其盈門矣昔文翁守蜀立學宮以育俊乂餉刀布訓六藝躬親課督是以錦江儒風齊魯勿及西京遂以翁為循吏肯不佞非守土臣謬為諸子所宗依眾君子復從而館舍之豈以不佞為董之幃馬之帳手夫寥芳揚彩培蔭矯達為髦士前驅者不佞拳之鄙思也窺三昧六鈎賸搜奇探驪龍領下者諸子用世之宏業也入室之士矯直上不寄人廊廡其何藉于別墅之托足哉雖然大鵬之舉也非以扶搖羊角之掖而後能騰鶻也至于背負青天而莫知天闊者果孰為之後先與不佞是舉未必無補于諸子也且我聞之得諸山者其人靈

諸水者其人秀是邦之覽杜非所謂渾渚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者耶試登樓迥眺關勢殊光朗然在目向之燭天而稱瑞者獨不可見諸今日乎况

聖代休明重熙累洽環材連際邁于前朝何孫莘老之足遜也然余更有說焉世道江河網淪法數居是室者言忠言者不獨以文藝望諸生而窮討聖賢之微以毋忘孔氏之訓是又自愛其珠者乎因以珠湖名署而記之如此

濬路馬湖記

禮部尚書曹其昌

國家轉漕惟河是仰謀國者急防河如邊備云嘗讀漢史

南河志卷之十一

五十九

碑記

以武帝之雄畧能命將出師挾王庭而空之大漠之外至宣房之役沉璧東菑樂異橫汾歌殊寶鼎有甚於防虜者良以衛霍在事則天驕落膽而賈讓未出則河伯衛命平成求賴之績豈不在所任哉明興談河事者其書充棟

廟堂亦數採其言不惜糜大農水衡金錢隨時修林屢試罔效歲在甲子予應客臺之召道出維揚則吾鄉朱奉常敬韜時以水部開署社湖爲留連信宿抵掌漕事詢所謂分黃開淤者其言曰兵法有之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以河流之遄悍方薄我於險而分一黃是增一險也此

攻瑕喻也趙營平之討羗羗夷欲一戰而死且不可得鄧

艾破蜀舍瞿唐三峽舟師而疾趨隋父夫是之謂攻瑕今

治河者欲如營平即不當以漕輦仰於河欲鄧艾則必因

利乘便有以濟漕於河之外蓋偏師取奇開淤有焉于灑

然異之雖然此非鑿空語也賈讓先之矣其願捐數百里

之地以予河而不與之爭利意亦近是第彼爲民居此爲

國計上策之中又有集焉耳比予自北請南自南請老敬韜

已拜漕臬先時所任衆怨數河工金錢歲一萬七千者至

是用之將作不煩帑藏卒成路馬湖之役蓋有加河則徐

南河志卷之十一

五十九

碑記

呂二洪之險漕不任受有路馬湖則十三溜之險漕亦不

任受而敬韜之意猶不止此必自馬陵山而上桃宿之東

繇井兒頭濬石崇湖以暢淤之脉庶幾巖然山銘所謂一

勞久逸暫費永寧云耳原夫加河之議決於衆知梅大夫

而李少保能成之路馬湖之議決於敬韜而司空生上愚

主持之淮安張郡丞征河工乾浚以終之師克在和後起

者勝使橫門授鉞有臣若此於以係奴夷之頸何有梅大

夫予同年之長也工成請急莫爲訟言官同禦魃老即懸

車乃敬韜撫譙勇退三讓崇班經

國訐謗卷懷不試二臣之際遇亦差相等矣惟是鄭白之難泯岷山之石可書因張郡丞諸公之請而記之

議修文游臺約序

徐標

高沙陵谷與風亭月觀代換屢遷獨是東隅一阜屹爾千秋若爲江淮砥柱共天壤不敝者曰文游臺則當年蘓子瞻秦少游王定國孫莘老四賢所游樂處也後世親其人繪其勝紀其蹟群指之爲泰山而崇禮之如望孟如仰韓又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文在茲也四賢德行事業節義辭章具足紹往聖而開來學登斯臺也穆然斯文之統不墜賢者存之矣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六十一

碑記

予高論古之人幾心折而慨慕焉已已奉治水邦溝之命署視臺相去在咫尺開文游四賢又刻刻在夢想間時漕令肅甚河構因之缺掌於畚耨轉運之役夙夜匪遑不克步斯臺爲四賢一瞻拜再越歲年交王六譙招予集飲於此臺上予謁武寧門柱觀之錦水霞城烟村繡錯得景自別臺之陽土人祠泰嶽之神併五嶽之神而祠之樓閣莊嚴金朱輝奕巍然奇構也哉乃文游臺屹爾一阜止蒼松古栢林林於野蔓平沙際四賢故宇瓦礫遷延幾不蔽風日載詢遺像燼已久矣徘徊瞻顧頗似杜陵老所云溪回松風長蒼鼠窺古瓦

憂來藉草生浩歌淚盈把者予與六譙相對愀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歟天之未喪斯文也歟後死者抑舍此何適也歟文游一聚百世爲師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于是焉在予約博士弟子相與朝夕課業而以文臺命社示所宗也起而新之繫維是後賢者之責其又何辭焉六譙可予言屬予首厥議爲郡士大夫先予曰夫何言哉予履是邦而見賢哲雲蒸人文蔚發庸詎知非斯臺之鍾靈而四賢之後身也耶試登斯臺有不儀四賢之文儼然如在者乎有不快四賢之游欣然如同臺者乎有不弔四賢文游之勝蹟愴然如有玄感惻然如有餘情者乎是吾人心心此文文之所以不息也吾人心心此賢賢之所以不朽也文其文賢其賢以臺與非闕臺也予與諸士大夫新斯臺恭置四賢之主是則是微異日四賢祠中將有彬彬濟濟爭光俎豆千秋仰泰山之高者矣予官雖貧朝廷養我廉者得五十金可捐以經始也凡我同志豈其自外於斯文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六十一

碑記

南河志卷之十二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彭期生
郎中顧民巖 全較

郎中徐 標續纂

列傳

傳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舜見諸行事功必著于竹帛故沒世無聞賢士之耻有助弗錄史臣之罪也余脩是志經畫方畧庶幾可觀矣而古來名臣有功于南河者其勛績泯泯不無憾焉因考古史及吾

南河志 卷之十二

明傳記諸書作治河諸名臣小傳自張文紀始

列傳

漢張綱

馬稜

陳登

張綱字文紀蜀犍為人漢安元年遣八使巡行郡國綱獨埋輪都亭奏梁冀等十五事帝知綱言直不能用以為廣陵太守是時張嬰等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前遣郡守多率兵禦禦之嬰等不為下綱乃單車徑詣嬰壘喻以逆順禍福嬰等面縛歸降綱因置酒大會散部衆任其所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又于揚東陵村開渠引太湖水灌利農田民至今呼為張公渠云被疾揚人咸為禱祀及卒老幼相携赴哀者不可

勝數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犍為負土成墳順帝詔追褒之官其子續為郎賜錢百萬

馬稜章和初為廣陵太守時殺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贏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陳登字元龍建安中為廣陵太守沉謀有威所治當東南之奏時皇綱弛維亂臣分擾登鎮是邦挺然自固武力既宣文教亦浹又以休暇行城之西二十里濬源為塘溉浸田疇用獲豐稔民咸愛而敬焉遂以名其陂曰愛教陂即今陳公塘也其高家堰亦登所築民至今祠焉

南河志 卷之十二

贊曰文紀直節埋輪都亭朝論不合出守廣陵溫溫馬

二

列傳

君愛民如子奏罷鹽官與俗更始元龍傲睨卧百尺樓起而為守惟民是憂三子燁燁勛績並樹造福是邦于水獨著渠有張號塘以陳名生我百穀流千載聲

晉謝安

謝安字安石陽夏人鎮廣陵築新城以壯保障時城址四十里有湖每水漲沒田安為築平水埭隨時蓄洩歲用豐稔至今民呼其埭曰邵伯埭比邵伯甘棠之惠也城東法雲寺乃安故居手植雙楸猶存天寧寺亦其別墅云

使決雷塘以廣灌溉海濱斥鹵地盡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
所著有通典行于世

杜亞興元中為淮南節度使自江都西循蜀岡踰新城湖愛
敬陂起堤貫城以通官河大舟

李吉甫字弘憲憲宗元和三年以宰相出為淮南節度使居
三載奏蠲逋負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以漕渠
卑下不能居水乃築堤以為蓄洩名曰平津堰會江淮旱浙
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以時採卹帝急馳使分道賑
之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會裴均病免召吉甫還
南河志 卷之五 列傳
秉政卒謚忠懿

杜令昭元和十四年為海州刺史值海漲居民漂溺令昭築
永安堤以防民患聞里歌之

贊曰有唐三百循吏如林江淮諸宦蓋多德音是邦土
著水利為務決渠葺隄七賢足慕尊自玄衮卑及銅魚
親版鍾者有善必書士安度支離郡出域以勒以宣為
南河則

宋陳承昭 李溥 喬維嶽 吳中甫
薛奎 賈宗 范仲淹 胡令儀

吳遵路 沈起 羅拯 蔣之奇

羅適 王宗望 陳邁 向子諲

盧宗原 張綸 柳廷俊 陳敏

李孟傳 陳損之 賈涉 袁申儒

葉秀發

陳承昭建隆元年太祖命導閘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
南歷陳穎達于壽春以通淮右

李溥太宗時制置江淮等路兼發運使時江淮歲運米輸京
師止五百餘萬斛溥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蓄高郵軍
南河志 卷之六 列傳
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患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

石輸湖中積之為長堤自是舟行無患公私便之

喬維嶽字伯周太平興國中任淮南轉運使時淮河西流三
十里曰山陽灣水湍悍舟多覆溺維嶽度開故沙河自末
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軍有五堰運舟皆卸糧
而過舟時壞失綱卒緣而侵盜維嶽始創二斗門于河西第
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設懸閘積水俟潮平乃洩之建橫
橋岸上築土壘石以固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
矣卒贈兵部侍郎

吳中甫江淮發運使嘗自洪澤鑿渠六十里以避長淮漕運之險

薛奎字宿藝絳州人累遷江淮發運使疏直揚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上粟八百萬斛供京師費累官叅知政事

賈宗天禧中任發運使時歲漕自真揚入淮歷堰者五官私煩費宗請濬漕渠廢三堰以均水勢歲省費十萬渠成漕舟無阻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天禧中為發運使時瀕江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迺開長蘆西河以避之漕者利焉常監泰州西溪

南河志

卷之七

列傳

倉議築捍海堰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田逾年堰成民享其利三州之民生祠之

胡令儀陳留人天禧中為淮南發運使時命下使究捍海堰脩築可否令儀熟知其便抗章力請其成

吳遵路字安道潤州丹陽人為發運使于真泰高郵軍置斗門十九以畜洩水利廣屬縣常平倉儲蓄以待凶歲凡所規畫後皆便之

沈起字興宗鄞人至和中令海門先是海潮間作溺民田舍民至棄業以避起為築堤七十里引江水以灌其田民遂復

葉王介甫為之記御史中丞包拯薦為監察御史累官天章閣待制

羅拯字通濟祥符人進士熙寧中為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內外謫計極始請凡米至不可上供者以廩軍自是漕增費省轉為發運使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熙寧中為發運副使歲歉民流之奇募使脩水利以食流者所活甚衆又鑿新河免覆溺之患其所經度皆為一司故事以治行稱焉

南河志

卷之七

列傳

羅適字正之海寧人元豐中任江都令脩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歲收皆倍於是願復陂塘者相屬適皆親為經營凡水利興復者五十有五歲滿代去民為祀像于邵伯埭高郵秦觀為之記

王宗望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連州風濤險惡舟多溺宗望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為公私利

陳遵字亨伯永州人政和間帝易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閭閻者因進遵為使時方督綱餉運渠壅澁詔遣決句城陳公二塘達於漕渠路甫通為朱勔花石所阻官舟不得行

遵捕繫其入上章自劾帝為黜劾弗加罪焉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宣和初補錄事初淮南歲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使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陳亨伯檄子諲行之子諲言運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不可昔有司置閘堰三日一啓閉復作澳渚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若脩復之宜于真州太子港築壩一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壩一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壩一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所分於北神相近作壩權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則南河志 卷之十一 九 列傳

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而漕復通

盧宗原宣和間為淮南轉運使開靖安河直抵城下免大江風濤之險漕舟及江行者咸荷其利

張綸字昌言汝南人為江淮發運使築高郵等處湖堤二百餘里旁固以巨石間為平閘以泄橫流及范仲淹議築捍海堰綸嘉之即為奏上其事且自請知泰州躬督其役踰年堰成流傭歸而復業者三千餘戶又奏除通泰州鹽戶通課教萬民德之為立生祠范仲淹為作頌焉

柳廷俊宣和元年為發運使嘗脩高郵楚泗運河斗門水閘

七十九座

陳敏字元功南康人以觀察使知高郵軍事復詔入扈久之上以高郵江淮要地非威望素著者莫能守乃復命敏鎮撫之敏在郡自寶應至高郵脩復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洩無衝決之患焉

李孟傳楚州司戶叅軍卑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待以屬吏加葺徐積墓脩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

陳損之為提舉水利以楚州高郵之間陂湖渺漫交葑彌滿宜創立堤堰以蓄滿泄自江都經高郵楚州寶應北至淮陰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 列傳

達于淮亘六百餘里鑿新河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極于海又于高郵等處置石埭十三斗門八盪水河三十有五涵管四十有五引水南河志 卷之十一泰州海陵南至泰興入于江經畫甚具溉澤田南河志 卷之十一萬頃南淮之民賴焉為立祠于儒學近日議入江入海水道當以此為據焉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嘉定八年令寶應濬望直港通射陽湖民便之權知楚州治邊有方金人不敢犯李全畏其威歸附焉

袁中儒知真州嘉定中上言便宜十二事作翼城置營運庫

開莊家山塘築堤置閘灌諸水溉城以防敵是年春虜騎果至俄迫翼城疑不敢前進去

葉秀發字茂叔紹定元年以承議郎知軍事時三十六湖水高田卡隄防少有不固則百里一壑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稍淺有常後鄆守馬公追思之為立祠樊良堤上祀之宋景濂有傳

贊曰古今治河惟宋無策二十五賢江淮是式堤不善潰漕無壅沙澍池溉梗汗和滿車崇德報功亦祠亦社序而列之以埃來者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一

列傳

元詹士龍 湯福新

詹士龍字雲卿光州固始人令興化脩築捍海堰三百餘里數郡利之轉兩淮運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商行臺御史以上章彈劾奸佞退隱興化葺草堂于得勝湖若將終身焉

湯福新字壽之清河人至正初嘗築隄障淮水以食憲字羅檄捐貲濬和溝通漕貸納桃源海運米五千石以寬貧戶開漣沐二水通舟楫今名湯家澗

贊曰雲卿令長壽之義豪障海築堰決和通漕直諫有

聲代輸寬衆生不逢時為腥羶用皂皇

聖代片善不遺錄茲青簡以勵頑痴

國朝陳瑄 宋禮 徐有貞 劉大夏

陳泰 白昂 威應期 朱衡

吳桂芳 劉東星 潘季馴 吳顯

毛實 李紱 羅文翰 聞人銓

韓介 劉廷瓚 趙訥 張寧

張隆 徐志高 栢叢桂

陳瑄字茂純合肥人以功授四川都指揮同知進右軍都督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一

列傳

食事後對平江伯永樂初開海漕溢柵沒隄圯因命瑄以四十萬卒脩之起海門縣歷通泰州至鹽城里凡八百列墩填土上以識漕途尋罷海運移瑄鎮淮安始開裏河之運乃造淺船自儀真瓜洲接運直達京輔又于瓜洲淮安諸路建倉以節轉輸築高郵湖堤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行旅每十里置一淺舖沿途繫葦植柳以飲庇戍兵率饒者嘗以直揚諸港潮入濁泥積易淤淺請者為令三年通起江南北丁夫大濬每歲止令郡丁疏之國計賴以不匱瑄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擾於民卒謚恭襄廟食淮徐子豫孫

鏡俱嗣德漕濟美云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授山西按察僉事
文皇即位累擢工部尚書是時海運損失頗多濟寧州同知
潘叔正上言元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漕
而通之實國家無窮之利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
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乃築壩于汶
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東流令盡出于南旺分為二流四
分往南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下增脩
水閘以時啓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九而
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
于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璵亦疏鑿維揚一帶南北遂通
上嘉勞賜寶鏤二百錠文繡二襲後卒于官主事王寵上疏
請祠祀遂建于南旺以金純周長配焉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三

列傳

徐有貞字元玉蘇之吳縣人年十三即能為古文詞習兵法
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宣德中蔡進士
以庶吉士授翰林編脩既負材譎急欲大顯乃以玉帶獻內
閣陳循是時河南山東之沙澇隨築隨決餉道阻而卒疲
甚循乃議進有貞為右僉都御史治之即乘輕航究其源遂

路濟汶至衛止循大河道濬范還乃為渠以疏之制閘以節

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千大澤之潭踰范
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止用平水勢凡河流之傍
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捷以水門緣以虹堤
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
倍之堤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平濬漕渠
至數百里後建閘于東昌之龍濟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
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于海蓋三年而告成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四

列傳

太上皇于南宮封武功伯

劉大夏字時雍楚之華容人志在功業每請居外時河決張
秋大夏以右副都御史治之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
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堤以分大名山東水勢
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河就馴而運艘無滯功重而費
輕大夏書褒賞入為戶部右侍郎乞致仕起為兵部尚書在
上前論事侃侃不避鱗逆後以逆瑾所中成甘肅瑾誅復辭
杜門教子弟為敦睦耕稍廩即以貸子姻屬天下猶以其存
亡為重輕云卒贈太保謚忠宣

陳泰字吉亨邵武人永樂癸卯領鄉舉以薦為監察御史景泰間為左僉都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運河

英廟時復督漕運成化六年卒公操守清白有才力為御史時貪墨望風引去歷仕六朝居官五十餘載

白昂字廷儀南直武進人弘治十年以戶部左侍郎出治河道相度水勢慮水復趨漲秋發卒數萬于陽武封丘諸縣築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洪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

入海又脩汴堤樹萬柳使不崩頽又濬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自魚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五

列傳

臺歷德州至吳橋脩古河堤又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

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於是河不為害又見高郵之甓社湖風浪時作

多鑿舟乃行相視即其東開復河四十里引舟內行以避其

患河成上賜名廣濟又奏揚州管河判官居瓜洲鎮使軍

民有所執事官至刑部尚書卒謚康敏公崇祀高郵州名宦

祠

咸應期字思微蘇之吳江人也初為都水主事管濟寧師帥

當孔道公東以法而時啟閉之時是寬以少宰赴召時方封

師蓄水濟漕寬守時旬日乃聽過公之守法類如此累遷工部侍郎會河決徐沛漕渠不通

廷議治水者僉以公年對遂以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議開新河于昭陽湖之東先治舊河使通漕船堅築堤岸以障河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乃擇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量地授工計功授食役不告勞財不告匱垂成而以謗去時論惜之

朱衡字士南吉之萬安人以工部尚書燕右副都御史總理

河漕時河決徐方運道梗塞公星夜馳至視河所決道漲為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六

列傳

平陸濬之沙隨水雍橫流汗漫舟行樹杪力無所施令吏民

父老有能以河事獻者立召見乃得新渠規度焉先是咸應

期曾鑿而未就者在昭陽湖之東公以河即橫決得湖而止

勢必不束鑿之當無河患於是晝夜調度目不交睫與役夫

同甘苦其明年渠成起南陽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二里而漕

通上嘉其功為賦詩四章志喜會徐邳河決漂沒官船八

百餘艘上又以公經理之公為疏汶濟之淺築徐邳之堤

塞豐沛之決鑄海門之壅數月告成加太子太保

吳桂芳號自湖更號潭石江西新建人居官有氣節不附分

宜以兩廣總督乞休時漕計方艱 朝廷以公夙望仍以兵部侍郎召入抵任即疏開草灣以通海口築高郵老堤以捍湖波則運路不梗 天子親奏俞行之績且奏而兩都言官以為河流尚漫淮揚為巨浸河臣與漕不相統非大更革設總督不足以集事於是晉公工部尚書總督河漕事而公亦以新授重任移官定計百度悉舉焦心勞思往疾頓作卒于官其績見吳顯老堤記中 天子痛悼加贈太子少保祭典優渥縉紳相與哀挽之

劉東星字子明別號晉川山西沁水人萬曆戊戌河決單之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七

列傳

黃垺運道告堙起家為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併河漕之政公既巡行河堤相度便利以為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而並舉之于是議開趙渠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費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里至嘉靖末址徙潘大司空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垺稍蕩成渠惟曲里舖至三僊臺四十里阜陸如故公因而鑿焉又起三僊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吏民若罔聞焉邵伯界首三湖揚之巨浸游波決濬數為舟害至是俱鑿越河初

議費二十萬用十之八而河成行旅宴然郎中顧雲鳳有記又開加口河河在滕嶧之間受沂沐下流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遭近臣行視莫能決策舒大司空嘗鑿韓莊中作而罷至是公遂成之初議百二十萬費且七萬有渠形矣而會河決宋中故道填不可舟眾謂加口若成明年新運可無乞靈河也而公竟不起矣方公疾時督漕御史過濟視諸榻前公子泣拜請疏乞休累

詔不允則從休養實治書經理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耶公生平燕而不激惠而不耽虛心正己奉公矢節凜然古貞臣風焉

南河志

卷之十一

十八

列傳

贊曰玄圭之績陳宋居先大本址統平江南專厥用通漕罷茲航海國計賴之遵而弗改武功才勝忠宣德優俾之疏鑿何適弗休泰濟呂梁昂穿康濟新河之開盛朱相繼力則能克公則罔愆以身殉事吳劉有焉矯矯十臣南河良翰以式以宗百川永衍

潘季馴字時良別號印川浙之吳興人由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拜侍御史累遷右都御史工部尚書總督河道嘉靖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

蒙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公避流而西問故
道于土老舊師喟然嘆曰漢軫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
禹舊迹而已即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為主宜仍故道便而夏
鎮業有成議遂躬行勘視不三旬而告成隆慶庚午河稍南
徙決畦寧公復以故節來莊事而廢址盡復出官民之舟千
積淤者以萬數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杜淮決高
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匯為巨浸
於是 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
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八淺而淮水復
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而海口不疏而關復築遙堤十餘萬
丈以為外護所加築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堤橫堤子堤守
泗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礮閘料殿凡二十有
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
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裁護堤柳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十
餘年輟車所至更數千里公與後天雜處奮錡耑蕭間沐風
雨累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無害綠河
之民始復見室廬丘壠烟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于河則
治河即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

陳河志卷之三

十九

列傳

千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堤束水借水
攻沙為萬全第一義具載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
之且不能竟即覽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沒後
而議者猶嗟也蓋以高堰之築好事者挾 陵而議而公
辨之已詳且高堰初築于陳登而吾 朝平江伯修之正所
以束全淮之水使出雲梯減泗之害非貽泗之害也幸
聖斷明決堰得無廢而言者坐譴去嗟乎此所謂息壤在彼
功以此成謗亦以此集歎公壯于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之
日猶奉 旨與疾行部且請開夏鎮裡河又手疏八事以歸
南河志卷之三
歸已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
非聖神誰能保二十年後鉞芒甕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
從宜補塞為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為罪則余不知之矣
贊曰維王作則萬幾充斥厥重伊何籌邊翁河談兵勝
算 廷臣浩汗測水之維匪公其誰卓矣時良令之神
禹識河攸趨復故為主克廣修備載壩載堤黃淮入海
伯仲相携蛟室鼉居烟火相望黍稷禾登有得無獲補
偏救敝後將無虞繼者鮮淑豈公之事二紀枯槁日將
月朏巨壘弗及橫生蔓斐勛高者忌力任者勞公論

南河志卷之三

三

列傳

在屬之吾曹

河史氏曰自平江伯至潘大司空十一人俱係治河先哲
勛庸標炳載于國史者俱得採而傳之矣至於在位諸公
鼎勲方赫厥圖未決其績著于南河者河考載之他無敢
置喙也本司先臣若郭公昇楊公最張公譽許公應遠顧
公雲鳳黃公曰謹沈公季文詹公在泮俱宜立傳而懿行
鮮稽其可紀者非見碑記即載考中餘缺司馬彪續之耳
州府邑志本司僚屬協力于河見諸郡邑志者間採數人
附于後庶幾有品必收云近代荒度之功加河居最開于
南河志卷之三
劉公東星成于李公化龍劉既有傳李獨無傳者以加非
南河域也

吳顯字景猷福建漳浦縣人由進士知六安州五閱月會高
寶湖堤壞總河難守郵者特疏以顯請遂更調至則奉當道
檄鳩築老堤已又修越河之役時洪濤大漲顯奔走拮据風
餐艇宿五載又慮河勢靡常編植楊柳於左右岸厥後三堤
屹然督撫吳自湖旌顯為首伐焉時江陵方厲驛禁會其太
夫人公子省覲每役驛夫八百餘名估金累百所至公督饒
空顯力爭曰是奉相公法不敢糜費張使據署詎許公子諂

登舟盛氣凌轡太夫人出數婢奪州印入顯即戒僕夫解組
會直指監司聞變馳至曲意調停得反所奪印公子入都泣
陳於江陵為諸朝貴所寬解卒無術以中之後稍遷比部副
郎輕車出郭行李蕭然民為之叩輪罷市

毛實字世誠餘姚人由進士授高郵州知州實下車百廢並
舉不為衝要所困高郵新開湖險要舟行者苦之實白于侍
郎白公昂奏開河四十里民今立祠祀焉

李紱字綬之山西高平人成化十七年為淮安同知紱蒞任
即誓不取民間一物篤意卹民泰興瀕江田廬歲為風潮所
蝕紱築長堤捍之民獲耕輸滿九載揚民赴銓部請留特加
四品服色後卒于官

羅文翰湖廣沅江人萬曆間為管河判官任甫半月泗水大
發下注高寶南社運堤多有決者郵之清水潭堤最為要害
難塞至是決百餘丈文翰奉檄督其事晝夜勤勞多方杜築
以煩苦數疾尤扶疾渡決口指撝工役溺死焉潭急屍不可
得知州許一誠為勒石碣表揚設神主于平水廟之側春秋
配享焉

聞人詮字邦正餘姚人游陽明先生門起家進士知寶應縣

事政尚平恕以循良稱暇與諸生談說先王確有理趣時旱蝗而運河水且涸漕運都御史都水郎中並檄縣蓄水以行運艘毋放閘詮命故之曰民命是甦即吾獲重譴于當道無憾也是歲旱不為災以邑有湖惠力主開越河之議試築樣工尋應召補山西道御史條陳開河事宜竟獲

俞旨後督學南畿邑人追思之祠于杜湖館

韓介風度端凝壁立萬仞嚴禁賭博人不取干以私奉旨丈田不三月輒畢其事請于督府大濬支河功最著會開越河

司道官若府縣正佐有事河工者無論數十公曰若責儲待

南河志

卷之十一

三

列傳

于我寶應吾民何支也遂白督府罷諸執事儲待于是自肇工至竣事一無所擾應召將行湖水暴溢西颶大作南城角堤將決公出而立堤上集千人培以剛土堤得不決

劉廷瓚成化十六年任興化時堤堰久湮歲苦旱潦瓚糾工築之踰月而竣民未賴之號曰劉堤學士錢溥為之記歷官

副都御史

趙訥字孟敏孝義人嘉靖間以調繁移江都令訥敏有吏餘政務大體多所興革時河堤善崩有議開花園港建閘以洩水者訥曰不若濬白塔河便於是白諸當道從之先是江都

以附無志至訥始作志焉

發寧襄城人萬曆間為江都令邵伯南五里許有金家灣地最濬下亭甫蒞事督濬新河以通江胼胝從事為畚鍤者先周歲而後自金灣至運鹽河十四里橫絕芒稻河又十八里由山陽南淮水入江之道莫捷于此所著有漕堤議五塘議皆切中利弊焉

張隆義烏人任寶應縣主簿管河終歲視運河隄上課督濬夫至無虛日白馬湖菱葑皆隆所植也

徐志高山東恩縣人任寶應縣主簿管運河堤石工凡志高

南河志

卷之十一

三

列傳

所督修者堅固密緻水不能嚙至今宛然過者皆指之曰此徐公所修堤也設管河者盡如志高可永求無堤決之患矣相叢桂寶應人素以梗直服其鄉人洪武二十八年建言邑中水利請築塘岍四十里以備衝決先是言于有司寢不行乃私自相度以地多淤泥草莽不可行以牛步隄程無甚差率經理會計陳說利害畫圖奏于 朝詔許發准揚丁夫五萬六千餘人令叢桂董其役期月而成今自槐樓至界首是也邑人至今以為美談曰栢氏舊堰云

河史氏曰景猷以抗直聞而治河之績亦著故首採焉世

誠進壽綬之茹璧抑其次也文翰寒蹇以身殉公亦是悲
矣五令二得勤敏足均無亦厥引至于叢桂一鄉老耳首
進石畫見收

聖祖草昧之際英奇殄伏不虛哉

南河志卷之三終

南河志卷之三

于五

列傳

南河志卷之十三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郎中徐標續纂

詩文

孟堅志漢特紀藝文蔚宗傳劉亦推文苑文固盛世所重
也南河昨守土之官亦足以稱江湖長彼臨河濯纓衡波
弄月激羽流商者余安得畧而弗採且詩非徒作間有關
于玄衣如漢武一歌氣雄千古足徵人主惻怛憂民之思
取以冠南河韻語之首

南河志卷之十三

一

詩

發子歌

漢武帝

甄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處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
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濫魚弗鬱兮柏冬日
正通弛兮離常流蛟龍聘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
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鰥
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四兮迅流難牽長菱兮沉美玉河伯
許兮薪不腐薪不腐兮衛人眾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隄

林竹兮棹石菑宜防塞兮萬福來

渡淮

隋煬帝

平淮既淼淼曉露復霏霏淮甸未分色決滌共晨暉清霞轉
孤嶼錦帆出長圻潮魚時躍浪沙禽鳴欲飛會待高秋晚愁
因逝水歸

和前

諸葛穎

涉潁倦紆迴浮淮欣迴直遙村舍水氣遠浦澄天色雲濤稍
欲近仙品行可識玄覽屬靡辭風雲有餘力

和前

蔡允恭

南河志 卷之十三
父倦川途曲忽此望淮沂波浪汎淼蘇桃迴情依依稍覺金
烏轉漸見錦帆稀欲知仁化洽謳歌滿路歸

和前

弘執恭

肅情欣逸賞臨汎入淮肥棹聲喧岸席飄影出雲飛清流含
日彩弄浪蕩霞暉還如漳水曲鳴笳故路歸

和前

虞世南

良晨喜利涉解纜入淮澤寒流汎鷁首霜吹響哀吟潛鱗波
裏躍水鳥浪前沈邦瀕非復遠悵望悅神襟

伊婁河饒族叔貴

唐李白

齊公鑿新河千古疏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兩橋對
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攀折靈閣倚北固天
陰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河平見沙洲我行送季父耳棹旋流
悅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惜此林下興愴焉山陽別瞻望
清洛歷歸來空哀感

泊舟盱眙

帝建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
雁宿候館聽鷄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羈旅情

赴楚州次白田途中阻淺問張南史 劉長卿

南河志 卷之十三
楚州今近遠積藹寒塘暮水淺舟且遲淮湖在何處

宿淮浦寄司空曙

李端

愁心一倍長離憂夜思千重戀舊遊秦地故人成遠夢楚天
涼雨在孤舟諸溪近海潮皆應獨樹邊淮葉盡流別恨轉深
何處寫前程惟有一登樓

宿淮陰酬伯熊

皇甫冉

淮陽日落上高樓喬木荒城古渡頭浦外野風吹入戶聽中
海月早知秋滄波一望通千里暮角三聲起百憂獨立宵分
遠來客煩君步履忽相求

隋隄

白居易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
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
柳成行傍流水西自黃河東接淮綠陰一千三百里大業末
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遊應將此樹蔭
龍舟紫綰即將護錦纜青蛾御女直粧樓海內財力此時竭
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贅旒煬天
子自言歡樂殊無極豈知明年正朔歸武德煬天子自言福
祚無窮豈知明年皇子封鄴公龍舟未入彭城閣義旗已
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事大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
處葬吳公臺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露草水烟朝復暮
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家亡國樹

渡淮

前人

淮水東南地無風渡亦難孤烟生乍直遠樹望多圓春浪棹
殺急夕陽帆影殘清流宜映月今夜重吟看

汴渠

汪遵

隋皇意欲汎龍舟千里崑崙水別流還待東風錦帆暖柳陰
相送到揚州

夜泊淮陰

項斯

夜入楚家烟中人未眠望來淮岸盡坐到酒樓前燈影半
臨水第數多在船渠流向東去別去易經年

淮上阻風

宋范仲淹

一棹危于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射陽湖

前人

渺渺指平湖烟波急望初縱橫皆釣者何處得嘉魚

淮上遇風

唐介

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伏忠信今日任風波舟楫顛
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過寶應湖

呂存中

半升濁酒試蕙羹賤買魚蝦已厭烹淺水依蒲有船過淡煙
籠日更人行

寶應道中

梅堯臣

買魚問水客始得鮒與魴操刀欲割鱗跳怒聲震張

渡淮

戴屏山

鳴聲渡長淮霏烟散清晨皎皎初日光照耀草木新橫林渡
餘碧疊嶂開嶙峋移橈失向背烟波浩無垠兒童相棹歌余

心亦欣欣輕帆互相踰盡鷁映流徘徊望洲渚悠然獨憐
人樵漁有棲遯寂寞誰問鄰暮風翻浪濤魚蝦亦有神四顧
天地黑孤舟恐飄淪

發洪澤阻風復還

蘇軾

風波忽如此吾行欲安歸掛帆却西邁此計未為非洪澤三
十里安流去如飛民居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携酒就船賣此
意厚莫違醒來夜已半岸水殺向微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
肥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何勞弄澎湃終夜搖搖靡妻孥
莫憂色更典篋中衣

南河志

卷之十二

六

壁社湖呈孫莘老

黃廷堅

壁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割蚌登王府不若
行沙弄夕暉

五湖

前人

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為鱸魚去收取
聲名四十年

邳溝

秦觀

霜落邳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
人家笑語聲

雷塘

蘇大年

吳公臺下雷塘路錦纜牙樯行樂處當年玉樹後庭花夢裡
相逢情春暮君不見東家西家人未歸落花滿地蝴蝶飛

過新開河

楊萬里

連遠人烟點樹梢船門一棹一磯消幾行野鴨數聲雁來島
湖天破寂寥

過高郵

前人

解纜維揚破夕陽過舟覆盞已最先夾河漁屋多編荻昔日
船蓬尚滿霜城外城中四通水堤南堤北萬岳楊一州斗大

南河志

卷之十三

七

君休笑國士秦卽此故鄉

發淮鎮

文天祥

高雁空秋與寒蟹破曉晚眼凌烟白似海野水碧於天興廢嗟
何及行藏信自然兩人乍騎馬北客半乘船

出寶應湖雪中舟行

元王恽

避冷乘官舸風蓬去若奔兩腋雲影黑一片雪花繁景與詩
相會寒與酒可溫泥橋投宿處寒日暮鴉昏

射陽湖雜詠九首

薩都刺

飄蕭樹梢風漸灑湖上雨不見打魚人菰蒲雁相語

秋風吹白波秋雨鳴敗荷平湖三十里過客感秋多

雨濕鼓聲重風勻湖面平官船南北去帆影掛新晴

秋水落紅衣秋波日滿洒不見採蓮人惟逢捕魚者

霜落大湖淺漁家懸破罾此時生計別小艇賣秋菱

捕魚湖水中賣魚城市裡夫婦一葉舟白頭共生死

野鶴如人長迎風理毛羽獨立秋雨涼人來忽飛去

白鷺愛秋水獨立仍自行得春固偈爾鷺飛亦常情

大罾一丈濶小舟一葉輕相傳子與孫終古無人爭

過界首湖二首

前人

南河志

卷之十三

九

詩

清氣撲人湖水幽聲到耳樹頭風聚黃鸝老櫻桃熟恰是

淮南四月中

平湖過雨天開鏡落日放船人打魚野老柳陰沽黍酒行人

馬上得家書

再過界首

前人

二月好風吹渡淮滿湖春水綠如苔官船到岸人多識楚館

題詩客又來近水人家楊柳晴禁烟時節杏花開一官迢遞

三山遠海上星槎幾日回

夜過寶應

前人

滿湖風浪拍隄沙雪壓黃蘆沒釣槎卧聽隔船歌白苧起來
和月岸鳥紗故鄉近別無多地歸夢應知已到家何日弟兄
携子住海天烟雨藝桑麻

瓜洲

陳孚

烟際繫孤舟蘆花滿棹秋江空雙雁過天濶一星流急鼓西
津渡殘燈北固樓商人茅店下沽酒話揚州

高郵即事

楊基

蒼烟斜日照孤城嗟我重來却倦登田家白蹄高似鹿野蚊
花股大如蠅人家結屋多蘆葦官府收租半藕菱莫向西風

南河志

卷之十三

九

詩

詢往事旅懷蕭索豈堪勝

珠湖篇

明汪廣洋

湖光倒浸玻璃冷湖水瀾漫幾千頃中有峯頭玉井蓮靚理
凝粧照秋影湖邊老翁塵外仙鶴髮蕭蕭垂兩肩手扶蘭槳
艇容與爲我附牌陳當年四海無虞日桴鼓不鳴風浪
息老蚌銜珠高射天夜夜寒芒耀奎壁奎壁聯輝清夜長美
人亭上掬珠光春秋一經完終始重在黜霸先尊王江淮風
俗近淳古米穀年豐戰如土驚犬何曾吠暮村多材已覺登
天府後來明珠歸海東野鷗搖蕩月朦朧盡船盡日載歌舞

潯眼嬌雲花闌紅嬌雲滿眼看不足綠柳新蒲戲雙王公子
新裁粉綉衣館娃學寫連珠曲曲譜漸繁愁漸多夕陽流水
竟如何一朝萬事隨轉燭伐鼓鳴鉦戰艦過戰艦飛來截湖
水綵幟牙檣半空起列郡摧殘灰燼餘生民痛死溝壑裡老
翁既言長嘆嗟側身送落日南斜殘氣憑陵氣憤合散為愁
雲東向遮我聞老翁如此語暫尔停舟坐脩渚聖人有作刺
明堂五日一風十日雨古來治亂信有時天運豈伊人力為
終見明珠出海底致彼俗尚還雍熙翁聞我言不肯住浪采
蘋花入雲去回看天水兩茫茫歎乃酣歌入煙樹

南河志

卷之十三

十

詩

珠湖

黃綺

家住珠湖上生涯擬種田麟經消暇日蛙鼓卜豐年籬有水
黃犢囊無子母錢一犁春雨足便是養生篇

覽社湖詩書宅

胡儼

幽人讀書不記年夜夜珠光紅滿川只今一片蘆花綠時有
漁歌聞扣舷

又

無名氏

碧水涵虛天湖波湛明潔中有蛟龍潛清霄走靈月祥光編
二千依依見金闕

題復通濟閘閘外議開運渠二百丈夫役咸集將有事
于興舉十一月十七日河忽自開與原定河址方向不
爭丈尺時以為神志喜

潘季馴

遙遙玉帶瑤天浮一水平分兩岸秋萬艘東南開故道百年
淮泗割清流經營豈俟人為力穿鑿應疑鬼運籌好繪河圖
報

天子老臣今已効謀猷

水部張公臨閱神河志喜

潘季馴

枕上冷泠新水較朝來門外一溝盈憑誰淮浦開三里恐有
河神連六丁千頃桑田還古岸一溪鵬鷺浴初晴回天自是

南河志

卷之十三

十一

詩

張公力規指功名許後生

珠湖望月

朱國盛

誰云莘老後無珠天際靈光夜夜珠萬頃琉璃連碧落一輪
冰玉見虛無分輝到樹驚鳥起墮響當秋搗藥孤但使金波
長在目便從汀蓼結屠蘇

淮上石堤成志感

朱國盛

長川綵繞一堤成使者非魴尾亦頽然祗截流河伯去握香
盈市郡人迎九重敢謂涓埃答三載常隨菴錦生
倚于都水問為魚無復舊淮城

云十

新開河

薛瑄

高郵湖裡雪中過雪片無聲點白波天水渺茫遙自接煙雲
香霧暗相和寒簑滿眼漁翁少盡舫隨風去客多還似滄浪
水清濁只應難更扣舷歌

過新開湖

李東陽

地圻山平野烟深水抱城湖天四面濶風舸一時輕鶴鶴飛
揚意魚龍出沒情相看總相得吾亦愛歸程

寶應湖二首

王世貞

波搖匹練界長空天濶千帆處處風入霧樓臺先晦黑隔林

南河志

卷之十三

十三

詩

楓葉後霜紅

長天漠漠水淙淙鼓吹中流引盡艤南人過此看不足北人
即怕莫推窓

次寶應

徐禎卿

鴨羣無數夕陽洲蒲草平沙晚漲浮欲識澄湖三萬頃憑君
須上驛前樓

過寶應湖

高穀

綠楊款側岸沙崩高塔凌虛見幾層南去北來成底事夕陽
西下見漁罾

過寶應湖

湛若水

疾風吹洪濤洶洶起春天天際浩無涯極目空茫然千艘與
萬艘對之不敢前回颺一借力犯險互爭先何哉利害心人
命相輕軒

七夕過寶應湖

周天球

遠水浮空入絳河悠然自泛野航過烟中驚下翩翩雪天際
雲生渺渺波欵采芙蓉秋尚早且看牛女夜如何諸君不淺
桑槎興莫問風濤往日多

寶應湖玩月

陸深

南河志

卷之十三

十三

詩

我生愛月仍愛奇著意欲到西湖西不然巨區三萬六千頃
坐此一色銀玻璃今宵寶應湖南路桂魄皎皎風淒淒水光
四接上下合水柱十尺雲天低樓船不渡南北斷危橋密鎖
烏鵲橋我携二客恣清賞試選高岬成攀躋寒光滿射白玉
鏡斗柄倒浸青雲梯人間天上非還是翻疑海外問天鷄瑤
華臺殿雲母障水晶宮闕黃金泥胡床老子興不淺揮手弄
雲浩長堤採蒲何心爛不起鯨鱓有恨蟾蜍啼南中早暑不
耐老況復風雨猶難齊茲行所得差足慰未覺嚴凝欺袍纈
人言春月媚秋月春月花柳空萋迷爭如冬月有勁氣復此

淮南水連溪酒懷逸氣俱浩蕩霜明雪晴供品題君不見漢家中郎持漢節風飄漂海上甘牧羝

過寶應湖

王洪

茅屋自成聚門前湖水流平蕪遙見塔小港曲通舟楫日留飛燕帆風起白鷗江湖多逸興況是及春遊

過邵伯高郵寶應湖二首

趙鶴

坐向蘿陰愛靜使祠頭風聲午時天每聞使客來津鼓更有村農送社錢殘雨半收崖下樹浮鷗不離水中烟肩輿竟避湖波去却憶經行四載前

南河志

卷之十三

十四

詩

湖口人家住處幽桃花蹊下晚驅牛水耕誰信為農苦春望何妨作客遊落日波聲侵短竹平沙風色帶眠鷗送行最愛長堤柳直到官河綠未休

過高郵由康濟河至界首驛東風微夜作吼入寶應湖

風定波澄衆心胥悅偶賦一絕

楊一清

渺渺三湖混太清畫船蕭鼓坐空明東風也避王師路萬頃波濤一霎平

三月過汜水

諸莊

好風貪利涉半日隔秦郵雜鳥鳴芳甸閒花占遠洲酒從今

雨醉春及故鄉遊老大空糜祿西湖欲繫舟

阻風白馬湖東未振之

王寵

白日狂風滿青天迷鷗翻浪高湖色怒鄉近客心燔燈火踈淮甸雲霞蔽海門故人一水隔愁絕浣花村

過汜光湖

高穀

雙湖纔過却萬頃復湯湯風捲濤聲急雲連樹影長狎鷗驚使節鮮鯉避鳴榔白首朝天去凝眸望帝鄉

過汜光湖

沈靖

昨宵經覽社今過汜光湖巨浪粘天湧征帆帶雨但雲山還

南河志

卷之十三

十五

詩

靄靄烟樹淡模糊旌旆如雲集奔趨驛吏呼

過邵伯湖

李東陽

蒼蒼霧連空冉冉月墜水飄飄雙鬟風恍惚無定止輕帆不用楫驚浪常在耳江湖日浪蕩行役方未已羈懷正愁絕况乃中夜起

邵伯湖

浦瑾

湖上畫氣氤氳前近不分灘聲兼挾雨水氣自成雲飛鳥每雙下驚雷時一闌明朝看日出花柳散晴氛

除夕過射陽湖

王法

去年除夕客江都今歲巡行在半途兩篋簿書淮海道一航
風雨射陽湖方期強梗歸仁化未信流離復版圖報國戡民
誠我願不知天意遂心無

曉起見湖中城現

吳禮

曙色纔能辨參差幻影橫樓榜的歷雉堞轉分明沙鳥飛
難度村翁見總驚湖中開赤縣雲裡落青城日出光猶閃烟
消氣漸清忽然芳沂外依舊綠波平一葉何年事徘徊此日
情款觀靈異境豈必向蓬瀛

廣洋湖

許曰平

南河志卷之十三
夜泊東湖岸風生南湖濱羣鷗嬌不起片月冷相親笛奏清
谿曲驚行紫玉鱗生華未銷歇猶是夢周人

邦溝

高履謙

邦溝新月照金杯錦纜牙檣望不回千古興亡一江水楊花
落盡李花開

邦溝

張瑩

不盡邦溝水微茫日夜流湖連楊子渡烟散海門秋樹影浮
荒蝶聲到客舟興亡無限意落木共悠悠

又

李應徵

蕪城木葉落十月兩霜繁淮浦寒雲斷江山夕照昏人烟餘
井色草樹尚郊原寧是空流水哀鴻起夜村

東湖曲

朱應辰

曲岸香風起汀洲採白蘋驚鷺浮綠水偷眼蕩舟人
淮堤行

皇甫濂

蘭橈擊汰長淮下去去清颿向東瀉絮荻捎烟隱釣竿垂揚
吐月嘶驅馬南國由來此地還每因漫泊在人間亦知叢桂
年年綠空對浮雲憶小山

瓜洲

歐大任

南河志卷之十三
擊揖過瓜洲楚歌怨風雨江門暮浪生夜夜蛟龍語

召伯埭

歐大任

謝公鎮廣陵甘棠人弗剪君見東山雲何似召伯堰

康澤侯廟

趙鶴

渺渺湖祠指落暉平蕪望處兩流分半山風竹常排日萬頃
春波只浸雲夕艇每隨歸鷺渡夜鐘偏得老龍聞無邊澤國
祈靈事賸有中朝祭典文

露筋廟

徐階

露筋祠下草離離祠上閒雲覆短碑一片貞心誰共語瓊流

千頃自相知

前題

陸弼

古廟無名氏蕭條湖水濱露筋空往事雪涕自行人山霧羅
中薄庭花玉貌新南宮詞不愧獨與表貞珉

前題

朱白藩

水殿不生塵荷花作四隣乞靈巫媼醉失歲野配貧行雨豈
堪賦分風又送人前林霜月白千古見清真

前題

朱國威

誰能視死竟如飴烈女中心自有知血盡任教筋骨露差將
南河志卷之十三

狼籍勝胭脂

十八

詩

何必頻眉數丈夫疾風勁草有嬌姝千秋憑吊孤祠下清操

還同璧社珠

前題

張潛

死義庸圖後世知此心肯有自欺時蚊蟲苟惜佳人命應被
帷中婢笑癡

日暮途窮數已奇可憐姑嫂志成岐從來烈死知多少獨幸

佳人尚有祠

前題

唐孟莊

等死泥毛肯就惟甘心蚊腹古今悲湖邊日夜輸民血銷骨
黃蒿欲訴誰

蚊市捐生事絕幽翻憐不與姓俱留因思止宿耕惟者今日
還能入廟不

嫂姑相倚欲何之畏露應先一死期藉使不罹瘴瘵尋常
淪沒誰知

渡通惠閣

唐汝詢

力泝不可上疾流奔撼空身疑過雷澤舟在沸湯中險設資
漕輓渠疏補化工所嗟民膏血無歲不從東

南河志

卷之十三

十九

詩

壬戌秋末黃淮大漲阻漕船四千漕使者憂形于色為
啟通濟閘月攝諸堤督勤搖時露宿堤上感而即事

朱國威

無端屏翳號白晝怒濤秋合黃淮關督漕使者憂形色防河

小臣面如垢堤心露宿胆不寒身世損欲隨奔湍昔人撫龍
若蟬蛭臨難肯令強禦千輪粟舳舻四千舫畏浪碎句不能

上促召衆夫發月霸踰河舟楫平如掌漕無滯離心始舒
又更慮三城魚何當盡地作保障集漕船鴻皆燕如

南河曲七首

唐陳燠

江風十月始淒淒夜越長川路不迷行客盡能歌蘇子南河
使者善修堤

不煩龍畫亦通靈金簡銀編治水經是處虹塘皆砥柱標雲
肯讓昔人亭

王程五百盡通波千石舟輕一葉過 睿詔比來無問輓亦
知櫓不滯南河

浪花浮處即天池河口飄船怕可知今日露筋堤下過榜人
高唱竹枝詞

決口淮防歲歲增市中簷瓦見沙凝石堤成後馮夷遁五色
南河志卷之十三

雲長護祖陵

水行堤下稻盈衛康俗勲堪邵伯俱覽社不煩誇老蚌使臣
同日產雙珠

防河五奏大工成心與珠湖水共清官舍獨餘荒供石歸時
且莫慮舟輕

甲子九月大觀樓迎練侍御任鴻 朱國盛

兩度登樓江水長天門一柱立中央千樞風燕語吳越萬疊
雲密需番唐秋盡玉浮瑤海瑤月生金點紫峯霜竹西隱隱
聞歌吹遙望星槎下古揚

行河設詠

徐標

一東

波臣苦與戍邊同一鋪年年風雨中江上轉漕天未曉星馳
行水又淮東

二冬

冷解長堤野蔓封扁舟千里逐蛇龍艱難 王事多凶懼悄
悄憂心愁似春

三江

河汜淮瀾未肯降海天荒度白淙淙 二陵我欲扶 王氣
南河志卷之十三

萬水何能一柱扛

四支

甘羅城下亂流漸正是東橋急渡時月夜林空烟市迥一燈
獨對古神祠

五微

暮雲殘曉雪霏霏落木寒鴉送夕暉浩渺洪濤爭一綫石紅
千仞壩天妃

六魚

淮南淮北歎維魚為繪流民一上書嘔盡肝腸高作

明德不如初

七虞

路浦江清斗夜烏鉢池山靜老猿蒲霜天栗烈吹駭浪沙外
猶傳水部呼

八齊

柳灣烟絕草萋萋斷岸平蕪入望連旅食千朝廬一屋為憐
巢窟築金堤

九佳

城郭浮沉半是蛙烏沙流水遍浮骸繞壁馬散河濱又理
南河志

卷之十三

二十一

兵戈靖虎豺

十灰

汜湖烟雨淚樓臺八寶光寒沒草萊縹緲孤帆何處泊隨風
出入水雲隈

十一真

縮組河官不可臣勞子湖海獨途巡昨朝綠鬢今朝雪衣滿
黃沙面滿塵

十二文

伏雨初過日已曛黃河水撒報紛紛忙肩索乘趨風潮急看

征衫歎火雲

十三元

淮江雷雨地天昏七尺沉淪逐浪奔過此傷心聊致醺恐予
少際有驚魂

十四寒

聞得風聲膽欲寒踰湖上幾回看怕他怒激千層浪蟻穴
功成秖子難

十五刪

幾點寒星月半彎凌晨鼓柁烏關關黃城夜渡無人問江上
南河志

卷之十三

二十三

黃花慘客顏

十六尤

北堂話別是新年梅閣香消猶未旋八十衰慈穿望眼有懷
未夕不成眠

十七蕭

陰風颯颯雨瀟瀟炬火連天十里驚為控咽候飛龍急不辭
寒苦絳欄潮

十八肴

繞過海口又江坳雪滿江城鼓亂敲風送鷺鷥雪別嶺山登

曉月上林梢

十九豪

楊子流分水一篙平沙淺淺不勝艘威尊性命真如芥爾足
行催晝夜撈

二十歌

小築黃茅帶薛蘿空注竹樹鳥聲多家徒四壁無餘物其若
門東叫怒何

二十一麻

十旬九不到寒樹人說河臣未有家官事半銷煙水際一航
白露滿蒹葭

二十二陽

甓杜城荒水作鄉不堪積雨暗滄浪可憐纔了湖塘役南北
修河事又忙

二十三庚

村村兒女泣三更極溺倉皇風夜征安得五湖枯見底萬年
平土樂深耕

二十四青

湖上田園早已零天涯浪跡逐飄萍百年事業如春夢憔悴

江干話獨醒

二十五蒸

戰戰皇綸莫敢承警予災後又頻仍捐糜幹國腸猶熱
無素彫傷力不勝

二十六尤

鶯花客裏總成愁辜負春江明月樓寶帶河邊頻問水不聞
歌吹到揚州

二十七侵

一領鵬袍歲月深八年辛荅到於今胸前透濕千行淚刺得
殘軀積病侵

二十八覃

叩闕哀辭草一函乞休骸骨及湖南司空悼我勞人苦日
目飛鴻樹再三

二十九鹽

稜稜俠骨懶趨炎偃蹇霜毫以漸添吏隱但能清夢穩升潛
不必卦爻占

三十咸

岱峯高處樹青杉太白樓頭醉賀驢說三神山島近姓名我款清衙

浮淮賦

魏王粲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漲汎洪櫓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櫓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汎風興濟征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遁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驚馳駭浪而赴質加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羣師按部左右執隊軸輻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芥蒂濟元勲於一舉垂體績於來裔

珠湖賦

元崔公度

南河志

卷之十三

賦

高郵西北有湖名甓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燭天嘗問諸漁皆言或遇於他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賦曰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在天下之偉實不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海旅南溟汎江淮之湯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溶液衍裕蓋天地之委藏秘怪恍惚蛟虬崢嶸豈世人之敢指名哉若乃雲夢澤浮梁合浦歎潛宮亭神見牛渚直湘沅以南潯懷涇渭而北顧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為灤頌延平誕奇漢臯殊遇率

傳載之雜出為異物之所處或設限於藩服或效琛於王府鏤高郵之經治裂揚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十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逖巡今縣絡參錯今駢布由卑以自處傾十數州之羨沃窮山大野豁谷原數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蓋不知其幾千百處東南之漫漫勢渺瀾而無涯魚則鯉鯽鰱鰕鱖鯉鰻鱖烏則鵝鵠鳬鷖鴉鵲鷺若煙海會如泥沙鰕鰲蟹若鰕蛤舟菱芡而荷華水不數舟陸無算車灌漑乎民田漕引乎國家夾堞長陂程水壤之固護飭官命屬厭功利之紛拏迨夫地脉泉源孰為要遮潛合陰附應淮海之含綈微風翻瀾矧其甚耶其或駭怒決溢隄防之所不加決溝千里農民播溺宛轉流離而不相救又况其廬舍之與桑麻噫是亦涉者之麗觀矣瑰祥恢怪庶幾乎託焉間乃省貢書考圖編所陳者特盤飧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為當世之所傳發詠乎川珎朝翔手水邊爰有蘆人漁子相語而來前曰先生之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不齊於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我意其神先生辯施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肆收萬籟息而無殼則是珠也漂氣將之若海月之什含彩吐耀周隅皆明

紺石而為宮被綠苔以垂纓抱奔星之光芒吸沆瀣之精英
木散影分扶疎草露實分紅青林鳥驚而移枝羣大愕而爭
鳴於是印人徐呼上流俱起樛鴻置以先趨領芻苟之已試
連微挺杖灑網扶柁嗟雖鑒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智
之漸張果造形而已逝而况伏見廢時歟彼條此與蛟龍之
為朋會風雨而作衛彼能三足而在蘊蘊九肋而克饋漢蛟
鮓之青骨鄭鼃美之異味勅牛悅水而黃奪澤馬既繩而足
躓羣狎獨而解角翠因媒而折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為
腊於貪餌文貝璚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漚塵
南河志 卷之十三 賦
蜃胎寒熠燿自喜狀絕意於遐引適足殺其軀而已矣是故
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為珠之笑耶予曰嗚呼噫嘻
信乎言也既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耶不常所居擇利害而
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己者耶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
耶薄泥塗而不辱不耻下賤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
者耶久之不聞其遯世者耶既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
乘耶燭隋侯之室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耶客有聞者亦
瞿然而興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云王者得之長有
天下四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耶

濟淮賦

明徐禎卿

惟神淮之巨體分緯后土而紆流遡遐睎以寔源兮指桐柏
之靈丘求禹甸之鴻跡兮引襟抱於揚州樹南國之險限兮
輔皇畿之壯猷放洪波而東注兮但日夜之滔滔沛汾汾以
騰衍兮凌震怒於陽侯川風馮馮而卒奏兮雪景曉而上浮
龜魚翔而汎踊兮鳴重淵之卧乳榜人戒舟以並濟兮奮羣
檣而泝游乘中流而極望兮驚長湍之不逼

祭河文

後魏文帝

維大和十九年皇帝告于河濱之靈坤元涌溢黃濱作珍浩
浩洪流實裨陰陽通源導物含介藏鱗啟潤萬品承育蒼昊
惟聖作則惟禹克遵浮檣飛帆洞啟百川朕承寶曆克纂乾
文騰驚淮方旋鵠河濱龍舸御清風旆采雲汎汎棹舟翔翺
泝津宴我皇遊先食夷濱肇開水利漕典載新千艫桓桓萬
艘斌斌保我大儀惟爾作神

祭淮文

隋薛道衡

元帥晉王謹以清醑制幣太牢之奠敬祭于東濱大淮之靈
蓋聖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
倫攸歎天隔內外地變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為

之數皇帝肇開昌業尤有神器圖出龜龍鏡照金玉憂等庶
績無忘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
呼韓歲時拜誦偽陳最爾尚阻聲敢妖賊叔寶僭竊資儲毒
流江左寃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帛伐猥蒙朝奇撫寧淮甸
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林而含七
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
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薦醴惟神尚饗

淮上石堤成告河伯文

朱國盛

維天啟四年冬書雲之旦淮上石堤成南河即中朱國盛陳
幣薦牲告爾河伯馮夷之靈曰蓋聞兵飭者弗犯備脩者莫
侮是以朔方城而獵狁襄長茨塞而宣防塞淮固案衍壇曼
之境也清淮濁河之所交也文命艱達宛書鮮觀饗餐飽私
囊之實役夫鮮荷鍾之攻遂至故堤實鈇不啻蟻孔新清沙
蝕似委龍畫以故尔得縱其激測之勢奮其滂濤之校魚我
民人沼我廬舍憑陵我城郭充物我餉道諸凡仇我大邦者
不可指而屈也是皆矚我無備乘敵搗虛以逞尔志耳吾敝
明威德汪濊紛紜三百年來江海戢螽尔馮夷搗強未庭
今天子鼎革之初軫念昏墊遣臣盛旬宣河濱拮据三載

南河志

卷之十三

文

遺事

志之內鮮遺矣盡亦求諸志之外乎志外堪述者遺事也
於是考者郡志詢諸故老得珠河以下數條恨好事者稀
聞見未廣不能多紀云

高郵甓社湖孫莘老讀書其上下夜坐見紙念忽明如晝因步
于湖濱見大珠其光燭天是年登進士嘗問諸漁皆言或遇
于他湖中有竊謀之者風輒引船去終莫能得

徐有貞治河時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魚者而怪之一

告

南河志

卷之十三

三十一

文

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沈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必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萬曆二十一年揚州知府千城南三里許開河以統府治于河底得玉帶一條漢壽亭侯銅印一顆因以寶帶名河今貯府庫

寶應縣西堤三官廟前湖水盡涸得沙灘約有十餘頃自生蘆葦每歲賣以供河道費後歸之州學蘆葦之區盡生野柳南河志卷之十三遂作柳城為本學風氣之護近沒于奸胥後撤而出之

萬曆七年寶應黃浦決口于三月築完本月十八日風雨雷電大作舊口之南平地忽穴丈餘方廣約二十八丈商船居民于穴內撇取龍骨數多又居民郭松屋後遺有一物狀如馬頭堅實如石云是龍首紙之黏舌維時總河潘公季馴行即中張舉勘確稱是高堰築完黃浦口塞龍無所藏故脫骨騰昇潘公奏于朝即其地建龍亭

潘季馴築高堰時夢寐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王且命其矢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婦也其命我束婦投石耳

之而洪流遂斷

潘公嘗乘小艇往來巡視忽颶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于河沿曰潘公再生處

萬曆六年築高家堰河流湍急板築無所施郎中張舉喬曰役夫有敢退避者必投諸流夫皆出死力以作堰遂成先時堤傍有龍鳴吼波濤輒起一夕舉夢關帝告曰汝但殫精我將助汝自後波勢稍緩壘石遂定堤成之日龍猶一吼蓋若戀其故穴也非神明之力何以驅之使去云

甘羅城土中得銅錢二穴鑄造關聖神像于高堰立廟輒多靈應萬曆二十年洪水泛漲水平堰面勢如累卵本司黃曰謹禱于廟因謁總漕夜歸見本堰上燈火明如白日齊入廟中及詢居人皆云無有次日波勢漸平堤堰盡築始知神之顯靈云

甓社寶應諸湖昔各有界今則混為一區相傳本州城所陷土人每于宿霧將收之際水面忽見城郭雉堞宛然蓋即人所謂化城也近代吳禮泊舟河側觀之甚詳有詩紀載本卷中

河決高郵敵樓北張譽乘舫泊堤下塞堤之料甚具時濤勢拍天人懷懼心道有一道姑戴神像三尊求為立廟譽許之

口遂塞固于堤傍建奶奶廟

高郵城南有義塚余捐俸所置一夕夢有神告余將與爾二子是歲正月初七同時二母各產兒事雖誕識之以勸陰行善者

南河志卷之十三

南河志卷之十三

二四

史

南河志卷之十四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郎中徐標續纂

郎中顧民全較

文移

附

朝廷體通之以章奏案條分隔定之以文移所以達上下之志意審規畫之當否者也河務旁午簿書盈石五百里內藉以昭宣最特錄河工重務數條付剞劂不忍以信牒常套而盡委之胥人耳

南河志卷之十四

一

史

議築要石堤詳文

為議築險要石堤保漕衛民事竊惟本司承乏河干謬叨任使凡一切興除事宜苟有裨于河防者靡不竭蹶勉圖以副 德意如淮屬山清裡外塞決濬淺之工高堰武墩幫培修砌之工通濟閘金門上下拆砌之工揚屬高寶西中各堤修建之工與各屬上年歲修堤岸閘座蓬廠之工皆賴

本部院主之在上次第竣役以報惟是高郵州城南三十里江都搭界地名露筋又名小湖口一帶河道約長一百

六十丈通湖極險原無東水西堤一望汪洋實為巨澤每遇西風微作浪輒掀天往來糧馬等船動遭震蕩向來溺傷民命不知其幾矣計必建築石堤庶可捍禦本司履任之初亟欲興築但以時訕譽盈未敢輕議公帑切恐將來日甚一日湖水漫延東堤汕薄一有不測千係匪輕近據高郵州申詳欽詐行兇犯人謝應魁徐良等罰追料物計銀三百兩率同河官即日下土可以培本堤之根又瓜開代報犯人晏聯芳等准安侵占夫銀犯人樊繼芳等各詳允贖贖大約計銀三千餘兩若以之採買石木等料可以竟本堤之役第奸計延挨一時未肯全完惟陸續追收陸續儲料似亦通便此外存餘銀兩仍聽作正支銷又有本司追貯山陽庫內各夫歇曠及開築晉爵等贖贖并遺漏夫銀皆係節省稽核所存可以通融動支以為添募人夫論工犒賞及開工告成等項之用庶公帑不費與作有需其于漕運民生均有利賴矣至于督工則有高江管河官給銀稽料程功則有高江掌印官往來催督與臨工查核則有司道與該府管河官上下協衷竣工似易但前項允贖罪條

南河志卷之十四

文移

兩部院項下之銀皆有司所當經理之事非本司所得而專擅者緣前蒙詳批贖銀聽河道等用又值庫帑匱乏之秋重以仰體本部院保漕恤民至意故敢冒昧以請合無請乞本部院特賜裁酌詳示下司會同該道轉行管河府官督同該州縣印河官躬親勘估造冊繪圖轉報定奪伏乞照詳施行撫院批修築險要堤工誠保漕衛民永利如議行仍詳河院行繳

南河志卷之十四

三

文移

中堤估計詳文

為議築險要中堤以固運道以安民生事據揚州府管河通判于範呈稱蒙本司來驗前事照得高郵州北河中堤計長四十餘里卑薄危險水發議塞兩開金門雖防衛本堤而外湖舟行險阻常致覆溺傷人誠不忍見聞者關係國計民生匪細仰職行州管河官查勘某段低窪極險應首先包石若干丈某段稍險應次第砌石共該工價若干作速回報以憑議築等因蒙此遵行該州查估去後今據申稱會同管河官勘得中堤量長三千一百零九丈內分極

險亟宜包砌石工一十二段計長六百四十四丈該工料銀五千二百七十五兩六錢二分一釐又有稍險應次砌石先幫高厚工長二十四百六十五丈已經造開候詳又奉河廳信牌該蒙本司牌蒙

欽差總理河道陳憲牌為申飭歲修工程以無誤河工事又蒙

欽差總督漕撫軍門部院李憲牌為修飭河防事皆屬先事預防合請轉達俯於淮揚府庫積有河道官銀動支趲此時水未發亟為詳修修理等因造冊到廳呈詳到司看

南河志

卷之十四

四

文務

得中堤卑薄滲漏逼於秋水輒開金門二閘築壩之費大擾民間而一切船由外湖屢遭覆溺往來士夫有身驚漂溺者本地土民有口訴慘傷者本司痛思拯溺亦屢謀及此而無素時之不易也物力之不充也今當就估數酌為三年之計先一面糾工幫土擇險中之險者量為包石其可支月日者姑為橋板歲遞加石馬一勞而永逸力徐而易舉似為事省功倍唯見年起夫作何調度或照田照里從其便可也橋板在原估之外此欽俟後二年而為此不得已之計耳仰州從長細議速報以便轉詳批行去後續

據該州四稱隨經督同本州管河判官徐賢禧堤獲估續准本官牒報陞陰堤工六百四十四丈今於內擇其至險勢不可緩者計五段量長二百四十丈估該工料銀一千九百六十五兩八錢一分其餘四百零四丈留俟下次第包石一面鳩集里夫村船運土幫培高厚以禦伏水等因核詳前來又該本司勘得所估過浮難以轉詳議將本堤磚石相兼幫砌其中工料可減查得先年小湖口估用河磚每塊長一尺四寸濶六寸厚四寸價銀八釐今本司親置式樣每塊長一尺六寸濶五寸三分厚三寸與舊磚折筭價銀六釐五絲七忽一微五纖堤長二百四十丈原估砌高八層今一槩磚石相兼上下用石中開河磚費省工堅可恃經久原冊發回刪減改造其密戶燒磚并江南採石俱不可緩查該州歲報冊開見有庫貯河道銀兩於內先動銀三百兩分給密戶山戶燒磚採石之用似屬通便覆行去後隨據該州申稱遵照發去磚式減估計堤長二百四十丈議以磚石相堅包砌足垂經久於內減去銀二百九十三兩七錢九分九釐四毫八絲外實該工料銀一千六百七十二兩一分五毫二絲俱係實用之數再難

南河志

卷之十四

五

文務

刪減查照改正造冊外一面動支庫貯河道銀三百兩分給山戶木商密戶陳文聊月等領買木石造坯燒磚聽候應用其餘銀兩合候詳示至日另行找領等因造冊申詳到司據此今該司道勘得該州濱臨湖險素稱澤國其城北中堤四十餘里俱係漕運經行要路土堤卑矮每遇水發浸漫開闢保堤船由外湖往來風浪巨測每每覆舟溺人是漕河所宜亟理者也至于築壩費用夫船借動料物尤多擾害即本司履任之始首議本堤包石以免決裂衝傷之患但因時訛譽盈遽難興工今據所估險工六百四十餘丈酌量緩急議以三年帶修誠為妥便先擇最險二百四十丈亟宜築砌及查高寶諸堤凡砌石工一丈大約用銀十兩有奇淮屬王公堤砌石一丈用至二十餘兩今此堤以磚石兼用每丈僅及七兩之數似為省費委屬可行至于估定料銀一千六百七十二兩一分五毫二絲據稱並無虛冒難以刪減除將該州庫貯河道銀內動支三百兩先給辦料外尚該一千三百七十二兩零應于本府庫貯由開銀內動支其高寶江儀四州縣渡關人夫清出贖銀七百九十九兩三錢一分九釐四毫聽另詳進府

庫或抵前項中堤之用或聽別項支銷總候批示遵行外今據前因相應呈請合無請乞

本部院軫念漕堤險害係關

國計民生俯賜詳示司道轉行揚州府并管河于通判轉行高郵州具領掛號支領本府庫貯由開船稅銀一千三百七十二兩一分五毫二絲聽掌印官分投採買木石燒造河磚擇日興工償做勒限一月報完所修工程務要如式堅固足恃經久管河府官往來催督仍聽司道不時臨工查驗如有由且虛應工程不堅管工委官定行拿究重治通候工完造冊嚴實銷集惟復別有定奪伏乞

照詳施行

總漕李批由開銀准動支修造候河院詳行敕總河陳批據詳修砌高郵中堤以固河防可免開闢行舟涉險覆溺之患委宜急舉第時訛費鉅一時難措今議次第籌砌誠得緩急之宜又酌以磚石兼用非但費省抑且工堅該司道調停苦心裨益運道民生非小先估險工銀一千六百有奇除已動該州河銀三百兩外餘銀于清出贖工銀內動支不足者找支由開船稅銀速行該州採

石辦料府廳往來催督限一月工完覈實兩報毋容虛冒

繳 議清行夫并挑新舊二河詳文

為敬循職掌再申河道緊要事以嚴修濬以裨運務事
竊惟本司猥以淺昧承乏河干凡於修守啟閉之宜冒濫
侵漁之禁與河官之不許別委河銀之不許那支業已仰
遵成議轉行申飭并於去歲五月間具呈條議二十八款
蒙批該道詳覆外所據淮揚河道自清口至瓜儀延袤幾
五百里誠為漕運咽喉其中屢決屢淤變遷難治者惟山

南河志卷之十四

八

文移

清為最始因先年黃流內灌走沙墊淤迄今二十餘年船
運漸遲未能作霸大挑旱潦時常為患如去歲夏秋水發
工程停止冬春水涸復行挑濬本司慮恐鳩工之難成工
之緩又調集高寶人夫并本處淺募等夫協同撈浚河已
深通夫船撤放未經旬日又復淤淺皆由天亢不雨河水
未發風色不定長落不常殆未可恃為久計也又經嚴行
各官時其調度尅期完報去後目下重運已臨回空未盡
再復淺阻干係匪輕先經行據府縣各官議將楊家廟新
河一面丈量估計挑浚一面將舊河大加撈治期無誤遲

俟新河既通再行挑濬但以人心易怠經費不貲而須商
確或用錢糧或議查理行夫銀兩逐段開報復通事在然
肩時難再續所當請明嚴行各官加意料理以備緩急者
也河工用力全賴人夫除各屬堤段開堰等夫歲給工食
出自議定條鞭由關等項銀內按季掛領支給已存定規
各夫專供築堤浚淺栽柳採草事有專責無容別議外惟
是山陽縣設有行夫九百名歲領工食銀八千餘兩出自
縣庫牙行徵銀募夫原宜隨時催募者也乃有積年奸棍
通同工房積蠹謀充老人火頭每五十名為一單設老人
一名為單頭召集四方流棍充數遞常川每名日給工食
二分七釐每逢給散盡是火老總領散夫食不充腹通無
實惠本司往來堤上查看未見募夫集有堤工及調撥浚
淺徃性假做土堆旋點旋散盡屬虛應以致河淺糧運為
梗近議從春季革去計工給銀如板開一帶撈濬據河廳
呈稱計土論方每日該銀不過一分上下則平時虛冒不
問可知小夫既無實沾工程又無實効名存募夫六百實
十無一二並無花名年貌可考不過藉棍借以瓜分耳夫
以民間千萬金錢散之何其難而奸棍乾沒費之何其易

南河志卷之十四

九

文移

況夫既曰募自與徭役不同銀可額支又與徭夫無異而權其聚散律以工程大相懸絕本司目擊此弊病國病河思逐工幾空則曰吾常川在工者也及取花名年貌則曰吾已墊銀短催者也河官總一清理便欲蜚語抗凌法紀蕩然將何抵極除春季工食銀一千五百八十一兩有零已經會驗發縣財庫司道議定候量給今正計浚新河已經會行該府河官督同該縣將前項募夫從長計議或行縣從舊老人精選壯丁二三百名常川領銀供役或行縣審用殷實夫頭隨時僱募計工給銀以課實用再查九百

南河志

卷之十四

十

文移

名額內存餘夫銀貯於何處當此

國家多事帑藏空虛前項餘銀或作每年歲工之用或作河上不時之需務須司道逐季會驗明白封識不許移借俾河有實工夫有實用上不病國下不病夫其積奸盤踞蠹河剝衆者嚴懲一二以警其餘目下濬河正急用夫正殷所當請明嚴行各官作速議妥著為定例以裨實用者也治河必須專官實心任事方可責成向來因循惰悞幾不可理屢經司道極力清查稍稍就緒維時新任張同知未曾到任惟常河通判連躍早夜勤渠克襄厥事即今空重

運船往來如織繕堤挑淺工作繁興一切程督稽催誠不可頃刻乏人者近聞連通判奉委徐州監兌遺下河務又將改委竊恐繼事者未必稔知河性而日遲一日未免顧彼失此有悞運事所當請明轉行該府或選委府佐或仍留本官著實經理以無悞河漕之重者也至於近河一帶萬頃汪洋皆負郭膏腴之田河身既深田水可瀉滄則民有賄糧之苦疏則民有爭奪之事或著庄頭預報出夫助工候田出領種或一槩工成量為升科助工亦就近利便所當併議以資工役者也以上數事或為糧運急圖或為河防修守或為公私兩便皆司道職掌所宜言者然而語多迂疎心實懇切故不知忌諱輒敢冒昧以請合無請乞本部院特賜裁酌詳示司道轉行府縣各官速為議覆各另詳詳請奪庶修漕以動漕河無悞而於重責成祛積弊均有賴矣惟復別賜定奪伏乞

南河志

卷之十四

十一

文移

照詳施行

總漕呂批據議浚河濟運計夫程工與專官督理均于河漕有裨悉如議行此繳

總河房批據前三款疏濬河道嚴核夫銀責成河官俱

中肯綮足見該司道實心任事勞怨不辭矣速行府縣議妥覆確各另詳報

挑新正二河詳文

為緊急河工事查得山清正河向以黃沙內灌淤澱旁決之患無歲無之勢必大挑庶免後患然欲挑正河必先挑新河新河既通再挑正河次第舉行誠不容已惟是帑藏空虛難以議動所有本年春季募夫工食銀一千五百八十一兩九錢三分既勘無實工即應全扣因念各夫積習之餘待食日久屢次控告河廳代為申請該司道公同議

南河志卷之十四

十二

文移

給四百兩以恤其貧其餘一千一百八十一兩九錢三分即抵前項工用不足銀數于夏季折夫銀內找支不必議及公帑似為妥便但所估土方每方該銀八分者今估一錢一分于數既浮而所議深濶尚需加挑以防淺隘除已先動前銀六百兩司道面給老人金成等募夫行委連通判督率山陽縣生簿季子率吳茂才分工挑濬俟廳縣再議展拓加深丈工料的數至日司道核實轉詳定奪前項緣由已經會呈

本部院未蒙批示五月二十等日據管工主簿季子等

稟稱新河工多夫少難期速効乞調徃夫幫做等情據此看得各屬歲工興舉隄防宜慎徃役人夫各有專責若復調撥不無妨悞查得先年淮安裏外河但有大役即借營兵駢力用工尅期竣事此無他謂防虞防河均為

王事而一切食餉之人均為王臣也今歲之河患實倍于往昔在河之夫役皆徂于平時雖僅檄如雨而惟調如故將來悞運害可勝言再照司道上年清出行夫除河工正額九百名外其餘佐兵餉者尚多以食河銀之兵而効河工之力較往年徑行調用容有差矣合無勸諭應否會詳議

南河志卷之十四

十三

文移

撥營兵若干專委運通判分派新河并各段淺處協力用工以期速効完日仍歸本營應役如或勞逸少異即于正支月糧之外每日量議加增以示鼓勵其在河有實効者即照營伍功蹟陞補以酬勞勳總之正河為漕運直捷要道新河為一時預備聞道前以夫旱水涸議挑新河備運要亦治標之急著兼為治本之久着也若正河不議大挑淤淺徒事撈漕竊恐日甚一日年復一年積沙愈堅為力非易將併淮南俱成淺阻其患庸可勝言哉但此役工費既繁獨任怨勞匪易湏衆謀僉同協應方無掣肘若非

官憲威命主持則任事者恐反採好事之譏而優游者坐
博得安靜之名矣是非河道之幸也擬合呈報

淮安挑新舊二河并築護堤詳文

為河道事抄蒙

欽差總理河道軍門部院房 憲牌前事案據淮海道詳開
南河分司條議一款堤工兼用磚石該本道看得河非堤
不成而堤非石不久楊屬石堤尚多淮屬石堤甚少即以
邵城之際上下僅六七里不過一縷土堤卒爾堤決城陷
職此之由淮安重地如此危險而又不議及殊可怪也今

南河志卷之十中

十四

文後

若上自西湖嘴下至楊家廟內起建石堤碑石兼用保障
三城數千萬生命是萬世之利也酌勢度時委屬喫緊伏
候台裁等因據此看得淮安地方當南北要區黃淮會津
每歲伏秋水漲最係危險如天啟元年衝決王公祠等口
淮城陷溺民幾為魚今若以近城土堤而以碑石兼用甃
砌一勞永逸不惟郡城免衝陷之虞抑且淮民無昏墊之
苦合行速勘仰司即便轉行淮安府掌印晉河官自西湖
嘴起至楊家廟一帶逐一相度其險近城土堤卑矮應建
石工堤岸碑石兼用其堅固離城尚遠仍用土堤分別

緩急舉行要見夫役作何調派錢糧作何設處料物應委

何官買辦工程應委何官董理務要嚴禁虛冒料必速辦

工須實在計期竣役保障邵城文到作速勘明具由詳院

施行等因蒙此本司遵依會同淮海道牌行淮安府掌印

管河官即自西湖嘴起至楊家廟一帶逐一相度勘明造

冊呈詳司道以憑會核轉詳去後續于本年九月初三日

該淮海道抄蒙

欽差總督漕運軍門呂 批狀據各地方鄉民金梓毛恩等

稟為祈天拯水患以固城池以利 國計民生事又據淮

南河志卷之十中

十五

文後

安濟軍民郭桂芳等連名呈為保郡安民事又據山陽縣

儒學生員陳維虎等鄉民周文升等呈為急救水災酌議

求利以保民生以充糧稅事各稱淮城地勢居下水患靡

常屢遭堤潰清河保固城社護衛田廬民潛兩便等情據

此會同轉行淮安府并管河張同知轉行山陽縣親勘造

冊呈報聽候轉詳定奪去後續據山陽縣申送挑濬新舊

二河并建築淮安近城石堤工料文冊內開先挑新河行

運復估原挑新河未完工程并續奉文加挑深廣五方共

該夫工土方銀一千三百零四兩六錢議挑運河備計土

方築欄夫工等項共該銀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二兩七錢
近城堤工共長二千二百六十一丈估用工料銀四萬五
千九百六十四兩二錢九分六釐三項通共估銀六萬四
千二百零一兩五錢九分六釐緣由申詳到司該本司看
得公帑匱乏各工所估太浮駁行張同知痛加刪減分別
各另造冊其城堤照高寶石工事例估動錢糧應否先行
燒碑備辦木石諸料至于濬河先完新河之工次挑正河
俱候水勢消落與舉仰廳作速議妥呈詳轉請

南河志

卷之十四

十六

文移

總院施行等因去後續據本官呈稱遵依督同山陽縣管
河主簿李子率親詣東河一帶查勘除新河土方原係乾
工今蒙本司明示每方估給土方銀八分今共估銀一千
二百零四兩六錢但正河土方因河水盈溢尚未消落恐
內有淤灘寬窄河身高低不等增虧相補折筭難估挑深
五尺口濶十丈底濶六丈河底中泓淤泥陷較比乾工
不同每土一方估給工銀一錢并築欄河大壩二道連土
方共估銀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二兩七錢無庸再減又查
勘近城石堤原據該縣估長二千二百六十一丈共估工
料銀四萬五千九百六十四兩二錢九分六釐該職按冊

逐段細加丈勘內查高寶堤岸六百五十一丈是堤工
并應減樁石等項共減銀二萬零六百一十二兩二分六
釐其應砌石工長一千六百一十丈實估工料銀共二萬
五千三百五十二兩二錢七分以上三項原估通共銀六
萬四千二百零一兩五錢九分六釐今石工內減去銀二
萬零六百一十二兩零二分六釐三項通共實估銀四萬
三千五百八十九兩五錢七分外為照挑河開淺建砌近
城石堤實

南河志

卷之十四

十七

文移

部院司道為國為民久長之計本職仰遵 憲檄履勘明
白俱係實用之數備道丈冊相應轉呈惟是預估終屬於
懸度役用乃便於實籌料辦與工先將一文深濶當面
看其佈置或有以多為貴或有以東為高者總未可知中
有未盡事宜不妨臨期通融酌議再行請詳外合無請乞
本司俯賜裁奪批示下職便遵行等因據此該本司看
得所估各工銀數仍為浩繁先將城堤估冊分款標駁詳
批據該近城堤工內有磚石層數與燒磚工匠等價尚屬
浮泛該處所謂預估終屬懸度致用乃便實籌料辦與
工先以一文為率就中裁減極中肯綮仰懇裁酌量減估

從實詳奪其濬河工程估費頗奢更宜核實仍候另文發
冊刪定轉詳等因批行去後續據淮安府經歷司呈詳到
司據此看得詳內議處錢糧分委僚屬與鳩工儲料并綜
理稽察費我勤惰等項皆井然有條足仍該府留心河務
嘉惠民生乞協部院憂

因憂民至意務在及時興舉俾本司得藉手以報斯則萬世
金湯之利微獨安瀾利濟已也除近城堤工俟該廳核估
造冊至日覆核會詳外所據挑濬新舊運河一節誠為喫
緊要務但工程浩大關係匪輕必須詳議妥確方可轉呈

南河志卷之十四

十八

文翔

案查本年六月內該本司看得淮揚河道自瓜儀抵清口
延袤錢五百里皆為漕運咽喉其中屢決屢淤變遷難常
者惟山陽為最先年糧運過盡即于清口預築攔河大壩
以禦橫流迄今三十年来清口之壩不築內河之底日高
以故遇水則決稍旱則淤如節年直隸賑謝家墩及楊家
廟等處之衝決幾于漫城幅輿開上下暨板閘移風閣等
處之淤淺幾為平陸雖以司道躬親調度倖免債事而帑
金民力所費亦不貲矣未幾而深者復淺淺者益涸先年
靳于人力今日諉之天時均非所以為善後計也本司目

擊時事憂心如焚節經嚴檄河廳及該縣印官俾其上下
協衷以圖一勞永逸之計而廳縣亦皆有見于此故有先
開新河從濬正河之議先後申呈到司俱經批行去後續
該司道備將前由會呈

刑二部院續蒙

總河部院房 詳批據詳三款疏濬河道嚴核夫銀責成
河官俱中肯綮足見該司道實心任事勞怨不辭矣速行
府縣議妥覆確各另詳報蒙此又蒙

南河志卷之十四

十九

文翔

理均于河漕有裨悉如議行此繳蒙此行據該廳縣造送
估濬新河工價銀數文冊前來已經司道面給主方官銀
行委河廳開濬新河以備糧運如正河之水不淺新河之
壩不開萬一告急以此應援要亦酌時措之宜從廳縣之
請也雖之病然病不除根有觸即舉將來日甚一日年後
一年費沙愈積深谷為陵

國家數百萬之重精淮城數十萬之命脉士風民業與各項
之稅餉徵輸一旦閉塞不通其患庸可勝言哉故欲為一
勞永逸計莫若舍標而治本治本謂何治正河是也欲治

正河預開新河是也本司職專治河期于河治斷不敢因循其事傳舍其官以艱貽之後人惟是工程繁鉅人心未齊尚須諏諮以協輿論隨經出示曉諭俾淮鄉耆士民人等凡有念切地方者不妨據實陳說要見正河不早濬治將來淤墊害事作何區畫以為良圖新河暫議開挑秋冬大濬正河永杜沙淤是否便益正河挑時不過匝月可以竣役不挑而遇枯竭既于漕運稅餉有誤又于文風地脉相妨行止兩端孰為輕重凡我士民皆可籌度毋拘成案毋徇偏見隨事制宜陸續商訂以為定論則食土之毛者皆能勤王之事本司且喜江淮間有此同志亦寧以臆見廢名言哉等因出示及將挑河築堤等款先經條列呈詳兩部院批行淮揚二道議覆轉行間節蒙憲檄前因蒙此該司道行據該府廳縣先後申呈前來據此為照挑河以濟漕運建堤以保民生除邇來不虞之患作千年無利之圖此自本部院司道護衛民漕素志屢屢見之公移當俟俟鄉民有呈而後議批駁至再而後詳也第時詘未易舉盈慎終不如謹始宜于今當稽于昔清其源可遏其流而一切糾夫計土與夫防沙禦水之方誠不可不講也

南河志

卷之十四

十

文移

合再查議又經會行淮安府并張同知查照節行事到作速議妥造冊通詳司道立等會核轉詳施行去後准准海道于本抄蒙
漕撫呂批據淮安府軍民鄒桂芳畢夢龍等亦稟為保郡安民事蒙批仰淮海道速查報又准本道手本內云挑濬正河及建砌石堤工程浩繁非群力廣助不能必其工之疾速而調撥營兵之舉自是宜然本道已面懇漕撫部院允行相應移會煩為併詳等因到司續據張同知呈稱新舊二河應挑各路口底寬闊并挑河深淺丈尺估計土方應用夫兵并城堤採運木石分燒磚塊實估銀數併及減估近城堤工實該工料銀數緣由文冊到司又據淮安府經歷司呈稱行准本府會同知閱送覆估挑濬山陽縣新舊二河并近城磚石堤工各土方料價數目文冊到府內開應用錢糧合候本府議處轉呈等因准此查得本府漕阜二庫見在河道銀二萬五千四百八分二釐九絲已經開報應聽司道裁酌動用外所有前項濬築河堤緣由呈乞轉達等因據此該司道會看得淮安河道當黃淮衝戟之餘值水旱頻災之會河身挑濬既失三

南河志

卷之十四

十

文移

年兩度之常漕運過淮又遲秋盡冬初之候累年運遲又在伏秋水漲之後清口大壩已不能築流沙內灌烏得不淤即每年估用歲修率皆冒破愆期故淺阻旁決之患無歲無之而魚民梗運之虞亦無日不厯

上念也荷蒙 台臺軫茲要害揀及芻蕘特檄查議以為民濬千萬世之計司道仰體 德意親督府縣印河各官躬詣估勘見河心淤高河堤卑薄追及往患更切近憂則挑河築堤之役誠有不容已者既經該府廳詳報前來又經司道屢次駁減除新河工程自本年四月開工給過土方

南河志卷之十四

三

文移

銀六百兩外今估未完土方及加挑深廣共銀一千三百零四兩六錢近城堤工料價等項共估銀一萬四千一百三兩七錢五毫俱係屢次減實需用之款無庸再減外其挑濬正河原估四千二百丈係在水面丈量恐其中高下不一難以懸度且估費不貲更煩區處今議止挑二千八百丈以省繁費其土方工銀原估一錢一方者應照新河事例亦以八分算給計該土方食并築壩等價共銀九千九十二兩七錢以上三項共實估銀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一兩五錢五毫查淮安府庫貯河銀止二萬五千

四兩零尚有歸仁等堤及各屬歲工需用于此似難全動及查徐屬雙溝并高郵康濟河等工原有各郡邑協濟之例今權議三停措辦准庫止動一分現徵行夫銀內湊用一分或行別處并不得已而于揚州府庫貯河道由關銀內協濟一分共足前數及時興舉庶為妥便然此該司道再四核減之數實為節約工興之後倘有增虧稍異不妨彼此通融總期于實工實用以無負 台臺之委任而已若夫先做樣工之料價與不時館工之小槁則有本司清出人犯晉爵開榮等罪贖夫銀可以充用無煩別處所撥

南河志卷之十四

三

文移

分工買料設廠收支稽核銷案等項該府雖已詳議司道雖已款開然而未盡事宜可續為商確者尚多也仍候館期酌議請詳至于揚庫應否動支營兵應否調撥料物應否派辦俱請 台臺裁示奉行非司道所敢必也他如許家石閘并通濟月河小閘河西一帶土堤及外河高堰等處應修工程清口以外防沙禦水要務容司道督催該府廳詳報至日陸續轉請定奪所有估定挑濬新舊二河并近城堤工土方料價銀兩數目覆核明白備造文冊相應呈請合候

本部院詳示司道轉行府縣并山清管河等官照款遵行其議動錢糧仍照往例行令該縣具領赴司道掛號支領下縣聽印官親自收支及時燒磚辦料次第興工完日會核造冊銷筭惟復別賜定奪司道未敢擅便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開具書冊文冊同原蒙憲牌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計開

一議錢糧查河防一覽每遇大工興作或儘用現銀或

南河志

卷之七

文穆

議留改折預備物料以資興舉增裕物價以均苦樂今該府庫貯河銀雖有二萬五十四兩八分二釐九絲尚
有歸仁等堤并各屬歲修河工待用勢不得不循先年
協濟舊例議及別庫并足以現徵行夫之銀庶幾有濟
其工料除灰石土方工食賞犒原有定規外惟樁木有
河工召商二價盈縮稍異恐本工需木緊急承買員役
藉口耽延故從府縣印河各官之請折中估價以期如
式速交其河磚長一尺六十闊五寸三分厚三寸每塊
價銀六釐五絲七忽一微五纖係準高寶舊河磚尺寸

折筭定價原無虧減今因緊准碑密不多取土稍遠府縣初議每塊一分二釐則倍蓰矣今亦折中定以九釐一塊俾其樂于趨事計日交工若水有短細碑有黃碎
違限誤工買料督催與收料等官各有責任自難徇情
客縱自取不便一切價銀須司道府縣印河各官公同
散給痛革扣剋等弊庶價有實領料有實辦如有故違
需索者盡法究處至于工完銷筭則在該府掌印與理
刑各官悉心嚴核據實呈報加以司道覆核斯無負
部院委任耳

南河志

卷之十四

文穆

一議支放查河防一覽凡鳩工聚材出納銷筭嚴稽核以防冒破今本工估費委屬不貲若收貯錢糧給散料
價府議專委山陽縣印官掌之司道又議公同驗給可
釐剋落之弊矣但料物交收往弊最大不私出收管則
通同盜賣以致料無實用工不堅固今此大工河糧二
廳與該縣印官務要躬親查驗出納惟明收放一切料
物先設請司道印簿隨時登記以備查工完之日聽
司道親勘將合式堤工內拆一二丈掘起地樁逐一量
莫以為各工用料之準作奸侵盜者盡法究追亦稽料

之一端也

一議分督查河防一覽凡河工浩繁道里遙遠若非多官分理不免顧此失彼分工之後即遇陞遷不許離任今該府堤工估砌一千六百餘丈可謂浩繁矣新舊二河延長六七十里可謂遙遠矣若專責一河聽不顧此失彼竊恐無以底績而當此照例多委府佐或分委隣近州縣勤能官員盡地分管以襄大役者也

一議責成查河防一覽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今此大工該府文內業屬之該縣印官矣一切

南河志

卷之十四

文

稽核夫工催督料物自其職掌工興之日所當遵照成議躬親料理以一事權者也三城保障百世尸祝于是焉在其餘各官上下相成左右手相為總體兩部院嘉惠漕運民生之心為地方垂萬年之利若有桷鑿組齟齬乃事者請以憲法治之毋容少貸庶人心始肅而大工可集矣

一議激勸查河防一覽凡在工佐領等官查有劬勞實跡者分別等第題

請超擢中間如有劣陞王官等項亦准改擢或從另議優處

其餘或重加獎勵或題給冠帶俾人心爭奮不至疑畏今此大工相應一體遵照舉行以示激勵其或怠厥職悞厥事者該府稽察既嚴司道經臨亦通斷不至徇情面滋隱隱也

一議優恤查河防一覽凡在河人夫辛苦萬狀除工食外准免丁石一年今此大役用夫最多立法稽查極其嚴督不有優恤何以鼓舞合無將一應夫匠除領土方工食者風雨量議多募犒賞外其餘下椿挖槽等項調用徭役等夫每日加給銀一分或米一升即于本土土方

南河志

卷之十四

文

節省或贖工銀內通融支給類冊開銷如是而有不予來者未之有也

一議息浮言查河防一覽治河固難知河不易勞民動衆之事怨咨易興其中以為非變累為白者未必盡無今此大工興舉司道祇奉憲文督同勘估矢公矢慎以期民潛兩便為千百年来利計而一時在事各官皆踴躍協贊以循職掌諒無矛盾顧忌之心但清出夫銀奪自虎狼之口而核減料物頓除貓鼠之奸向之漁獵河工者既不得肆其貪婪之志近之弁髦河務者又疇

能禁其雌黃之言政所謂當局任事者甚難而旁觀論
事者甚易亦何怪乎河日病而治河之權日輕也合無
請

賜憲檄大加申飭以冀成功庶幾狂瞽潛消聽聞不雜而
共事于地方者皆無掣肘之虞矣

以上數款皆司道就事論事一時荒唐之語其中關
畧尚多忌諱未避統乞

台臺裁酌施行

總河房批據詳挑浚新舊二河并近城堤工土方料價
南河志卷之十四
又務

銀兩數目既經覆核明白准作速興工其動支揚庫調撥
營兵派辦物料原有通融之例不妨另詳至於條議七款
有裨工役悉如議行仍候

漕撫部院詳行繳

總漕呂批據詳築堤濬河開運道通塞淮城安危亟應
修舉然必新河役竣而後堤工可興必新河深濶能通重
運而後堤工不至廢於半途是在司道嚴加督責其營
支放分督責成激勵優恤并調撥營兵等項悉如議行
總河部院詳行繳

報建通濟月閘驗丈

為河道事抄崇

欽差漕撫部院呂憲前事備由仰司即查月河建閘合
用工料錢糧何日興工報完速議詳報崇此先該本司看
得通濟閘為漕河第一門戶每年至夏築壩以拒黃水月
壩向不易開祇因今歲重運愆期暫開濟急原非得已未
幾而裡河數決殊費經營即今運已過完水已消落併力
築壩萬難遲緩已經屢行山清張同知嚴督官夫下埽堵
塞業報完六丈矣除勒限完工另報外為照月河既為緩
急之備則先事當為經久之謀若僅以泥土築塞苟安自
前一遇開放流害內地恐終非久計也今奉明示相應于
月壩口內添建石閘一座以備日後不時之需而壩身頗
長亦宜併砌石堤接聯舊閘方免衝突之患先于本年九
月初七日解行山清河務張同知酌議去後并運周王二
閘廢石湊用興工理合具呈又經催令本官作速覈砌工
已將竣合候會核另文呈報今蒙前因合先回報為此今
備前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驗施行

編審長夫詳文

為著編長夫事照得准屬牙役長夫專供河道之役先年題准遵行已久概因奸狡弊隱歷年串同私占以致夫額不足河道失修本司自客秋到任以來徧歷河道凡物料侵冒株枝稀疎蓬廠不飭淺具無存長堤崩坍決口甚多不勝浩嘆若清口為糧運咽喉以黃沙淤淀去秋水溢幾至灌城今春水涸輒為平陸問其何以不濬不撈皆由無夫無餉查河防一覽

前任總院潘 號以牙夫一千八百名合為九百名專聽

南河志卷之十四

二十九

文移

河工應役各衙門別工不得私役一名違者察究奉

旨欽行已久嗣後生齒漸繁牙行遞增者不啻數十倍于前而法久弊生每年該縣編審富牙營為占免窮平派在河工自九百遞減八百七百至天啟二年之編夫更少至五百三十餘名行據山陽縣申稱募夫缺額已久夫銀屢徵不前等因又據山清管河廳呈稱縣編舊額既缺又申免死者大總又免費貢生夫名少而又少募夫春盡入夏並無分文食用等因到司時回空新運正當購集木司惴惴惟候漕是懼遂駐舟福興親督漕撈該廳奔走督築清口

南河志卷之十四

三十

文移

收折夫銀兩悉遵

院道部司嚴諭痛革宿弊設櫃徵收期以首益河夫次資兵餉及查各行向來以大作小私收幫貼串同胥役詭弊多端荷蒙本司清查洞晰底裏不意若輩如鬼如蜮有神機莫測其隱者頃以東省多事貿易蕭條各行牙役多係五方無藉之徒或以避亂而歸原籍或以利微而遁他方有懼其追徵唆令小夫逃走者有恃其奸狡拖延不納而故違繳帖者種種巧智莫可端倪今且藉以更新誰知安心逋舊蓋清之於平定之時易而清之於變故之時難也

合無請乞本司俯念地方多事徐調停則法度可施財賦自裕是亦權宜兩便之術也等因到司據此看得公家夫役盡入私門奸詭占欺幾無法紀該使避怨避勞終是缺夫缺餉河道胡由整飭未流何所底止本司蒿目時艱既已身當強禦安得顧慮因循據各犯供僞各衙門公占夫三千零七十三名各鄉宦舉人優免夫二千四百三十二名生員優免夫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各牌頭各鄉村漏報未註公占夫三千二十九名各犯隱占夫七百八十八名其中牙人小船埠頭俱四名合為一名稍自分別其外

南河志卷之四
主
文移

有行無帖并有帖未供者尚多遺奸雖鬼域之計無方而詭弊之繁已睹即就河廳同州官會審造冊而盡法窮之非苛也第為治去其太甚智者不能違時竊念牙僧多互方流寓之民聚散不一地方當一時有警之際行市蕭條奸人方有味于通舊巨猾必不樂于更新誠有如該廳所謂清之于平定之時易清之于變故之時難者譬之琴瑟不調則必起而更張之既更則必從而徐調之天禍諸奸自相告發自吐自供河夫之半沒者既可以補九百之額占免與遺漏者復可以濟一時之窮本司不受旁撓也初

以該廳該縣之告急自當首任其怨今以該廳該縣之申詳似應詳議其要本司不復過求也此惟就心力之可到為清查之一念在本衙門之已清者請以各衙門之寬嚴為準在各項夫之未盡清者請以院道之號帖為準則大名小名之間悉聽司土者相時酌議為經久之謨稟自上裁耳第職掌所宜預言者行夫本為河工而設今所查富行鹽布經紀埠頭等夫為各犯詭隱者宜盡歸之河工不應復以貧牙抵數妖賊震陵以地方之夫銀供地方之兵餉誠目前第一義候兵撤之日仍還河工總之為地方事

南河志卷之四
主
文移

也查出夫數可以佐公家急需亦可以寬窮牙之幫貼府議每夫減免銀兩極得嘉惠良意而獲設河工九百名每名九兩七錢二分今以減免少虧應以本司清出之夫數相償者也等因呈詳

河漕二部院請批准安府清審編補著為定例徑詳請奪外并將有罪犯人樊繼芳樊世美陳繼文張一鳴李逢泰朱有光俱照原擬准徒五年姚廷輔徒三年左應春晉爵李世成李應節劉貴俱不應杖罪各分別追贓未到工房吏書王士爵鍾惟顯楊恒仁愛孫潘加俸陳所成李日苞

郭衛邦鄭尚仁陳永寧顧禮張士進胡應科劉琰高尚志
董盛時習大成張世太徐學禮薛明卿孫應奎吳應龍尹
尚元楊應禎屠惟哲顏奎各占夫數不等俱另行提結并
郭衛邦洗補手本晉爵劉貴等各執照李友換木勾手韓
偉合同晉爵原買僧人雪懷脚夫行帖合同及姚廷輔吏
劉俱塗抹附卷等因具招呈詳

河漕二部院去後續蒙

漕撫軍門部院李詳批樊繼芳等盤結作奸侵占夫銀
以千萬計今得減追倖矣各徒何辭依擬與晉爵等分別

南河志卷之十四

三

文

贖完革役發落餘如照取實收繳王士爵等另結又蒙

總理河道軍門部院陳詳批樊繼芳等以積書串吏姚

廷輔等通同作弊表裏為奸詭冒優免之名影射牙行侵

占夫役錢糧需索常例種種不法殊可駭異既經該司審

明依擬樊繼芳等七名贖徒晉爵等四名贖杖劉貴的決

俱革役發落郭衛邦等手本執照合同脚夫行帖并姚廷

輔吏劉進奎附卷未到犯人王士爵等另行提結其各犯

賊銀三千三百餘兩原係減免量追但恐各奸延捱難完

反致遲緩姑再酌減三分之一應追銀數勒限追完還官

聽河道等項支用餘如照通取實收仍候

總漕部院詳行繳蒙此除案行淮安府管河廳及高郵山
陽二州縣查追贖贖聽候河道等項支用及將有罪未到
人犯嚴提另結外所有通查行夫的數屢催未據前來及
查山陽縣額設河工長夫九百名每名歲給工食銀九兩
七錢二分每歲共計該銀八千七百四十八兩出自驛淮
牙行徵銀募夫夫募之云者原出隨時僱募者也乃有積
年奸棍通同工房積蠹謀充老人火頭每五十名為一單
設有老人一名為單頭召集四方流氓充數遂常川每名

南河志卷之十四

三

文

日給工食二分七釐每逢給散盡是火頭總領散夫食不

克腹通無實意本司往來堤上查看未見募夫築有堤工

及調撥濟淺往往假做土堆旋點旋散盡屬虛應以致河

淺糧運為梗近議從春季革去計工給銀如板開一帶撈

濟撥河廳呈稱計土論方每日該銀不過一分上下則平

時侵蝕為數不貲小夫既無實沾工程又無實効名存募

夫六百實十無一二並無花名年貌可考不過積棍借以

庖分耳夫以民間千萬金錢徵之何其難而奸棍乾沒費

之何其易況夫既曰募自與徭役不同銀可額支又與徭

夫無異而權其聚散律以工程大相懸絕本司目擊此弊
病國病河思逐工核實則曰吾常川在工者也及取花名
年貌則曰吾已墾銀短僱者也河官繞一清理便欲蜚語
坑凌法紀蕩然將何抵極除春季工食銀一千五百八十
一兩有零已經會驗發縣貯庫司道議定量給四百兩今
正計濬新河已經會行該府河官督同該縣將前項募夫
從長計議或行縣從舊老人精選壯丁二三百名常川領
銀供役或行縣審用殷實夫頭隨時僱募計工給銀以課
實用再查九百名額內存餘夫銀貯于何處當此

南河志卷之十四

十五

文

國家多事帑藏空虛前項餘銀或作每年歲工之用或作河
上不時之需務須司道逐季會驗明白封識不許移借俾
河有實工夫有實用上不病國下不病夫其積奸盤踞蠹
河剝衆者嚴懲一二以警其餘目下濬河正急用夫正殷
所當明嚴行各官作速議妥著為定例以裨實用等因先
經會呈

河漕二部院并案行淮安府及山清管河官火速查明造
冊呈報去後續據帶管山清河務連通判開報清理過緊
淮大小牙行共夫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名內除減免外

每年實徵銀一萬七千八十七兩三錢二分九釐九毫數
目到司據此為照前項行夫已被山陽工房巧構乾沒今
自清吐十之七八以足河工之舊額而釐積蠹之奸欺上
益漕河下恤民瘼歷觀巡按御史王 南京戶科給事中
歐陽之疏及 戶部之

題覆

總河部院之明問皆懸懸然及此其為

南河志卷之十四

十六

文

國計民生意何切也至于減免夫銀一節原為寬恤窮牙不
為富行而錮今閱冊內鹽牙經紀十六名鹽船埠頭九名
又布行棉花經紀與擅鹽脚夫一槩議減不但不服窮牙
之心而將來見之奏章似亦不便牌行連通判即查前項
夫數銀數是否的確鹽行經紀等行何以槩免此外又匿
未吐如工房吏書鍾惟顯丘愛孫等隱占凡載在各犯供
冊者尚多并事在地方者聽道府通查酌議外其河工九
百名每名九兩七錢二分專委糧廳徵收逐計解赴司道
封識自是額規永難虧缺即借作兵餉者終是河工之需
亦當註河道銀兩之籍以備 臺省計本部之清核該廳
始終其事勞勩著聞務為鑒 經久之謀以杜漸 暗消

之計等因備行去後今據本官冊報仍照前開總計牙夫一萬四千七百七十有奇歲徵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三錢二分零數目前來於前件內翻查得原文詳過實徵銀一萬八千零三兩四分後據清江浦浦代頭合食脚頭斛夫官斛及辛店北鄉雜糧斗手六行因人多利寡不能應夫告蒙詳准每名於額徵夫銀七兩七錢二分之內減去七錢二分實徵銀七兩整共減去銀一千二百四十八兩止實存銀一萬六千七百五十五兩零四分今以見在實徵銀一萬七千零八十七兩三錢二分九釐九毫為率較比南河志卷之十四 三七、文穆

減定之數外尚餘剩銀三百三十二兩二錢八分九釐零以備牙役之中有事故告繳失額之數其續有詳准優免人數俱在額供河夫九百名之外開銷其額徵夫銀之內續准本府詳允開發優免公占每歲免銀九百二十七兩三錢五分一釐另文呈報等因據此看得行夫之設其來既久歲徵之額為數頗多乃奸人藐法盡歸私索以故由九百而減至五百即五百亦無徵而五季無額出陽河道外決內淤司道臨河蒿目坐困向非多方集夫親督撈浚將東南四百萬之軍糈咽喉梗塞悞國悞河誰為厲階

一本司忝屬河員敢溺河職故不避勞怨查此河夫要見清銀原得二萬二千有奇內除減免者五千餘金尚存一萬七千零昔何以聽縣申詳苦無分文今何以萬千現徵還有未盡此隱占之定案難容奸謀翻倒若夫乾沒之餘查有前數九百名額夫之外贏餘實多該府借以佐兵兵與河皆為

王事本司亦不過藉手抹敝斷不敢貪天為功惟是目前清查載在冊籍者固難更張而歷年侵蝕夫銀奉詳追贓之罪犯延及一年未完十分之一捏詞推調意旨翻倒又招南河志卷之十四 三七、文穆

內另提同侵夫數之子房與明盜厥木假寫硃票之工書仍在該處應役未經究問均可駭異所當請明定立期限嚴行追提照數還官以清積案者也司道清夫殫厥心力始得清銀二萬二千零者要亦十之七八其未清者尚多也既而寬恤貧牙減去五千餘金實存一萬七千八十餘兩減之為數不貲矣近該廳報又有優免九百餘兩之數及面稟重名繳帖退減徵銀之說雖云不損正額已與原文不侔皆由帖無憑清數得以影射詭隱以致牙行逐日新增夫銀侵蝕正減竊恐日甚一日年復一年將來借編

補之名為消磨之計不數年又踵五百無徵五季無餉之轍矣是更可惜矣今議以一萬七千八百七兩為準期于永毋虧缺凡牙行見充及新增納銀者俱請司道號票為照告退者銷票准退無票不許私充私充者告發治罪牙行消長與收過夫銀按季填報司道具數轉呈

本部院查考以絕每年編審工房百出之弊河夫額銀照舊解驗仍以銀之盈縮課徵收委官之殿最總于年終會呈獎戒所當請明嚴行申飭以垂久計者也再照前項夫銀開徵始于去歲秋季則三月清查之後尚有一季未徵

南河志卷之十四

三十九

文移

大約四千餘兩未據聲說不知諸犯復將此銀置於何地其各犯之供報未吐者及盜埧布行之舊額當仍者俱應亟為清查以完前件至于論工募夫計土給價并他日撤兵歸河之餉均非細務相應及時酌量以求益漕河未祛奸蠹著為一定不移之規共作地方維新之政所當請明會行該府該廳仰遵

憲令協衷綜核以無負同舟之誼者也伏乞

照詳施行

本院批據議行夫伯蠹洞下觀火欲祛虧額私充之弊法

無善司道號票見充新增者給告退者銷其牙行銷長收過夫銀按季填報委官以徵銀多寡為殿最年終獎戒悉如詳行至前此一季未徵之銀及論之募夫計土給價并撤兵歸河之餉與夫奉追未完之賦銀照模未結之工吏工書仰司仍會同該道查議併結繳

條議河漕事宜詳文

為敬陳河漕管見職掌寸丹以備採擇以明愚悃事職以淺昧之才謬叨南河之任復以漕運之厄正當河患之殷日迫漏卮以弱職為懼殫精三載之餘置自怨勞之數荷蒙

南河志卷之十四

四

文移

兩總院留任築濬諸役幸已拮据告成雖竭犬馬之愚尚有芻蕘之見可以仰報任使萬一者敢不一陳之竊念黃河萬里奔流至清口會淮以入於海不但上為祖陵之合襟下關淮揚之命脉而四百萬漕糧藉為咽喉黃強淮弱向來已然近歲上決下淤奪淮內灌河身日高運渠日墊清口黃沙橫積將有萬曆初年水回肝泗之漸其作溜阻漕見為運梗

新任總河部院近有治水一疏已灼見本原與

漕撫部院呂極論治漕諸款合之已無遺慮而職請申言其

說所以避河之害全漕之利者竊謂必治河而後可以治漕尤必治漕而後可以治河也夫河之好決自周漢已然先任總河部院濬歷試諸艱築堤塞決東水歸漕借淮刷黃以水治水故河漕不相為厄而交相為用今歲運之過淮幸新舊河大挑無阻而磨兒庄上下輒阻溜一十二處者何也伏秋水漲水居其二沙居其八有水緩沙停之處即有溜急衝深之處也背嘗深通無阻而今顧沉城梗運者何也有上流之決口散漫又有下流之分水漏胎也蓋上愈決則下愈壅下一分則上必緩決而壅分而緩則沙停而河飽為今之計必上流諸決口盡塞遙堤盡固而後迅流直刷乎河底又必循舊六月之初即築清口大壩各閘啟一閉二而後借淮携黃以歸海如是而漕必無淺溜阻也是治河正所以治漕也然回空至秋仲未盡漕何以速重船至秋後方盡清口何以壩必如

漕撫部院所陳申飭與戶部倉場近疏確遵

功令務正運期在初夏以前過盡其鮮

貢諸船亦照先年仲夏以前過關清口可仍大壩准必併而北黃必勇而東溜淺俱刷海口俱關是治漕正所以治

河也不然黃河去年之溜今年必倍運河今年雖濬異日旋淤行將無河安望有運乎

台臺心切禹思忠存國計職故不禁狂言之無當也至於河道錢糧徵收出納皆由府縣稽查數目則由司道自歲修決工冒破多端而侵漁影占弊實百出惟減估一分則存一分於公家多清一分則還一分於實用故職自蒞任以來節省減估共以萬計清追亦以六千餘計俱有案卷冊籍可查然節省餘帑之不足非餘其有餘者也清者清侵蝕於已無非清其見有者也苟有利於

國家誠無顧於怨毒矣而清查淮安行夫之銀為最艱

先總河潘以濱河牙行定夫九百名供役副使袁應泰郎中李之藻更為徵銀八千七百四十八兩以募夫至職蒞任五季無夫無餉廢濬廢築故天啟二年二月內與副使宋統殷任慈清查會議寬嚴之中詳委府佐歲徵銀一萬七千八百七兩三錢二分九釐九毫俱該府貯庫司其完鑄為每歲募夫河工之用淮郡凋瘵最貧如派充寇官帑如洗河患日深中河青田之役因河南協濟銀二萬兩未得如議奉

前任總河部院房憲牌取揚州府由關等銀一萬兩江都縣贖銀一千二百七十兩零實應縣河道銀一千八百三十二兩零共一萬三千餘兩以應之第行夫九百名額銀八千七百四十八兩此係募夫正項不可移動其在額外者因鄒滕有整清口募兵五百餘名防守該府議借為餉比即呈俟兵銷之後仍歸正項今存兵一百七十餘名尚支銀二千餘兩一切實在支銷該府有冊纖毫不由司道而商賈盛衰店行消長繳帖領帖日異月殊故寧存之地方聽有司酌量新舊抵補莫不失額以待河道不時之需亦未敢指為定額奏聞貽地方以不堪然自天啟二年秋季七月府佐徵銀歷季拖欠至六千餘兩奉漕撫部院呂憲牌嚴催職與宋參政勒限親比始漸報有收納一番藉數一番任怨無論盡洗衙門之陋規抑亦且置禍機於度外殊非見成易得之物前科臣歐陽解兩見之疏中職亦登之奏繳并具冊於本部堂矣乃戶部餉院節次行文到司欲借以抵挑鹽加派責職以濡

總院檄下司道司道檄下該府該府初以一千四百兩議抵既以水衡錢不敢議覆復聞舉淮加派先年止據州縣回冊多少互錯今自可數以相抵見蒙漕撫部院呂行府清查職以為田糧自田河銀自河工部之屬司宜清工部之工用似宜據職掌一明之又思在彼在此總歸公家或多或少皆裨國計何必遲遲以自抹其苦心第奉總河部院朱疏明那移抵借之禁新奉功令且河患方殷經費無極是宜具文請詳不宜輒自專擅故先嚴徵比連銀據同知張元弼開櫃徵收報有陸續納銀五千七百三十九兩零見貯府庫庫職敢任怨不敢任濡滯之罪與擅專之罪也淮工已完具文請代所有任內事宜除節省減估以萬餘計不必言也所有清追銀兩共計六千二百九十七兩九錢五分零其正項開銷并見追見貯悉留之以為河道之儲另具揭帖開報要之涓滴無加於河海纖毫必殫其血誠而已伏乞 俯察愚誠倘所言河漕有當者或採之施行以濟時艱至於行夫銀兩耳鑒徵比者府廳收貯者府正出入皆有司存職惟竭蹶稽

賈隆正額外餘銀應否抵補鹽挑加派多寡應否俟府查
糧清補夫銀仍歸河道特賜主持回咨

戶部及移文餉院以免職執法清查者之罪庶大馬得終
其微勞而芻蕘少裨於

國用矣為此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按河漕利害載在河防諸書甚明非臆創說至於加河為
避黃利漕之捷徑其功匪小邇年宿遷以上多溜阻船皆
由沙壅水激而然訪有董陳二溝敗馬湖接加僅六十里

南河志卷之十

四庫全書

卷之十

中有二十里尚無緯堤及今湖身淺涸因鑿為深因土為
岸所費無幾而漕免紆迴百里之害真稱永利見邳宿同
知宋士中鑿鑿言之咸故陳之

河漕兩臺以成其是近補儲道亟備一議

南河全考序

都水朱公敬韶行河之暇纂南
河志廣大悉備君子則之而復
綜識大識小之精樹世法世道
之鵠著全河考洪浸細流靡不
具載源流支委靡不縷析按之

序

一

有圖稽之甚典古今治亂之故
較若列眉賢哲疏築之奇洞如
指掌注海注江之紀又不啻燭
照而龜卜也觀于此而河瀆朝
宗一目瞭然即經理平成可為
懿矩矣至若河役若河官若漕

還若

貢舟併附其詳益知作者之苦
心明德固遠所裨

國計民生實淵以厚非尋常文
藝已者舊弁南河志首予別爲
一帙用廣厥傳凡留心水土者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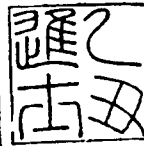
二

均遊目而有得也

肯

崇禎歲在癸酉仲春月旣望日

淮南河堤使東魯徐標識



舊南河紀畧序

歲癸酉夏余承乏南河初至詢故事得謝
公體升南河規則讀之第所載者河夫耳
諸河務大都漫無可考邇河防多故余往
來淮揚徐間日夜問水所聞長老言頗悉
筆藏篋中會今歲秋大司空鎮山朱公過
茲地與余譚河事且曰泉洪閘署各有志
而茲河獨缺盍圖之詒來者余不揣鄙陋

序

一

即采所聞見者彙分序次付之鈔梓蓋存
梗槩備案牘焉爾如其潤色俟君子云

肯

萬曆甲戌季冬新昌熊子臣書

南河全考目錄

全河總圖

上卷

周定王五年起至 國朝穆宗隆慶六年止

下卷

神宗萬曆元年起至天啓四年止

附各河考

漕河通考

白河考

南河全考 目錄

會通河考

洗河考

沂河考

淮河考

通海口考

支河考

又附

河役考

漕運考

大通河考

衛河考

泗河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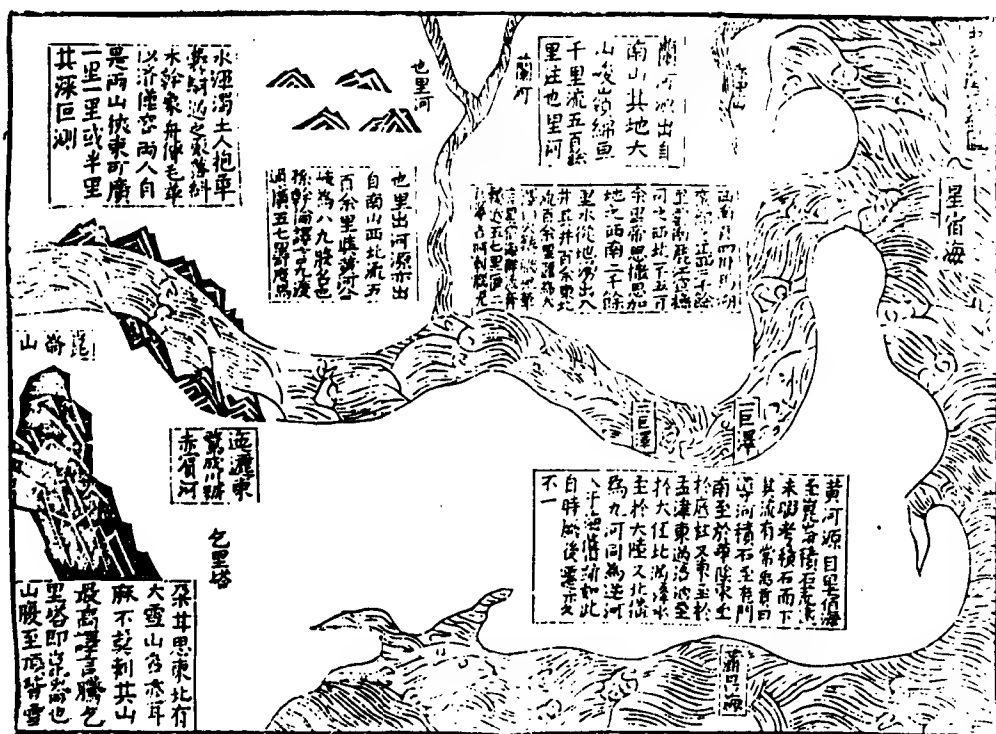
汴河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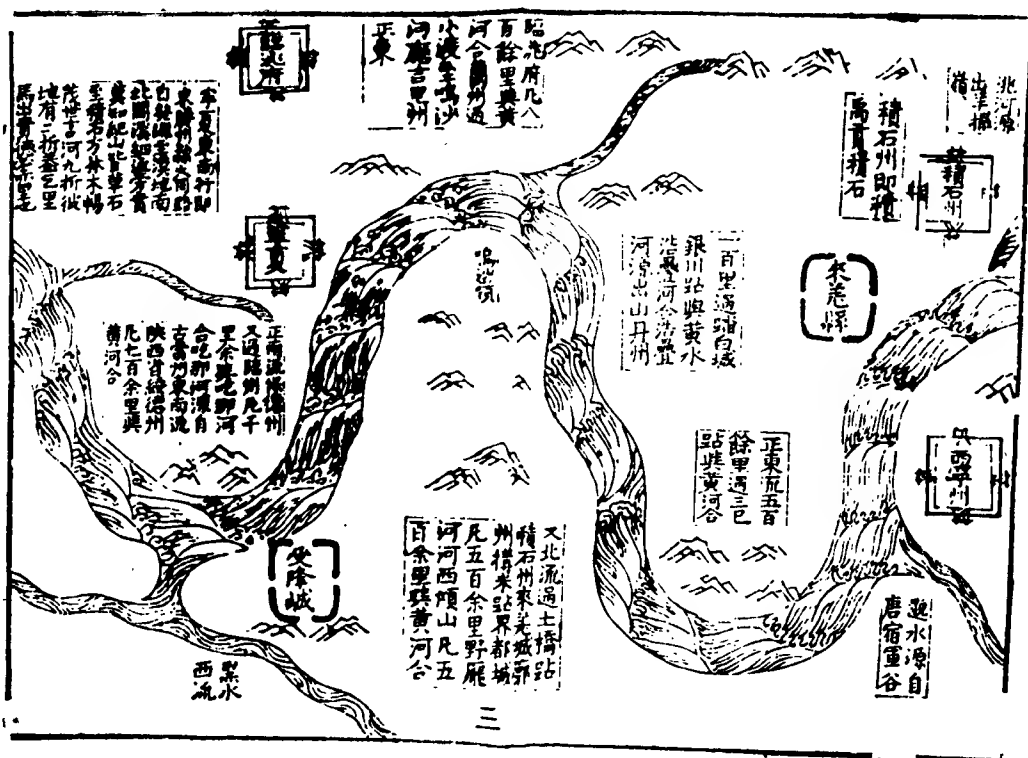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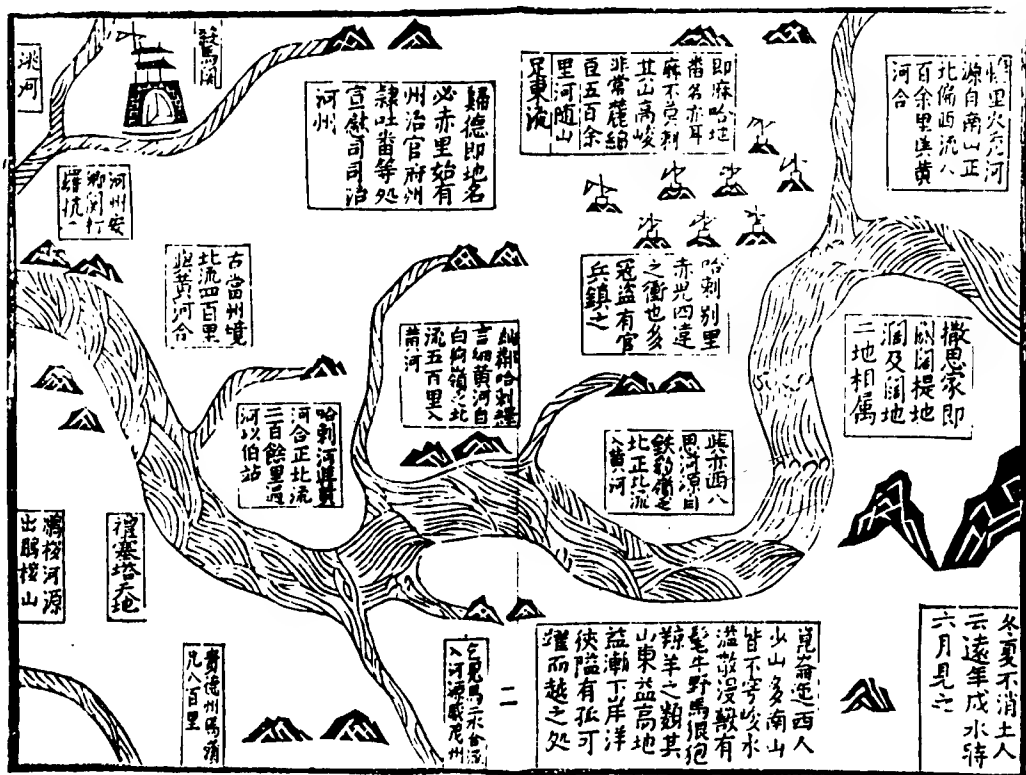
加河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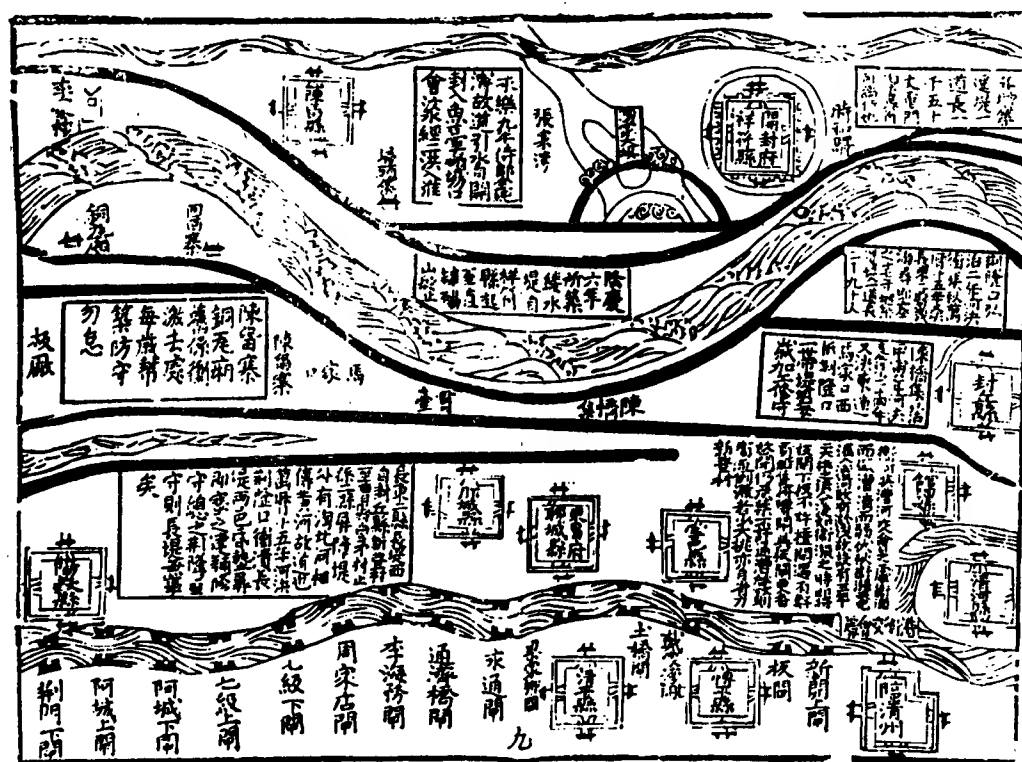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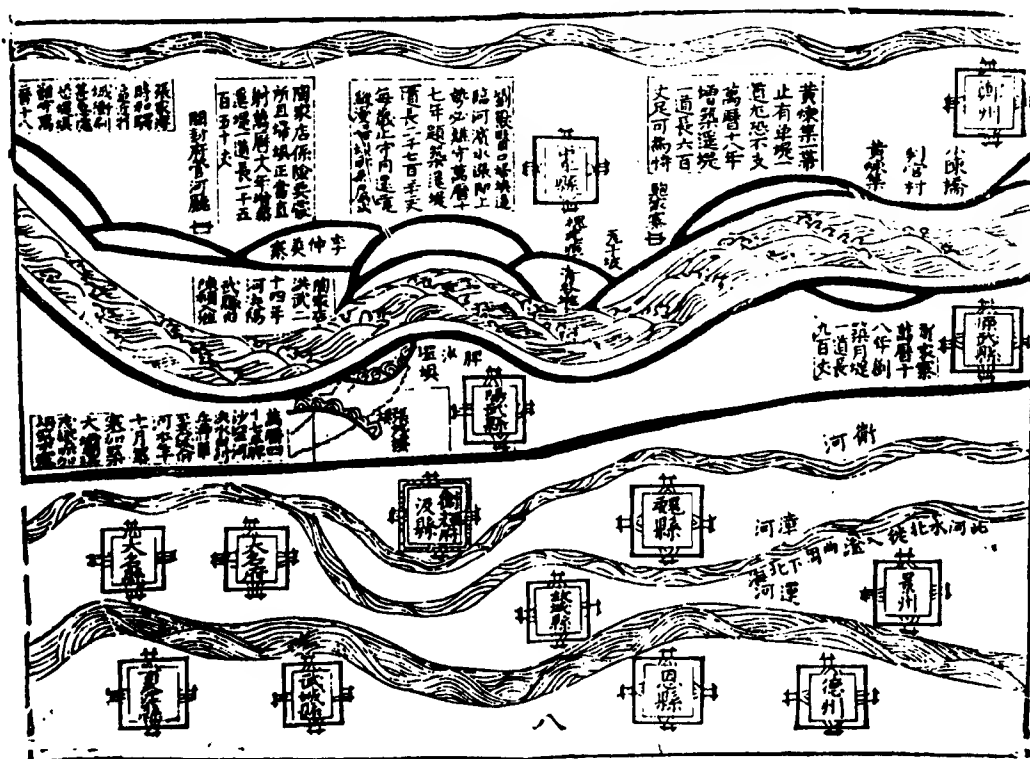
通江口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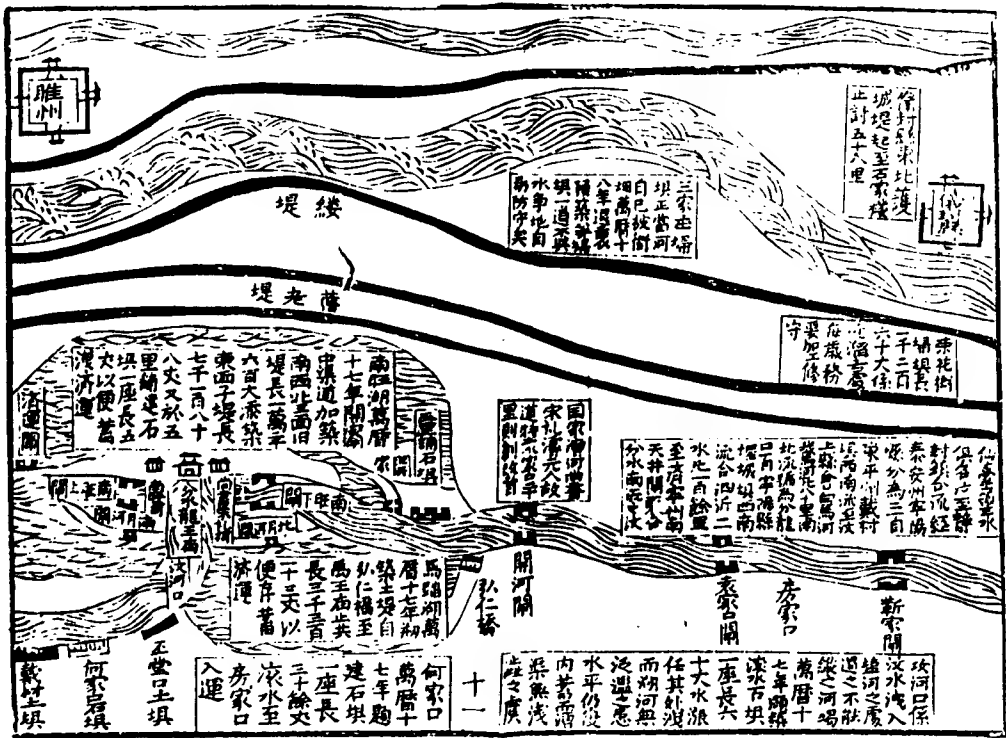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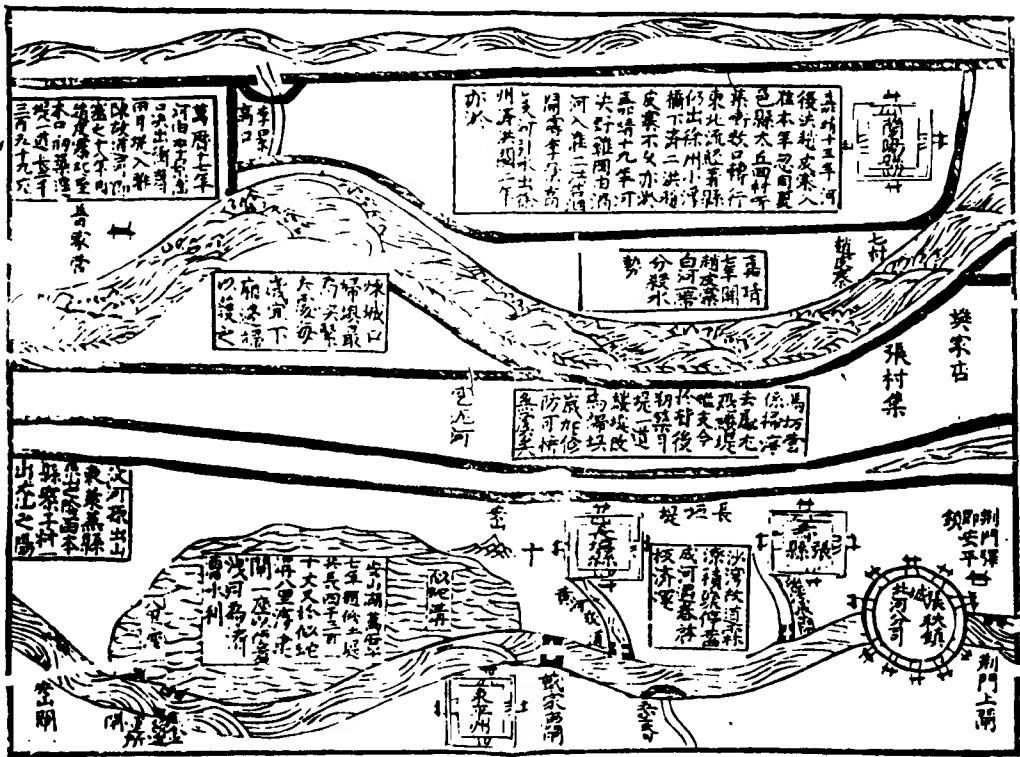
河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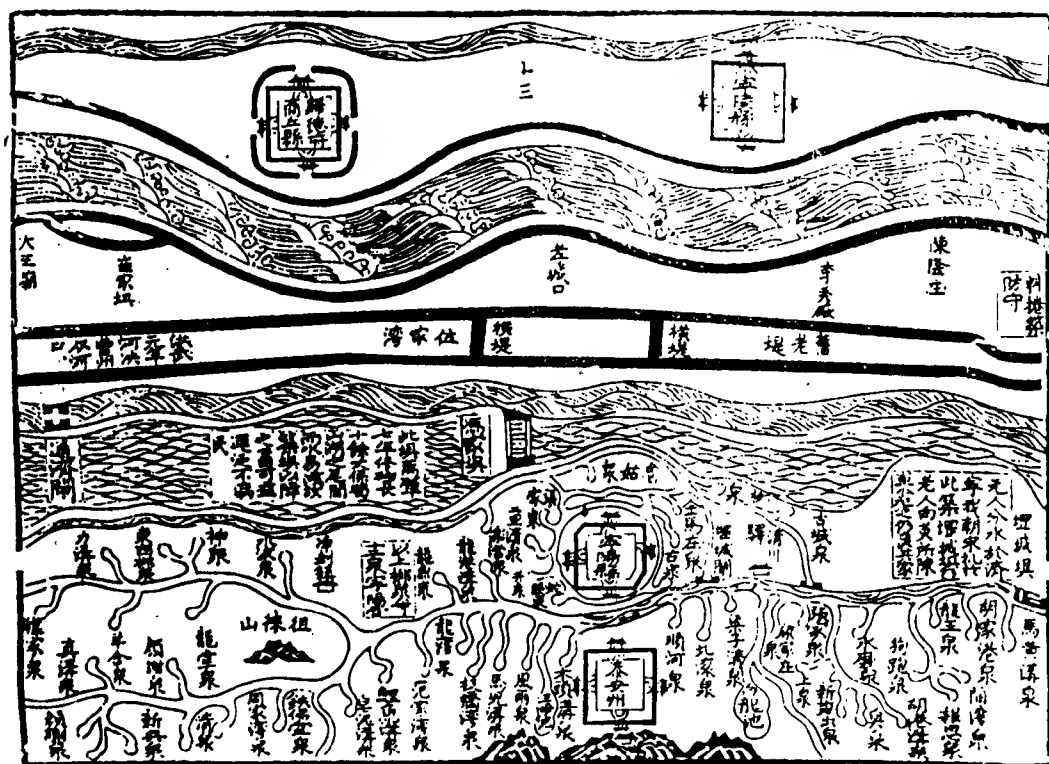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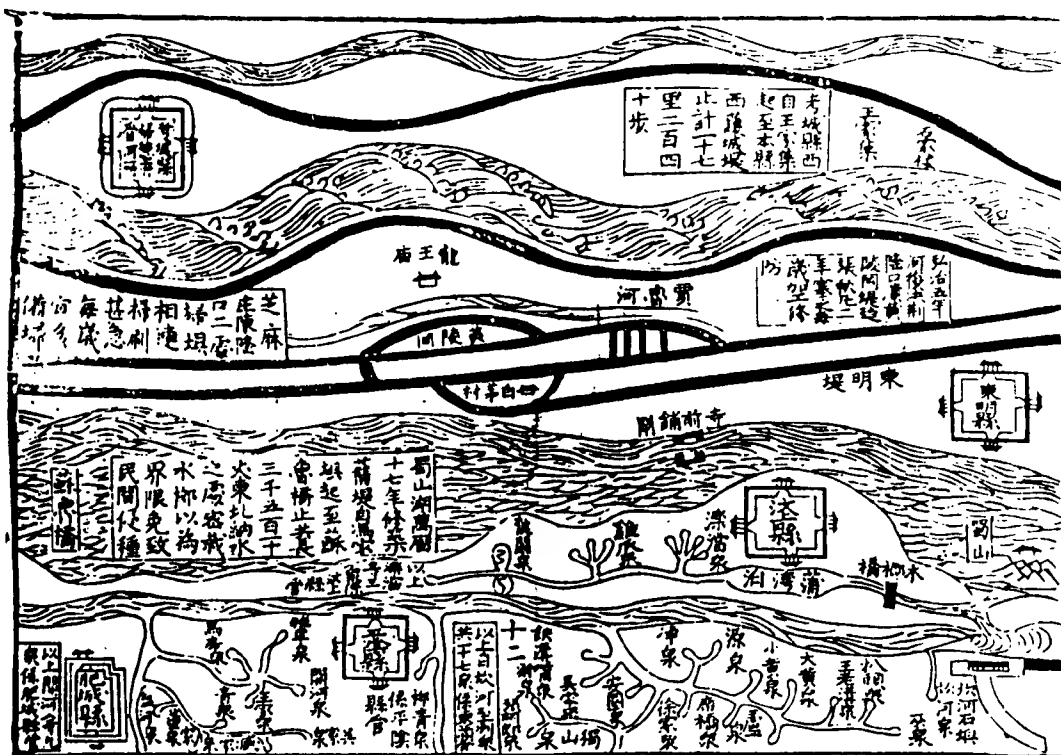
貢船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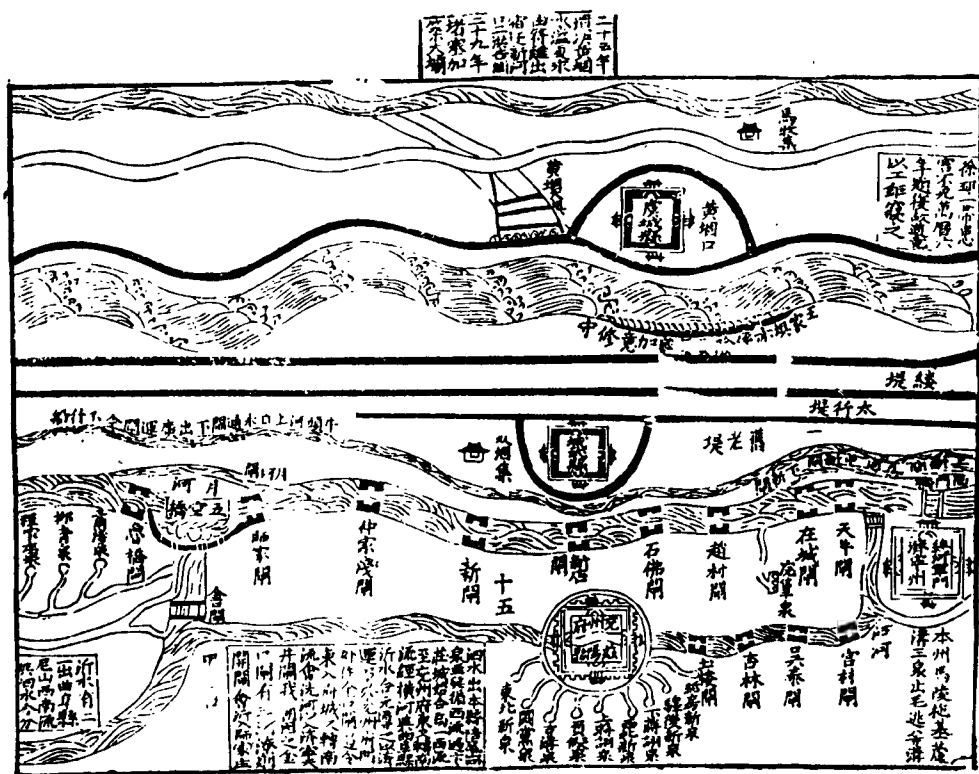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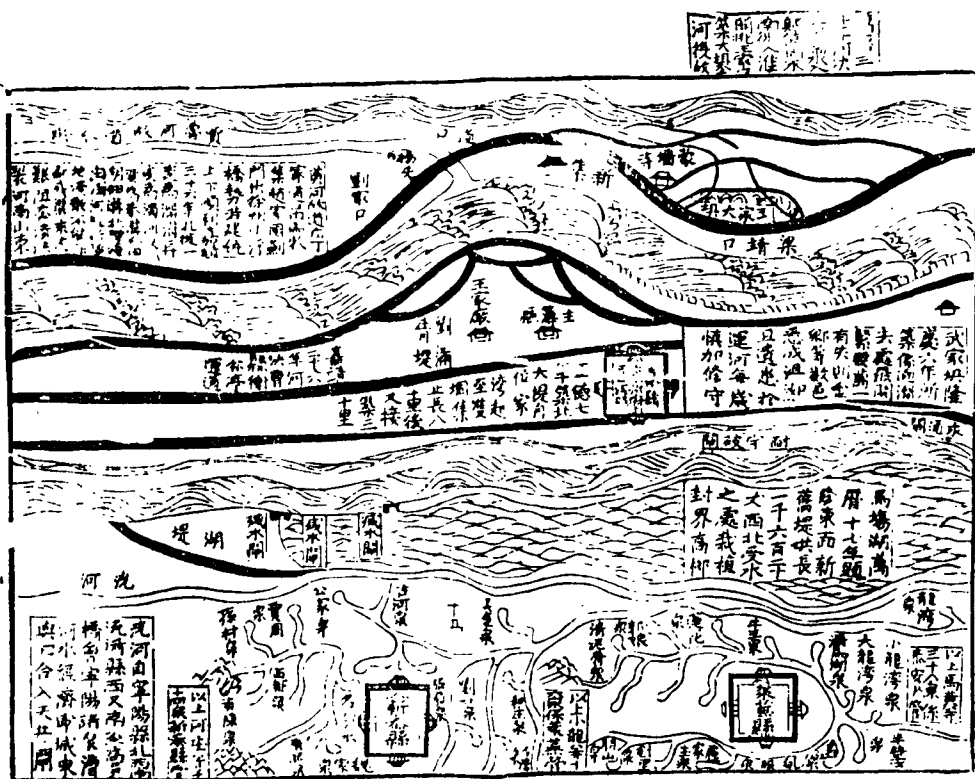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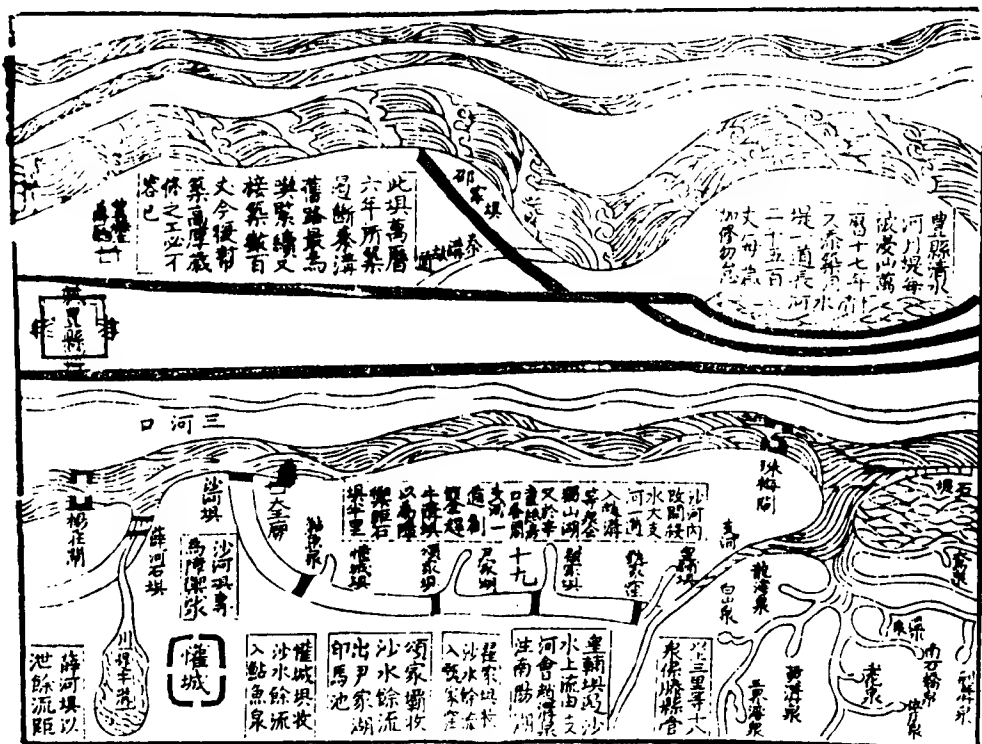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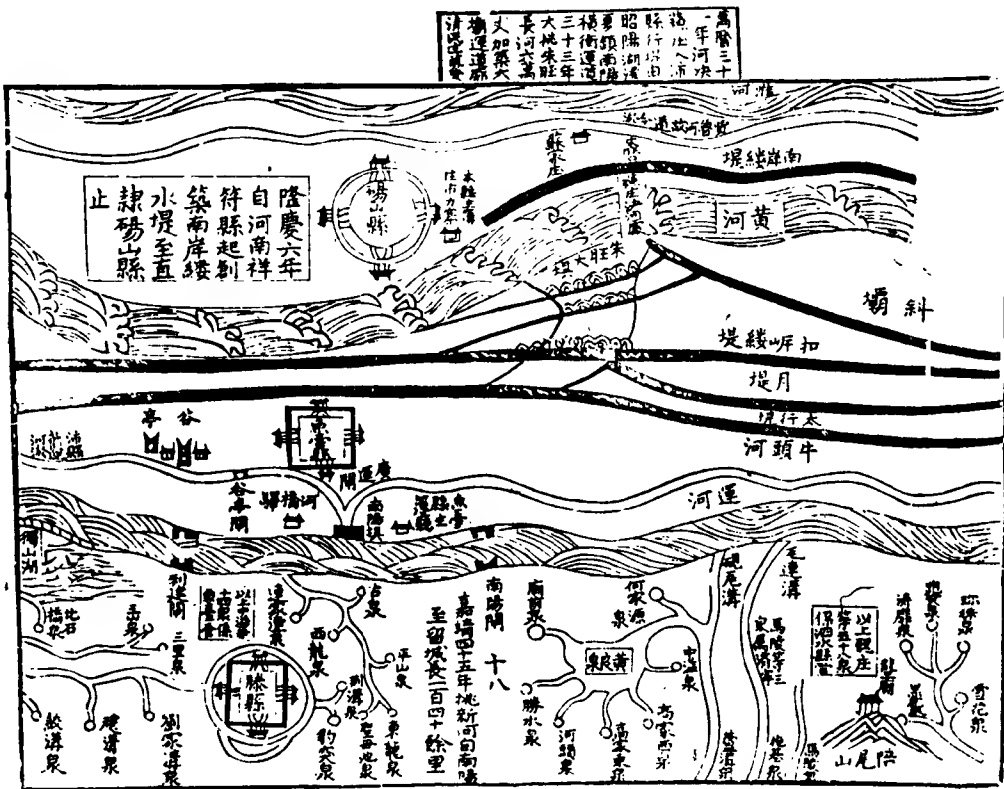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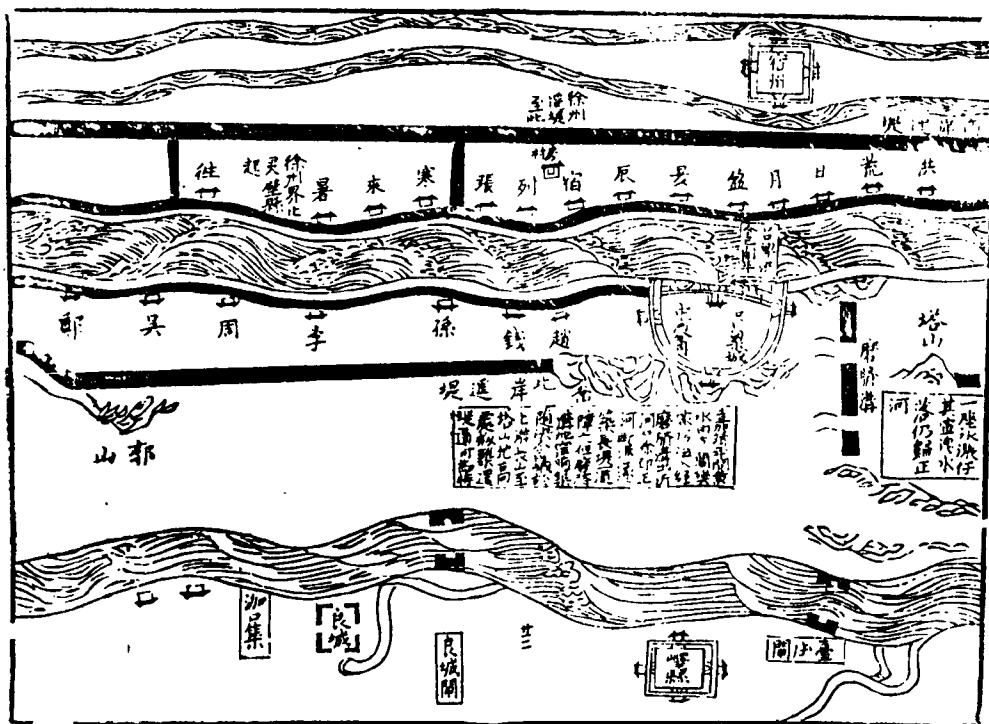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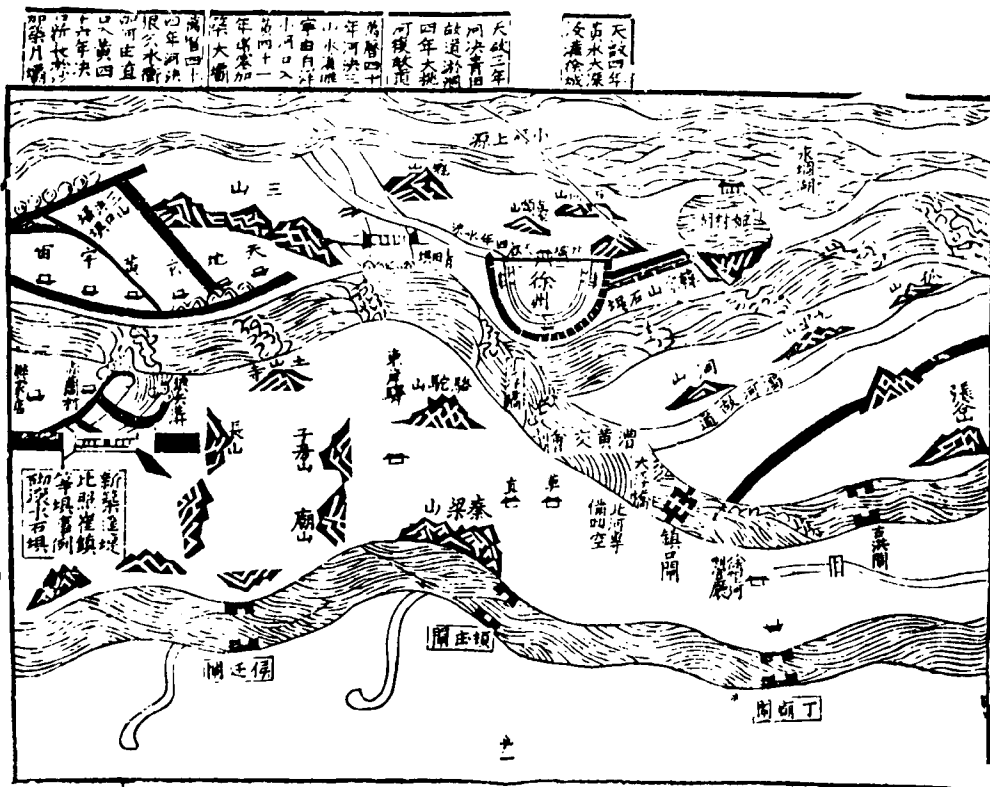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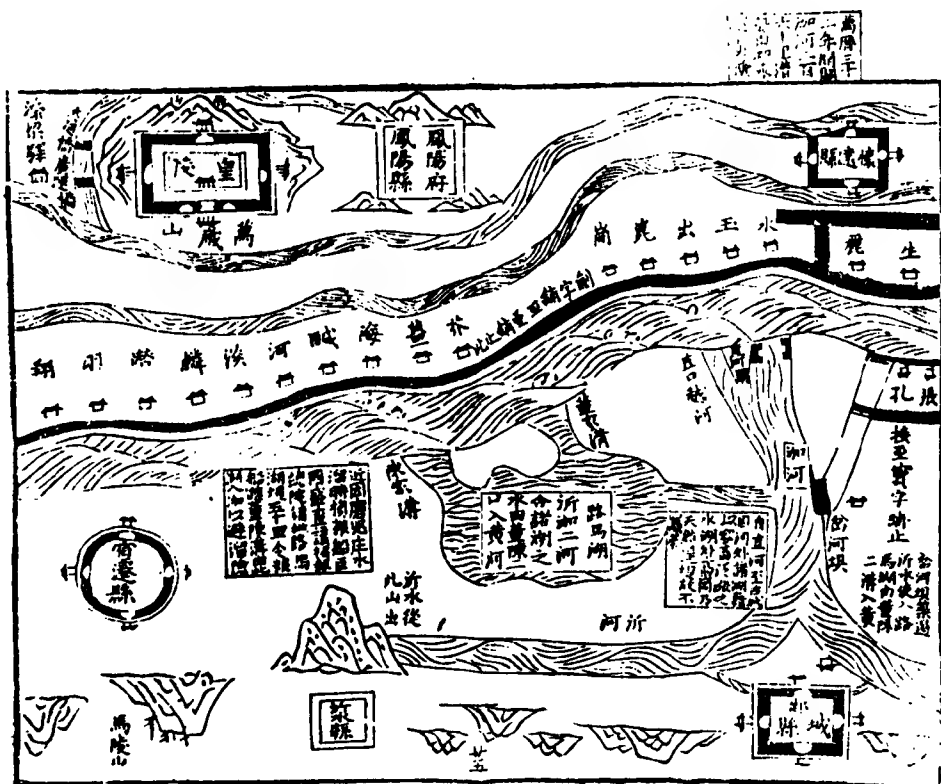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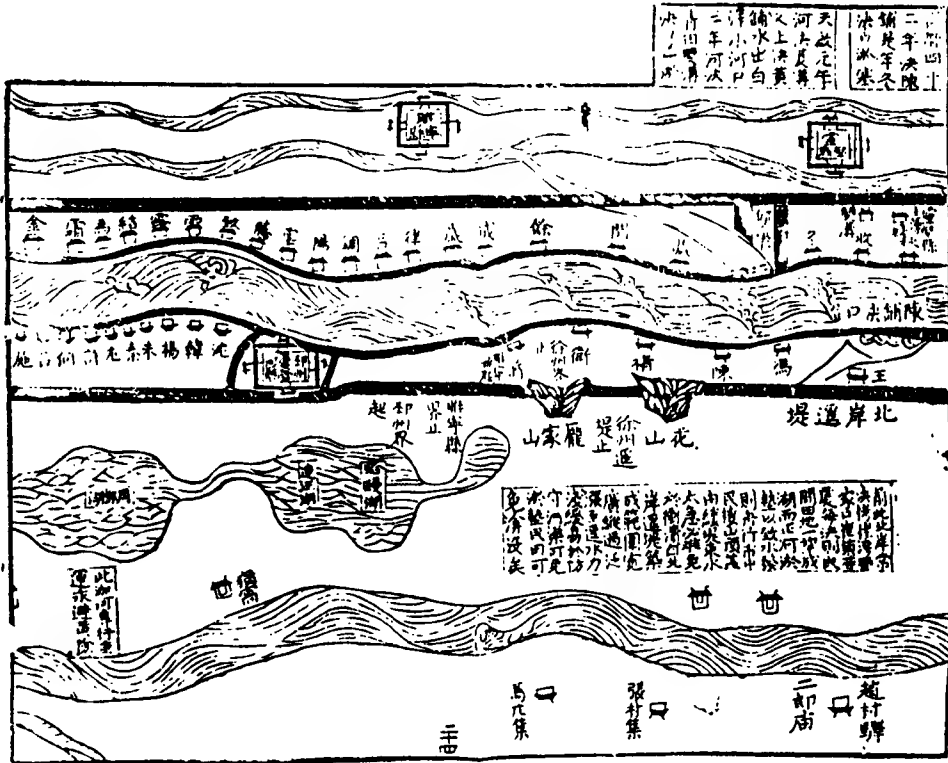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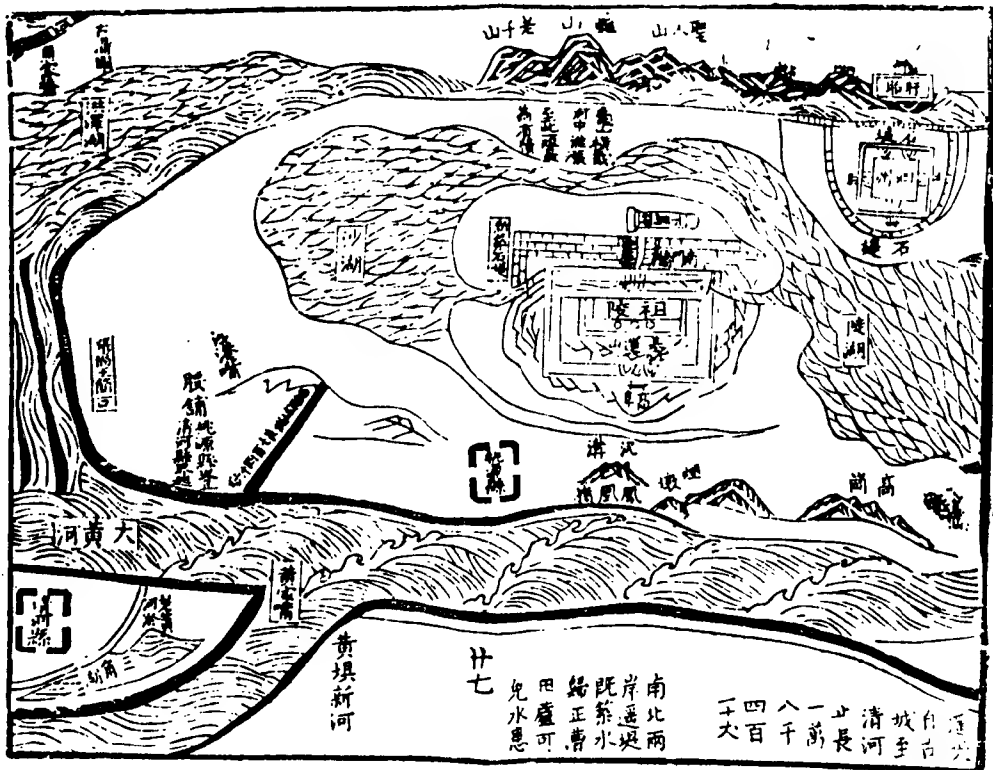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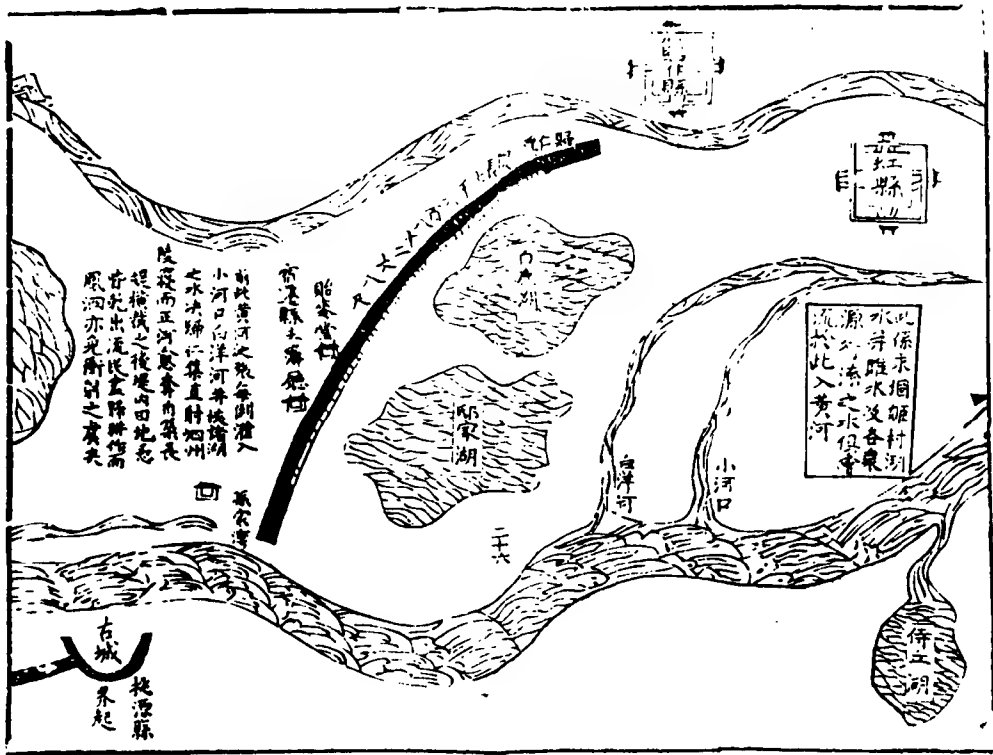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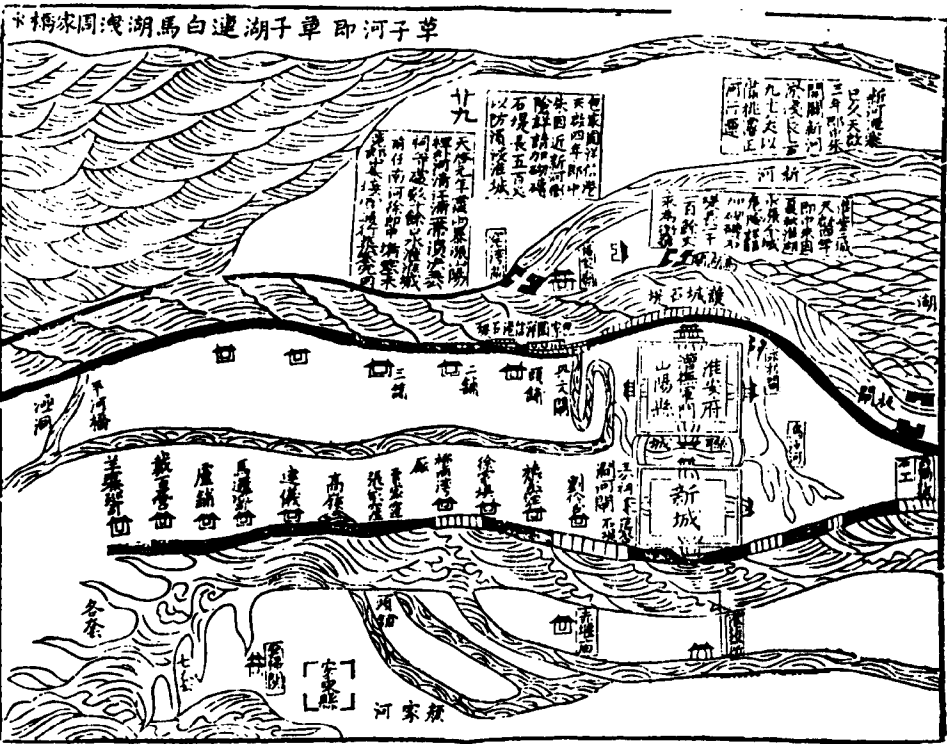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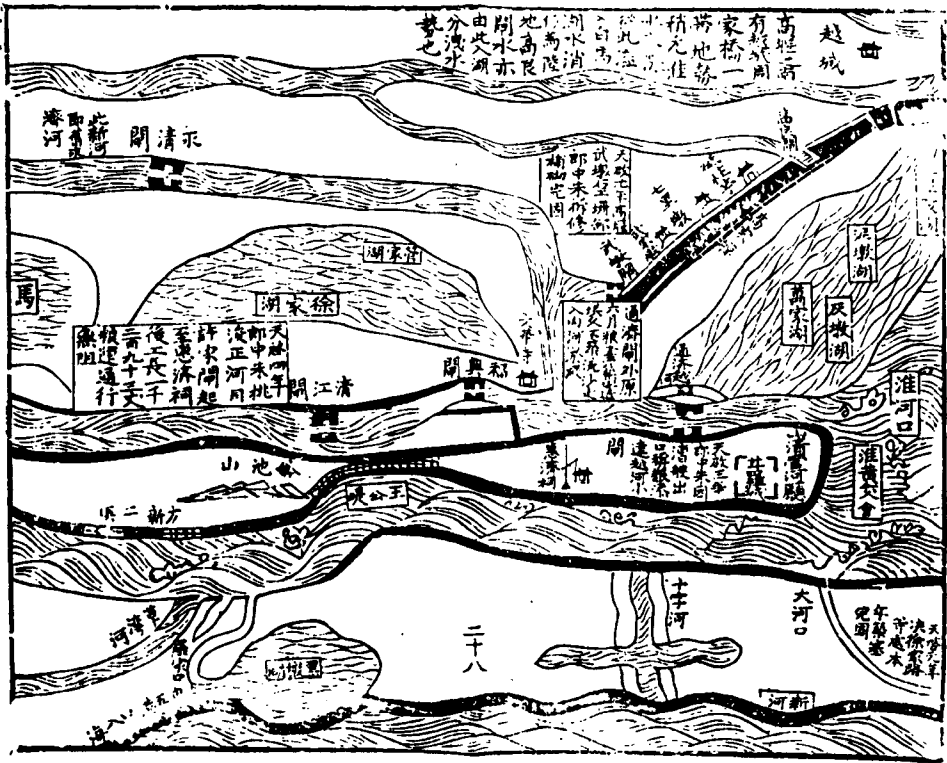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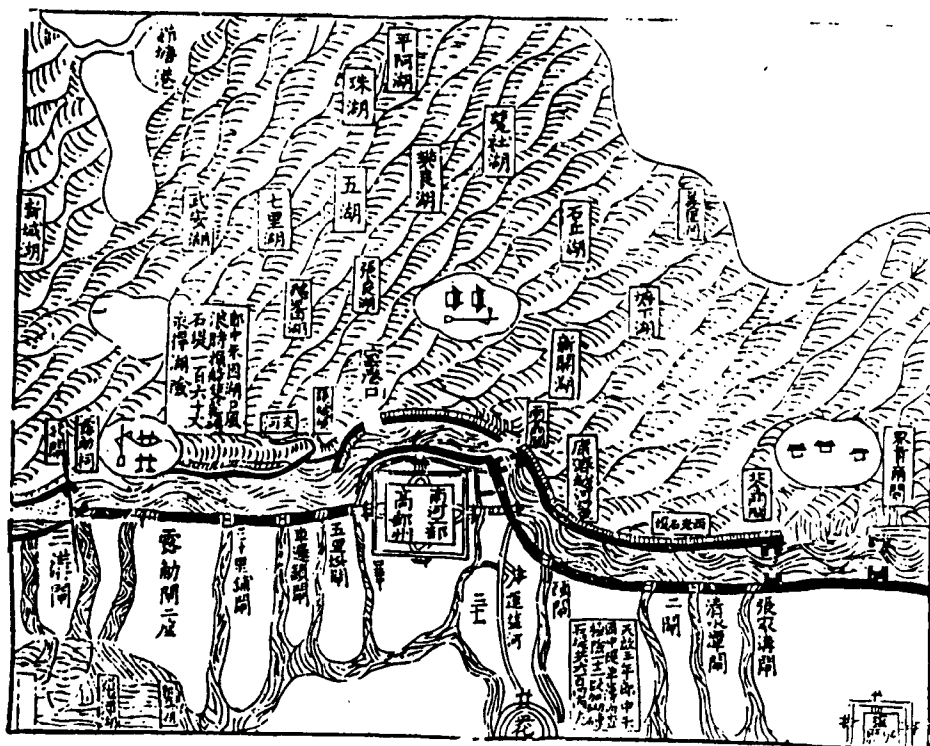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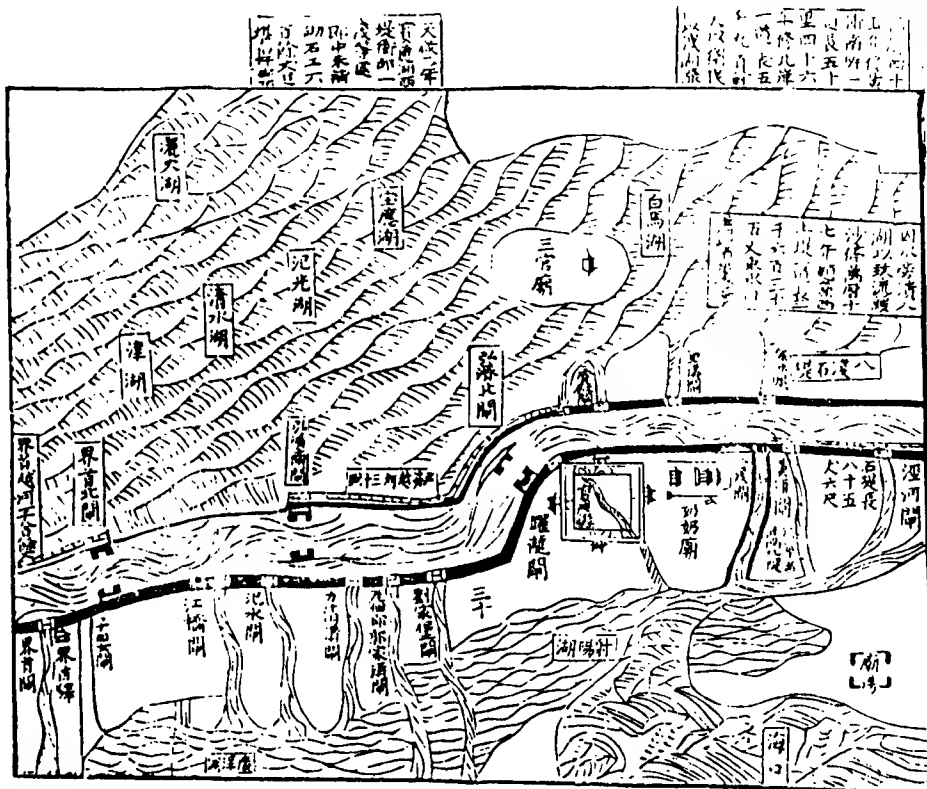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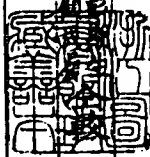


南河全考卷上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彭

郎中徐標續纂



治河治漕考

夫三代邈矣河之為患靡可得而稽焉從而侵准則自周定王始也自後河決瓠子為甚漢武躬親塞之而河復舊迹元成之世外戚專政法度紀綱散于群小井水且溢而况黃河李尋陰盛之論良不虛也及孝明用王吳之策築堤疏汴析

南河全考卷上

派為八自漢及隋三百年間河不能災蓋得神禹之遺意也唐人專治水而河之決大減於漢豈順水之性不加穿鑿而然與至宋則無策矣不堅築堤而恃埽河性北流而矯之東以至中國疲敝文呂二公不無罪焉胡無百年之運以元亡罪賈魯者非通論也

明興定鼎金陵尋復有蘭門之徙罷海運而通漕運以淮揚為襟喉黃淮為津要而

二陵王氣倚之則防河之決治漕之淤無一月可緩者也咸忝南河職守三載矣每觀河身日高漕道多梗未嘗不目揚

心疚因取近代治河諸書摘要刪繁叅以已意彙為一編論黃河者十之七論漕河者十之三曰治河治漕考雖未能一一施行而古今河之寧溢漕之利阻與夫諸名臣經營荒度之勛績蓋可得而觀覽云

按禹貢載所治諸水皆著其源獨於黃河則曰導河積石蓋其源流荒遠不可臆說聖人固慎之也自漢張騫使西域訪河源以為河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云得之悶磨黎山世相傳以為信元世祖始命其學士蒲察都實佩金虎符往求之

南河全考卷上

得其源于吐蕃朵甘思之西四山中有水匯為澤若列宿然曰火墩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此而東為赤賓河東行岐為九派曰九渡河於時尚清淺可涉又東行約五里許始渾濁而流益大朵甘思東北有大山四時皆積雪蓋崑崙也自崑崙崙東北流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蘭州始入中國繞朔方北地上郡又東北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折而南下龍門迂迴行九千餘里則張騫薛元鼎之言皆不足據然此無關於中國之利害雖存而不論可也禹鑿龍門南經華陰東至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

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澤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
逆河入于海說者以大陸今在冀州而九河則為今德州
東光南皮滄州靜海平原海豐諸州縣其故迹猶微有存
者劉子所嘆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蓋嘆河
也考之殷書殷自祖乙都耿圯于河水乃遷于河南偃師
其告于臣民言自湯以來不常厥居于今五邦則盤庚之
前業已數遷其後復居于毫是河水為患在殷已然而禹
貢載海岱及淮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汭
于江海達于淮泗此河淮相通之槩也

南河全考

卷上

三

周
定王五年河徙於礪南浮于淮

晉景公十五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
尋過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哭之既而祠焉
斯流矣伯尋至君問之伯尋如其言而河流

按春秋時齊桓公取近河之地以廣田居而九河只存其
一語載宋史汴河志中戰國時河在齊趙魏界三國各築
堤岸以自衛故白圭自以治水為愈于禹不知其以隣國
為壑三國之堤必有成于圭者

魯哀公九年秋吳城邾溝通江淮

時夫差將霸中國乃築城廣陵下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
北至末口謂之邾溝郡縣志廣陵在江都縣西北四里即
蜀岡也州城正直其上大江西北自六合縣界流入晉祖
逖擊楫中流之所南對丹徒之京口舊濶四十餘里今濶
十八里按江都縣西北六十里有末口近黃子湖與六合
相值邾溝皆自城下起東北穿射陽湖西北穿至末口而
江淮始通矣

漢

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堤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

南河全考

卷上

四

元光三年河徙自頓丘經瓠子通於淮泗

元封四年武帝封泰山還自臨瓠子口沉白馬玉璧令群臣
負薪塞之下其園之竹以為捷作歌有螭桑浮兮淮泗滿
之句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宣房宮而導河北行二
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太始二年齊人延年上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是地勢
西北高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
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
憂匈奴然上以河過大禹所導驟難更改壯其言而罷之

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咸隄防不能禁迺各穿渠直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元帝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清河靈鳴犢口

按元封中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建始初年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泥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尤卑土壤輕脆頃所以不至大害者以

南河全考卷之五

五

屯氏河通兩川分派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並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今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濬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派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濬以助大河泄暴水倫非常事下丞相御史等相視僉以屯氏河盈溢時方用度不足竟寢其議

建始四年夏四月河決館陶東郡金堤汎溢充豫入平原灌四郡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壞官亭廬舍且四萬所河

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咸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上嘉其績詔以其五年為河平元年延世為光祿大夫爵關內侯賜黃金百斤河平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作繇六月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先是楊賜言泛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石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

南河全考卷之六

六

益滿怒為害甚于故是歲遂有是決河堤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于前決平原時今可於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駕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濬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堤救水歲三萬人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蘓南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駕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

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潰聖王興則出國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鮮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湍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南河全考卷上哀上數遣使者處業賑贍之。

七

哀帝即位時騎都尉平當領河堤使奏言按經義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九河今皆填塞難明宜博求能濬川孰河者于是待詔賈讓獻上中下三策曰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水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見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今行上策從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管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溢期月自定出數年治河之費業所徙之民此功一立河之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多穿漕渠則民利其灌慨益鹵下濕填淤加肥一利也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三利也故謂中策若繕完故堤增卑倍薄而勞費無已數逢其害則最下策也

按讓三策丘文莊服其中策潘印川俱辨其非唯宋任伯雨謂宜寬三隄防約攔水勢者得之

八

南河全考卷上平帝元始四年王莽以河決靡常徵治河者議郎李尋議以勿塞決水勢稍定因天心而圖之王橫言禹行水時河從西山下東北去今宜更開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壞基慮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

明帝永平十四年修汴渠

按初平帝時汴河決久不修河流入汴充豫稱惠建武中始議修濬儀令樂俊言民新被兵未宜興役後汴渠東浸

彌廣百姓怨歎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發丁夫數十萬治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無潰漏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至吳等皆增秩一等于是河汴分流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故水有所洩偶合禹功終漢之世迄于晉隋皆無河患焉

順帝陽嘉中又自汴河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口入金堤

靈帝建寧中又增修汴堤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源

九

魏 正始二年置淮南屯田廣漕渠

按魏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乃開廣漕渠而下達于淮齋食有資而無水害蓋

司馬懿用艾之策也

普 元帝建武元年河溢河汾

孝武寧康十年太傅謝安出鎮廣陵修築湖堤

揚城北四十五里有湖每水漲沒田安為築平堤隨時蓄

洩田始獲登民思之以為甘棠之澤呼其堤與湖皆曰邵

伯

梁 武帝天監十三年冬築淮堰

時發徐揚卒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

隋 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引汴入泗以達于淮

通濟渠即汴河故道其源舊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府城

內又東合蔡河又東注泗州下入于淮累因河決蔡河湮

沒無迹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

是年又開邦溝入江

帝幸江都命尚書左丞皇甫謐發淮南諸州兵丁十餘萬

開邦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皆植以樹即

南河全考卷上

十

唐人所謂柳堤是也蓋前此揚州西北自末口達六合入

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是時始自揚子達六合自山陽瀆

入淮矣

唐 都關中高祖太宗時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由汴

入河至渭

玄宗開元十年博州河決十四年溢魏州十五年溢冀州

二十五年潤州刺史齊洽奏開伊婁河

潤州今鎮江也煬帝既開邦溝自揚子達六合由山陽瀆

入淮而鎮江京口至瓜洲之賸未通至唐都關中置運使

千楊子以司漕運于是刺史齊瀚以潤州北距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敗溺于是徙漕路由京口渡江治伊婁河開二十五里達楊子縣自是免漂損之患瓜步口即六合地原濶十八里後止餘一溝然自唐至今久不通運似亦湮塞

天寶二年開廣運潭聚江淮米至京城

按天寶末安史亂國用告匱于是盛轉輸以給用而轉運使劉晏主漕事以為江淮河渭水力所任載不同各隨所能任造船而緣水置倉轉相給受由揚州距河渭米斗費

南河全考卷上

十一

錢百二十造歇艘支江船二千艘艘受千斛十艘為細網三百人軍將領之部運至河陰上三門而止未十年人人習河險不憚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轉粟百十萬石斗升無港弱者初晏于楊子置場造船艘給錢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惜小費當為永久慮今始造船當使其私用饒給而後官物可堅完異時有減之者半以下可也過此則舟不復能任運矣後果如其言

德宗興元中淮南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疏司城湖

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自杜亞疏渠浚河益庫水下走吉甫築此以洩有餘防不足漕運遂通

憲宗元和元年初置淮穎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沂淮入穎至項城入激輸于郢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汝運之費七萬

餘緡

楊子院地名唐為楊子縣南濱楊子江時于此置轉運院

故名

穆宗長慶間節度使王播自閩門外古七里溝開河東屈曲

南河全考卷上

十二

至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長十九里以便漕運

昭宗乾寧三年河漲滑州終唐世河間溢然不至大決如漢

世

同光二年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先是梁攻楊劉決河水以

限晉兵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

兵塞之未幾復壞

昔

天福二年河決鄆州四年決博州六年夏決中都入於舊河

冬十月河決滑濮鄆州七年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

威塞決河於滑州

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隄決東北經臨黃觀城兩縣

開運元年河決滑州環梁山入於汶濟

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九月決澶滑懷州

乾祐元年五月河決魚池三年六月河決鄭州

廣順二年十二月河決鄭州滑州周遣使修塞周主以決河為憂至浚請自行視許之

顯德初河大決東平之陽劉宰相李穀監治堤自陽穀抵

南河全考卷上

十三

張秋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

顯德五年濬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春三月汴渠成于是江淮

舟楫始通

濬汴口導河達淮即歸德至泗州河

太祖建隆元年命陳承詔導閼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

南歷陳穎達壽春以通淮右

閼河即惠民河今黃河自汴梁西南歷陳穎至壽州正陽

鎮入淮即宋閼河故道接宋定都汴清運之法分為四路

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

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一路之粟自閼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河惟汴最大而閼河其一也

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湔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遏堤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

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環中潭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堤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南河全考卷上

十四

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汎數州

五年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夫五萬人遣穎州

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

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

李崇矩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堤岸之缺亟繕治之

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

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以備水患滑州靈河縣

河塞復決命西土閣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

七年河大漲盛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惠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汎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

按是時堤久不成上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奏以為治還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限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黃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啟閉隨時

南河全考

卷之上

十五

務平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高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父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大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群臣稱賀

雍熙元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乃發卒五萬治之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沈以大牢加璧未幾役成

三年淮南轉運使喬維嶽開故沙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

沙河乃初轉運使劉瑤議開而未克者

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史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

堤勿致壞墮違者當寘于法

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城壞廬舍七十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近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

按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至是霖雨彌月勢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仙經度若仙請徙鄆州于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

是年江淮發運使薛奎疏真揚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淮

南河全考

卷之上

十六

南轉運副使吳遵路于真楚泰州高郵軍置斗門九十嵩洩水利

景德元年九月澶州河決橫壠埽四年又壞王公埽並詔發兵夫完治之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白浮圖村河水決溢

四年九月棣州河決禹家口復決通利軍

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帝苦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決于州東南李氏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商河役與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埽地益削河

勢高民居殆踰大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

六年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其大畧欲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漢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折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洛如夏書過泴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議不決

七年八月河決澶州人吳埽役徒數千築新堤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

南河全考

卷上

十七

九年知許州石普請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漕京師四月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以通舟運

按惠民河即太祖建隆陳承詔所導之閘河雍熙喬維嶽所開之沙河也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州城歷澶濮曹鄆住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榷板茨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治之四年二月河塞群臣賀上親為文刻石紀之

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堤又

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水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

攬是時緣河諸州皆有埽有司歲計而無關焉其為埽之法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糾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密布芟索鋪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後以大芟索係其兩端剔以竹索自內傍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于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以概果閘之壞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又有馬頭鑿牙木岸者以壓水勢護堤焉

南河全考

卷上

十八

仁宗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賜溺死之家

二年遣使行視河勢

三年轉運使方仲開言淮南漕河宜作木閘石窓分水溉民田發運使張倫及監西溪監稅范仲淹奏築捍海堤置閘納潮以通運河

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決河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臧水河

六年八月河決於澶州之王楚埽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廢丘河以分水勢遂

遣使行視埽堤

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渡橋澶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壠埽

南河全考

卷上

十九

慶曆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末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堤于澶以杆城

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河埽乃命使行視河堤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軋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雍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

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

勢

二年學士歐陽修以大役將興謀慮不慎陳大不可者五大意以天災歲旱民困國貧財力方疲大工猝起橫隴湮塞故道已平而難鑿商胡屢決安流已久而難回云

嘉祐元年夏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久復決溺兵夫漂蕩臺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官由是議者久不論河事

五年河流汎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上四界

南河全考

卷上

二十

首二股河圖

按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焉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濬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軋寧入海今工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分為二則上流不壅可無決溢之患

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濬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按初都水監言商胡壅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

此實慮一旦大決則甚于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瑱尸部副使張壽等行視遂與土役卒塞之

神宗熙寧元年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良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于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使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顧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于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

南河全考

卷上

三

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澁致上下埽岸屢委今棗強林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濶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濶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冀并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觀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侍省副

都知張茂則兼傳相度四州生堤四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

一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約攔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蘆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初商胡決河流派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

南河全考

卷上

三

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堤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濶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感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東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擇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百光與張

至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于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千步令進後仍作蛾眉埽襄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實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治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輦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為湏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庾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輦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求靜五州軍境

害

三年二月命茂則輦相度瀘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

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先後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遺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拱

按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埋塞者繞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濬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折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

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濬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于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

閏七月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決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古

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淤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齒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于歲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

先是有選人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

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水下如杷狀以石壓南河全考卷上 二十五

之兩旁繫大繩兩端以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効言于帝許春首與工而賞懷信以度儋牒十五道公義與賞徐以杷法下北京虞部員外郎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

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婦官吏奉給是時比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于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

按是時黃廷堅以鐵龍爪治水為兒戲安石怒罷其官夫南河全考卷上 二十六

以神宗之淺識而喜于有為安石之執拗而悞諫自用是以卒無成功由此觀之宋室君臣真兒戲也

七年詔徙真州運河

是年都水監丞劉璿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于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畧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回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開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

減脩護之費公私兩濟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
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
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諸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
水監丞程昉以憂死

十年五月崇澤河決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七月河復
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渡大決
澶州曹村澶淵八月又決鄭州榮澤自是北流斬絕河道
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
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徐尤甚

南河全考卷上

三十一

是時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
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
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畧無施設止
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
未嘗增修堤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
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
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若果大決溢
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令河
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若顧于上軫聖念而

水官不能自訟猶汲之希賞臣前論所陳出于至誠本圖
補報非敢激訐也

按立文莊以此為黃河入淮之始非也當周定王時河已
浮于淮矣又瓠子歌稱壩桑浮兮淮泗滿則漢時之決亦
入于淮可知

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
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

二年詔濬淮南運河

自邵伯堰至儀真十四節分二歲用工浚濬臣請也

南河全考卷上

三十二

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又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
修閉

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令李立
之經畫以聞

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堤以紓靈平下
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
歸納梁山濬詔遣丁夫併力修築至臘月竟塞之

六年發運使羅拯將之奇議自洪澤以上鑿龜山蛇浦左肋
為裏河以達于淮從之

初熙寧四年自淮陰至洪澤已開新河獨洪澤以上至于清汴未免風濤之險至是始議開龜山為東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牐以免風濤覆溺之患河成奇撰記刻石龜山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

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而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昞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元年子淵已故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勸其修堤開河廢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昇降知峽州其制畧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

南河全考

卷上

三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

時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于孫村金堤置約溪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于大吳北岬修進鋸

牙樞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

哲宗元祐元年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而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敵景德漕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若復不止則南岬逐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効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行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蓋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二年六月戊戌詔黃河水復故道終為河北患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乞論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等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王孝先等皆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贊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與工

南河全考

卷上

三

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往來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固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從關豈無黃河為阻況今河流未必便衝過此界耶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而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遠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與靈武之師也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于是收回戊戌詔書其浚水官吳安持王宗望復持東流之說築金堤七十里障北流而東方論功賞而河決內黃口東流遂絕勢金北流時右正言張商英言元豐間河決南宮議回東流者屢年先帝歎息曰即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勅自今後不得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汎濫自定也元

南河全考

卷上

三

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勅非是援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調工五百里外出儲錢及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効王宗望代之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令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西處決口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云俟霜降水落興工不應九年為水所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々攀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興工乞遣使按驗虛實收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宗望亟往救護塞河畢工上書言自元豐潰決而東北兩流利害甚鉅頻年紛爭國論靡適比奉詔自關村至拷檟堤諸河門並閉而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河全東又自關村下至海補築新舊堤防疏濬淺淤雖盛夏漲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述用彰聖明獨斷之哲詔第部役等官功次以聞是歲河決內黃口全北流詔州縣共力救護堤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偉罪投遠方明先帝聽北流之志詔曰可元符三年決蘇村

南河全考

卷上

三

宗建中靖國元年右正言任伯雨言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元祐未議者欲立奇功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費力遏水使之東增堤培防泥沙益淤久益高仰而一旦橫決固其理也此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攔約水勢使不至湧流橫溢而止苟必為力勝之計比年災傷民流國匱實自困之道也

崇寧元年詔江南開修遇明河

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河口五年畢工

大觀元年河決邢州陷鉅鹿縣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

南河全考卷上

三

三年六月又溢冀州信都決清河埽

政和四年都水使孟昌齡導河議

大意言河自大伾山東而東直大伾山之西回而南復折北則又直大伾山之東曾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勢東迫相直若引使穿大伾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過合于下流因三山為趾繫浮梁歲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憂詔置提舉司董其事而巨漵成詔自居山大伾山浮橋屬潞川者賜名天成橋自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已改名鐫功製橋銘磨崖刻之蔡京建閣三山

原缺第三十四至三十七葉

肺動輒淺閣乃又于隘腫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中開相離六十五丈舟至量如式方許入腫長者罪遣退之

七年六月河決榮澤縣塔海莊東橫堤西重二十三日夜開封縣蘓村及七里寺復決平章姑馬赤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修築堤岸四十六處役三萬一千四百十三人

泰定帝泰定二年河溢汴梁

三年決陽武堤汴梁樂利堤

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以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募民夫初修護水月堤東西長三百九步復于近北築

南河全考卷上

三

月堤東西長一千餘步功未竟水忽汎溢新舊三堤一時

咸決明日外堤復壞急率民閉塞而湍流迅猛有蛇時出

沒于中所下樁土一掃無遺

順帝至正二年河決封丘

四年夏五月大雨黃河水溢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場瀕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隴水患民老弱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省臣以聞朝廷患之督大臣訪求

治河方畧

五年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九年冬脫：復為丞相慨然以治河為事帝集群臣議言人殊唯都治運使賈魯昌言當治乃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塞並承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煩脫：聽其後策乃薦魯于帝大稱旨

十一年四月詔魯以工部尚書為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銀印發大名十有三貽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

南河全考卷上

手九

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要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南漚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起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特命翰林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復送魯訪問方畧作至正河防記使治河者有所考據云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隨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

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固直而鑿之可

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趁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滯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黃狹：難受水：並悍故狹者以計開之廣難為岬：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隄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砌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岬堤有縷水堤有石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埽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雜掛之法有用土有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絙之

南河全考卷上

四十

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一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

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大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瀋四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四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四里生地以下瀋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堤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七步文多不具載其大畧云魯輿是役實浹治河之要後人惑于妖言謂元之亡始于此非也元政廢弛矣即不治河能保永世無虞哉

二十六年決小疏口達于清河北徙東明清濮下及濟寧朝高皇帝平定中原建都金陵長河如帶統江淮之外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濰河口入魚臺命大將軍徐達開塢場

南河全考

卷上

四十二

口入于泗以通運

九年令揚州修高郵寶應湖堤六十餘里以捍風濤蓋因老人栢叢桂奏曰發淮揚丁夫五萬令知州趙原督覓砌堤十六年儀真縣重建清江閘惠橋腰閘南門裏潮閘以蓄洩水利以通漕舟兵部尚書單安仁奏建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南由項穎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賈魯河復淤

太宗永樂元年尚書郁新請用淮安輕舟饋送沙河轉運黃

河蓋自沙河泊陳州穎岐口入黃河陸輓入衛河輸北京

南河全考

卷上

四十二

九年工部尚書宋禮濬元會通河築壩東平之戴村分水

四分往南達徐沛置沽頭等閘二十有一以時節蓄

按國初定鼎金陵漕大江供餉遼卒由海運永樂都燕自

海運者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陽

武陸運至衛輝入河舟運至京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請開元會通河乃命禮等疏濬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

五里用汶上縣老八白英計築壩于東平之戴村橫亘五

里遏汶水勿東流令出南旺四分往南以達徐沛六分往

北以達臨清又相地置閘以時啟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

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有十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議者謂昔之治河但避其害今之治河兼資其利語不虛也禮于漕河功第一南旺祠之

是年刑部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口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入淮遂定河運罷海運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請鑿徐呂二洪以通漕運更于洪口建閘

按宋元祐四年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水手牛驢

南河全考

卷上

四十三

牽戶盤剥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官度地勢穿鑿令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閘以時啟閉通放舟舡實為長利此即瑄所鑿之道而當時開鑿之官邈不可考十三年建淮安五壩運船經壩入淮

仁字壩義字壩在新城東門外東北自城南引湖水抵壩口外即淮河遇清江口淤塞運船經此入淮禮字壩智字壩信字壩在新城西門外西北引湖水抵壩口外即淮河遇清江口淤塞則官民商船經此達于淮

十四年平江伯陳瑄疏濬故沙河置閘通舟

先是漕至淮安悉從府東北車壩入淮逆水行六十里至是瑄因宋喬維嶽所開沙河舊渠益加疏治置閘通舟踰年而功成清人德之為立祠焉

宣宗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堤以度牽道又開揚州白塔河置新閘漕家莊大橋江口四閘令江南糧船從常州府西北孟瀆河過江入白塔河至灣頭達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

初江南舟由瓜洲車壩入清河自白塔河開瓜壩棄不用

南河全考

卷上

四十四

近白塔置壩舟行瓜儀

英宗正統四年都督武興奏揚州白塔河泄水開不行仍泄瓜壩通船惑于浮言故也

七年恭將湯節因洪水迅急數壞舟楫建議于徐州洪之上泥築堰逼水悉歸月河于月河南口設閘以壅積水勢至景泰間水漲閘壞

十三年河決滎陽經蒙城至懷遠東北入淮又經曹濮決徐家渡衝張秋潰沙灣全河南徙以達于海滎陽之決東過開封城之西南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

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入淮又衝張秋入海尚書石磔
非相繼督夫十餘萬塞之弗績

景皇帝景泰四年以張秋久治無功遣都御史徐有貞往治
之有貞上疏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夷水勢既肆又由豫
而充土疏而水益橫流于是決而奔濟決入海之路以去
諸水從之故堤潰渠淤澇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
欲驟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勢平乃
治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宣無益涸而後河可得而
安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為患而開之令為患

南河全考

卷上

四十五

耶 上遣中使問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水
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為良也
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開疏水渠：起張秋金
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滌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
渠成賜名廣濟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豪
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柵木落竹以石實之而鍵以鐵曰合
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魏灣閘有
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原下放其
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當是時蠲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

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決口始塞復于開封金龍口銅
瓦廂寺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濟運事不中制役以有成
六年濟運都御史陳泰修濬揚州儀真瓜洲河道
天順六年河溢決開封城北門

憲宗成化三年定濬儀真瓜洲二港之例

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壩下東西二港
江潮往來通沙填淤潮不登壩舡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
年冬月江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四年管洪主事郭昇鑿徐州外洪翻船井石三百餘塊鋪平
南河全考

卷上

四十六

東洪壩數灣又用石版甃砌牽路西長三百丈東長一百
五十丈濶五丈洪形象川字有三道曰中洪外洪裏洪
七年河灌新莊閘口至清江浦三十餘里淤淺不通漕司議
築壩于清江浦以蓄水令糧船俱從仁義二壩如故時車
過又于浦東西置壩二以助不給未幾濬通仍開行
八年河道侍郎王恕請治揚州至淮安湖塘造閘鍵引塘水
接濟運河

十六年甃呂梁洪二石堤長七十餘丈築石壩一百六十五
丈復於壩西築堤二十餘丈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雙河要害

孝宗弘治二年河決原武支流為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會通河而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瀾漫田出不可禁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命戶部侍郎白昂治之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乃築陽武長堤防中牟之決于榮澤縣楊橋開渠自中牟尉氏舊河由陳潁至壽州達于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歸德州小

南河全考

卷上

四七

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縣入清河上築長堤下修減水閘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入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矣及巡視淮楊觀高郵之甓社湖舟常覆溺觸岸輒壞乃以治河餘功奏開板河于高郵堤東以避其患亘四十餘里舟行安流往來稱便賜名曰康濟河

四年漕運總兵官都勝請濬揚州揚子橋灣頭河道發丁夫萬餘築中掘得都巡檢漢壽亭侯都統制觀察使印四顆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

六年又決張秋東堤奔汶水以入海是時議者謂河不可復

宜復治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曹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管淤河由陳留至歸德灑為二一由符離出宿遷一由亳渦會于淮于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室之實

南河全考

卷上

四八

以土至決口去室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緣以石堤隱如長虹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即今太行堤也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勝計于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

武宗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口又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時工部侍郎崔巖發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衝溺巖憂去侍郎李鑑代之四月弗績竊盜起遂停七年御

史劉愷築大堤自魏家灣起至雙烟集三十八餘里都御
史趙璜又築三十里續之

八年決曹縣以西娘：廟口孫家口二處又兩漲娘：廟北
焦家口衝決

十六年漕運都御史臧鳳請修復五塘灌民田資漕運管河
郎中楊最奏寶應湖極險當准高郵康濟河事例修築越
河以免沉溺

按五塘儀真陳公塘江都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而寶

應趙河則御史王鼎聞人銓員外范紹松察司仲本皆以
南河全考 卷上

為言至萬曆十二年始行開挑馬

世宗嘉靖三年郎中陳毓賢請于寶應高郵湖堤建閘十座
以殺水勢

五年河溢沒豐縣城徙華山避之

是年御史戴金請濬堤下久壅河道

按子嬰溝接潼河下廣洋湖長沙溝通官莊亦入廣洋湖

劉家溝通瓦溝溪望直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官

頭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溝君師廟起至章思蕩葛
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

六年河決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俱入鷄鳴其口

是年漕運都御史高友璣于瓜洲西江北備置瓜口閘時監
工者不慎致工人受賂築砌不如法鎮人後倡為泄水之
說聞竟不用

七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都御史臧應期奏開趙
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又議于昭陽湖東岸鑿開新河
夫役九萬八千時以催督過嚴遂起怨謗用工曰月以弗
績坐免

是年漕運都御史唐龍奏乞於三以河口儀真上游之地
南河全考 卷上

置閘以盡濬利

八年河徙魚臺殺亭舟行閘面

九年河決塌場口衝殺亭水經三年不去

十三年又淤廟道口都御史劉天和役夫一十四萬濬之後

決趙皮寨入淮河南夏邑縣大丘田村其處忽衝決數口
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亦

塞

按水行趙皮寨向亳州縣盛而東向梁靖漸微岔河口東
出殺亭之流遂斷運河淤塞既開復二洪泗阻本年秋冬

忽出小浮橋濟二閘之涸

十七年清運都御史周金奏脩寶應一帶堤岸

時工部郎中涂棟畢鸞揚州知府朱懷幹通判涂相淮安府同知陳昉協贊成工

十九年河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告涸兵部侍郎王以旂等開濬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二洪閘二年李景高口支河亦淤

二十六年河決曹縣衝穀亭都御史詹幹築堤成而運道通三十二年河決房村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夫五萬六千

南河全考卷上
餘濬之凡二月而成

三十七年新集淤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夏邑丁家道等口出薊門小浮橋入徐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股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埧城集下郭賈樓散五小股從小浮橋入洪六股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五小股龍溝母河梁樓溝胡店溝小浮橋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河行數溝勢得分瀉故無奔潰之患然勢分則弱淤之機也四十四年河決華山出飛雲橋分股入運河至胡陵城以

入昭陽湖舊河湮沒

舊河自南越沛縣上中下沽頭等閘處今淤平是年黃河水異常郭賈樓淤平全河逆行汎濫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遠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遠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汪洋入運河至胡陵城以散漫湖坡達徐

按漕渠去昭陽湖甚近嘉靖初戚應期督漕議作渠湖左以避河患鑿未半為異議所阻至是工部尚書朱衡躬自行河尋應期所開故迹視之以為運道之利無踰于此疏

請鑿之適耆民言昭陽湖東新河可開乃下工部覆議尚書雷禮請如衡言奏開新河從之

四十五年復決沛縣二三等舖衝運河

是年尚書朱衡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餘月河成自南陽至留城創新河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自留城至境山濬復舊河五十二里又築留城至境山東堤五十餘里遏水歸秦溝

穆宗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濁河雞爪溝從徐入洪六月內

山水縣發復於新河之三河口尚書朱衡請開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置閘增堤外却濁泥內引溝泉灌注其內是年漕大通利

按三河口在縣西南五十里以上源薛河沙河起牛溝三歲之水俱由此會故謂之三河口本年二河口復淤乃于薛河則築王家口壩旁裡溝等壩開支河引水由呂孟湖出地決溝干沙河則築皇輔等壩開支河引水會趙溝等泉出滿家湖坡入南陽湖建閘九座一名利建屬北河其珠梅以南八閘屬夏鎮壩十三處又薛河口石壩一座

南河全考

卷上

五

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減水閘一十四座

三年黃河及南直山東河南俱大漲秋後海嘯徐邳豐沛一望無際尚書朱衡開四墓河上通昭陽湖胡陵城河口以洩坡水凡二千六百餘丈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開鴻溝廢渠自昭陽湖中以達鴻溝自鴻以達李家口自李家口以達四墓而東出留城閘河計長六十餘里墾民田數千頃三閱月告成滕沛利之

按沽沛舊河湮塞朱公奏開新河比舊河徙東三十餘里然新河餘流舊河積水猶浸昭陽湖至是開鴻溝廢渠則

新舊河俱得宣洩鴻溝廢渠在新河以西昭陽以東乃往年沙薛二水泛此以入舊河者自舊河淤而此渠亦淤半故廢今所開即此

四年七月黃河決睢寧縣曲頭等集數口兩分閃運道百里添重儲船九百餘艘季馴築塞決河水歸正道儲船盡出五年河決油房等十一口都御史潘季馴後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築縷堤三萬大挑淤八十里故道漸復六年決拷撻灣工部尚書朱衡河道侍郎萬恭題請創築徐呂起至宿遷縣張林舖止兩岸堤各長三百七十里又徐

南河全考

卷上

五

州北至忒城築兩岸堤各長三十里

時河道不敷題請德州倉銀派為五大工司道分理三月而成

是年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黃河遷徙不常請行河道踏勘凡係

陵寢當黃河南岸地方卑薄之處務增加防捍以保無虞侍郎萬恭更請建瓜洲閘自時家洲以達于花園港開渠長六里有奇其年冬開成一名廣惠一名通惠于是五級船始下壩

上卷終

南河全考卷下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郎中徐標續纂

郎中徐標續纂

治河治漕考

神宗萬曆元年河決房村工部題將沛縣窪子頭至秦溝口

築堤七十里接古北堤徐邳新堤外別築通堤而河稍安

運道亦利

二年決邳州嬰兒庄等處數口

南河全考卷下

三年河泛崔鎮寺口北決淮水泛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

淮南北漂沒千里

是年三月奉祀朱宗唐請行南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

會賴州道勘視水勢衝激崖岸恐侵相林議估石砌四

陵堤二百二十六丈至五年工完時御史邵陞亦行泗州將

護城堤用石包砌堅固至今賴之稱為邵公堤都御史王

宗沐知府邵元哲亦脩高家堰并開菊花潭以洩三城之

水東方米芻舟楫皆通

五月高郵西堤決清水潭丁志等口本部郎中屠元冰暨

接管郎中陳詔督築塞之

四年五月漕撫部院吳桂芳題

請委郎中陳詔殷建中兵備程學博知州吳顯修復高郵西

湖老堤傍老堤縣圈田以挑康濟越河并築中堤糧運民

生至今賴之

按高郵捍湖老堤長亘四十里永樂年建至弘治間白昂

于境內越民田三里鑿康濟越河通餉避湖者為東堤其

捍隔民田者為中堤中堤之中有田數十萬頃則圈田也

嗣後圈田湮沒老堤傾圯萬曆三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

南河全考卷下

潭寺處故塞決後即議修老堤覓砌磚石改越河廢東堤

改築中堤以便牽挽湖堤迄今堅固越河利涉

是年都御史王宗沐淮安知府陳文燭加修淮安長堤幫

築西義橋橋岸又修鹽城石壁海口以疏下流入海之路

五年漕撫侍郎吳桂芳命主事張譽知府邵元哲等增築山

陽運堤自板開至黃浦長七十里開通濟開建興文閣及

修新莊等閘築清江浦南堤以禦湖水如河岸以禦黃淮

加清江閘以便運舟之牽挽和板開漕堤北接舊堤南接

新堤

六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題 准命郎中張興海防

大器揚州府同知韓相寺築高堰堤長六十里內砌大口
口寺處石堤三千一百一十丈柳蒲灣堤東三十餘里西
四十餘里塞崔鎮寺決一百三十餘處徐睢邵宿桃清兩
岸築通堤共長五萬六千四百三十餘丈馬廠坡堤七百
四十餘丈使兩河循軌不致外決築碭山大壩豐縣邵家
大壩各一道約束河水不旱北徙築徐沛豐碭堤一百
四十餘里砌寶應八段石堤共長八十五丈六尺建崔鎮
徐昇寺四城水壩以固河防以洩暴漲築歸仁集堤四十
餘里以護

南河全考卷下

陵寢修復淮安新舊關壩而遷通濟閘于淮安并羅城南以
納淮水故道盡復漕運通行山寶高郵興鹽寺處沮洳之
地盡為稼穡之場

國朝二百餘年來治河之功無大乎此舉云

先是萬曆三年黃決桃源崔鎮淮決高堰寶應而山陽高
寶興鹽寺處滙為巨浸桃源一帶運道梗阻是時議者謂
諸決口當毋塞開支河以殺水而濬海口以通之至是起
總河侍郎潘季馴行相視以為海口固潮汐之所從來往

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
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
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導河也今河決上流固宜疏今下
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於是築堰起武家墩
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
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閘而蝕漕也嚴五
閘啓閉獨以待漕艘六月運盡築壩官民船隻由壩車盤
沙無內灌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
于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于海口不濬而通

南河全考卷下

四

八年決高郵城南敵樓之北礙上河田廬皆沒郎中張譽督
塞之寶應決黃浦釐率天堵塞堤下掘得龍骨建脫龍亭
十二年三月高郵東通興化各場運鹽東河一道堤岸久圯
不治民曰一派汪洋益艘絳簷稽阻該州知州邵夢弼通
詳河益各院舡築東堤屹然高峙北下低田盡為沃壤益
船行人俱稱便涉商民誠兩利焉

是年九月督撫都御史李世達會同按察各院題 准命
郎中許應達等挑寶應范光寺越河三十六里南北開二
座往來船隻永避湖險先是郎中楊最曾奏開不果至是

給事中陳大科上疏極言利害始有是役十三年河成
賜名弘濟迄今無覆溺之患後以閘水湍溜損船改平水閘
十三年八月都御史王宗沐行郎中許應遠包砌高郵護城
堤杭家嘴六百丈又小湖口堤五百三十丈工成郵民至
今永賴蓋以寶應越河大工剩有餘料漫許應遠之請也
十四年五月河決范家口水灌淮城全河幾奪又決天妃壩
福興漸淤上厓宵旰道科臣常居敬督塞之績又加築
范口石堤全河復故

十五年七月河決劉歇營口葺堤十餘處河水南徙特遣科
南河全考卷下

臣常居敬督塞之至十七年加築遙堤一道長二千七百

三十二丈足以捍衛

是年黃河又決荆隆口衝潰長堤入長東二縣尋塞之後

二年復創築遙堤長二千九十九丈以防漲漫

沁河又決蓮花口金屹嶺水浸獲嘉新鄉一帶尋塞之亦

加築堤壩以防漲漫

十六年都給事中常居敬題 准增修鎮口閘一座先是山

東汶泗清流勢必假道茶城出口會責自隆慶四年至萬

曆十一年每為黃流倒灌稽阻重運漕撫尚書凌雲翼議

改治河于古洪出口建內華古洪二閘通為故閉以避黃
淤前年黃水大發河與閘平淤塞甚速挑濬稱難至是常
居敬請建前閘去河僅八十丈以行糧運自閘如後預行
挑濬專備回空

是年八月總河御史潘季馴請加泗城護堤行潁州兵備
副使王之猷督知州汪一右等修築除內換老土外自新
橋口起北至西門牌坊止加修石堤長一千九百三十二
丈加高二尺用大石長一千八百六十四丈添建子堤長
一千六百八十丈又自西門牌坊起至遙南新橋口止砌

南河全考卷下

六

高二尺用碎石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又添修新橋遙南
大堤并甯西石堤共長八十六丈俱於十八年完工

十七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修建邵伯湖石堤一道長一千

二百八十五丈補舊石堤六百一十三丈

是年河由李景高口決衝月堤入睢陳故道尋塞之其明

年自趙皮寨起至本口加築遙堤長二千三百二十九丈

以防浸溢

十九年淮湖大漲衝決邵伯湖淳家灣石堤又決邵伯鎮南

小壩橋板三慶郎中黃曰謹揚州道張允濟督揚州府知

按黃壩口乃賈魯舊開處也先是河決事聞

朝廷奔總河大司空舒應龍官而以楊一魁代之一魁以河雖南出符離淹沒民田無幾而河水一半由舊河下徐州足以濟運議不治又二年一魁入掌部事代之者為大司空劉東星亦守舊議但河日益南而黃壩之下李吉口淤淤益高杜流遂絕東星每至冬即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然亦至秋即淤不能久也若是者年而彭城呂梁之間古所謂懸水三千仞者可褰裳而涉矣于是江淮當事者建六閘于河中即宣山東汶濟之水

南河全考

卷下

九

聊以通漕而清舟至京後期

是年四月江都運河南門二里橋一帶水勢直洩無蓄為鹽漕梗該巡監御史楊光訓題請檄揚州府知府郭光復開自二里橋河口起入西折而東從姚家溝以入舊河

自四月興工八月告竣名寶帶新河民漕便焉

二十八年正月總督河漕尚書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署道事揚州府知府楊洵督夫開挑邵伯越河長一十八里濶一十餘丈十一月又挑界首鎮越河長一千八百八十九丈七尺各建南北金門石閘二座其邵伯越河又建城水

石閘一處迄今官民船隻永避湖險

二十九年兗州府同知鄭金以黃壩之工未竣親行熟視極力築塞未幾三十丈明年上流決蒙牆商承悉為巨浸以金敢于任事而不達水性故也

三十年三月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承南徙而河與淮會入洪澤有閘

改龍是年總河侍郎曾如春開挑王家口至明年秋工乘成而單縣鹽莊之河又大決矣

是年五月高郵北關小閘口潰決長六丈本司郎中顧雲

南河全考

卷下

十

鳳築塞之仍加礮石包砌堅固

三十一年河決燕莊衝入沛縣太行堤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

三十二年總河尚書李化龍以為黃浸緯道清事可虞于是大挑加河自直河口起至李家港止開拓二百六十里漕船始由加通行以避黃險本年秋河由昭陽湖穿李家口出鎮口全河上灌南陽北薄新店

三十三年總河侍郎曹時聘題淮大挑朱旺發河南山東直隸三省直丁夫挑濬由堅城集出徐州小浮橋河長六

門當港口起迄南石工五百九十八丈于天啓元年六月
築完其半徐侯另詳與舉

是年九月河決河南脾沙堰水由封丘曹單至考城復入
舊河總河侍郎王佐命河南管河道于本年十一月築塞

十月江都三以河淤三日二十三丈界首鎮南淤三百五
丈鎮北淤三百二十二丈梗阻重運郎中徐待聘嚴督
夫挑礮糧運稱利

天啟元年河決鹽壁變溝黃鋪水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

南河全考

十三

卷下

仍與黃會故道涇洞總河侍郎陳道亨行中河郎中金元
嘉築塞未竟是時淮安屬雨連旬黃淮暴漲數尺而淮安
山陽之裏河則決王公祠楊家廟清江浦府監庄謝家墩
鳳直二墩皆處外河則決安樂鄉顏家庄張家莊高橋武
家墩寺處清河則決龍王廟徐家路等處惟時水灌淮安
新縣二城小民填城而居東外河清河一帶漕成巨浸知
府宋統殷知縣陳國事力雲王公祠總河陳道亨行郎中
徐待聘率同知趙廷琰佑科范度與工本年八月臣國威
方受事奉行嚴督河官畢力堵塞其高堰武家墩則躬親

謂工清查鐵錫石灰諸料照段拆修浪窩盡塞至明年工
竣

二年四月寶應西堤風浪衝卸一淺并處石工六百餘丈臣
國威督令河官覓石補砌加培土堤盡塞低陷漏穴本年
十月工竣

是年興化知縣邊之靖請修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攔
潮五閘并呈巡鹽御史房可壯允發鹽鐵修建至明年河
湖大漲百川沸騰匯流入海潮突高數尺賴諸閘堵禦
而潮無內灌河流亦迅駛入海民田禾麥得以有秋

南河全考

十四

卷下

按高寶等處上河一帶河堤閘洞及旁溢之水俱由興化
五場入海若海口無閘以攔之則潮入而河水壅阻令建
閘堵禦潮退水洩無泛溢渰田之患更於每閘令場官僉
百長保長二人看守又于海邊修築舊壩十道俱可通河
禦水復禁奸民盜壩行舟而場官依時啟閉嚴加防範俾
水有所束而五閘亦得永久云
三年河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黃河併淤呂梁城南
隅隔沙高平地丈許變溝決口亦滿上下一百五十里盡
成平陸明年總河侍郎房壯麗題請帑金鳩夫集料行

中河郎中金元嘉大挑故道復加埽築塞之

是年七月山陽外河決乾溝新河西湖決馬湖閘月壩等處臣國威暨淮海通宋統殷會行淮安府同知張元弼于是年秋築塞之更于清口大王廟分水處建立磯嘴以遏上流之勢

高郵中堤長亘四十餘里歲久不修每遇夏秋水漲堤力不支農田被潦先惟塞南北金門二閘以為障而船由外湖以行時遭覆溺且以築壩擾民臣國威蒞任清出揚屬曠夫銀八百兩因會揚州海道郭士望呈詳總河房公壯

南河全考

卷下

十五

麗清撫呂公兆熊修築之計長六百四十四丈前銀不足佐以公帑酌其緩急分年砌之其險工已完堤下田廬亦可恃以無恐矣

八月界首運河迤北一帶當高寶接界處河身仍淤水且涸先是市猾擁愛董擅濬利之利故雖屢經撈濬而無功至是悉置不理而令高寶河官于淺濫處先築草壩使渾束水衝刷復加撈濬而重運無梗

九月修築露筋湖湖口石堤長一百六十丈俱從水中壘土砌堤工程艱鉅至四年十一月工完先是邵伯湖遊浪

一遇西風大作鼓浪拍堤行舟往往觸石覆溺臣國威惻然憫之先于二月呈詳行委高江二處河官運土實基外砌磚石內用椿板堤外復栽茭柳以禦驚濤一切工料俱係設處夫曠并請部院贖罰以成之不動官帑

十一月會呈河漕部院詳允挑濬新河淤淺自楊家廟至文華寺止長七百一十七丈四閱月工完放水以行回空按萬曆初年重運由清江出口稱艱漕撫凌雲翼開新河七十里自楊家廟至文華寺止行運一年而以部稅旋開

南河全考

卷下

十六

三十九年劉士忠開壩濟運一年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九年來未挑故議先挑新河內有久湮荒涸者照段分挑深潤田空等船經行無阻

是月海門縣知縣嚴爾珪詳請縣城東南李稍港之尾建石閘一座長十丈廣一丈至明年八月告成于是江海通其吐納旱澇有備運河亦有裨焉

四年二月會挑淮安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止長一千四百一十六丈八尺復堵許家閘埽工十餘丈建通濟月河小閘一座俱于四月工完漕船仍由正河新河復壩閉塞按淮安正河年久不挑河夫雖冒領工食竟無實加撈濬

者至是大於臣國盛會同淮海道宋統殷拘集夫頭而
詰之欲按工勘視諸夫伏辜遂革前季內工食一千一百
五十兩貯庫會詳先開新河通四空次挑正河以行重運
九月會築淮安包家園洋信港淮城護堤磚石工長一千六
百丈於十一月報竣時物料夫匠先行齊備故奏不下之工
按淮郡膏腴輻輳之地商賈畢集而城堞如在釜底惟
恃一線土堤禦黃淮諸湖滔天之勢每年加埽護堤包上
塞城人民惴々焉魚鱉是懼臣國盛先于上年會詳漕河
兩院預備物料分調夫匠是以工成最速其詳具載記中

南河全考

卷下

十七

六月徐州黃水大漲內灌州城是時水由夜發平地丈餘
徐民苦於淪溺遂有遷城之議

漢以前河之決無論矣邇自鄧子迄今彭城二千年間簣
河之得失可畧而言也要之水得其性則暴息沙得其驅
則淤去今之河身日高者以水無所束沙無所攻塞其歸
壑縱之橫行安禁其無傍決乎必徧修諸堤盡塞漏口正
疇昔之運期復先臣之開壩一淮之力而灌諸黃一黃之
力而灌諸海則海口自關河身日深壅沙自去而水由地
中矣故曰治河即所以治漕斯乃作者之本意也

漕河通考

漕河南盡瓜儀北通燕冀其間自昌平縣神山泉井水由
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
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水入海者白水也自臨清而北至
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縣南旺分水河口其
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寧
夫井關上會泗沂沭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
上會沭而東出夫井關與汶水合南流至南陽出夏鎮每
南河全考

卷下

九

年供于三月開彭壩入加河出直口入黃以濟重運入加
至九月開彭壩由呂公堂濟回空由徐州大浮橋入黃南
下者泗沂沭并山東泉水也自直河口至清口者黃河水
也自清口通淮南至儀真瓜洲者淮湖諸水也

大通河考

大通河即通惠河發源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源發極掄
河會一畝馬眼玉泉匯于積水潭復東入內府折而南出
都城東水門過大通橋至通州凡一百六十四里元世祖

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始鑿此河因賜名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渾河之水合流亦名潞河

白河考

白河源出密雲縣霧靈山南流經通州會榆河渾河諸水以至直沽會衛河同入于海者也秦時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瑯琊負海之郡轉輸于北河北河者即此白河也唐明皇運青萊之粟浮海以給幽平之兵亦由此河

南河全考 卷下

衛河考

衛河出輝縣藉門山百門泉東北流經新鄉濬縣館陶并處其下流會淇漳諸水凡千里始至臨清又北經德州滄州并處凡千餘里至直沽會白河同入于海漢武帝時謂屯氏河隋煬帝時謂永濟渠亦名御河近來漳水北跳徑由臨漳入滄陽下北海不循衛河濟運衛流微細

會通河考

會通河即元運河自濟寧州至臨清是也初元都燕糧運自浙西涉入江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瀾陸運至淇門入御河達于京二十年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縣安民山入清濟故瀆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後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運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時河尚未通也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太醫院令史邊源相繼言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歸漳御因名會通河云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淤永樂九年因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遣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疏鑿元人故道乃用老人白英計築壩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水勿東流入海令盡出于南旺分流為二四分往南以接待郎金純所濬魚臺塌場口河達于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而會通河復開陽武之陸運從此罷

汶河考

汶水來源有三一由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陰一由本縣寨子村一出太山之陽仙臺嶺三水俱名汶至靜封鎮合流

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為二一自東平州戴村鎮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鰲河凡八十里南北流號為分水龍王廟一自寧陽縣壩城壩西南流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南天井關東合分水南流之汶

洸河考

洸河源自寧陽縣北三十里壩城之西南流循縣西三里許又南流三十里至高吳橋會寧陽縣諸泉漕河水又六里經濟寧城東隅與泗合入濟寧天井關河濟運按洸河乃汶水支流自元人畢輔國於壩城之左作斗門遏汶水以溢泗漕則洸河之名始此

南河全考

卷下

五

泗河考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循西流過下莊城始合為一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轉南流經橫河與曲阜縣沂水合元導之以濟運乃于兗州府東門外作金口閘因令東入府城又轉南流會洸河以入濟寧天井關河初泗之水會沂水以南流汎濫大澤淹沒為甚至隋文帝時薛

貴始于二水交流之處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田號為薛公營堯集元至元間復修薛公舊堰為滾水石壩以引泗水入濟寧而金口閘之建自此始我

朝因之金口閘有三洞夏秋水潦開閘淺水南流會沂水由塔里河入師家莊閘河冬春水微開閘過水入府城出濟寧此泗水經流之跡也水經曰泗水出汴縣北山蓋泗水古汴縣也陪尾山去縣北四十里以四源並發故謂泗水

沂河考

南河全考

卷下

五

沂水源有二一出曲阜縣尼山西南流與泗水合為一股一西流金口閘入天井一南流會泗水下師家莊閘河其一出沂水縣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按職方氏云青州其浸曰沂沂禹貢于徐州亦曰淮沂其又然則青州之沂乃其源而徐州之沂特其流云爾近挑沭河邳州之沂導由落馬湖出董陳二港入黃

汴河考

汴河出河南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其山上有二

廣武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流出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流過蕭縣至徐州城東與泗水合焉

淮河考

淮河源西自桐栢山由河南直隸合漆有汝潁諸水東經鳳陽泗州稍北經清河县南又稍北趨淮郡後經安東縣入海其北自徐邳經清河县北稍東而南趨于淮則山東泗沂諸水合流南行淮所受支河也本皆清流周職方氏

南河全考

卷下

下

青州其川淮泗謂此黃河則西源崑崙東經天津衛入海汴河則西源河南滎陽東經千乘今青州樂安縣入海固汴汴之本體也後山西沁河南衛決新黃河黃河決新汴河自朱仙鎮東濱南經留城超徐邳亂沈沂直下其勢奔湃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徑決縣西而南入于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與淮敵體非後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身亦皆黃流而支河反為主矣按江河淮濟謂之四清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清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北入海尚能為濱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

清口又合泗沂諸水以同歸于淮也哉

加河考

國家定鼎燕京仰給東南南惟一線河漕為六軍萬姓之命脉先年海運河運利害相參未有利而無害者惟加河既避黃河之險又資泉湖之利誠天造地設永賴之漕渠也第經營之始或因渠而濬或就陸而穿鑿山刻石引泗合沂流為大川以通輓運厥初孔艱當

穆宗朝都御史翁大立倡議開之差勘以為後必難成而寢

南河全考

卷下

又下

嗣後尚書朱衡都御史萬恭會勘未決至萬曆三年都給事侯于趙都御史傅希摯巡漕御史劉光國勘議費亦不果通年汶泗泛溢魚滕沛徐之郊堤潰運阻二十一年

總河舒應龍題

淮挑韓莊中心溝鑿壩避石通彭河道以入黃而加口始闢其後二十五年河決黃壩二洪告涸糧運淺阻總河劉東星尋韓莊故道鑿良城侯遷莊及挑萬莊由黃泥灣至宿遷董家溝以試行運而加脉始通至三十年河決沛縣大堤由昭陽湖穿夏鎮橫衝運道三十二年總河于化龍

以黃失故道運不可恃將昇舒劉舊績而都水司主事
守相為陳加河利運狀是題

請開加行運起自夏鎮訖於直口綿亘二百六十餘里避黃
河險者三百餘里其間改李家巷以避河於開王市田家
口以遠湖險中鑿鄰山以展河渠建良城臺莊候運頓莊
丁廟萬莊張莊德勝等閘以節宣水利費僅二十萬計而
加之運始行總河曹時聘復大加展拓建壩過沙修堤渡
緯置郵驛設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而加為坦途總河劉士
忠復慮其易淤議以每歲三月開加以行運九月閉之以

南河志考

卷下

二十四

修清開呂壩全回空由黃於是加黃並用云夫加倡於舒
廣於劉成於李緯於曹時聘於胥胥胥胥者夏鎮主事梅守相也
舉議定畫者先御史高攀後御史轉食事汪先岸也同行
奏議者御史張養志孔貞一給事侯慶遠胡忻也開關以
時竟求其利者胥臣劉士忠也莫為之前誰為經始莫為
之後誰為守成諸公之績偉矣若乃彈精圖

國克意疎數寺公之廟食不在平江大本之下也矧議加之
初度費以百五十萬計公用二十萬而使較其左枝右梧
披忠瀝寔雖大禹之憂勤焉有加焉至於未盡之畫後人

補之則在今之洛馬河矣

通海口考

按淮南淮北沿海俱有海口如海州則有東海口在安東
則有雲梯關張網口在山陽縣則有廟灣海口鹽城縣則
有石碇海口其餘五港灌口喻口北涵等口與各鹽場村
鎮小渠入海者多難以悉紀然入海之水正派則有黃淮
二瀆由清口會流下淮安安東雲梯關入海此故道也萬
曆二十三年總河楊公一魁因黃強淮弱清口沙墊淮不
南河志考卷下 又二十四

東下反挾湖水暴浸

祖陵于是會題開桃黃壩新河分黃由桃源黃家嘴下五
港口分流入海然黃入故道者什之七八而入新河者什
之二三也自黃之外淮屬諸湖水支流漫溢俱導以入海
如淮安興文寺處開洞之水則由湖河武家墩之水則由
涇河俱入射陽湖高良湖周家橋之水一由岔河下涇河
一由阜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潭俱入廣洋湖而廣洋射陽
二湖之水俱東趨廟灣入海高寶興益等處下河之水則
滙由興化丁溪等五場入海若有驟溢則有鹽城石碇海

口為之分洩淮北海州東海正口向雖稱淤而旁口更濶亦奔流無滯

通江考

攷江水向自瓜儀達于清口亦與黃淮會而令則黃水身高奪淮拒江而下勢如建瓴此漕河即為通江正脉其餘支流如高邵葑湖受淮泗漫散之水又由邵伯金家灣下運鹽河入芒稻河達江江都灣頭亦下運鹽河流海陵諸處亦有由白塔河滾水壩達江者揚州迤南下楊子橋俱分流入江而盈溢暴漲之水在于分疏下流如芒稻葑河疏之不至狹阻可也

南河全考卷下

三五

支河考

西上河車邏鎮對河支河一道通高家橋接五安南湖聯邵伯湖五里壩對河支河一道名為五叉港通磚馬二橋南通南河北通新開湖接茅塘港抵張墩寺湖張家溝小河一道通運鹽河販鹽、徒船由此掀運過湖陸漫溝對河支河一道通黃蕩橋龍崗雷城寺處風順從新開湖直

過路捷風逆由此河遠道而行殆速寶應縣南民田支河通行去路通射陽湖入海南門外東支河一道通廟灣鹽城泲水鎮對河支河一道由草子湖抵周家橋古溝開通泗州洪澤湖達鳳陽葑處子嬰溝支河一道通沙溝時堡興鹽葑處山陽縣蜜灣新河一道通文華寺出通濟關外河涇河支河一道路通射陽湖入海揚州鈔關北城河一道往來小船關路擠塞由城內越關過出北門水關達天寧寺梅花嶺便並門橋關入運河以上各支河俱通運河者也

南河全考卷下

三六

河役考

漕河諸水黃河為最大而利害亦略相當自淮以北每為漕患者必曰黃河在永樂時則有關汶上新河之役在正統景泰時則有塞張秋之役在弘治時則有塞金龍口與復塞張秋黃陵岡之役在正德時則有塞曹沛之役在嘉靖時則有開趙皮寨白河之役有濬廟道口以南之役有濬李景高口之役有濬房村之役最後有開新河之役在萬曆有經畧兩河大修遙縷堵崔鎮葑決築高堰塞寶應

八淺之役分黃導淮之役王家口朱旺之役開閘加河之役而張秋金龍口新河高堰加河朱旺之功為最著近來獲溝背田之決呂梁邳州一帶變為平陸即中金元嘉塞決復黃河于故道厥功不小而無柰徐城之復沉河身自高運河日淤溜能梗運漕能灌城巨國盛于是有新河之濬舊河之挑復砌淮城之長堤曲突徙薪以免罪戾非敢云功也

河官考

南河全考 卷下

三七

漕河經始官無定員當其時故道久廢

天子銳意規畫一時恢弘奇偉之士獻智略者輻輳

上前故自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平江伯陳瑄而下有若

尚書劉觀侍郎蘭芳張信新寧伯譚清襄城伯李隆員外

郎夏濟主事劉文勇并凡數公往來督視其後河功既成

天子重其事遣泰寧侯鎮遠侯新寧遂安兩伯分理濟寧諸

閘及徐呂二洪通州諸處河道最後遣大理少卿工部郎

中員外主事監察御史河南按察副使等官景泰二年都

御史王竑始奉

勅總漕兼領河道自通州至揚州一切水利有當蓄洩者許以便宜督所司行之六年廼命都御史陳泰提督濟寧至儀真瓜洲河道亡何罷不設成化六年漕河處淺溢遣戶部尚書薛遠工部侍郎喬毅分行疏濬御史丁川上言請如先年用陳泰事專設提督官令其久任工部議以為運河洪開有本部郎中一人主事八人巡河御史二人河南黑羊山有叅議一人山東張秋河道有倉事一人兗州有同知一人晉泉及各府皆有通判一人晉河立法已密宜勿設便至是言者復以為河道因無專主以致廢弛乃命郎中陸鏞郭昇分治南北副使陳善則治沙河以北德州以南而刑部侍郎王恕總之主事則分理洪閘其提督淮安至儀真河道主事及巡河御史奏罷不用自恕以後總理不復設間值河有他故遣大臣行視圖方略治之事竟還

南河全考 卷下

三八

朝正德十一年始專設總理以工部侍郎兼都御史或左右副都御史兼侍郎兼軍務其沿河分理河務則有工部郎中三八北河張秋一中河呂梁一南河高郵一又通惠員外一入主事五入一臨清一南旺一夏鎮一徐州一清江

民運船凡五府蘇州府縣六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嘉定
州一曰太倉松江府縣三華亭上海青浦常州府縣四武
進無錫江陰宜興嘉興府縣七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崇德
平湖桐鄉湖州府縣六烏程歸安長興孝豐德清武康五
府共運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此俱由南河者也

貢船考

南京司禮監二起制帛計二十扛實用船五隻華料實用
船二隻

南河全考

卷下

五

守備用水物件六起鮮梅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實用船八
隻枇杷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實用船八隻楊梅四十扛或
三十五扛實用船八隻

尚膳監三起鮮笋四十五扛實用船八隻鱗魚四十四扛實
用船七隻

守備不用水物件二十二起鮮嫩藕等物五十五扛實用
船六隻鮮茶十二扛實用船四隻木樺花十二扛實用船
二隻石榴柿子四十五扛實用船六隻甘欄甘蔗五十扛
實用船一隻

尚膳監八起天鵝等物二十六扛實用船三隻醃菜薑等
物共一百三十鐺實用船七隻笋一百二十鐺實用船五
隻蜜煎櫻桃等物七十鐺實用船四隻乾鮓魚等物一百
二十鐺實用船七隻紫藕糕等物二百四十八鐺實用船
八隻木樺花煎等物一百五鐺實用船四隻鵝鴨等物一
十五扛實用船二隻

司兆局五起葦簪七十扛實用船四隻薑種芋苗等物八
十扛實用船五隻茜薑一百扛實用船六隻鮮藕六十五
扛實用船五隻十樣菜一百四十扛實用船六隻

南河全考

五

內府供用庫三起香稻五十扛實用船六隻苗薑等物一
百五十扛實用船七隻十樣菜一百一十五扛實用船五
隻

御馬監一起草荷種四十扛實用船二隻

南河全考卷下終

南河志十四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朱國盛撰國盛字敬韜華亭人萬厯庚戌進士
官至工部尚書兼理侍郎事天啟五年國盛以工
部郎中管理南河創為此志自敕諭至公移凡二
十三門於黃淮諸水疏治事宜頗爲詳析前有自
作序例一首又有李思誠徐標二序後有彭期生
跋思誠揚州人標與期生皆繼國盛董斯役者也

常熟水論一卷

〔明〕薛尚質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常熟水論

一卷》提要

常熟水論序

按

南畿志云江南之水利于田疇不治則出穀不登淮南北之水利于運漕不治則舟楫不通皆

國賦之所深憂也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周禮職方藪田具區川曰三江瀆

曰五湖宜稻今東南之水滯于太湖所謂震澤具區也雖曰吐納眾流以滋溉三郡然必三江入而後底定也

一曰五堰在溧水之上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也自

學海類編

常熟水論序

一 事功

五堰廢而水不入蘇湖而反東注太湖矣太湖即震澤又曰五湖

一曰百瀆在宜興之下以泄荆溪之水之東注于太湖

者自百瀆塞而不達于江矣一曰江尾在吳江之下以

泄太湖之水者今則茭蘆葑而泥沙壅震澤騰而三湖

墊矣故治水者必復溧陽之五堰使三洲之水不得東

注于太湖開宜興之百瀆引荆溪之水以入于江鑿吳

江茭蘆之地使深闊以泄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

承等湖大石趙屯等浦以泄澱山湖之水由吳松江以

入于海開鹽鐵七浦等塘泄陽城湖之水以達于江開

白茆港白魚洪鮎魚口以泄昆承湖之水以注諸江此東南治水之經也故曰治水者必究其源猶治病之必求其本也夫震澤者受源于西湖南發泄于東北復五堰以障三洲之漫開百瀆以殺荆溪之淫所以正其源也鑿吳江激淤以導太湖之潴治通江各浦以宣諸湖之停所以治其流也蓋震澤潴而不泄吳中所以坐困也諸浦廢而不治下邑所以受弊也此源流之說不可以不究而治浦之策不可以不講也爰攷

國朝名臣奏議暨唐宋列賢成說可以行于今日者凡

學海類編

卷八

常熟水論序

二

事功

若干篇人爲之贊以備于左以見昔人用心之艱且以明水利之有徵也復采諸名公之緒言徵諸

畿郡邑之典志輿地之高下水道之源流著水利論一篇雜論十條以廁于末冀有志于斯者便于考索非敢妄附私見亦不敢過吳事以泥論也卽今

天子有宵旰之憂廟廊行問罪之策指日殄滅機槍第念三吳爲國重地東南魚鼈之民重有四岳之咨元圭之下闕

命時也倘芻蕘之言或有取焉者斯國計生民幸

甚

嘉靖歲在辛亥菊月越荆薛尙質謹序

學海類編

卷八

常熟水論序

三

事功

常熟水論序終

常熟水論

明 薛尚質

周語曰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信哉言也夫水土者財之府也而財者民之天也道府以廣其財順天以和其民國之務也政之抵也常熟海濱鉅邑居澤國下流土宜稼穡實財用之府也然而地有亢隰亢利水而隰利旱是以利之大者莫甚于水而害之大者亦莫甚于水也水刑治而民無事矣而所以治者亦以其道也著邑水論

學海類編

常熟水論

一 事功

論曰治水之要有五而國本生民之計在是矣夫治末弊者必原其本建久策者不計近功圖遠利者不惜末費集事功者必立章程善章程者必在得人否則功施無緒而何以望厚生裕國用哉夫國之本在民食者民之天也國之用在賦賦者民之供也民安其業則出無窮民出無窮則國裕矣而利孰有大于此哉民失其天則邪慝並興邪慝並興則國蠹矣而害亦孰有大于此哉此利害之原可不深長思哉至于臨事裁成而不拘于故者得人其至要歟何則江南財賦甲天下而三

吳財賦之淵藪也三代以旋號稱其區而貢賦恆當天下一三分之一况遘 國家承平民不遷業水行地中稼穡歲登家給人足比年以來三吳國課不登生民凋瘵帑無禦急之儲廩乏救荒之粟有司奉 命徵逋民有破產不足償則鬻子女而又不足則身膏篲楚繼之以死而事亦不辦有司往往以殿獲譴其故何哉此殆未有以究其本而末務是圖也請言之夫三吳地卑爲東南襟禹貢揚州之域厥田惟下下厥土惟塗泥厥賦下上上錯厥土塗泥則其地卑可知厥賦上之則卑隰宜

學海類編

常熟水論

二 事功

稼而所入倍地壤又可知矣是以財賦恆先天下故三吳爲 國家根本之地蘇州中吳富甲諸郡歲富猶當淞常鎮而有餘然而淞西諸郡蘇淞最下歲之豐歉恆視水利之治與否本州之壑曰震澤即名太湖最關利害雄跨四郡迤衍五百餘里以其西受荆溪宜欽宜與溧水溧陽等邑之水南匯天目富陽湖杭山谿之流會納諸流以注下邑震動無恆因名震澤蓋震澤之水源多勢盛下流或壅易以爲害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三江爲震澤下流然必三江之水既入于海而後

震澤之水不爲害也由是言之則震澤之不易治其來遠矣然而雨暘時若則水平流值歲霖潦則瀕洞無涯民始受患矣是以蘇州稱澤國而又爲三吳之壑也夫震澤之水東由吳江以潄潄山陽城等湖分注三江以宿于海而比年吳江沮洳三江壅阻水勢不能長驅大異宋元之閒矣而又下流匯水之區如潄山陽城巴城昆承等湖多爲豪家園田遏截水利而水至不蓄又異國朝之初矣其北經營郡城以注常熟常熟分注三十六浦以入于江于海今則諸浦廢塞而北流之水不

學海類編

常熟水論

三

事功

遠于江而潰裂散漫卑區之田始無稔年矣常熟一邑非特受震澤北流之水而晉陵之水亦匯焉邑之西向有湖家菱野菱華蕩以潄晉陵東流之水蓋荆溪之水經晉陵以注本邑也邑之東有昆承湖以匯本郡震澤北流之水亦傍納西湖晉陵之水而二湖之閒則州塘焉自郡城北齊門直注邑城南門而遙百里旁引湖水下達各浦與諸湖澤相經緯由是以觀則常熟又爲蘇州之壑可知矣本邑舊有三十六浦如櫛齒比分以洩諸湖積潦而卑區平熟下引江湖以灌高區之田而亢

田恆潤各浦治時亢隰之民咸得水利而歲入比諸邑恆最故名常熟由是觀之欲知邑之豐歉則治各浦之治否也常熟一邑爲方百里高低科田糧地山蕩一萬五十餘頃歲賦四十餘萬石邑之南東南南面西南十分邑田之六絡繹湖蕩之閒田皆卑隰是爲低區而常病墊溺民惟因隰種稻而無他植歲旱則水平流不勞挽厚爲力易而獲利多是以糧額恆重一遇歲澇則諸邑水趨低區特先受害他邑之水未三四尺而常熟之水已逾丈矣如正德戊寅己卯嘉靖乙未丁酉及前年

學海類編

常熟水論

四

事功

之水往往廬舍漂沒生民轉死戶口大減古人救渰之策雖多然大要不過三策而已而下策不足稱也上策濬各浦以浦洪潦中策築圩岸以障橫流下策勤畚鍤以待天時上策功全中策功半下策謂之無策可也功全則國本足民生厚吏治平功半則國課稽小民貧吏治允下此則賦逋民離今日之弊是已往時各浦疏治雖大水隨洩以去而苗稼不損自非異常災沴不至飢而恆足民足則崇信義急供上國賦何由殿哉故曰開浦爲上策而曰全功夫築岸雖中策而不可偏廢是在

力而已矣富家力贍田雖低窪高築可水禦水所築不過尋仞水或過之不能爲力也况土疏善崩不勝蕩激然猶愈于貧不能築少水卽沒也殆巨潦之來則五十而笑百矣故築岸爲中策而曰功半下策則聽命于天稍遇水潦則袖手無爲十年之閒不能三稔富者猶可稍輸官廩貧家救死不贍奈國課何故曰下策而無功邑之東北一帶濱于江海十分邑田之四地勢岡壟是爲亢區以水衡之法準之極高處去低田二丈餘次丈餘再次不下一丈極高處所三轉挽屏水得上田大抵

學海類編

常熟水論

五 事功

浚而低區受害矣是以常熟一邑歲有水旱之災國課不登遺逋逮併民迫飢寒弱者流死狡者盜竊強者剽掠况邑濱大江誘以魚鹽之利飢寒之民求斯須無死者咸往從之雖斧鑕相尋終弗可止一或激變爲禍無極往往假爲風濤竊弄干戈殘賊生民屢辱官師討擊大臣鎮守經費鉅萬屠戮生靈此皆朝廷之赤子也反訊首惡不過一二餘皆不得已而惑于不道者也使有恆業皆爲良民曷至是哉今者三吳水旱不時而民艱食是無恆業而本弱矣本弱而未弊始相承也此孟

學海類編

常熟水論

六 事功

卑區下高于田亢區水行地下是以高區因地亢燥植稻鮮而多藝花豈糧額亦下于低區如嘉靖二十二年之旱穿井河底亢民有至三四里外取汲者所種花豆悉皆焦悴明年復大旱寸草不生生民轉死不可勝計計旱之策無他亦惟濬治各浦以通江湖置閘浦口以節潮候復濬橫塘緯諸縱浦之閒引灌腹內處所則高區常稔而無旱嘆之患矣比來縱浦橫塘廢而不治而江海之潮久不上浦沙土植物苦燥而高區坐困矣諸潮之水潛而不洩積而潦之極數致反壞淤土稚苗苦

氏所謂民無恆產因無恆心也而又不究其本而嚴捕擊之今捕之愈嚴而盜且入城攻劫邊江之民終夕防警繼以衙門壞法及鄉豪猾假名譏捕見事風生佐盜指囑善良因利厥貪矯誣民命下積人怨上千天和水旱之餘重遭此輩毒虐言之可爲於邑是爲不植其本而反戕其本也愚故以爲治末弊者必原其本良以此也謹述宋元以來治水之由及先朝已行之典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可以建國家久長之策順生民莫大之利者備列于左以竟其說按常熟縣未經分建太倉

州之時起自西北江陰縣界洞瀆浦江邊而東而南至崑山縣界花瀆口凡通江浦港三十有六後于宏治間分割沙營以南一十二浦入太倉今惟白茆以西二十四浦尚屬本縣當時諸浦皆治邑無水旱之災今皆廢塞形存而已爲今之計諸浦不能盡治惟白茆許浦福山三浦爲一邑之要害白茆浦起自本縣小東門抵海九十里分洩崑城諸湖之水許浦起自行春門抵江六十里分洩諸蕩東西湖之水福山浦起自通江門西北抵江四十餘里分洩諸水之潞于邑者此三塘者參于

諸浦之閒廣輪相均勢如鼎足歲潦則分洩潞水以入于江于海歲旱則下引江潮以灌兩旁高田六千餘頃實蘇州諸郡邑之尾閭常熟高低區之命脈也 國朝以來非不浚治奈何沙土輕浮江海之潮勢如傾山一日之閒二次潮汐渾潮挾沙擁入潮平水止泥下定日積指厚數年之後鮮有不爲平地者每次 朝廷命官浚調倩工役靡費錢穀未久輟廢其故何哉良由失議置閘以時啓閉是以功非不峻往往不出二十年而害復至也請言置閘之利有三雖百世可使無弊傍江

之民仰給江湖灌田江海之潮頃刻之閒水至丈餘其涸可立而待雖有健農手足無措徒積泥沙以妨浚功于民無益今者浦口置閘則乘潮水盈科之際急令閉閘雷以灌溉一潮之閒沾濟已足自非濟旱不得教啓以入渾潮可久無壅其利一也大潦之水則啓以洩諸潮積水上流清水澡滌浮沙不勞浚治而自通低區無墊溺之患其利二也置閘之後卽于閘上左建巡司就使本港巡檢率兵居守右建營房卽與戍港百戶移軍屯匣夾鎮津要如宋開江卒之例加以撻淺之責重其

離次之罪嚴守備慎啓閉不使江洋盜艦鹽舶乘潮入腹以毒居民其利三也照得白茆許浦福山黃泗等浦見設巡檢一員每歲召募弓兵百名又蘇州衛分遣百戶一員戍兵百名比年以來各港枯塞營署圯廢官寓僧祠軍兵借居民屋負販賃作倉卒不得其用往往鹽寇紛擾邈然無聞充食而已今如閘上建置營司使之各居其局烽火相聞風聲相接一遇寇盜首尾皆至雖有勦寇無所施其殘矣久將殄滅弭不必費兵食也合就弓兵數內抽出二十名改充閘夫立閘石上刊注潮

候使之按時啓閉亦屬巡司約束如此則不勞添設仍其舊貫而事已辦矣建閘之法人人異宜是以事鮮克濟殊不知江海之潮非內河水之等且如舊歲數月之間本縣崩沒傍江民田數十餘頃置閘豈宜近逼江海合無去浦口六七里或八九里一以殺水勢且避其崩沒閘外抵海口不遠縱有淤塞就著本司并營卒治之則事易易水無費國勞民之患仍于閘傍既鑿月河以殺水勢又恐沙土善崩如福山石閘尙存其月河三倍闊于本港何哉本爲殺水勢反爲水嚙致深闊也愚又學海類編 卷八 常熟水論 九 事功

以爲月河上下口並宜置小閘以制之則無旁鑿之患矣竊惟每治一浦輒費數萬豈惜千金之微而不置閘以圖久遠亦非建事之人慮不及此蓋由 朝廷每興治水之役委任大臣及差出部官動計歲月任事者恆慮稽緩于是調遣旁郡丁夫併工以治每坐速成之患而久遠之計或未暇也故曰建久常之策者不責近功蓋以此也又白茆許浦福山三浦計遠二百餘里欲圖失利須令深闊非歲月可辦爲費必廣旁議一起事輒中止民久被患而治浦之議不行止坐此也殊不計圖

其大者忘其細詘于暫者伸之久卽以一邑論之連年水旱 詔蠲常數及賑濟逋負輒不下數十萬若以治浦之費而準則多寡利害從可見矣抑亦水利日廢則民困日甚民困日甚則國課愈殿矣由是觀之則治浦之議之不可止又可知矣故曰圖遠利者不惜末費亦以此也昔錢武肅據浙右首覽三吳形勢以爲足國之計在是然震澤一區實關四郡之利害而蘇松最下三江不能盡洩震澤之澤常熟地卑在蘇下流于是疏治常熟三十六浦引泄吳中之水設閘江營都水使以主學海類編 卷八 常熟水論 十 事功

其事易卒以充治浦之役曰撩淺都凡四設卒二千人歲以爲常要害置閘以時啓閉貴有所任而水不爲患三吳常稔是以終錢氏之世而國以殷足宋天禧中命江淮使張綸治常熟諸浦復置開江卒設兩指揮卒千人專職修浚景祐中三吳大水時范文正公守鄉郡致書執政首建治浦之議亦謂潞江不能盡洩太湖之水合治沿江浦澍以殺水勢躬至常熟出粟賑飢老弱有差簡其丁壯厚其廩食而因率治浦仍修浦口諸閘以開水勢民得全活水利大治當時以爲仁術蓋本末兼

治之也福山石閘乃其一也是以福山一浦獨不易廢也後于崇甯閒賊臣朱勔進花石奪卒以往而開江營遂空各閘啓閉無時潮沙淤塞而水患復至矣政和六年守臣莊徽戶曹趙林復上開浦置閘築堤三議乃濬沿江三十餘浦紹興二十八年守臣陳峴言奉詔開決許浦元時諸浦湮塞平江路積水兩月未退守臣于瀾條陳應浚處所合用夫工二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一十萬石以奏乃詔監察御史任右本給提刑徐康復視得常熟最關要害去處有白茆許浦福山黃

寧海類編

常熟水論

土 事功

泗奚浦等五處俱通江海委是快便獲奏于是撥夫兵出御前激賞庫錢及截平江上供未有如其所請之數是時諸浦浚治而水利復興矣然亦不議置閘迨至正末俱爲潮沙壅塞張上誠竊據蘇州命僞臣呂珍驅十郡丁夫併戍卒二十萬浚治白茆白常熟小東門至海縣亘九十餘里繼浚鹽鐵塘緯諸縱浦之閒高低便益民享其利 國朝永樂初日漸壅塞中流如溝海口漲沙橫截適值大水吳民荐飢爰 命尙書夏公元吉來治摹倣舊蹟以施治工而水利再治于是 朝廷添設

府縣通判縣丞各一員專治水利仍勅 按察司提督然無開江卒每有利病動經關白俟進止上下相柅輒止不二十年各浦復廢成化閒大水邑中潛不得洩生民飄散歲以災告國課逋殿寇盜縱橫至宏治初議者謂三吳水患非浚浦不可給事中葉紳亦以爲言監司糾繼奏可 命工部左侍郎徐公貫兼都御史來治遂僉事雷公旃監察御史何公鑑圖議方略而白茆再治不閱歲浦口漲沙作青仍廢不治宏治十二年邑尹楊公子器謂白茆不治宜浚許浦以決東南之水白于監

寧海類編

常熟水論

土 事功

僉事雷公旃監察御史何公鑑圖議方略而白茆再治不閱歲而浦口漲沙作青仍廢不治宏治十二年邑尹楊公子器謂白茆不治宜浚許浦以決東南之水白于監司處給工食浚自本縣行春門東北至江六十餘里時治農承趙祥有幹略經費不煩卒抵成功邑民是賴父老至今稱之是時國浚浦口獲宋時石閘一座于淤沙之中移置上流以閑水勢然經製粗略又不設守以司啓閉正德閒閘與浦俱廢邑人相繼言于 朝上恤民隱復興水利之役爰 命工部尙書李元充嗣仍兼

巡撫其地及本郡郎中林公文沛會同監察御史馬公錄閱勘形勢用本縣簿餉浪策以海中漲沙橫絕浦口非人力所能及避去舊浦別于東數里許重鑿新浦以繼上流于是大發近郡丁夫停截起運并各項錢糧給散工食濬自本縣小東門至海口計遠百里復濬許浦上流自大東門至海李三十六里是役也不循故道平地鑿河四十餘里雖費錢糧是時海舶直抵城下諸湖之水下如奔馬鮎魚口官莊匯潮水與湖水交激往往傾舟水勢疏達而吳中大稔而力實過于前矣自非

學海類編

常熱水論

三

事功

朝廷委任之專諸公體國之忠弗能抵厥勸也而李公之勞來弗倦林公之盡心乃職二公遺惠民至于今戴之自是以旋日被潮沙壅塞四五年前尚可容舸而今不能濡馬足矣疊罹水旱亢隰之民垂手喪氣嗚呼其濬也一何難哉其廢也一何易哉蓋常論之矣如錢武肅之經營范文正之設施夏忠靖之忠勤周文襄之處置彼皆宿負經濟動協時宜者也武肅之才固有過人者至設開江營都水使要害道閘募卒撩淺以嚴守備則其究心斯蹟而圖久永者不其至歟厥後錢氏

入宋而此法漸弛官兵散亡宜水患之復至也張綸天禧之役不過循其舊貫雖復開江卒然亦不能如錢氏之精矣觀文正上呂相一書與武肅前後用心略同至其率飢民治浦之法權協時中本末兼舉行之于昔而善行之于今而無不善者也然皆未有治浦而不置閘置閘而不守者置閘而不置守猶不置閘也元人最善治水士誠姦僞不足論然白茆之役雖虐而民賴其利彼烏知置閘設守之爲善哉忠靖之治吳中之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吳民以安仍奏置水官此蓋瘦瘠以惠人

學海類編

常熱水論

四

事功

者也文襄之築湖堤也令所屬之犯罪而審有力照例取贖分定四季春石夏磚秋灰冬木令有司隨在收用正費不煩而事舉民不忘惠此益處置得宜者也侍郎徐公之治白茆也功則宏矣而廢最速蓋亦氣運之使然也楊公之治許也不費國而民樂役四十餘年民沾其惠正德白茆之役也李林二公之勩實越于前然皆不議置閘不久復弛惜哉父老云使當治浦遂議置閘豈坐今日之患哉以是觀之有其具非其時不可以動民得其時無其法不可以建事善其法微其人不可以

成功故曰集事功者必立章程善章程者必在得人

學海類編

卷

常熟水論

五

事功

雜論十條

一造閘 或曰造閘事誠利益今日言之不已難乎諸浦久絕不通舟船水陸之地不宜車輛灰石重物航海又非其便浚治之後水勢疏達不能爲災又坐往時之弊奈何曰是不難在經始之得宜耳夫治浦必先治堰蓋于施治之初於浦口堰內八九里許量度置閘之所更于上流里許堅築一堰待上流浚功已畢決引湖水通船裝載物件直抵造閘之所交納撥夫別治他所俟造閘既畢許久夾縫固然後決堰以通江海如此則挽送不勞民力大省

學海類編

卷

常熟水論

六

事功

二處置 佚道使民民雖勞而不怨利民取民民樂供而不後夫三吳稼穡之地民之富貧視水利之治與否治則民佚樂而恆足否則民勞苦而恆貧夫好逸惡貧民之情也而亦上之人所欲順之也是以禹之治水也九年勞民而民不怨非人人而衣食之也亦惟順民之欲而已往年白茆之役也丁夫起于鄰郡道路遠涉餉遺不繼富人恆多規避爲今之計不若能遠調以畝計之法取直而倩貧民貧民得食而出其力此范公之遺

法也合于徭賦之外暫令歲畝加銀一分則銀出于有田者而貧富均矣且革規避之奸按郡志一府官民田地山蕩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五頃銀如其數以工倩之法計之大率一夫日給銀三分十月朔日上工十一月晦日而止以避寒沍次年正月復上工至二月晦日而止以務東作自十月至次年二月除臘月實得四箇月計日有一百二十又以二十日抵雨陰實計一夫百工共該工食銀三兩是則蘇州一府加徵銀可得三千一百四十夫矣若以蘇松常鎮四郡計科糧田地一十七萬七百餘頃銀如其數可倩人夫五萬七千之數矣若照往事年例嘉湖上游諸郡備貼夫工亦以畝計之法徵之又不止此今白茆許浦福山三浦計遠不過二百里該二萬一千五百餘丈一夫分浚二尺計得人夫一十五萬七千二百餘人若暫爲兩歲加徵三浦亦作兩年浚治而又益以府州縣各項無礙錢糧可不動正運而事已辦矣或曰未免腴民曰下農夫有數畝之田尙必欲鑿渠通利不惜十千之費三吳之民病水久矣此法若行民悅何疑

學海類編

太

常熟水論

七

事功

三致夫 法立弊生法非能生弊也弊民緣法以爲奸也三吳財利產于賦畝貧富生于兼井富民行賄以避役里胥聽囑以欺隱貧民勞苦而無告往時役遣率多放富差貧吏胥又從而寇滅工食富者又易供需貧者一人出舍老少不得作息往往飢寒多至顛踣若行畝計之法使里役但報貧戶常時爲人賃作耐苦而力者一里或二十名或二十五名其飲酒無行者勿遣本縣地方五百里可得人夫萬餘若募一郡貧民將不勝其多矣如此則富人出財貧人出力荐飢之民得食而勞

學海類編

太

常熟水論

太

事功

石二斗銀二兩二錢如此則人人足以自贍而又得廉幹人員以司出納則民樂趨事而功易集矣

五編輯 甚矣眾心之難集也動眾而不制之以法所謂驅市人以戰也往時白茆之役丁夫相繼遁去圖里長不勝筆楚今以工食召募固非拘役之比然亦必有攸攝乃無離次之患凡十人爲甲有邵養一人十甲爲百有百長一人十百爲千有千長一人十千爲萬則屬職員治之疾病逃亡則百長言之千長千長聞之有司病者給醫逃亡者責圖里長報而足之各有攸統如掌學海類編 常熟水論 九 事功

使指矣

六廠舍 南民不奈霜露易以致疾是以土工之興必有茭舍以爲寢爨之所處燥近泉又不可遠分工之所十夫同房百夫聯舍中居百長以統之而百長有處百長統于千長而千長有舍千長則屬職員而有署有儲十夫一竈而都養主之都養擇朴儉技能之人使充樵汲治炊之役暇則葺畚鍤供水漿守舍宇主錢米均不足頌羨餘十夫日給仰于一人是以此役不可不選七督程 進取勸力必以鼓每日寅時百長于舍中擊

鼓都養一人先起治炊既具楚眾起蓐食操畚鍤以聽卯時百長于治工之所立號旗擊鼓眾以畢集後期者笞怠不趨事而濫廩食者罪而旌之責原報者仍令補足又有遊騎往來巡察惰工即擊號鼓百長報送責以警眾

八堆土 浚治之役極其勞費而壅塞最易者豈但潮沙而已亦由夫工擔重憚遠業戶恐土壓田多將新開淤泥就堆兩厓暴雨中洗復下壅塞此甚爲患須著担入厓內百步堆置永無壅塞之患矣

學海類編

常熟水論

辛 事功

九宣勤 夫賞罰當而民勸往時白茆之役有等淳謹之民分工之後遵令兼程以畢而先告完官府不宣其勤卻調他所助工謂之撮工由是賞罰無章人心怠弛宜於勤事最先告完者量加給賞以勸眾心

十妨利 大爲水利之患者有二焉吳中澤國而饒魚蟹茭葦之利本邑又在嵐下而多潴澤大潦之歲水族朝宗皆由各浦以入江海權豪之家冒魚鼈重利每據津要處所牢釘樁櫪密簾數畧以截水利坐視百姓墊溺而彼獲利自若他如貯網之類爲害尤甚厥製如囊

長數百尺漫絕河流囊括魚利往往激水傾舟人入其中無一生者乘流放屍渺無形迹鬻味殺人莫此為甚其他不能悉舉一浦之閒不減百所由是阻絕水勢不能長驅其害一也其二則權豪之家多因湖蕩沮洳築岸圍護先放荏葦歲籃河底淤泥哀壑不再閱歲皆成沃壤黠者恐人舉告先自報官願陞蕩科輕額有司但知闢賦土而不知瀦水之區日隘潦水一至不能容蓄散人民田卑土之民無甯歲矣其傍浦居民多因兩厓積沙漲灘壅占圍田而導水之浦隘塞如溝兩旁禾菽如茨而官不加稅民受其害於是而江海之潮絕不上浦亢區之民又無稔年矣此皆今日已然之害也必痛艾于將來而后可以言久長之計

學海類編

天

常熟水論

三

事功

常熟水論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薛尚質撰尚質常熟人以白茅許浦福山三浦為常熟宣洩所賴故作此以明其利害前有自序言考當代名臣奏議及唐宋諸賢成說可以行於今者凡若干條為之贊論以備於左復著水利論一篇雜論十條以廁於末此本為曹溶學海類編所載但有水利論及雜論而無所謂名臣奏議及唐宋成說者蓋刪其前半非完書矣

河紀二卷

〔清〕孫承澤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河紀二卷》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地理類存目

河紀山東巡撫二卷

國朝孫承澤撰

有

尚書集解已著錄是書

紀黃河遷徙始末及畿輔水利大旨為籌畫漕運而作也

道光九年豐臺北決口朝廷遣重臣治河迄令
工合龍輿道旋據金陵犯揚州鎮江承東省
河工遂廢廢官崇剛裁南漕全事海運
同治十年秋天津大水決是紀初見國初盛
平時也 十一年五月田國生記

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元、帝、時、決、館、陶、
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
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
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
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
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
縣、揚、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
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
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
界、即、今、徐、州、入、於、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真、宗、時、
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
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
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
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
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
渦、河、南、直、隸、壽、毫、蒙、城、懷、遠、之、間、元、時、決、衛、輝、
之、縣、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
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

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散、而、已、當、時、九、
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於、海、滄、州、接、平、州、程、子、
以、為、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
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攷、太、任、
之、北、不、行、矣、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
封、南、至、頓、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
于、淮、故、道、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
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
祥、符、弘、治、間、分、流、為、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
邳、入、淮、一、自、荆、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
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
為、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
許、壽、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毫、州、達、淮、一、
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
入、於、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為、兗、惠、
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濫、溢、於、金、鄉、魚、臺、出、沛、縣、
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
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始、復、

余按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塢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至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

正統十三年，河決新城八柳樹源，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從之，泄壞敗民廬無算。景泰三年，天久雨，沙灣復大決，近河地皆淹沒。命工部左侍郎王永和、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璞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工部左侍郎趙榮先後治之，弗績。

以翰林侍講徐有貞自請行，詔以為僉都御史，有貞至，散遣工卒，自行河相度，明于心，乃疏言：禹之行水，水之道也，宜首疏其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繼之以法，因作渠牐，隨宜先後。渠則異流同歸，牐乃上下櫛比，以次啓閉，渠起金堤，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濬，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越范暨濮上而西，凡渠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沁，河沁水過則害微，則利有貞節其過，導其微，復渠而牐之，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而河西鄆東曹南鄆北且灌田數十萬頃，有貞參綜古法，加神用焉。乃捷以水門，捍以長堤，堰有九，崇三十有六尺，厚十之長百之，門之廣二十有六尺，厚倍之，堤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絃竹，實之石，鍵以鐵，蓋合土木，大金而平水性，而報功成。

又導汶泗之源於山、匯澶濮之流於澤、濬漕渠、繇沙灣、北至臨清、南至濟寧、作放水涵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水盈丈則開而洩之、皆導古河以入海、因取金水子母之義、沈玄金為物象鎮焉、始議者欲棄渠弗治、以海漕、或議鑿渠發京軍、有貞第請蠲河濱牧馬傭而已、有言沮者、上使中使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竅一、一壺之竅五、注水二壺、五竅先涸、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為、蓋役五萬餘人、用木十萬、竹倍之、鐵船十有二萬、錠三千、紐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麻、葦、桔、倍、荆、土石亡筭、而用官糧五萬、為日五百五十有五而已、

有貞沙灣治河三策、疏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堰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為疏導計、故漢武之堰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踰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

易致坍塌、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堰塞之患矣、

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里餘、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為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為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濫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

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

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恒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為設淺鋪又督軍丁璉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益河上下固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河道工完碑略云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陰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踈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滂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

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拯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於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於李準之涯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伾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郵東曹南鄆北之區出餘波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

萬竹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第而為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繚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田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乎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弘治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河決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於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姜性協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徑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云

論河道疏臣奉勅修治張秋決河由淮河相

度水勢至於河南中牟等縣見其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縣楊橋等處至於祥符縣界析為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于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荊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于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等處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為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等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也臣以為合潁渦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間各有灘積水脉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而入于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沒之虞况上流金龍等口雖幸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為隄岸以衛張秋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

之時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南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大夏以張秋鎮上流為儀封縣之黃陵岡黃陵岡上流為滎澤縣之孫家渡皆宜疏治檄河南參政朱瑄僉事張鵬董之工方興而張秋東隄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平江伯陳銳太監李興協同大夏督治之乃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鑿孫家渡口河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繇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塞黃陵岡之決荊隆口之源築兩長堤甃水南下繇徐淮故道其自武陵屬之碭沛凡三百六

十里曰太行堤自荊隆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患漕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許用減水壩法植木為杙中實輓石上為衡木著以厚板上堤巨石屈鐵鍵之液稊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鑄石為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溢則衝齧殺涸則河漕存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鎮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於徐有貞云璽書褒賞入為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隙入淮大夏治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引大夏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

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為有備仍于朝神湖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礮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為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苛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苛處荒歉之餘公私

價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况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乞敕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議處斟酌前項工程于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于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

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乃者上厯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力未竟議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為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遽回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靖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靖口以南則陷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債敗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

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為官闢為四裔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仁為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赦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兗州志曰黃河自古為患明興以來報決者屢矣充當河下流而直漕渠之中自陽穀至魚臺計三百餘里弘治六年河決金龍口潰黃陸岡徑趨張秋賴劉公大夏經畧其事塞口築隄河乃東徙張秋之患息而曹單歲受衝矣夫自濟以北決口雖塞而故道猶存弘治九年夏考城縣地方水勢漫入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口水溢大堤遂於賈魯河東岸修築小堤一條保護大堤弘治十一年管河副使張鼎見黃河水勢俱從南行不由丁家道口入徐州建言欲將荆隆口分沁水於賈魯河俱入徐州本年八月水從王

牌口等處俱往東行不從丁家道口東南而行却倒往東北直至黃陵岡下又自曹縣以入單縣南連虞城淹沒民居人畜單縣城武金鄉魚臺濟寧等州縣皆在巨浸自濟寧迤南開坐定被衝倒阻礙漕運北往時張秋之害尤大蓋兗州之境地平而土疎比之河南之地尤為卑下河南北方上流不塞則本州地方正當下流雖築隄岸亦不能保恐日後黃河之水不由南行俱往東注釀成大患天下事大可憂矣故東省之治河無先於曹單舊有太行縷水二堤皆可以障河流而護運道而太行堤較縷水堤為最急蓋縷水堤譬之門戶太行堤咫尺閘河譬之堂寢堂寢既安外垣雖未盡飭亦可以內地之全力從容圖之此太行一堤所尤宜亟修也

七年九月加山東叅政張縉秩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決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為通政司右通政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

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正德四年河決曹單趨沛出飛雲橋命工部侍郎崔巖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代以右侍郎李鏜四月弗成盜起而罷

八年復決黃陵岡是年決曹縣以西汶縣北東行曹單民被害益甚以命右副都御史劉愷為大堤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堽集御史趙璜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其後十二年河決城武縣沒為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樹鷄鳴臺運大阻下廷臣議

刑部尚書胡士寧治河通漕疏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

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其所言河身治河之道蓋盡于數言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為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於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為害猶小決于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為害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夫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榮澤縣經中牟陳賴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鄴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

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牛州，漫為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汙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根之隔，禍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潭州之決，郡縣數十之罹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

賀固楊明等集地方至沛縣之北廟道，只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為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為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與尚書李承勳同行計議，以為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

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而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便利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濶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兩岸以為湖之東堤阻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濶以為運道仍於彼處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近該少卿黃綰奏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為國遠憂甚忠然聞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後當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

紅荊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北通衛河歲撥江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北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七年河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時吳人盛應期以兩廣總督請告致仕金舉可任起以總憲總理河道應期單車就道親詣其地相度咨訪議上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別開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具疏以聞報可以春和興役以命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船堅築堤岸以障河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乃簡屬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量地授工程功授食瘞成而謗興有詔罷役奪應期官以歸矣時戶部尚書鄒文盛刑部尚書胡世寧咸力爭之不得

議改河道疏黃河之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遷徙

不常為患特甚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由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堯又分二小支一出師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并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漕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以湮塞自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為今之計大畧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改別地而不與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

不容不改也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長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為永久之利計用夫六萬五千人于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雇募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之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佐之期六月而畢事

應期既罷乃命工部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堤成

七月河南靈寶縣報嘉靖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黃河清五十里上令官齋祝往祭不必上表賀

十二年冬十月河決亳泗歸宿等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運道淤命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往治之初嘉靖戊子河流東潰飛雲治者疏開封趙皮寨口導之南由亳泗歸宿入淮以殺其

勢至己丑庚寅兩年間飛雲橋之流蓋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一時舟行閘面頗稱快顧決潰堤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源先見者懼有他虞及是年冬趙皮寨河南白毫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南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悉淤廷議天和往督濬事至訪羣議或謂引黃河或謂濬漕河天和遂躬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凡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凡二百七十餘而始至穀亭遂定計用濬河爬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施植柳法以護堤岸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運道遂通其濬河爬之法用平底方船橫排河中爲一層四維拴繫以長柄鐵爬濬之濬深數尺移船再濬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水中與陸地施工畧同

河議曰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北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爲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即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斯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擡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淹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持小浮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

於黃河之羸縮豈關於河水改流也哉

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洗汶沂泗諸泉
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河正
統十三年黃河決萊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
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
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於漕河以疏殺之
而黃河始末然亦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
分黃水三分並入於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
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
清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
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
而淺鋪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
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
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
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
以至衛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
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
之水而忘其害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

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卽所謂以病為藥也
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
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卽欲死矣此非今日
漕河之喻乎

是年總河朱裳疏曰黃河自古為患惟我國
朝則借之以濟運渠之利故今之治河與古
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導
之北以順夫就下之性今也導之南以避其
衝決之虞臣等考求其策不過疏濬築三者
而已夏禹治河自大伾而下灤為二渠大陸
而下播為九河蒼河之流分則其勢自平也
況今漕渠窄隘洪閘東捍全河入運勢自不
容弘治以前四支分流若孫家渡渦河口趙
皮寨梁靖口近年俱以湮塞而以全河東奔
自曹單城武等處徑趨沛縣又自沛北徙橫
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而運道大有可虞竊
計今日河患未可以力勝要在分其流以殺
其勢而已今梁靖口趙皮寨幸已通疏孫家

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雞岡淤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可以挑濬深廣導引漫水歸入正河而入睢州張見口起築長堤至歸德州郭朴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汎溢仍時疏築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於莊村月河入之達於小浮橋則北崖水勢殺矣其北厓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縣歷年築長堤以防東北入海守護甚嚴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激可宜亟為修築並添築月堤以禦奔潰及照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於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之口以安運河然以臣等計之其可虞者有三水勢洶湧遷難堵塞一也縱使塞之其勢既逆其流必激夏秋水漲黃陵岡李居莊等處不能為患兼恐橫崖決北二也決口既塞徐州迤止至象橋沈沙滯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溢三也今宜嚴修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固相其要

害固之以石洩之以壩自城武縣至濟寧州創築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殺魚臺城武之患此所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

十九年決睢州野雞崗經渦入淮孫繼口出徐之流淤二洪大涸河臣若河南山東撫臣皆獲罪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旂兼都御史督理以旂言兩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諸泉入之洪冲以南南障之隄如會通河制運通矣許之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

漕河四事疏漕河仰給山東諸泉水貴以時疏濬近已會同各官清理舊泉一百七十八處復開新泉三十一處俱入河濟運但恐一失疏濬尋以湮塞主事一員勢難遍歷乞分隸各地方守巡兵備等官兼理其事二徐呂二洪為運道咽喉山石險峻非水深數尺莫

能行舟聞舊曾置閘束水乞於境山鎮二洪下各建石閘旁留月河以洩洪水沙坊等淺由河廣慢流更宜築四水壩武家溝小河口石城是頭灣諸淺預置方船以防撈濬一漕河兩岸原有南莊安山馬場昭陽四湖名爲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被豪強佔種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河初意乞委官清查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多開溝渠濬深河底以復四櫃一黃河南徙舊決口俱塞惟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道之大者近以興工挑濬但黃河變遷無常難保不復淤塞乞於本口多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而二洪常得接濟矣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都御史魯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二百五十餘

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十二河南山東徐邵皆苦之

四十四年河決以南刑部尚書朱衡改工部尚書與金都御史潘季馴協同治之既至橫流汗漫舟行樹杪上力無所施詢用鄒縣知縣章時鸞議得新渠規度焉渠之東有湖曰昭陽河從西來以湖爲滙其勢絕渠而左念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河卽橫決得湖而止盛中丞應期旣歛以罷去不就今規之宜無患乃決策奏請從之廬於河畔撫循十萬衆與同甘苦明年丙寅功且就有言新渠不便者命給事中何起鳴往視衡奏故渠不便者五詔從初議明年成新渠起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疏舊渠起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漕舟通上嘉其功賦詩四章志喜

修復運河故道疏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而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以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

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四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浚華山、分為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送上魚臺為患甚大。聖慈不憚沛縣之民橫罹水災、拳、欽、開、故、道、臣等仰體聖心、亦有勘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即欲濬深無異穿井、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譬諸取館於壘、隨取隨滿、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不為患、繇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繇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欲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涘、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橫截、遏其東奔於狂瀾巨浸之中、築數里之壩、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萬、曠日持久、勞民於既疲

之餘、微功於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以數百萬計、匱乏之後、措置無策、一有不繼、前功盡隳、其不可五也。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

治河疏、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堤二策。濬淺有漕黃文會之異、濬漕黃者、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秦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秦城清河之淺、無歲不然。蓋二水互為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雖用人力、水力居實七八、築隄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之隄、可施於開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偏悍之性、挾川濬之勢、所向何堅不取、顧可以一隄當之、乃縷水之隄不然。河由淮入海、運道實資之、故於兩岸築隄、不使其泛旁濬溢、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為治、非以

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十年水賴不變。查清河之淺應照茶城例每遇黃河漲泛時它挑河漢導令淮水衝刷則雖過漲而塞必遇落而通惟清江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比因民船緣閘往來不閉遂至沙淤壅塞既有妨運道復貽患淮郡宜於黃水盛發時閉各閘惟進鮮貢船隻聽令經繇探有帶入沙淤隨即爬撈毋使停滯若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嘯後壅沙倒灌低窪之地積淤難洩今前水固已消涸尤宜時加試測設有沙淤隨即疏濬毋得積塞有誤大計至於築隄黃河兩岸止是縷水不得以攔截為名

潘總河傳曰公副米司空治河公遡流而西問故道於土老蒿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河南舊跡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為主宜仍三沽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遂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

比原計月日省十之三幣金省三之一而水始南趨秦溝

隆慶元年春正月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冲縣議者請復故道乃議新集郭貫棲諸處上源尚書朱衡言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長隄以防奔潰上從之乃鑿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注灞三河口既舊河築馬家橋隄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為閘八減水閘二十為壩十有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隄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並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渠沙河入獨山湖凡為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鎮河工成于是河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并流秦溝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邳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

人鄧州人民溺焉、

山東巡撫洪朝選疏云、臣惟黃河之患、雖云變遷不常、然其避高趨下之性、自古及今、則一而已、故下流壅則上流必衝、此理勢之必然者、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內、河決沛之飛雲橋、逆流而上、因而淤塞、運河人心惶、莫知所措、先帝特命工部尚書朱、都御史潘、前來經理、當時之議、只謂開得一條運河、以濟轉輸、此為目前最急、其於下流壅塞之處、雖知其必為害、未遑及也、辟之人方病喉咽梗塞之時、飲水穀不能輸、醫者惟當以通喉咽便、飲食為急、其於他日腹心之病、姑違緩之、似亦無妨也、然郭賁樓一帶、既淤、舊運河一帶復淤、昭陽湖一帶又淤、三沽泥沙積高至二三丈許、而黃河之大勢、駸乎其北徙矣、臣自被命東土、即聞黃河漸有北徙之勢、詢訪司道部聞各官、皆言黃河方出戚華二山、以入秦溝、濁河、溜泊而下、更復何慮、決無北

衝之理、臣終未以為然、蓋黃河出口之處、必多、然後可以容其萬里遠東之勢、譬其怒肆、猛驟之威、今乃出之以一秦溝、一濁河、安能使之勇趨而駛流也、臣因案行山東布按二司行各道、親詣踏勘、則各道之報、大畧相同矣、夫當此桃花水方發之時、勢已可畏如此、萬一伏秋之際、兩水交發、勢如漫天、浩淼渺茫、將何以禦之、若曹單之堤不可保、則南陽、魯橋一帶、運河、決成淤塞、曹單城、武金鄉、魚臺等縣、決為巨浸、其於國計民命所關、豈淺淺也、故隄防之設、決不可緩、而宣洩利導之方、為最上策者、雖萬古一致也、且臣聞河出二洪、舊有六股、近惟有秦溝、濁河二股、今濁河之流甚微、其勢將塞、則僅有秦溝一股出口而已、以萬里轉折東下之勢、乘之以兩水交發、百川匯集之威、而出之以一股、其不為國計民命之妨者、臣不信也、乞勅部查為議處、如堤岸足恃、則固堤岸、堤岸不足恃、則開

支河于漕運既無妨阻東省民命亦得保全

矣

此則加行

四年秋九月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灰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督河道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歆開淤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為浮沙擁聚河面增高為患日慮耳今秋水將至橫溢為災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街經久之策在開淤河以避淤水議無出此兩者惟上決擇於是都給事中龍光御史孫裔興等皆以為言請罰河道諸臣責以後效令及時疏塞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嘉靖初曹單築長堤而山東之患息自近來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築塞決口曩時房村方畧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淤口之議

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歲疏鑿費亦自省宜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

論河道疏臣竊計治邳河關阻之策有三一開淤口一就新衝一復古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參焉汶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淤口出邳州則可以避徐溝河徐呂二洪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溝溢水陸通行諸驛遞分司畧可併省而徐邳東鄙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茲而山水驟發則須多張水門廣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紆回避之即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久其為不便者三此開淤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所衝刷久自成渠勞費不多而道里更近且河入睢寧必不南決又無徐邳橫射之患匙頭灣之險而平野築堤可免嚙蝕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堤難固水至復決又當廢睢寧一縣併于邳州其為不便者三此就新

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總漕糧得水可濟漕舟九百餘艘、可以還百年運道、可振業徐州而存睢寧、便者四、然而百數十里之淤、視房村工費尤鉅、置沙兩淮、勢亦崩塞、掃灣築堤、雖築不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便者四、此復故道之利害也、請以臣三策下工部定議、行河道漕司撫按諸臣協同舉事以責成功。

五年河決凌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崖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凌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閻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起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于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洳河海運、紛沓莫可歸一、于是即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

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園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垸、趙家園、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皆浮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為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既

報可乃後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大疏
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李馴被劾開
住去

是年以河變議開膠萊河道以行海運初嘉
靖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
海運遺跡於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繇淮安
清江浦歷新堤口馬家壩麻灣口海倉口以
達天津道里甚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避
海洋之險業已沒其議開鑿將軍會獻去官
遂罷其役是年三月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
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
河復海運以濟餉道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
給事中胡禎視之

九月山東巡撫梁夢龍上海運議曰今漕河
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議此非臣等所敢
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
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
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

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
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三百石各令入海出天
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
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况舟皆由近
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
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蹟為安便大
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
以風柔之時出北海之道汛期不乘占候不
失即千艘萬櫓保無他患可以接濟京儲羽
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防海衛
所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
戶部覆言海運法廢已久非常之原難以盡
復乞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
入海工部即發與節省銀五千兩為雇募海
舟之資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傭
召水手之費從之

十二月左都御史葛守禮議畿輔水利以重
根本之計疏言京師東南地勢窪下西來河

道以十數歲久湮塞每遇夏潦千里為壑入京道路阻絕不通今歲若順天之霸州文安香河寶坻保定之雄縣新城以至天津河間壞田禾溺人畜甚眾宜倣古昔井田之制相地經畫開濬溝洫在京南者盡東其畝其勢急期以一年而就若原隰高下淺深廣狹道路橋梁悉宜隨宜措置其崎嶇疇零不可井者亦遠以濶溝從古十夫有溝之制通大川以入海濬畝澮以距川溝洫既成川塗皆利旱潦無憂五穀歲登其便一也近邊之地舊掘品坑然風沙易壅束草立填若井田一成則千溝萬壑縱橫錯落是衛民地險限邊天塹矣其便二也屬者撫臣告災請恤倘令窮民赴工給食寓賑其便三也況此制一定均田制賦如指諸掌兼并多取永保必無兵甲卒乘可按而定矣奏入下戶工二部議行

六年春河決邳州運道阻給事中維遵言治河有效無如工部尚書朱衡者乃詔衡與總河都

御史萬恭履視則加口限嶺阻石竟報罷而一意事徐邳衡上言茶城以北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防黃河之決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宿遷高築兩堤宿遷至清河盡塞決口蓋防黃河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至秦溝口至豐沛曹單以接縷水舊堤蓋防黃河之入則正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沛縣塞子頭至秦溝口應築段禦之命萬恭履總理其事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隄成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于河流雖邳之間可以稼建舖立舍設軍民守之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流乃安詔尚書朱衡還

是年總漕王宗沐報海運抵岸言海運不行已百六十餘年臣前任山東左布政使因膠河之議詳考前代沿革始末與其必可行者脩陳十二利時羣聽驟聞相顧疑駭其後科

臣建白撫臣試行皆符臣言事果不謬因獲上聞定擬今歲通運臣適又叨官漕司規度發行茲者六幫無失相繼抵岸天下臣民始信海運可行以此與河漕兩途並輸誠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利報聞

總河萬恭漕運定限疏夫黃水之發也地氣使之然也與潮信同三月清明水數尺耳不害運四月麥黃水數尺耳不害運惟五月至于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者四次少者三次高者丈五餘下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若使每年四月以前盡數過徐州洪而開河南以待之令勿與怒河開卽萬一年不害運也顧河臣能使河道之安而不能使河運之早能使運船之必入開而不能使運船之早入黃河使運船之早入黃河則其權在各省糧儲道矣使能依期早入黃河則臣等上下於五百里河流中一鼓可入開也宜令江南糧儲道各督尾幫俱限四月以前尾幫盡數過

徐州洪谷共一完呈親投到臣會同漕臣按呈而殿最之如此則報儲諸臣必能致督運之勞而漕河諸臣得以施早運之力此為河亦所以為漕也恭之言曰行河有八因一河未泛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還因風南北為運期因河順流為運道因河安則修隄因河危則塞決因冬春則沿隄修治因夏秋則掘堤防守一有二曰官守曰民守防有四曰晝防曰夜防曰風防曰雨防有三策焉夏秋水發運舸度河漕旣愆期河無全策是謂無策運艘入開國計無虞黃水齧隄隨缺隨補是謂中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開夏秋之際河復安流是為上策開有三曰石開叢石為之有龍門有鴈翅有龍骨有燕尾曰活開漕長恐洩木板為之視開廣狹而多寡焉曰土開開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為壩留水以與河接河堤之法有二有截水堤有縷水堤水之為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為勢急則通

緩則開、鑿水之隄、因河勢而束之也。治水者便之、截水之隄、遏河性而阻之也。治水者忌之、築隄有三夫、編設曰徭夫、召募曰募夫、借派曰白夫、有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鋪、與無夫同、隄以防河、夫以守隄、鋪以居夫、參相得也、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漕運之通塞、關國事之安危、非小故也。隆慶之世、河變極矣、當時以言乎治河、則有朱公澂、潘公季馴、萬公恭以言乎海運、則有梁公夢龍、王公宗沐、以言乎開水利、固根本、則有葛公守禮、皆超軼絕倫之才、萃合一時故事、集而功舉、然當國者乃新鄭高文襄也、入司綸綍、出掌銓衡、公忠體國、故諸賢得以自見、而畢其所長、為政在人、詎不信哉。

河紀卷之二

退谷孫承澤輯

萬曆元年黃河水平、專行河運



六月戶科給事中賈三近奏、往因運渠梗咽、當事者議復海運、悉心講畫、法非不周、然風濤險阻、終屬可虞、今聞海運至山東即墨縣福島等處、忽遭異常風雨、衝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沒糧米幾五千石、淹死運軍十五名、臣因此反覆其事、海道之勢與河道異、河道之可恃者常、海道之可恃者暫、當時建議者、計出於不得已、始既以不得已議行、則今當因可已、以議罷、近漕渠一帶、諸臣綜理振飭大異、昔時據今年江南諸艘入閘最早、即更加十餘萬、何有焉、乞勅詳酌、將海運姑暫停止、仍以額糧十二萬盡入河運、從之、時張江陵反新鄭之政也。

先是總漕王宗沐陳用海大計、疏言、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

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
度修明、疏通無滯、邇來事多敝滋、燕以黃河
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復議海運、而縉紳之
慮、撰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
其利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
聚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
則蛟龍窟居、故元人海運多警、以起自太倉
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
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
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萊、
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
則名雖同于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
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舉時宜而言耳、
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
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唐人都秦、右據岷
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
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
利、而無險可依也、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

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
造地設、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壤
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所謂天下大
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
人裴耀卿劉晏、皆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
在關中、輸輓所必由故也、若夫都燕、則面受
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
者、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也、彼又以爲河
運入關、則兩舟難並、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
舟壞、則連損數十舟、同時俱靡、不可避也、一
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
丘濬所憂、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熙洽、主于
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
猶左臂從脇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
梁泰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專勢也、黃
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
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
西衡也、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

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閘、家口走出、小河近符離靈壁、則又畿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為患、詎直今日然哉、且去年之漂流、諸臣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失於河、又不能通變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防中堂闔、則可自傍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風波係天數、臣豈能逆覩其必無、然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采擇、上報可、

至是停止海運、請復遮洋總疏、言國初海運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海、後會通河成、海運遂廢、然尚留遮洋一總、原有深意、至嘉靖末年、給事胡應嘉建議裁革、併入山東江北諸總、前制盡罷、應嘉以鄉土之故、忍變成法、有識者未嘗不扼腕而歎、近因河道淤阻、當事

諸臣復起新議、勞費更多、海運二年道路稍諧、今雖議罷、宜查復遮洋一總、即改海運把總、領兌河運北糧、仍知會兵部、海汛有警、暫調海口為狼山聲援、從之、

二年、黃河沙壅海口、決房村、令河臣濬治、

三月、科臣鄭岳請疏、言國家借黃河為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五百餘里、乃茶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稽之歷年可考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安、正值水發之候、民居飄蕩、詢之地方父老、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則高與山等、此沙既壅、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水泥愈淤、其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呂梁洪之平、茶城倒流之弊、皆繇此也、今不濬海口之沙、乃於徐沛呂梁地形高處、日築隄岸、以防水勢、桃源宿遷而下、聽其所之、則水安得不大、而民之為魚、未有已時也、臣聞之、惻然、嘗見宋人李公義王令

圖曾獻濬川耙法以圓扒八尺橫於中以鐵為齒齒列三兩端有輪以舟駕之行淺水中舟過則泥去此古人已試之法試訪而用之能疏淮口橫沙而去其最下之塞則徐淮自無淹溺之虞能疏呂梁積淤而得其高低之形則茶城自無倒流之患此固言之可採理之必然者命工部移咨各河道依法大加濬

治

按宋神宗熙寧六年選人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劉總河天和師其法濬河著效

萬曆三年議開汭河

○二月河道傳希聲言沿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幸而決於徐呂之下猶可言也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開河

中斷兩洪俱涸矣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為也若決於北岸則不走張秋必至豐沛矣臣日夜憂懼悉心講求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耳惟今以資河為漕故強水之性以就我雖神禹亦難底績惟開創汭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為永圖耳汭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遣雖手步弓水平畫匠人等於三難之處逐一勘踏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徙陟溝河經郭家西之平坦則良家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汭口上下則河渠之深淺不一湖塘之繹絡相因間有砂礪無碍挑挖大較上起泉河口水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餘里比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脉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晉尚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之開邳河權救一時

其情事忙促工費浩大難以名言今雖尚幸無梗然相時度勢要之不免卒有不虞而後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何啻如新河邳河情事之洵而已哉若以十年治河之費成洳河洳河既成黃河無慮壅決矣茶城無慮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中輟今日不貲之費他日所省抵尚有餘者也故臣

以為開洳河便章下戶工二部看議

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等題會勘洳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於洳斷在可已戶部亦覆如科臣言奉旨這侯于趙等所奏與傳希摯原議大不相同傳希摯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漫興此議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官故難其說陰為阻撓勘官據其所言漫爾回奏都是搪塞

了事之語淙員委託今人平居都會說利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實幹便有許多推諉只圖優游無事捱日待轉誰有視國如家忠謀遠慮者似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且洳河之議正欲通漕非欲棄河而不理今後他每既說治河即可以兼漕便着他一意治河別工不必再議今後漕糧開兌遲悞責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有曠職廢事的都拿來重處管河同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

升轉吏部該科記着

按洳河為漕運便路前翁大立議開為潘李馴所阻朱司空衡竟題罷彼時高靳鄭意在罷用海不在開洳也此時張江陵當國意在罷海運而行洳故於傳希摯之疏亟欲施行而部科之任不力潘司空再起謀終不協而江陵之異議滋起洳議遂寢至三十二年李長垣化龍起自田間以司空治河決意開洳僅費二十萬而工成避黃河三百里之險至今

賴之追憶江陵之才識誠不可及也

七月、查國初糧運、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裡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䟽開清江浦、江浦河繇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每歲三月以後、糧運過完、即將原閘封閉、隔絕黃水、官民船盤剝如故、其後漕規廢弛、閘不能閉、而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其後閘廢不修、淮水不息、黃水盛大、淮亦因之、高寶湖堤年年衝決、鹽興等處、歲被災矣、至是御史劉光國議、以天妃閘地勢高於通濟、淮水灌溢多於黃水、謂宜將通濟閘及福興新莊二閘、增卑培薄、務令高厚堅固、仍令清江廠分司專司啓閉、每五月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盛發之候、嚴加封閉、官民船聽其自行轉盤、惟回空船至、每二日啓放一次、隨放隨閉、不許官民船越規擅進、以貽水患、從之

八月、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

高郵西堤決、清水潭丁志等口

四年、總漕吳桂芳題專官修復高郵西湖老堤、傍老堤、繇園田改挑康濟越河、并築中堤

按高郵捍湖老堤、長亘四十里、永樂年建、至弘治間、白昂于境內越民田三里、鑿康濟越河、通餉避湖者為東堤、其捍隔民田者為中堤、中堤之中有田數十萬頃、則園田也、嗣後園田淪沒、老堤傾圯、萬曆三年、泗淮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故塞決後、即議修老堤、甃砌磚石、改越河、廢東堤、改築中堤、以便牽挽、志曰、揚州東北二十里許、至揚子灣、漕河東為鹽河、專為離運而鑿之、渠由江都歷宜陵鎮、一百二十里、是為泰州、治州治而北、不二里許、則泰州之水田也、從東西二壩而下、入新城河、港白口、寧鄉司凌亭而北、一百四十里、為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為高郵、再

折而西北一百二十里為寶應、又再折而東北九十里為鹽城、是起自泰州、以及興高寶鹽、紆迴雖共四百三十里、然阡陌連壤、東漸於海、西濱於湖、而鹽場草場、河泊湖港、則周遭不下數千里而贏矣、千里之內往來者止憑舟楫之通、畧無牽挽之路、其形共類一釜底、古所號澤國也、然所由稱沃壤者、徒以湖堤固而水利興耳、隄一決則千里者壑矣、沃則俱沃、壑則俱壑、未有一州被水而一州獨異、一縣被水而一縣獨存者也、故言其合也、則五州縣者其利害其豐約均者也、無彼此一也、言其分也、則泰州田於邵伯湖為近、邵伯隄決、先泰州而興高寶鹽次之、高郵興化田於高郵湖為近、高郵隄決、先高興而泰寶鹽次之、寶應鹽城田於汜光湖為近、汜光隄決、先寶鹽而高興泰次之、水至有先後、水害無淺深、蓋射陽等湖所不勝、豬而廟灣等口所不及、宣者也、譬之人然、諸湖皆喉也、五州

縣田皆腹也、海口一尾閘也、水自喉入、必腹滿而後從尾閘以出、而謂腹以內有一之不受者乎、況大於喉、小於尾閘、多其入、少其出、而謂不漲滿於腹也、無是理矣、

五年黃淮兩河交變、海口壅阻、命以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為工部尚書、總理河漕、先推總河都御史李世達改推別用、

時淮泗之水破高家堰、黃河灌入清口、挾淮泗南下、泛濫淮揚間、已而吳總漕報稱草灣開通、淮水消落、至是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鉉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為策、宜簡方畧大臣一員、會同河漕諸臣相踏咨度、為新運計、上令吏部推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聞、于是吏部請以漕臣吳桂芳加銜總理、得旨近來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經理、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李世達改推別用、其選任部司處置錢糧俱許以便宜奏請、若明歲運道有梗、戶部

查先年海運事宜行、

請濬雲梯海口、疏言淮揚二郡洪潦奔衝、萬民號泣、所在淒然、蓋濱海以港、歲久道堙、入海惟恃雲梯一徑、至海擁橫、流盡成泥、溢而塩安高寶不復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請另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而議淮安管河通判、改為水利同知、令其審度地宜、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趣海、何必專事雲梯、并乞留後幫漕糧五萬石、及輕齋內河工銀二萬五千四百三十餘兩、以備鳩工、庶淮河各得所歸、運道亦還其故、下吏戶兩部議、悉如其請、乃優詔答之曰、淮揚積年水患、朕切隱憂、奈無實心幹理之人、吳桂芳素有才望、所陳治河當先治海、尤切事理、即令悉心經畫舉行、未幾桂芳以病卒、按明初之制、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撫、設即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閘各有

主事一員、專司漕運、都御史勅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該管官司、并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疏築、以便糧運、怠職誤事者、一體參奏、凡有便于糧運、利于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河漕事原歸一、其後偶遇黃河潰決、則專勅大臣一員、往治、竣事還京、不常設、後連有水患、遂以為定員、其職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不相屬也、故總河勅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堤并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要着寔用工、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管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勅也、後增入云、近年沛縣迄

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蓋此勅亦為黃河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寔專為黃河也先年總漕都御史每歲押糧運進京會議往廻查看河道其後私托巡按奏留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諫後更不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糧運不通總漕乃具疏盡推之河道奉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料理自此總河總漕分為二竟以漕為米不知為河矣而且彼此水火漕法始亂

是時河患孔殷朝議復行海運南工部尚書劉應節請開膠萊新河疏言海運之難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意耳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揚家園以南計地約一百六十里其應挑濬者不過百里非有高山長坂之隔也

宜因山東班軍一技屯駐膠州者合附近該營起軍數千度地分工量工命日以實心任事大臣一員董之可成不世之功部覆原議聞見既真籌畫又熟以他臣督之恐議非已出別生異見宜專勅一道付本官專詣膠州相度經營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得旨這膠萊河議節經行勘俱為浮議所阻劉應節等既的有所見不必覆勘就着徐枋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同山東撫按官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停當具奏來行朝廷屢議開河止為通漕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拿來重處

劉司空維縣人余會於其家得開膠萊疏一冊極其詳備彼時江陵相亦銳欲舉行及徐司空受事拾引河之議而用泉水事難費大又與本省撫按相左而濟寧臨清開店者廣布流言劉司空復具疏題止夫都燕行海運天地自然之利也而成山大洋之險誠有可

畏如開新河自淮安入海至膠州入河出海
倉口抵天津俱行海邊猶之行漕也顧數開
數罷迄無成績崇禎十五年登撫曾公櫻曾
疏請開之上發給銀十萬兩登人張司寇忻
力撓之內閣陳演又妄信賀王盛之言請開
文登養魚池適曾公陞去遂罷

六年詔復以潘李馴為右都御史總理河漕是
時高堰崔鎮之決口俱未塞運道梗阻議者謂
諸決口當勿塞開支河以殺水而濬海口以通
之李馴巡視河干以為海口固潮汐之所從來
往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
治水導河即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
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
導河也令河決上流固宜疏今下流決也欲疾
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於是築堰起武家墩經
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
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
開而餘漕也嚴五閘啓閉獨以待漕艘自徐抵

淮亘六百餘里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於是淮
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濬而通

兩河經畧疏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邵
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
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
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人歲漕江
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
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
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
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
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
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
池山柳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
河水自開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
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
發箬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
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
斬也後因剝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

決入一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極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為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

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挑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遲隄或葺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河施之於閘河耳黃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

開復故河疏略言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為溜溝再變而為濁河又再變而為秦溝止因河身淺澁隨行隨徙然皆有文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等與司

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開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臣等以為復之便、

築高家堰疏畧、曰、治河之役、古今稱難、今日之河、綠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是以桑梓鞠為巨浸、陵寢亦有小妨、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隨躡其後、故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又曰、高堰據黃浦之上游、而黃浦為興寶鹽城之門戶、高堰既築、黃浦之工自易、

黃浦既塞、則興寶鹽城一帶田地盡行乾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皆可耕穫、而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

李馴之言曰、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自宋元以前、欲避河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我朝藉河資運、不與爭得乎、此謂難矣、然以治河之工、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一歲不治、故宋元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一舉兩得、所以為善、又曰、或問河堤之決、可罪河乎、曰、河無不暴、要在守耳、譬孟水執事不戒、損孟一隙、水必迸出、凡罪水者、悉官吏委避自解也、

李興化春芳重修高家堰記曰、高家堰在山陽西北四十里、紉自漢廣陵太守陳登、所以障淮也、至我朝、黃河由壽歷潁、循淮而會於清河口、繼由孫家渡、趙皮寨、循渦而會于清

河口以故高家堰愈益重陳恭襄瑄則增築之其後黃河由飛雲橋出小浮橋循徐邳而下司水諸臣遂無復事高家堰以是堰日頽頻年以來黃河分流入渦而故所行道若桃源清河口多壅閼水不得盡歸海稍溢則滅堰直入高寶于是淮南北並蒙河患矣上命江公總漕政潘公任河漕相與協理河道潘公巡覽地宜遂決策以築高家堰為首務是時恭襄舊堰若上堰下堰猶可指見若中堰則湯恩口六羊口貝滿口大澗口為崩浪所湔洗日深潘公以中堰屬郎中張君譽指揮俞尚志等率銳士以從堰合會六月霖雨復圯八月水落視諸塞口皆決且深矣眾謂堰必內徙乃可成潘公謂中堰深者不過三十丈耳如內徙則益深且遠至數十里舍近易役遠艱非便計也又外增數十里風濤撞擊堰將益危于是堅持舊堰之議申命文武之屬分督中堰諸決口數日而塞惟大澗口欲

深傳云鼉鼉風雨夜果聞鼉鳴塞決以埽每置一掃則潘公立埽上以其故埽堅鞏無走者諸決口既塞而河淮合流趨海勢雄鉅漂駛清口之沙積數十年莫能濬者盡滌海口之沙自開矣乃益集徭夫增培之潘公與士卒同辛苦雖大風雪往來泥淖矻不少休堰成高一丈五尺厚五丈基厚十五丈大澗口則為月堰廣三十丈于諸堰密布椿入地深浪不能撼椿内置板板内置土土則致自遠皆堅實者又創公宇堰上以弭使節為大使廳設大使一員弓兵百名以守為舖舍若干間人八名夫千名以修又議歲費著為例云

十三年修寶應越河工成

寶應有汜光湖素稱重險明初平江伯陳瑄築石隄于湖之東蓄水以為運道上有所受而下無所宣後決為八淺滙為穴潭則興鹽諸場皆沒而淮水又間從周家橋漫入汪洋

無際總漕李世達會巡按巡鹽三御史議於石隄之東開越河以避其險乃命工科給事中馮露往視之河身長一千七百七十六丈允為后閘三減水閘二為隄九千二百四十八丈石隄三千三十六丈行隄五千三百九十八丈費公帑二十餘萬民不知役總河王廷瞻以聞賜名弘濟

新補水利是年京師議行水利附載於此夫都燕而專恃江南之漕黃河遷徙無常漕河梗阻蠹慮元人虞集曾建近海水田之議不能用至海運不至始令危素為大農使於霸州文安一帶大開水田而已晚矣明人建京東水田之議莫詳於徐尚寶貞明按貞明於萬曆初為工科給事中上疏請於近京瀕海沿邊之地疏溝洫建屯營嘗歷薊永真保某泉可引某水可渠言之鑿有據會御史傅應禎建言廷杖貞明視之為邏者所跡被謫行次潞河著潞水客談一書兵部尚書譚綸見之曰綸

久歷塞上知其必可行也時順天府臣張國彥道臣顧養謙方有事于興水田行之薊州玉田豐潤而效于是薦貞明召還為尚寶丞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復疏薦上特加貞明尚寶司少卿賜專劾令與撫按官勘議貞明謂凡民難與慮始條列數款以釋民疑上命撫按官曉諭所在軍民而巡關都御史蘇鄭復疏言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也畿郡之水為患莫如盧溝潯沱二河盧河發源於桑乾潯河發源於秦戲源遠流長又合涑易濡雹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從而注之是以高橋白洋等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者四五十里滙為巨浸每當夏秋淋漓之時膏腴變為瀉鹵菽麥化為荏蒲矣夫水患之當除大槩有三曰濬河以決水之壅也曰疏渠以殺淀之勢也曰撒曲防以均民之利也唐刺史盧暉於河間開長豐渠引水東流以溉田宋臨津令黃

懋屯田雄莫等州置斗門引淀水灌溉民賴其利嘉靖初年巡撫許宗魯濬三岔口引渚淀入海而景州劉深開千頃窪導決河入渠民免水患此皆昔人遺法而近世行之有效者也工部請以鄧議并令貞明徧歷郊關與撫按司道講求疏濬儲蓄之法焉於是以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鑄督理墾田水利關防許便宜開水田至永平一帶相地形籌財力募南人爲倡業有成緒戚畹近侍皆有近畿庄田恐奪其產且議行白糧取自桑梓爲後害嗾御史王之棟疏稱不便上面諭內閣令罷之工部言開墾成熟地已三萬九千餘畝棄之可惜不聽

後崇禎十五年帝御門袖浴河客談出示侍臣命戶部行畿輔水利大學士吳甦薦原任鄭撫袁繼咸起之戍所以寇亂而罷十五年命工科給事中常居敬踏看黃河衝決並催督工程從大學士申時行所請也

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及東明長垣多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但遣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往河南等處踏看衝決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調發期以初春起工夏間畢事即伏秋水發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患上從之故有是命詔河道隄防節年修築不堅以致衝決該管官五年內者巡撫奪俸三月道官降俸一級內有養病致仕者不許推用現在論劾者從重議處

督河楊一魁議因決濟運導泌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于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爲完計上從之

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束以隄行隄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黃水乘運河如建瓴淮安高寶

興鹽諸生民託之一丸泥決則盡化魚鱉而議者如蟻穴漏卮補救無寧歲總不如復故道為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碍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為利無窮章下所司常居敬言故道難復不行復議開營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淤者復疏十六年四月起原任刑部尚書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時季馴以鵠職為民言官文薦之至是凡四治河矣

六月季馴建開啓閉疏言黃河之水濁而強汶泗之流清且弱交會之處則茶城是也每伏秋黃水盛發則倒灌入淮沙停而淤勢所必至黃水消落槽水隨之沙隨水刷不待濬而自通矣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如萬曆十年

中河郎中陳瑛創建古洪內華二閘每遇黃水暴發即下板以遏濁泥之橫而閘內無壅阻之苦黃水消落則啓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外有洗滌之功去伏稍失開閉之防遂至漂壅失常歷懷當宁臣于前月望至宿遷閱視同知徐申謂本月望前黃水偶長丈餘漫入洪口即令嚴下閘板至二十一日報黃水稍落於是啓板通槽衝刷成河通行無滯至閏六月等日然前不過七日後不過三日隨長落此即二水勝負通塞之故也勘科常居敬復建口閘一座去河愈近則吐納愈易足為水利但建閘易守閘難運貢之馳行固急勢豪之開放不時數日之羈程不能待而千百年之利害且決裂矣乞特賜綸音如萬曆八年清江浦三閘之法以嚴啓閉庶河渠永有賴矣部覆如請

九月河南巡按御史王世揚奏河南境內黃河自潼關至歸德開封等處奔流二千餘里

去總河曾臣甚遠、宜于撫臣勅書增善理河道一條、與曾臣協同行事、詔從之。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于城、溺人無算、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霖水漲、久當自消、季馴治河、三仕三已、總以河求故道、築堤束水、借水衝沙為主。

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以圖堅久、謂縷遶二堤、俱為防河善法、但宿遷以南、有遙無縷、獨直河以西、地勢卑窪、歲、患水、宜將堤查閱堅固、却將縷堤、相度地勢、開缺放水、沙隨水入、地隨沙高、庶消患而費可省、一接築遙堤、以防奪河、謂黃河之勢、分則河遂奪、緩則沙遂停、宜自永賴亭以下、接築遙堤、計五百四十丈、至董家溝止、庶河無分流、而事可永賴、一增支渠大堤、以杜淤淺、謂

徐成績、濳悉錄新開支河、洩出惟魁山、迤北王家林一段、約長十餘丈、迤南倪家林一段、約長三十餘丈、宜做支河新隄之法、築大堤一道、自無塌損之患、積水勢若建瓴矣、一增砌石隄、以固保障、謂高家堰當湖之處、中段原鑲石隄、足當風浪、其右隄南北俱係土隄、歲修無已、議照中段一築砌石、徐州道與河南分司各管砌工、以二十一年為始、應用錢糧、俱于歲修銀內割處、八年之內、准可通完矣、一濬河避潮、以利漕渠、謂自夏鎮開迤南起、經李家口等處、挑開裏河一道、計七十餘里、從滿家開西攔河一壩、使汶泗上源之水、盡歸新挑河、不得洩入諸河、以致勢分力弱、又于李家口設減水閘、以洩沛縣積水、將仍前議新砌湖邊石隄、移建東岸、以當風浪、則新河既可隔絕湖水、砌石又可捍禦河隄、于運道民生、兩利非淺、疏下部議、八月河決山陽、衝決堤岸、江都邵伯等處湖

水泛溢、特設巡河御史一員督理、

二十三年、泗水為患、工部沈思孝疏奏在事諸臣、上奪總河舒應龍職為民條議、科臣陳洪烈、劉弘寶降極遠邊方雜職、查勘科臣張貞觀、彭應參以既為民免究、潘季馴吏工二部查明來說、今差勘臣張企程立限五日作速前去勘議具奏、

是年三月、總河楊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企程會題、分黃導淮、明年開桃源黃埧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開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開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于是淮揚之田盡可稼、

按金家灣在邵伯南五里許、通通芒稻河入江之捷徑也、是年既開一十四里、以至芒稻河復建減水石閘三座、由芒稻河通江一十八里、亦建石閘一座、於是河水有所宣泄、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鐵等、賞賚有差、

時治河諸臣議論稍異、河臣既欲分黃以導淮、而漕臣以黃家壩之役、工力重大、宜在所緩、御史牛應元折衷其說、言治水猶治病、病有的證、藥有緩急、淮黃的證也、初因草灣之開、宣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因黃流之壅、遇漲逼阻、遂致淮流下決、尋因淮流下決、清口空隙、河水乘而上演、遂致有門限沙之勢、至沙勢隄防、淮壅而潰、為患遂滋、今欲為治標之圖、則如漕臣言、導河南下、大破曲防、諸潰俱洩、勢便而功甚易、若清口之壅如故、則病根原在、欲為治本之圖、則如河臣言、分黃他避、淮流無侵、功大而利遠、况科臣林熙春

河臣楊一魁業奉重託科臣張企程業奉特遣分黃勘議業奉明旨是河臣既身有大役原疏所謂亦不過於六十八萬金而止國家亦何靳於此疏上定主分淮之議而功成

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堭口溢於河南之夏邑永城界經宿州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而二洪告涸總河尚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

按黃堭口乃賈魯舊開處也是年大決總漕尚書褚鐵言黃口宜塞恐河南徙嚙歸仁堤害將立見總河尚書楊一魁謂黃堭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沂泗築小河口工成果利運尋久旱運河涸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議浚黃堭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黃河自古為患近自分黃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又自黃堭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

足以濟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于決隄放水之議矣而議者猶曰運道有淺澀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不知國家運道原不資于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可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久假不歸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于是濁沙日淤河身日高上過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侵下壓清淮則退而內瀦貯泗為魚以至瀕河浸溺歲運飄流甚至浸及祖陵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他徙臣奉明命改絃易轍首開武墩經河次疏具壩固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蓋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湖以為之滙有小河白洋固朱等河溝以為之委祖陵雄據上游崇岡疊嶂諒

無可慮、即歸仁一隄、見為險要、亦非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盱泗也、至南流泛濫、雖不免為下邑生民之害、碭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壩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往者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不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幾為魚鱉乎、較之今日、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為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為運道之虞、亦不能為陵寢生民之患、抑臣又有說焉、禹之導河、折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墓列星布、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

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萬世之良圖也、部覆如議、上以河漕並設、徒滋異議、遂統屬一魁兼理、尋詔還掌部事、二十六年六月、以吏部右侍郎劉東星改工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漕河、東星既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為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制而兩舉之、於是請開趙渠、次年告成、晉官賜廕、又次年渠邵伯之湖、又次年議開泇河、泇河在滕嶧之間、受沂汶下流、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莫或決策、至是始決議贊成、而會以病卒、請開趙渠、疏言、黃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收集、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曆七年、總河潘季

副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河決黃堦而南徙、繇韓家道口至趙家園一百餘里、衝刷成河、即先年議復之故道也、繇趙家園尋老河故道、開挑繇東鎮曲里鋪石將軍廟至兩河口、直接三山臺新渠、計長僅四十里、據運同趙炯等估挑濶十丈、深一丈、募夫五萬人、費可八萬餘兩、不過一月有半、可以竣工、此河一開、則是前大挑運河及大挑濁河工程俱可節省、誠所謂事半功倍者也、至於善後之策、則商夏迤西一帶舊堤、宜行河南管河官修補、朱家窩東北有母河舊渠、宜接挑寬濶、使足容受洪流、趙家園瀾漫易淤、宜先挑支河、擇迎流處所開口、仍於對河南岸接埽築磯、背壩逼水直射、以免復淤之患、李吉口故道、去冬已挑成數里、前功似不可盡棄、但自李吉口至鎮河口三百里而遠、不若自趙家園至兩河口四十里而近、况大浮橋既已建、開節蓄汶泗之水、則鎮口一帶濟運亦無

藉於黃流也、部覆如議、

三十年、以河道巡撫曾如春為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領六十萬金、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溢、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既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暴卒、

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請速點用河臣、上命候代總河李三才暫攝、三才受事後、以河上情形具揭投部、科工科據揭上言、黃河故道已復、陵運無虞、惟是蒙牆決口未盡堵塞、李吉口堅城集間有淺阻、未盡挑濬、南岸隄防卑薄、未盡挑築、義安山潰入小浮橋、未盡歸一、徐邳以隄岸傾圯、未盡增幫、而且憂、乎歎河之難塞也、防河如防邊、師有三鼓、河有三候、六月是其一鼓也、作氣時也、七月則再

鼓而盛八月則三鼓而竭矣。今已河勢虛憊，銳不可擊，合用李牧急入收保之法，謹避其鋒，急保歸壩，并固守諸要害，可也。然河非持久之水也，每泛漲一次，不過三四日旋落矣。俟其水勢消落，機有可乘，合用張仁愿捨築三城之法，即日萬杵齊發，水漲復上可也。至于李吉口堅城集以下，水勢漫散，決口既難猝塞，而堅城諸處更無洩水之區，恐其奔決口也。愈怒其為力也愈寡。此時合用周亞夫以梁委吳楚之法，姑少嘗之以殺其勢，仍候水信以為工程可也。若堅城以上，深其中流，徐邳以下，高其兩岸，使下流有所容，上流不得決，而舊河率以塞，此十全之策，固非今日所能辦。亦今日所不可不辦也。伏望亟勅工部、飛檄當事諸臣，依舊總河分派工程，悉心料理，以圖萬全。上令採其語，與新總河行之。三十一年四月，以原任川貴總督李化龍為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時吏部將各衙門所舉彙名

上請，上特用之。化龍既受事，徧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乃上疏言：「開泇河便，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原估一百五十萬，止費二十萬兩，而工成。于是運艘通行無碍，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為已至，迄今賴之。」

請開泇河，酌濬故道，疏畧言：「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孫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孫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孫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離符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群議，以興茲役，竟以資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爾宛然，故為今之計，唯守行隄，開

洺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洺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洺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為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二百六十里、比朱尚書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苦賠、窮民得以養、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寔畏河漲、運入洺河、朝暮無妨、善、六為陵捍患、為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城向苦洪水暴至、洺河既開、徐民之為魚者亦少、無疑者、二題請遵照施行

化龍以平播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丁憂回籍、上疏言、臣思洺河業已通漕、但直河一段沙淺、韓莊台莊鄆山一帶、尚多淺狹、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于直河之南、另挑支河三十里、於王市等處、建閘三座、于彭家口台莊等處、各加展濬、至一萬二千三百丈、足行全運、臣之料理洺河者、如此、又念徐邵之間、黃河

大洞壑不通舟、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將塘池馬家淺、高家灘、各挑月河一道、拷挖灣大、加疏濬、牛角灣、張孤山、范家山等處、俱大加開闢、令黃水順流南下、不復舊年景象矣、臣之料理黃河者、如此、又念^南陽西堤、頻年為黃水壅激、湖水齧蝕已多、恐陽湖漸高、則黃水漸北、因而穿漕、是又一李家口也、因令各官集料鳩夫、將南陽運河西崖、釘椿下埽、實土築堤、以遏潮波、又將單縣陳燦樓決口堵塞、以絕來源、臣之料理南陽一帶漕堤者、如此、敢備述上聞、少釋南顧之懷、報聞、按李司馬長垣人、為近代殊絕人物、當播會之變、西南半壁已搖、司馬譚笑取而郡縣之開洺之役、幾議幾罷、以江陵相之才、力欲開而未成、司馬唾手告成、避黃河之險、就平渠之安、微公開之、此後二洪屢變、漕之中廢也、蓋已數十年矣、人謂司馬治河之功、與陳平江、宋尚書比烈、然哉、

時汪大司農應蛟巡撫保定議畿輔水利以省江南輸輓言按境內山川圖蹟質以耳目聞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恆山、滹水可以溉中山、滹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議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併選南官中能識水利者、周循勘議、某處可通渠築堤、高則灌注、下則車汲、悉照南方開水田法、量撥軍民夫役、以便宜處置、計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每歲收穫可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富饒、永無旱澇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國家無窮之利。

又疏天津葛沽一帶、地廣人稀、臣為之相度疆理、督行道府副協等官、買牛置器、開渠築堤、計葛沽白塘二處耕種地、共五千餘畝、內水稻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

三千畝種蜀豆者畝收一二石、種旱稻者則以鹺立稿、大約水稻可收六千餘石、蜀豆可收四五千石、若盡依今法為之、墾地七千頃、歲可得穀二百餘萬石、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則取以灌溉、於運河無妨、白塘以下多竈地、原無糧差、白塘以上為靜海縣民地、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不過一分八厘、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田仍給種於民、亦甚便。

汪司農一代偉人、所言水利鑿鑿、宏議使能行之、豈獨畿輔之福乎、唐人都關中、大修鄭白二渠、歲漕一百二十萬、除留於揚州者、入關止四十萬、太宗時斗米二錢、此非畿輔水利之效耶、而何必乞靈於一河也。

天啓六年五月、總河李從心開陳溝駱馬新河成。

疏言臣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過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同知宋士中及各

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董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俱皆等待、各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今手有成議、臣即同各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回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於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為之阻、而各船叩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耽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准徐道復詳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賴、即今龍門開壩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

院西巡畢、自躬親查閱、繳則南直黃淮之河不虞旱而虞滂、俱可勿慮矣、

駱馬湖在宿遷縣西、萬曆中因磨兒庄水溜時損糧船、因築堤遏山東沂水入駱馬湖、令出清江浦、糧船進董家溝、陳家溝、由此湖入

泗河、

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朱光祚一級、帶罪後以蘇嘴決被逮、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泗河、從之、

八年秋九月、駱馬湖淤阻舟、總河尚書劉榮嗣開新河、因績被劾逮治、

時駱馬湖潰決、泗河運道中阻、榮嗣創為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之尺許、其下皆沙、每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

衝沙隨水而下往，為淺為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泗，不願入新河。榮嗣自往督之，以軍法恐嚇諸舟，間有入者，苦於淺澁，於是南科曹景參上疏糾之。上命革職，刑部提問，任內支用錢糧，撫按查勘，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人無不思其功者。

按司空曲周人，清真之品，為戶部郎時，與同官鹿善繼留金花銀兩，侃著譽人，遂以東林目之。溫烏程此時大興黨論，故覆之極慘，致其父子斃獄，不盡為河工也。其後臺省多糾烏程者，曹景參疏言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衆議，允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排衆議而安其留，於是大為時論不許。及外補上疏，稱天子門生，嚴旨革職。

吏科給事中王家彥慎推河臣疏，言河事至今日而難極矣。數年治河諸臣，歷經廷推，乃玄圭告成者，伊何人哉？李若星以修濬不力，

著議解任矣。朱光祚以建議蘇嘴決口逮繫，就訊。今榮嗣又以挽黃圖功提問，繼之六載未幾，河臣三易，得無曰四岳之隆言於鯨，唐虞之世即已然矣，而謗是為河之不可治乎？夫河非不可治也，患在治河之人之未得耳。夫河務與諸務不同，以天時則陰陽風雨之異候，以地利則夷險高下之異宜，且數十萬金錢是司，則竹頭木屑件件俱須綜理，數萬衆人徒是役，則日月省試刻刻俱須課實，非其人之精勤，無間夙夜，則不能瘠手口而集事，非其人之敏練，洞中機宜，則不能周水土而四應，非其人之果銳強壯，不能振朝氣而耐風櫛雨沐之劬，非其人之虛心善下，不能破崖異而屈群策群力之効，猶未也。域中兩大事，一治兵，一治河，今則治河而兼有治兵之事矣。流寇披猖，耽虎視萬一不戢，一綫運道，九泥可封，非其人之才堪為憲猷足籌帷，不能控三方而資彈壓，以收建威銷萌之

力廷推者可不慎選以副得人之明旨乎。
十二年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
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里達膠州之麻
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倉、遶過馬家濠、
不惟避成山之險、而淮口陰山諸險皆避之、
此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倉入海至
天津一千八十里、共二千八百里、則河漕不
如海運之便、開膠萊又不如高郵徑至麻灣
入新河之尤便、下部議。

十三年七月、臨清副總兵黃胤恩、上海運圖
云、海運當講者三、臣見河渠淤淺、必加挑濬、
而海無之、河水旱乾、必借湖泉、而海又無之、
此難易審矣、海中之險、共畏者成山兩山、內
有曲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淮沙船直走
大洋、轉列公島至登州、此夷險明矣、當日兵
事初起、陸運費每石至二兩五錢、臣改海運、
每石一錢七分、遼餉三百四十餘萬、計省金
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然矣。

又疏海運將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
萊河、其間通濬大河、多造腳船、如通州抵壩
故事、于嶺上建倉駕車、做古河陰洛口之運、
待回空受載、自淮河抵膠、自海倉抵津、計日
直達、即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年三運四
運、無不可者。

十五年九月、流賊李自成、合羅汝才之賊、久圍
河南開封、城中食盡、勢不能支、巡撫高名衡與
推官黃澍、謀掘河灌賊、使澍密啓周王、許之、壬
午、夜掘朱家寨大堤、河水奔入城圯、周王及巡
撫各官俱北渡、溺宗民數十萬、賊營高處亦沒、
萬人、次年春二月、差工部侍郎周堪、賡治決口、
踰月工完。

周司空汴河決口疏、言從來治河不易、治此
時之汴河尤不易、蓋平居之日、即有河患、人
夫婦料、可一呼而集、今汴省陷沒、問官無官、
問人無人、臣以不習水性之人、一旦肩此重
責、惶悚無地、臣因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久

官汴梁就而訪之、言汴中形勢南高北下、所
患在河北、荊隆口一帶、舊常潰決、河南重堤、
宋人所築、號曰金堤、取用許州立土、堅如鐵
石、去年之決、原出人為、非因河勢、今河雖南
流、氾濫各縣、未有渠道治之、或不甚難、惟得
人分理、庶易奏績、臣堅問其人、因薦懷慶府
同知李芳蘊、今陞南陽知府、未任、素饒材幹、
慷慨任事、臣亦素知其人、伏乞皇上念河工
重大、隻掌難支、准留芳蘊與臣同事、工部再
撥給現在銀兩、使不束手、臣單騎馳往、庶可
藉以報命、以紓九重南顧、疏上、允之、

自跋

河紀二卷、非如史家河渠書、蓋漕政也、漕為天
下重務、而其通塞、恒視乎河、河安則漕安、河變
則漕危、漕之安危、國計民生繫焉、重漕故當
重河、紀中紀治之人、治之事、治之言、不厭其詳、
詳之者、重之也、海也者、通河之窮也、新河也者、
避海之險也、至于理兩畿之溝洫、省東南之輸

輓上法堯甸之粟米、下稽唐輔之六渠注大農
徐璽卿石畫在焉、有其舉之、無問河矣、嗚呼、河
之暴如猛獸、制而伏之、使不為害、力之大也、屏
而棄之、使無所用、謀之長也、

都門八十一老人孫承澤撰

河紀二卷

山東巡撫
孫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書紀黃

河遷徙始末兼及畿輔水利大旨爲籌畫漕運而

作

具區志十六卷

〔清〕翁澍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湘雲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具區志十

六卷》提要

具區志序

鴻濛初判必先生天地次生山水而後乃生人若論滕薛長幼之序則人不獨不能與天地爭抑并不能與山水爭乃人與山水之得失不過數端盡之數端者何曰耳目也手足也心思也人皆有之而山水皆無之故以人與山水爭則山水常不勝而人常勝也雖然人之勝山水也以耳目手足與心思而山水之勝人亦即以無耳目手足與心思故山水靜而人動山水逸而人勞以靜勝動以逸勝勞故山水常有餘而人常不足山水常樂壽而人常苦夭也若是則人終不能勝山水乎曰殆不然吾自有勝之之法何法以勝之曰惟文章足以勝之彼山水非無文章也有文章而不能自見必且乞靈於人乞靈於人則人有權而山水無權故人之於山水猶田忌與諸公子之三駒常一不勝而再勝也三吳固多名山水其於東南爲澤國水乃較多於山而水之最夫者無過震澤自神禹底定以

來闔閭遊觀而後迄今數千年蓋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洞庭太湖者矣太湖卽震澤之殊號以水得名而洞庭爲兩山居湖中又以山得名則震澤實兼山水之奇而有之王文恪公首輯震澤編一書謂生平足跡所至經歷名山大川頗多若三萬六千頃波濤之中復森列七十二高峰此則天下所未有顧其地距吳門將百里山中之人有終身不入城市而城市之人亦有累世不至山中者其間古今興廢之蹟風土形

勝之槩與夫文獻睹記之林或口能言而筆不能述或筆能述而目未及窺大氏如秦漢殿庭談蓬瀛方丈耳雖有文恪公一編在前然當時權輿草創未暇爬羅剔抉漁獵無遺況今相去又二百年矣物換星移陵谷變遷增華濟美不無望於後賢而翁子季霖乃慨然以爲已任於是招集二三同志相與修明而恢廓之竭數年之心力以成此一書名爲具區志蓋一開卷而衆若列眉瞭如指掌龍門氏所謂文成數萬言

指數千者是書庶幾近之茲當告成之日問序於余余讀而歎曰嘻此非所謂勝山水之法乎夫具區嶢峴潏沔雄視東南求之荆楚豫章之境自洞庭彭蠡而外固未易伯仲也吾輩幸生長江南可以朝發夕至然余自髫時卽嚮慕兩峰之名至年曰艾而始一登縹緲曰耆而始再陟莫旌則薄海內外之人其得與於斯遊者或寡矣夫思兩峰而不得遊見具區如見兩峰焉思具區而不得見見具區之志如見具區焉則

遊者不必身至其地也得是書而覽之將人人有一具區於胸中卽有一具區於目中具區固實然大乎而受成於尺幅則已小具區固窅然遠乎而奔命於紫几則已近由是觀之彼山水雖能以靜逸驕人而人之靜逸乃更過之則人之勝山水也不問而可知矣嗚呼豈非文章之力哉玄默困敦之歲鍾山弟黃周星撰

具區志序

古揚州之境踰淮距海襟帶吳楚封域最廣而周禮職方氏所表爲州之數浸者曰具區曰五湖則皆指太湖一水而言與他州迥異何也東南雖號澤國而水之大者莫逾於此湖故以太稱焉中流名山若洞庭東西若馬蹟者尤爲諸峰之冠入乎其中卽有平曠廣陌穹林叢落環湖而家者不勝算也仰焉而升高則巖壑之秀麗雲霓之變幻皆在睂睫之間俯焉而矚遠則

波濤之出沒沙禽水獸之下上高帆大檣之往來隱見皆在襟舄之下至於魚蝦之利橘柚李梅果實之珍蓮芡芋栗菰蓴之富甲於三吳爲商賈所輻輳鱸銜肩負絡繹而不絕加諸鉅人長德名儒勝流與夫士女之卓犖老釋之奇詭耀史冊而煒彤管者後先相望雖名爲湖山一隅而實則與都會比非小國寡民之所能幾也是誠不可以無志然而前之爲書者出於草創往往略焉未備最後震澤一編猶不免乎依據

聚雜摭摭絳漏於是東山翁子季霖辭曰子不出戶庭知天下況吾生長其地而可使溷沒不著哉乃慨然發凡起例上參山海經下究太史公酈道元以來諸書旁及圖經地記碑史別集之屬左右采獲積以歲月其或未悉者舉凡山郵旅亭僧坊肆壁荒區野冢殘碑斷刻父老之所傳聞緇衲之所記憶邇則策杖以求遠則拏舟以訪搜剔討論靡有缺遺既成示余余愛其典雅詳實成一家言遂應季霖之命序而

行之季霖博學知名家多藏書尤善五七言歌詩所交率當世賢士大夫其長固不盡於此書而此書亦非藉余言然後傳者也康熙己巳十月三日長洲汪琬序



具區志自序

山水得文章而顯文章得山水而傳是山水文章交相爲助者也具區之名昉於周禮自晉鮑照三國楊泉形之詩賦由唐宋元以迄於今題咏不下數十百家湖山勝槩幾與岳瀆齊名豈非山水以文章重耶太湖有志創自蔡景東氏繼之者守溪王文恪公也蔡志意匠經營實爲功首文恪節取其十七更名震澤編俾洞天福地藉以考名勝佐遊覽焉至於阨要兵防經濟

之學未之及也澍從游於婁東吳梅村先生之門先生方撰春秋地理志網羅吳中典故澍時過從流連得習聞一二適吾友金亦陶授徒山中素心相對晨夕優游因商榷同事茲役遂取蔡王二書訂其訛舛芟其繁舛加之摭摭遺佚年稽月考越十載成書編次得若干卷竊愧學殖陋劣何敢以著述自任而亦陶之研心採掇汲汲孳孳微斯人其誰與之觀厥成也具區雖蕞爾一隅山川人物有他郡邑之所罕及者豈

非清淑之氣所鍾哉柳子厚云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詎不然與則是書也未敢謂有益於山水之高廣庶幾補蔡王二志之未逮云康熙己巳中秋翁澍序



其圖志目錄									
吳縣 翁澍 撰									
第一卷	本志								
第二卷	七十二山								
第三卷	支山	峰嶺	灣橋						
第四卷									
	洲磯	港濱	渡口						
第五卷	泉石	橋梁							
第六卷	水利	用兵							
第七卷	都圖	田賦	土產						
	附戶口								
第八卷	鄉里	村巷	風俗						

其圖志目錄									
古蹟 名蹟									
第九卷	官署	坊表	祠廟						
	附防湖								
第十卷	宮觀								
第十一卷	寺院								
	附菴								
第十二卷	第宅	園亭	塚墓						
第十三卷	科目	人物							
第十四卷	人物								
第十五卷	災異	奇事							
第十六卷	雜紀								
雜咏									
雜文									
目錄									
終									

具區志凡例

一 蔡景東編集太湖志十卷王文恪節取其十七釐爲八卷名震澤編今合蔡王二書參酌增損而以明季本朝事類入共成十六卷

一 舊志太湖圖意匠經營大都皆草創之作明嘉靖間崑山鄭若曾著江南經略乃繪太湖全圖并繪瀕湖諸港瀆圖自謂操小舟歷五湖半載始有所得及按圖考之凡

瀕湖港口尚多紊亂今更詳加區畫繪全圖于卷首而以諸港瀆附列本志之後亦槩括若曾之意云

一 古蹟事實必有史乘考據方可傳遠舊志間有傳會今槩削而正之其中凡有一得之見者類附考證於後

一 七十二峰之名諸書互異震澤編與太湖志不類山記與震澤編又不類近時文章家撰七十二峰記其與蔡志王編更不類

蓋因湖中洲磯之名易於混淆也志書無貴乎新奇當從震澤編爲正

一 古蹟見之舊志或先賢之所棲託者皆書古蹟間有近代名人品題及好事家搜出者另書名蹟於古蹟之後

一 人物取古人論定之例生存者槩不序列或有邑志所載稍用刪易者俱從志傳考證非敢擅自筆削也至於烈女一條事關關幽尤加謹嚴觀者毋謂遺漏也

一 志書題咏率多傳會以取勝舊志不下千餘首今選存五百餘首凡窳易字句影借題面之類具見考證篇中

一 科第自唐麴信陵以後至明永樂宣德間全盛東山多有得大魁者國朝四十年來寂寂無聞豈地運之盛衰迺爾耶今自甲科以及歲貢俱照郡邑志編次若薦舉以外不敢濫收略存野乘之意云

一 舊志每條各有序引今槩削之者遵范石

湖吳郡志例也
一洞庭兩山遊記名文尚多因卷帙簡約不能備載

弟天漢姪文樓校正

男
校
謹錄

目錄

具區志引用書目

尚書

尚書正義

毛詩

毛詩註疏

陸璣草木蟲魚疏

周禮

左傳

爾雅註疏

爾雅翼

本草經疏

五符

嶽瀆經以上經類

史記

史記正義

吳越春秋

呂氏春秋

越絕書

漢書

晉書

唐書

資治通鑑綱目

大業雜記以上史類

淮南子

抱朴子

陶隱居真誥

王充論衡

道書九微志

續傳燈錄

經史機要

物類相感志以上子類

山海經

桑欽水經

酈道元水經註

元和郡國圖志

太平寰宇記	張勃吳錄
續吳錄	陸補之吳中舊事
北戶錄	周處風土記
賀循會稽記	婁地記
顧夷吳地記	吳記
義興記	楊州記
十道記	吳縣圖經
續圖經	祥符圖經
顏真卿石柱記	僧文鑒洞庭記
中吳紀聞	方輿勝覽
岳陽風土記	吳郡志
毘陵志	湖州志
盧熊蘇州志	王鏊姑蘇志
吳中往哲記	蔡昇太湖志
震澤編	楊循吉吳邑志
錢孝馬跡山志	五湖漫聞 <small>以上地志</small>
吳中水利書	水利全書
單諤水利書	蘇文忠公水利狀

趙霖水利說	邨竄治田奏議
周環治田說	陳彌水利狀
邨僑水利書	李結治田三議
潘應武水利	任仁發水利
江南經略	曹肩儒水利續議
何宜水利策	續吳郡文粹
吳郡文粹	續吳郡文粹
詩鼓吹	事文類聚
部韻略	鐵網珊瑚
洞庭清氣集	洞庭吳氏家集
十二代詩選	劉朝詩選 <small>以上詩文總集</small>
張華博物志	太平廣記
述異記	玄中記
王嘉拾遺記	王右軍來禽帖
葉氏避暑錄	方氏滄宅編
五宗世家解	洞庭實錄
世說新語	東洲叢抄
王安貧武陵記	酉陽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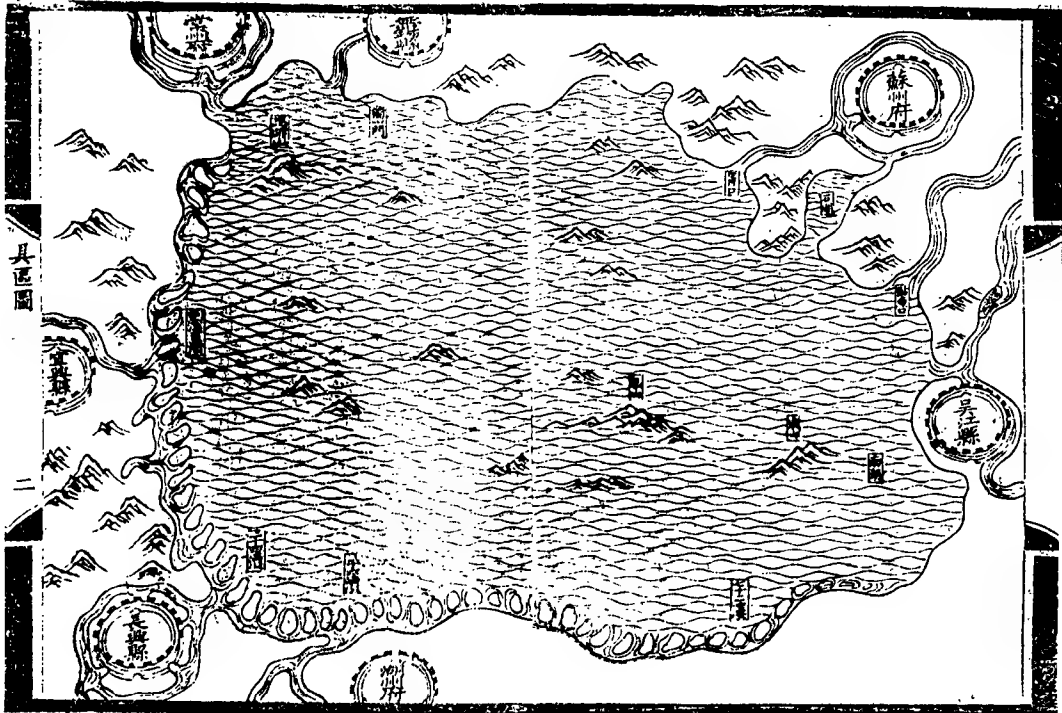
姚廣孝逃虛子集	楊孟載集
張來儀集	徐幼文集
韓公望集	謝葵丘集
陳嗣初集	杜東原集
聶大年集	李西涯懷麓堂集
吳文定集	王文恪震澤集
沈石田集	唐伯虎集
祝枝山集	王雅宜集
蔡九遠集	文徵仲集
徐昌穀集	張本五湖漫稿
徐文敏集	徐紹卿集
二皇甫集	王弇州四部稿
李本寧集	張伯起集
崑崙山人集	申文定集
袁中郎集	陶周望歇庵集
姚文毅集	程孟陽集
婁子柔集	李長蘅集
葛震甫集	吳凝甫集

范東生集	董文敏集
馮開之集	陳眉公集
郝彥吉集	曹能始集
錢牧齋有學集	吳梅村集
	以上詩文集
具區志引用書目	終

具區疆域

具區廣三萬六千頃周五百餘里東
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餘里東
北至蘇州府治三十六里西北至常
州府治八十里西南至湖州府治二
十八里中有山七十二洞庭山奠於
中央而稍偏於東自洞庭山東至吳
江五十里南至湖州七十里西至無
錫一百三十里北至胥口五十里

具區圖



具區圖

具區志卷一

吳縣 翁澍 撰

本志

具區卽禹貢之震澤書曰震澤底定震一作振取木蓄震

動之義或曰震顏師古註震澤在吳西卽具

區也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爾雅吳越之

間具區其湖周廻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

縣界東南水都也具區者大爲之防地里志

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具區在其西古

註卷一

文以爲震澤周禮又云浸曰五湖尚書正義

揚州浸藪同處水謂之浸澤謂之藪史記河

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註五湖湖

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張勃吳

錄五湖者太湖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

名虞翻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晉

溪水西通義興荆溪水北通晉陵太湖水東

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謂之五湖楊泉賦頭

首無錫足號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

具區繪圖自古迄今鮮有善本明蔡

景東太湖志繪五湖圖不過摹寫大

略存而勿論惟嘉靖間鄭若曾江南

經畧繪太湖圖其於三州疆域瀕湖

水口頗稱詳悉今彙括其意稍參臆

見俾職方者採焉

康熙己巳十月松陵趙治謹製



當胸吳郡志楊泉五湖賦止爲太湖而作此
一證也陸龜蒙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
一水五名越絕書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
頃爲烏程去縣五十里續圖經太湖在吳縣
西南吐吸江海包絡丹陽義興吳郡吳興之
境故以太名焉寰宇記太湖在蘇州西六十
里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唐志太湖占湖宣常
蘇四州之境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
十里中有山七十餘所其水原自西南接納

具區卷二

長興等縣上流諸水以入吳松江又東流二
百六十里以入海陸龜蒙又云太湖乃仙家
浮玉之北堂按天文星紀斗牛分野楊泉賦
又云上值箕斗之精在周時屬吳春秋時屬
吳越二國越滅吳屬越戰國時屬楚秦兼天
下置會稽郡屬會稽漢初因之東漢分浙以
西爲吳郡屬吳郡三國時孫吳有江南屬吳
晉屬吳之吳郡吳興之烏程毘陵之武進無
錫三郡皆瀕湖也宋齊因之梁末改吳興爲

震州震州以瀕震澤云隋平陳廢毘陵置常
州改吳置蘇州廢吳興置湖州湖州亦以瀕
太湖云由是具區東屬蘇州南屬湖州西北
屬常州唐有天下蘇或爲吳郡湖州或爲吳
興郡常或爲晉陵郡具區仍分屬三郡三郡
屬江南道五代屬無改宋興改蘇州爲平江
湖州常州不與唐異皆屬浙西路元因之至
正十六年淮張據平江改曰隆平分兵陷湖
州常州諸路用具區爲餉道明太祖平士誠

具區卷一

三

改隆平爲蘇州具區仍屬三郡分治七邑爲
蘇之吳縣吳江湖州之長興烏程常之武進
無錫宜興也蘇州府志太湖西無錫東松江
南烏程北吳郡今按太湖東北至蘇州郡治
三十六里西北至常州郡治八十里西南至
湖州郡治二十八里

菱湖顧夷吳地記菱湖周迴三十里其口瀕
莫湖連洞庭實錄吳王於此種菱故名蘇州
府志菱湖東西九里南北五里三菱故沙岸連
接上有遊湖吳地記在長山東南岸樹里西
人居

虞隸狙微燧屏磨鹿虞渡峴越岸穿敵岸	捨康得磨壯翔悖挑猓猓	間不獲而鄒成布山從猓猓	灌林珍璚璚璚璚璚璚璚	雷日組璚璚璚璚璚璚璚	林均碩璚璚璚璚璚璚璚	玄光碩璚璚璚璚璚璚璚	風巨碩璚璚璚璚璚璚璚	液充碩璚璚璚璚璚璚璚	羣龍碩璚璚璚璚璚璚璚	自浩碩璚璚璚璚璚璚璚	彌碩璚璚璚璚璚璚璚璚	得千碩璚璚璚璚璚璚璚	烏南碩璚璚璚璚璚璚璚	蟲爰碩璚璚璚璚璚璚璚	窺而碩璚璚璚璚璚璚璚
捷同穴琴杵交盤石蛇吞象者八九謝姑	電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商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今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長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戈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之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翠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棚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扈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踞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究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密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巡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密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巡通方屹長而斯浮青若管若者八九謝姑

嘉異紛逆平署專流錦文弦鴻鰐聚醒燕子	辰江隱雨渡之車陳理犀鉤鰐王市靡飯	邊卑弇汲所鱗見膺致文鰐王市靡飯	沈而飲濟青求吞淵殺餘而鰐王市靡飯	怒河一灌津焉艘班出翔白鰐王市靡飯	揚瀕一灌津焉艘班出翔白鰐王市靡飯	輕乃金協注龍乃聚樂濃如夜強脂鰐王市靡飯	燧有頃德原尾圓刺錯嗎餌合儼銀鰐王市靡飯	駕夸充旅隔拊市類蕩與或沉鰐王市靡飯	貌奢百穀嘉嗔恒壞府遊颯而之解幽鰐王市靡飯	船之囹嘉嗔恒壞府遊颯而之解幽鰐王市靡飯	樓豪斯寶玉衡綽怪今震谷	凌逸內羊赤濃水	雲之奇積沃	鷗客沃	首練沃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竭

牛家港
鐵家港
薛埠港
吳淞
薛家港
張港
曹家港
東丁家港

槐家港
雙林港
西丁家港
南路字港
方港
葉港
蔣家港
五界亭港

考參

夢禎秋泛太湖幾犯魚龍窟曾申鷗盟
雲連年隨東轍此日洗塵纓入菰浦遠
來往雞黍足逢迎
小舫掛席不殊范蠡輕揮毫直挾伍胥濤波
心倒浸芙蓉浪影輕飛組練高萬頃渺茫
何共白拍浮陳子龍望三平湖漠漠進輕
雲開羣鳥浮春樹地壘神朝霸夜潮風雨金
支龍女過旌旗玉髮飄飄神朝霸夜潮風雨金
去滿眼招湯傳楹湧大澤頓寬吾身小潮音
波不可招湯傳楹湧大澤頓寬吾身小潮音
欲浮天迴氣薄孤星際光芒落木將沒與飛白
顛客心天迴氣薄孤星際光芒落木將沒與飛白
江濱受山澤之百六十有四支世湖以備
縣志卷一

烏梅港
鷺鶯港
羅家港
凌家港
趙家港
破車港
打鐵港
西朱家港
張其港

寰聯港
時家港
棟樹港
鴉鵲港
白浦
百樓亭港
東朱家港
葉家港
甘泉港

縣志卷一

雙家橋港
西丘廟港
撈蔗港
王家溪港
五齊港
沈家港
通浦
郎家港
湯家港

陸家港
更樓港
小楊港
徐楊港
南盛港
張家港
大廟港
新開港
廟橋亭港

直湖港	隋舍港	銅坑港	香山港	射瀆港	黃墅港	黃洋灣	白沙港	莫舍渡	鮎魚口	長橋	白龍橋港	茅柴港	方港	西鬼字港	東潘奇港	創港	宋家港
				<small>一名韓圖港</small>					<small>吳淞江口係入湖第一險要</small>								
洪于滄	烏角溪	游山港	塘橋港	胥口	菱湖港	新涇港	木履港	溪橋港	麴杖港	七里港	微浦橋港	韭溪	直瀆	珊闕口	西潘奇港	吳家涇	雪落港
	<small>以上屬吳縣</small>			<small>見古蹟</small>					<small>以上屬吳江縣</small>								

杜瀆	前黃干瀆	新瀆	北津瀆	白瀆	朱瀆	徐瀆	師瀆	毛瀆	歐瀆	黃瀆	墓瀆	符瀆	下瀆	閭江口	獨山門	塘于滄	新安港
														<small>以上屬無錫縣</small>			
南津瀆	菱瀆	歷瀆	中津瀆	礪瀆	陽溪瀆	河瀆	後師瀆	趙瀆	彭瀆	堵店瀆	葛瀆	五千瀆	陳莊瀆	戚墅港	浦嶺門	吳塘門	赤城溪
														<small>屬武進縣</small>			

後黃干瀆	鴨舍瀆	伍賢瀆	牛路瀆	廟瀆	馮港瀆	大浦瀆	龔師瀆	蛇瀆	李莊瀆	新漕瀆	馬家瀆	俞家瀆	鄭瀆	寺莊瀆	高莊瀆	西寺瀆	臺莊瀆	握瀆	盛瀆	陽瀆	茅耆瀆	張瀆	北朱瀆	河淡瀆	梁新瀆	土瀆	南朱瀆	魏瀆	凌瀆	呂瀆	烏瀆	王塔瀆	荆溪瀆	定誇瀆	虞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括卷一

岸瀆	須瀆	許家瀆	高涇瀆	季家瀆	竹門瀆	前塘瀆	斯塘瀆	許墓瀆	永昌瀆	吳瀆	蔡瀆	蔣瀆	焉瀆	陳陟瀆	堵墟瀆	山瀆	楊巷瀆	吳溪瀆	甌單瀆	蠡瀆	大墟瀆	長令瀆	沙塘瀆	胡瀆	古龍瀆	苦文瀆	官瀆	蘆瀆	艸瀆	了白瀆	陰陽瀆	莊野瀆	無口瀆	雙瀆	市橋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昌卷一

三

梅塘濱	杭濱
上濱 <small>以上屬宜興縣所謂荆溪百濱</small>	香蘭山港
金村港	上週港
夾浦港	烏橋港
謝莊港	丁家港
雞籠港	大陳港濱
杭濱港	石屑港
盧濱港	金雞港
後村港	新塘港
竹條港	殷南濱港
逢浦港	福緣港
石濱港	新開港
花橋港	白茅港
寶濱港	小陳濱
蔡浦港	濮潑港 <small>以上屬長興縣</small>
徐淩港	小梅港
西山港	顧家港
官濱港	張婆港

宣家港	楊濱港
泥橋港	寺橋港
紀家港	湯家港
諸淩	沈淩
安淩	羅淩
大淩	新涇淩
潘淩	幻湖淩
西金淩	東金淩
許淩	楊淩
謝淩	義高淩
陳淩	濮淩
五浦淩	蔣淩
錢淩	新浦淩
石橋淩	湯淩
城淩	宋淩
喬淩	胡淩 <small>以上屬烏程縣</small>

具區志卷二

吳縣 翁澍 撰

七十二山

包山 東山 禹期 龜頭 龜山 金庭 主柱

浮王舍 浮大謝 浮姑小謝 浮武山 浮龜山 浮白浮箭

澤山 厥山 蕩山 蕩山 蕩山 蕩山 蕩山 蕩山

大雷 夫椒 小椒 夫椒 夫椒 夫椒 夫椒 夫椒

浮山 大椒 小椒 夫椒 夫椒 夫椒 夫椒 夫椒

包山一名洞庭山居太湖之東周迴八十餘里

吳地記在縣西一百三十里四面以水包之

故名包山或又謂仙人鮑靚所居通呼鮑為

包其稱洞庭則以湖中有洞山庭山也一名

林屋山一名西洞庭山吳郡志西山最廣林

屋洞及諸故物悉在焉輿地志太湖有包山

周迴一百三十五里居者數百家蘇州府志

包山在吳縣西一百一十里靈寶謠北上包

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左思賦指包山

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班固曰太湖中有包

山山中有石室俗謂洞庭吳記又云太湖有

苞山在國西百餘里居者數百家出弓弩材

玄中記山上舊無三班謂虎蛇雉侯景亂後

有虎蛇為害所出弓弩材綵綿甘橘椒茶梔

子等山最高者縹緲峰望之意其一島而重

岡複嶺四野廣袤鷄鳴犬吠中設井邑仙庭

佛刹鐘磬相聞唐僧皎然序包山為洞庭仙

都之一峰湖澄氣清日出水上置公香生

乎影中水經太湖有包山春秋謂之夫椒與

包山一名洞庭山居太湖之東周迴八十餘里

吳地記在縣西一百三十里四面以水包之

故名包山或又謂仙人鮑靚所居通呼鮑為

包其稱洞庭則以湖中有洞山庭山也一名

林屋山一名西洞庭山吳郡志西山最廣林

屋洞及諸故物悉在焉輿地志太湖有包山

周迴一百三十五里居者數百家蘇州府志

包山在吳縣西一百一十里靈寶謠北上包

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左思賦指包山

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班固曰太湖中有包

山山中有石室俗謂洞庭吳記又云太湖有

里與津里山相接山西地名西青石壁屹立
下有兩穴跡圓各盈尺深五六寸水落則見
舊經謂秦皇巡幸為馬所踐按僧文鑒洞庭
記漢郁使君為雍州刺史歸杜圻洲一作社
經從此山龍馬駐跡留石面時人語曰朝為

雍州官暮歸棲九里

記明黃遊馬跡山記馬跡山去毘陵東南
馬跡山在舊城西餘里與津里又一名秦
馬跡山在舊城西餘里與津里又一名秦
馬跡山在舊城西餘里與津里又一名秦

周百二十餘里水西繞湖名震澤
也山澤之西而徑東北可三十里西北而東
南則半之自苦竹溪達歷大塘小野東西
垣新築寨前過張青溪達歷大塘小野東西
花新築寨前過張青溪達歷大塘小野東西
鬱抵於千門如世傳吳王閭閻青簾簾伴
家約數千籍分西里極焉人因鬱簾伴奴
直歌非千緒不售故民多資而散居者
尚禮好客遠客至則競相招致恐後誠俗
覽佳山水處也永樂改元招致恐後誠俗
克縱情史節婦劉氏會兩子初公幹授東
人可生行止難必由茲通官滿將十年除
以十知也於今不待一覽他日無由至矣
道成墅洛陽止文成橋翌日渡湖登苦竹

益登

益登

益登

益登

益登

益登

益登

益登

齊何及而子胥言不聽不能如范蠡
見幾而作子胥言不聽不能如范蠡
杭以一隅之地與金勝均為可惜未渡
元化生四口休養息四五年今斯民沐
之接珍事為可也復觀太平之盛桑麻
宋元懷古之為可也復觀太平之盛桑
使人何懷古之為可也復觀太平之盛
返棹馬於路至則歡飲矣適仲孔恭設
盡而返馬於路至則歡飲矣適仲孔恭
詩唐釋文鑒
上如雕畫西自村塢幽花籠晝春長行
震柴門流水自村塢幽花籠晝春長行

內閣相咫尺六月風吹楊柳千古猶傳
宮中長陰森行人過此消塵慮耳邊
鳴笛日長橋山水村塢茅屋人家亭
綠陰黃鳥啼一聲落花無處歸來
足百年清風傳子廬眠禾黍亭
返照林間樹樵子倦歸來山雲暮
知處越王宮城已覆新城知何年
淡人泉湖聲月上女船猶宿西汜
流芳泉門巷青帘懸漁人船未宿
酒家門巷青帘懸漁人船未宿
落櫓門巷青帘懸漁人船未宿
詩櫓門巷青帘懸漁人船未宿
古風波頭終日知是當年誰隱君
里風波頭終日知是當年誰隱君
行人風波頭終日知是當年誰隱君

卷三

三

三

丹崖翠壁千仞縹緲草琪花四時好
山中別是一乾坤真何必蓬萊島
津里山一名秦履山馬跡之右峰也在武進縣
東南一百四十里四蕃志常州有秦履山註始
皇嘗登此後訛爲今名唐開成中邵偃記山
連馬跡夫椒峰巒回合波影映帶實爲奇觀
云

夫椒山在馬跡山西南毘陵志一名湫山在無
錫縣西太湖濱九域志縣有大湫山又寰宇
記夫椒山在常州武進縣左傳吳伐越敗之

夫椒杜預曰太湖中椒山史記正義引賀循
會稽記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按馬
跡山志夫椒山馬跡之從山也相距不遠東
曰夫南曰椒皆馬跡之豚故總謂之夫椒
詩明秦爽千尺巍巍俯洞庭祖龍幸此會
古銘鰲背壓波晴隱隱芙蓉嶺翠石誰
冥樓船此日登瀛客分載西峰一書白昂
傳吳越事已塵此山麓空遺鏃鏃我來
靈吳越事已塵此山麓空遺鏃鏃我來
歲幸吳越事已塵此山麓空遺鏃鏃我來
游日舒舒千國稅無缺縮喜從絕頂發
愁日舒舒千國稅無缺縮喜從絕頂發
長日舒舒千國稅無缺縮喜從絕頂發

卷三

三

君知否舞衣醉問
蘇臺曉舞衣醉問
迹自開夫金九齡
嶂霧開夫金九齡
何時戒舟楫酒過
揚帆泛舟楫酒過
最著名有夫區中
吾欲從之訪古蹟
邦向李一戰斃三
必向李一戰斃三
雄圖臣其君妻其
吳王真丈夫春秋
不若秦符登項襄
荆平古猶憑弔故
山千夫猶憑弔故
笑此暮途遠鞭

小椒山在馬跡山西南與夫椒相對而差小

大墮山
小墮山在馬跡山東南姑蘇志作大墜小墜山

東鴨山
西鴨山在馬跡山東北獨山門外

三峰山震澤編東鴨西鴨中爲三峰太湖志山

在馬跡山東北獨山門外有三山相近向東

一山名東鴨向西一山名西鴨居中山總

名三山蓋七十二峰之三也今亦稱三山常

州府志三山在無錫縣南太湖中與獨山相

對鼎立洪濤中

獨山與衝山相接毘陵志與錫山連中斷爲太

湖舟行其中北與管社山相望號浦嶺門南

與充山對峙號獨山門蓋梁溪之水流入五

里湖西導至二門出太湖

詩明王叔承秋晚宿獨山門下掩映湖山界

百家村鳥影星辰白人聲薛荔

大吼山

小吼山在馬跡山東北

錢堆山一名錢堆磯馬跡志在馬跡山北小墅

灣口

詩明吳鼎芳似貫如縉縱復橫纖雲飄忽五

塔名阿

衝山毘陵志在洞庭山東北常州府志山在無

錫縣西十八里

漫山在洞庭山東北

詩明謝晉蒼蒼屹立在湖心勢小形奇冠衆

峯烟水迷漫天暝處孤青一點空

淡中

長浮山在洞庭山東北衝山相近

顛頭浮山太湖志名亂頭山

殿前浮山在洞庭山東北或云穹山有水平王

廟山正當殿前故名謝按蔡昇太湖志東山

文恪震澤編東山之西有大羅小羅山按二

筓山即大舍山羅山之西有大羅小羅山按二

庭之南有舍山羅山之西有大羅小羅山按二

石浮之外又有舍山羅山之西有大羅小羅山按二

龜武山羅山之西有大羅小羅山按二

文龜也羅山之西有大羅小羅山按二

帽山也羅山之西有大羅小羅山按二

山有千山而無小千山又以大小謝姑為一
 山後書文出自無一手猶不免魚豕之誤姑為一
 湖志草創成書不無挂漏
 今從震澤編序列如比
 記明王鑒至四馬跡入太湖為諸山自天目
 北為山十有最又東為山四有
 一西洞庭大望之渺然如世外即馬跡茂林
 大馬跡兩洞舍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即馬跡茂林
 平野間巷井舍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即馬跡茂林
 北津里夫椒為大夫差敗處也西洞庭之
 東北渡諸山漫橫山陰大東洞庭長沙武大
 長沙之西衝山漫橫山陰大東洞庭長沙武大
 北則余山三山厥為洞庭此武大
 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
 時有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沉隱見
 山設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錫山有若連而斷
 山堆稍東曰大帆小帆與錫山有若連而斷
 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
 西鴨小為三峰稍南有大陂小陂相向者曰東鴨
 而差小為三峰稍南有大陂小陂相向者曰東鴨
 庭之北貢湖中椒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
 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北山浮曰西貢小貢有
 兩鳥飛且止者曰南鳥浮曰北山浮曰西貢小貢有
 相對而不相見者曰南鳥浮曰北山浮曰西貢小貢有
 雷橫山吳王東曰千見即有吳山二曰浮異曰大雷小雷西
 獄世傳吳王東曰千見即有吳山二曰浮異曰大雷小雷西
 山云吳王東曰千見即有吳山二曰浮異曰大雷小雷西
 杵山曰大王囚於此置男紹山二曰浮異曰大雷小雷西
 見者曰長浮小竹頭與衡山若琴者曰浮琴山若水而可杵
 差小者為龜山有女媚前浮與龜山若琴者曰浮琴山若水而可杵
 若立柱者龜山有女媚前浮與龜山若琴者曰浮琴山若水而可杵
 為歷耳中高而石下者筆格金庭其南為咳山有
 蛇有老中而石下者筆格金庭其南為咳山有
 山龜山有老中而石下者筆格金庭其南為咳山有
 青浮二龜之北相對曰隱若見曰驚藍東洞庭之

南首銳而未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王舍浮
 亭浮又南為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
 碑碣橫者曰石碑是為七十二然其最大而
 名者兩
 洞庭也

記吳王藏金鐸於此晉王嘉拾遺記洞庭山之下金堂數百間仙女居之有金石絲竹之音徹於山頂疑此山名波

渡渚山在山東麓洞庭記山在金鐸山東三里

東接鼇頭西連金鐸相傳吳王伐越於夫椒

常渡軍於此

詩明謝晉吳師侵越地曾此渡強兵戰艦衝波起兜鍪見日明國亡無返卒山

鴻鶴山圖經名紅鶴紀遺集山在龜山南二里

以形名山西有神女祠亦號聖姑山

澱紫山在山東麓

洞山一名林屋山一名龍洞山在山東麓以林

屋洞得名王文恪公題偉觀二字尚存

大蕭山

小蕭山在庭柱山南續志山在太湖中相去不

遠洞庭記昔有蕭氏兄弟各居一山學道飛

昇於此

天帝壇山在山東麓郡國志載青童乘車孫權掘金之事以怪妄故不錄

飛仙山續志山在沓眇峰南三里

詩明謝晉天孫織錦倚天河玉指寒生墮王梭登料馮夷藏不得令人捧出在波湖

蛇頭山在山北麓

詩明蔡昇太湖西風片帆渡舟人忽報蛇頭露蛇頭一見心懷驚穴口巖巖吞

詩明蔡昇露蛇頭一見心懷驚穴口巖巖吞花碎恍疑昨夜怒雷擊蟄蟲應起湖側落

使見之寶劍

角頭山在山西麓庭山以上洞

葑山太湖志名大龜山在東山南麓

寒山姑蘇志作韓山在山西麓東山

官長山毘陵志馬跡左峰雄冠諸峰若官長然

詩明歐陽席題官長山呈李方伯野色蒼茫雨漲溪灣巖帶青霄遠見此山亂雲樓石磴疎

詩明歐陽席題官長山呈李方伯野色蒼茫雨漲溪灣巖帶青霄遠見此山亂雲樓石磴疎屋間箇中人似玉能透利名關錢孝夫容一

詩明歐陽席題官長山呈李方伯野色蒼茫雨漲溪灣巖帶青霄遠見此山亂雲樓石磴疎雲湖上諸峰獨出羣笠澤晴烟從下抹弄草

畫山在山之南北行人過此恰午因名

馬鞍山在牛塘灣西

小胥山在耿灣馬跡志世傳子胥被說死於此

鄉人登山哭之

山下山在山東麓以上馬跡山

鷄山在武山南麓吳王養鷄處

詩明顧超童岡多廢石當日關雞山漁浦南湖影桃花西子顏櫓聲來小港塔

火見前灣無數遊仙客問津殊未還

射鷄山在鷄山之傍洞庭記吳王築城養鷄有

鷄下山驅鷄王令人射之故名

詩明吳敏東山空濶原野平吳王養鷄築高城秋天機鷄未飽食則翅下雙珠

七

無情守城武士心尤惡旦夕窺茲捕鷄射雕

藝漸精遂使山無鷄鳥鳴却思

橋子山一名鳳凰山在山東麓

木青山在山南麓以上武山

峰嶺

縹緲峰一名杳眇峰洞庭山主峰也太湖志峰

頂有龍穴峰之左名第四峰

記明蔡羽滙三州以爲澤水始大五湖以爲鎮山始尊然三州之利不同而

縹緲亦異不歷其尊未易徧也而尊莫尊於

大山最遠第四峰臨之特親第四峰之於縹緲猶猶人吳江秦家嶺北爲姑蘇城穹隆之

八

吐隘去結消釋壅蔽混元支離浮乎頃洞覽

人宜居各杖策去非

詩唐皮日休頭戴華陽帽手拄大夏節清晨

蔓和雲尋鹿蹤時驚鷄飛上松翠

壁內有室扣之虛館鷄飛上松翠

海視之寒頂似鳥穿遇歎足蹈危無倦客下

天風絕頂中點巨浸四方接圓穹似將青螺

微在明月隱生湖東激雷與波起狂電將

紅磐氣雨點大金鷄下空暴光隔雲爲一

雪巨欲與龍連舉百丈尾下拔湖之洪粹與

仙觀鐘烟波噴肌骨雲壑闌心胸竟死愛未

足當生且歡達不陸龜蒙左右皆起因思
把縹緲始稱乃在虛無裏清泉還從花
鵬樹曲斗末造平如靜烟舉首知機
攀峻過帆未於鳥廣如蟻過此微聊
下眎爭先遊若道萬話剛自去地四
苟能乘之止羣生不耳吾將已超頂
朝帝展欲却隨子達榮私重窺清淺
幹復弄華星藥却下蓬華陽鼓雲一
爲名宋范成大孤峰向華陽鼓雲一
氏抱無清湖縹緲長風相送入仙
抱頭無清湖縹緲長風相送入仙
峰摘九望太縹緲長風相送入仙
鳥背橫天谷吳越人豪居然自可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萬井地壘騰乾吳腹習如飛仙節朝參差風吹尺
宮而騰騰乾吳腹習如飛仙節朝參差風吹尺
角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
銀得懸兩山之高嶺座容離離七澤間不爲流
不直隕然高嶺座容離離七澤間不爲流
來僕巍然大海芙蓉離離七澤間不爲流
役僕巍然大海芙蓉離離七澤間不爲流
翠波作心破元氣淋漓日塊然惟所往鄒迪光
澤波作心破元氣淋漓日塊然惟所往鄒迪光
池鑿且洪荒未晴故難象三州何綿麗
憶昔洪荒未晴故難象三州何綿麗
壁平入天獨立萬象三州何綿麗
遙平入天獨立萬象三州何綿麗
曩朗森峻或捨車嶺濫兼杖斷續見積石
忽朗森峻或捨車嶺濫兼杖斷續見積石
來拔風雨蒼波上瞻余三度登廿年一
細拔風雨蒼波上瞻余三度登廿年一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p>詩明吳鼎芳 <small>燈夕與山無雨春寒湖有水 照荷細僧</small></p>	<p>飯石峰在彌勒寺後 <small>飯石峰晚步白鳥不飛處 照荷細僧</small></p>	<p>南峰在俞塢北</p>	<p>南峰在莫盤峰南</p>	<p>芙蓉峰在楊家灣華嚴寺後</p>	<p>翠峰太湖志名席溫山在翠峰寺後</p>	<p>長茂長空飛雁驚花大澤以峻龍 <small>良辰擬醉江州酒有客携樽山半途</small></p>	<p>度松新窮 <small>度松新窮</small></p>	<p>空夕陽九日 <small>空夕陽九日</small></p>	<p>錯莫御秋風 <small>錯莫御秋風</small></p>	<p>蕭瑟見羽毛 <small>蕭瑟見羽毛</small></p>	<p>陽鳥知今日 <small>陽鳥知今日</small></p>	<p>地信飛路安卿 <small>地信飛路安卿</small></p>	<p>久已伴漁樵 <small>久已伴漁樵</small></p>	<p>御風直欲凌 <small>御風直欲凌</small></p>	<p>起沈寥巖岫 <small>起沈寥巖岫</small></p>	<p>蟻足有遺踪 <small>蟻足有遺踪</small></p>	<p>楊凌千仞削 <small>楊凌千仞削</small></p>	<p>莫凌千仞削 <small>莫凌千仞削</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p>張公嶺 <small>張公嶺</small></p>	<p>竹塢嶺 <small>竹塢嶺</small></p>	<p>陸村嶺 <small>陸村嶺</small></p>	<p>支頭嶺 <small>支頭嶺</small></p>	<p>攢雲嶺 <small>攢雲嶺</small></p>	<p>崧峰在碧螺峰北 <small>崧峰在碧螺峰北</small></p>	<p>碧螺峰在靈源寺後 <small>碧螺峰在靈源寺後</small></p>	<p>詩明王鑒 <small>詩明王鑒</small></p>	<p>人分不遠路 <small>人分不遠路</small></p>	<p>青杏今難征 <small>青杏今難征</small></p>	<p>王家嶺 <small>王家嶺</small></p>	<p>金家嶺 <small>金家嶺</small></p>	<p>墩頭嶺 <small>墩頭嶺</small></p>	<p>湖漫嶺 <small>湖漫嶺</small></p>	<p>金牛嶺 <small>金牛嶺</small></p>	<p>分水嶺 <small>分水嶺</small></p>	<p>象鼻嶺 <small>象鼻嶺</small></p>	<p>干山嶺 <small>干山嶺</small></p>	<p>戴家嶺 <small>戴家嶺</small></p>	<p>塘子嶺 <small>塘子嶺</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

龜山灣	可盤灣	新村灣	後步灣	金鐸灣	陳嶺	行香嶺	張清嶺	耿灣嶺	大墅嶺	桃花嶺	內閣嶺	分水嶺	周灣嶺	白沙嶺	蝦蟆嶺	化煉嶺
					山在武											俗名化
烏沙灣	練濱灣	龍山灣	錢家灣	渡渚灣	灣塢	拱翠嶺	寒山嶺	雁門嶺	牛塘嶺	山西嶺	勝子嶺	平嶺	吳灣嶺	砂嶺	白牙嶺	
						沙在長山	火石嶺	西村嶺				東山上			康熙間里人朱	
							跡以上馬									

苦竹灣	周灣	白沙灣	蔣灣	馬李灣	池灣	下楊灣	查灣	金灣	楊家灣	宋家灣	塘里灣	角頭灣	慈里灣	綺里灣	西湖灣	明月灣	枇杷灣
										王得白雉灣吳							
檀溪灣	天井灣	吳灣	寒山灣	石橋灣	重亨灣	澄灣	上楊灣	卜家灣	張家灣	岱心灣	浮灣	衙里灣	仰洪灣	夏家灣	植頭灣	消夏灣	石公灣
	東山上										庭以上洞						

鈕埼灣	耿灣	伴奴灣	雁門灣	輭藤灣	踏青灣	山西灣	桃花灣	內間灣	竹塢灣	長橋灣	西村灣	張清灣	寨前灣	新城灣	西坵灣	東坵灣	大墅灣	小墅灣	蓬坑灣	牛塘灣	小姑灣	下黃灣	長沙灣	葉余灣	橫山灣	陰山灣	羅漢灣	桃花塢	以上山	詩唐皮日休	名雖然在不見桃花塢黃綠庭山	日倚峰小精舍當發恐是武陵轉自閑	把雲態披拂間禽啼清陰滅鶴睡秀色治人	吹重嵐碧埃輕勃勃清陰滅鶴睡秀色治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俞塢	西塢	閩塢	率嘸塢	西曹塢	西卯塢	長潮塢	姚塢	葉塢	盤龍塢	蔣塢	大塢	王塢	梅花塢	金塢	泰家塢	西子塢	石家塢	翠峰塢	白雲塢	嘶馬塢	以上山	具區志卷三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區志卷四

吳縣 翁澍 撰

洲磯

衆安洲一名衆安山在消夏灣中俗稱瓦山

角頭洲一名西崑山洞庭記名新崑山在角頭

山鄭涇西北上有神祠

於家洲在消夏灣西上有居人數十家皆於姓

故名

煉藥洲俗名煉墩在東山東南見古蹟

具區卷四

余山洲在余山西北

區擔洲在二鼇山西南一名區擔浮

三洋洲在漫山之北上有廟塔

甌蓋洲在衡山之旁一名甌蓋浮

東沉磯在筆格山西

西沉磯在伍浮山西

窄嶼磯在三山南四里舊志引水經禹治水牽山之事按朱伯原謂問

巷之談故不錄

楊公磯在洞庭山西坡山外俗名楊公椿

陰山磯在陰山之東

紹山磯在紹山西北

米貯磯在馬跡山東北與錢堆山相對

窰竈磯在北崑山北有石嵌空如竈故名

拘折磯在洞庭山西北一名柝折磯

蘭座磯在大雷山西蘭嘴外

九星磯在南湖白洋灣外有九石因名

姑蘇磯在南湖菱濱外近姑蘇山

吳梁磯在茅圻嘴外

具區卷四

魚息磯俗名徐息磯馬跡志去山而西入湖里

許陂陀下浸隨水紆曲可泊漁舟故名

小雷磯在洞庭山西南與小雷山相近

泉石

無礙泉在洞庭山水月寺傍本名水月泉蘇州

府志水月寺有無礙泉味甘潔歲旱不涸

詩宋李彌大無礙泉詩并序水月寺東入小

激冬夏不涸酌之甘涼異於他泉而末名紹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矩靜養居

願平爲煮泉烹水月芽爲賦詩云甌研水月

靈源泉在碧螺峰下

海眼泉在豐圻山頂石上二穴涓涓如人目冬

夏不盈不竭其濺不測王文恪公題詩尚存

青白泉在法海寺傍有二池其泉一青一白

詩明葛一龍兩泉同一寺青白各白好
焚寒人汲稀寂寂山花照

白龍泉在翠峰大塢俗呼方井水味甘潔較悟

道泉差勝

天池泉在上金

龍井在翠峰寺中姑蘇志名降龍井

具區卷四

石澌泉在吳灣山下日汲不淺味淳性冽宜淪

茗釀酒東山上

隱君泉在馬跡山檀溪馬跡山志涓涓一脉注

於石池汲已卽盈山下居民賴以餽饔

詩明錢孝白石清池半畝寬飛流出自野雲
端山僧細汲奔芒屨推子遙分爨

竹竿雨重更添翠韻響月明偏覺鏡光
寒隱君今病文園渴莫笑頻來沃肺肝

蒙泉在竹塢東厓下湖水暗通水落則見汲以

釀酒色味清冽

龍泉出官長山經妙湛菴入潭溉田大旱不枯

卓錫泉在棲雲菴以上馬跡山

太湖石吳郡志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爲貴

石在水中歲久爲波濤衝撞皆成嵌空石面

鱗鱗作厝名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絕下鑿取

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

自唐以來貴之白居易品牛僧孺家諸石以

太湖石爲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艦載

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

各賜銀碗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

具區卷四

爲威遠軍節度使封石爲盤固侯勔誅餘小

石未獻者留郡西河兩傍悉歸張循王家比

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早石加斧

鑿作玲瓏意又剡石面厖作彈窩紋銜不識

者或得善價蘇州府志唐張祐承古性嗜太

湖石三吳州將每以遺之

記唐白居易太湖石記古之達人皆有所嗜
玄晏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

聲無臭無味與二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

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
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

以起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後顧也菲衣惡
食平戒後苑之致美乎祭祀之程禹之勤儉
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
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羌北有久驕之虜一顧
血之未艾有魂而送死幽荒將不顧黃
馳之一羽珍醜類於烟埃幽荒將不顧黃
石之斯在儼素書之可遇抑猶索觸邪之德
修不遺指之蠱心猶萬國雖白馬之勞劍鏢
知顧尚之若奚揀故將無汗馬之勞劍鏢
毛於俠首抑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劍鏢
履霜之咎也抑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劍鏢
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豎豎
之可緩故將鞭石於宜都回雨豎豎
抑又開之扶耒之貧者情游而毛豎豎
雖齊導之富者素奈狡兔而逃故將取嘉石

拔雲根貞女屹立虎不遭於醢沃穢以恨相
脫今史臨江而抗雖不遭於醢沃穢以恨相
於若瘞嗟主人之徒勤似羊牧之猶存何一
拳之足輪萬金之重載走為璞則通津使山
師雲骨則終年之無飽談玄之老持一法
以爲客歎不爲無益則安所以非野夫語
誰論之嘗聞所以怪斯取之安所以非野夫
愛則民之所與論年而齊侯之讀書不可
樂聞敢請使與論年而齊侯之讀書不可
之得言三不與論年而齊侯之讀書不可
至聖之門大夫問而兩端野人笑談王
對曰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制
天不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制
不精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制
此不受其生而鑒太行之怪石吳城之
其生而鑒太行之怪石吳城之

詩明吳懷
玉壺使星不獨孤亭直須橫槩歌月更千疊浮
生王世貞
博龍晴過猶帝所鑿望如渴飲森若鶻
柱危崖閣玲瓏座望如渴飲森若鶻
際驚蒼爲余佐杯
挹青蒼爲余佐杯
雞距石在龍頭山下
玄龜石在霄漢嶺南
鷹頭石在縹緲峰上
神鉅石在林屋洞中太湖志有兩石狀如鐘鼓

明列坐平聽於外郊視必開之曰不蔽則
室不傾方旋聽於外郊視必開之曰不蔽則
牆之戒方旋聽於外郊視必開之曰不蔽則
矧四者之遠於千里之窮民三老所矜故將
化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所矜故將
宇宙胸次此彌綸兩儀而執引日衡變理
襲氣之母此包彌綸兩儀而執引日衡變理
襄城五色包彌綸兩儀而執引日衡變理
陰陽之師又補萬物之祖姑矣又處何帝
其知鹿豕其再游萬物之祖姑矣又處何帝
小洞庭石在圻村山路臨水一石青綠色周二
十餘步上有峰七十二故名

謂之神鉦地脉道書林屋洞中有石鐘石鼓

段公路北戶錄洞向東百步有石鐘石鼓擊

之錚然卿道元水經注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鼓扣之清越所謂神鉦郡國志誤載洞

庭山事志引之按羅浮今屬廣惠二州浮

州安吉州

詩元王逢震琳震澤中洞庭樂石也震遺琳

石公茂幽茂

石婆在石公山前二石相向峙水中

石板在石公山前蘇州府志石公山前有石板

皮陸嘗游覽賦詩

詩唐皮日休翠石數百步如板漂不流空疑

劍外惟疊蛇水妃意浮出青玉洲中若瑩龍

將翠黛色抹破太湖秋安得三五夕携酒棹

扁舟召取月夫人嘯歌於上頭又恐霄景潤

虛皇拜仙侯欲建九錫碑當立十二樓瓊文

忽然下石板誰能留此陸龜蒙一片倒山屏

屹然空閣中萬古波濤痕我意上帝命持來

壓泉源恐為庚辰官遭霹靂強半沉無垠如

何造化手便截秋雲根往事不足問奇蹤安

可論吾今病煩暑據簟嘗昏昏欲從石公乞

琴樽盡携天壤徒浩唱義皇言

石琴

石梁在石公山下

龍床石在石公山南湖水中諺云石蛇一半露

龍頭微微出行舟見兩山下有龍床沒

石屋在龍頭山側有石巖嵌空如屋

龍舌石在新安保西

龍殼石在龍山東湖水中太湖志山有石龍茲

石如龍之殼舟人往來恐有觸突之患故語

云東抵龍殼西抵龍山兩舟連網慳過中間

蟹殼石在二崑山南若龍殼而差小

石壁在東山豐圻有大石如屏震澤編載豐圻

荒誕今削之

仙人石在寒山西岸

詩明王琬聞說蓬萊採藥仙飛來曾息此山

古吳鼎芳仙人去已久履跡留山中山根一

洞紛濛濛碧嶺掛古月青溪飛

飯石產東山飯石峰相傳彌勒寺開山禪師施

飯所化雨後得細白石如糝

詩本朝吳偉業半空鳴杵白狼藉榮如霜莫

香作粒煮石露為漿飯

石浪在射鶚山下嶢峴層疊宛然如浪

釣臺石在龍山

詩明張本龍山釣臺白日幽州波來往一扁舟落花驚啼鏡天碧嫩月鶴叫空

山民竿頭星斗三萬頃笛裏雲霞十二

顚石在馬跡山西青跨水如橋俗名顚橋

神馬石

蝦蟇石在西青

獅子石在伴奴灣

駝公石在檀溪外湖水中

石鏡在長沙山上相傳舟行太湖中人物皆見

之今失所在

港濱

中橋港

後保港

龜山港

龜山港

崦裏港

金村港

具區卷四

九

慈東港

慈西港

馮山港

壽鄉港一名徑濱

圻村港

塘里港

涵村港

角頭港一名鄭涇

練濱舊說西山有三斷壽鄉角頭練濱也

黃濱庭山

具區港

長涇浜

席家湖

金家湖

殿前港

葉巷港

澆橋港

施巷港

王家涇

油車港

澗橋港

查灣港

寒山港

陸巷港

朱巷港

吳巷港

葛家濱以上東山武山

橫河

桃花浜

內閭濱

牛塘濱

西村濱

張清濱

撒濱

新濱

大濱

具區卷四

十

馬瀆	李家浜	檀溪浜	官浜	秦巷港	龍灣港	中浜	洞庭渡	馬跡渡	金鐸橋	含瀆橋	頭陀橋	社瀆橋	橫塘橋	馬跡橋	塘里橋
航涵瀆	東泉浜	錢家浜	後灣港	姚巷港	北浜	南浜	莫釐渡	長沙渡	中橋	後保橋	鎮瀆橋	慈灣橋	壽鄉橋	角里橋	下金橋
						以上馬跡山	在菱湖南關口	在胥湖北關口黃茅山外					蔡昇有記	一名鄭	
														虞宗器有記	

渡渚橋	羅漢橋	保安橋	記明楊循吉	地次隨高下結屋若古桃源吳邑之重鎮民居湖	不隙萬片其往來上城邑日憺儻然存途摩	接無棄陰而晏處者是故道境之宜修急於	逆都弗可以荒遠視也具區武峰其南北貫	為太里日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峰其南北貫	為太里日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峰其南北貫	為太里日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峰其南北貫	為太里日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峰其南北貫	為太里日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峰其南北貫	為太里日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峰其南北貫	為太里日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峰其南北貫	為太里日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峰其南北貫
黃瀆橋	上方橋	具區風月橋	石明弘治九年周富七郎始建以橋一名渡水	以濟元至正間里人吳天祐重建											
			重慶水橋記東洞庭湖												

於此以見是役之舉雖營於下而寔出乎上
以二三執政之仁而咸斯人之義皆承永
可刊已其能無述乎然天祐之爲是不遺其
力而務廣其惠故又有餘績者三若遷傍湮
之梁出之隄上而道不迂若作屋三楹其西
以迎來往而客有息若浚其東之故井且亭
得牽連而書余故弗敢畧焉

通源橋一名湖亭橋施巷橋

衆安橋永寧橋

綠野橋重亨橋

廣利橋以上澗橋以上

湯家橋盛湖橋

仙橋蘇家橋以上

內閣橋富德上橋

富德下橋太平橋

迎春橋大濱橋

馬濱橋東泉橋以上

普安橋鳳仙橋

積善橋以上三山橋以上

漫山橋以上

具區志卷四終

具區志卷五

吳縣 翁澍 撰

水利

東南之郡莫下於姑蘇蓋江寧鎮江杭州湖州
繞吳之南西北爲高壤嘉興常州以次漸卑至
姑蘇太湖爲至極太湖衆流之匯也禹治洪水
至於揚州鑿堙阜導松江洩震澤注諸海民乃
又安故夏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卽具
區也自是之後禹之故跡浸以湮廢而議水利

者往往遺本務末不爲久遠之圖故蘇常湖三
州之蓄無代無之而姑蘇爲甚如三國之太平
劉宋之元嘉唐之長慶宋之大中祥符元豐嘉
定凡若干年傷禾稼壞室廬歲則大祲人民至
多溺死洎乎元大德辛丑之秋湖水挾颶風入
姑蘇郡城民居公署所在皆倒死者十八九間
井蕭條洪水之患殆不異也至正至順之間又
有所謂湖翻者滄沒漂流不可以一二數明永
樂天順正統弘治嘉靖間亦常被其害 本朝

康熙庚戌尤甚詳見災異篇此古來水菑之最
大彰明較著者若三州因水而詘於歲賦又不
可以縷舉也雖其間或因烈風積雨故水得恣
其洶湧激蕩然非皆天時之過亦人事有所未
盡焉耳五代時吳越錢氏置都水營田使募卒
七八千人號曰撩淺專主水事而歲屢登宋有
農田水車之使元有都水庸田使司及行都水
監皆專爲浚湖道築田園而設至明夏忠靖原
吉周文襄忱海忠介瑞皆治有成績吳民賴之

具詳卷五

然而屢修屢廢弗能經久蓋三江旣湮洩湖水
以入海者惟一松江耳而吳江之長橋石塘又
從而障於上流是以水行不快易致湮塞故也
至於今則又非昔比矣所謂石塘者頽圯而湮
塞過半矣長橋之傍多侵爲民居民田矣江流
日細渾潮日上海沙日積港浦日淤矣而西南
北數郡山溪奔注之水故在也天灾流行國家
代有若因循不治設遇霖雨能保其不一溢乎
此東吳水利有不容一日不講者講之奈何亦

惟曰治松江浚海口疏長橋石塘築圩岸立堰
壩而已若夫白鶴盤龍等滙白茅七鴉等浦又
其末也非本也吾所謂本者松江也松江旣治
則餘水不勞餘力矣前人之論有可舉而行者
其法有六乃摘其要并具列焉一曰濬下流之
法宋單諤水利書畧云震澤由松江以入海慶
曆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
松江長隄界於江湖之間隄東則江隄西則湖
江之東卽大海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

具詳卷五

吳中數郡之水乃過以長隄雖時有橋梁而流
勢不快每至五六月湍流峻急之時吳江岸東
之水視岸西之水常低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
跡可見也又自松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
塞菱蘆叢生隄傍亦沙漲爲田是以三春霖雨
則蘇湖常秀皆憂瀾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
三州逋失者不知幾百倍矣今欲洩太湖之水
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漲
泥鑿吳江隄爲木橋千以通陸行隨橋碕開菱

蘆爲港走水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以入海則三州可無水患也明歸太僕有光水利論畧云太湖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闢占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延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致漚塞此豈非治水之過歟近世

具盛卷五

四

之論徒從事於三十六浦間或有及於松江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漚之類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旣治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鈎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才濶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二里郊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其江旁縱浦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今治松江必令

濶濶水勢洪壯與楊子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若惜區區漲沙菱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也二曰開淤塞之法宋蘇文忠公軾奏狀畧云三吳之水緒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一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梗塞故也自慶曆

具盛卷五

五

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急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再鑿挽路於舊

橋外別爲千橋橋各濶二丈千橋之積共二千丈松江水道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則江水有力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也三曰分支脈之法宋郊僑書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苟分其支派之流不使溢聚以爲腹內畝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惟長興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於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隄岸

具書卷

六

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畝澮之利姑務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閘司冗職旣已罷廢則隄防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制不過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目前之見爲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松江之地爲可導諸港浦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

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渰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歸安烏程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港浦又以水勢方出港浦復爲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瀰漫不可治也此以驗開東北諸渚爲謬論矣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

具書卷

七

先於江寧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岡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瀾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關吳江之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華亭青龍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僱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爲害處竝築爲石塘又於彭匯與諸湖瀼等

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爲隄岸所
在陂淹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港浦仍體究柘
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
而疏決不行者竝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
河堰以宣歙杭目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
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所謂旁分其支脈之
流不復爲腹內缺畝之患者此也四曰疏遠流
之法宋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郡低下之田
多爲太湖積水浸灌緣溪山諸水接連并歸太

卷五

八

湖東南由松江入海東北由諸浦入江其沿江
泄水惟白茅浦最大宜令有司開決又隆興二
年詔江浙勢家圍田壅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
以聞平江府委陳彌作相度水利狀畧云常熟
之浦二十有四皆北入於江崑山之浦十有二
皆東入於海擇其宜先治者白茅七鴉等十浦
明曹盾儒水利續議云七鴉白茅二浦在婁江
之北蓋太湖之水注於吳淞吳淞淤塞併入婁
江婁江亦不能盡容溢入於此二浦七鴉浦上

接陽城湖陽城界長洲崑山之間受蘇郡葑婁
二門迤東至和等塘真義等浦之水爲多白茅
浦上接昆承湖昆承界崑山常熟之間受蘇郡
閭齊二門迤北雲和等塘宛山等蕩之水爲多
然白茅不但南受吳淞婁江之水而且西受宛
山蕩之水宛山蕩上承無錫運河則太湖之水
溢於滬湖者亦此分瀉而蘇郡西北虎丘山後
長蕩之水更多白茅是歸昔人云沿江泄水惟
白茅爲大是也此二浦宜浚五曰障來導往之

卷五

九

法元潘應武言太湖受三吳之水溢流而下吳
淞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一下急水港五十里
下澱山湖周圍二百五十里由港浦而入海錢
氏置撩軍四部七八千人宋置農田水車使者
後復創水軍專充工役自後軍散營廢河港由
是壅塞又言太湖三萬六千頃西北有荆溪宜
歙蕪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
富春湖州杭州諸山溪奔注之水潴聚於湖而
由震澤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海古

制溧陽之上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之水皆源也江陰而東置運河一十四瀆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置夾苧於塘口大吳等瀆以泄西水皆委也源之不治旣無以殺其來之勢委之不治又無以導其去之方如之何其不爲患也吳江長橋通長數十丈舊係木橋立柱通徹湖水入江由江入海曩時非不能運石築隄蓋因湖水泛溢故作此數十丈之橋以泄之以衝激三江之潮

長橋

十

淤耳今則壘石成隄雖爲堅固而橋門窄狹不能通徹湖水前都水監於石隄下作小洞門一百五處出水然水勢旣分不能通泄又被橫塘占種菱荷障礙難以衝激隨潮沙上於是淤塞三江致令水勢轉於東北迤邐流入崑山塘等處由太倉劉家港一二處港浦入海此吳中所以多水患也六曰治田之法宋熙寧三年郊廛自廣東機宜上奏言治田利害其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曰昔禹之時震澤爲患東有埭阜

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埭阜流爲三江東入於海而震澤始定於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皆卑猶在江水之下與江相連民旣不能耕種而水面又復平濶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旣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

長橋

十

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而碁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濶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濶濶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隄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濶濶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

爲濶浚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隄岸尚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旣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也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稠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畝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而高田并治之法也宋李結治田三議其一畧云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浚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六年

具區登

十二

填淤如舊乞詔監司守令相視諸州水田塘浦緊切去處發常平義倉錢米量行借貸與田主之家令就農隙作堰車水開浚塘浦取土修築田岸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旣開浚塘浦積土自多田岸旣成水害自去此所謂敦本之議也明何宜水利策畧云修築圍田苦於無土若圍外河水淺狹卽將外河車乾取土若河外淺濶則將圍內溝洫車乾取土此一舉兩得之術也

用兵紀畧

魯哀公元年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迎之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

陳末齊明帝子蕭鸞爲吳州刺史陳亡吳人推爲主據東吳隋使宇文述討之鸞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自將從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鸞大破之鸞以餘衆保包山隋將燕榮復破之鸞逃於太湖民家爲人所執送長安斬之

具區登

十三

隋大業末江東盜起吳郡爲沈法興所據及李子通與杜伏威戰敗自江都東走太湖集散兵二萬人襲吳郡破之唐武德四年子通敗乃降

宋高宗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常州岳飛提兵督救時盜郭吉寇畧州境聞飛至遁入太湖飛遂移屯宜興遣王貴牛皋等追破之餘衆悉降

十二月金人復犯常州劉晏時屯青龍鎮江

守臣周杞出奔請救晏率精銳七千出奇大破之駐兵夫椒山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於太湖降其衆千五百人

四年二月金人犯平江同知樞密院事周望棄軍奔太湖又犯崇德詔徵鄉兵發太湖洞庭東西兩山千艘命角頭巡檢湯舉總之陣於簡村金人又犯吳江守將巨師古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爲嚮道歸於洞庭西山金人遂進據郡城縱兵焚掠死者五十萬人

其詳見

書

理宗元年出濟王竑居湖州湖州人潘壬以史彌遠廢立不平率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夜入州城擁戴濟王榜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竝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也王知事不成遣使告於朝而自率州兵討平之已而彌遠矯詔殺濟王

德祐元年元伯顏兵逼行都道阻不通提刑徐道隆率兵取道太湖勤王尋敗死

陳宜中之誅韓震也其部曲李世明挈妻孥士

卒逃至平望殺巡檢縱兵放火殺畧人民由小長橋透出許市時潛說友守郡不能捕遂走入太湖由宜興至建康降於元其軍初在江下殺人甚多殿司兵在吳江亦不能敵多爲其擁入江水死者甚衆

元至正十六年張士誠據平江分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用太湖爲餉道十七年二月明太祖克常州下長興五月俞通海趙誠以舟師畧太湖入馬跡山降士誠將王貴鈕律士

其詳見

書

八年太祖命徐達等斷太湖餉道先是攻宜興不下聞其城西通太湖乃遣丁德興絕湖口城遂破副將廖永安戰於湖乘勝深入被擒二十六年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萬征張士誠達等至太湖遇春擊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進至湖州毘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士誠悉發境中兵爲援遇春統奇兵從太湖入大錢港乘其後與戰大敗之湖州下井克嘉興徐

達則由太湖直抵吳江屯兵石里村吳江降
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十一月敗之尹山
橋又敗之於鮎魚口進逼姑蘇吳元年攻拔
之擒士誠蘇州遂平

明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夏六月圍蘇州同
知任環擊却之賊由石湖人太湖吳江知縣
楊正舉人周大章生員吳詰等帥水兵戰於
鮎魚口擒斬五六十人賊由吳江平望而去
三十四年五月賊自海虞由木瀆入太湖將

具區卷五

去

往無錫津吏盡伐溪樹梗河不能入復返掠
橫山敗溧陽史氏之援兵遂泊鼇山而掠洞
庭西山殆盡復至武山吳令康某令兩山團
長翁叅徐術調義兵圍賊數匝叅等募虎獵
以藥弩乘風帆往來射之應弦即死佛郎機
鉛錫銃火箭等四面齊發賊大潰者民周贊
等悉力追之賊多以貨物棄湖中水兵官軍
爭取之賊復從故道遁去

具區志卷五

終

具區志卷六

吳縣 翁澍 撰

都圖 戶口 田賦

宋蘇舜欽撰水月寺記洞庭地占三
鄉戶率三千夫所謂三鄉者姑蘇洞
庭長壽也按舜欽作記在慶曆七年
至明景泰蔡昇編集太湖志點較圖
籍三鄉戶口已及八千今之去景泰
遠矣戶口日繁賦稅日重經國者其

具區卷六

能無動心乎

十八都在長沙山統圖二屬南宮鄉

戶五百三十二

口二千六百六十

田地山蕩二十二頃十一畝二分一厘九毫
本色米麥豆一百七十三石九升八合八勺
二十四都在大貢小貢山統圖一屬西華鄉

無人居附二
十五都

山蕩一百零三畝一分

附二十
五都

本色米麥豆一石八斗八升九合一勺附二十五

二十五都在衡山漫山統圖一屬西華鄉

戶一百四十二

口九百九十四

田地山蕩一十五頃十九畝一分三厘五毫

本色米麥豆一百八十八石三斗九升八合一勺

二十六都在東山統圖四屬遵禮鄉

具圖卷六

二

戶六百七十四

口三千八百七十

田地山蕩八十五頃八十九畝五分八厘九毫

毫

本色米麥豆四百三十四石一斗一升八合一勺

一

二十七都在東山余山統圖二屬遵禮鄉

戶二百三十一

口一千六百一十七

田地山蕩一十八頃九十四畝八分六厘八毫

本色米麥豆四百六十七石九斗二升五合一勺

四

二十八都在東山統圖十五屬震澤鄉本朝均出水鄉

一里併入水鄉

戶二千六百五十二

口一萬四千零十五

田地山蕩一百五十頃三十七畝九分二厘

具圖卷六

三

二毫

本色米麥豆四百三十石七斗五升五合一勺

勺

二十九都在東山統圖十五屬蔡仙鄉本朝均出水鄉

二里併入水鄉

戶三千二百八十五

口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五

田地山蕩二百零五頃七十二畝六分九厘

六毫

本色米麥豆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斗六升二勺

三十都在東山統圖六屬蔡仙鄉

戶一千四百八十三

口七千四百一十五

田地山蕩七十五頃九十二畝五分八厘九毫

本色米麥豆一千六百二十五石四斗二升三合四勺

卷六

四

三十二都在洞庭山葉余山龜山渡渚山統圖

十屬姑蘇鄉

戶一千八百零四

口九千零零二

田地山蕩八十四頃四十五畝四分七厘

本色米麥豆七百一十八石六斗五升一合八勺

三十三都在洞庭山橫山陰山統圖十一屬姑

蘇鄉

本朝均出空曷
六里併入水鄉

戶一千八百六十二

口九千三百一十

田地山蕩一百一十三頃一十三畝二分四厘一毫

本色米麥豆三百三十石一斗一升七合一勺

三十四都在洞庭山統圖十屬姑蘇鄉

本朝均
五里併
入水鄉

戶一千五百二十五

卷六

五

口八千零二十五

田地山蕩一百八十五頃五十三畝六分八厘

本色米麥豆一千五百七十二石一斗八升七合五勺

三十五都在洞庭山統圖十二屬洞庭鄉

戶二千四百十二

口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二

田地山蕩二百一十二頃六十五畝七分二

厘一毫

本色米麥豆六百九十一石三斗五升四合五勺

三十六都在三山澤山厥山統圖三屬洞庭鄉戶六百十二

口三千零一十二

田地山蕩二十七頃九畝七分五厘四毫

本色米麥豆五百四十六石五斗四升九合一勺

卷六

六

三十七都在洞庭山統圖十屬長壽鄉本朝均出水鄉

二里併入水鄉

戶一千六百八十五

口一萬零零一十一

田地山蕩一百二十五頃五十五畝三分九厘八毫

本色米麥豆三百一十三石八斗四升六合二勺

三十八都在洞庭山統圖十一屬長壽鄉本朝均出水鄉

空圖三里併入水鄉

戶一千七百一十

口一萬零一百九十七

田地山蕩一百三十八頃六十四畝四分三厘四毫

厘四毫

本色米麥豆三百七十四石七斗零零七勺

十七都在馬跡山統圖三屬常州府武進縣迎春鄉

戶一千七百八十九

卷六

七

口九千六百三十二

田地山蕩二百二十四頃七十二畝四分三厘四毫

本色米麥豆一千九百二十一石二斗四分三厘四毫

土產

橘出洞庭山東山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洞庭揚州分也其貢橘久矣本草云橘非洞庭

不香又方氏泊宅編洞庭橘極難種凡橘一畝而培治之功數倍於田其見重固宜南唐

近事鍾傳鎮江西以曆日包橘柚中有客發

核者名白枇杷實差小而黃色者名金蜜確
宋建中初詔江南枇杷歲爲次第貢吳人乃
以東山枇杷配閩之荔枝故郭祥正詩顆顆
枇杷味尚酸北人曾作荔枝看未知何處真
堪比正恐飛書內蠟丸

楊梅出洞庭山塘里涵村東山豐圻俞塢若橫
陰諸山皆有之品不及光福所產近圃人擇
善本接之實遂佳不在光福之下
梅出洞庭等山其佳種有四實小味酸方吐花

蘇州府志

西

即可噉者名吐花酸鬆脆多液入口無滓者
名消梅質圓而大可以蜜漬可以蒸製者名
脆梅亦名時裏梅實小而堅初冬方可食者
名十月梅按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
而黑吳郡志有梅譜

杏出洞庭等山吳俗有沙杏油杏之別地里志
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今猶有大如
小兒拳者豈古范氏遺種歟

桃品不一最大者名半觔桃白色而味甘者名

銀桃熟最早者名壽星桃形如盤盂者名盤
桃一名蟠桃如茄者名茄桃方春結實入冬始熟
者名凍桃又一種光澤如李味酸甜者名李
光桃脆而綠者名綠桃

李有三種青脆李黃姑李紫粉李

林擒一名來禽俗所謂花紅是也似奈而小王

右軍有來禽帖

梨出洞庭山角頭蘇州府志洞庭所產梨有數
種蜜梨林擒梨張公梨白梨語兒梨消梨鴨

蘇州府志

五

梨大柄梨太師梨

柿凡三種七寶柿

種自七寶故名

牛心柿

以形名

油柿

以色名

櫻桃出洞庭山者實大而色紫名羅漢櫻食多

令人如醉三山徐侯山皆有之又一種質圓

而小名櫻珠產東山豐圻楊家灣者佳宋范

成大有漁網蓋櫻桃之句

橙出洞庭山若柚而香大者名蜜橙吳人多買

以爲湯品按格物論橙屬薰高枝葉不類於

橘亦有刺大者如杯包黃皮厚蹙如沸香氣馥郁可以熏衣可以茗鮮可以漬蜜真佳實也

香櫟出洞庭山東山其種有四細皮而先黃者名秋櫟皮麤入冬漸黃者名冬櫟與冬櫟相似方春始發香者名春櫟耐久能藏至五六月實差小而皮赤者名朱櫟然有色無香品稍下由其皮可以釀酒人亦珍之

木瓜出東山毛詩有木瓜木桃李之別本草

卷六

六

云木狀如奈花生於春末淡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楸按此瓜霜降後色漸黃芳香特甚每顆重二三觔好事者購之為書齋清供其餘木桃李實小而圓品稍下

東出東山紀革一名白露蘇鬆脆味甘至白露始熟故名俗呼白

蘇一名赤蟬螂赤色肥甜俗以其形似故名

栗出洞庭山東山香味勝絕微風乾之尤美

銀杏一名仁杏一名鴨脚子實圓者名圓珠長

者名佛手宋楊萬里詩淡灰殘火略相遭小苦微甘味最高未必鷄頭如鴨脚不妨銀杏伴金桃

詩明吳寬謝濟之送銀杏錯落朱提數百枚洞更秋色滿盤堆霜餘亂摘連柑

鑽核意無猜却愁佳惠終難乞與山中幾

樹王鏊遺仍次韻木奴與鴨脚同至不宜見

殊方為到難終與木奴風

蒲萄諸山皆有實紫而味甘亦有白色者

芋魁出馬跡山一名蹲鴟史記文山之下沃野

卷六

七

有蹲鴟注蹲鴟芋魁也宋陸游詩糝白芋魁

羹

西瓜出東山之周家湖武峰之雞山形如橄欖

味極甘鬆庾信所謂甘瓜開蜜筍者是也

芡卽菱也出洞庭山消夏灣東山之南湖葑山

下吳郡志今人但言菱諸家草木書亦不分

別唯王安貧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芡兩角曰

菱今太湖所產多四角俗稱為鮮菱云

蓮實出葑山南湖王延壽尊靈光殿賦綠房紫

的注蓮子也張藉采蓮曲青房圓實齊戔戔
菰米一名彫胡出東山茭田按本草菰又謂之
茭白結實乃彫胡黑米也周禮六穀注稌黍
稷梁麥苽苽彫胡也左思吳都賦稱秀菰穗
注云菰草名其子有米可食故云穗杜甫詩
波飄菰米沉雲黑又滑憶彫胡飯

葦菜出洞庭山消夏灣東山茭田之月湖詩經
云葦乃菜之上味生水中葉似鳬葵三月至
八月莖細如釵股短長隨水淺深名絲葦味

蔬菜

大

甜軟霜降後萌在泥中粗短名塊葦本草云
春夏葦長肥滑雞距集四月葦生莖而未葉
名雉尾葦五月葦葉舒長名絲葦吳郡志葦
味香滑尤宜芼魚羹晉陸機入洛見王濟濟
指羊酪謂機曰吳中何以敵此機云千里葦
羹但未下鹽豉耳太湖採葦自明鄉山人始
詩明陳繼儒贈鄒舜五採葦洞庭山下西風
起只解家家採葦米鄒郎好詩
復好奇撐出太湖風浪裏湖中採葦飲之食
之曰園綺摘葦水紫門大嚼兒輕向葦浪染
指父老一喜還一憂伊誰拈動江南秋將無

此味傳蘇州采葦茶如虎丘僧公大笑君
勿慮說著葦鮑勸歸去李膺死後無張兵當
曾下著人

笋出洞庭山竹塢嶺東山俞塢者佳

茶出洞庭包山者名別目俗名細茶出東山者

品最上名片茶製精者價倍於松蘿

何首烏諸山皆有惟馬跡山爲盛一名野苗又

名交藤又名野合又曰地精苗蔓相交葉有

光澤赤根遠不過三尺春秋採之曰乾治痰

癖風虛心符諸疾久服益精駐顏酒下最良

其蔬菜

大

或謂昔有何姓者採服其根而髮愈黑故名

白芝出林屋洞中道書林屋洞中有白芝

長春藤千歲藟也生太湖唐姜撫服太湖長春

藤

萃出太湖中周穆王時塗術國獻鶴唳以太湖

之萃

縐綿紬出洞庭山從水中漁成縐紋雅素可愛

最上者名郁素以其始於郁氏故也出山之

圻村價過於吳紬

布出東山 本朝康熙間創自中翰席啓圖

絲

綿出洞庭兩山世稱湖綿

白魚吳郡志出太湖者爲勝舊說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民得採之隋時貢入洛陽吳人以芒種後壬日謂之入梅梅後十五日謂之入時白魚於是盛出謂之時裏白葉氏避暑錄太湖白魚寔冠天下按大業雜記白魚種子隋大業六年吳郡貢入洛京勅付

皇朝卷六

五

西苑內海中以萬把別遷著水十數日卽生小魚取魚子法候夏至前三五日日暮時白魚長四五尺者羣集湖畔淺水中有菰蔣處產子著菰蔣上三更產竟散去漁人刈取草之有魚子著上者曝乾爲把故洛苑有白魚鰕魚一名魴魚爾雅魴鮒也今之鰕魚山海經鰕卽魴也陸璣疏魴魚廣而薄肥甜而少肉蓋細鱗之美者也杜甫詩魴魚潏潏色勝銀宋景文詩鰕縷薦盤鰕縮項

鱸魚吳郡志生松江尤宜鱸潔白鬆軟又不腥

在諸魚之上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

鰕魚蘇文忠公赤壁賦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

鱸卽此也鬆細無骨有班彩不下鱸魚

鯉魚諸魚之中惟鯉多壽能神變遇雲霧飛越

山湖吳郡志鯉腴鯉出太湖隋大業十二年

吳郡獻之純以鯉腴爲之一瓶用四五百頭

味過鯉鮓

鯉魚至冬味肥美吳俗有寒鯉夏鯉之諺亦有

皇朝卷六

五

用此爲鱠者杜甫詩鮮鯽銀絲鱠是也

破浪魚形似鰕而小細鱗肉腴每風浪輒游泳

於其中漁者罕遇世甚珍之

鯊魚一名刀魚按爾雅翼刀魚長頭而狹薄腹

背如刀故以爲名與石首魚皆以三月八月

出郭璞江賦鯊鯊順時而往還俗呼刀鯊魚

銀魚狀類鱸殘而小其長者不過三寸吳江人

以爲鱸可致遠宋張先詩春後銀魚霜下鱸

遠人曾到合思吳其名已著

鱸殘魚按博物志吳王孫權江行食鱸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為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鱸者長數寸大如筋尚類鱸形按此即今之鱸殘魚也陸龜蒙詩分明數得鱸殘魚

鮒魚呂氏春秋魚之美者洞庭之鮒是也蘇州府志一名土鮒陳克詩土鮒爛斑竹籊赤又名土哺近人詩生菜盤邊土哺魚按此魚附土而行不似他魚浮水故名吳興人又呼為鱸鯉以其質圓而長與黑鯉相似而其鱗班

駁又似鱸魚云

比目魚一名鮓魚兩魚並合乃能游按爾雅翼南越謂之板魚制謂之鞋底魚亦謂之箬葉魚

蟹出太湖大而色黃殼堅者曰湖蟹冬月肥美謂之十月雄陸龜蒙蟹志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膾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陸游詩團臍磊落吳江蟹又赤蟹輪囷可一

鮒

詩宋沈偕寄賈耘老黃抗稻熟西風肥人

細吸勝葱分奇膏紅蠶須園老香研柚莫放酒杯空娘

高似孫味天雨庭霜寒驅蟹力松全然空俗未

肯黃讓渠茶窺火和月煮滄浪

針口魚吳郡志魚口有細骨半寸許其形如針

春時羣集松江長橋之下土人撈取以為乾

餉遠味甚腴

班魚形似河豚而小春夏孕子嘗數千百輒自

食之殆盡留二子

雉出東山毛羽鮮明五采炫耀一名錦雉一名

雞雉左傳所謂五雉此其一也俗名野雞

綠頭鴨一名野鴨出太湖中吳郡志野生者名

野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家童以小舟驅羣

養使杭州舟出舍下龜蒙家童以小舟驅羣

鴨出內養彈其一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

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

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甚驚厚

祈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
曰常自呼其名

鵲水禽吳郡志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黑襟

青脰丹爪喙色幾及項龜蒙哀其野逸而囚

錄龍檻爲賦詩焉

鴛鴦由太湖洲渚中一名文禽匹鳥也狀似鳬

毛有文彩雌雄未嘗相離

鹿山馬跡山有蒼鹿玄鹿其角可以製膏相傳

玄鹿爲脯食之令人多壽

具區卷六

詩

麋鹿屬也出洞庭等山人獵取爲脯香味殊

勝品過於鹿

兔出洞庭等山有蒼色有白色白色者目赤如

殊

具區志卷六終

具區志卷七

吳縣 翁澍 撰

鄉里

南宮鄉在長沙山名新安里

西華鄉跨衝山漫山名懷義里

邇禮鄉跨東山余山名守義里

震澤鄉在東山名閭城里

蔡仙鄉在東山名白門里

姑蘇鄉跨洞庭山橫山陰山葉余山名梅梁里

具區卷七

一

洞庭鄉跨洞庭山厥山澤山三山名玄宮里

長壽鄉在洞庭山名習義里

迎春鄉在馬跡山名竹山里

村巷

涵村 塘里

疇里 新安

下金 小步里

東村 吳村

南徐村 北徐村

西金

吳巷

下塔

官庄

東湖

廐里

夫差寨馬處
以上武山

宋家巷

丁家巷

薛巷

秦巷

姚巷

蓮巷

以上馬
跡山

風俗

湖中諸山大槩皆以橘櫟為產多至千樹貧家亦無不種以蠶桑為務地多植桑凡女未及

蠶桑

四

笄即習育蠶三四月謂之蠶月家家閉戶不相往來以商賈為生土狹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挾貲出商楚衛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者以舟楫為藝出入江湖動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其土貴凡栽橘可一樹者值千錢或二三千甚者至萬錢其民勤有蓄千金而樵汲樹藝未嘗廢也其俗厚民間無淫冶賭博之肆兄弟析烟亦不遠徙祖宗廬墓永以相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

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其屋

宇固蓋因湖中風雨迅疾牆必輒覆必瓦雖

貧家亦鮮茅茨之室其冠服樸尚時制之中

雖樵汲耕種巾不去首世俗所戴髮幘紗羅

綺麗之衣不用近世雖有用者亦少其婚喪

儉而少文凡治喪事親戚鄰友祭儀不事虛

文必以貲助喪家故喪家賴以給用凡嫁女

娶婦不迺他境皆近村比境如古朱陳之類

其餘歲時慶弔人情物態與吳城同者不復

蠶桑

五

載見舊

諸山風俗去古未遠獨東山近時則不然富者以貲相高鮮衣精饌峻宇雕牆疊石鑿池以供娛樂多游手賭博健訟之輩表宏道遊記民競刀錐俗鮮風雅是也女子則靚粧袵服燒香遊玩愛聽梨園凡婚喪以至燕集務矜華縟信鬼神好淫祀風俗之美惡諸山互有不同獨洞庭山溺女一事尤當痛懲田野小人喜生男而惡生女父

母例以二女爲則過此輒殺之按律故殺子孫者徒二年居今之世吏多循良宜條款曉示告以法律諭以必行若有犯者依律決遣期年之後此風便革爲民上者須力行之亦風化所基也

男女婚姻大率以門楣爲重而兼決於命卜俗謂之合婚亦有指名爲婚者謂之天婚其婚禮男家有求吉女家有允吉言不再議也有納采有納徵其禮頗繁費然亦稱兩家之貧

註卷七

富以定豐嗇有饋及女之祖父母者名太禮有啓盒書吉謝媒諸儀遣僕從至其家男家曰押盤曰拜廳女家曰擡帖用男使曰押口生使女各款贈之視他僕役有加女家同盤俗擡每擡以斗米爲之外及期則有禮杜謂禮以土殊塗紅最爲可鄙及期則有禮杜也儀甚約娶之夕女家有坐迎浴嫁坐甕抱嫁送嫁母曰送親男家有催裝親迎接親接高風置盒酒於中途兩家各選送親中善飲者相當鑰門投轄灌以巨觥必盡醉而後止

送嫁者另設席於中堂有搶盤有卯筵飲畢是日卽謂之三朝女家擇子姪中之最幼者至婿家以示慰問之意做三朝新婦始拜堂拜公姑下厨復款婦翁以小筵而後歸越三日莊啓請婦翁曰大筵有級數以多爲貴而婦翁之犒費不貲以紅繩餽陪客凡內外役人各有明日又延飲曰覆酌俗呼曰酌能翁携壻歸遍謁親族各有貴而壻之犒費更不貲又明日延飲如前亦名曰覆酌至是而翁壻之禮竣矣若女家則有

註卷七

七

七朝滿月立夏端午紗衣角黍分送公姑媼華飾者其惡與粉媼亦有饌大角黍以爲不能悉載糲等俗禮宜革冬至歲終諸儀特爲煩猥

有喪之家始死凡至親及親族各送孝布同族則裂布以遺之富家棺木多用杪板間有以杪木爲前和者喪中例作佛事尚女尼治喪之日親友弔奠各視其家之貧富與往來之厚薄以爲差凡來弔者皆復以布帶親客新用帛自遠至者則讌飲信宿有舟金程儀犒

從諸贈擇地營葬多信堪輿家言故疑而難定既定則營制度饗堂丙舍露臺墓門務爲華整葬之日結構祭臺神主亭懸以繒綵飾以匾對竭工力經三四日而始成及喪車一過盡化爲芻狗先是親友各致賻儀至是遠近彙送喪家設酒食以宴送葬者親友分主其席飲饌必豐歡洽勝於平時俗以此榮其先思效之而無其財或無其地則逡巡歲月老者死富者貧棺愈多而葬愈難以是塵積

具禮卷七

八

於堂中者十家而五六此風俗之極弊鄉里之陋習也余故標舉之如此

每歲暮春時治蠶蠶有節目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暖之節不得使過過則有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泚泚而食然後以鵝羽拂之是爲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於筐下并四圍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

則蠶饑而傷火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編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桔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撻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餵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火蓋自蠶出火而葉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薙薙則分箔薙早則傷足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蒸而蠶多懞疾又六七

具禮卷七

九

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葉覆曰冒山瘠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闢戶曰亮三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繭爲落山矣要唯東西兩山爲盛然西山之民力勤而守專恐東山有所不逮也

居人生長湖中得水族之性故多善漁而魚具最多陸龜蒙皮日休嘗爲魚具詩序其事網有三等最下爲鐵脚魚之善沉者遇之中爲大絲網上爲浮網

以截魚無遺又有兜有蹄有簞有撒有扛秋風大發以舟載釣繫餌沉之巨浪中謂之釣白又施網於湖去水面一二尺經繩水中俟其躍入而取之曰調網取鮠者曰港調天寒以火自炙以湯自沃投石穴取魴魚方春遊食則藥之令盡浮又有畜水鴉令食而吐之者取斑魚針口魚則掣銀魚則或掣或注或牽黃鱔則或張或掣筭魚則用燕以掣蝦蟹則或張或筒或牽或釣而蝦又或盪或簾或

具卷

拖而不牽緯蕭承流而障之曰蟹斷織筏爲逆鬚而籠之曰蝦籠釣之名有二曰謬曰經算之名有四曰移算曰撒算曰簞簞曰砌青釣鰕釣鱖釣鰻均謂之釣而釣各不同其在溪浦者爲簞港濱爲簞簞別有起蘆葦之間者爲又數舟連絡發其匿而得之者爲艚艚艇艘則衆扣竹器以出之薪而招之者爲蕪蕪有張有掣皆窮極巧妙以與魚遇其舟則各隨網而異製故其名多因之又有羊頭夾

壘露畧之名其行於水中則或方或反或前後相尾其相尾者爲舴艋已捕而貯之有筍有筒有笊之屬漁人以魚入市必擊鼓賣之元旦夜始分點放爆竹啓戶獻天於雷下設糴妝祀神辨色肅衣冠相拜賀是日有村社其神卽楊威侯行宮在東山之靈佑廟楊灣廟像特高大其各村賽社之像以數百計自初三至十二日迎神出遊大會則無不醜者旌旗蔽樹鼓鑼潑天居人結幔班荆觴而觀之

具卷

亦盛事也元宵札竹爲燈龍有長二十節者遇廣場則數龍盤繞蜿蜒生動富家或構燈臺奏竹肉凭欄賞玩焉梅花莫盛於洞庭山之後堡鎮下東山之長圻豐圻舟輿壺觴繫繫不絕梨花推西之角頭桃花推東之武山此二景尤勝寒食祭掃雖販夫走卒亦所不廢自首春訖改火壺漿紙錢道路不絕清明插柳檐下婦女踏青炊飯謂之野飯以爲樂穀雨時牡丹闢艷名種來自亳州好事者平章甲

乙風雨無間主人開新釀治櫻筍應酬頗勞
四月初比丘尼餽青精飯俗呼為黑草飯是月戶
飼蠶謂之蠶月扇房闔女功端午競渡最
佳雖舟制草草然有湖光山色相映帶畫船
簫鼓遊行一片水壺中亦奇觀也六月荷花
向稱西之消夏灣東之菱田爲盛近則瀾漫
於葑山遊舫亦多每風動綠雲不覺其炎熱
也七月初至中元家家設食作供召一僧搖
鈴薦先謂之施戒而蘭盆河燈間或舉行若

具區志

七

七夕穿針中秋醉月二景亦所不廢中秋多
有燕斗香者至於重九登高乃四序之尤盛
是日巷無居人選勝命觴無地不有斯真舉
國若狂矣老桂所在皆有丹楓黃葉唯東西
兩山可觀蟋蟀多健者是時開籠賭鬪謂之
秋興臘月無儼若八日之豆粥廿四之祀竈
除夜之守歲與荆楚歲時同此其大較也總
之太湖諸山洞庭山較東山稍質而馬跡諸
山較洞庭更質居者力耕行者服賈游閒少

訟獄稀可望家給人足而無不測之憂若東
山華屋康衢熙來穰往有樂土氣象將見鶯
陵靡敝之習與城市同風矣倘吾山有移風
易俗之人能做古驗今正身範俗則今日之
趨而下者安知他日之不返而上乎故詳著
之俾君子得以覽觀焉

具區志

七

具區志卷七

終

具區志卷八

吳縣 翁澍 撰

古蹟

林屋洞在洞山下道書十大洞天之第九一名左神幽虛之天洞有三門同會一穴一名兩洞一名暘谷洞一名丙洞中有石室銀房石鐘石鼓金庭玉柱白芝隱泉金沙龍盆魚乳泉石燕內有石門名隔凡郡國志洞庭包山有宮五門東通王屋西達峨嵋南接羅浮北

景卷八

通岱嶽周處風土記包山洞穴潛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玄中記包山有洞庭入地下潛行通瑯琊東武穴中左右多有道人馬跡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治水法在此山北鈿函中并不死方禹得藏於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曉問孔子云王居殿赤烏銜集庭此何文字曰此禹石函文也又

云句曲山開有靈府洞庭四開古人謂爲天壇之靈區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窓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七塗九便四方交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住在太湖包山下靈威丈人所入得靈寶符處也婁地記太湖東小山名洞庭純石巉巖木惟松栢山有三穴東頭北面一穴不容人西頭南面一穴亦然竝有清泉流出面北一穴偃僂纔得入穴外石盤礫形勢驚人穴裏如一間堂屋上高丈餘恒

具區志

二

津潤四壁石色青白南壁開處側肩得入潛行二道北通瑯琊東武縣西通長沙巴陵湖吳大帝使人行三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如鳥拂殺入火穴中高處火照不見顛穴有鵝管鐘乳冰寒不可得入春夏方可入五符林屋山一名包山在太湖中下有洞潛通天岳號天后別宮夏禹治水平後藏五符於此吳王闔閭使靈威丈人入山所得是也段公路北戶錄洞有金沙龍盆魚皆

四足洞有三門西門低而瀾南門高而狹頂
有一門謂之天井三門雖殊同會一穴洞中
之石巉巖如刻綠色澄瑩乳泉暗流石燕翔
舞金庭玉柱靈迹異狀不可殫紀向東百步
有石鐘石鼓擊之錚然遠十步別有石門半
開半掩謂之隔凡濺不可測側身可入人不
敢往山海經洞庭湖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
苞山晉書許邁傳邁謂餘杭縣霅山近延陵
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道書又云山

藝文

三

腹中空謂之洞庭猶人身之有膺穴神氣之
所行郭璞江賦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四
達旁通幽岫窈窕十道記震澤下有地道潛
通巴陵龍威丈人之所居也程俱善權洞詩
曾聞包山境中有林屋天旁通號地脉岳瀆
潛鉤傳茲山豈其類頌洞皆中穿震澤編天
順間武功伯徐有貞篝燈濳入言見隔凡二
字

銘陳沈炯

林屋館銘夫玄之又玄處衆妙之
極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益寂

寥窅冥希微恍惚故淮南八伯之圖賴
九井之記至若崑山平圃銀闕桂暉閭
宮華臺瑞起南瞰既隱衆聖無門慈愍
極稀見玄根祈年立素望仙表漢羅
依塵埃○觀義吳郡志林屋輪奐排
庭前代蓋有宮館非今龍宇館即洞
庭明瞿佑名山勝地謁仙家有洞天
其十大大洞天而左神幽虛之三六
震澤靈舟垂虹橋下造望洞庭之西
秀訪羽客周覽巖壑以爲林屋之西
行役不遂所志數十年來奔走道途
止今又還謫塞垣密邇沙漠欲求林
之瀛瀛以暫消釋其塵壒四

藝文

四

官員外郎姑蘇尤君叔茂與余邂逅
以此圖見示披覽之際但見層巒迭
於烟嵐之表仙宮洞府隱現於林木
波萬頃與天相接客帆數葉或先或
村橋里微茫紫帶於洲渚之間清風
爽襲人恍如置身於雲屏烟障而目
之勝也然叔茂圖此蓋爲思親而作
爲觀玩之具也余聞此蓋爲思親而
南巫不謂安得歸省因訪終南山翁
圖自謂不得歸省因訪終南山翁
親視之乃折塔前竹葉爲舟實渭水
目視之乃折塔前竹葉爲舟實渭水
親視之乃折塔前竹葉爲舟實渭水
曰異復回翁猶在坐季卿嘆息言以
家仙幻化然人心有所願天必從之
念洞天仙真聖之萃集而思親者孝
吾知當有默相之者俾榮歸故里以

龍之靈迴天光石門無鎖雲自隔呵禁鬼物
山樓十飛泉遠落幾千丈白練界破青
王樓二連五城映黃金屏風冷湘簾
穀捲秋碧屏輝鳴悠然見我仙人坐
九鳳相迎舞拜鉦浮丘公揖安生燒
天門補天石呼風雷奔羿妃授我丹
香碎和紅霞吞與來濯足銀河秋水
不伯驚天孫手挽斗杓酌元酒陶然
飲我洞言蓬萊有弱水勝舟適萬里
莫我嗔誅茅卜築一期登臨試履蓬
旋種碧桃樹花放鄰溪頭老蓬山有
到林屋無礙可數寶芝石函難復見
玉柱為誰開祇愁黯黯中恐呼竊忽
有雷不隔凡徘徊徐禎卿一徑微通
隔重門欲扣更徘徊徐禎卿一徑微通

林屋間道尋真林屋洞歸來笠澤路應
須去逸歸湖路通○君向山中武陵
移船處處仙公久住金庭秘訣應
斧壑上忘將青影度烟中夕陽斜
欲維舟候春水華於樹拳舟探穴
林相約波松花明張雨於樹拳舟探
始不燭波窮冬桃明王賓陽西去
探得神方言不死劉珏放歌林屋
閭闔長歌隱士求仙曲滿洞天
道遙林雲歌紫芝曲滿洞天
花如錦飛波斷風生溪樹神
瑞也酒未消陳完縹緲峰之
奔騰足五丁鑿破白玉中虛一
九

仙家幾萬里包山之谷頗相擬虛明別有
月光幽淡似此中赤書讀罷紫雲去
威丈人居此中赤書讀罷紫雲去
吹春風接輿落魄歌鳳皇東天日
麻姑若雲車下陸治崖雲影梅花
携入玄洲不老鄉燈光問玉田地
吐氣求丹室漫借鄉燈光問玉田地
此終應釋德祥題林屋洞家自與
有勝緣釋德祥題林屋洞家自與
天成五嶽山中無地着三花雲
唱碧海遙鶴又還可惜桃花凡
人問出遙鶴又還可惜桃花凡

府幽龍炬漸遙無燕擾清寒足
頭有銳觸頭只虛刻縱存何處
覓稍飽願只虛刻縱存何處
玄有地中千復曠然滿微間
別有地中千復曠然滿微間
一有地中千復曟然滿微間
虛有地中千復曟然滿微間
屋有地中千復曟然滿微間
丹有地中千復曟然滿微間
長有地中千復曟然滿微間
將有地中千復曟然滿微間
初有地中千復曟然滿微間
處有地中千復曟然滿微間
邊有地中千復曟然滿微間
馬有地中千復曟然滿微間
黃省會
九

練瀆蘇州府志在太湖鴻鶴山西二里南入平

論芙蓉清淺他年事且挹春波潑綠迴
芙蓉清淺他年事且挹春波潑綠迴
天球公湖石上羣山翠作堆中復有
地玉柱秘瑤迴蒼符何但能消夏仙
藏湖石秘瑤迴蒼符何但能消夏仙
豪殿駢逐臺漁歌北阜起崔嵬朱
景含暮臺漁歌北阜起崔嵬朱
雲南信波上雲峰迴亦崔嵬朱
洞鏡湛波上雲峰迴亦崔嵬朱
俄頃相陪日共流玄借與湖絕一
楊雄駕率守維宵泛畫船陶令酒
憑朱檻弄月清宵泛畫船陶令酒
慙俗駕率守維宵泛畫船陶令酒
朝俗駕率守維宵泛畫船陶令酒
朝俗駕率守維宵泛畫船陶令酒

舟占盡王鑒四山環抱中虛碧
柳陰風王鑒四山環抱中虛碧
月定何人盡船破六盤面夏
好看消夏間無暑地我來消夏
王寵消夏間無暑地我來消夏
萬壑哀澤國迴龍吟錦樓船年
臺壑哀澤國迴龍吟錦樓船年
尊尼布帆飛渡破蒼烟十年舊
里東風仙有緣山望遠鶻居水
向空懸四圍環家高住鷺蓬萊
濕翠中出燈籠紫紉樹杪穿遠
映雲春灼灼雜花然遠樹杪穿
激餘春灼灼雜花然遠樹杪穿
無根聚邑歷世何求癖樂志誰
虛傳幽居早遂何求癖樂志誰
固傳幽居早遂何求癖樂志誰

恨臺沙餘練水亦尚爲射膝三蒼天朝白波有
浸洲逐十爲孤與虛錦十倉澤眠鳥越人
秋龍萬國丁泥高兵紅餘東以荒都荒入
一嬌雷凌行魂沙利烏雜平洪練暮不官
片安電潮師尚俱德肥雜平洪練暮不官
猶泉閉當潮師尚俱德肥雜平洪練暮不官
有間意材舟有照此月反潛香丁似馮一
網掩氣比戰合淚此月反潛香丁似馮一
魚慙強盛飛健開枯烟明高啓越吳
人面非伯已圖無忽踐激風試越吳
時今圖無忽踐激風試越吳
得西山月朝變去
沉山月朝變去
箭周南

湖北通官瀆本吳王練兵之地王充論衡曰
闔閭常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
流至地卽此處也洞庭記吳王游五湖經此
曰此水潔白如練影之涵空也故名吳郡志
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
詩唐皮日休吳王臺猶得國所玩終不足
開錦後軍姑蘇臺猶得國所玩終不足
關避錦後軍姑蘇臺猶得國所玩終不足
巖谷靈境太蹂踐因鐵軸流蘇空烟浪平
崎嶇開練太蹂踐因鐵軸流蘇空烟浪平
嶺全開練太蹂踐因鐵軸流蘇空烟浪平
嶺全開練太蹂踐因鐵軸流蘇空烟浪平

老浪夫差習水戰決瀆湖之傍回淵漚激破
山嶽傾再鼓波濤揚口焉君子不復張
涉江中央江湖利益失兵弛不復張

避暑宮在馬跡山內閭灣毘陵志吳王闔閭構

宮避暑有井尚存

詩明朱昱前代君王避暑宮水風楊柳亂
釣蓬○楊柳風清人去盡繁華歇唯有清涼
救王桃○楊柳風清人去盡繁華歇唯有清涼
孝君上憂熱瑤池宴千載令人笑穆王新錢

般樂地千古淒涼中銅瓶碧井塌來無美
蹤但見秋雨夜金蟾剪梧桐湖山宛然在富
貴空誰來訪
陳述白首西青翁

角里吳郡志角頭卽漢角里在洞庭山村漢角
里先生所居史記正義太湖中洞庭山西南
中號祿里村卽此蘇州府志角里先生本與
周同姓在洞庭西山居故以自號子孫遂以
爲氏或作角氏後漢有角若叔者其後也

詩明高啓高皇本壯士提劍定四方晚爲兒
姬方侍側顧驚四老人謂已成羽翼大臣歸
不諫孰能幹天機彼翁何爲者足見人心歸
始潛避秦君終出安漢嗣世羅焉能羈舒卷
聊自肆我來角里村如入商顏山紫芝日已
老黃鵠何時還蒼巖中白頭臥松雪周南老
形不滅猶想蒼巖中白頭臥松雪周南老

之西南粵有祿里村中藏避秦人實爲太伯
孫一出安漢諸始知德望尊高皇遂悲歌顧
寵不忍言羽翼既已成紛紛奚
復論苟非留侯計元道終丘園

梅梁湖蘇州府志在夫椒山東吳時進梅梁至
此舟沉失梁後每至春首則水面生花云今

洞庭山有梅梁里

金鼎湖洞庭記在杜圻洲西魚查山東吳地記

昔吳王泛舟五湖金鼎沉此命漁人簇三舟
連網漉之不得因名物類相感志震澤有金

鼎湖天將雨有黑沫浮水面有頃雨至漁人

鼎湖天將雨有黑沫浮水面有頃雨至漁人

以此爲村

煉藥洲一名煉墩在菱湖東南相傳蔡經煉丹
處

詩明吳懷三引去桃花水露山波心小玉
湖青登臨有客驚浮世今古無詩詠落張本
星若使湖州仍見此便應添箇看鷗亭

破青天從湖水平分白練孤嶼蒼蒼波心界
淺燒丹無主石猶荒古來遊
世真寥廓一望令人思渺茫

墨佐君壇在縹緲峰北洞庭實錄漢延平間墨

佐君置壇求仙有池半畝石高文餘

墨佐君置壇求仙有池半畝石高文餘

桃花源震澤編在馬稅城西三里唐寶曆中有
禪僧居之

名蹟

劍樓在石公山一名風弄俗稱一線天

落照臺在石公山

雲梯在石公山石高數丈峻不可登虞山嚴激

題

歸雲洞在石公山西虞山嚴激題

聯雲嶂在石公山宋朱勔致花石綱取於此石

上舊勒帖文尚存

夕光洞

蟠龍洞在石公山下

曲巖在賜谷洞東北宋范文穆公成大遊玩處

記明蔡羽由賜谷洞東以曲巖起千尺衆窺

知厥孟冬朔日范至先同弟至能之書曰淳熙
戊戌公所遊觀者自巖以觀其下之石若獸怒
能而人怪甚也巖全無肉巖前土不
湍奔而躍以進至巖而止為勢急觀其
石若芙蓉雲霓分市縈繞而急觀其
急者恒有所待客不忍釋故居愈久夫造物之

設有玄探必有顯覽入三洞之秘貫穿莫
究厥底玄之又玄於此見造化之長洲
而發者及登是巖几臨雲鳥隱見方吐
大沙重復尊則烟帆雲鳥隱見方吐
宇宙有餘放蕩則余嘗奉不於見造化
皮以爲難弗敢居余弟師古樂居之歲
終過奇者也曰吾終築於是請爲文作
記

詩王寵乘雲欸先登攀巖紛廣眺孤峰上寒

川霞飢日平楚騰餘燒天高風物繁地迥山
披霞飢日平楚騰餘燒天高風物繁地迥山
萬谷神壁仄團空水共汎瀾虛無自餘照林
萬谷神壁仄團空水共汎瀾虛無自餘照林

同調

屏巖在林屋山傍

詩明沈堯中包山西去洞庭陽一徑松枝

倚夏雲長壇前幾石留仙女几上三編識
禹王無事儘教終日坐漫斟芳醞樂倚

齊物觀在賜谷洞東李尚書彌大道隱園記緣

山而東亂石如犀象牛羊起伏蹲臥乎左右

前後者曰齊物觀

臥龍峰

伏象崖在林屋山上

萬羊岡在龍頭山石皆白暫蹲踞如羊羣故名

詩明王鑒避暑月閣酷暑人無避處短翠竹蒼松白日涼過東岡方塘曲間清泉激可掛冠裳渴心兩月今朝寫玉斗無煩勸蔗漿

濮公墩在武山相傳延陵季子有孫名濮焚避

夫差亂卜居於此俗呼濮公爲鶉鳩王文恪

以其名近俚改爲錦鳩今亦稱錦鳩峰

熨斗崖在馬跡山西青馬跡山志其勢瞰湖如

覆熨斗下容百許人水清沙碧

青龍洞

景賢

元

黃龍洞在馬跡山以石色名

金沙壑馬跡山志在山之東有黃白沙可塑神

像

金雞墩在馬跡山西坳馬跡志傳聞有金雞鳴

其上則歲大稔

獅巖在馬跡山官長峰

邵公墩在馬跡山檀溪

羅漢松在洞庭山福源寺殿前相傳梁朝所植

詩本朝歸莊福源建自梁大同創寺之年植此松歷千餘載寺更廢此樹不

改青蔥龍大二十圍高難度攪擎天際如虬龍石根鏤幹苔班駁狂風搖動枝鏗縱夜然常明燈展撞萬石鐘聲光震耀空靈怪何葉不容天王栢上松之役大木盡斤斧欲何况此樹六朝之遺踪松之名者今有報國古岱宗縹緲峰大材僻處自矜獨晦匿於震澤之庸天挺植物有如此人生何必皆遭逢遭逢樂哉人生何必皆遭逢

古栢在天王寺內有古栢堂處士歸莊題額

臥龍松在上方寺前跨礪有石橋橋旁古松偃

覆形如臥龍

詩本朝歸莊上方寺下有孤松舊錫佳名曰臥龍幽谷難施霖雨名曰空

景賢

具蜿蜒客婆娑綠蔭聽流水跨踞蒼柯見遠峰僻壤諒無巡幸事知君能免大夫封

具區志卷八終

具區志卷九

吳縣 翁澍 撰

官署

角頭巡檢司宋時本在湖州呂山界元祐八年遷設於洞庭山角頭明洪武間再遷於後保正統間巡檢劉瑄重建官廳今衙門已廢設

官如故

序宋

朱俊民角頭山據太湖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周五百里巡二三百里唐六

湖心蓋太湖山若洞庭者七十二洞庭山脚又

甚覺

甚覺

二

據其心乃山之勝境漢四皓里先生家焉角山之名始此山迴百餘里谷遂川廣盜徒請剿往巡檢從角頭與馬跡香蘭事例同立酬獎經百八十八載雨山之民咸受其惠營寨兵級固壯善於水勢長於勇敢雖有盜患無所施其暴噫朝廷之置寨者為民禦盜患也自創建迄今幾數百載四境寂然不復角頭掠奪然則案之有益於民豈淺淺哉察級柯瑄等具始末求序且刻石焉乾道七年中秋後三日福州進士朱俊民撰

東山巡檢司明成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王恕奏准設於渡水橋明末廢本朝康熙廿二年里人吳時雅倡眾重建

香蘭巡檢司在馬跡山寨前灣今所稱衙門坡是也設於宋明廢

太湖營 國朝康熙四年浙督趙廷臣題設

游擊一員衙門在洞庭山角頭大步山上

守備一員衙門在烏程縣大錢

千總二員江南衙門在鼇山

浙江衙門在小梅

把總四員一汛守吳縣東山門於湖亭橋西

汛守吳江縣吳淞

甚覺

二

一汛守宜興縣周鐵橋

一汛守烏程縣皇川

邏兵一千人

江南五百人

浙江五百人

防湖論畧 附

具區延袤五百餘里其來源去委有若瀆若淞若溪港浦渰之類凡二百六十有四全吳險要莫大於此向來論兵防者多未之及豈非古今

一大曠典耶或曰具區諸山古來兵燹莫及奚必設兵而守禦之不知大兵下江南志在城郭則山林在所必遺若盜賊則不然志在擄掠棄城就鄉當元季長興烏合之衆剽掠洞庭諸山巡司率山人分曹併力禦之民間立義兵萬戶千百戶實爲此也明嘉靖甲寅而倭寇又一中之山人勇悍輕生不藉官兵自相抗禦立寨於東山者八曰嘶馬哨梁山哨渡船營北湖口寨長圻寨豐圻寨毛園哨詩山營於洞庭者六曰

長卷

大勝寨石公寨龜山寨角頭寨龜山寨廟山寨其後倭寇旣滅諸寨遂廢明末大盜宋毛三偽將黃蜚等聯踪出沒尋皆敗亡至本朝康熙二年巨寇赤脚張三焚劫木瀆皆由太湖此其徵也況具區汪洋三萬六千頃跨蘇湖常三郡而三郡之賦稅較他郡特重邇年以來民力竭矣倘旱潦頻仍撫綏不得其道則潢池弄兵事有可虞豈可以吳民脆弱而忽之余故條列防湖論略以備司民牧者採擇焉

防湖論畧二

防湖之策以禦境外之賊爲先夫盜賊淵藪大都在宜興長興之溇山其入湖要道如宜興之荆溪東蠡河忻溪直瀆烏程之大錢是也若無錫之獨山門浦嶺門吳塘門武進之下埠港吳縣之胥口石湖五龍橋吳江縣之吳家港花涇港練樹港珊瑚關口七里港此皆登陸要道已上諸處須太湖營令水兵整備船艦勤巡視防西南以遏賊入湖防東北以截賊登岸所謂門

長卷

四

戶旣固堂與自安耳鄭若曾江南經略云太湖雄跨諸郡鹽盜出沒遭亾伏匿險莫甚焉大非澱陳淞練之比萬一世變巨寇從溧陽宜興下太湖直搗姑蘇或南衝吳興北衝毘陵可不慮哉故防湖以設險要爲先務而設險要正所以禦境外之賊也

防湖論畧三

防湖之策尤以洗剔腹內之賊爲主夫腹內之賊必先治其致賊之原若太湖諸山居民以種

植爲業兼事商賈獨東山之民多游手賭博打降健訟之輩或搭臺演戲開場窩賭每至上元節以龍燈爲名聚飲歃血拳勇成羣地方釀成此輩誠致盜之原也今欲清盜原責在巡司汛官詳憲嚴禁飭行保甲十家牌牌上開列等項如賭博打降龍燈臺戲以及無籍匪類踪跡不軌者許保甲長立報巡司汛官申憲懲治如此則地方清盜原塞矣東山固多巨族自鼎革以來十室九空膏粱子弟流爲匪類者不少如康

具區卷九

五

熙十八年白沙吳鵬萬結納亡命百餘人揭竿斬木勢將燎原太湖營把總擒鵬萬申撫憲殲其羽黨東山始獲晏然今設有踵鵬萬不軌之志伏匿於草莽中者可不慮哉膺是任者其毋忽諸

防湖論略四

防湖之法與陸地不同其與江海又不同欲熟知湖中之境與風波之性非漁網船不可也漁船大者桅六道或五道或四道無間寒暑晝夜

在湖其船無櫓無槳每二隻合爲一舍狂風怒濤駕使最利素爲賊之所畏雖蓄貲鉅萬賊不敢近聯而縶之爲太湖攻戰第一其次剪網船船雖狹小最爲迅快又其次絲網船駕駛不過三人其最小者爲剗船三四人盪槳如飛疾於剪網但不用風帆不利波浪備之以探報諸舟所不及矣其遇賊也以槳超淖泥潑賊舟舟滑難立大爲賊之所憚之四者皆漁船之可用者也其他港濱出入船名甚多皆遲鈍不適於用

具區卷九

六

近時太湖營設立一二巡船其形與小鮮船相似而風帆迅快頗堪駕用但不能如漁船之熟悉於風波中耳然漁船未經刷集一旦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籍之於官蠲其重役給以獎賞專委一廉能有司每月點閱之亦虞此輩禦盜適足以爲盜耳

防湖論略五

本朝立制凡外任官員以盜案考成有罰俸降級之例故地方官不利於獲盜盜或就擒反怒

失主脅令勿報卽報亦改盜爲賊減十爲五婦女任其姦淫居積恣其罄掃及赴公庭輒寬之曰此飢民耳此小偷耳釋縛之後如虎生翼故被劫之家每吞聲不敢爲失主是誨盜也非弭盜也爲今日計當致嚴於失盜之考成尤當加賞於治盜之官府如獲盜幾名者紀錄幾名者加級則地方官勇於捕盜而盜風自息將來無燎原之患矣豈僅僅太湖一隅而已哉

坊表

縣志卷九

七

遺慶坊在洞庭山西蔡里明永樂間爲舉人蔡

旭立陳繼有記今廢

畫錦坊在東山岱心灣宣德間爲進士吳惠立

今廢

文魁坊在東山查灣宣德間爲舉人賀廉立

狀元坊在東山金塔下正統間爲狀元施槃立

成化間重修

登科坊在龜頭山姑蘇鄉景泰間爲舉人李鏞

立今廢

世英坊在東山岱心灣景泰間爲舉人史昱立

今廢

進士坊在馬跡山西坵成化間爲李濬立

先桂坊在洞庭山崦邊弘治間爲進士徐縉立

今廢

進士坊在馬跡山雁門灣正德間爲丁致祥立

進士坊

繡衣坊並在東山查灣爲御史賀元忠立

登俊坊

縣志卷九

八

解元坊

會元坊

探花坊

閣老坊以上五坊在東山陸巷爲少傅王鏊立

登科坊在東山倪家湖成化間爲舉人吳欽立

繡衣坊在洞庭山鄭涇萬曆間爲御史鄭準立

尚義坊在武山成化間爲賑荒中書舍人吳天

禧立

貞節坊在馬跡山內閭永樂二年爲史彥妻

劉氏立

節婦坊在東山楊灣嘉靖二十一年為慎廣鉦

妻葉氏立

節婦坊在東山施巷西崇禎七年為嚴林妻劉

氏立

節婦坊在東山茭田崇禎十年為許明臣妻翁

氏立

節婦坊在東山坊前 本朝康熙二十三年為

吳之翰妻金氏立

其區卷九

九

祠廟

包山廟在祇園寺西一名包王廟蘇州府志唐

咸通間郡從事皮日休祈禱有應與陸龜蒙

皆有詩今飛仙山金鐸山植里山渡渚山皆

其別祠也俗稱包王取護衛包山一境之義

洞庭記越臣毛昫祠者謬也初分九壇立祠

唐貞元間廢鄉人至今奉祀

詩唐皮日休白雲最淡處像設盈巖堂村祭

砌蒨荔繡類足著棚水奠多挑檠簪蓮突古
雨晦州里流波漂稻梁公惟大司諫憫此如

再祝如命子傳明禱祇事實不違一奠若吟

雨點少漸收羽林槍忽然山家大起一吹白

之於穹蒼留神千陸龜蒙煙霧境林麓好古祠

萬祀永福吳封疆才敢瓊羣仙峰百里波浪香中堂蕭鼓重真

君龍瓊羣仙峰百里波浪香中堂蕭鼓重真

畫所風飄橋香日動旛蓋容將命禮且生

赤闌相王廟在消夏灣東南蘇州府志廟在洞

庭西山每歲夏至重午居民以角抵戲集祠

下神姓桑名湛璧蓋不可考或云東相明王

姑蘇志相傳王為吳闔閭築城死而為神

府志又云赤闌即赤門相
王即伍相姑備錄以傳疑

水平王廟在馬跡山分水嶺毘陵志舊傳后稷

庶子佐禹平水誨人浚導因祀之宋建炎間

郡守周杞修建明嘉靖間重修唐鶴徵有記

今太湖中杜圻山泉安洲角頭洲三洋洲等

處多有此廟蘇州府志太湖水神廟方俗號

平水王廟宋慶曆間知州事胡宿奏請列諸

祀典又云舊傳神即漢雍州刺史吳人郁使

君也

湖沙廟在楊灣西唐貞觀三年建

騎龍廟在長圻

葑山廟卽真武行宮在葑山南麓明嘉靖間建

傍有伍大夫祠

湖神廟在渡水橋東 本朝順治間席太僕本

禎建

靈應廟在射鶚山明萬曆間建

鷄山廟在雞山

聖姑廟吳郡志廟在洞庭晉王彪二女相繼卒

卷九

七

民以爲靈而祀之紀聞引唐人記洞庭山聖

姑祠廟云吳志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

其夫殺之自死至唐中葉幾七百年顏貌如

生儼然側臥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

若不至風迴其船無得達者今每一日沐浴

爲除爪甲傅粧粉形質柔弱只如熟睡蓋得

道者歟辨疑志唐大曆中吳郡太湖洞庭山

中有昇姑寺昇姑廟其棺柩在廟中俗傳姑

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求賽歲獻衣服

粧粉不絕人有欲觀者其巫秘密不可云開

卽有風雨之變村間敬事無敢竊窺巫又云

有見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有李七郎荒狂

不懼程法率奴客啓棺觀之惟朽骨髑髏而

已亦無風雨之變二說今皆無考姑存舊傳

云蔡志引紀遺集鴻鶴山西有神女祠隱士

洪業號爲聖姑山貞元五年刺史于頔發棺

容色如生手觸處化爲飛塵元和中再建祠

宇遷於薛姑山寶曆中觀察使李德裕毀之

卷九

十四

後復建

詩唐韋應物 龍山神女歌 龍頭之山直上

中無時節 洞水連 蒼苔 樹閉 廟上

沒無時節 洞水連 蒼苔 樹閉 廟上

靈氣靜 凝美的 像 幾代 雲 髮 顏 猶 精 水 魅 不

敢親昏 明 響 像 如 有 人 蕙 蘭 瓊 芽 積 烟 露 碧

窓松月 無 冬 春 舟 客 經 過 莫 蘭 蕙 芽 積 烟 露 碧

歌楚些 碧 水 冥 空 鳥 飛 過 莫 蘭 蕙 芽 積 烟 露 碧

紅渠綠 芳 意 多 玉 靈 蕩 漾 清 波 孤 雲 隨 雨

色北相 向 鬼 嘯 猿 鳴 垂 女 蘿 清 波 孤 雲 隨 雨

鴻翔無 如 獨 立 九 疑 暮 漢 女 菱 歌 春 日 長 始

惜吳宮 空 無 不 有 可 皮 日 休 數 離 歌 有 龜 洛

神有靈逸古廟臨空渚暴雨駁丹青荒蘿繞
梁時野風旋芝蓋饑鳥街盡寂寂落楓花
時紫姑廟中召青女俄然響環佩如鳴機
留樂姑霜有聞雲雨竟無定處目候雨待
魂斷空無語庭水盈盈生留情在何處佳
龜蒙渺渺洞夫人流蘇芳遙吹斜知合麗
蜀絲駁獨想烟吳盤霧勾可飛燕姿輕
乘鸞賓坐相親雨夕兼知花草春空綸油
車窈窕誰重薦汀好贈王條脫携紫綸星
勤機香池湖心湧出龍頭山白波翠鳥
河明高啓靈洗宜作仙府然玉骨蟬
津其間都翠笑爲主烟起霄雨約相
安誰敢仰相親已斷愁龍爾約相蟬
拾殘秋世緣上水禽翔鳴芝蓋長蒼

詩苑

五

范杏花外鮫人獻綃裁作衣螺女供珠綴爲
夜花星河謝古春蔥幃席掩香塵空山
光彩笑語無遠芳渚年蘅風幾度引舟迴
似蓬萊隔烟海猿飛帶度獨空侯旌翻翠
暮寒多罷沉玄璧鳥沒遙天處尋踪跡
遺情不結楚臺雲世人何處尋踪跡
延陵季子祠在武山錦鳩峰下本名壽寧菴元
至正間吳逢辰於先釁之右建祠塑季子像
命僧主香火撥田若干爲費本朝康熙間
裔孫時雅具呈巡撫湯斌請列之祀典
四皓祠在洞庭山綺里

龍女祠在東山豐圻北麓震澤編一名白馬廟
相傳柳毅寄書龍宮

繫馬於此故名事屬荒唐併題咏例不載

席建侯祠在翠峰寺東祀唐吏部尚書席公豫

景福間武衛將軍溫

劉龍圖祠在水平王廟中龍圖諱宴仕宋都官

員外郎建炎間寇犯常州公駐兵水平王廟

出奇大破之追寇至宣城戰歿事聞詔進龍

圖閣待制官其四子立廟死所額曰義烈常

民德之以其駐兵於廟遂附祠焉

詩苑

六

詩明朱昱赤眉萬衆掃如飛腥血隨風滅鐵
衣父子一門忠孝節千年卜壺是

周文襄公祠在水平王廟中祀明工部右侍郎

巡撫江南廬陵周公忱公撫吳十九年奏減

糧額七十餘萬吳人德之郡邑多有其祠

路文貞公祠在葑山廟中祀明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漕江南廣平路公振飛公自鼎革時

保障東山鄉人附祀於廟

吳妃祠在三山續志三山有吳妃太姥祠

大同四年建今廢

上真宮在龍頭山西三里吳郡志舊上真觀梁

撰十人李陳莫復凡王解任與大
五青君迹不於觀皇化觀廢元
年天號視喜是祠大後事補神
歲歌碧昔侯仙宇殿當李蜀
次勒山君壇其其至君又人
乙諸嘗加得之營正亦能
未石大非其為所建九侯
春其書徒觀像兩年人
正玄虛師盡軀庶李士
月學靖資傳充昧手君侯
甲造天資傳充昧手君侯
子詣師賢故復其明松仙
遂可知大固使初田欽彌
昌知道不古仙吳侵滿即
鄭矣歌丘若靈漁潤翻餘
原至丘若靈漁潤翻餘
祐正真壇人者谷蓋始倚已

幽聖觀子問玄從漢何仙皆起吳昧著楊蔡緒
靈烟既勞勃真居時其書莫於澤參義經至
秘霞遠蔣額人仙異謂若波國少同真家其
怪之隔玉改得壇劉也洞澤知契事吳最
如宅具海洞太即毛至青庭之吳者為真顯
益焚昔風霜人高宮煉地其公童西間者大郡乘道而吳誦
則橋罕皆仙之術真與楊洞岳其弟十二車其遠宏遂廣則
不離到精觀更數其子福七十餘一
九不消也今至
益焚昔風霜人高宮煉地其公童西間者大郡乘道而吳誦
則橋罕皆仙之術真與楊洞岳其弟十二車其遠宏遂廣則
不離到精觀更數其子福七十餘一
九不消也今至

其為年二無人以化既限神矣先八者其
太之之人小齋其容位況而年誰久
無說蹤而大急戒人山莽而綿問之幽
者曰然與昔名不攝心超至闢已又我
道冲復之其貧之政又足茹以晏先則
之虛在者不為富逸改元紹食外處即
真以生足也舉夷勵先終侮也封穢我
也白豈非至也益包險守令道室以治
神靜人二益包險守令道室以治
神以生難備所民無鉞政醺闢非特
王而礙數廢遠救傳之以明特
氣余焉百至近救傳之以明特

以之而所其不烟交真捐陽四洞明象庭記
為青人留為枯之宮宅也以梁三之宮秀即
月不而夜舒所亦以資隱也第九此非古蘇
而不以霜蓋焉封信與道士葉順之山澤
益其改金能之莫散神土泰順昌西有之
速蓋石湖朝知遂仙隔而宮為宅公林而
積山岫昏其巖之別宮又當即大之屋
四間潤花也為麗別宮又當即大之屋
時之不野芳豈谷隱又當即大之屋
以四以實林慘泉也崇山今之北即墟
為時暑禽茂焉所伏環壽聖合之上
歲也而猱虎晦所伏環壽聖合之上
不朝松勝之辨而雲之
見昏桂勝之辨而雲之

鐵巖鈕道人於此修煉今歸併永平王廟

具區志卷九終

具區志卷九

具區志卷十

寺院 卷附

吳縣 翁澍 撰

包山寺在毛公壇東南二里吳郡志包山禪院有舊鐘云梁大同二年置為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為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寺靖康中慈受大師懷淡居之詔復賜舊名院亦復興明萬曆間天王殿殿里人蔡鳴雷重建

記宋王鉅

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師普照

之六年力祈還山優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所留師者靡不盡也師確不可奪拂袖出都徧走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俗擁衆嚮瞻頂焚香夾道如佛行化靈巖蔣山虛叻其席以待而兩山之入遮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茲院自六朝之廢為勝地錫卷祓為終焉崇計茲院自六朝之廢為勝地梁天監中僧陸龜蒙皮日休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撤以修其墳寺僧木緣地俱盡淵聖皇帝詔復其舊寺主院事然類基斷址四顧荒寒而富者獻巧者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鐘與樓皆具師平日未嘗求施兵燹之後禪人而施者自遠而至惟恐弗受於是禪

詩唐皮日休

彩雨中游包山精舍松門攀勝事里

以不記者待是乎書紹興二年正月戊寅可
此本心以於其徒傳與歲月亦師居
言皆師無不取也永於院廢然僕觀所
如法無彼此不眷眷於一師達觀一分
而坐更莫性非西念淨土厭此樂彼有
吾一帝龍所見之居與夫光明無來今
釋帝所見之居與夫光明無來今
知師所見之居與夫光明無來今
心境廓然一切無世間當難阻風霜利
法務一學明備萬境森然胸中自然高
廣博耳游走四方以極天壯觀登望遠
廣博耳游走四方以極天壯觀登望遠

又觀漢江出雲烟之上矣其區別名震澤
五下上稟咸池五車之地氣無往不山
仙天有便閣中產月白芝紫泉通仙
環以七為二峰而明稱黃帝訪道之幸
之壇尤藏素淨境傳吳王閭遠矣地
夏禹治水蓋仙聖所宅得數千回環
問西子山在碧萬頃之巨浸四絕分
地則魚龍之際所窟宅上則虎豹之
蘿海日窮於幾席絕壑之悲鳴謂烟
風陰變於窮崖絕壑之悲鳴謂烟
武限遠與世隔蓋江東之南無際
人作斷測水之淵鍾逾地也當論古昔
學富此孤

孤園寺在消夏灣西五峰嶺下一名祇園寺一

皆色僧還沈堯中丹水門鎖洞天雲寺靜羅秋
住詩歸庭樹夕陽高士棲真處名遊少閑橋流
詩記庭樹夕陽高士棲真處名遊少閑橋流
三歸話使我歸徐震
期與爾同歸徐震
違莫為替絃累相徐震
寒戶秀月流輝雲霞依境勝神園白板屏與
入林蒲鼓入宴海坐紅塵隔滄浪舍杖歸
共倚蒲鼓入宴海坐紅塵隔滄浪舍杖歸
老蒼船忍入海坐紅塵隔滄浪舍杖歸
然說慈忍入海坐紅塵隔滄浪舍杖歸
坐精廬遷入海坐紅塵隔滄浪舍杖歸
辨精廬遷入海坐紅塵隔滄浪舍杖歸

頤清便嬰林上雨隱湖中電帶飛笑東
腰荷笠低面濕履黏烟霞穿衣落霜
數卷地稀雲片坐石忽忘起朝僧不
支頤數幽禽或如石忽忘起朝僧不
時似錦斗禽或如石忽忘起朝僧不
扇俗態既渴與石樹空脊總還人
余役茲游任急於傳將陸龜蒙
塵不樓鐘梵一任瀑却陸龜蒙
及棲鐘梵一任瀑却陸龜蒙
無像古非嚴閣徑分涼乃
盡像古非嚴閣徑分涼乃
有魚皆玉尾有刻海客施明珠
若寂心中印國千峰殘雨過萬
空寂心中印國千峰殘雨過萬
力礙孤帆有經行色宋范成大
納礙孤帆有經行色宋范成大

名下方寺吳郡志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
而為寺寺有五峰堂元趙文敏孟頫書額今

廢

記宋李居仁

釋氏稱給孤園布陀太子之散
施為寺自後其教有給孤園之語焉南朝
騎常侍所居為寺名給孤園意其心耶不
於他給孤園抑事符之於心而多載孤園
則為名也人儒耶抑事符之於心而多載
其為名也人儒耶抑事符之於心而多載
號為名也人儒耶抑事符之於心而多載
不孝弟也者雖本天性出儒教然釋氏
好善也若猛人焉施所居為寺名給孤
四

其事也復聞猛好道術回豫章江急莫可濟
畫水成陸而猛行好道術回豫章江急莫可濟
求不死也二教雖殊而意則一若猛者釋
道兼好者焉施所居為寺名給孤園意其
在陳隋間其宏麗僧半千唐初有微導
師者脫俗於其間務宗風無成學乃作
既北山麓即今上方流奇會昌間黃巢寇
寺弛名絕惟上方流奇會昌間黃巢寇
名能名之巨室多獲其助錄於余嘗閱
緣於鄉猛之址也工畢請記於余嘗閱
餘乘亦知猛之行故云
不辭而書以之
詩唐皮日休
孤園寺蘿島疑緣湖蕩白芷紫紆艇子小且
蟠古木闌蒼兒鐘梵在水魄樓臺入雲肆巖

邊足鳴鶴樹杪多飛鸞香滿小苑落風泛金
衢聲絕何多紙老僧到此先冥坐見客還
正險韻醒間茶清香凝齒欲依之劫只布
理旃檀餌數刻得茶清香凝齒欲依之劫
侍讀身列丹臺現辦雅號曰勝身力亦聞
妨稱陸龜蒙浮屠從西來事無遺日武嚴
弟錫海珠與浮屠從西來事無遺日武嚴
盡錫海珠與浮屠從西來事無遺日武嚴
條玉龍扣殿角金虬舞從臣敢愛烟波
風雨今來四角金虬舞從臣敢愛烟波
鳴鐘人朝來四角金虬舞從臣敢愛烟波
解空與數前聽庭蕉裂旌旆雲差輕縷
淨沙與數前聽庭蕉裂旌旆雲差輕縷
帶魚南雨湖常侍宅已為天歸修釋迦
五

丹臺奉

五

上方寺在消夏灣西北二里唐會昌六年僧徹
導開山本名孤園上方寺宋嘉泰間僧無證
重建改今名明初為叢林正德間廢
記宋釋淮海置田疇記具區為東南之勝
十有二年光以上頃者三萬六千山以名者七
蓬嶠之可到夫烟雲有無風飄出沒渺乎
遲於林屋蓋洞庭佳絕處連於消夏毛公棲
淳古業以漁釣藝植五峰尤為萃秀文同蔓

鐘聲雲外聽金界將松映何處是華釋贊寧
山峰巖水月參差峰岫雲昏望交蘿濁
奔震澤湖山來北岸華陽連洞到東門日僧
樹處橘霞林下採蘭搖白石根間有上楓長
住臺蕭寺兩交光烏限行黑點波瀾心連葉紅
連橋如何遂得人我絕時樹石是非處接帆
櫓却營營不追游性明謝晉林泉多禪
依僧定龍歸急忙天夜廊風體微然
殿露燈懸坐久心澄澈水壺體微然

卷十

十

間賜今名
記宋釋懷淡
內史張裕請於朝而立焉初裕嘗事應真謹
甚感廢唐千葉連四年名羅華山嘉事應真謹
經會昌斷石刻其畧於華山嘉事應真謹
地即昌人進徐正畧於華山嘉事應真謹
載勳賜洞庭名廢於會昌至復成通十
十載勳賜洞庭名廢於會昌至復成通十
照雖志學佛材足諸利最事勝絕處主僧茲
院觀號安音益未睹其像名存而實亡矣或
問觀音在吾將何辭以對名存而實亡矣或
欲令一切善相聞悉解脫乃發珠璣檀
八百兩造菩薩像丹砂珍珠琉璃
嚴端瑞為大工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

費錢者凡三萬毫未曾有銖積閼二十年厥功
就而照公禮欲刻之石自懷太清淨猛夫
慈受叟懷聖賢求紀其懷極寶殿起於
上自山為利眾生實此所成極寶殿起於
觀波之中真眾生實此所成極寶殿起於
層自波之中真眾生實此所成極寶殿起於
者豈異此耶余聞圓融無礙悲修陀三摩地
乃至故不妄動道場聽諸國風施畏水益
聲是請試宴坐反聽入鼓觀則非十應身
相衆生請試宴坐反聽入鼓觀則非十應身
八萬四千手眼無偏周界又捷徑於方耶
雖然不假手鳥獸無以法界通之何由見
照公能隨幻器普示圓入思此故獨喜
自書像造以如崇寧三昧成就月工於元
之於康二五落或於建炎四月

卷十

十

詩宋胡松年
七月作記八日是冬
湖山勝槩松年
之禍何所繫亦足少暫自
洞天金庭終老柱為神地洗清涼安穩雲
余願掛雲冠終老柱為神地洗清涼安穩雲
過萬頃雲冠終老柱為神地洗清涼安穩雲
青霞笑迎秦山種桃隱見人要快離茅屋
烟霞笑迎秦山種桃隱見人要快離茅屋
蔡徑筠華去入山試問桃隱見人要快離茅屋
蔭松筠華去入山試問桃隱見人要快離茅屋
是松筠華去入山試問桃隱見人要快離茅屋
意造物界清涼幽磬時和道何人語飛泉
夜呼隱似憐文厭世眼置吾雁野鳥飛泉
庭玉柱永不改入年得喪真山崖金一勝仲

無風到海山慈容親旃檀亭寶剎凌雲近甚清池菡萏香滿不寒暑范成大紅華萬頃凌雲夢時緣千竿花不凋謝老五湖清涼處朝夢真如香滿不寒暑范成大紅華萬頃凌雲夢時緣千竿花不凋謝老五湖清涼處

明徐章

行三翁何須苦問泉新桂泉明倫客著美黎甘似乳無方所蒙同潔性真水通清黎綠出無須苦問泉新桂泉明倫客著美黎

法華寺在金鐸山嶺

詩明吳惠

宿新寺詩
照邊祇樹有陰伏虎西天乘開來訪
招提高翠從多英俊醉後揮毫落啼
森疑有鳳房廊深靜似無僧林近竹
來禪寂地明供佛喜亦無天修紹山
岡巖空濶飛帆長松下陰橫干紹山
可觀蓬萊亦尺神在何處范杲
處安得乘風尺神在何處范杲
將隱者事一問僧論陰古月方圓終宵清

實際寺在嵯邊北二里宋端平二年僧智明建

今廢

詩明謝晉

候王寺在渡渚山姑蘇相傳吳越王渡湖僧
五年修
西小湖寺在縹緲峰北二里吳郡志洞庭西山

小湖觀音教院即舊小湖院也相傳唐乾符
中有沉香觀音像汎太湖而來小湖僧迎得
之有草繞像足投之小湖生千葉蓮花至今
有之蘇州府志西小湖天台教寺舊名觀音
教寺洞庭記寺傍有池名小湖湖有重臺蓮
花明初歸併上方寺永樂間僧惟寅重建嘉
靖間圯天啓三年復建

贊宋孫觀

攜此二物實可味有根弗傳世紀大士浮海而來

躡之衣其製此水唯此小湖實補陀山我來
稽身瞻仰然嗟此土奉事弗篤百尺塵垢
落椽心蕩如酒僧狂存乎克念歸對而却
數賤敗屋聖憫施存一彈指如蓮之受
磨汝心界求弗施一還汝身如蓮之受
大士河如泉泓舍旃一還汝身如蓮之受
記明會榮姑蘇太湖有山焉磽确無
烟大若寶鑑每太立湖中頂有湖泓拔屹
梁動有沉西觀音像始以諸山具為寺
能而由是遂至寺像僧誠禱水不滴皆
舉花上西寺像僧誠禱水不滴皆
蓮而由是遂至寺像僧誠禱水不滴皆
與始創之際殿宇朝平張氏無遺泰山
即與始創之際殿宇朝平張氏無遺泰山

兵於此號令嚴肅寺得不廢永樂初僧惟寅
主寺者爭以貨施惟恐後建三聖殿暨廊
廡方丈室像設像設像設像設像設像
悉復其舊嶺岫惟禪林動於基宇內非
才智之士出於問興其教兵燹之餘能
於黃葉前朝之歎者幾希西湖為東南
唐白居易請朱朝之歎者幾希西湖為
茲來京請朱朝之歎者幾希西湖為
詩唐白居易仙湖上星斗分乾象曉映雲
寬作畫圖風動白蘋天浪長年水不枯
中鳥若非物外多靈蹟爭得長年水不
謝晉太湖生小湖紅藕承露放重臺僧
有出沉清禪悅客每尋幽士更浮來
有出沉清禪悅客每尋幽士更浮來

第一峰小湖開滿玉芙蓉碑橫古砌千年寺
經散空堂半夜鐘明月照時巢有錫暗雲
後水無龍杜陵重發雲徐禎卿慈西縹緲
門與布襪青鞋覓舊蹤徐禎卿慈西縹緲
盡嶠崎馬倦行長松迎路寺門平生疏薦雨
僧齋薄寒榻眠雲客思清龍藏護溪高閣靜
佛訪靈仙照小池明禪家結晚盟文徵明
稍倦攀援仙鞍中得禪關結晚盟文徵明
半日浮生竹院閑雨聲聲延午夢方池雲
影淡秋顏此行別有堪
湖事得與高僧共往還
東湖寺在涵村東新安嶺姑蘇志東湖菴宋咸
淳二年建一名東小湖寺有一池與西小
湖相望故名明初歸併翠峰寺嘉靖間僧涵

具區李

五

虛重建

石佛寺在龜頭山就石壁鑄成三佛像殿宇上
下傍壁皆連山之石蓋工人取石之巧而為
之也吳郡志龜頭山舊有金石佛菴按即今
石佛寺也
普濟寺在龜頭山金村一名文化寺姑蘇志普
濟菴宋慶元二年僧性源建
長壽寺在角頭鄭涇橋東唐天祐二年刺史曹
圭奏建

詩明聶大年登官長峰憩妙湛庵湖上諸

人從斷港牽舟入僧向懸崖置屋半塵世
百年真幻泡具區千項足風濤丹青半幅
能分我欲借并州快剪刀

青龍菴在桃花灣東明崇禎間中丞陳睿謨

建跡以上馬

永福寺在武山梁大同二年建明弘治間重修

詩明萬一龍聖僕宿永福寺同賦空字蕭然

長來生問石公梅遇客與青童住可知風
宿東林社花龜對雨空宿永福山房喜陳
慈功至歲杪百為集偶逃山寺中不分明
暮相對雨和風吾友郡城到蕭條情況同清

武山卷

談竟一夕燈

武山菴在武山之巔

詩明吳鼎芳初夏武山菴寺門新綠蔭一

得句工竹陰過野棠風幽處逢僧慣開心
空坐覺初長月寥寥清磬中

廣濟菴一名渡船菴在莫釐渡口元至正間

建明永樂中重建

詩明吳鼎芳渡水菴後樓當山盡處未

面而來水寒秋鳥過風急夜漁
回兩岸蘋花白月明僧渡杯

橫山寺在橫山有雲隱堂最勝

詩明徐章懶逐輪蹄走市塵却來林下重盤

翠連春水落花孤島外夕陽歸鳥皎然申時
前問情不獨耽幽僻為喜山僧凌蛟室登山入
行渡太湖依樹落孤錫傍雲廢草徑留丹井

松濤和梵音盈盈惟

中峰寺在三山唐咸通九年建

三峰寺在三山唐咸通十三年僧直銓建

記宋曹熙三峰寺莊田記三峰古剎也四

境中孤絕而巧平湖遙岑屏列空際是山屹而
其制也鐘鼓三百年風月三萬六千頃勝與人
供常苦不繼朝暮求往者勞力是者勞心

武山卷

不知清淨之為樂移念慮於米鹽故者多
矣上人惠因者欣然有衛道計乃罄鉢囊中
以助成之得田百畝者視歲之數而僅充

焉使同堂大德開單轉鉢不必乞諸長舍城
中而能具足圓滿豈不美歟夫田百畝有限

福而無遷原歲月有期無供無食輪旣轉道
心益堅無上人倡之事尤難也亦無時而善信繼

有始而人無時而巳是福也亦無時而巳西

之是聖人教行於中國果已乎

方之聖人教行於中國果已乎

渡砂寺在長沙山

具區志卷十終

其中游者至比之倪元鎮清閣閣云處士諱
彥博樹之父

園亭

道隱園在林屋洞西麓宋尚書李彌大隱居於

此今洞側磨崖刻無礙居士自撰記

記宋李彌大無礙居士自撰記

山之以錯時東南面太湖遠山翼而環之蓋湖
則若壁數仞遊乃約工費助道而問者無碍
北麓而上有石室窈以溪者曰陽谷洞洞之
山為東麓如犀象半起於隙隙左石

具卷上

古

古

古

丘家園在馬跡山大墅灣續馬跡志丘為舵師
嘗從明太祖討陳友諒于江中泊舟北岸伺
友諒過順流追及諒以故就殲丘無嗣不受
爵終於京師其園尚存

具卷上

古

真適園在東山唐股村王少傅宅後內有蒼玉

亭湖光閣欵月臺寒翠亭諸勝

詩明祝允明少傅王公欵月臺青天洞蕩浮

漢輪飛度影入湖波颯共來賢主嘉賓長會

合同光共景且徘徊未咏韓公星沒句聊從

停杯

南園包山葉氏築今不知所在

賦明唐寅藝葉君復初家包山之陽辟園數弓

柔條暢鳥鳴草怒怡然相對迨有忘世之想

詞曰伊人卜室于園為之序矣復命余賦之其
湛瓊品物之喜怒變流形之吐含極中星之

沈氏園亭蘇州府志在洞庭鎮下里人沈仲嘉

築

詩宋孫覲包山美人構亭子歸然屹立溪園

流水亭中一架古人書知是羣經及諸史桐
葉滴露下陰砌橋花隨風飄靜几美人素厭

渺然一望萬頃其奇當如何而恨未之值也
洞庭之東有山對峙其勢若分其脉則屬而
競秀於空明之際若不惟道讓府君嘗即所居
隱居者累世矣其大父惟道府君嘗即所居
韓光化南尤勝處作亭曰得月府君嘗即所居
父族賓客登覽以樂濟之因屬余記修葺之與
宗族賓客登覽以樂濟之因屬余記修葺之與
下所共之奇也而必於此得之益其然其奇
以盡於此者知之遊於此者知之得之益其然其奇
惟居於此者知之遊於此者知之得之益其然其奇
也亦不能也而余又安能言之
婚喪葬在洞庭山南蔡里當山之中四境嫁
娶喪葬所必由者舊無奠獻停驂之地里人
蔡昇築亭共之蔡羽有記

仰止亭在馬跡山西埵布政使李濬築

泉亭在馬跡山竹塢

塚墓

晉五女墳在洞庭山可盤灣西北四里洞庭記

晉人五女父卒貧不克葬女各以衣負土成

塚既葬旦夕繞塚悲號不輟皆致疾死時人

哀之因名塚焉

詩明葛一龍

西山雲山雲結不父死不能以墳頭蒿艾俱
重山雲山雲結不父死不能以墳頭蒿艾俱
生女緹縈有子安足云江之娥湘之君往

來環珮聲相聞吁嗟丈夫鬚眉
豈易得却使湖山靈氣鍾釵裙

齊千將軍墓在東山俞塢

隋莫釐將軍墓在東山玄極官前墓有大樹相

傳隋時所植

詩明吳鼎芳

將軍世上雄力能搏熊虎將軍
泉下魂不能禁牧豎飢鳥啄荒
照大樹

唐席將軍墓在東山中席

宋少保高定子墓在洞庭包山寺西蘇州府志

墓在洞庭鄉包山有墳祠賜昭先顯慶禪院

景監奎

主

按顯慶禪院即今包山寺也太湖志宋參知

政事贈少保高定子墓在洞庭西山

居士夏元富墓在洞庭山仰洪灣

捲簾使夏杲墓在洞庭山徐勝塢口

鄭駙馬墓在武山東

甯尚書墓在東山俞塢

葉騎門墓在俞塢西

元華將軍墓在馬跡山華家樓有大石碣存

海道萬戶曹祥墓在長沙鳳凰山

偽吳宮妃墓在馬跡山雁門嶺西張士誠妃鈕

氏瘞此

明蔡將軍貝瑞墓在洞庭山

鈕太守津墓在馬跡山

昭勇將軍徐貝墓在馬跡山

吳參政惠墓在東山翠峰塢

施修撰槃墓在東山偃月岡楊文定溥志其墓

詩明王鏊

過故狀元施宗鑑墳後生何政望
餘芬十酒還過董相墳行指岡樹
低解月生疑文彩上成雲兩山已雪將軍耻
聊記詩之傳鍊願峒巖諸嶺四海傳制策文

賈誼天年人莫恨
孔光張禹亦徒云

封少詹王朝用墓在東山蔣塢弘治間遣官營

葬

王文恪公鏊墓在東山梁家山嘉靖間遣官營

葬邵文莊寶志其墓

詩本朝

吳偉業過東山拜王文恪賜坐舊德
雙碑冷湖天敝寂寥動名高
故相經術重前朝致主惟堯舜憂時
在豎刁百年人世改野唱起漁樵

李布政濬墓在馬跡山東村

賀布政泰墓在東山查灣

丁按察致祥墓在馬跡山踏青灣黃蛇背

黃給事訓墓在東山長圻

吳翰林文之墓在武山西金

蔡孔目羽墓在洞庭山縹緲峰下

吳布政暘墓在馬跡山張青灣盟頂山

嚴太守經墓在東山俞塢

鄭按察準墓在金鐸山

勞太守遜志墓在洞庭山支頭嶺左

姜太守節墓在東山紀革

王員外就學墓在馬跡山內閭灣

賀紀善廉墓在東山西塢

吳舍人伯尚墓在馬跡山西灣

賀按察元忠墓在東山西塢

贈侍郎徐潮墓在金鐸山

葛理問一龍墓在武山趙巷

翁副總萬裕墓在東山翠峰塢

路文貞公振飛墓在東山法海塢錢宗伯謙益

撰神道碑

本朝贈奉政大夫河南開封府同知青崖府君
墓在東山王塢錢宗伯謙益撰墓表
席太僕本禎墓在澗橋吳司成偉業志其墓

具區卷十一

五

具區志卷十一 終

具區志卷十二

吳縣 翁澍 撰

科目 歲貢以下附

進士

魏信陵 字宗魏 江縣人 唐貞元元年進士直隸

吳惠 字孟仁 東山人 明永樂癸卯舉人宣德丁未進士 廣東西右叅政

施槃 字宗銘 東山人 正統戊午舉人己未進士 殿試狀元 翰林院修撰

葉祚 字應福 東山人 成化戊子舉人己丑進士 福建右叅議

賀元忠 字澤民 東山人 成化辛卯舉人壬辰進士 雲南按察司副使

王鏊 字濟之 東山人 成化甲午解元乙未會元 殿試探花 武英殿大學士 贈少傅諡文恪

李濬 字德溪 馬跡山人 成化戊子舉人己丑進士 湖廣布政司

嚴經 字道卿 東山人 弘治乙卯舉人丙辰進士 江西吉安府

賀泰 字志同 元忠子 弘治癸卯舉人己未進士 廣東布政司右叅議

徐縉 字子容 洞庭山人 弘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 吏部左侍郎 贈禮部尚書諡文敏

丁致祥 字原德 馬跡山人 弘治甲子舉人正德戊辰進士 陝西按察司副使

黃訓 字季行 東山人 正德庚午舉人甲戌進士 兵科給事中

丁辛	葛逢夏	許鼎臣	徐復陽	王就學	陳睿謨	吳賜	孫學易	王禹聲	秦大	秦	葉初春	勞遜志	鄭準	顧綬	蔣詔	吳文之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先甲馬跡山	爾鉉馬跡山	太僕寺少卿	見初馬跡山	所敬馬跡山	偏采馬跡山	麗中馬跡山	湖廣馬跡山	湖廣馬跡山	陝西布政使	陝西布政使	處元洞庭山	惟敏洞庭山	正衡洞庭山	北直順德府	子印武山	翰林院庶吉士
福建浦城縣	山西巡撫	萬曆丙午舉人	萬曆丙午舉人	萬曆乙酉舉人	萬曆癸卯舉人	萬曆癸卯舉人	萬曆癸卯舉人	萬曆戊子舉人	萬曆丙子舉人	萬曆丙子舉人	嘉靖甲子舉人	嘉靖甲子舉人	嘉靖甲子舉人	嘉靖甲子舉人	嘉靖甲子舉人	嘉靖甲子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崇禎癸酉舉人
丁丑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葉廉	鈕慶	陳玉璣	許之漸	陸鳴時	張延基	徐騰暉	周而淳	周道泰	鄧旭	蔡瓊枝	李敬	施鳳翼	蔣之紱	秦之鑑	吳伯尚	吳嘉禎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宗儉東山人	陸縣知縣	中書科中書	明察御史	行人司人	文東山人	福建福州人	戶部主事	通國史院檢討	昭江台山人	浙東山人	刑部左侍郎	清順治人	清順治人	清順治人	清順治人	清順治人
永樂癸未科	江西上饒	順治丙午舉人	順治丙午舉人	順治辛卯舉人	順治辛卯舉人	順治乙酉舉人	順治乙酉舉人	順治丙戌舉人	順治丙戌舉人	順治丙戌舉人	順治丙戌舉人	順治丙戌舉人	順治丙戌舉人	順治丙戌舉人	順治丙戌舉人	順治丙戌舉人
丁丑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許道中	沈理	蔡旭	賀廉	史昱	李鏞	葉寬	吳欽	莊鉞	陳璦	李孫	嚴瀾	陸彬	姜節	葉漢	陸鵠	勞珊	蔣球玉
字號質齋馬跡山人永樂乙酉科河南新	字口口洞庭山人永樂甲午科山東登	字景陽洞庭山人永樂庚子科浙江烏	字以清東山人永樂癸卯科福建按察	字元愷東山人景泰庚午科江西南安	字仲韶冠頭山人景泰庚午科江西安	字志洪東山人景泰丙子科福建候官	字宗堯東山人成化丁酉科江西臨安	字仲威東山人弘治甲子科湖廣應山	字平良馬跡山人正德丁卯科廣西太	字山縣之馬跡山人正德庚午科河南確	字本之洞庭山人正德癸酉科	字號樸菴東山人嘉靖壬午科浙江天台	字均修東山人嘉靖乙酉科江西南康	字雲卿東山人嘉靖辛卯科湖廣蒲圻	字安縣立洞庭山人嘉靖甲午科江西高	字鳴玉洞庭山人嘉靖甲午科	字國華洞庭山人嘉靖庚子科湖廣夷

卷四

談經	蔡惟忠	葉宗直	宋雲龍	沈盡臣	劉仁啓	陸萬里	卜有徵	錢豫謙	鈕國藩	許元弼	姚起蛟	錢國瑞	李盛時	陳咨稷	王來誥	鄒儒	沈自漢
字汝明東山人萬曆丙子科湖廣蘄州	字士良洞庭山人萬曆丙子科山東沂	字師皋東山人萬曆己卯科	字從伯馬跡山人萬曆戊子科	字孝基洞庭山人萬曆壬午科陝西鞏	字鼎和馬跡山人萬曆丁酉科山東恩	字季鵬東山人萬曆庚子科	字伯符東山人萬曆庚子科山東萊州	字行素馬跡山人萬曆癸卯科	字誠所馬跡山人天啓丁卯科雲南嵩	字仲良東山人天啓丁卯科江西饒州	字文台馬跡山人天啓丁卯科揚州府	字開先馬跡山人崇禎庚午科湖廣醴	字中南馬跡山人崇禎庚午科	字子育馬跡山人崇禎壬午科雲南瀾	字仲文馬跡山人皇清順治辛卯科	字汝爲武山人順治甲午科浙江遂安	字超宗洞庭山人順治甲午科

卷五

周官 字其人東山人順治丁酉科

歲貢

李顯 字大馬跡山人宣德初貢浙江松陽

馮泉 字口馬跡山人正統間貢湖廣常德

王琬 字廣化縣知縣以字行文恪整父天順間貢湖

李恂 字實夫馬跡山人天順間貢廣西布政

蔡蒙 字時中洞庭山人天順間貢廣西南寧

殷鈇 字長器馬跡山人天順間貢北直涿水

莊大林 字號柏堂馬跡山人弘治間貢江西分宜

陸銘 字汝新洞庭山人正德間貢浙江樂清

王銓 字秉之文恪整弟正德間貢浙江杭州

姜寬 字大本東山人正德間貢廣東曲江縣

蔡羽 字九遠洞庭山人嘉靖間貢南京翰林

陸治 字叔平銘子嘉靖間貢

李齋 字潔之馬跡山人嘉靖間貢湖廣荊州

陸洽 字世沾治弟嘉靖間貢

蔣秀 字子實洞庭山人嘉靖間貢浙江江山

張軾 字子禮東山人嘉靖間貢北直開州學

姜智 字口東山人嘉靖間貢

葉具瞻 字欽東山人嘉靖間貢江西峽江縣

劉薰 字心崆馬跡山人嘉靖間貢北直任丘

黃聰 字達卿訓子隆慶間貢江西南豐縣學

黃兆熊 字伯威東山人萬曆間貢浙江於潛縣

蔡雲程 字萬里洞庭山人萬曆間貢山西沁水

葉宗魯 字號文山宗直弟萬曆間貢直隸無錫縣

曹士完 字徽弦東山人萬曆間貢

施于國 字號台城東山人萬曆間貢

沈懋光 字伯龍洞庭山人萬曆間貢四川龍安

楊萬程 字號心宇東山人萬曆間貢直隸徽州府

劉章義 字季傳馬跡山人天啓間貢

王斯鵬 字扶搖東山人崇禎間貢直隸徽州府

鳳翕如 字通判凡石公山人崇禎間貢湖廣漢陽

陸樞 字公榮萬里子崇禎癸酉科副榜在貢

朱永譽 字客卿東山人

陸之訓 字實周東山人

葉有聲 字子聞東山人

費益修 字復之東山人順治間貢

葉灼棠 字函公東山人順治間貢福建興泉兵備道副使

湯鑾聲 字茂昭東山人康熙間貢

薦舉

俞貞木 瑛孫洪武初江西都昌縣知縣

葉德聞 汾湖為甲族東山人洪武初陝西布政使後徙吳江

秦伯齡 洞庭山人洪武中監察御史巡按山東

王勝宗 洞庭山人洪武中山東臨淄縣知縣

秦文成 洞庭山人洪武中湖廣醴陵縣知縣

世奎

八

鈕澤 馬跡山人洪武中直隸池州府知府

尤芳 洞庭山人洪武末刑部員外郎

李琦 龍頭山人鏞之父永樂中梁府紀善

吳傑 東山人宣德間江西廣信府通判

嚴鐸 瀾子萬曆初山東東昌府通判

葛一龍 武山人天啓間雲南布政司理問

廕敘

王延詰 字子貞文恪子正德中大興寺右寺副

王延素 字子儀文恪子正德中貴州思南府知府

王有壬 字克大延詰子正德中太常寺少卿

王延陵 字子永文恪子嘉靖初中書舍人

徐玄成 字汝文文敏子嘉靖初詹事府主簿

武職

曹祥 長沙山人元季海道萬戶董漕運事

錢燁 馬跡山人明初投誠佐太祖克敵有功授指揮賜半璽券姪斌襲職永樂間死

蔡良瑞 洞庭山人明初太倉衛鎮撫封武毅將軍子貴替職還山今婁東王峰多其苗裔

世奎

九

王振 東山人洪武初南京府軍左衛指揮

湯用 東山人洪武中福建鎮海衛千戶

顧旺 衛山人洪武中北京寬河衛百戶

蕭顯 東山人洪武中陝西甘肅後衛千戶

朱瘠 東山人洪武中淮安大河衛百戶

俞信 長沙山人永樂初京都密雲衛百戶

徐良 馬跡山人永樂初常山護衛指揮賜昭勇將軍

馬榮祖 馬跡山人正德間薦授指揮

劉尚義 馬跡山人萬曆庚子科永生州遊擊舍兵變父子四人皆死於任

吳玠 馬跡山人萬曆己卯科

張澈 馬跡山人天啓甲子科大河衛守備

蔡人龍 洞庭山人天啓壬戌進士廣西潯州府

翁應玄 東山人崇禎間南京兵部中營副總兵

陸鳴皋 兼東山人崇禎辛未進士後軍都督僉事

翁萬裕 東山人崇禎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河南

金履泰 東山人崇禎間山東臨清州守備

人物大魁

明施槃字宗銘東山人幼警敏好書隨父遊淮

掛圖卷三

十一

陽主羅鐸家鐸命其子同學給資費業成而歸補縣學生正統戊午已未聯捷廷對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日讀中秘書立程度擬古人詩文楊文定溥淡器重之時年二十三未幾卒於京邸位不稱德朝士傷之槃早喪母事後母以孝稱少登巍科遇先達應對言若不出諸口以此益重焉好爲詩雅自負惜散逸無存從子鳳字鳴陽客淮陰以所業質倪文僖謙文僖驚曰從遊者多矣好古不同流

俗惟鳳一人鳳益潛心理學歸吳提學御史戴珊敦遣入試以病辭錢學士溥以經明行修薦亦不就絕意進取隱居教授終其身鳳食貧礪行不以干人敝衣破帷不易亦不垢孝友恭順人皆感化鄉有妄人數犯鳳鳳益厚之鄉里服其不校嘗構亭於松竹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自適人咸稱爲東岡高士王文恪鑒有東岡高士傳

人物名臣

掛圖卷三

十一

明王鑒字濟之號守溪東山人成化甲午乙未鄉會皆第一廷試第三自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入東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改武英四年致仕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未及起而卒年七十五賜祭葬贈太傅諡文恪鑒經學弘通制行修謹冠冕南宮迴翔館閣弘治間詔經筵日講時上幸中貴李廣導遊西苑鑒爲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反覆規諭既罷上謂廣曰

今日講官所指殆謂若等火篩入寇鑿上籌
邊八事又請科舉之外略仿前代制科如博
學宏辭之類以收異材事多施行武宗在諒
闇內侍八人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洵韓忠
定文時爲戶部尚書倡諸大臣伏闕請誅八
奄上怒召諸大臣切責衆相視莫敢發辭獨
鑒侃侃危言而韓繼之幾定矣何事忽中
變夜詔劉瑾掌司禮首逐韓繼逐閣臣劉文
靖健謝文正遷時瑾訶事者於懷中未悉

鑒有危言遂以人望入內閣瑾銜韓必欲殺
之又坐劉忠宣大夏以激變土官逮繫詔獄
鑒前後力爭之且言土酋未叛何名激變並
減死或惡楊文襄一清於瑾謂築邊太費鑒
曰楊高才重望爲國修邊可以功爲罪乎瑾
時權傾中外毒流縉紳鑒不能遏蹙然見顏
面乞歸或以拂瑾意虞有奇禍鑒曰吾義當
去他何恤也疏三上得歸築怡老園自娛屏
謝紛囂惟究心性理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

自砥礪林居十四年而卒所著有震澤集震
澤編震澤長語紀聞各若干卷文章以修潔
爲工規摹韓王有矩法詩不專法唐在宋梅
聖俞范致能之間峭直疎放自成一家書法
遒勁兼工篆隸蓋經濟之餘事也季子延陵
字子永號少溪以父廕爲中書舍人風流好
事早歲城居與皇甫汈張鳳翼結社有春社
編詩曰王中含集兼游戲丹青人得其尺璧
便面爭寶愛之兩奉命封籓作詩記遊贈道

一無所受尋以養母告歸爲人溫厚醇謹舉
動壹稟家訓岳岱今雨瑤華序曰廕補清要
弗習統綺雅尚山居刻意長吟宦游南北歷
覽山川雅思清詞珠輝雲泄高明日造至止
難窮吳中佳士無有過延陵者

賀元忠字澤民東山人父廉見儒林傳元忠成
化壬辰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巡視漕河出按
廣西發姦擿伏風裁稟然遷河南僉事以憂
去起補雲南晉副使兵備金齒騰衝時木邦

孟養舉兵相攻禍舉未解元忠躬冒嵐瘴往來開以丹青之信事且就緒會病乞歸幕下千人以金贖不受夷人作却金亭以旌其廉里居二十四年詔進亞中大夫又十二年乃沒年七十有八子泰字志同弘治己未進士官御史以直言被謫父子相砥礪克已矯俗不增一塵不拓一畝食無兼味衣無兼副出入坐一小航人不知其爲官人也

其圖卷下

古

葉初春字處元包山人萬曆庚辰進士授順德

知縣禦寇賑饑止訟恤民四方聞其惠政越三年行取授禮科給事中建白得大體歷左右給事中值同官李獻可請豫教擢上怒重譴兵科張棟會初春等具疏申救奉旨褫職歸屏居課子超然世外光宗卽位錄遺忠初春已死天啓二年追贈光祿寺少卿

王就學字所敬馬跡山人其父死於盜終身以不得盜爲恨每飲酣輒涕洟呼天人咸悲之萬曆丙戌成進士授戶部驗糧廳主事中官

需索橫甚解戶有累死不得掣批者就學稱引祖制章兩上卒得請著爲令旋以東事轉餉編採聞見疏可慮者四可乘者三語侵執政不思改禮曹教習駙馬同鄉顧憲成雅重之尋調吏部會仁聖太后梓官將發上當送之門先一日有遣官恭代之命就學愕然卽夜具疏以聞其略言皇上之身皆太后之身也凡可報恩者何得復顧其身今舉期在此一刻則惡棺痛踊亦惟此一刻而獨靳扳送

其圖卷下

五

以致聖孝不終寧獨非古禮聖心何安上頷之終以此得罪無何削籍歸

人物
孝友

明周誠東山人四歲失怙及長家貧食不足以贍爲人傭作每得肉食必持歸奉母母食餘恐爲妻兒所侵乃盛以竹籃懸置屋梁歸候其母日輒二三至鄰翁張某諭之曰汝力傭保豈若行賈江湖間較逸且所得恆倍誠曰雖勞且貧得朝夕侍母苟以利棄母遠遊弗

恐也母年九十卒誠亦六十餘矣每日先謁
母墓而後赴傭所值風雨必簑笠在冢側人
怪問之誠曰母在風雨中子獨家居心不安
也陸給事子潛同弟子玄至山中聞誠事行
召誠而禮異之且遺金以祭其母陸幼齡作
孝子傳紀其事

金宗悅宗愉東山人性友愛財不私蓄食不私
享兩家兒女更衣并食年逾六十恐子孫或
起爭端因自析產凡田廬什器各以義讓至

久不決兩人之妻聞之乃相與感泣曰手足
一體安可分異遂復同爨如初

丘端吳江縣人少孤與母徙居東山俞塢家貧
傭作自給嘗買鮮魚供母妻匿其半將以食
子端獲之問其妻魚有餘否妻曰亡矣端怒
且泣曰使婦死猶可以復娶倘吾母萬有不
幸終身豈可得見乎母子之親天理人情之
至何逆婦不以我心爲心耶遂欲出之妻感
其言後亦以孝稱母壽終因母性畏雷每雷

電雖夜必匍匐號於墓曰兒在此人稱其孝
至比之王褒云

陸治字叔平世居包山因號包山爲郡諸生入
棘闈輒不利不欲糜學官廩數上牒請罷郡
守推其才爲後先奏記督學令毋煩諸生試
餽如故會從弟洽受經於治當貢遜不敢先
胥學遂檄治貢治固讓不已督學更下書曰
貢士者爲縣官薦才亦以表勵風行非直論
資較年也諸生治博洽躬行孝友敦睦以先

其弟執經交讓縮足榮軌吾甚嘉之其令以
貢士歸仍表棹楔稱褒獎恬退至意治自是
治處士服堅臥支硯不出好爲古文辭自娛
尤心通繪事晚年貧甚好事家購其面如珍
寶然不以利動意有所許卽不請可得治爲
人孝友任俠父歿弟妹五人皆治撫育嫁娶
一姊寡居食貧迎養於家歿乃歸葬鄰有指
揮揚某雅與治善視衛篆有軍興羨資先亡
去御史按覈以爲指揮實盜之獄具而楊貧

甚治貸金代償楊得免罪尋坐窶死治爲斂葬又顧正叔者才豪士與治結友罷浙幕歸家日窘治歲時遺致備醪死復卜地以葬嘗就父遺城居躬先祠屬弟沼供事粢盛與沼同居怡怡至老不忍析

金潮東山蔡仙里人家貧未學性誠篤孝敬父母性善飲以父不嗜酒遂戒不飲父病醫弗能治瀝血露禱亦弗効潮乃割股和藥進之立愈父母卒廬墓蔬食三年至孝骨立有聞

當時臺使者歲致粟帛復其家劉御史鳳贈詩有桂翻襟血冷燈炤夜烏渡之句

沈呂東山人單身窮困父耄嗜酒呂日得傭錢悉供父飲飲輒醉醉卽小遺呂與父共臥起必以身貼洩處推父就燥夜輒更易其處終父之年如是父亦不知也

陳世曙字亮初馬跡山人父士仁遭家難避禍世曙以身當之幾殆奉母挈弟妹僦居湖北鄙爲塾師以養母及弟妹館舍飲食有可懷

者輒懷以奉母父歸病甚世曙割股和藥以療家人無知者年三十四始娶妻淮安郡丞李公稔世曙賢具金幣爲聘世曙卽以金歸母爲中弟娶婦已兩親相繼歿拮据喪葬如禮會屢試不售遂棄帖括發憤古聖賢之學與當世名流往復辨論必求其是而後已年六十有六無子易簣時作梅花詩三首今錄載集中

人物 儒林

其國全十一

九

朱俞琰字玉吾號石澗先生先世汴人建炎中南渡始家洞庭包山祖伯成仕承信郎父正國以貢登進士琰雄邁博聞過目成誦寶祐間以詞賦稱元初薦授溫州路學錄不赴隱居著書不復仕進凡天文地志仙書怪牒汪洋枝蔓皆神會玄解不習而挈其要領好鼓琴精於易學晨起焚香誦易一過寒暑不廢歷四十年自言遇隱者授讀易法得環中之義其闡發圖說演繹叅同陰符非苟知之益

嘗試之者人每扣其旨琰惟以養心寡欲旁喻善誘學者從遊甚衆年七十壯健不衰一日命童子具湯沐易衣冠危坐召子仲溫進卮酒飲畢曰吾與汝訣矣諸書未備者成之言訖神采不移脩然而逝所著有易說會要周易纂圖周易集說陰符經解叅同契發揮易外別傳幽明辨書齋夜話席上腐談絃歌毛詩譜若干卷行於世孫貞木初名楨後以字行更字有立虞山列朝詩選序略曰貞木

昌黎先生

元季不仕洪武初以薦知樂昌縣後改都昌罷官家居郡守姚善延以訓子以鄰人事連坐逮詣京師卒建文三年七月也劉鳳記云以勸姚守起兵爲尉衛執送死之誤矣俞氏爲吳中世儒居包山後遷吳城之南園號南園俞氏貞木自都昌還惟一弊筐以布裹物甚重家人啓視之乃官上一斫柴斧耳其清苦如此貞木無子以族人子毓爲後毓孫元盲無妻子入存卹院吳文定云

明賀廉字以清東山人邃於易學永樂癸卯中京闈第二授連江儒學訓導校課生徒終日不倦陞代府紀善爲人簡重屢以抗言忤當道故官不達仕終福建按察知事家居以經義教授鄉里多所造就

黃訓字季行東山人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會試禮部不第例入國子監肄業慨然曰吾知所以自勵矣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三十年而六經立今既免於耕其爲功甚

昌黎先生

易顧執一藝以白首寧無耻乎於是專意典籍自六經及諸史百氏無不習其辭而通其說嘗爲太學都講問難不窮人皆以爲莫及也訓才氣甚高不屑意爲舉子業日肆力於古文辭爲文奇偉宏壯頗類其爲人甲戌成進士試吏部冢宰楊公覽其文奇之擢第一當授京職訓乞南京以便養公不許選授兵科給事中朝士以得人相慶訓殊不樂也體素豐下不任勞守科候朝盛夏觸暑一病而

卒識與不識皆謂訓不死必能稱其職非徒以文稱者訓爲人剛介寡合其在兵垣有武弁餽千金却之既嬰疾其人復携金至誓而絕之曰吾卽死豈可以是以汚我耶疾未劇卽命市其馬以備棺爲書以謝父母卒年僅三十三朝野傷之有詩古文若干卷藏於家

人物 政事

唐翹信陵字宗魏洞庭山人貞元初進士及第爲舒州望江令有仁政嘗爲禱雨文有云必

具臨鑒

主

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而害於歲旣卒官百姓留葬縣境建祠祀之宋崇寧四年勅賜靈施廟

明吳惠字孟仁東山人宣德中進士授行人奉使占城涉海七日遇颶風同舟者皆驚愕無人色惠意氣自若操筆爲文投海中風濤頓息使還擢桂林知府時義寧峒蠻結湘苗寇爲亂臺司議進兵勦滅惠曰諭之不從進兵

未晚乃單車抵賊所賊羅拜歸服武岡州盜起詐言推義寧峒主爲帥峒蠻楊文伯等叩頭自訴曰某死公所貸耳敢爾耶盜遂沮解修仁荔浦徭獍數剽掠道梗惠召諭以威福人給郡符使佩之在桂林十年化賊爲民政移獍俗陞廣西右參政柳慶夷窺閭薄城城中洶懼不知所出惠乘其未備率門卒夜砍其壘獲賊首百人遂驚遁洗氏女已字人聞其暴欲勿與乃抵言造妖惡語惠具得枉實立釋之尋致仕歸惠爲人有氣節遇事敢爲前後所上章疏皆鑿鑿可行里居三十年田廬不改其舊好賦詩善行草山人登進士第自惠始也

具臨鑒

主

蔡蒙字時中包山人年十一舉邑諸生三試南都不售貢入國學歷事兵部爲尚書馬昂所知選授溫州府同知成化戊子泰順山中有鑛賊之變夷傷遍野朝命督兵勦禦賊聞官軍至毀橋以斷道勢益熾偵卒馳報蒙夜帥

壯健五百人往撤石通道伐木渡軍會天雨雪賊多凍死衆議募民壯補伍擣賊巢蒙謂曰彼烏集之衆無終日計苟益兵制其死命其勢排迤祇激亂耳可以恩信傾誘士卒凍倦可且休衆然之遂推蒙行蒙復建議編著甲令立鑛賦長民始帖然至浚渠築田積粟賑饑溫人蒙賴百姓赴闕留任陞本府知府丁外艱服除轉辰州知府又丁內艱補廣西之南寧爲治廉平不苛罪無申證考未竟者

卷五

五

悉原不問積勞致疾上章乞歸越七年卒嚴經字道卿東山人父文瑛孝友敦樸里中推爲長者經少賈於沛先達賀元忠謂曰曷不就進士舉挈游兩京淬勵問學中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遇事裁決如流尚書張敷華亟稱之擢知吉安府命下宅艱後補彰德歲荒旱民饑流冗道路經遍禱羣望雨隨車至又發廩賑給流移皆復郡有疑獄歷前二守不能決經覆讞立爲

決遣咸稱神明藩府宴餽妓樂經一切峻却時流賊披猖所至殘破經修陴繕甲賊不敢犯奏最當膺顯擢掌銓某應召道彰德無遺贈銜之抑不得遷俄病足遂致仕歸年五十

五孫果字毅之能詩文著有天隱子集

丁致祥字原德馬跡山人正德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居庸德平軍儲日與諸生講說經義如家居時聞廣鹽權之利因緣乾沒者輒數十萬部以致祥往糾擿奸弊若算勾股一

卷五

五

切清出又條上利弊五事皆見採納先是漕艘自江達淮中多淤滯致祥督漕興復儀真廢閘專堰利者以浮議沮之致祥不顧爲文勒石以垂永久歲省金錢萬計而運道通達擢湖廣布政司叅議轉陝西按察司副使撫漢中流民恩威並行在楚在陝兩遇水災勸貸賑濟全活者無算他所興革一以實心處之爬搔釐革若切於身必去之而後已陞河南布政司叅政遂以老乞致仕歷官三十餘

年囊無長物惟題咏篇什甚富其孫輯落拓不羈以文學著名

吳暘字麗中馬跡山人萬曆丁未進士初授大理評事平反活九人遷戶部主事督餉天津歷員外郎擢河南知府時福藩國洛陽以帝愛子僮客放縱吏不得問暘持已廉潔守法不阿輒引義規諷王王戒左右斂輯民賴以安陞浙江僉事轉山東尋陞廣東叅政香山澳者倭奴貿易處也距香山縣治二十里倭

奴萬指屯聚其中而奸民爲煽誘築城造砲臺有不軌志爲東南隱憂巡撫何公士晉議弭之以屬暘暘嚴緝奸宄杜絕交通迺召其渠帥諭以朝廷威德咸俯首聽命毀其城夷其臺事竣會何公以逆璫播虐被禍而去其績弗獲上聞尋擢四川副使陞江西右布政改福建轉左時海內多事征調劾午暘殫精竭蹶報額獨羨庚午入覲召見數對詳明上領之命仍赴閩道病歸卒年五十六閩撫按

敘勦撫海寇功贈太僕寺卿

人物文學

元葉顥字伯昂東山人父國英倜儻豪俠當元季兵興欲教子鄉無碩儒緱山王鵬避亂依山前葉氏國英遣子從遊葉以富傲國英國英曰我能使兒讀書成器齊奴不足齒也國英與長興耿炳文友耿延助教字文諒主家塾令子就學國英厚遺其師輒逾於耿後諒撤講至國英家適江浙儒學提舉李祈來訪

一日忽悵快國英前謝李曰妻子旅邸能無動於中乎國英已遣人致醪粲及他所需必具祈喜因留國英家於是顥復從祈學學大就後舉浙省孝廉爲和靖書院山長嘗慷慨不嫌所蘊挾策走燕京道梗流落濠亳間明太祖定天下始克歸兵後母弟俱亡家四壁立無意於世號浮丘醉史放情詩酒人多憐之時炳文從討張士誠有功封長興侯聞顥困滯招顥敘通家好欲爲處業振贍之且將

薦於朝顒曰時去志遠年幾知非毋庸是爲
吳興著姓多從之講學留連卒歲竟死

明吳懷字鳴翰號東峰參政惠之子少補邑諸
生負氣伉爽風度俊逸工書屬文尤長於詩
詩成輒手書小楷多爲人持去不存稿累困
塲屋潦倒江淮間鬱鬱不得志遇故人詩有
云自是五陵多感激不因流落易沾巾臨歿
夢中詩云忽憶廬山舊巢穴竹林雲影正飄
飄語其子云吾故本山中僧也弟恪字承翰

其德卷五

天

亦能詩

徐震字德重包山人父炯字宗宜家世好文山
中多任俠尚氣不事詩書震力變其俗少從
陳繼學詩有弔項羽廟睢陽懷古輓岳武穆
詩傳播遠邇與劉溥晏鐸王淮湯肩勣蘇平
蘇正沈愚蔣忠王貞慶倡和有名於時稱景
泰十才子久之謝絕賓客歸山中垂簾焚香
雖鄰里無行跡卒年七十有八子潮字以同
能詩工書好學不倦後以孫縉貴並贈吏部

左侍郎震兄章字德彰亦能詩王文恪公撰
震墓志云德重與其兄德彰日相劇切學益
進

蔡昇字景東號西巖包山人博涉書史尤工詩
賦爲人規言矩行以名教自任累與鄉飲建
婚喪亭四方賢人慕其碩德咸造門求見所
著有太湖志西巖集成化中以子蒙貴封溫
州府同知幼子泮集太湖續編能繼父風
吳文之字與成曾祖信見隱逸傳文之才性絕

其德卷五

天

人七歲能屬文讀書目數行下未弱冠中應
天鄉試登正德辛巳進士選庶吉士年二十
九卒於京邸詩文以清新簡健爲工新齋詩
雨驚秋枕夢風落夜簾花憶唐儀部沙淨明
書幌溪喧答棹歌秋興隔岸水高迷過雁層
巖雲暖綴晴虹聞黃季行消息病裏無家金
橐盡夢中有記玉樓新皆佳句也一時爲士
林所吟賞兄大江亦能詩與文之有姬美集
大江之子九遠博聞強記於書無所不讀所

著有經史異徵繼繼稿最著者梅花賦責志
文惜無遺稿

錢孝字師舜馬跡山人植學敦行隱居授徒所
著馬跡山志詞簡事核有良史筆法

張本字斯植東山人自號五湖漫士王文恪公
以退傳家居從學古文嘗讀書福濟觀爲道
士賦九月梅花詩都太僕穆見而使人詞之
本方正襟夜誦大僕就之晤語賦詩贈之或
延致爲塾師門生韓某得其大父私遺金謁

昌黎先生集

寄本拒之韓自埋於館下無何韓死本知其
藏驚往白其父兄發取之其廉潔不污如此
所著有五湖漫聞五湖漫稿各若干卷黃姬
水張鳳翼共定其詩陸師道爲傳

蔡羽字九遠居洞庭包山號林屋山人又稱左
虛子其學邃於易爲程文以應有司而辭義
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爲式閱四十年凡
十四試瑣院不售嘉靖甲午以歲貢赴選天
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易蔡生耶

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卒於
家羽爲人氣度弘朗聰警絕人凡經史百家
無所不通不習訓詁而融液貫穿能自得師
爲文法先秦兩漢洞庭諸記欲與柳州爭長
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以辨香屬某氏而
同時諸公與之齊名如文徵仲者雖雅相許
竊自謂莫已若王貢士寵與其兄守同學於
羽來居洞庭三年而其詩學皆羽所指授也
羽蚤歲詩徵尚纖縟旣而滌除靡曼一歸雅

昌黎先生集

馴晚更沉著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
則大悔恨曰吾詩求出魏晉今乃爲李賀耶
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此所著有林屋南
館二集

徐綦字紹卿包山人文敏縉之弟祖父以貴雄
於閭里父卒其母蔡携綦依同母弟羽以居
受學於舅氏詩文皆得指授初名陵字少卿
慕李陵之爲人喜從少年俠遊耽曠倡樂盡
廢其產數射策不中遂棄去晚年食貧喪子

寄浮屠舍皇甫沔及張牧劉鳳掃室布席爭
延致之年八十六而卒繡少爲詩與二黃及
皇甫湜互相摩切晚而稱同調者沔與二黃
之子河水姬水也河水稱其詩貴華彩尚標
致經營用思愈老愈浚沔爲醵金刻其集序
而傳之

薛南字圖南夫椒山人山中之俗以魚鹽爲業
南獨有志於學因告其父曰兒將爲彼不爲
此矣父亦欣然聽之南遨遊四方謁諸名人

具誌卷上

歸則講求於邑人毛式之朱信夫唐希古益
以浚造以孝事親以友撫弟有無相通白首
不改庶幾篤行君子云

陸文組字纂甫號延州生包山人爲人樸素重
交與丰神秀美和風襲人始爲賈於淮夷然
不屑忽覩黃河奔流恍焉有悟歸而與友人
揚榷千古遂工詩松陵王叔承豪士也同時
以詩鳴與文組唱酬甚契嘗遊於吳門學士
大夫咸稱慕之聲名籍甚雖蕭然四壁晏如

也其詩淡遠有王孟風格當時謂陸治畫中
有詩文組詩中有畫目爲包山二陸云有北
山篇鴻里什江上草諸集行於世

葛一龍字震甫武山人少嗜古力學挾策遊燕
趙齊魯援例補國子生累試棘闈不第歸以
娛親孤吟獨賞足不出山而詩凡數變蚤年
工剪刻多清綺之句晚歲出入鍾譚稍近楚
調然交遊日廣貨蓄散盡止薄業在南都歲
必一至寄身園闌喧填中而繩床席門苦吟

具誌卷上

不輟後謁選吳橋范文貞公景文識其名異
而問之曰得非吳下詩人葛震甫人呼爲葛
髯者耶召之及堦奮髯聲啞文貞目而笑曰
是矣除雲南布政司理問嘗攝州縣篆多惠
政不私贖醵宦橐蕭然所著集十餘種在都
門有擊筑草景陵譚元春序之曰天涯久住
觸物悲思忠孝不暢心有斷續震甫之所謂
筑也然震甫逸情高致埋照於車塵馬足之
間彼都人士以爲必有所營於此而孰知震

甫殆不然也有營者所以度日久住者所以
忘情此皆詩人之息機任運似趨實舍而苦
吟終日可爲一快者也此淡知一龍者矣子
承夏御夏昭夏皆能詩惜俱天亡

吳鼎芳字凝甫武山人爲人蕭閒簡遠飄飄然
若在塵垢之外其詩與范汭刻意摹唐刊落
凡近有披襟倡和集行於世鼎芳年未三十
生四子一夕夢六士告曰偕爾佛子傳佛慧
命因展兩手光作布滿空界反照身心惺然

具區卷十二

終

而寤遂斷絕妻子緣入雲棲視髮蓮池大師
像前法名大香號庵曉年已四十矣過潔溪
登聖日峰絕頂欣然卓錫布石爲忘歸臺語
徒衆曰他日堆骨於此石縫吾事畢矣崇禎
丙子九月八日結跏而寂徒衆瘞之如其言
世壽五十五僧臘一十六著雲外集經律集
錄十餘種

具區志卷十二

終

具區志卷十三

人物 隱逸

吳縣 翁澍 撰

漢角里先生四皓之一也本洞庭山人其後隱
居商洛潁山中今洞庭山西南有角里村其
故居也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曆云姓周名術
字元道太伯之後又云角里先生一號霸上
先生

元王鵬字九萬東山人博洽經史隱干山之北

具區卷十三

至正間徵之不起著有緱山集

馬國珍洞庭山人應召至京官之不願力祈還
山賜號靜逸處士復賜御寶書其詞云儒人
馬國珍稟性剛明持身雅正讀書學道志操
逸於古人樂善安閑簡靜宜爲君子不爲祿
仕甘分山林可號靜逸處士

明許曄字光遠洞庭山人以隱士有文名洪武
初召至都以所著詩經義進復陳省刑薄稅
之策因獻詩云布衣裳召入京師足躡春風

步玉墀父老喜除秦法令儒生重見漢威儀
九重鸞鳳翱翔日四海魚龍變化時自古金
陵多王氣聖君應建萬年基上嘉悅欲授以
官曄稱老乞歸賜布袍遂其素志故山中有
許山人茅亭

吳信字思復世居東山之武峰爲人踐履端確
以明經潔行著聞廓然獨居不至城市人皆
聞而慕之晚年離世絕俗爲學益力有袖莊
稿山居雜咏弟敏字思德少補博士弟子監

嗜吟咏自以所見未充走湖襄淮汴求訪名
流及歸放情湖山與兄信弟紀以詩名吳中
時人比之三謝云所著有聯珠集

王銘字警之鑿兄少隨父任光化年未艾歸臥
湖山絕跡城市號曰安隱鑿立朝三十年人
不知其有兄也弟銓字秉之以府學生貢入
都值逆瑾亂政嘆曰此豈求仕時耶遂授廸
功郎告身歸與兄徜徉山水扁其堂曰遂高
號中隱所著有夢草集皆與兄唱和作也

人物 義俠

明陸俊字伯良東山人狀貌奇古好著古衣冠
人咸以爲狂生然伉俠負氣講論世務其家
先爲馬甲悉其害嘗草疏擬叩闕大意以北
人習馬南人習船南人爲馬甲太宗權時之
制也宜令南北各復其舊又言吳下官田稅
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用不虧民不困又言
錢久不鑄且竭宜復五銖備一代制又言州
縣官廨下宜時糾察又言鹽法急盜滋多弛

其禁盜將自息其書數千言屢易稿無間寒
暑行坐寢食得一字卽起易之欣欣然告人
以爲必可行也始干當道若不聞已不聞官
賤賢愚遇人輒授之又榜之通衢市人皆目
笑之俊自若也其後馬甲得除田稅稍稍言
者實采其說俊雖不用於世而志亦稍慰馬
年八十四卒子奎克承父志弘治間泰晉大
饑奎輸粟往賑詔授承事郎奎曰損益盈虛
天道也出粟賑饑國章也顧煩君上榮我乎

棲隱山中以觴奕娛老

吳天稔字原敬父敏見隱逸傳天稔氣度弘遠弱冠長區賦凡三十年不以累人人感其德稱爲吳四糧長建渡水橋至今民蒙其惠成化中以賑邊授中書舍人弘治間吳中歲祲天稔發粟賑饑事聞詔以尚義旌之後結廬翠峯自號蘿屋

朱良知字致甫東山人少讀書饒才略負經世之志嘉靖間倭夷入寇良知結束從戎多所

卷五

四

匡建倭平治裝至南都爲海忠介瑞所知引爲莫逆交一時臺省機務非良知弗決也忠介性孤峻門無揖客凡馬政踐更舖戶倉兌諸役議必行者民咸不便良知條書相告多所匡正戊子歲大饑民不堪命所在剽掠當事議亟勦滅良知嘆曰百姓饑窮故爲盜賊宜少挺緩瓦解雲散矣奈何迫劫使爲亂哉遂請於官出橐裝千金買粟賑濟計口給籌凡五月而民始安臺司欲上其事當得官而

良知謝不願也忠介公崖異自好頗爲同官所忌歿於官無子觀莫能還好義者雖樂賻顧有所畏憚無敢窺左足而先應良知憤然曰有官如此忍使其骸骨不歸故土乎乃置殮中衢先以黃金十金投焉三日得五百餘遂還葬於瓊良知卽發裝歸山曰朱布衣從此遯矣所著有平倭志紀異錄留京偶筆家訓三十六條弔忠介公詩載古今全史

卷五

五

讀書了大義不樂爲博士業乃治裝遠游客清源歲大疫死者相枕叅賈地郭外爲叢冢瘞之建東嶽行祠卽其內延耆宿訓誨閭里義聲震齊魯間旣歸吳郡守縣令聞其名往往咨之以事吳獄隘不勝繫而宿囚黥悍輒陵其新入者叅請廣獄室別處鬼薪以下而身任其費嘉靖間海倭入寇已躡西洞庭叅出家財募鄉勇捍禦東山賴以全守令賢之聞諸臺使者旌其廬曾孫彥博字約之爲人

有才幹當鼎革時山中奸徒作亂鄉里有焚劫之禍彥博倡率好義者殲其渠魁一山始獲晏然有蒙師高某課徒過嚴一子遂至殞命彥博弗介意復延師三年人服其長厚云事具錢謙益所撰墓表

嚴鐸字元振包山人九歲值家難大父陷縲縶鐸持刃怒曰春秋大齊襄復九世讐今不三世能坐視乎家人解慰之曰若壯而訴諸朝勿諸國當不愈於刃諸巷乎鐸唯唯已就

墓表

六

學爲文頗穎悟尋以諸生入國學上海陸文裕公浚爲司業拔其文爲六館程式值倭夷入寇鐸以策干軍門曰太湖口昔中山王進兵地也請戍守鐸舟還突與倭遇戒曰勿急擊須其渡襲之倭半渡鐸鼓舟進手射殪三僞賊惶駭走獲軍輜鎧仗甚夥瀕湖遠近得不被兵皆鐸一戰力也巡撫曹邦輔上其功奉旨從優銓敘鐸詣闕乞終養陳情慨切上許之母歿謁選授東昌府通判職治漕河鐸

視水要害作隄防易置夫役終免徒決之患監視臨清關稅得羨千餘金悉資河工檄擢府篆安靜無擾臺使者交薦將超擢會同官有忌之者鐸堅意乞歸放情山水絕口不談世務年七十六卒

鄭庚字惟金東山人性謹愿不趨時俗與人交不設町畦隆慶間知縣劉應望委爲耆正多所建明免里之貧不堪役者八十餘家嘗爲族人代輸轉漕北上所費出自已橐不計也

墓表

七

二兄析父遺產庚讓弗取族人爲鬻地爭持者累年庚密償厥直而兩家怨釋鄰人秦某願售所居庚不忍其去乃遺而却之其周急繼困性所樂爲也孫元亨能詩著有一有吟馮星字炯之東山人束髮事游俠以膂力自雄先世所遺巨貲咸散給族之貧者會倭警有寄帑千金者越三載始來發篋授之封職宛然卽家人弗知也星涉學素寡晚好誦讀坐臥一小樓曠懷弔古短章寄興萬曆間巡按

御史甘士价獎其義勞以粟帛年八十四而終

陸萬里字季鵬居東山碧螺峰下因自號碧螺生而長身慷慨有膂力會勢宦辱諸生章某章萬里友也發憤仗義助章宦衙之幾斃毒手單騎入都將擊登聞鼓時撫按以其事聞乃止選貢入南雍中庚子舉人與吳中名士倡七子社以文行相砥礪年五十二而卒子樞字公榮

具德卷三

八

蔡維寧字以寧洞庭山人弱冠入長安工部尚書柳佐一見奇之遂定交時柳方董役慶陵維寧實佐經畫以勞例授官不拜會逆璫毒流縉紳柳欲上疏發其奸病不能起泣語維寧維寧奮筆代草烈烈數千言疏就柳已病革其家人竊焚之維寧忠憤不得抒慟哭出都門賦詩以見志璫誅維寧踊躍之臨清拜告柳墓道病而返竟卒年三十一先是山中挖煤爲害維寧倡同志作挖煤謠上當事得

禁止維寧好爲詩歿後其友王倪金俊明輯其遺詩名曰秋陵獨響

本朝席本禎字寧侯東山人端攀子本禎廣額豐頤具大人相援例爲太學生事父母以孝稱有祖祠在翠峰歲時上享會其宗人立義莊義塾爲文以記崇禎辛巳江南大禩本禎捐八千金賑饑由吳以達旁郡多所全活應撫黃公希憲以聞優旨褒獎予以官本禎以親老固辭且上言願助國家討寇請輸所有

具德卷三

九

以佐軍上嘉其忠卽家授文華殿中書兼太僕寺少卿誥贈祖父如其官副節使移封唐藩崎嶇兵間未及報命而返時中原多故湖湄桂符嘯聚本禎以全力彈壓地方賴以少安卒年五十有五祀鄉賢祠吳偉業志其墓子啓圖字文興以例貢授中書舍人好施與行善有才力其教東山人行紡織冗費悉出已橐期年而業成至于樵死梁涉餽餒絮束施惠於一鄉者無算其歿也鄉人哭弔者盈

門著有畜德錄行于世汪琬志略云若舍人者可謂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已

人物貨殖

宋夏元富洞庭山人元豐間生贛記云元富爲一鄉著姓年十六買於四方三十八而貲產豐積於是治第宅置舟舫爲人好文嘗夢鳳集於簷蓮生於庭明旦鸞生二子遂小字曰鳳曰蓮鳳後名杲拜忠翊大夫捲簾使蓮學佛於山之水月寺法名道原見仙釋傳人以

杜陽卷五

十

爲鳳蓮之應

明翁蓮字文夫號少山父叅見義俠傳申文定時行誌略曰君少挾貲渡江踰淮客清源清源百貨之濤河濟海岱間一都會也廼治邸四出臨九達招徠四方賈人至者繼屬業蒸燕起已察子弟僮僕有心計強幹者指授方略以布縷青靛綿花貨賂往來荆襄建業閩粵間甚至遠左江北聞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於是南北轉轍無算海內有翁百萬

之稱同時許志問字冲宇善治產積居隨時而逐利家亦不貲卽所居創大第至今言富者必首稱翁許云

席端樊號左源端攀號右源東山人亦以行賈起家富埒翁氏翁氏衰而席始興兄弟學賈松江治生敏辦年十七父卒協力同心運籌握算遣賓客北走齊燕南販閩廣不二十年資累鉅萬凡吳會之梭布荆襄之土旋往來車轍無非席商人左右源者今子孫修業而

昌隆卷五

上

息之善富者一再世未已也東山自翁許貴雄席氏繼興子弟多去文學而趨利

人物游寓

春秋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事越王勾踐既報會稽之耻遂乘輕舟浮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蘇州府志云范蠡滅吳辭越居洞庭東山子孫遂有爲吳人者居東山誤也詳見第宅篇宋錢豫字康功郡人宣和初舉進士通判楊黃滁三州官至朝奉大夫建炎中避地東山社

下里築雙清亭

孫觀字仲益晉陵人大觀三年進士觀自序休

寓室卷云觀自建炎初出守平江未幾罷政

慕郡西山水之勝泛舟濟太湖登洞庭山日

與詩僧韻士笑傲於豐林邃壑間頗有所得

遂僑居於山之陽名其舍為休寓室云

續馬跡志觀係蘇文忠公少子文忠謫官於杭寄居於孫氏遂姓孫後因避亂居馬跡山

號善慶居上

下爛大字似矩郡人崇寧間進士嘗為顯謨閣

蘇軾

直學士朝散郎遷尚書紹興二年守平江蒞

郡不越歲而罷遂游太湖登諸山築室於靈

祐觀東名易老堂自號無礙居士又有道隱

園架浮亭彌大嘗自作記其址尚存今林屋

洞谷磨崖刻李尚書無礙菴記

鄧若水字平仲蜀之井研人嘉定間進士理宗

即位應詔上封事語侵史彌遠以格當改官

為彌遠所抑不復仕進隱太湖之洞庭山賈

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叅軍事若水雅思其

鄉乃起從其招由是歸蜀

明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廣平曲周人天啓乙

丑進士母袁氏夢虎入室而生振飛廣額豐

下尚論古人以范希文文履善自許由涇陽

令行取監察御史極論宰輔冢卿某某等悞

國狀皆入莫敢指者朝右翕然出按福建再

按蘇松條上布解白糧漕兌櫃收差役五弊

父老歎周文襄再生也崇禎癸未由光祿少

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闕賊度

楊繼盛

河陷晉振飛以全力捍淮擒叛人呂弼周武

索而忌之者滋甚用田仰代振飛旋奉母諱

道梗僦居東山時三吳鼎沸山中一日數十

驚賴振飛以少安後卒於粵贈太傅諡文貞

返葬於東山法海塢錢謙益撰神道碑銘有

云洞庭新宮夫椒舊壤忠魂正骨葬此陳莽

其子孫守家居山中

人物列女 旌表十一人

明劉氏山東泰安州人馬跡山史彥妻永樂二

年旌表

夏氏山陽人洞庭山蔡仲彬妻永樂元年旌表
吳氏洞庭山人東山賀元良妻嘉靖元年旌表
俞氏東山人吳縣庠生顧春妻嘉靖元年旌表
葉氏東山嵩下人慎廣鈺妻嘉靖二十一年旌表

劉氏東山人嚴林妻崇禎七年旌表

翁氏東山人許明臣妻崇禎十年旌表

吳氏武山人席時龍妻崇禎十二年旌表

嚴氏東山人張頗妻崇禎十三年旌表

本朝張氏武山人吳嘉諭妻康熙二十二年旌表

表

金氏東山人吳縣庠生吳之翰妻康熙二十三年旌表

人物 列女 備採十九人

明蔡氏名妙寧洞庭山蔡仲簡女徐襄妻也洪武末氏年三十夫亡守節撫子成立娶婦馬氏名妙道年二十餘義亦卒馬守節終身

克紹姑志鄉黨以姑婦咸秉貞操名其居爲雙節堂

王妙鳳東山人許嫁吳奎奎母有汗行妙鳳歸吳以禮自持奎嘗商於外妙鳳獨與姑居一日姑與所私飲命妙鳳溫酒妙鳳從甕室舉燎火警之其人入甕室戲紵其臂妙鳳憤極拔刀斫臂不殊再斫乃絕父母欲訟之官妙鳳曰死則死耳豈有婦訟姑理耶逾旬卒年二十六後里人白於縣縣鯁姑婦之議寃不

獲伸

葉氏東山蔣灣人年二十歸俞塢曹順未幾順旅死舅姑欲改嫁之不從復強之一夕自經簷下明日其夫骸骨適歸遂合葬時景泰四年六月

錢氏馬跡山迎春鄉人年十六歸里人姚冕生一女成化十九年冕客死樞還氏迎哭舟次赴水以殉親族援救之服闋夫兄私納人聘氏覺之投於池復救甦家人防之甚密知不

免乃佯許之防少懈一日薄暮浙米釜中出
女曰汝蕪火吾少睡糜成報我此女往見寢
室堅閉叩而啼哭衆驚壞戶入氏縊於榻以
家貧尚闕旌典

曹氏東山人張孟舉妻年二十二孟舉天亡父
母欲奪其志氏引刀斷去食指曰矢不捨他
姓物矣娶居四十五年奉孀姑金氏同室而
寢弘治十七年姑年九十卒氏旦暮號慟哀
毀成疾不久亦卒翰林吳文之有詩弔之

忠貞堂

朱氏東山翁希姚妻年十六歸翁未期希姚客
死無所出室如懸磬氏力紉綴紡織養孀姑
周氏姑病侍湯藥浹月不釋衣履調護備至
後失火焚其廬明年盜夜劫掠又明年復被
刼饑寒困苦入所不能堪而奉姑之禮如初
每夜然燈火紡績達旦以致之族人稱其節
孝

堵氏馬跡山人適李祐未期年父翰往視之因
挈歸寧舟過湖父墮水人莫能救氏躍入水

救父不得而死事在正德十二年

徐氏洞庭山人沈成德妻事後姑盡孝氏年二
十三成德旅死遺孤三人依依襁褓家徒
立冬夏棲止斗室中風雨不蔽泚泚以支
饋粥指手龜裂日一飯不再餐迨三孤成立
守節五十五年卒年七十八

丁氏馬跡山丁致寧女適同里孟文學生一子
曰恩孟客死於汴氏年二十二撫孤食貧爲
子娶婦既而子又早卒撫其孤孫年八十終

忠貞堂

七

嘉靖間里人王邦憲白於當道獎曰貞節

葉貞女東山人年及笄未字父母相繼歿弟沆
方在襁褓人勸之嫁指其弟曰痛失怙恃寧
忍舍之而去耶俟稍長議之及沆成童人又
勸之復答曰俟成立議之及沆既冠婚畢宗
黨咸曰昔爾父奄棄宗祀伶仃賴爾貞孝撫
弟成立弟既婚矣今當爲爾議姻事乃笑曰
豈有少而不嫁老反嫁人者乎終身未嘗出
外戶及其歿也弟沆喪之三年嘉靖中郡守

姜公旌其門曰貞義云

周氏東山人年十九適曹憲輅越二年憲輅病
羸竭力醫禳盡傾奩貲歷五年憲輅病篤
其兄善爲妻身後計氏泣謝誓不獨生踰日
憲輅卒氏從容爲夫沐尸易衣并衣已衣周
身密縫之縊于夫側明日兄來叩門寂不聞
聲破扉入則二尸在焉時崇禎戊寅正月
周氏東山人吳安忠妻年十六歸安忠越九年
安忠卒遺腹生一子氏善撫之家貧無業日

具區卷五

大

挫鍼以給事姑至孝訓子有義方中年鄰家
失火焚其居僅存一室人罕見其面子天又
撫其孤孫儉勤淑慎年八十一而卒

鄭氏東山人年十五歸翁枝蒨二十四枝蒨卒
氏布衣蔬食足不出戶居家遠尼媼絕巫覡
事舅姑孝卒年五十九

周氏適武山葛承瑾承瑾旅死臨清氏年二十
七遺孤之畏甫七齡伯氏皆早亡上世疊疊
十棺俱未葬氏力事織紵竭盡勞瘁以撫孤

成立命之畏營葬遺棺卒年七十三

本朝周氏馬跡山丁志臯妻明季僦居江陰鼎
革時兵至志臯挈氏匿田間兵執志臯刃之
氏號哭以身蔽志臯兵挾之起則抱持愈固
怒而殺之至死猶不解兵去志臯卒得生
賀氏東山人嚴士聰妻士聰之父若愚以諸生
遊魯爲魯國主教授隨父家於郟城馬頭集
崇禎辛巳流賊攻郟城大掠馬頭集士聰負
幼子出奔賊入其家將掠賀氏以去氏以死

具區卷五

九

拒之賊使所掠鄰媼與婦善者以語誘之氏
叱曰汝喪廉耻從賊更欲汗我耶賊露刃逼
之氏大罵遂見殺一女亦遇害

周氏洞庭山周之球女名壽英嫁里中蔡氏其
夫瓊藻有心疾壽英鬱鬱不自得夫兄瓊滋
兇暴人也強欲私之輒往調壽英壽英走諦
諸姑姑反恚曰若嫌若夫不慧今得慧者顧
猶不快耶瓊滋益無忌復走調之壽英知不
可諱也急剪奩中金服之不死縊於牀乃死

里人將控諸官會之球遠客湖廣而蔡氏復賄里人止其事寃遂不白康熙十五年壽英死二十餘年矣瓊滋忽夜發狂捷戶手刃其妻與所生女一人乃自刺死明日戶闔不開家人穴而視之見三尸相枕藉大駭有小婢匿於床下詢其故具言中夜見一紅衣女子往來室中若導之使殺者眾始悟為壽英魂也紅衣蓋壽英大殮服云

馬氏東山人周文遂妻十七歸文遂後五年文

其盛衰

遂病且死屢顧氏氏曰君不我忘恐我他適也以刀斷左手一指為誓文遂死居二年始歿服除始歸寧父母以其年少無出欲奪其志婉言諷之再三氏哭泣欲死家人多防伺之氏恐不得死佯歡笑如常且整嫁衣防伺遂懈至夜半自經死衣袂蕭然氏生於崇禎己卯死時年二十六

附錄 傳疑五人

明五貞婦東山周灣人俱逸其姓嘉靖癸丑倭

寇至五婦皆死節見劉鳳續吳錄按唐思誠錄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白海虞由木浦入太湖掠橫山復泊龜山而掠洞庭長洲義舉至武山吳邑令康某令兩山團長調兵擊却之據此則倭寇從未犯周灣安得有五貞婦之事況嘉靖癸丑距今不遠豈五貞婦皆失其姓氏乎因續吳錄所載姑存之以傳疑

人物 仙釋

漢劉根潁川人隱居嵩山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所以根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願

其盛衰

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為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張景列仙傳云根後修隱吳之洞庭山遍身生毛昇去因號毛公壇

按吳陵志毛萇不知何代人遊張公洞自洞底東至太湖中洞庭山得石穴而出今山上

有毛公洞岷嶺藥劑包其自言在地中東行開頂上有風波聲及舟人語乃知地脉潛通云二說未知孰是備存之以俟考

隋周隱遙字息元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孫學太陰煉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蟲壤惟五臟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乃身全却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鬢而黑髭鬚而直如獸羴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

溫卷五

度凡四十餘年且八十歲貌似少壯煬帝召至東都尋還唐貞觀中召至長安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習者匹夫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於道得效甚速臣區區末術非萬乘所宜問也復求歸山詔遂其所適

唐周生太和中廬於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之後出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望霽月澄瑩生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

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其奇生命虛一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筋數百呼僮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黯晦聞生呼曰某至開室視之生曰月在某衣中諸君試觀舉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膚客再拜謝之却閉戶其外晦食頃如初

明馬山人不知名氏以其居馬跡山故稱之洪武初為柁工從太祖大戰彭蠡甚賴之不受

溫卷五

官賞惟日求一醉上命光祿官給之以酒天寒大雪醉臥屋角上解衣覆之俄而竟去不知所終蓋周顛仙之流也

唐神皓和尚字弘度姓徐氏姑蘇人天情耿潔風韻邁朗幼負脫俗之姿依杭州龍泉寺一和尚出家天寶六年詔擇真行一州許度三人神皓獨居薦首因隸籍包山福願寺初進具於興大師次通鈔於曇一大師五夏未登學精三藏天台宗旨難為等夷十講律鈔三

昇壇塲傾江而東願禮其足者甚衆嘗引錫
西望想包山舊居遂命舟而還乾元間請住
開元寺誦法華經九千餘匝遊四大寺登五
老峰貞元六年十月十一日遇疾顧門人維
諒我去世後汝若置塔可歸洞庭故山言畢
而逝是夜瑠璃色天星實如雨春秋七十五
僧牒四十三見皎然塔銘

讚唐釋皎然洞庭山福願寺神皓和尚寫真
非畫色方類明眸亦全得我登無言道貴
既雙扉曙落時百千門人白疑或

畫卷

畫

五代雪竇重顯禪師遂寧李氏子出家普安院
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
辨無敵叅謁智門禪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峰
寺後遷雪竇開堂一日出杖屨衣孟散及徒
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至期盥沐攝衣而
逝諡明覺大師

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世以漁爲業
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
投江中父怒咎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

景德寺爲行童後至姑蘇禮重顯禪師於翠
峰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
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
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晚年以疾居池
陽杉山菴遂示寂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宋懷浚號慈受宣和初詔住汴京大相國寺靖
康改元力請還山優詔留之確不可奪已徧
走江浙住靈巖三年後得包山廢院欣然駐
錫一時檀施輻輳殿堂鼎新懷浚以兵火之

畫卷

畫

後不欲煩人而施者自遠至惟恐弗受紹興

初入寂

道原字玄禪洞庭山夏元富子卽元富夢蓮而
生者也學佛於水月寺嘗對御演法宣賜錦
綉還鄉住持東山翠峰寺嗣明覺大師

明景隆字祖庭號空谷龜山陳氏子童時不茹
葷跣坐若禪定稍長出家虎丘爲石菴和尚
行童洪熙間給牒爲僧宣德初詣杭州昭慶
受戒依師住靈隱後往天目禮祖塔憩錫一

載刻苦叅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剖露心法懶
雲大喜所著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儒釋
通貫大理卿吳公誌之卒年五十二自作塔
銘於武林西湖之修吉山院名正傳有正傳
十咏在集

智勤東山沈氏子幼養於陸伯良氏既冠薙髮
投法海寺苦志精修尋受具戒叅禮名山足
跡半天下後歸俞塢里人迎住興福寺檀施
雲來鼎新殿宇齋堂日誦華嚴不輟勤少空

掛卷三

色相戒體無毀年八十餘顏色精瑩步履如
飛正德八年五月辟穀五十日而化世壽八
十九僧臘六十葬俞塢之岡王文恪公爲塔
銘

通潤字一兩姓鄭氏洞庭山人兒時晝夜啼哭
抱入寺見佛或遇僧卽止嬉戲大樹下累磚
成塔指爪禮拜稍長辭家祝髮長壽寺究心
大乘經論高僧雪浪講楞嚴於無錫華藏寺
以書招潤乃往與雪山杲公巢松浸公同叅

隨雪浪至金陵之花山京口之焦山歷十餘
年雪浪沒卓錫虞山北秋水菴已而應天界
之請與浸公大弘雪浪之道諸方皆曰巢雨
二師雪浪之分身也卜居瓊禪師鐵山改爲
二楞菴疏嚴伽二經自稱二楞主人後移住
花山又移中峰天啓四年示寂世壽六十僧
臘四十六註經二十餘種約法性則有法華
大寂等書若干卷約法相則有惟識集解等
書若干卷崇禎元年法子汰如河蒼雪徹奉

掛卷三

毛

潤全身葬於中峰虞山錢謙益爲塔銘

具區志卷十四

災異

吳縣 翁澍 撰

漢惠帝五年辛亥夏大旱太湖涸

吳太平元年丙子八月朔大風太湖溢平地水

高八尺古木拔盡

宋元嘉七年庚午十一月太湖溢

唐長慶二年壬寅大雨太湖溢平地乘舟

長慶四年甲辰大水太湖決

宋祥符四年辛亥太湖溢壞民廬

熙寧八年乙卯夏大旱太湖水退數里內見古

丘墓街衢井竈田無稼民大饑

元豐四年辛酉七月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吳

江民居濱湖廬舍蕩盡長橋亦摧去其半

元豐五年壬戌大雨太湖水溢長興受害

嘉定十六年癸未五月大雨太湖水溢漂沒田

廬男婦溺死無算歲大饑

政和元年辛卯冬大寒積雪丈餘洞庭山橋皆

凍死明年伐而爲薪葉少蘊作橋薪行

元大德五年辛丑七月朔大雨太湖水挾颶風

湧入蘇州郡城吳縣學廟堂崩爲齏粉縣治

民居多捲入半空死者八九

天曆二年己巳冬大雨雪太湖水厚數尺人履

冰如平地洞庭柑橘悉凍死明年秋大水又

明年春三吳之人饑疫死者數十萬

至順元年庚午大水冒村郭渰民田饑饉相籍

至順二年辛未歲恆陰太湖溢漂民居幾三千

溺死男女幾六千

至正二年壬午大水田禾渰沒復大風駕太湖

水湧入民廬頃刻倒蕩名曰湖翻吳萊作僂

言以紀異

明永樂三年乙酉久雨太湖溢傍湖橋樹悉浸

死

正統九年甲子七月十七日大風暴雨晝夜不

息太湖水高一二丈濱湖廬舍四望無存東

西兩山巨木盡拔漁舟漂蕩不知所之

正統十四年己巳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小貢
二山鬪開闢數次共沉於水已而復起鬪踰
時乃止是年大水無秋景泰中復然

景泰五年甲戌大雨雪自四年冬至正月雪深
丈餘行人陷溝壑中禽獸草木皆凍死夏大
水至秋亢旱高鄉苗槁民大饑疫

天順五年辛巳七月大風雨太湖溢漂沒民居
死者甚衆

成化十年甲午五月東山產蛟水暴漲法海寺

昌隆泰西

三

金剛漂出谷口吳承翰妻子三人流至湖濱
而死

七月十七夜迅雷大雨有肅殺聲來自西北
抵馬跡山雁門灣東去壞民屋幾三百壓死
者五六人千斛巨舟攝於山麓宿鳥多仆斃
成化十二年丙申八月水十二月大水太湖阻
凍舟楫不通者踰月

成化十七年辛丑八月十五日蝗來自北墮地
食稼及草茅葦葉殆盡是夕五更大雨如傾

湖水溢漂沒廬舍禾稻不計其數明年大饑
弘治五年壬子春霖雨至五月大水太湖汎濫
田禾盡沒民多流徙

弘治十五年壬戌十六年癸亥連大雪積四五
尺東西兩山橘柚盡斃無遺種王文恪公有
橘荒歎

弘治□□年太湖濱小山自移初緩漸急望湖
而趨一村民見之大呼衆皆錯愕山亦隨止
離舊址數畝

昌隆泰西

四

正德五年庚午夏大風從東南來自胥口至太
湖東偏水涸三十里羣兒從湖濱拾得金珠
器物及青綠古錢大小不一制漸行漸遠搜
浮泥得磚街濶丈許湖心有聚磚如突者有
環砌如井者皆歷歷可辨時水兩日不返人
共易之競入淖而搜至三日有聲如雷水如
雪山奔墜搜者無少長皆沒時五月湖水橫
漲五十日始平

正德八年癸酉十二月大寒太湖水行人履水

往來者十餘日

正德十三年戊寅十一月東山周宗智家一牝雞育卵四顆忽自投入竈中燎盡毛羽而出不三日重生五彩羽衣高冠長頸翰音司晨化爲牡雞

嘉靖元年壬午春旱河渠枯涸三月至六月大雷雨七月二十五日巳時大風古木盡拔具區水嘯沿湖室廬人等皆漂沒

嘉靖二年癸未五月大旱民不得稼六月太湖

長卷西

五

有龍與蚌鬪聲震兩山龍自雲端直下其爪可數十丈蚌於水面旋轉如風仰瀆其涎亦數十丈三四日夕乃息久之漁人於洞庭山側得死蚌殼可貯粟四五石

七月三日大風拔木湖溢漂溺民居王文恪公有紀大風詩

嘉靖八年己丑六月初九日蝗飛蔽天積地寸許有司令民撲捕東山之民五日內得二百餘石

嘉靖十三年甲午三月初二日太湖雨雹大如拳石草木廬舍被損

嘉靖二十年辛丑五月一虎自湖北至東山俞塢人被傷鄉人殷思式倩長興虞人射死於法海塢重二百五十四斤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大旱飢疫相籍浮尸載道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春太湖汎溢

萬曆八年庚辰冬大寒湖水自胥口至洞庭山毘陵至馬跡山人皆履冰而行九年冬復然

長卷西

六

萬曆十年壬子七月十三日大風雨拔木太湖嘯溢歲祲

萬曆十七年己丑夏大旱太湖涸民饑

天啓七年丁卯冬十月七日夜怪風作湖波騰湧丈許再宿乃平

崇禎十一年戊寅秋旱蝗從東北來沿湖依山苗稼被災

崇禎十四年辛巳夏旱蝗米騰貴斗米價三錢饑民絕食富姓發粟賑濟山民獲安

崇禎十六年癸未禾愁旱蝗春夏大疫

本朝順治八年辛卯大水米騰貴每石價四兩

五錢九年亦然

順治十二年乙未地震

康熙七年戊申六月地震太白晝見地生白毛

康熙九年庚戌六月大水漂沒田廬三州人民

淹死無算多年棺木漂蕩不知所之

康熙十一年壬子七月大蝗水旱相繼

康熙十五年丙辰六月大水太湖溢

鳳區卷內

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旱蝗不傷禾

康熙十九年庚申八月大水太湖溢

康熙廿二年癸亥十一月大寒太湖冰凍月餘

行人履冰往來

奇事

吳王闔閭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

不能讀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闔居有赤雀

銜書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

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

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

抱朴子

晉杜蘭香墉城僊錄云初漁父於洞庭之岸聞

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

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顏貌姝瑩忽有

青童靈人自空下集其家携女而去將昇天

謂漁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謫於人間吳建

興二年春復降於包山張碩家有侍婢二名

萱枝松枝贈碩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

鳳區卷西

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鸞輪送我來豈

復耻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乃由暮

殢子二枚大如雞卵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

辟寒暑碩問禱祀何如蘭香曰藥可除疾淫

祀何益碩既婚授以輕舉之術遂絕跡不來

年餘碩船行忽見蘭香乘車於山際驚喜徑

往造香欲登其車其奴扞之遂退宋邕有杜

蘭香下嫁張碩詩又張碩寄杜蘭詩唐詩杜

吹註杜蘭香其後洞庭包山降張碩家碩修道者也授之以舉形飛化之道久之碩亦仙

去漁父以學道不食後不知所終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吳邑人也應舉赴咸京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取書進之君泣曰老人之罪使懦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擎天而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寄

昌黎卷四

九

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曰予即洞庭君女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好同歸洞庭莫知其終姑蘇志今洞庭東山有柳毅井立祠今在白馬廟非柳毅也井吳城住宅有柳毅橋鄉人以水仙神立祠也二處吳郡志按小說載柳毅傳書事或以謂是岳之洞庭湖以其說有橋社故議者又以為岳勝寺有井曰柳毅井按岳陽傳始記君山崇勝寺中言將歸吳國固無定處然則前人因事關文後人遂以為寔此亦好事者之過也二說姑並存以傳疑

大曆初處士李籙秋夕於震澤捨廬野步望中見煙火意為漁家漸近即朱門粉雉嘉木修林盡舟倚白蓮中生異其境徘徊未敢前入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籙隨步而入瑣牕洞戶中有女郎挾體瓌質衣如雲霓揖生曰延竚嘉德積有年矣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捧方丈酌酒珊瑚鍾以勸侍兒數輩執樂女郎倚曲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某非人也生

昌黎卷四

十

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傳於世人乎乃以水晶簪扣盤而誦芷秀葍華之詞俄聞鐘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之士不得游持素綃送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澗朝日已上廣陵胡人識其綃曰龍領小髯所緝也

樹萱錄

詩明高啓

玉波冷雙蓮金風暮剪雙頭蕊啼錦雲陣冷鴛鴦死滿江烟玉流古香尋魂弔影愁茫茫吳天墜露衰紅濕一夜波涼小龍泣芷秀葍華散掩紅房王孫歸已暮斜條拂引蘭橈渡蝶散掩紅房王孫歸已暮斜條拂

蟻采同芳社脈脈雨烟江阜斷腸路
紅顏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

正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爲小網數船與其徒十餘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纔七八寸漁者患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臟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絕而仆衆大驚共取鏡鑒形照者卽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始醒明日

具區卷四

七

復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是皆愈詢故老云此鏡在江海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

原化記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僊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

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囚鴻蒙氏章商氏免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蹕疾輕利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以千數頭鑠大索鼻穿金鈴從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安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

具區卷四

七

難先是永泰中李湯爲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龜山下其釣爲物所掣不復出漁人疾沉可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以告於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鎖力不勝加以五十牛鑠乃振動稍稍就岸濤驚浪翻觀者大駭鑠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鬚雪牙金爪闐然上岸高五尺許蹲踞若獼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彩若電視人欲發

狂怒衆奔走獸徐引鑠并牛入水時楚多
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何物今考李公
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見與經相
符

戎幕
閑談

寶曆間有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常若
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前崑山尉楊
氏子僑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
舟遊虎丘寺時任生語及鬼神事楊曰人鬼
殊迹任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

卷四

七

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岸任指曰此
鬼也其擁者乃嬰兒生魂耳楊曰何以辨之
任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子乎婦人聞而
驚懾疾迴步未十數遽亡見及晚還去郭數
里一家有女巫醮神問之曰有嬰兒暴卒今
寤矣命出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驚
歎謝任生曰先生真道術吾不得而知也

志

宣室

貞明中有漁者於太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

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額
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
甚疾望洞庭而去

千迷聞
奇錄

宋宣和間楊岳字之損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
雲濤洄湧震動牕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
棊局及石壑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
觀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卽起凌波而去
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岳案爲圖以視善奕者
歎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

卷四

七

圖嘗板行今逸之堂亦更爲廳事矣

所記郭某

建中靖國間郡人朱勔賂中貴人以花石得近
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石綱常採得黿山
一石長四丈有奇又郡宅後白公檜一株世
傳樂天手植創造大舟費錢八千緡以獻時
常潤河渠淤淺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進徽
宗賜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自春至冬
方至京師詔置於艮嶽由是勔寵日盛父子
建節鉞弟姪數人皆結姻帝族卽居第創雙

節堂畫徽宗御容置於一殿使監司郡守就此以朝朔望勛嘗預宴徽宗親握臂與語勛遂以黃帛纏之與之揖不舉此臂至於園夫畦丁藝精種植及能疊石爲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數計宣和三年以勛擾民民多思亂遂伏誅

吳中舊事

東山傅永紀正德初商遊廣東泛海被溺獲附舟木三日夜流至孤島島惟疊石礫礮徧無織草所服之衣噉舂殆盡度不能存呼天泣

盡卷四

五

曰居於山饑必至死附於木或可得生乃復附木出沒波濤七日至海濱見一漁翁張網獨立乃拜書詢爲某處漁翁書示曰佛郎機國原本機朗永紀又書曰我夏人也覆舟隨波至此賴君可以生乎漁遂允爲館穀久之意氣彌篤以女妻之永紀善爲紙竹扇一扇鬻金錢一文不二年至於鉅富佛郎王召見授以爵正德末年佛郎太子以永紀爲通事進刀劍於華夏武宗禮遇優渥永紀遂勿復

去嘉靖初罪其私通乃致之庾死時年四十

八五湖漫聞

洞庭山馬家墳有古松一株大可合抱挺然參天本朝順治甲午海上有警當事者議造戰艦於是有封樹之令有司至洞庭見古松遂封焉其子孫丐免弗獲又貧無以爲賂乃相率號泣塚上是夜鄰居聞哭聲嗚嗚不絕至夜半忽聞大聲如裂百丈繒帛者旦視之則古松自本至末已裂破死於是馬墳一境

盡卷四

六

墓木得免人稱之爲烈松

具區志卷十四 終

具區志卷十五

吳縣 翁澍 撰

雜紀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射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唐張志和自號烟波釣徒浮家泛宅在五湖震澤間作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具區卷十五

憲宗時畫其像訪之江湖不可得志和之兄松齡懼其放浪而不返也和其詞云樂在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桂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後與顏真卿同遊平望驛志和酒酣起爲水戲施席於水上獨坐飲酒嘯歌去來如掉舟聲復有雲鶴隨之上下遂於席上揮手謝別上昇而去

白居易長慶中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月詠

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常夜泛太湖詩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寄元稹詩報君一事君應美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湖心泛舟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法網太疎不以爲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

皮日休爲郡從事與陸龜蒙遊洞庭多倡和之什常以五物寄毘陵魏處士璞各系以詩謂之五貺詩一曰五瀉舟二曰華頂杖三曰太

具區卷十五

湖硯四曰烏龍養和五曰訶陵樽序云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硯詩云求於花石間怪狀得天然中瑩五寸劍外老千葉蓮月融還似洗雲濕便堪研寄與先生後應添內外篇龜蒙和詩誰截小秋灘間窺四緒寬繞爲千障遠溪置一潭寒坐久雲應出詩成墨未乾不知新博物何處擬重刊太湖之石名古今不知亦可以作硯姑記之以俟好奇者

宋雪竇禪師居翠峰寺相傳建隆四年有沉香
大士及銅鐘浮至湖口每風浪作鐘聲若呼
翠峰云人舉之莫能動寺僧携之即起因建
樓懸之聲聞數里後僧示寂鐘遂不知所之
太湖波濤湍激瀕湖土田有蝕於湖者謂之坍
湖有漲沙爲田者謂之新漲新漲易隱而難
明故民日享其利坍湖往往有賠糧之累此
亦司民牧者之所宜知相傳古所沉處有三
一在香山數里外圖經云吳王壽夢故城在

具區卷五

胥湖口今香山潘氏里有司徒墩遺址尚在
其砂硬石硬猶爲舟患一在南湖寶林寺外
舊傳寺在湖心徙入二十里許所徙故地皆
沉未沉時有童謠云赤鳥二年徙此寺赤鳥
三年太湖沉按赤鳥吳大帝年號也一在白
塔堰堰在洞庭山北三面有山如缺涵水一
灣圍可三十餘里惟西控太湖中有塔基亦
爲舟患漁人言此中多魚然其下巨石嶙峋
網過之必爛無完出者按明開國戶籍皆因

宋元獨洞庭籍中有三十都一區無徵其土
地戶口如故或云此一區沉在宋元間

明正統三年八月太湖水忽漲四尺許父老云
太湖不通潮又無風雨而漲事有異是科東
山施槃鄉舉明年狀元及第

戊午年開科取士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爲
春秋魁第四張獻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旣而
赴會試槃作詩留別友人劉昌其詞云紅雲
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詠蝴蝶云

具區卷五

莫怪風前多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已未果
狀元及第時謂之詩識

施槃爲人警敏善應對幼隨父商於淮上從師
讀書主羅鐸家有都憲張某來鐸命其子與
槃偕見張試以對聯曰新月如弓殘月如弓
上弦弓下弦弓槃應聲曰朝霞似錦晚霞似
錦東川錦西川錦張大奇之年二十三遂魁
天下士自明開科以來登首選而年少者莫
如槃常在翰林英宗問卿家吳下有何勝地

答曰有四寺四橋上問何名應聲曰四寺者
承天萬壽永定隆興四橋者鳳凰來苑吉利
太平英宗大悅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有人以呂純陽渡海像
求題公援筆疾書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
直渡海風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
一洲識者知爲遠器

文恪公自少傳乞歸雖蒞銓曹位三孤而囊篋
甚薄家居不事生產日以著述自娛有富人

丹陽卷五

五

請餽田二千畝以女妻公之子公曰苟受之
必爲之役矣峻辭乃止葦川陳公嘗謂南撫
中丞陳公鳳梧云吾師少傳王公天下窮閣
老耳中丞曰此其所以德服朝野

施槃在翰林時有吳江僧率其徒某至京求度
因見槃槃曰此徒神骨秀潤非釋氏子也當
令業儒僧遂使其徒受業門下乃與銀三十
兩爲費僧自歸吳不半年槃遂疾亟乃以此
徒并前銀託於同年松江錢公溥請教之徒

竟隸籍京師越三十餘年貢爲吳江丞來謁
槃墓見墓隘陋近水慟哭不已卽申請巡撫
彭公曰夜夢施公緋袍象笏乞曰吾屍今淪
水窟願爲擇地遷之彭亦槃同年也乃命有
司遷葬偃月岡下匝以石垣表以石門又徵
楊文貞公銘其墓及造狀元坊於前蓋雖槃
之知人而徒報德之厚可嘉也

吳文之少敏悟九歲自書對聯於齋居云移門
欲就山當榻補屋常愁雨濕書初名濟與張

丹陽卷五

六

濟同學有客聞其才造館與對句云張吳二
濟聯床讀文之立應曰嚴霍同光間世生此
客善繪事又云畫草發生頃刻工夫非謂雨
文之曰燈花開落須臾造化不關春客又曰
畫上行入無雨無風常打繖文之曰屏間飛
鳥有朝有暮不歸巢其捷給如此年十九登
鄉薦二十八第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文之會
試時文恪王公贈詩有洛陽賈誼年猶少蜀
郡楊雄賦最高歷塊始知千里駿當場誰是

九方臯之句

李禎不知何處人按王文恪公集正德五年吳下大水饑草載塗有司奉命檢災賑饑而往往旁緣以爲利予伏林下竊傷之竊恨之角頭巡司李禎領檄散財於鰥寡甚均且有憂民之言予甚多之乃因其像贊之曰勿謂位卑其才乃充勿謂惠小其心乃公屏盜之迹時乃之職拯民之病時乃之功蓋一命之士存心於愛物則九重之仁不隔於困窮噫彼

具區卷五

七

貪濁位都顯融受若直急若事瘠其民肥其躬雖曰倏然蒞於上得不赧爾愧於其中耶夫李禎一巡司耳得附文恪公之文以不朽誰謂廉吏不可爲與

緱長弓太湖中人通文史善鑄鍔冠如意楊維禎鐵笛其所鑄也自云將鑄湖心鏡維禎爲作冶師行贈之

詩元楊維禎湖中冶師緱長弓有如漢代陶來化青童且莫隨仙跡飛鴻道人錢笛已在手鐵冠八柱凌喬嵩皇帝一統誅羣兇猛士

干將無所庸還繳上青子天上神重瞳江心火電流赤虹雲凝霧結愁蟠龍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某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壘斷之徒而尤之雞鳴而起至日之夕執籌數緡孳孳惟有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算入骨髓周恤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劫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捲一空盜喜過望於是縛牲載酒卽以蔣氏之物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

具區卷五

八

民居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踪跡我也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振柁飄然長往盜醒覓舟不見無如之何凡買船經過知爲盜也戒弗敢近時值嚴冬東餒之極駢首就斃無一存者此余得之陳曼年所云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祈福得禍舟人晏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

於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

葉正甫妻劉氏東山人能詩正甫久留都門劉寄衣作詩云不隨織女渡銀河每到秋來幾度歌歲歲爲君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刀未動心先碎針線纔縫淚已多長短只依元式樣不知肥瘦近如何錢宗伯謙益載列朝詩閩集中

陶周望云余曩年讀蔡羽洞庭記知有是山又以茲山知羽也後四年始至山中忘齋其書

具區卷五

九

以來然尚能誦之其朗峻高潔可與柳宗元永州李孝光雁宕諸文等伍意其奇士急欲就鄉人間之天王寺僧澄源者好事知文墨爲余言羽卽西山人也山有東西蔡村族最盛而羽怪誕有三間齋已處其中縛藁爲二犬儒令腰膝俱可屈折繫兩旁室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爲解而寅傳註凡旁每開卷便大誑曰某甲繆甚叱童子牽以來蹠而杖之而寘大鏡南面遇其著書得意輒正衣冠北面

向鏡拜譽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尤以善易自負故稱易洞也羽本號林屋少年未知書日與羣兒走山巔放紙爲戲其母數戒之必泣下遂折節誦讀以詩文名後貢爲翰林孔目祖昇亦有文名卽撰太湖志者也

具區卷五

具區志卷十五 終

具區志卷十六

吳縣翁樹撰

雜咏

按首王蔡編集太湖志餘咏不下千
附麗川尚多如洛選存二詩君首然陽
改三夢角為山林屋口程詩松盤雲三
太湖賦宋之問夜渡景俱江松盤雲三
至若歐陽文忠公遠字以蘇湊合者公
湖南康望湖亭大失常風人志俱改觀
為一辭義晦今自失志風人志俱改觀
千首乃以臆見本志風人志俱改觀
雜咏一則附錄寧簡存五題百餘嚴首
自愧羅未盡挂漏寔多繁嚴首而郡濫

賦明謝常

志一俚博列之卷末附以焉雜
庭如神中書世賦與二器宇卓木
然望之庭如神中書世賦與二器宇卓木
具區之庭如神中書世賦與二器宇卓木
之情誦歌賦雖年一葉歌賦與二器宇卓木
之贈也賦雖年一葉歌賦與二器宇卓木
乎西都遇賦雖年一葉歌賦與二器宇卓木
中勝境實天下之大樵朝賦與二器宇卓木
樓不勝飛乎岳陽之君區勢涵於東海石
以爲彭蠡耶則見銀河不見天庭虛爲吳
張姑見屏風則見銀河不見天庭虛爲吳
望之然九則見銀河不見天庭虛爲吳
轄太焉見彭蠡耶則見銀河不見天庭虛爲吳
東之月出耶則見銀河不見天庭虛爲吳
言曰吾將告子太湖之鴻儒以得停名演子以揖太余

具區卷六

具區卷六

湖之義千將樂而聞百里乎是湖也
界四方之有餘其東也則百里乎是湖也
則億萬之有餘其東也則百里乎是湖也
也則萬之有餘其東也則百里乎是湖也
其半爲雪水之隅北太湖半爲常郡之
半老相傳信而拘之誣原其始得常郡
古爲水皆信而拘之誣原其始得常郡
而衆水皆信而拘之誣原其始得常郡
崑崙與一頂萬滄海此然亦安知其不
不與風候碧萬頃如青銅之似耶練若
鋪之雪如使起長鯨不怒呼戰銀河拭
濤人之風候碧萬頃如青銅之似耶練
大寶之貝如使起長鯨不怒呼戰銀河
茶之鱸魚月其觀者珠則春風桃李花
膏映又鱸魚月其觀者珠則春風桃李
膏莫之有魚神無之騎宅之品味紫蟹
凌波之仙波神無之騎宅之品味紫蟹

或聽樂之有無散於縹緲雪消雨霽
支翠旗之有無散於縹緲雪消雨霽
紅縵綠雲曉張則足供漢陰以生太
之少陵有石有漢張則足供漢陰以生
仙者自海而有以得漢張則足供漢陰
此者自海而有以得漢張則足供漢陰
壁隔滄海而望蓬蓬與玄何必渡黃陵
求是扁舟於年蘭桂編蓬蓬與玄何必
是扁舟於年蘭桂編蓬蓬與玄何必
澤混跡於江之奕世散采芝輕曳於航
樂長鎗大竿不漁蕭散采芝輕曳於航
風雨慕高竿不漁蕭散采芝輕曳於航
庭之漾湖泛名於石舒雲清風於朱桐
聊爲適湖典之需酒紅蓼白蘋怡情之
具區之義千將樂而聞百里乎是湖也

詩唐白居易

早發赴洞庭舟中作
蒼蒼星月高低宿水光
棹舉影搖

萍爲秋命四達覺驚先吳有有州之扣鷗
之洛神月急七生人異此高舫沙
賦涼展已別於鼓物芳樂士愚而
浮露素墮兩峰浦波遊靈孰苗有
想援海起翠折間亦之誕裔志誦
木石與玉丈視之歎舞於木然祖
余一枝矣則舞紛落百龍也語抑
問答於碧是將曉雖以相鳴更
之前天難蠟靈捧宮九硯
言而蟾蠟靈捧宮九硯
遂寫

燈燭動舟移聲拽管絃長漸看海樹紅生一日
遙見包山白帶霜出郭已行十五里重歸去
曲裳顧非熊指何峰未入連雲寺先齋越浪
霓裳香迴人病柘須作秋滿歸龍菴許渾送張
鐘若救吾棧病柘須作秋滿歸龍菴許渾送張
松花後士病柘須作秋滿歸龍菴許渾送張
庭花後士病柘須作秋滿歸龍菴許渾送張
茶竈行字誰寒益藥畦他相松頻頻人送劉山
思兩逐雲月生中路入間又武陵草蟲驟急夜
庭湖乘早雲月生中路入間又武陵草蟲驟急夜
山雨重更平生心未皮日休登臨觀步暑雨
已不重更平生心未皮日休登臨觀步暑雨
正錚錚從上成雙看綿登村度石缸菴花時
族溪鳥不戍相從綿登村度石缸菴花時
根瘦似不戍相從綿登村度石缸菴花時
簷野店窓多携破腹如鑄愛買紫缸漁人犬聲

具區卷六

三

光棹舉影搖

孤從狼洞天離非問痕傳似仙秀大擬可音
月籍籍庭府傷是恨何冉齋瘦竹經古
空胡正無山遠釋籍籍尾珠誰成傘邦遺
天上勝仙衣波然若偏探幽曲百水雲此
見人翁春製詩太麗非村牢鳥逕步意
心基遊荷名路搖湖太遜餉腔行藤十緒
寥遠散亂送首蕩館車湖世白遠沙鞋韻
寥愛時顧薦暮送戰艦細勝紅投山薛君
一浮送五道賦天殷艦細勝紅投山薛君
水雲維靈士甲多秀赴輕如織船買爲蹟
鏡獨諒芝遊擬疾舉春風回頭酒南風
中山還人桃庭科見芳風回頭酒南風
五代釋庭北說間別庭頭酒南風

具區卷六

四

五代釋

重顯起翠峰請別靈隱禪師重臨行
不勝依戀唱宗乘亦是開圖重臨行
庭波心七向靈峰青跡今高貽圖重
盧屏倚七向靈峰青跡今高貽圖重
石侵曉色盡人枕夜濤眠庭羅山事
年滿天無因盡人枕夜濤眠庭羅山事
雪正獨宿太湖一乘與同醉眠庭羅山事
賀梅和薄雪煮茗對孤燈應笑排衙早
折曉王安石岸太湖依清游微臨溪落
踏水涵幽樹岸太湖依清游微臨溪落
立知世有樹岸太湖依清游微臨溪落
誰知世有樹岸太湖依清游微臨溪落
歸船張耒春色湖上絕句風蕩艇子衝
青山隔春色湖上絕句風蕩艇子衝
兩看山隔春色湖上絕句風蕩艇子衝

王水相冷阿未廣蕩夜月見餘翳掃園髮
摩語浸誰眠洋游白色貽聞若石擬欲
詰亭官洞坐○夜東若蓮惟太有石狀
青閣庭裏艇行吳吳浮過湖盧知花陵
信翠船庭裏艇行吳吳浮過湖盧知花
江南雲似雪子船歌太看席秋隱幽書
有藍船釣竹網風枝湖玉上免月居有
畫田間青得大龍莊兩橫何之作年五
圖空橘松湖水燈茫醉年洞書鳥明
老畫抽江雲滅拍天落桂開韻後盧
吳榮經白口行風是勝舟種處酬亭
雲經過首鱸○是蕭蕭三洲浩官黃
斬吳過歌吳○是蕭蕭三洲浩官黃
低歌浪娃玻東蕭蕭三洲浩官黃
湖歌浪娃玻東蕭蕭三洲浩官黃
水歌浪娃玻東蕭蕭三洲浩官黃

具區卷六

七

福東益瑩尋維霜然紛龍社芳滿花精橋
祖流秋林釋鐘實袁吟山中寄戴馬何
楊永口屋良砦照水經陳揚跡瑤葉
侯孝淦洞琦音野上贈天州山我
佳思淦七題更黃柑庭倪秋前欲
句好在十騷聞毛林辟陳露萬從
有在成二驪雲何海不訊陳白樹之
溪詩國峰麒麟公沉上錢達遠玉梅
期書海碧林遺樓勢沉人方仙客兵
光鄉參駁屋跡遍天香庭記否吹
來西差鵲先明發銀兩空山夫連
復望竄竄在發銀兩空山夫連
君寄空道圖遲氣空山夫連
一洞情冥自顧子江雲夏幽
舸庭事冥江雲夏幽
南葉江雲夏幽
歸隱水作先幽

知逢綠未中訪煮耕有坐真紅琴吐樓嵐
共花水龍霜君白書承苒尊救嚴臺光
為飛王鍾不曾鷗承若日雲夜陵掩綠
客長璣亦見命飛讀一雲夜陵掩綠
秋安璣亦見命飛讀一雲夜陵掩綠
風陌送引湖駕處萬壺登對史農藏湖
生庭徐年山一水時事醉眺面客又為頻
旅迨庭卜見別如放歌水倒尋列來士
衣初庭蘭圖於天歌水倒尋列來士
別相盈歸倘畫今黃出兮笑丘松開風
我識盈歸倘畫今黃出兮笑丘松開風
欲一山營我幾鳥烟可漁官不夾忒春
言見隔茅親夏時買得鮮田忘來隨
歸何庭老髮花似鮮田忘來隨
無成事結歸變雨當就今聲
限權不西青田盡當就今聲
滄寧相我君鏡年船可聲

具區卷六

八

我中子子險神王斯琉樵怪變靈氣西眉平
新住去為僧宅山璃摧屏化雙勢洞明行
詩狗翠我弗迴亦景明倒滿耳不雲亭與庭鏡
寫吠峰聽還看仙豈密人坪測氣湖秋山天
幽鷄溪何兩杯人無驚滄波底潛旻突青攬
趣鳴處由山每渡此處斯千瀉開太元七歌
我萬藏乘對帝露不須雷洶湧揮潭清兀聲
隣家餘槎空子態蒼陽鳴魚如灑屋三庫空
此聚生尋傷塵萬翠動陽魚如灑屋三庫
山畫陳傷降不狀島忽開騰躍鬼人極六萬
如圖叔情可狀島忽開騰躍鬼人極六萬
削烟達我停到勝難成日照花平湛帆百
王景故題歌雲軒我如中冥冥空
波彷彿秦伯庭我如中冥冥空
光同履寧謠昔吳瀛幽
浸索山畫請吳瀛幽

心美五緣歸君芟肯鮮易興飛底高賦春燕
悠人湖神來同芟讓春北至鞅不天出東雨
悠何老馬篇何巢雨窓哦牽來嵐青南後鴻
處七自邵時父不前詩烏地雲巨兩來歲
曹時中 蓉贈千追后山誌搜剔幽隱贈
隔王古秋櫻經虞周隱贈贈來篇與
寺柱分經虞周隱贈贈來篇與
惟國東明虞周隱贈贈來篇與
聞東西圖畫尋常一愁跡山
旦西湖畫尋常一愁跡山
暮湖上兩中一愁跡山
鐘晴兩中一愁跡山
雪美

道橋因箋山家朝未璣一陽兒畫弄之君不
秋錢酒許有居薊醉花峰聚船晴頌為惟
來爲得住林受北我青片喧影太我哉
須報稱東屋封成狂時雲看闕綠平繼丘
載五仙南洞濟商吟吹根歡波吳敏縮
彩湖門天之歸參來落墩正知小浮驚
衣風高洞勝省李東樽玉離伶萍南地
邵有老故分陽組對葛別能生來地
圭裁去云題之林彷彿洪苦歌日酬
支憶梗折隱此翁義吸濯煉復輪初葛
離地腰隱此翁義吸濯煉復輪初葛
士薄板年羞君以以光王編餐湖黃
宦奇好作新所化編餐湖黃
走吳多縣拜居化編餐湖黃
清民收醉紫洞知修霞上十
朝實中泥庭縣濟多十

徐見許與石遠空清漁中鶴歸偈自著水
縉徂侯王喜蒼又賞作遙恕帆水饒擬上
小過芭寵無藤去剛市指雲帆饒將峰
阮王山問蔡事住不臨秋一落傳異真
風子林字潭開未如月風螺得還覺
流徑鐘來西嚴能僧有吹蒼遲步倚繼
靜林鼎南草初山住光挾到知虛高
可西潭極堂草高竹正橋此有是詞南
樓別無客開草高竹正橋此有是詞南
天墅礙星只震落朋鳥間爾會牆然依
際河白浮同澤霞不房心名自徵文
好庭石禹康波天近青登倚曉歸
山東長穴樂濤萬氣青登倚曉歸
青畔歌中披雲臥迴看百梯已
未竹空有海臥迴看百梯已
雨西哀日時百看已

持禪臨木別山生色過隔白相動津白緋雙點
全踪與落竹是事染浦更國影剝雲畫沙
偈回故院勝但染浦更國影剝雲畫沙
欲首上園逢游檢欲流落誰自魚水踪秀
降龍達秋僧酒遺花雙親非吹繞王比
林路匆半邊芳知溪屐劉日時王蓬
行萬匆日誰在造雨史紅傷微
夜重洲誰肯郡化張三寄藥往消明
宿手登積著書浮靈吳香短有飲
松檢雨湯休楊二贈吳蝶牆殘怡
間野流匏休楊二贈吳蝶牆殘怡
月芳送荒菴洞庭月居友壺紅問行幽
雲親爲僧歸曉我君舟湖友壺紅問
臥作天歸曉我君舟湖友壺紅問
思心寄庭高山年東遊

登樓無端斷池塘上却爲新詩憶舊遊
家萬戶世流奇朝樹榮歌燒燭夜留
歸山余諸作感舊游賦孫鳳翼
根真我來訪幽蘭清風繞功不受
能安漢起歸復樓石門客松雲白
庭道遶岳岱詩懷四老人采芝中
雨洞景衙早閉官廳左仙班尋舊
臥放漢代玉堂冷他日思君尋舊
洛篇金大車贈紅泉萬入洞紗樓
原起千關瀉蔡內翰九遠清朝散
當梅白不礙紅泉萬入洞紗樓
綸官路不礙紅泉萬入洞紗樓
共垂朱曰藩送陸子還洞庭五月
楊梅白不礙紅泉萬入洞紗樓
原起千關瀉蔡內翰九遠清朝散
當梅白不礙紅泉萬入洞紗樓
綸官路不礙紅泉萬入洞紗樓
共垂朱曰藩送陸子還洞庭五月

徐日餘月芳樹綠初齊亭開碧沼塵埃絕
徐日餘月芳樹綠初齊亭開碧沼塵埃絕
徐日餘月芳樹綠初齊亭開碧沼塵埃絕
徐日餘月芳樹綠初齊亭開碧沼塵埃絕
徐日餘月芳樹綠初齊亭開碧沼塵埃絕
徐日餘月芳樹綠初齊亭開碧沼塵埃絕
徐日餘月芳樹綠初齊亭開碧沼塵埃絕
徐日餘月芳樹綠初齊亭開碧沼塵埃絕
徐日餘月芳樹綠初齊亭開碧沼塵埃絕
徐日餘月芳樹綠初齊亭開碧沼塵埃絕

李流芳
得細泥來好客促膝把酒新雪度春分
李流芳
得細泥來好客促膝把酒新雪度春分
李流芳
得細泥來好客促膝把酒新雪度春分
李流芳
得細泥來好客促膝把酒新雪度春分
李流芳
得細泥來好客促膝把酒新雪度春分
李流芳
得細泥來好客促膝把酒新雪度春分
李流芳
得細泥來好客促膝把酒新雪度春分
李流芳
得細泥來好客促膝把酒新雪度春分
李流芳
得細泥來好客促膝把酒新雪度春分

王叔承
行船却簡雨返上日將入西月湖楊柳
王叔承
行船却簡雨返上日將入西月湖楊柳
王叔承
行船却簡雨返上日將入西月湖楊柳
王叔承
行船却簡雨返上日將入西月湖楊柳
王叔承
行船却簡雨返上日將入西月湖楊柳
王叔承
行船却簡雨返上日將入西月湖楊柳
王叔承
行船却簡雨返上日將入西月湖楊柳
王叔承
行船却簡雨返上日將入西月湖楊柳
王叔承
行船却簡雨返上日將入西月湖楊柳

東嶺宵揚指西峰天吳寂不驚雲色淨遠空
芙蓉功咄嗟二明滅零落如秋蓬拾舟越蒼
高鵬羽坐玲瓏無化事悲歌覽勝助權輿
莽穿雲封日董其昌贈翁子月東山看楓葉
暮谷八瓊書白石聊容與蒼雲任卷舒得世
真落清夢庭曲遠十應蕭山別具區采晏
如楊文驄波心菱湖愁見雙鳥郎來云是
怒龍杖○夜過大濕丹嶂有投龍事山每打
魚人網得金簡字○聖姑知有兄空如愛子
維孝弟通神明因之格物理烏雞山遂無
娥沉築水綈紫千鶚今誰洞令養更曹
女墳○萬項開蛟窟三閭識禹庭支祈叟淮
泗壑○留寒雲○我作欄柯人橋中看更奕

花發漫乘風石洞天去西龍瀝萬毛公村
花發當湖曙石洞天去西龍瀝萬毛公村
山寺幽無三秀月相思無際毛公村
平雲泥江波渺吳天別動盈三自見升
簡書催君行復發君不見城東暮雨窓
雨度幽懷不能說白門何處買如故山
清游尚難同小期汗流處君懷遠志
笑我千時戀青陀看人老吳鼎芳寄
兩波滄長使走頭山橋葉秋露風
明月放船去一僧黃葉門雲高麗
滿地何處尋水殘霞空處萬龍
鄭君不來隔石上幾霞空處萬龍
一君點水興醉題客眠如仙鍊今東
幾點水興醉題客眠如仙鍊今東
水點水興醉題客眠如仙鍊今東

不留連骨月情廿載劫飛徐波乞石詩包山
不盡夜山勢過池來亂向中積潛行井窺
間之仰見二石復關忽夏雲崩瑣屑春與
潦夕所施不一相復關忽夏雲崩瑣屑春與
何物飛而翼遂合氣力豚相家蒼樹在吾
不隔季我欄草亭問十倍人蒼色如黃周
飲十載餘小隱湖山堪獨步過大文盧星
思歸載餘小隱湖山堪獨步過大文盧星
軒書若得素心晨夕共成疑欣話更何秋
異書若得素心晨夕共成疑欣話更何秋
馬班隱居文骨塘萬頃歸黎浸碧雲蘇臺
重鹿羣隱真看一卷石根得與詩人痕過
童童小洞為真看一卷石根得與詩人痕過
名童童小洞為真看一卷石根得與詩人痕過

天地亦何時巨靈關○西傳聞范蠡宅
萬桃花塢至明翠月鶴○西傳聞范蠡宅
似君山種常拾翠月鶴○西傳聞范蠡宅
酒包山官舍二首綠紅燈紙屏秋鴈汗
嘆話晨星刊懷羽老餘酒頭白抗疏千
青龍起蒼梧翼老餘酒頭白抗疏千
魂壘須申寫放箸捫胸拉華表○霜翼
亂孟嘗門燈斷魂重相存來美饌偏忘
客越范蠡船頭好戰國相存來美饌偏
吳越范蠡船頭好戰國相存來美饌偏
意渺然蘆花蕭瑟五湖論吳偉業兩庭
木落空山蘆花蕭瑟五湖論吳偉業兩
窓雨且高眠莫愁管絃魚市有雲天
世畔只踏春行煙波何好放船西侯
世畔只踏春行煙波何好放船西侯

臂西心看樓庭春好偏看誠爾玉倫燭珍山僧
侯若事渚景東明雖留山厚到此倍重名離能
西孩欲道色山還去連餘把湖類日娛邀石待
山下至拋暗寬翁夜情預紫酒邊主人看泉客
悠知拋墮過氏涼猶請在心亦人求不香
悠汪未紅兩山樓久僧年不拳是共醉何平
本魏得衣山樓久僧年不拳是共醉何平
是美無冷疑澄波爾早何潺月夕良何平
漁讀書倚鳥沐萬去我掃吟謂杯友同秋支
樵書包遍驚見登當待風我解明居月許言
者短翻穿竹眠我前維履照氣盡留
縱山短翻穿竹眠我前維履照氣盡留
酒却長翠雲月竿葉方謫雲臥對
彈奇關影月竿葉方謫雲臥對
琴與寒似延眺層洞宿
白君董黃惟層洞宿

晝
奎
六

七

谷徑亭石園園湖蕭殿香合羣時下浪溪溝自
險之中皆叟卽上只風碧花天玲漱算在題
間筆奇帶事人野燭前溪銷瓏雲午蒼
繞方墨玩暫烟蔬花涼拂夏石根窓頭
竹問暇開收將集遠影吹莫清灣一乳餐
溪路圍篋橋游分慚裏落海大○沸洞罷
長沿棋圖柚屐得車三潮屋山亂蓉重吟
廢山一局有童山頭慙齊聲如蟬抵重卷
殿脊遙酒古臨房一山樂看舍光石金翠
猶遜尋千香端丈居蘭鼓尼自晚高○抱
存到鵬春飼坐魚鼓聲師賞景松紅湖蕭
寒上草鴛還歸歸設佛頭黃人畫如
園方鄭郎行老霖翁客名橘聲睡午
尚亂鄭圃行老霖翁客名橘聲睡午
帶趨鈔從庭眼霖翁客名橘聲睡午
荒取縹花悵山季蕭蕭小抽迴

隨兼圖湖公大欲包平矣于噫索宿玩不江霍
子寄籍中禱觀其民榜則幽渠樂成有於京其
天稱爲所干清河公之流於煙絕至荆不困師
明爲靈謂洞庭事爲雨之鬱學異得古聖月可爲
吳有洞者遂山旣畢焉老而爲人所爲所固之
惹庭遂山旣畢焉老而爲人所爲所固之
夫清爲者旣畢焉老而爲人所爲所固之
山川集二十忝應乃響於日所歷太
清序十忝應乃響於日所歷太
澈天之以志其必
之生志其必
際才其必
乎必事皆太

晝
奎
六

六

序唐皮日休雜文
洞庭也爾後觀以敷淺源登廬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庭也爾後觀以敷淺源登廬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迴爾後觀以敷淺源登廬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觀以敷淺源登廬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以敷淺源登廬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敷淺源登廬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淺源登廬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源登廬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登廬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廬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阜濟九江由天社抵
濟九江由天社抵
九江由天社抵
九由天社抵
由天社抵
天社抵
社抵
抵

世運昌明之時發之爲文章著之爲事業以
鳴國家之盛傳之無窮播之不朽夫豈偶然
哉此洞庭清氣集所由而作也洞庭山水士
間鍾靈秀自勝古昔尚隱遁其負經術
出而爲世用者寥寥無幾有著作經久失
於紀傳高皇帝開創洪業列聖相承斯文我
朝自太祖高皇帝開創洪業列聖相承斯文
興起今葉顯而神鵬入文化成於斯爲盛
中以爲文則皆根據六經出入百氏辭語
其奇足追蹤古作者詩則有盛唐風致
新賦則多類變騷賦爲一代之傑也
雅彬則多類變騷賦爲一代之傑也
史里者亦多其尤芳肇慶府同知沈理上
若刑部員外郎尤芳肇慶府同知沈理上

卷六

九

人知縣葉廉湖學訓導蔡旭代府紀善賀廉諸
祭出而遂魁天下士觀迨正統已未科有施
夫繼而鍾繇不絕也鳴呼諸君子生長文獻
之邦而鍾繇不絕也鳴呼諸君子生長文獻
形容至治蓋將鳴於未已也樂故國家歌太
博學尚義暇日校而正之賢之詩文積氣成
與吳門顧寅仲校而正之賢之詩文積氣成
將錢梓以傳心亦久不徒爲是名曰洞庭清
勵後來其進弗固請于吳文之武序今鄉
亦其端辭之弗固請于吳文之武序今鄉
年夏五月鄉約申自舊徐君鳴玉輩以書抵
子議行鄉約申自舊徐君鳴玉輩以書抵
白金歲以三人分領之出息以供約中之需
嫁娶葬家有功凡預約者必以濟時行道

爲心其大致論爲事言必依禮行不愆度反
是衆必論爲事言必依禮行不愆度反
絕之序而傳焉惟世有成規約者率祖田也
俾非序而傳焉惟世有成規約者率祖田也
然相友守之始爲之也相扶持則百姓睦睦
入王養民之政固如是也相扶持則百姓睦
先鄉自秦廢井田故風俗爲厚遠近無所
事鄉自秦廢井田故風俗爲厚遠近無所
常而親睦之道失矣自後民兼有衣冠之會
秋香祠而社已唐宋盛時士大夫有衣冠之
日猶喜洛社其尤盛者也高風雅韻至泉
石詩酒間自適其樂然所謂民風何難相
之爲鄉約與其事適其樂然所謂民風何難
交者獨約其志近古之言所謂民風何難
之嘗竊意獨約其志近古之言所謂民風何
諸君能率先之復古之方事變今之俗厥志

卷六

十

善所難行者之弗力至久而廢耳彼以爲迂
不難兼爲淵明之故事乃終顧齒雖少亦
庭山詩序之接兩山足爲終顧齒雖少亦
映又無城關之逸民迹以爲終顧齒雖少亦
徐子昌穀近逸民迹以爲終顧齒雖少亦
和之於是西遊之無侯手紀遊八別境而
然目之於是西遊之無侯手紀遊八別境而
獲升而遊焉留僅五日切願企披足躡固已
能周覽羣勝而一吟歸而理是有詩四首
輒據誇示往來吟歸而理是有詩四首
作於詩二十篇而陸魯望昔美遊詩一首
至多於今歲猶使人讀而興然考之鹿門雅
倡也得多於今歲猶使人讀而興然考之鹿門雅

役而無幾徐東山之徐禎卿游洞庭山詩敘
行無庭爲之魁焉就而準之西洞庭山多奇秀
蔚而丹石室仙蹤險抱風波之慮非鳳有
水奇癖不許暢然忘險一游然則騷客足勝
雖生非荒有終身不識每聞庭固亦無足怪
也余以非獲于山水者然庭未之庭庭庭庭
舟出西隱經犀遊者歎山望兩庭庭庭庭庭
懷中隱若帶五心始與客終湖由涵快素
而止於癸亥夏月領客入策馬登壇縹緲
峰下憩于西友寺僧爲具食又擬謁公壇
果因飲于湖慶寺留凡四喜而宿心併錄其
覽其土款好至輒獲鴈咏既喜宿心併錄其
遊之以土款好至輒獲鴈咏既喜宿心併錄其

具區卷六

至

記明程本立

越之則具區林屋圖記具區之名何始乎
澤也然則具區爲澤矣漢史其即禹貢之震
震何耶亦震也然則具區爲澤矣漢史其即禹貢之震
者何耶亦震也然則具區爲澤矣漢史其即禹貢之震
浸者何耶亦震也然則具區爲澤矣漢史其即禹貢之震
言其藏物之衆也故有五區其周數有五百里也
湖者何耶亦震也然則具區爲澤矣漢史其即禹貢之震
三萬六千頃也其故有五區其周數有五百里也
曰南實以震澤其西之廣故名五湖則里
來爲三吳以震澤其西之廣故名五湖則里
分爲三吳以震澤其西之廣故名五湖則里
因之而驚以震澤其西之廣故名五湖則里
宜洩故輕積水蕩乎其莫禦也風氣因之盛焉
民性亦故輕積水蕩乎其莫禦也風氣因之盛焉
說其土美矣區則無江之資也故居者樂生焉
於其土美矣區則無江之資也故居者樂生焉

人會日莊氏居之蓋三吳之美在具區三遊
而松陵則其水固皆寓焉今洪武歲在壬
申歲其西平公嗣鎮西南夷日莊實從之
明年春余與日莊握手清池之上莊謂余
曰具區之中七十二峰之洞庭有知也
諸君有道者云不知達天之地生何似
狀似蓬壺不知蓬壺之在何處
中則蓬壺之在何處
有千頃之苑一十之苑
愛其烟林密茂潤木無窮
日具區之苑一十之苑
庭而萬千頃之苑一十之苑
屋之隅有柳與榆在之里或操之或酌之
之屋之隅有柳與榆在之里或操之或酌之

具區卷六

至

觚以遠以娛以歸以舒以神以仙以無就爲蓬
天地盈虛孰爲歸以舒以神以仙以無就爲蓬
荒庭除能歸以舒以神以仙以無就爲蓬
久之未物能歸以舒以神以仙以無就爲蓬
天下一理也樂之趣乎耳者無非玩物耳
我之厚也草木之生也恒止乎物耳
雲物之出也草木之生也恒止乎物耳
行若龍之宅也草木之生也恒止乎物耳
也蛟龍之宅也草木之生也恒止乎物耳
豕曰其宅也草木之生也恒止乎物耳
不曰其宅也草木之生也恒止乎物耳
柔曰其宅也草木之生也恒止乎物耳
通曰其宅也草木之生也恒止乎物耳
乎坎而止也草木之生也恒止乎物耳
耳夫豈玩物而止也草木之生也恒止乎物耳

可觀如洞庭也具區洞庭可忘也况於繪畫
哉日莊曰子之論亦欲矣江湖一耐八荒庭
除余亦言之矣雖然圖書先子之所蓄也
水先子之釣遊也吾能不及情哉余所曰子
具區之南也威命之尤乎先子之田廬亦在
余得與子出三峽下九江上京口辭天以達姑蘇
于是與子高之祠登垂虹之橋然後過所謂蘇
具區則屋者而觀北苑晁錢之遺墨以償所謂
願焉則余雖老尚能與子賦之曰莊以償所謂
是知書日莊名炬齋先生常守吾州故文儒
余雅先府君齋記蘇之稱山水之東西名
信云陳繼橋林佳趣蘇之稱山水之東西名
之顯露幽僻湖中層巒疊嶂二山廣臨西
山之勝而東山之肥甘也木暢茂如庭者西
二山之民植禾黍惟果是利橋於庭最饒

書卷六

五

植者恒多庭栢由是取橋林佳趣名其燕
之所既名之復需滿記之或曰橋之趣其
也春秋風和芳葩垂日霞雲流彩融必芬
天可游焉息焉奕焉適焉樂焉歌焉琴焉
取得於此而適於彼焉適於樂焉歌焉琴焉
庭栢好修之士嘗聞君子之居也宜矣不
庭栢亦外修之士嘗聞君子之居也宜矣不
趣焉亦外修之士嘗聞君子之居也宜矣不
食焉亦外修之士嘗聞君子之居也宜矣不
而婦衣而食之幾口然義而有誨有歌不
聲皆作於耳縉紳之士館於舍禮義而有誨有歌不
者皆作於耳縉紳之士館於舍禮義而有誨有歌不
橋也夫庭栢之恒產與庭栢得恒產者有恒心
子得佳夫庭栢之恒產與庭栢得恒產者有恒心
內得佳夫庭栢之恒產與庭栢得恒產者有恒心
弟得佳夫庭栢之恒產與庭栢得恒產者有恒心

書卷六

五

香與甘美然可挹則崇其也必達而外又咀其味
之甘與甘美然可挹則崇其也必達而外又咀其味
乎道則知君托其物以成其德其為趣之
大矣乎則知君托其物以成其德其為趣之
與祝允明詩紀芝庭記葉君之所居在太
主僕問師天官守始遷而芝為署因自稱芝
就僕問師天官守始遷而芝為署因自稱芝
或白蘭疏至折妖之談古則如殊焉或曰猶影
秋不可決之書蠅蟬居有知聖言則如殊焉或曰猶影
不為可決之書蠅蟬居有知聖言則如殊焉或曰猶影
或為可決之書蠅蟬居有知聖言則如殊焉或曰猶影
才秀非無種也物粹精意有太人未至其間物先見
相為徵應者亦自種也物粹精意有太人未至其間物先見
焉者有徵應者亦自種也物粹精意有太人未至其間物先見
卿喜佳由子孫言則其可喜也芝之出也然而出其庭高
固然佳由子孫言則其可喜也芝之出也然而出其庭高

允所成廉創經如者次忠勇兵江丞烟司塢
行請費五立久扼易為壯介趙波逐之
之於取十乃命善規風幹治海郡捕
者兵諸月周字汝審避已舟曹渺逸
也使省其恒凡汝審避已舟曹渺逸
署柳存日樹忠便使不念曰嚴禦公
成公虛訖蘇相宜爭不測曰總追既
周郡冒壬寅建牙得龜前堂後麗鳴
侯守之寅四月規制悉備工始翼工
來周銀為兩某日閱幾萬曆
屬侯以聞若千閱幾萬曆
余以聞若千閱幾萬曆
記於聞若千閱幾萬曆
余於聞若千閱幾萬曆
在曹則汝月而
政而忠而

杜魯夫

重

日壘經是嶼於是產匯莖桐今慶是可然君芝能
斯略故紆是魚芝其翹且知以才辱無
內望以亦迴斧蝦中者吾以懼襲是
地防盜逃於蛤流今今庭視而無
無動江最置有司推利木帶九文震孟
大且歲者剽之饒州漸如數百震
爾密而益嘗亦而民衣食之互網
而獨操憂往洲往窟宅於島
年閱海之然窟宅於島
盜之然窟宅於島
間防自窟宅於島
開國優國宅於島
日如壁家於島

凡安起類文創也之楮羽遺分舞名善之澹
希詳而圯采耶警而不墨明之驚成工然
使雅新前風董終然於佛乎合鳳姚者
見瞻之賢流宗伯老則見字伯蔡知於林廣
者有季之與伯見重之皆法八風題以
欽大翰湖作筆山相窺下顛也幽之既流趙
其家此墨山相窺下顛也幽之既流趙
高之筆不難書署其類當微遠眉公
懷風而得映曾幾何陳刻遠眉公
素季為之問矣今翁氏
尚獨記其矣今翁氏
所獨記其矣今翁氏
集醴其矣今翁氏
輯齋布今翁氏
具中局遣氏
區圖遣氏
志書詞再

疊卷夫

美

跋明楊翮以者贊絕斯示署而未之搜地
藏錢第明以不汝贊絕斯示署而未之搜地
不錢第明以不汝贊絕斯示署而未之搜地
持以錢第明以不汝贊絕斯示署而未之搜地
詩其舉善最跋是忠成荷者設之而寧經司
畫賦善書善跋是忠成荷者設之而寧經司
兩驟亦寫善跋是忠成荷者設之而寧經司
子音莫生詞舉太湖賦往時吳與趙翰
因節尤章而天獨稱其善書同郡
求其善絕句然世稱其善書同郡
平鐸詩今然世稱其善書同郡
生鐸詩今然世稱其善書同郡
大則讀蔡仲稱舉氏所
節舉氏所
謂長所

將成而序記之文復爾出人其才與
度俱不可量恨不令陳董復見之也

疊翠六

毛

具區志十六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國朝翁澍撰澍字季霖吳縣人是書以明蔡羽太湖
志王鏊震澤編爲本參酌增損續成此書於瀕湖
港濱區畫獨詳

北河續紀七卷附餘二卷

〔清〕閻廷謨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河續記

八卷》提要

北河續紀序

北河續紀者水部

閻以忠等徵求博杜杭先

生舊集刪增繕訂彙

北河續紀序

卷

一

輯成以爲世必在位之謀者

也河者漕之藉也爲漕計

久矣必有其於河潮儀

至津河之要名者三而

八河千里必先經經營而
 多矣代漕航而主治病
 陸執康而平江諸公來
 名議集齊魯郡邑二
 百四十四泉引而汶濟合
 於南海而八河之勢始滋
 嗣後立抗先生之在河之
 河也其紀之辭然其願

舊刻燬轍淪為蕪草藉
 亦皆有之昔受施因故而
 膠者以之新以地於釐正
 且刻書之錄以付剞劂
 也夫士君子學術隆則
 其職業相副量以所以有
 實用者為正雖一之而一
 不肯取諸諸說備亦以

身立政之義立為公持	衡心河經世之義裕之也	必競之乎亦成之於理敵凡	所為幅輳錯若會於源	海以及增濬建築一市	昔紀載成之指掌周之	繩如星豈微之用	在紀而康而諸公之用
-----------	------------	-------------	-----------	-----------	-----------	---------	-----------

名在於醇業在吾彼	為新譜後生好習之心成	臨者昨款若古以公歷	墮山川而為河渠之篇	譜新到上不容也上心河	為政豈微以之至致文	外多博愛指掌乎學	士請立淵源且自組練出
----------	------------	-----------	-----------	------------	-----------	----------	------------

行重於人為國謀於

公忠願謀正身有公望

僅一二皆稱之等比未

兼清衡清亦清潔之清

實漢書卷之四十五

漢書卷之四十五

為漢書卷之四十五

漢書卷之四十五

小行錄紀序

朱

六

又何事於紀為雜然

之君子觀乎紀而益

河之匯而之也

順治壬辰季秋澹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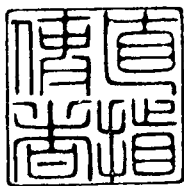
者鍾陵朱後聖於水

舟中

小行錄紀序

朱

七



叙北河續紀

續行所無事之文知治河之智

當國其大然不勤則智淺不

敏則智新不學且練智將流

北河續紀序

傳

而為辱為猛於新友之酬弗

能深究乎當世之故底績告功

幸實慮多況水利於南而

北人久不之講我

國家循元明都魯寧漕四百里

獨寄命于河流一綫而淺梗多

溢誠勞心積患之時乃

帝俞都水主張秋事者惟我

北河續紀序

傳

二

嵩岳閣公是賴公學精性命道

濟軍民初抵汴見岸濶而墜煙

輒皇然切納溝之恥仰副

河撫翁查於千五百里之間覈

水泉微椿窮嚴工饒督築鑿

庚寅九月河決荆隆寢營卒

委目力彈竭如有所成壬辰夏

秋霖雨百日繼以大河決源口之

北河續紀序

傳

三

決又浸滔天公痛加興築尚未

卜功厥何如此其勤知智所迫

而步之者乎

功全嚴切一小時不經營風夜而才

非倚焉縵女上絃急而下絃絕焉

觀公之治河也地分尺丈饒盡所

夕算如燭照行若雲去方駐濟

既未幾而抵津門至方宿河

北河續紀序

傳

四

于未幾已稽水西矣

朝廷之上未步報其才于在職學外

益之以臨清湖產官民大集各

依流順去無利除害必甘司安

年者邊疆之區而有能如敏也年
來法紀爲勦胥所竊亂者曷
少勝數持之以公平肅之以體
統有功分單寒皆沐其殊褒有
臯即與核必宜重法畏若神
明而後愛如父母能智老且高
抑安能卓若是膺此名者報
最於三載於不經大交易與年

即偶一不肖或幸而恃公兩邊非
常之河決初終事之邦迄今則
胸有成丘風土人情世故物理了
了筆下森然舌下所垂輒應所
發輒收蓋又熟練圓通而人欲
其智之久當大敗也試問何以得此
悉心搜訪有謝在杭先生所著
河程河源河政河議河工河靈

在準古訂令要公又重較增補而

事之繁素俾及人有所取法是

更引天下之智於無窮日勤日叙

日阜日德以之地爲經天浚治水

作富國宋白諸公豈得富美乎

近代武大有爲予之下是之謂行

所無事於天下

順治九年壬辰陽月之朔

年不傳以所和題



北河續紀序

北河紀者何曩謝在杭氏職河時所輯也其以續紀名者何竊編歷久而簡牘遺矣惟

山高嶽岡公實踵厥事烏取彼躬

北河續紀序

高

稱也 閻公鴻寸偉倫隸水部名

籍甚是以

天子咨於公同勅鎮安于其領厥職

也道漕渠之出入凡自濟而亂于

汶衝以入於海皆其所責事者也

自 閻公來止極厥職者三載而

吳淞水賊室壁馬汰各駛流蓋大有

功於漕也乃余備兵清源兼有事

於河子雲中 閻公固均履猷導

漕之勞即玉版鐫臂舉役子之

北河續紀序

高

二

趾相錯而約閻之聲亦相同也因得

暇按 公泛論凡某之源某之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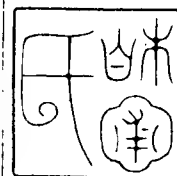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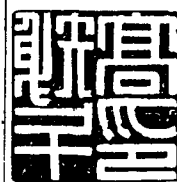
某之剗廣 閻公嶢然若火之燭

物而指之數記也其來始出是書亦

予且於壽之東來然則知 公之研心

者素矣甚非其所本而云然者而又
 公于世殆為來者鏡也夫謀臣所
 後而省裨軍國一事而三善備焉
 故不可使子傳也因 公命序表
 為及主實余志也雅然通著黃河
 連決昏墊未已而 公通後事
 行將
 詔承明對宣室其即以此書為拜
 主 獻焉焉用余言數年為哉
 菊月甲寅初月岐城進東高射斗

拜撰



北河續紀序

曩予承乏冬官讀

嵩岳閻公之文滔滔汨汨
澎湃汪洋如洪河之奔注
而東也起伏層疊周折委

北河續紀序

一

迤又如沆濟之倏隱倏溢
流行地中而莫可測倪也
迨相與出入承明周旋廊
署見公之人焉流動活潑
胸無纖塵而英氣爽致

鴻論高談抑又如洞庭之

無涯量而灩澦之無從扳
躋也私心儀之其少年文
人遺落世務者耶已予移
僉東臬理漕濮水政

北河續紀序

二

公啣

使命至督視北河又同事
一方矣私心儀之公理
學名儒坐論

廟堂之上有餘繁難瑣猥之

務或非其所習會沙灣口
決

河臺檄議修築委予兩人
董其役 公日夜河干物

料良楮夫役勤惰旣廩出

北河續紀序

彭

三

納凡一切碎細之事心計

手畫靡有遺策絕無文人

高邁之氣予唯唯觀其成

而已河徙而運道間有非

其常者 公多方設法溯

流溯洄使千艘萬艘直達
天庾上自靜海下達徐淮其

間諸水之源流衆泉之出
沒曲折要害有水經之所

未紀父老之所未聞者而

北河續紀序

彭

四

公畢悉之少年老宿殆天

授非人力與蓋其文其人

皆有似於水故難大之任

衆人苦之而 公知者樂

此不疲性之所近與職之

所掌相符故能勝其任而
快也灰期及矣將告成事
於

天子乃搜北河舊紀而增損

之以付諸梓紀中河濟汶

北河續紀序

五

五

泗脉絡詳明修理疏決次

第畢舉又名公巨卿訏謨

碩畫皆運道民生所關

公不敢獨居成勞而裒輯

貽諸來者俾同志之士三

復茲集事半功倍 公公
忠體國之念寧僅少年文
士之爲乎

順治九年季秋

欽差分巡兗西道轄曹濮

北河續紀序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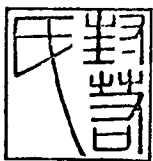
六

二州屯田馬政河道水

利今陞福建漳南道叅

議通家舊寅弟嘉定彭

欽拜誤



總序

粵稽古大禹疏九河子輿氏稱
行所無事噫此皆伊耆氏之水
非爲今日之漕河言也計

國家轉漕之路猷北河所轄千

北河續紀

總序

餘里溯魚台而亘天津旁淪乎

汶泗洸沂濟漯淇衛漳洺潞沱

諸水而悉節制之以爲漕用顯

北河之履延袤特遠往者接故

續以行無復事：自謨受

命蒞茲正值陽侯肆雪黃河決荆

隆湓溢泛濫竟走東北掠汶入

海謨上賴

天子聖神河伯效靈仰資

總河楊公洞豁周晰指授規畧

北河續紀

總序

並偕各屬職司河務者分猷以

佐故雖河失故經而漕未始少

愆期也因當築甃畚鍤之餘遍

及所隸之地思得一紀以誌其

詳乃搜掌故得謝在杭氏紀北

河一書惜丁燮燾梨棗一炬簡
帙散佚謾不揣謏陋重為纂輯
額曰續紀然其中稍有增刪但
刪其不宜於今者而增其正行
于今者而已矣此外不敢蛇足
也首

重書重

帝命也次繪圖便瞭曉也都邑繡
錯蜿蜒朝宗各有厥守無相軼
也為紀河程汶泗如綫旁及蹄

岑聚毛為裘期于有濟為紀河
源上行令下行意期無反汗而
後即安為紀河政跣者鹿而賜
者肉聚訟勢如古人所嘆擇其
可見諸行者為紀河議陽侯旱
魃相逼為灾畚鍤興而民不堪
命眾所懼也為紀河工百神受
職允猶翕河蓬豆之事有司存
矣終紀河霸至于山川往跡古
今誌詠別為一卷曰紀餘大率

此紀無所取載唯以河事為主
而文附焉或亦樹一而漏畧也
潤色損益俟諸後之君子而予
竊有說焉按古治河者始于禹
貢首九河次濟漯子輿氏謂疏
濬以為功言行所無事然今管
異宜地勢懸絕故道已湮今不
用疏而用隄濟水自任城漯水
自東郡皆達河入海今皆逆而
為漕用泗上諸泉不見于禹貢

乃亦濟漯之支今雖用濬而兼
用積其治河與禹不盡同而子
輿氏稱行所無事夫無事云者
順水之性非能有所撻激今汶
濟之間南北建甌漕艘偕諸泉
為命涓滴供之尾閭洩之土脈
一枯泉源立涸故河之患在
水少清源以北漳衛合流注以
滹沱灌以瀛海渺然巨浸淫霖
一零千丈立潰故河之患在

水多兼以歲之不時馮夷河伯
之不盡如人意遂使水少者歎
多水多者欲少微人苦將水亦
苦昔禹以人為水用今欲以水
為人用由斯以言有事耶無事
耶使禹史臣而紀今日之河事
又將何如耶大抵在抗氏之紀
欲人：洞失河事隨時置宜無
非使河與人兩相習耳謀之續
是紀不過踵先生之故智在河

言河成亦掌故家所不欲廢者
也書成弁言用昔摠河潘邱川
公言以綴之曰時勢懸隔脩防
異宜可因則因如不可則急返
焉勿以僕誤後人二而後誤
後人也可八
昔
順治九年壬辰復月
賜進士出身奉
勅提督北河工部都水清吏司至

事天中閣廷謨題並書



北河續紀

總序

九

北河續紀目錄

卷之一

勅書二道

北河全圖

泉源圖

安平鎮圖

卷之二

河程紀

卷之三

北河續紀

目錄

河源紀

卷之四

河政紀

卷之五

河議紀

卷之六

河工紀

卷之七

河靈紀

別卷

附餘

北河續紀

目錄

二

參閱姓氏

欽差分巡東昌道兼臨清屯田馬政河道水利駐劄

臨清州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高射斗

欽差分巡兗西道轄曹濮二州屯田馬政河道水利

駐曹州今陞福建漳南道叅議彭欽全鑒定

屬吏山東兗州府管理運河同知李正華

捕河通判方聖時

東昌府河務通判郭允昌

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岳登科全校閱

北河續紀

目錄

三

臨清州知州汪潛

東阿縣知縣史三榮

陽穀縣知縣佟成年

壽張縣知縣韓豫

堂邑縣知縣彭可謙全編次

陽穀縣主簿王育德

壽張縣主簿魯瑜全督梓

勅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閻廷謨茲命爾管理北河等處河道事務駐劄張秋首在約束衙門官吏胥役使恪遵法紀勿致作弊生事擾害地方所轄河道自靜海以南直抵濟寧一帶并新口迤南仍歸北河凡各該開墾墾墾工程物料俱與地方官照例估辦修築提督所屬有司衙所掌印管河并開墾等項官吏人等時常往來巡歷令其挑浚淤淺增築隄岸其夫役工食及應出辦椿草等項錢糧察原額數目依期徵收貯庫以備倉卒支用出納之際稽核明白毋使奸胥勒索短少亦毋容所司別項挪移各該管河官員須精擇才能常川巡視不許營求別差各衙門亦不許違例差遣但遇水漲衝決隄岸各照地方印時修理如或工程浩大人力不敷照舊量起附近丁民赴工事完即放不許耽延凡一應興利除害有益河道開載不盡事宜聽從便區處應俟河道總督裁酌者仍呈報裁酌施行若該地方有司衙所官員人等敢有徇私作弊賣放夫役侵欺椿草錢糧及輕忽河務不服

北河續紀

卷之一

一

調度并開溜淺鋪等夫工食不與徵給致誤漕運輕則量情罰治重則拿問如律干礙職官叅奏處治年終將役過人夫用過錢糧及修過工程各造細數清冊奏繳冬年將滿預先呈部差官更替如遇陞遷仍候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差滿之日將各掌印管河文武官員分別賢否從公舉劾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清查冒破不避怨勞使河道通利糧運無阻斯稱厥職如或貪黷乖張因循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勅

北河續紀

卷之一

二

勅 命

順治七年正月

日

之 寶

勅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閻廷謨茲命爾管理北河等處河道兼管臨清開座事務駐劄張秋首在約束衙門官吏胥役使恪遵法紀毋致作弊生事擾害地方所轄河道自靜海以南直抵濟寧一帶并靳口迤南仍歸北河凡各該開座隄壩工程物料俱與地方官照例估辦修築提督所屬有司衙所掌印管河并開壩等項官吏人等時常往來巡歷令其挑濬淤淺增築隄岸其夫役工食及應出辦椿草等項錢糧察原額數日依期徵收貯庫以備北河續紀 卷之一 三

倉卒支用出納之際稽核明白毋使奸胥勒索短少亦毋容所司別項那移各該管河官員須精擇才能常川巡視不許營求別差各衙門亦不許違例差遣但遇水漲衝決隄岸各照地方即時修理如或工程浩大人力不敷照舊量起附近丁民赴工事畢卽放不許耽延其臨清開座既經歸併務以時啓放先儘糧船後放官民船隻一時湊集必須一日兩放以從民便不許故縱胥役借端苛索凡一應興利除害有益河道開載不盡事宜聽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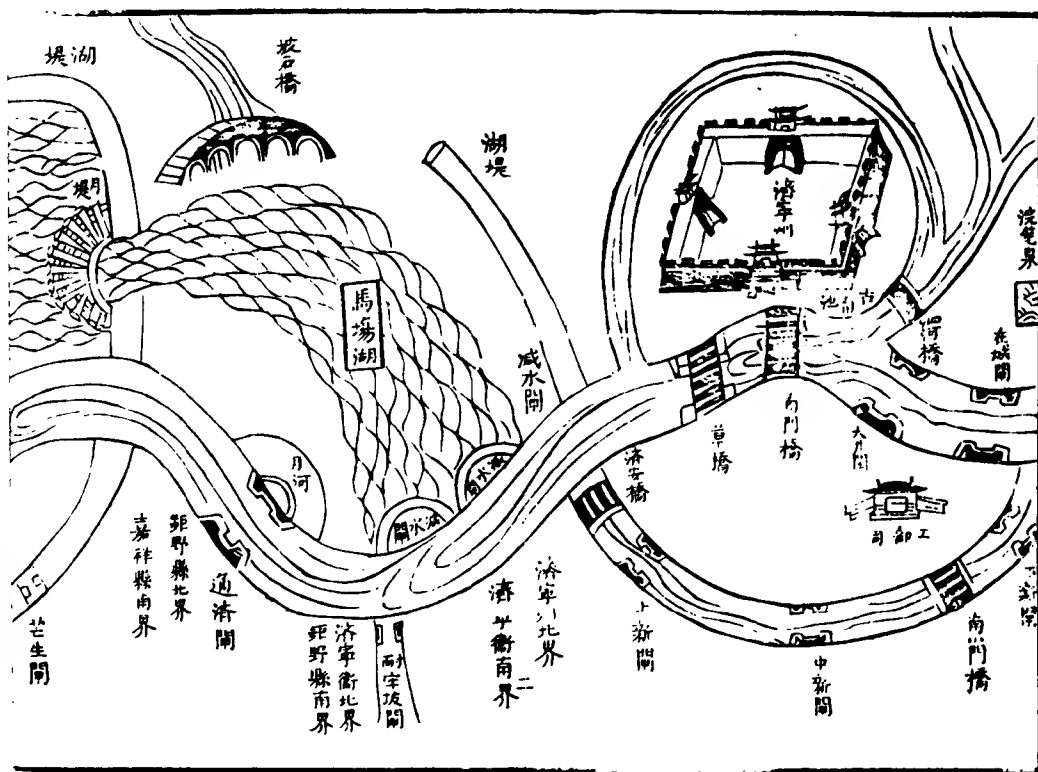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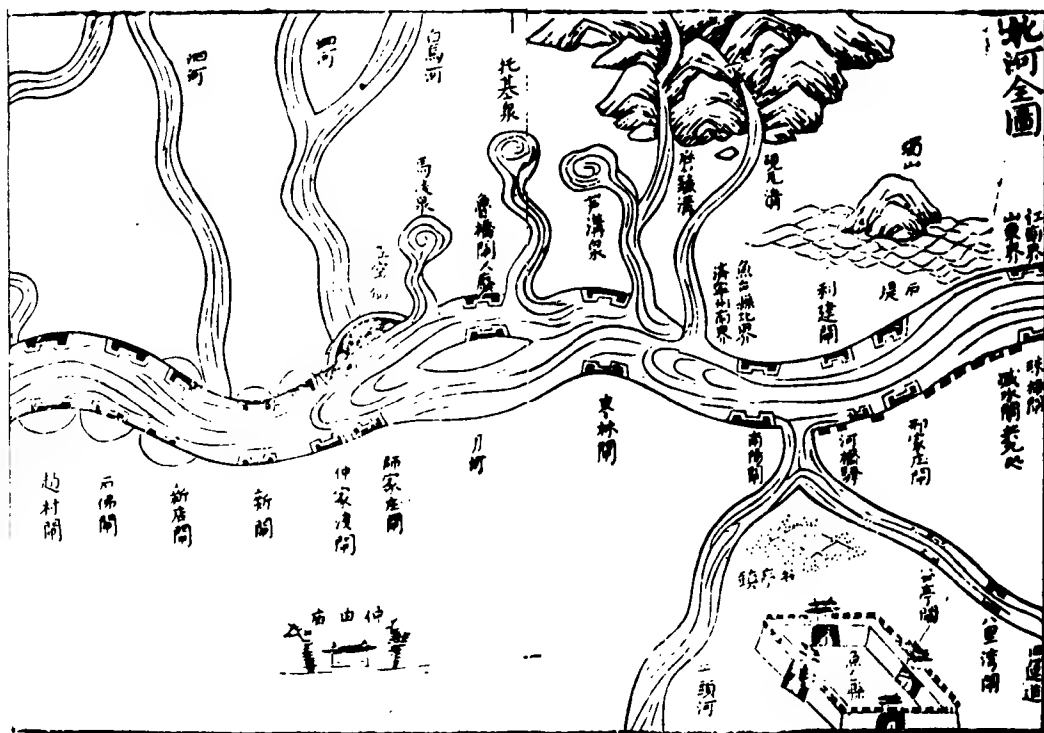
便區處應候河道總督裁酌者仍呈報裁酌施行若該地方有司衙所官員人等敢有徇私作弊賣放夫役侵欺椿草錢糧及輕忽河務不服調度并開溜淺鋪等夫工食不與徵給致誤漕運輕則量情罰治重則拿問如律干礙職官具報總河參奏處治年終將役過人夫用過錢糧及修過工程各造細數清冊奏繳三年將滿預先呈部差官更替如遇陞遷仍候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差滿之日將各掌印管河文武官員分別賢否從公舉劾爾受北河續紀 卷之一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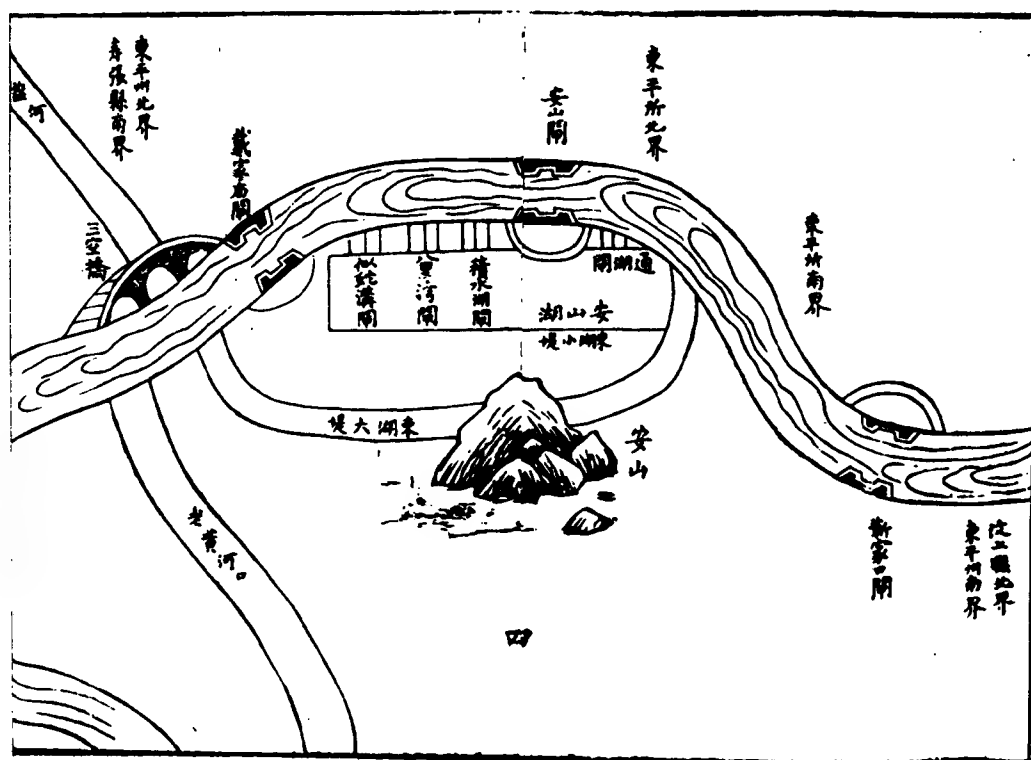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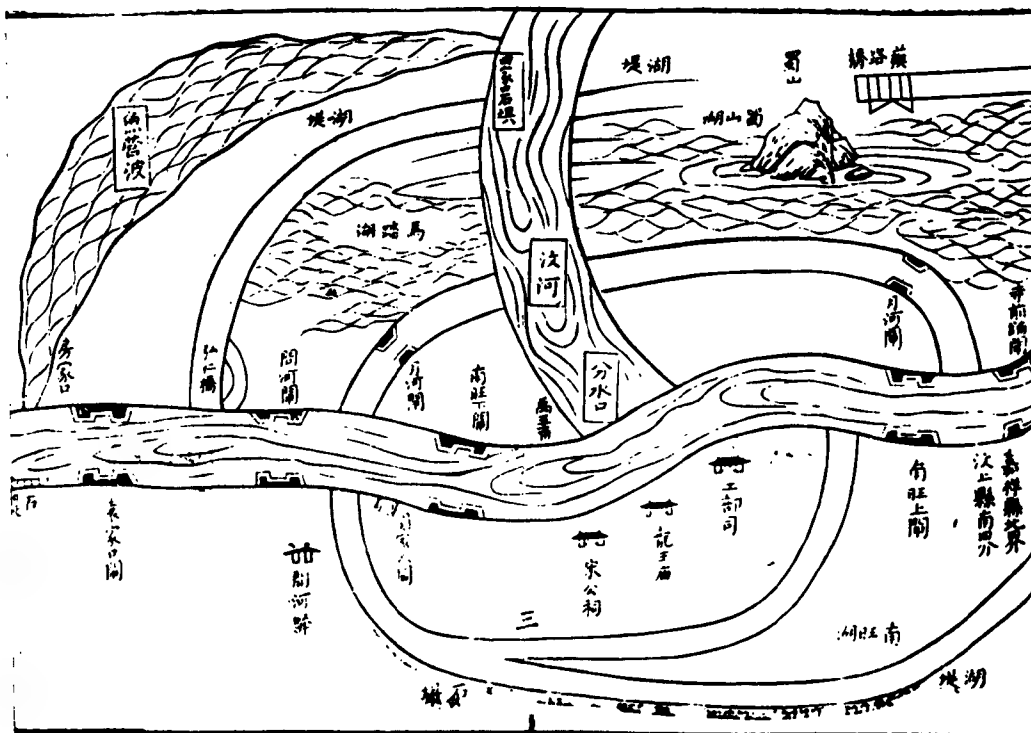
茲重任須持廉秉公清察冒破不避怨勞使河道通利糧運無阻斯稱厥職如或貪黷乖張因循誤事者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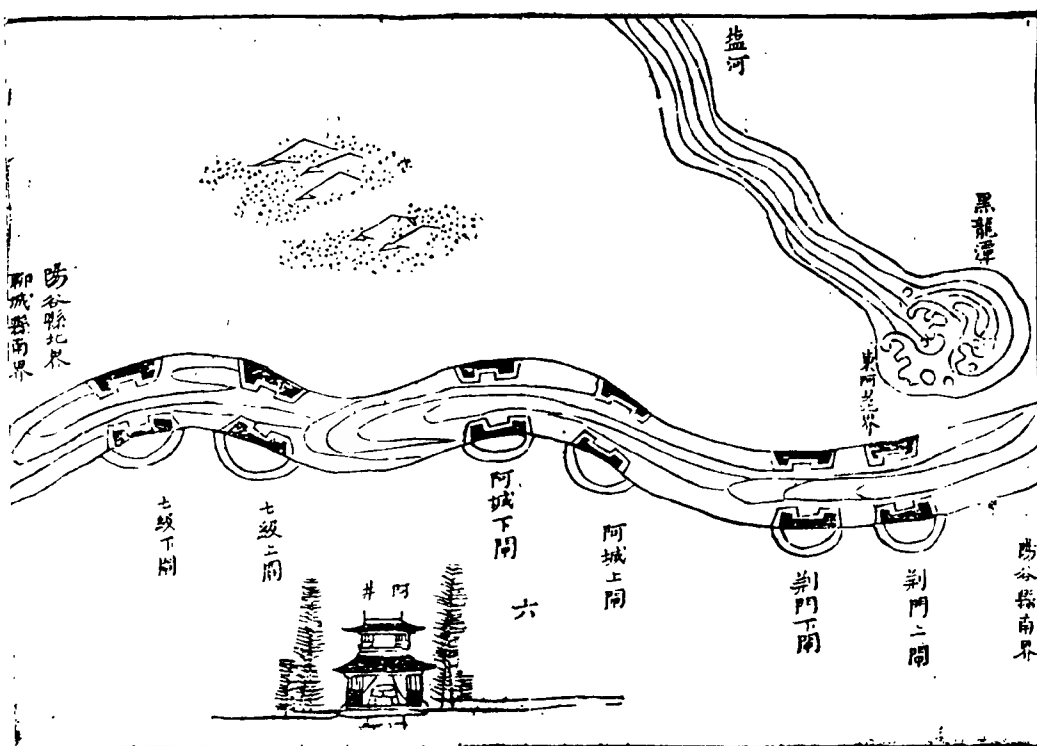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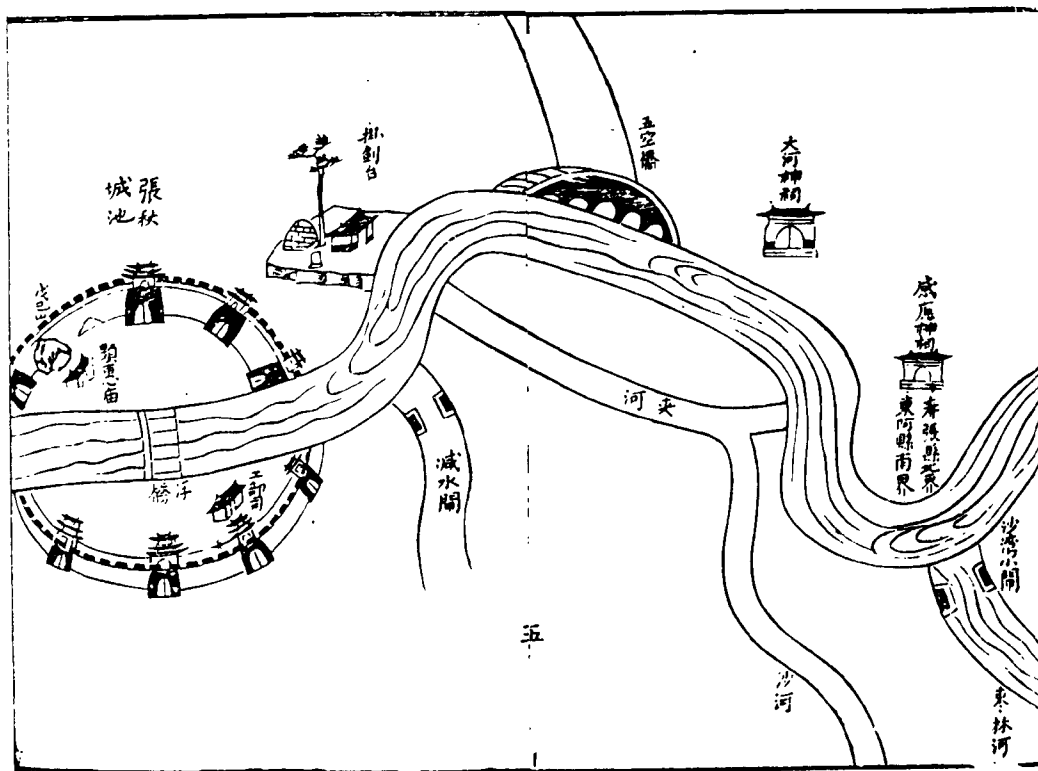
勅 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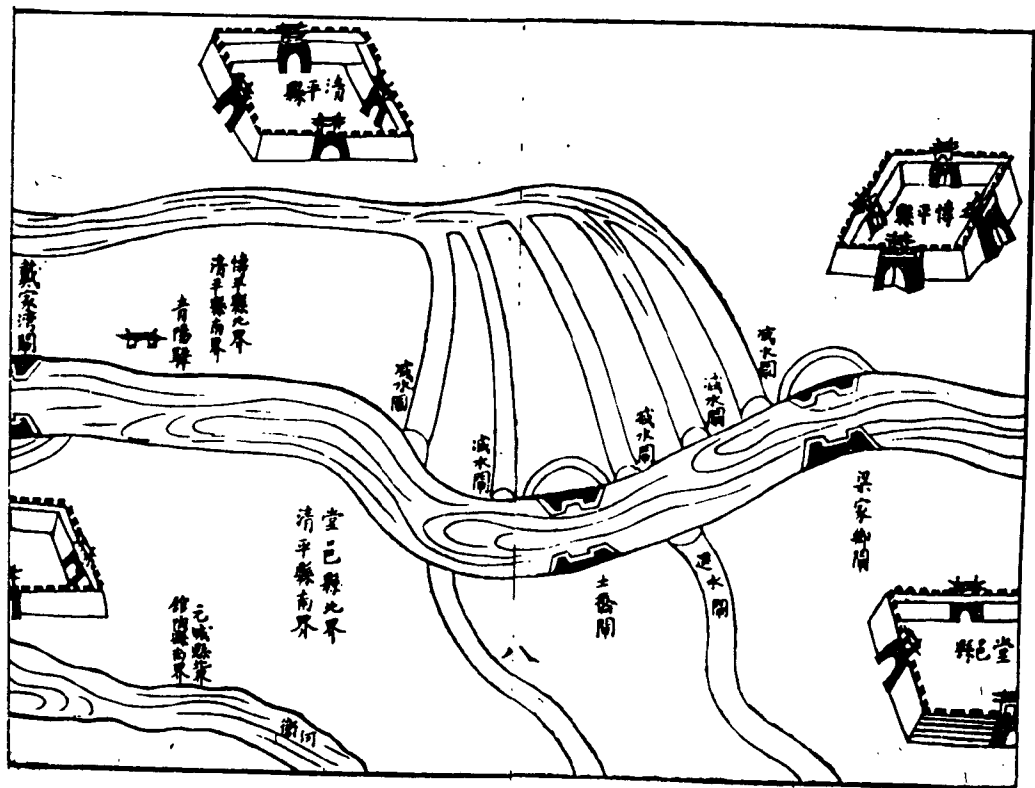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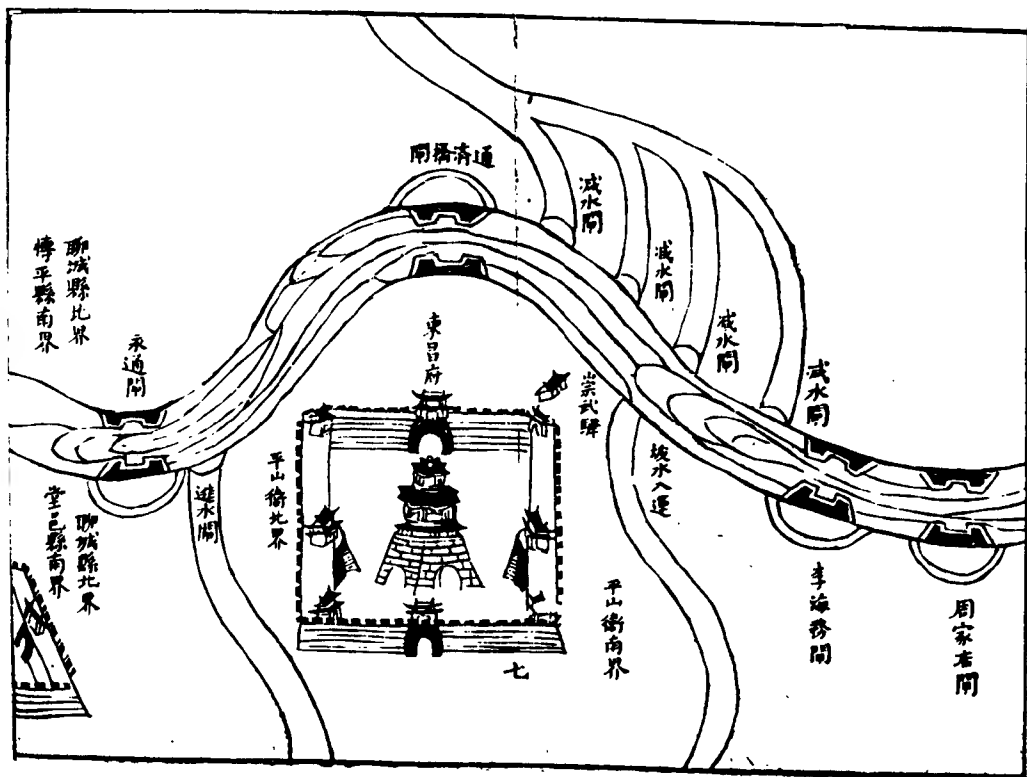
順治八年十二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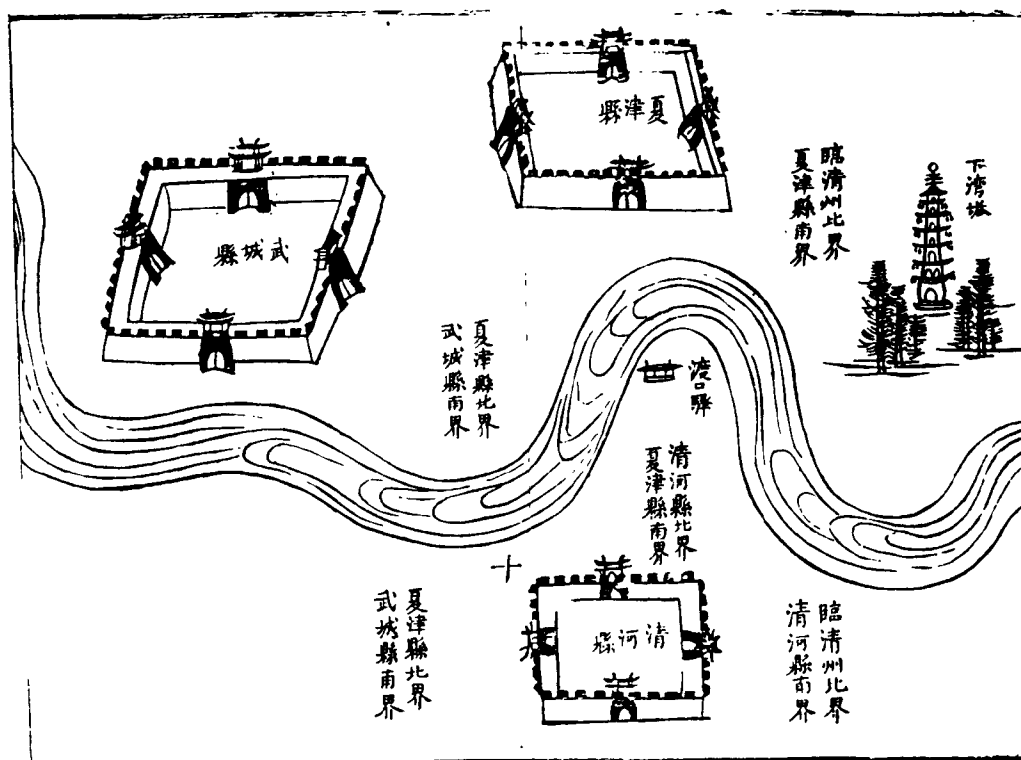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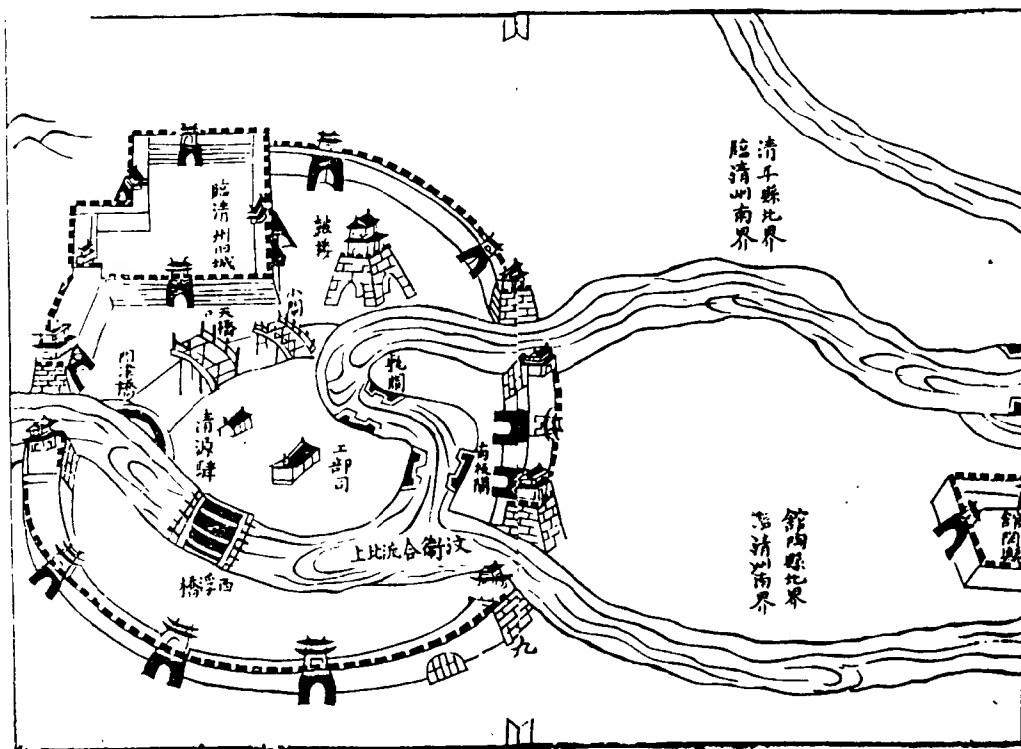
之 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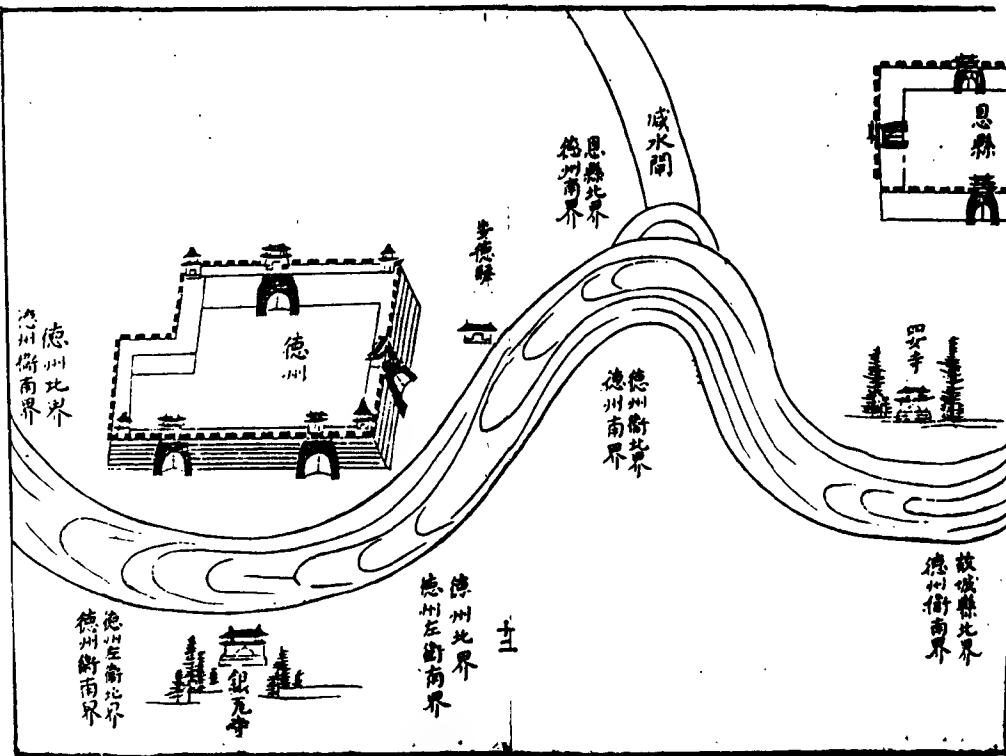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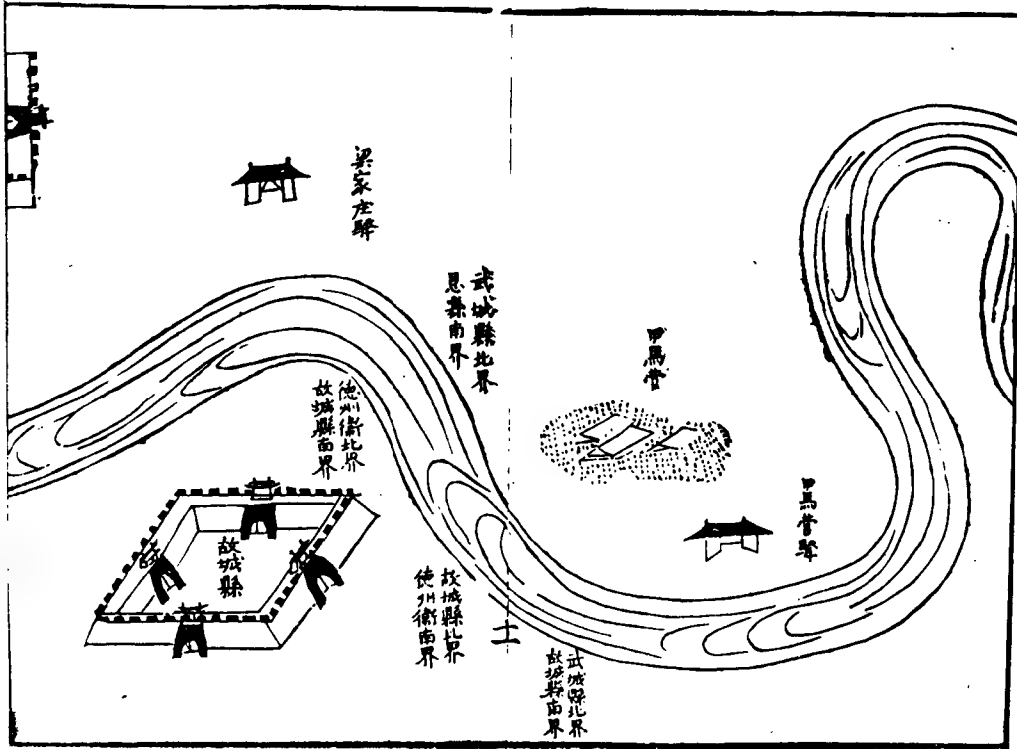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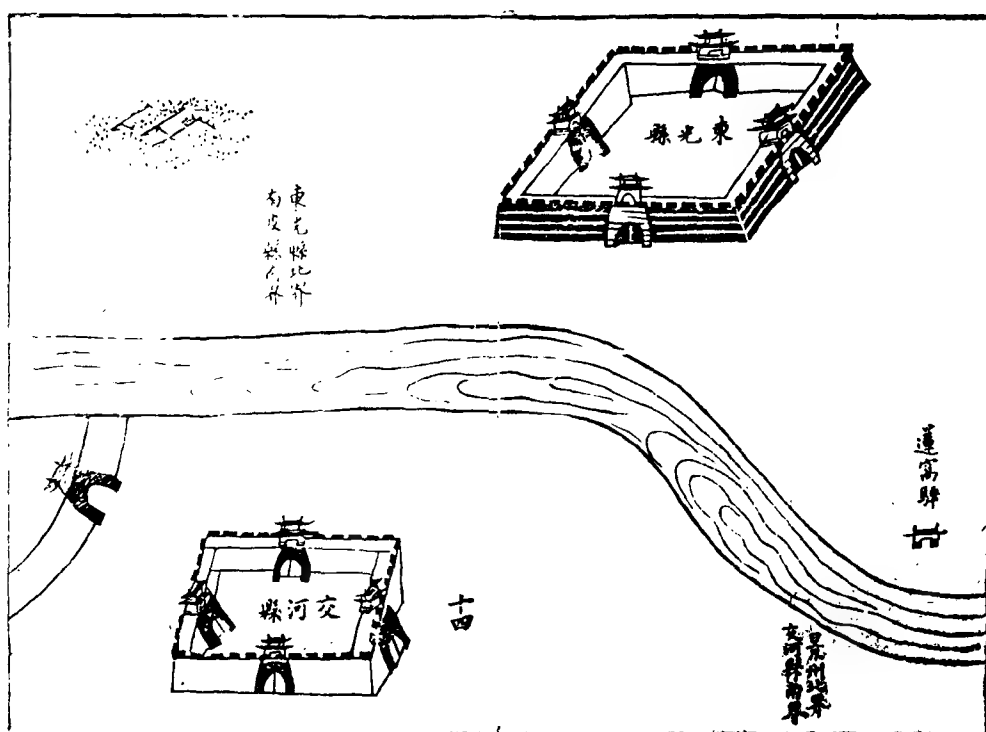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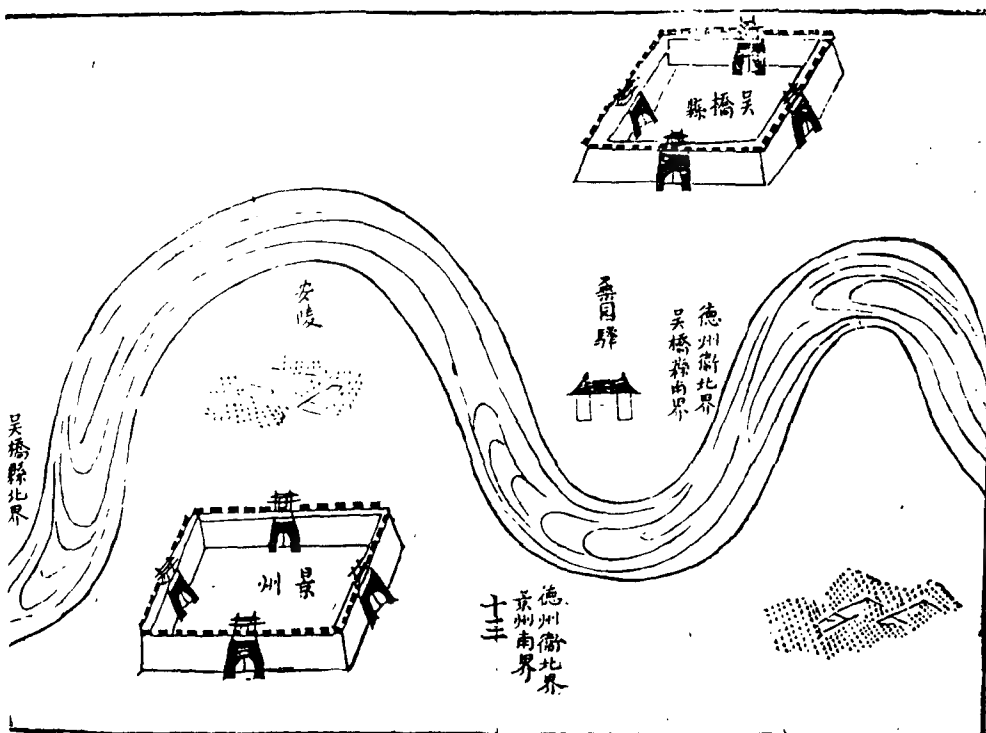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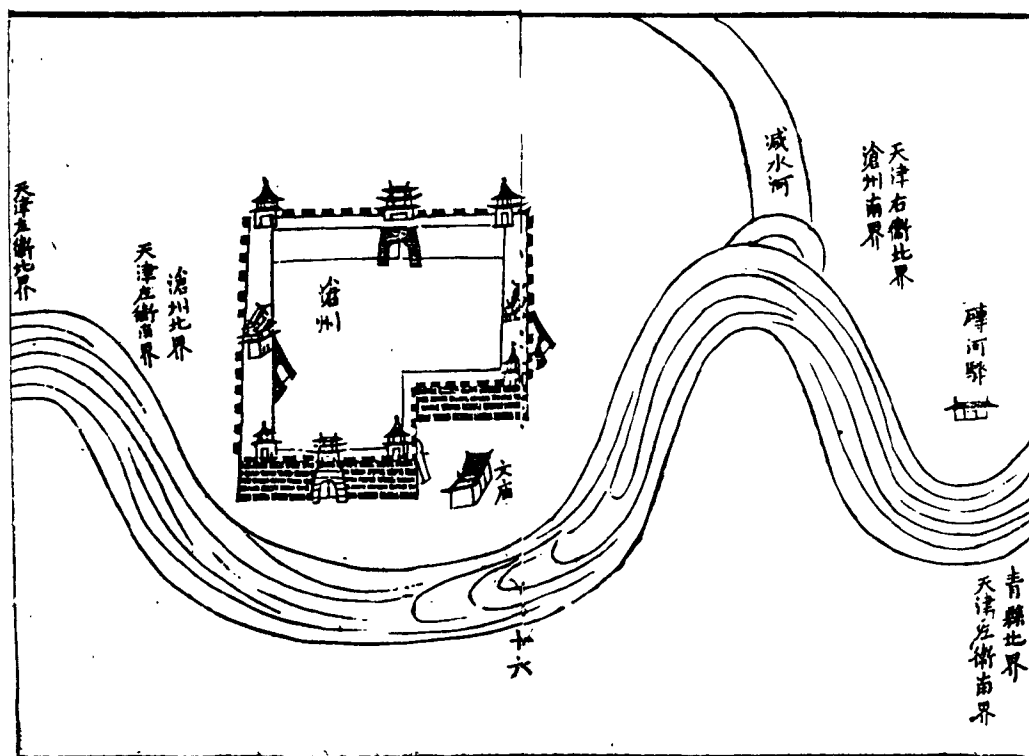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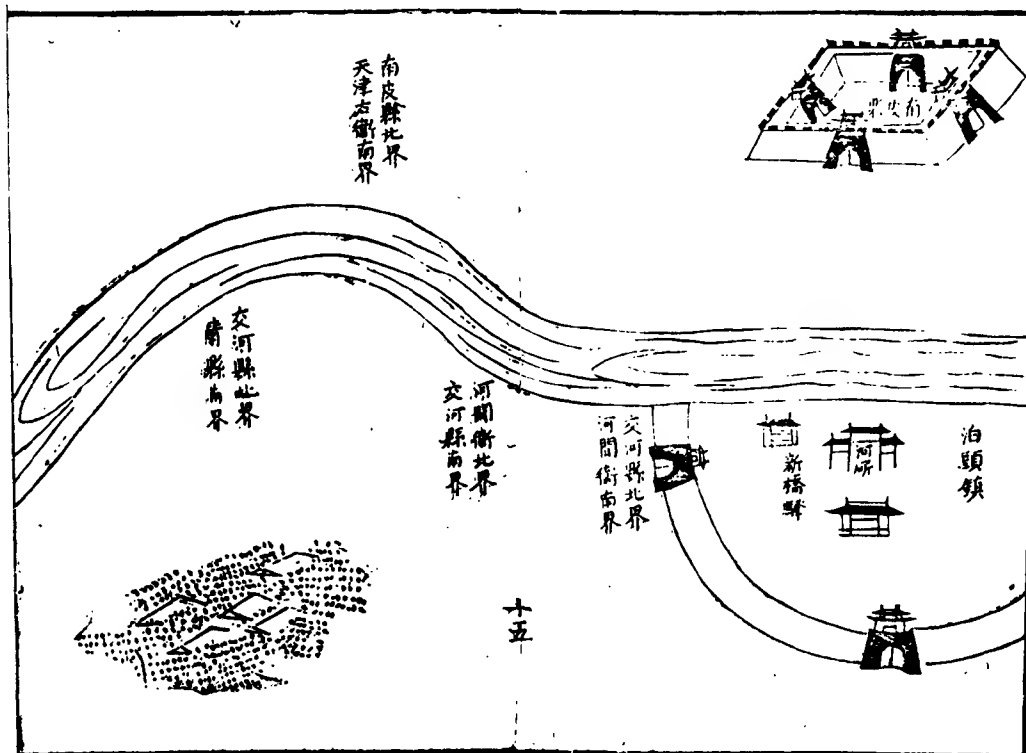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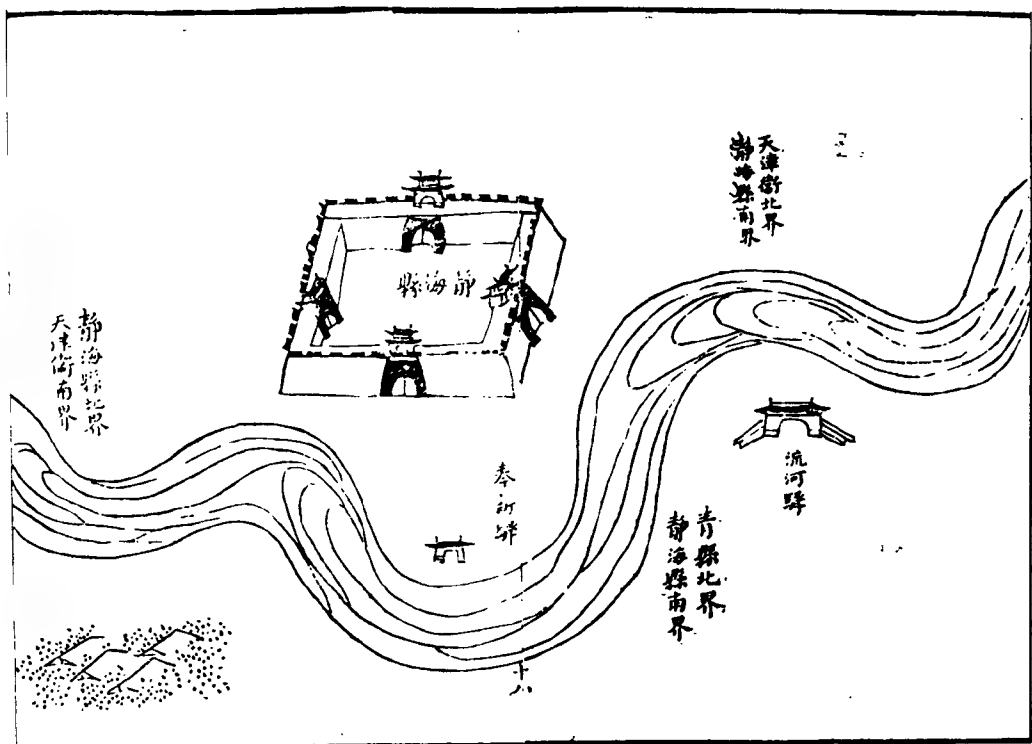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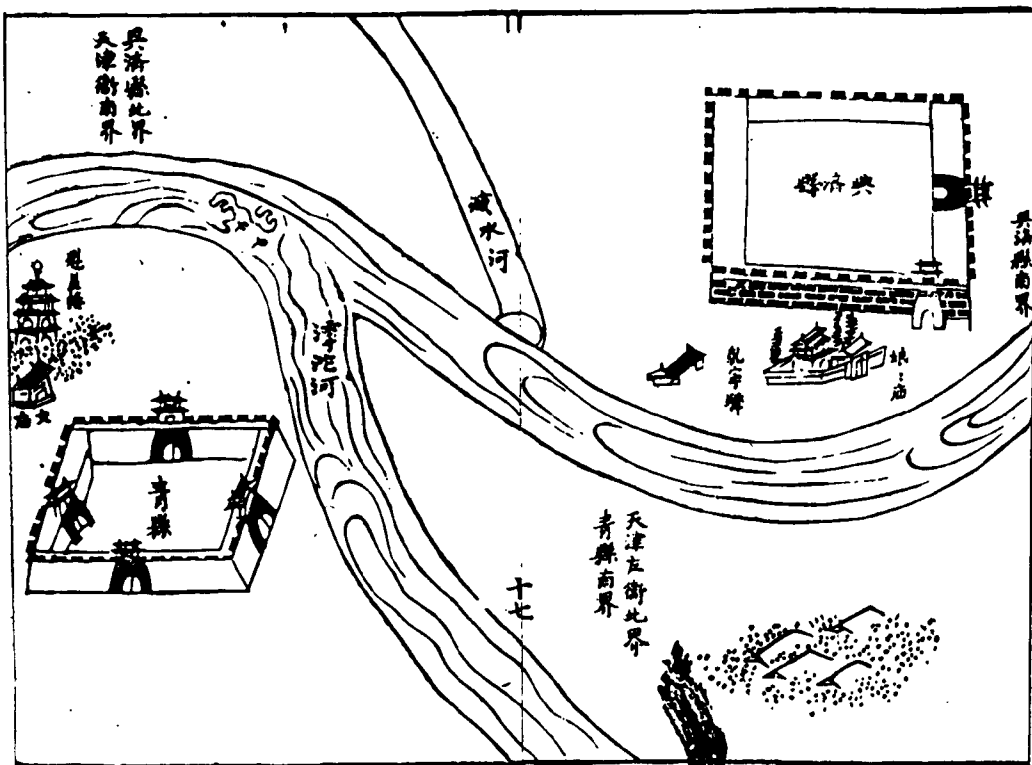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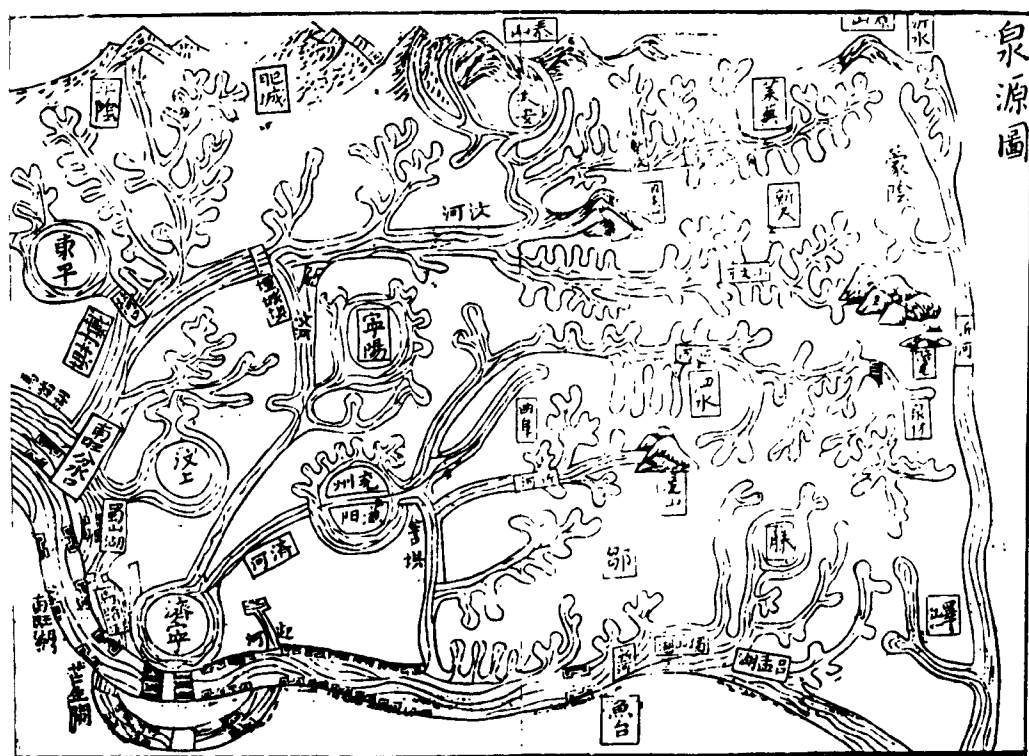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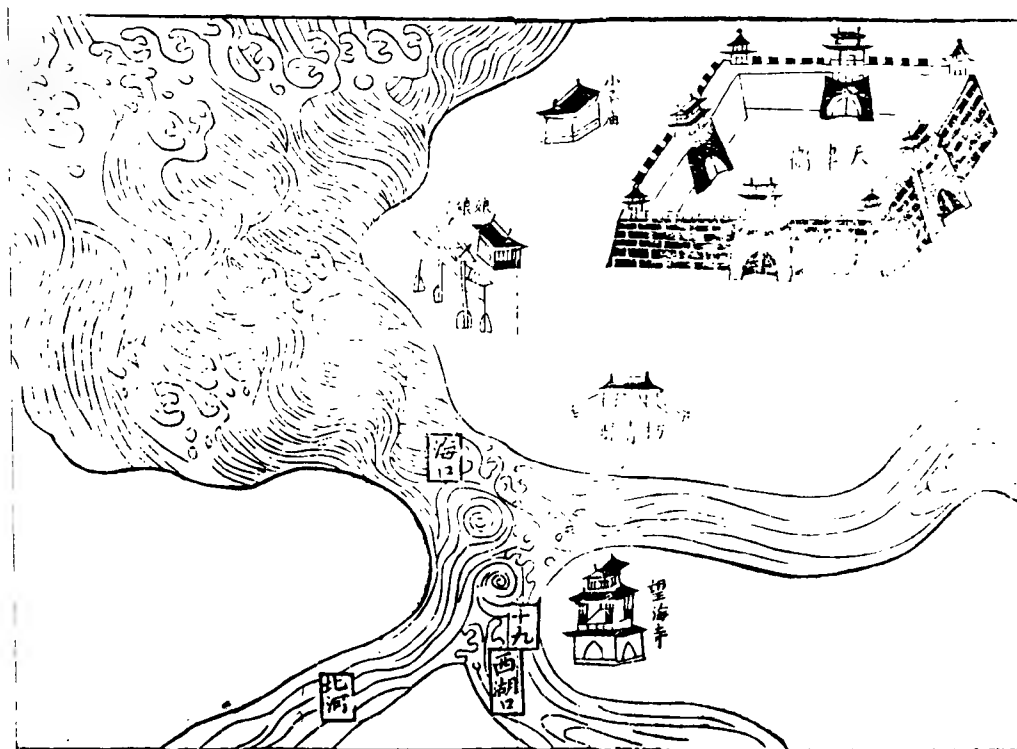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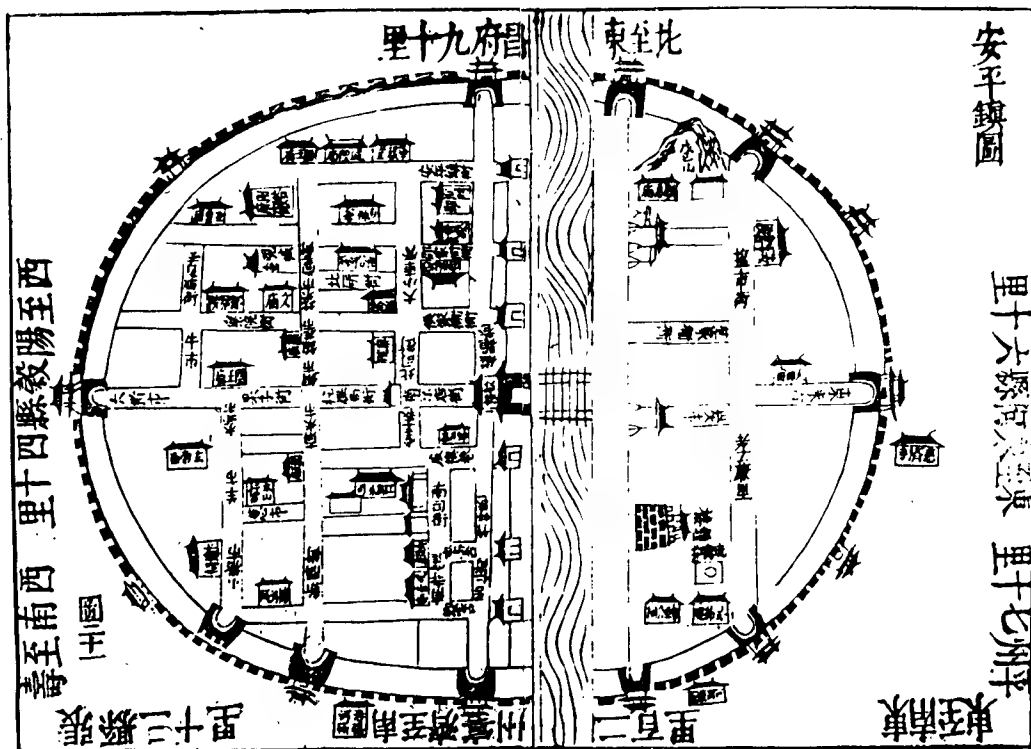












北河續紀卷之二

孟津周廷漢重纂

河程紀

元世祖既定江南漕轉之路自湖西入江淮由黃河
遶流至于中潏登陸以至淇門復由御河登舟以達
燕京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廼命兵部尙書
李與魯赤等自今濟寧州開河達于今東平州之安
民山凡百五十里北自奉符爲一牒以導汶水入洸
東北自兗州爲一牒以通泗沂二水亦會于洸以出
北河續紀 卷之二 一
濟寧之會源腴分流南北其西北流者至安民山以
入清濟故瀆經東阿縣至利津河入於海其後海口
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州以下御河二
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言復自安民山之西南
開河由壽張西北上臨清徑達於御漳凡二百五十
里是名會通河會源以南爲遶以北爲順南接豐沛
北迄天津凡一千五百餘里而推輓之勞不事焉然
河之源其最微者莫若會通黃水衝之則隨而他奔
而漕不行故壩以障其入源微而支分則其流益少

而漕亦不行故壩以障其出流駛而不積則田畝開
闢以須其盈溢而斥之以次而進漕通可通濶溢而
不洩必當於是其有藏水固漕而漕河以入湖湖而放
湖以入河於是其有水櫃櫃者善也湖之別名也而壅
水爲坎而之壘沙澹之處謂之淺淺有鋪鋪有夫以
時挑浚焉

由沛縣北九十里入魚台境爲闢者二曰利建卽宋
家口湖嘉靖四十五年建月河長七十五丈迤北十
八里曰南陽元至順二年建月河長三十五丈明宣

北河續紀

卷之二

二

德七年重修減水關十四俱明隆慶二年建以洩新
河水入南陽湖者也壩一曰南陽明隆慶元年建淺
鋪二十一湖一曰獨山卽南陽湖明隆慶元年北岸
築石隄三十餘里

舊運河在昭陽湖西爲闢者三曰孟陽泊在縣治東
元大德八年建月河長十二丈迤北八里曰八里灣
明宣德八年建月河長二十七丈又北八里曰穀亭
元至順二年建月河長五十八丈積水關二壩一今
皆廢淺二十一

由魚台而北九十里達於濟寧其東岸鄒縣境也爲
小關一明成化十年建淺一曰捲里

由鄒縣而北入濟寧境自州以西則濟寧衛分地也
爲闢十四曰棗林距南陽十二里元延祐五年建月
河長八十丈明正德二年重修迤北六里曰魯橋明
永樂十三年建明正德二年重修月河長一千一百
六十五丈在河西岸明隆慶四年改爲正河又北五
里曰師家莊元大德二年建月河長四十丈又北十
五里曰仲家淺明宣德五年建月河長五十一丈明

北河續紀

卷之二

三

萬曆十二年重修又北五里曰新關元至正元年建
月河長五十一丈又北八里曰新店元大德元年建
月河長五十一丈明嘉靖十四年重修又北十八里
曰石佛元延祐六年建掘土中得石佛像十二故名
月河長七十九丈明弘治六年重修又北八里曰趙
村元至正七年建月河長九十八丈明弘治十二年
重修又西北三里曰在城元大德七年建明弘治十
二年重修又西北一里曰天井元至治元年建一云
唐尉遲敬德所窺也其西南曰分水元大德五年建

月河開三上下二開俱開天曆三年下新即
在城月河曰中新至上新一里明成化十一年建曰
上新即天井月河減水開六新店新開仲家淺各一
屬州五里營十里鋪安居鎮各一屬衛明萬曆十七
年建壩一曰趙村月河石壩明卯治初建淺十七日
硯尾溝曰棗林曰魯橋曰師家莊下曰仲家淺曰新
開曰新店曰花家曰石佛曰楊灣曰趙村曰五里曰
十里曰安居曰永通曰曹井橋湖一曰馬場一名任
湖在五里東周圍四十里上受獨山湖之水

北河續紀

卷之二

四

起魚臺至濟寧有舊運道焉有開四曰廣運上明卯
治四年建曰廣運曰永通下明成化十一年建曰永
通明洪武四年建今俱廢淺二十

由濟寧而北一百里至汶上縣之開河驛其左爲鉅
野有開一曰通濟距天井三十五里明萬曆十六年
建月河長七十二丈壩一曰蓬子山一名彭祖上壩
明成化四年築淺五曰火頭灣曰梁家口曰白嘴兒
曰小長港曰黃沙

由鉅野而北其左爲嘉祥有減水開六壩一淺四曰

大長溝曰十字河曰寺前曰孫村

由嘉祥而北爲汶上境有開五曰寺前距通濟三十
五里明正德元年建迤北十五里曰南旺上一名柳
林開又北九里曰南旺下俱明成化六年建又北十
五里曰開河元至正間建明永樂九年重修月河長
一百二十六丈又北十二里曰袁家口明正德元年
建月河長九十九丈月河開二在南旺上下明成化
間建減水開九曰焦樂曰盛進曰張全曰劉玄曰孫
強曰彭室曰常名曰關家大曰兼濟壩一曰五里鋪

北河續紀

卷之二

五

汶水石壩在河西岸明萬曆十七年建淺十四曰南
界首曰石口曰柳隄曰南旺曰鵝河口曰田家口曰
關城曰開河曰劉家口曰袁家口曰關家口曰張八
老口曰步家口曰北界首湖一曰南旺在漕河兩涯
周圍一百八十里中爲二長隄漕渠貫其中明嘉靖
二十二年重修其中畫爲三在漕渠之西者曰西湖
築廻九十三里明成化四年始砌石隄明嘉靖二十
二年重修明萬曆十七年加築舊隄一萬二千餘丈
添築東面子隄一千二百餘丈其東曰蜀山湖周圍

六十五里明嘉靖二十年創築東隄明萬曆二十五年重修曰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明萬曆十七年築隄三千二百丈

由汶上而北至東平七十里有關三曰靳家口距家口十八里明正德十二年建月河長一百八十四丈迤北三十里曰安山明成化十八年建又北三十里曰戴家廟明嘉靖十六年建洩水閘一曰金線在戴家廟北明景泰五年建湖口閘二北曰似蛇溝南曰八里灣明萬曆二十二年建壩二曰戴家壩至州

北河總記

卷之二

六

六十里明永樂九年建曰坎河口石壩明萬曆十七年建洩十七曰沙堆曰邢家庄曰蘇家庄曰譚家庄曰安山上曰安山下曰積水湖曰馮家庄曰劉家庄曰李家庄曰王仲口曰果家庄曰靳家口曰戴家廟曰韓家口曰張長口曰劉家口

由東平七十里至陽穀縣之荆門驛其間首入壽張縣境有積水閘二曰沙灣閘明成化七年建曰高口閘壩一曰野豬腦榮迥三十餘里洩五曰戴家廟下曰劉家口曰戴洋口曰沙灣曰張家庄

由壽張而北入東阿縣境有關一曰通源在張秋城南運河西岸即廣濟渠也明景泰四年徐有貞治沙灣決河先爲疏水之渠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西南至於竹口又西南至大渚潭迺踰范盤濮而上又西北接河沁之水命曰廣濟渠渠口爲通源閘有石隄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長一百六十丈明天順八年修創自沙灣起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十丈有五空橋在張秋城南與沙灣相對即減水石壩廣袤各十五丈又於上甃石爲五竇以漕渠餘水入

北河總記

卷之二

七

之小壩河明弘治四年建我

朝順治八年重修順治七年黃河決荆門驛張秋縣以濟緯枕此橋力于淺八曰掛劍曰新添曰沙灣漕者大而功倍于昔矣北灣曰安家口曰仲渡口曰南浮橋曰北浮橋由東阿而北入陽穀縣境有關六在張秋北十里曰荆門上又北三里曰荆門下又北十里曰阿城上又北三里曰阿城下又北十二里曰七級上又北三里曰七級下皆元時建明永樂間修洩十曰何家口東岸曰何家口西岸曰館驛灣東岸曰館驛灣西岸曰張

家口曰秦家口曰劉家口曰義河口曰官衙口曰渡口
由陽穀九十里至東昌府聊城縣之崇武驛其聊城
縣東岸北至博平縣境西岸北至堂邑縣境有關四
曰周家店距七級十二里元大德二年建迤北十二
里曰李海務元貞二年建又北二十里曰通濟橋
又北二十五里曰永通橋明永樂十六年建減水閘
四淺鋪二十三曰北壩口曰徐家口曰柳行口曰房
家口曰呂家灣曰龍灣曰宋家口曰破關口曰林家
口曰于家口曰周家店曰北壩口曰稍長關曰柳行

北河續紀 卷之二 八

口曰白廟曰雙隄曰裴家口曰方家口曰李家口曰
米家口曰耿家口曰蔡家口曰官衙口
聊城西岸南自龍灣鋪北至西北壩鋪平山東昌二
衛分地也有淺二曰中淺曰小淺此在昔年為二衛
分地今則官夫俱
為平山衛而東昌衛
遂無河道之責矣
由聊城七十里至清平之清陽驛內博平縣北至清
平縣境有減水閘一淺鋪六曰朱家灣曰老隄頭曰
南減水 曰袁家灣曰朱家屯曰校隄
山堂縣北至清平縣境有關二曰梁家鄉距通濟

三十里明宣德四年建迤北十五里曰土橋明成化
七年建減水閘三曰西谷洞曰土橋曰梁家鄉淺七
曰西谷洞曰土橋曰中關口曰馬家灣曰北梁家鄉
曰新開口曰南梁家鄉

由清平縣北至臨清州六十里有關一曰戴家灣距
土橋四十八里明成化元年建減水閘二曰魏家灣
曰李家口東岸淺鋪八曰朱家曰張家曰十里井曰
趙官屯曰戴家曰陳官屯曰趙家曰潘家橋西岸淺
鋪六曰張家曰李家曰李官屯曰王官屯曰丁家曰

北河續紀 卷之二 九

魏家灣
河自衛輝來者歷館陶縣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而
北其淺鋪十二曰灘尚曰窩兒頭曰遷隄曰秤勾灣
曰小馬頭曰南館陶曰安靖曰黃花臺曰李家曰馬
頭曰馬欄廠曰尖冢
由臨清州東岸北至夏津縣境有關二曰新開上距
戴家灣三十里迤北五里曰南板俱明永樂十五年
建淺鋪五曰吊馬橋曰房村廠曰上口曰丁家馬頭
曰下杖柳西岸北至清河縣境有淺鋪八曰尖冢曰

白廟曰羅家曰孟家曰趙家曰陳家曰王家
南岸西至板間口有淺鋪六曰潘家屯曰七里莊曰
潘家橋曰新莊曰沙灣曰開口

由清河縣西岸北至夏津縣境有淺鋪八曰二哥營
曰嚴家曰吳家曰孫家曰蘆荀曰草廟曰黃家曰賈
家

由夏津縣北至武城縣境有淺鋪六曰新開口曰草
廟曰郝家曰小口子曰大口子曰橫河

由臨清至武城縣之甲馬營驛爲一百四十里其間
北河續紀 卷之二 十一

仍有一渡口驛亦州境也而武城縣東岸北至恩縣
境有淺鋪十三曰商家曰白龍曰白家曰大龍曰灣
頭曰柳林曰大還曰高家曰陳家曰何家曰半邊店
曰陳家曰方遷西岸北至故城縣境有淺鋪十二曰
劉家曰候家曰周家曰南調嘴曰北調嘴曰西關曰
小流曰孟家曰王家曰張家曰果子曰絕河
由恩縣東岸北至德州境有淺鋪七曰白馬廟曰高
師姑曰滕家口曰回龍廟曰八里堂曰新開口曰曹
家口而回龍廟之北有丁官屯一鋪德州衛地也有

減水閘一在四女村

由故城縣西岸北至德州衛境有淺鋪四曰鄭家口
曰范家園曰焦姑寺曰孟家灣

由甲馬營驛一百一十五里北至德州之梁家庄驛
而德州東岸北至德州左衛境有淺鋪三曰新窪口
曰飲牛口曰耿家灣

由德州衛西岸北至德州境有淺鋪一曰南陽務
由德州西岸北至德州左衛境有淺鋪三曰上八里

曰蔡張成曰劉皮口
北河續紀 卷之二 十一

由德州左衛東西岸俱北至德州衛境有淺鋪四曰
小西門曰鄭家口曰四里屯曰下八里屯
由德州之梁家庄驛歷七十里爲安德驛再七十里
爲良店驛再七十里爲吳橋之連窩驛也而德州衛
東岸北至吳橋縣境西岸北至景州境有淺鋪九曰
張家灣曰圓窩口曰五里莊曰隋民口曰丁官屯曰
劉官屯曰四里屯曰八里屯曰高官廟
由景州西岸北至吳橋縣境有淺鋪四曰羅家口曰
薄皮口曰坡唐口曰狼家口

由吳橋縣東西岸俱北至東光縣境有淺鋪七曰降民屯曰鐵河圈曰朱官屯曰小馬營曰郭家圈曰三里曰王家

由連窩驛而北七十里至交河之新橋驛即今泊頭鎮然東光縣東岸北至南皮縣境有淺鋪四曰下口

曰李家曰任家曰狼拾西岸北至交河縣境有淺鋪五日古隄曰大龍曰桑園曰油房曰白家而二縣之

界有瀋陽衛地焉其河道之責并河夫俱藏於交河主簿

由南皮縣東岸北至天津右衛境有淺鋪五日北下

北河續紀

卷之二

十二

口曰白家堰曰雙堂曰三角隄曰馮家口

由泊頭而北走七十里至滄州之甌河驛然其間交河縣西岸北至青縣境有淺鋪五日李道灣曰丁家

口曰大流口曰菱角窩曰白洋橋而其中三十八里

屬河間衛

由天津右衛東岸北至滄州境有淺鋪四曰小白洋橋曰大白洋橋曰南楊家口曰北楊家口

由甌河驛七十里至興濟縣之乾寧驛而滄州東岸北至天津左衛境有淺鋪七曰甌河南口曰王家圈

曰索家圈曰回回灣曰紅孩兒曰巨華嚴口曰朱家墳口

由天津左衛東岸北至興濟縣境有淺鋪九曰張家口曰大掃灣曰高家馬頭口安都寨曰索家馬頭曰北橫隄曰南橫隄曰許家淺曰南絕隄

由興濟縣東岸北至天津衛境有淺鋪七日安都寨口曰王家曰流洪曰安家曰柳巷口曰李家曰八里堂

由乾寧驛七十里至青縣之流河驛而青縣西岸北北河續紀

卷之二

十三

至靜海縣境有淺鋪六曰甌河曰運坊曰李家曰甌小曰流河曰新莊口而甌河之北運坊之南天津左衛境也有淺鋪五日流佛寺曰北絕隄曰管莊口曰蓮花曰石堂

由天津衛東岸北至靜海縣有淺鋪九曰泊張曰新莊曰寨里曰東漫撒曰馬濟曰王家曰李家曰呂家曰蔡家而新莊之北三里霸州分地也有淺曰蘇家由靜海縣東岸北至天津右衛境西岸北至武清縣境有淺鋪八曰鈎臺曰雙堂曰在城曰獨流曰沙窩

曰辛口曰楊柳青曰稍直口南自流河驛走七十里至靜海之奉新驛又一百里至武清縣之陽青驛是爲天津入於海自此而北復爲逆河矣

北河續紀卷之三

孟津關延謨重纂

河源紀

元初漕路自中潞登陸其後自任城開渠以通漕任城者今之濟寧州也則濟寧之南卽中潞矣按元史潞河源出金蓮川由松亭北經遷安東平州蓋自徐沛而北河流漸微故潞河雖通東平州而力不任漕及開會通河以至臨清則自臨清而北衡水之流盛而漕復可以飛航而濟矣此會通河者衡水不南河水不北獨賴汶泗沂沭諸泉以濟其流者也

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僊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萊蕪寨子村會泰山諸泉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口轉西南與小汶河合小汶河之源出自新泰宮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于大汶合流至寧陽西北分而爲二其一爲元人所改由堽城南流別爲洸水其一由堽城西流至東平州東五十里會坎河諸泉至四汶口而分其西流者入大清河由東阿而北至利津入海此故道也明永樂中開會通

河延於寧陽之北築堰城壩以遏其入洸之流于坎
河之西築戴村壩以遏其入海之路使其全流盡出
汶上城北二十五里受濼諸泉謂之魯溝又西南
流至城北二里受蒲灣泊水謂之草橋河又西南流
十里謂之白馬河又西南流二十里謂之鷺河鷺河
者故宋之運道也洄而爲渠汶水由之又西南十五
里爲之黑馬溝又西南至南旺入于漕六分北流四
分南流

入汶之泉百四十有四在新泰者二十有五在萊蕪
北河續紀 卷之三 二

者二十有四在泰安者四十有七在肥城者九在平
陰者二在寧陽者四在東平者二十有五在汶上者
六在蒙陰者二泉有目各亦可考而誌之第以爲故不詳記者示不越祖也然諸泉印河官之閱水奏例屬之故亦并及其泉也又按齊魯之閭水由地中行處皆泉也故舊泉十七新泉十三與府志所載詳畧不同下攷此

泗水之大源出于陪尾山之下四泉同發故曰泗水
亦因以名其縣四泉合而成流西南行經於十城其
西有泉數十自縣之南境北流入之又又有泉數十自
縣之北境南流入之自此西過其縣北又西過曲阜

城北五里分爲二流北曰洙瀆流繞聖墓之前而泗
水繞其後皆過孔林西復合爲一西至兗州府城東
五里金口關東沂水雩水入之

沂水之大源出尼山之麓過曲阜南而至雩水出曲
阜南馬跑泉過鄒縣境而至總謂之泗水入兗州府
城而西至于西門之外納闕党蔣翊七泉合而成流
謂之濟河至城西過上樓關杏林關凡六十里至濟
寧城東屈從南門合于洸水入于漕

泗水諸源之泉在本縣者五十有九在曲阜者五
北河續紀 卷之三 三

沂水諸源之泉在曲阜者十有九兗州府城之西而
會于泗者爲滋陽之泉而其自入于漕者則濟寧浣
筆泉

明永樂中旣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入洸之流而洸河
幾絕然堽城之南官莊河之入于洸者如故但其源
微而流不長明成化十一年主事張盛復爲堽城石
閘稍分汶之支以益之遂西南流至濟寧南門會沂
泗二水入于漕

官莊河之源出于寧陽之九泉泉各有名不詳紀滕縣之境

東爲三河口合流入漕三河者沙河薛河南石橋河也

沙河有二北沙河之源出嶧山南流繞龍山之左至滕縣北受七里泉又南分爲二流其一出休城南至于馬家口其一出休城北受大吳泉又西受北石橋泉又西受白水白水即界河也其源出于龍山西麓總而曰北沙河南沙河即漕水源出述山之麓西流會以黃約山諸泉又過鳳凰山東納龜步泉又南過簞盆山納石溝泉過滄浪淵納明河水西而入於漕水會南泉水總而曰南沙河此兩河者按由三河曰趙湖明隆慶元年築黃甫等壩開平章支河十二里過之使北以滙於湖由南陽入漕而滕縣之泉入沙河以達于漕者凡十有一

北河續編

卷之三

四

薛河之源出寶峰山東諸泉謂之西江西流而納永豐鳳凰二泉至於薛山故曰薛河南流而納東江之水又西而納玉花三山二泉南入南明河故由三河口趙湖明隆慶元年築東邵等壩開王家口支河九十六里使之南由微山入湖從地坎溝入漕而滕縣

之泉入薛河以達于漕者凡七泉

南石橋河即俗稱牛溝水南流與沙薛爲三河及沙過而北薛過而南惟此河改從佃戶屯入漕而滕縣黃溝泉亦滙焉南自沛縣之朱梅關北至魚臺之南陽關長八十里皆新河也而魚台之泉凡十有五合流而至硯瓦溝由南陽入于漕自濟寧州之魯橋關北至師家庄關二關之間爲五空橋泗水南流與白馬河之水入之白馬河之源出于九龍山西過鄒縣受蓼河之水西北折而南流受鄒縣之泉凡十有一

北河續編

卷之三

五

皆會流而入魯橋又有托基泉入于棗林關蘆溝泉入于南陽關

御河之源出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百門泉東引溢洹淇三水流千里爲館陶會漳水又北九十里爲臨清與會通河合是河也漢名屯氏隋名永濟渠又名御河以其源出衛輝府又名衛河此通御河之三年總河張國維題請專設司官疏導百泉防盜水利此不載其詳者亦示不越祖也

漳河之源出山西之長子曰濁漳樂平曰清漳俱東經河南之臨漳分流至館陶西南五十里與衛河合

入于漕至明萬曆初漳河入曲周釜陽河而館陶之流絕

衛河北流至於青縣之南漕河之水入之漕河之源出於大鐵山自代郡幽城東流經獻縣城南十一里單家橋至青縣南岔河口入運河合流而北至於天津入於海

黃良泉記畧

元頤舉

皇慶元年壬子東平景德鎮行司監丞奉議大夫劉公蒞官之始克勤廼事凡所轄去處躬親閱視隄岸

北河續紀

卷之三

六

之卑下者增築之水脉之淺澁者疏通之汴流桑源自北而南過古之任國歷今之魯橋涉泗汶合流之次里兗一舍而抵黃山之麓覺其土脉膏潤復進而前得泉沮洳而出可以濫觴者數穴泐澄於泥沙之間俯而探之溫如湯捫而飲之甘如醴以杖引之逐勢而行又如馳之赴壑就命役夫鑿為溝港注之於河其流甚順滲溶洩洩不舍晝夜即召彼故老詢所稱呼莫有知者因以是泉出乎黃山其性甚良宜目之曰黃良泉遂勒諸石以告來者遣以禮命文於予

予特佳公之任職也歟其能以成其事泉之遇公也出乎隱以彰其名一舉而二美並故樂道之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明湯節

江人

距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山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其殿宇巋然林木蒼鬱鳥聲樵唱雜焉於中傍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柳米曰洗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澄如湛如其流環繞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下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曰大玉溝小玉溝潘波黃陰趙家庄石泉珍珠東巖石縫西巖石縫三角灣等泉合流於泗會於曲阜之沂河轉於天井開會通河沿淮達海永樂己亥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於朝爰命工部王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濟漕運後右通政王孜郎中史鑑主事侯暉等繼之不減顧公之能正統己未朝廷簡事之宜所司請罷是舉其上下泉源因以淤塞余時董督糧儲心計指畫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以典其事廼請上可其奏於是主事熊鍊傅弼等官卽命來茲仍疏導之

北河續紀

卷之三

七

其利澤及於人多矣邇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余親詣泰安州等處疏通大小泉源踰泗水見乎泉林之泉利人者廣由是逆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故跡得聆耆耄者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澄無比汪洋不窮余聞而益喜泉之舊有名者勒珉以紀之無名者立石以表之用爲名山勝槩之助尚慮未及復同泗水縣官訪於邑之少長所得石河等泉一十三道泉無巨細皆爲之開鑿以濟不通事既集遂書以識之使後來者有所知焉時正

北河續紀

卷之三

人

統九年八月也

蛇眼泉記畧

明吳

寬長洲人吏部尚書

國家遷都於燕其食貨之入悉資舟楫由京師而南舳艫凡數千里不絕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汗望若階級置牖蓄水洩復盈焉又孰非泉源之所濟乎泉多見於齊魯之地其發其微其流甚迂微則易湮迂則易竭夫使滔滔汨汨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濬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特設主事分治之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公廷儀奉命以往當歲

之春泉脉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召卒徒出而從事奮錡濬導如法勤敏之稱徹於中朝顧所至露處無以爲風日之庇廼築亭泉上名曰觀泉求予文以記其成惟古人之樂多托於山水若柳之愚歐陽之釀可以槩見獨惜其人皆放斥於外而不盡其用於時徒啜其清漱其甘以自娛而已若廷儀則以泉爲職者也方其從事於斯歷曠野入重山可謂天下之至勞及功之將畢視其濫然沛然濟河渠載食貨以給國用亦可謂天下之至樂故泉一也停畜而無爲觀之者樂其適已發洩而有用觀之者樂其濟世初廷儀受代爲吾友徐君仲山嘗著泉志凡泉之形狀流衍且載於編計百二十餘其用心可謂密矣今廷儀且滿任而闔黃君世用將往代之世用練達諄慎特推舉其職殆無難者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事以三君相繼敢叙其功而望其成焉

龍岡泉記畧

明陳

侃閩懷安人東平學正

冬官尚書郎喬君廷儀奉命督濬東泉委出濟漕舍樁躡展窮幽陟險抵於汶上之東北越四十里許登

湫澗山迺有怪石特出堅壤蹲起有泉一泓涓涓南
瀉度其勢必有殊勝因建小亭以時令止又西迤三
里至龍鬬泉泉脉鼎沸若兩虬相擊其左右則皆翠
羽之木龍鱗之石下則一派南流皎施晶練奔放縱
激寒冽清淥於是順勢於自然命官集眾撿鍾繇春
濬源沂流決排壅塞使由魯溝入會通河因構亭一
楹翼然泉上每視泉時憩息而聽政名曰觀泉繚以
周垣樹以杞柳扇啓以時以屏翥襍工成乃遣汶上
丞徵記於余余讀衛武公之詩曰用戒戎作用遏蠻
北河續紀 卷之三 十

君名縉家於洛陽漢儒喬仁之裔仁傳大戴禮世相
沿襲君雖以詩魁鄉薦尋以醴登壬辰進士今來職
水凡所効於水者靡所不究而君之才固不止是吾
之所望於君者亦不止是願嘗一嚮而知一鼎之味
矣

柳泉記略

明王太化

侯真人工部員外郎

柳泉出寧陽城西舊入于洸以達于泗末流浸淫淪
于沙者幾七十年非其性也嘉靖丙戌默泉吳子來
董泉事補偏剏垢式克有緒越明年丁亥周爰詢咨
北河續紀 卷之三 十一

迺召屬吏語之曰胡村之南可棄也其壤惡洸河之
東可渠也其勢下道且古河之西可引也夷而徑也
僉曰唯唯因請于少司空蘭谿章公公曰盍亟圖之
于是卜日料工指洸之兩涯曰牖此則爲牖者二昔
洩時矣指邑之南曰橋此則爲橋者一涉無病矣指
民田麗于西河之西者曰易此則罔用厲矣蓋心計
而身親之不憚瘁焉導若泉東至于洸又東至珊河
折而南又東入于蛇眼金馬諸泉既與澗合于泗而
其利猶夫舊也經始于丁亥秋九月之朔迄戊子春

二月告成渠之長以步計二千一百七十有六廣七步有奇石以尺計一千九百有五甃以塊計如其數以斤計者灰一萬六千八百四十餘二百三鐵一百六十椿木以根計五百四十稍柴以塊計八百三十力役于泉夫以名計五百二十財取于贍役以斤計者三洗河灘地償之民者以畝計一十有八夫以數十年湮廢復之一旦無違時無徂常無間有司默泉者可謂無負其職也遂爲之計俾來者觀焉

新泉序

明張克文
新淦人工部主事

北河續紀

卷之三

十一

國家輓東南數百萬粟漕流達于京都南旺其襟喉而泉源其血脉也舊泉凡二百二十有六分濟南北前人之計周矣文奉命兼理之明年壬申通歷諸泉其曲徑危梁不能與者躡履從之務窮其源凡舊泉所出悉按圖治之矣顧圖所不載者歷州縣有之召父老問故曰泉豈有窮夫則有限如開一泉必增數夫故使者不及睹焉司不以告余因進諸長吏以矢之必不以泉益夫以水困民也惟取盈於舊額綱其逕役而調停焉如是而民心悅遂報新泉三十六處

併而入河計所助之利視昔亦加多或曰新泉中有甚微細者顧亦取而濬之而記之何抑不見闢平水涸舟膠旣障之板又從而固之加蘆草焉懼其涓滴不爲用也夫已涓滴而塞其流不涓滴而導其源可乎矧今不紀後將何稽故序其說如此

論疏龍鬬泉略

明張純
漳浦人工部主事

斯泉之始出也會濬濬諸身以出魯濬河水勢盛大卽陪尾之趵突狙狻之濁河不多讓也迂洄四十餘里而至蒲灣泊則地漸平矣由泊而至金龍口又若少昂然者是以諸泉水阻不得下稍有漲漫則盡由蒲灣泊以出栢浪橋民田往往淹沒而金龍口亦隨以淤是于民則害而于運則失其利也歲丁卯五月分水幾告竭矣試調衆一疏濬之旬日間開河水若增四五寸然則疏濬之功可待時乎隄蒲灣以防其漫濬金龍口以順其流此其喫緊也

北河續紀

卷之三

十二

北河續紀卷之四

孟津閘廷謨重纂

河政紀

自虞舜命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至秦漢有都水長丞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都以領之成帝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哀帝初平當爲鉅鹿太守以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河隄晉武帝置都水臺而河隄爲都水官屬梁改都水使者爲大舟卿其最早者主舟航河隄後魏初有水衡都尉北河續紀 卷之四 一

及河隄謁者都水使者隋煬帝河渠署置令丞各一人唐因之開元中以宇文融爲九河使石晉置隄長宋置都水監黃御等河都大提舉巡河王埽使提舉河防司元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明或以工部尚書侍郎侯伯都督提督運河自濟寧分南北界或差左右通政少卿或都水司屬又遣監察御史錦衣衛千戶等官巡視運河開泉宣德以後遣郎中一人提督濟寧河道王事一人提督徂徠等處泉源已而部郎罷遣以山東叅政副使管理河漕天順二年以

河南道副使一員整理濟寧以北河道成化初改命

通政駐劄張祿掌銜河會通河漕政北至天津南至

魚臺一帶凡泉湖開壩隄淺之事皆隸焉旋以山東

副使兼攝之已改都水司郎中奉勅行事凡沿河有

司及管河文武官員悉聽節制又除都水司王事二

員奉部撥行事一駐劄寧陽一駐劄濟寧堂諸泉源

開壩之政凡有司管泉管河官員皆屬焉弘治十八

年南旺別設分司以寧陽都水兼攝正德十四年前

差主事一員駐劄南旺嘉靖二十四年罷遣南旺主

北河續紀

卷之四

二

事而以寧陽主事兼攝其政隆慶三年罷遣濟寧主

事而三分司之政俱屬寧陽今止南旺分司一員其駐劄濟寧管理泉開

臨清開座則正德間設都水司主事一員管理嘉靖

七年罷之而屬其事於縣縣廢今順治八年裁歸併北河然地雖

分管而總理之者北河郎中也其在所屬者文武官

郡有丞判州有判縣有簿尉開有官衛有指揮所有

千百戶今易以守各守其疆不相渝越

北河公署在東阿陽穀壽張三縣之交其地曰張秋

宋真宗時名景德鎮元設都水分監於此明弘治七

年河決張秋命都御史劉大夏等塞之因更鎮名曰
安平公署在河之西南未詳其建於何年明嘉靖十
四年郎中美國華以堂宇皆南向而公門獨折而東
非居正之體乃費公帑二百金改而南門之左爲坊
表其右爲土地神祠大門三間儀門三間大堂五間
東西廊房各六間左幕廳三間右吏書房三間廚房
二間衙內上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左書房三間
右廚房三間旁小房三間東樓五間其上有小閣三
間樓前有堂五間東連房五間堂之外東西小軒各
北河續紀 卷之四 三
二間外爲客廳三間左右耳房各一間廳南菜園半
畝許明萬曆四十年二月衙房五間災四十一年春
重建

工部書院在公署之西創自明弘治間爲管河府佐
驕明嘉靖末添設捕廳於城西南隅尋革而以捕務
兼屬管河通判於是移駐捕廳而河廳爲廢署明萬
曆十六年郎中吳之龍修葺其頽圯改爲工部書院
凡本司新舊交代以爲駐節之所今廢
南旺行署在南旺分水之傍近俱廢亡順治九年因
大挑駐劄少爲修葺

臨清行署在臨清州之西南明萬曆四十四年以營
繕分司署偏側兩易之以上二署每歲大小挑往來
駐節焉今俱廢亡
止存舊址

河隄謁者箴

漢崔 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
鑿于龍門踞爲砥柱率彼河潯大陸旣礙播于北野
清深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澹菑滅
滅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
遲導非其導壅非其壅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
汨屢決金隄輒于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收告執
北河續紀 卷之四 四
河

都水分監記

元揭傒斯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分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
鎮掌凡河渠壩牌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
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爲揭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
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洄故爲防
以節之水溢則縋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牖
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訟獄焉雨潦

將溢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導關滯塞崩潰時而巡河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院皆能其官且周知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轍私毋怙勢沮威惟宜適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比自永濟渠南至河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比千九百餘所咸底於理退卽以所

北河續紀

卷之四

五

署治文書庫允儉陋吏側立無所爰告于衆曰余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顧以函丈之屋制千里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官群吏何所聽命鄉遂之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交豫數千里供億之吏何所視禁山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爲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于庫協謀于吏攻石伐材爲堂於故署之西偏左庖右庫前列吏舍于兩廂次樹洛魏曹濮三役之肆於重門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外臨方池長隄隱虹又折而西達于大達

高柳布陰周垣繚城遐邇縱觀嘆曰惟侯明慎周敏惟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王建議於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於海內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茲者鮮不著勤悼勞載于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侯非樂侈其居以考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是役也首事於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於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記

北河續紀

卷之四

六

都水行署題名碑記

明邵元吉

餘姚人工部郎中

凡公署立題名碑猶古列國乘也可以論世可以勸德可以考政可以表年匪直爲觀美已也山東河道舊隸憲職成化間工部建議始割濟寧爲南北界命郎中二員主之賜璽書假以事權使繼憲職行事然後山東河道與南北直隸均隸部矣郎中雖部使有憲體焉故于官屬則司考核之權於錢糧則主稽查之籍於夫役則酌倩調之宜於勢豪則申禁遏之例於詞訟則准受理之典是故公考核則官屬勸矣密

稽查則錢糧清矣時情調則夫力節矣抑豪強則河道肅矣公聽斷則遐邇咸矣出納之制則有司存徵科於州縣有司總貯於府有司支發於掌印有司願給於佐貳有司郎中惟驗估絕費度力信直省成計樊斯已矣是故昵官屬則比親錢糧則聚勤情調則煩阿豪強則諛濫聽斷則妄皆自失也故必存憲體而後可以不愧此官必自憲其身然後可以舉憲之職否則惑也吉爲此懼甫蒞任即考先輩行事將取師焉公署舊無題名碑鮮有知者喟然曰缺典也先

北河續紀

卷之四

七

黃河夾而北則剛以北受其害而害有二經陽阿壽張則潰出金單魚沛則淤潰以疏治疏之法以洩淤以衍治衍之法以濬斯二者先輩治有顯績可監也公署舊在河西務泊頭鎮咸化以崇疏濬之功難成而害最大乃令郎中駐劄茲土今黃河效靈南行順軌前之二害萬無再至但潰之害不待黃河而然近滄靜間無歲無之其勢亦能奪流而注之海直霜降後則勢減易塞耳蓋上有汶漳衛下流惟此河而已近雖復古四女樹絕堤小埽灣減水閘猶未足以洩

北河續紀

卷之四

八

百一議者欲於滄州絕隄大開支河如茲地擅河五孔橋之制或庶幾耳况黃河南北不可期也思患而防待時而動足力而舉必有變通之術存乎其間而非吉今日之所能爲也因併識以俟後之主斯土者宋太祖乾德五年正月詔大名淄滄德博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

開寶五年正月詔曰應緣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種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祿五十本第

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婢獨者免

太宗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隄勿致廢壞違者寘于法

真宗咸平三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湏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送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河上盜伐榆柳之禁

天禧三年詔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捍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北河續紀 卷之四 九

仁宗天聖元年以河決未塞詔募民輸新芻調兵伐瀕河榆柳

神宗元豐元年以都水監言給錢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椿草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

元世祖至元三年詔以御河濱州縣佐貳官兼河防事巡視各地分河板去水內椿橛仍禁圍圃之家毋穿隄作井栽樹取土

仁宗延祐元年禁約船入會通河者止許百五十料過此恐致阻滯官民舟楫違者罪之仍沒其船

都江南樁勢紅頭花船一體不許來往仍立南北隘牌各闊九尺使大船不得入其後民乃改造臧舷添倉長船至百尺皆五六百料入至牌內不能回轉又礙他舟乃於隘牌下岸立二石相去六十五尺如舟至彼驗量如式方許入河長者罪之

天曆三年詔禁諸王駙馬各枝往來使臣及幹脫權勢下番使臣并運官糧船到牌俱遵定例啓閉若不候水則恃勢撻撓守牌人等勒令啓牌及河上用土築壩壞牌之人皆治罪

北河續紀 卷之四 十

明宣德四年奉旨今後除進用緊要的船外其餘運糧解送官物及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關務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放若公差內外官員等或乘馬快船及遞運站船如果事務緊急就於所在驛分給馬騾過去並不許違例開關敢有仍前倚恃豪勢逼凌關官及廝爭廝鬪搶先過去的許關官將犯人拿赴巡河官處及所在官司或巡按監察御史處問實輕則如律處治重則奏聞區處那沿河管關官若再不用心依法照管仍聽豪權勢要逼脇啓閉不時致水

走淺阻滯舟船都拿來重罪

明成化九年二月兵部題奉旨通行淮揚以北一帶撫按管河洪開等官凡遇南京進鮮等項船隻經過務要逐一查驗比與今次所擬隻數相同方許應付明成化十三年五月奉旨近聞兩京公差人員裝載官物應給官快等船有等玩法之徒恃勢多討船隻附搭私貨裝載私鹽沿途索要人夫指取銀兩恃強搶開洪開軍民受害不可勝言運糧官軍做倂成風回還船隻廣載私鹽阻壞鹽法恁都察院便出榜通北河續紀

卷之四

十一

體究治

明成化二十二年六月奉旨近聞有回原籍省祭丁憂起復及陞除外任文武大小官員或由河道俱無關文倚勢於經過衙門取具印信手本轉遞前途照數起撥人夫船隻又有販賣貨物滿船擅起軍民夫

棧送一遇開壩灘淺盤墊疏挑開泄水利以致人夫十分受害糧運因而遲滯又有等公差內外官額外多討馬快船隻販載私鹽附搭私貨起夫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千名者人民荼毒何有紀極恁都察院便出榜各地方曉諭禁約仍行撫按巡河巡鹽御史管洪管開部屬嚴督所屬巡司官吏往來巡視遇有前項官員船隻就便從公盤詰私鹽私貨入官無籍之徒及闕文內無名之人擒拿問罪干礙內官并五品以上官指實奏來處治其餘應拿問者卽拿問如律凡開惟進貢鮮品船到卽開放其餘務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雖滿而船未過開或下開未閉並不待擅開若豪強逼脇擅開走洩水利及開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闢畝者開官拿送管開并巡河官處究問若因而闕壞船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治干礙豪勢官員參奏以聞糧運旗軍有犯非人命重情俱待完糧回日提問其開內船已過下開已閉積水已滿而開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北河續紀

卷之四

十二

凡漕河事務悉聽典掌之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凡府州縣添設通判判官主簿及開壩官專理河防不許別委幹辦他事妨廢正事違者罪之

凡府州縣管河官及開壩官有犯開具所犯事由行移巡河御史等官問理別項上司不得懷挾私忿徑自提問以上明會典

凡開壩夫受顧一人員充二人之役者編充爲軍昌一人者枷項狗象一月畢罪遣之

凡故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隄岸及阻絕山東北河續紀

卷之四

主

泰山等處泉源者爲首之人並遣從軍軍人犯者徙于邊衛問刑條例

凡侵占緯路爲房屋者治罪撤之

凡漕河內毋得遺棄屍骸淺鋪夫巡視掩埋違者罪之

凡開壩洪淺夫各供其役官員過者不得呼召牽船凡馬快等船每駕船軍餘一名食米之外聽帶貨物三百斤若多帶及附搭客貨私盜者聽巡河管河洪開官盤驗盡數入官應提問者就便提問應參奏者

參奏提問

凡南京差人奏事水驛乘船私載貨物者聽巡河御史郎中及洪開主事盤問治罪

凡清運軍人許帶土產換易柴薪每船不得過十石若多載貨物沿途貿易稽留者聽巡河御史郎中及洪開主事盤檢入官行治其罪

凡南京馬快船隻到京順差回還兵部給印信揭帖備開船數及小甲姓名付與執照預行整理河道郎中等官督令沿途官司查帖驗放若給無官帖而擅

北河續紀

卷之四

古

投豪勢之人乘坐回還及私回者悉究治之

凡運糧馬快商賈等船經由津渡巡檢司照驗文引若豪勢之人不服盤詰聽所司執送巡河御史郎中處罪之以上明會典

南旺臨清等處舊係三年兩次挑挖明隆慶六年題准每二年大挑一次以九月初一日興工十月終完北河郎中預呈本部具題命下之日備咨漕撫衙門并山東巡撫及寧都察院轉行山東巡按會同本官調集兗州東昌濟南等府泉壩開濬淺鋪守口見役

人夫前來興工并動充東二府河道官銀招募夫役以備停役各夫不足之數其南旺月河及臨清兩城七級等處淤淺俱調附近驛遞等夫協同兄在徭夫依期挑濬合用椿草錢糧及廩糧工食亦於兗州府庫河道銀內動給北河郎中仍與南旺主事往來督查

沿河兩岸栽柳護隄兗東二府各州縣衛所管河開官下民鋪夫每名種二十株軍鋪十五株撈淺開溜隄壩等夫十八株河間府屬各河官下民鋪夫每名北河續紀

卷之四

十五

種二十株軍鋪十五株歲以爲常其臥柳不拘夫數每鋪三百株與高柳相兼栽植臥柳者出土新柳也每年冬前本部奉總河檄通行查勘但有枯損空缺去處俱責令立春後補栽不如數者扣贖工銀入官盜拔者問罪

每年入秋通行沿河一帶州縣衛所管河官將沿河各湖并運河隄岸生長蘆葦蒿蓼水紅等草盡行收割每夫一日採取二十束每夫曬乾二十斤以草盡爲止如法堆聚管蓋以備河工婦料之用積久浥腐

者出陳變價採不足數捏報及偷盜者問罪凡漕河所徵椿草并折徵銀錢以備河道之用毋得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免

陽穀東阿壽張三縣籽粒貸基銀兩歲解北河備支供文廟關帝廟掛劍祠韓通政祠祭祠春秋祭祀用

總督河道軍門禁約糧運旗軍及水筏水手一應官民船隻不許盜伐在隄官柳違者聽巡汛夫役拿送管河官解赴軍門緝打一百坐贓究違押運官知而北河續紀

卷之四

十六

故縱者一併叅提重處

明嘉靖二十年山東布政司分守東兗道叅政暨工部都水司管理南旺閘座主事同遵旨照得南旺湖跨漕東西其東湖跨汶南北南曰蜀山北曰馬踏紫廻百五十里原係濟運水櫃自明正德三年以來節彼豪右占侵據爲己業及因隄岸傾頽召民佃種辦納籽粒一遇旱乾遂阻糧運今按圖志爰清疆域定立界石東自泰安輪頭界石起由小河口跨長溝運河至泰安家舊閘南界石止計長三十里南至泰安舊

界石起由山家營一帶隄岸至孤柳樹西界石止計長四十六里西自孤柳樹界石起跨運河由弘仁橋至北界首止計長三十四里北自弘仁橋北界石起跨黑馬溝由苑村至泰安橋頭東界石止計長四十里除豁稅糧籽粒以杜侵占之端週圍栽植柳株以防盜耕敢有肆行無忌仍蹈前非者定行照例充軍發遣。

明萬曆十六年總督河道僉都御史欽奉勅諭南旺臨清一帶每年大挑小挑俱有欽限不議外但勢豪北河續紀

卷之四

七

船隻多方阻撓築壩惟利其遲天寒挑濬爲難開壩又利其早水利湑蓄不廣大挑年分原有欽限外其小挑年分亦以欽定限期每年以十月十五日築壩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遇有解貢船到彼另爲設法前進其餘官民船隻俱暫停止候開壩放行敢有勢豪阻撓者聽管河衙門從重參究仍大書刻石監立南旺板閘示衆遵守

北河續紀卷之五

孟津閘延謨重纂

河議紀

漢成帝建始四年清河都尉馮遂議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鎗衝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九河今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比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

宋神宗熙寧二年劉彝程昉上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䟽道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入黃河北流故道以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今流之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而彝等又奏如庠言

雖於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島
欄隄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河復故道
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羅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
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洛磁相兵夫六萬
濬之以寒食後入役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灾
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
河役達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
過倍兼鎮趙二州舊以次邊未常差夫一旦調發人
心不安又于寒食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乃詔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二
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卽亟
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減差夫而輟修塘堤兵千
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
夫役于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并都水監卒二千
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照提舉官程昉等促迫
功隄六月河成遷昉宮苑副使四年命昉爲黃御等
河都大提舉八年昉與劉瑄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
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
置斗門以時啟閉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

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
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
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
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
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奏畢功
中書欲論賞帝命河北監司按視保明大名安撫使
文彥博覈實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
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
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三
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
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
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卽不能
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澁必致淤澱凡上下千
餘里必難歲歲開浚况北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
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及壞久來行運倘謂
通江淮之漕卽尤不然自江潮淮汴入黃河順流卽
下又合于御河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
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

五六千緡却于御河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于北京黃河新隄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踈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隄防方議開置河口况御河隄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官相北河續紀 卷之五 四

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肇置于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跡決口置牌鑿隄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舍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廩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緣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滄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北河續紀 卷之五 五

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牐之壩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暴漲則河身乃在牐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鄆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楫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惓惓衆論究極利病咸謂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牐而勿治廢

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化日欲用此河轉粟塞之則暫開亟止或可以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隄防司言御河狹隘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皇祐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楫至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迄莫能定

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卽位中書舍人張商英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北河續紀

卷之五

六

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隄而開東隄之積五曰開水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安欲隨地勢疏濬入海

徽宗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卽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城縣循河堤至深州又比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比度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

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隄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遠路乞付有司貼築固護從之

元世祖至元三年都水監言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爲利甚大自兵興以來失於修治滄州之南景州以北頽闕岸口三十餘處淤塞河流十五里至癸巳年朝廷役夫四千修築浚滌乃復行舟今又三十餘年無官主領滄州地分水面高于平地全籍堤堰防護其圍圉之家桶堤作井深至丈餘或二丈引水以灌蔬花復有瀕河人民就堤取土漸至闕破走蟻水勢不惟澁行舟妨運糧或至漂民居沒禾稼其長蘆以北索家馬頭之南水內暗藏椿楸破舟船壞糧

卷之五

七

物部議以濱河州縣佐貳之官兼河防事于各地分巡視如有闕破卽率衆修治板去椿楸仍禁圍圉之家毋穿堤作井栽樹取土

仁宗延祐元年二月二十日省三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皆由會通河以達于都其河淺澁大船充塞于中阻礙餘船不得來往每歲省臺差人巡視其所差官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年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官民舟楫如于沽頭置小石牌一止許行百五十料船便臣等議宜如所言中書及都水監差官于沽頭置小牌一及于臨清相視宜置牌處亦置小牌一禁約二百料之上船不許入河行北河續紀 卷之五 八

運從之至治三年四月十日都水分監言會通河沛縣東金溝沽頭諸處地形高峻旱則水淺舟楫省部已准置二滾水堰近延祐二年沽頭牌上增置隘牌一以限巨船每經霖雨則三牌月河截河土堰盡爲衝決自秋摘夫刈薪至冬水落或來歲春首修治工夫浩大動用丁夫千百束薪十萬之餘數月方完勞費萬倍又况延祐六年雨多水隘月河土堰及石牌雁翅日被衝嚙土石相離深及數丈其工倍多至今未完今若運金溝沽頭並隘牌三處見有石于沽頭

月河內修隘牌一所更將隘牌移置金溝牌月河或沽頭牌月河內水大則大牌俱開使水得通流小則閉金溝大牌止開隘牌沽頭則開隘牌而啓正牌行舟如此歲省修治之費亦可免丁夫冬寒入水之苦誠爲一勞永逸移文工部令委官與有司同議于是差壕寨約會濟寧路官相視就問金溝牌提顧周得興言每歲夏秋霖雨衝失牌隄必候水落役夫採薪修治不下三兩月方畢冬寒冰作苦不勝言會驗監察御史言延祐初元省臣亦常請置隘牌以限巨舟北河續紀 卷之五 九

臣等議其言當請從之

明永樂十二年戶部疏畧查得會通河見運糧止有淺河船一千三百餘隻每次可運糧二十餘萬石于徐州并濟寧兩處倉支糧運赴北京在城倉一歲可運三次共該糧六十餘萬石比與海運糧數不及若添造二百料船共湊三千隻端于淮安倉支糧運至濟寧支收却將二千隻于濟寧倉支糧運至北京一次該運糧四十萬石往廻約用五十日自二月起至十月河凍止可運四次共得糧一百六十萬石比與

海運數多又無風水之險誠爲快便

明天順八年都察院都事金景輝疏略工部委官前去河南聽巡撫左副都御史賈公提督開疏黃沁分水灌注運河卽今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各少水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又訪山東河南及大名等府起運京糧亦因河淺俱赴畿內賈納况商販少至以致京師米麥翔貴物貨騰涌且畿內耕穫有限而四方買糴無窮幸值歲豐民食尚乏倘遇凶荒將何以

北河續紀

卷之五

十

如此則徐州臨清西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續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開座擠塞留滯之弊甚爲便利

明弘治六年總理河道劉大夏疏略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畚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注入海所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亦皆有備仍於張煥鎮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隄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

北河續紀

卷之五

十一

接濟運河萬一河再東決壩可以泄水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下且免濟寧一帶開河險阻尤為便利

明嘉靖間河南道御史王廷泰略曰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既已成績乃建議請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湖在東平曰安山湖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名為四水櫃水櫃卽湖也非湖之外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

北河續紀

卷之五

十五

各建閘壩以時啓閉故開河條例一款凡故決盜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山湖安山積水湖各隄岸爲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保軍訓練發邊衛各充軍此見在條例可考仰測累朝嚴禁之意豈不知各湖可蠲以與民以取征賦之入哉蓋以利有大于此慮有達于此者不可以小害大以近妨遠也昔人云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者正今日湖地之謂耳臣近巡歷泰安寧陽等處窺見漕河所資止泰山諸泉自新泰萊蕪等縣經流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

實諸泉之委滙也然諸泉之水濤則流不濤則伏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則水勢益少非有閘座以時蓄洩則其涸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城七級之閘如置水堂坳之上舟膠而不可行非借安山等湖之水以濟梓挽卽進鮮船隻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禮諸臣議設水櫃者誠有見于此耳計今一百六十七年爲國家久長之利豈其微哉今四湖俱在而昭陽湖因先年黃河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二湖不知何時被人盜決盜種認納籽粒以致湖乾水少民又於安山湖內復置小水櫃以免淹漫遂致運道枯澁漕輓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以黃河南徙兩洪溢澁其時在朝諸臣譁海運則迷失其故道修膠萊河又徒費而不成上厯皇上宵旰之憂勅遣兵部侍郎王以旂往視漕河并爲經理以旂至此訪究弊源建議修復官湖築隄岸建水門閘座以圖永久素嘗盜種決隄之民盡行問遣驅逐不許佃種以啓弊端題奏欽依施行迄今漕河無阻然自官湖議復後而東

北河續紀

卷之五

十五

平汶上之民垂涎湖地何嘗一日忘情哉今據各官開報之數湖中水落露出高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頃非不可以召人佃種但成事不可破巨方不可開且小民奸頑日甚惟欲利己罔知國法頃者議復官湖已嘗懲創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令佃種耕籽粒則將一家開報數名占種不計頃畝遇水發入湖恐傷禾稼必盡決隄防以滿其望是所名水櫃者將來爲一望禾黍之場耳而漕河何所賴哉今山東地方郛滕沂費泰安等州縣卽東平汶上之間拋荒地土北河續紀 卷之五 古

不知幾千百萬頃卽安山湖外荒地亦不知幾千百頃而東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就此者以民田納糧養馬當差寧拋荒而不顧湖地止認納籽粒更無別差期必種而後已況未必皆貧困之民也昔東平民曾以安山湖地投獻德府隱占地畝莫能誰何後被查出方歸于湖且安山湖舊稱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寧望其辦納籽粒保全湖隄耶今據郎中汪弼主事陳南金召納過人數計算每畝照今例五分止得銀六百兩有奇若盡湖中高阜地

止得二千二百兩有奇亦非有大利也今每年河漕轉輸四百萬石之外輸將於京師者又不知幾千百萬焉則其利孰多孰寡而京儲與邊餉孰重孰輕此不較而知也萬一湖水告竭漕河失利臣恐所得不償所失而其爲費又不知其幾往年山東議開膠州河布政司卽議費銀六十萬兩又未必其能成也今之欲種湖地者乃倡爲水入而不能出之說臣近親歷各湖湖高於河殆六七尺春夏水涸每借各湖之水以濟河漕況各湖原設水車各三百五十輛若遇盛旱亦令車水以濟奚謂入而不出乎臣又覽觀地勢詢訪民謠湖櫃之設不但漕河有利而庶民亦有賴焉蓋泰山以西地漸窪下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亂今東平梁山不遠而水旣入湖湖外皆納糧民田也若隄防廢則水將漫衍淹沒而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又成巨浸矣是所利者止數百畝而所害者將幾千百萬家及數州縣也事有不可不察者啓奸不尤可慮乎此就其害於下者言之

湖廢河乾漕運不通其所關係尤重且大又不可不深慮也

明嘉靖四十四年總河朱衡奏略臣初至沛縣乘舟徧歷黃水無處不浸獨南陽河口直抵留城一帶黃水少浸先年曾挑間類河形臣於彼時窺已在念猶冀水消工畢再行詳勘處理詎意運河浸水未消黃河又難分導則於此地應亟勘理臣卽與河道都御史孫慎漕運都御史馬森山東巡撫戶部右侍郎霍冀河南巡撫戶部右侍郎遲鳳翔又委郎中程道東北河續紀

卷之五

十六

主事李汝吳善言王纘宗副使梁夢龍徐節張任胡湧叅政熊輝會事劉贊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相勘隨據道東等呈稱遵依踏勘南陽關起至留城一帶新河計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先年曾挑間類河形須加創挑方可成河隨委鄒縣知縣章時鸞濟寧衛指揮李肇芳等卽日帶領吏書及慣熟知地人等勘得上自南陽關起至新莊橋六十里下自滿家橋起至留城四十里中段新莊橋至滿家橋四十里尚未成河合用人工挑挖方可通水又勘得三河口沙

河一道每年山水大發應築壩堵塞爲防水患東有薛河中有趕牛溝上自山東諸縣諸泉發源水向西行出金溝今議於兩岸築壩二道引水入河接濟共算挑土三十四萬九百一十方該用夫六十八萬一千八百二十工又勘得地形北高南下水易傾洩合於沙河兩崖等處建壩六座修築兩崖隄岸及打壩補塞缺口爲照國家重務莫切於漕運妨運莫重于黃水黃水之性湍激浩蕩難以禦治卽或治之而工費不貲況其變遷無常屢爲運害如嘉靖六年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七

決於沛縣十三年決于魚臺縣皆旋挑旋淤迄無成績今歲黃水復決徐沛汎溢運河淤連百里至今水尚未消工難措手驚惕於中莫知爲計蒙委徧歷踏勘看得此地兩岸形高土俱堅實三十餘年黃水不侵雖今歲水勢瀾漫亦未侵及況河路徑直挽輪更便成功以後可保無虞實天留此以貽國家億萬年通漕之利者也臣看得黃河上源旣難分導水勢散漫不能施工難開取之水暫藉行舟然乾涸無常終不可恃來歲糧運實切隱憂反覆思惟計無所出所

據勘議開通新河以便轉漕委宜亟處臣即與河道
都御史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看得此處地遠黃水
可免侵淤人力堪施開挑成河不惟近可以濟來歲
之運而又遠可以垂無疆之休此實我皇上至德潛
孚精誠照格天啓其機地顯其靈載觀人情僉謀允
協臣願督率群工於此效力務期一勞來逸少申微
臣體國之念以仰答皇上知遇之恩

明嘉靖間總河劉天和議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歲
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隄岸

北河續紀

卷之五

十八

單薄也一則搥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蠲薄地
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
岸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臨清板開運河入衛處
也衛河水漲即壅入開或漫開面以入故開上下常
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培開面旱澇舉瀆下板啓閉
蓋啓則開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開
河之水積盈及啓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司
關者所宜審也汶水出泰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卑
皆虛浮淤沙故老相傳成化間戴村壩以下河道壅

未淤滿意者開導未久爾近則沙淤直至南旺湖皆
平滿矣故水易漲溢頻年挑濬沙積兩岸或平鋪地
上風起飛颺仍歸河內衆議兩岸築隄以約攔之猶
慮水漲隄壞廼議開減水閘滾水壩各四以洩暴水
嘉靖十三年秋築東隄十四年秋築西隄去河遠而
高厚閘壩亦計料修建嗣而治之運道其永賴矣汶
水自泰萊至南旺幾三百里遠近咸謂汶泉水微而
不考其故蓋盈河淤淺春夏久旱沙極乾燥汶泉經
之多滲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耶嘗測其上游

北河續紀

卷之五

十九

下流深廣尺寸所耗十之三四然數百里之淤沙不
可盡濬且將所濬之沙終歸河內勞費無已而卒莫
能效有獻議者云汶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
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中爲數磴洞創開小河八里
餘取徑入魯姑龍關二泉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
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濁則閉磴洞俾由故道
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遇水由磴洞下出黑
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里之沙淤余大奇之攷
因中道有五泉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於

開溝以入焉亦無不可治水者尚其審諸

明萬曆間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河工八議一濬泉源以資灌注查得會通河南北千里盡賴十八州縣百八十餘泉之流分爲五派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縣入南旺者爲分水派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爲天井派其功最大其所需尤甚切也乃平昔之疏濬既踈天時之亢旱又久是以泉政多弛通流無幾近據濟寧道按察使曹子朝分守濟南道參政呂坤新濬出泰安州謝過城等六泉新泰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二十

縣劉官莊等五泉萊蕪縣韓家莊等五泉東平州涇頭泉一處曲阜縣新跑泉一處發源頗盛堪入汶河堪以濟接則自此之外安知無湮沒於沙礫而散漫於草莽者乎但濬泉雖易治汶實難蓋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以潤久渴之吻臣等親視龍灣等泉源源而來比至汶則一吸而盡猶無泉也又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沙淤漫者濬爲河泐俾深五尺濶一丈則水得所歸而趨壑亦易矣然各泉坐落各府州縣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三四百里管泉分司豈能徧

歷近奉明旨各分守道兼管似爲得策臣以爲仍當責成各掌印官督率夫老以時疏濬每年終分守道會同管泉分司將各官新泉濬出若干舊泉廢棄若干類報總河分別獎戒庶人心有所警惕而泉流足濟運道矣一復湖地以預儲蓄查得山東泉源有時微細故設諸湖積水以濟飛輓盜決有禁占種有禁誠重之也乃今則不然南旺安山蜀山馬場等湖始因歲旱水涸地屬閑曠當事者召人佃種徵租取息以補魚滕兩縣之賦於是諸湖之地半爲禾黍之場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三

甚至姦民壅水自利私塞斗門復倡爲湖低河高之說申禁非不嚴而占愴若故矣除安山湖批查未報外今勘得南旺湖周圍九十三里計地二千七百頃原有斗門一十四座止存關家大閘常明口二處其餘邢通口孫強口等十二處俱已湮塞合行修復本湖東邊南阜地量留護岸一里共計一百六十二頃南北留護岸地半里共計一百一十六頃一十畝令原主佃種納課其餘專備蓄水仍築子隄一道以爲封界湖內北高南低應於中亘築長隄一道自吳家

巷起至黃家寺止長一十四里根濶一丈五尺頂濶八尺高八尺界爲二區寺前鋪張住口建斗門一座以便上下接濟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零二百八十步計地四百一十餘頃俱應退出還官其東北空缺處長十里零二百四十步應築土隄一道約束湖水不使洩漏西岸原有王巖口滾水石壩年久湮沒令行修復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零一百二十步計地一千八百九十餘頃除宋尚書香火地六頃并高亢地八頃五十三畝照舊令民佃種納租外其餘地一千八百七十五頃四十六畝二分俱築隄蓄水東岸李泰口閘以下十五里原有馮家滾水大壩相應修復馬場湖周圍四十里零三分內高阜地九十三頃二畝先年召種納課抵補魚滕縣糧今查得前項補足責令退業還官并低窪地六百四十頃四十二畝九分俱築隄蓄水內有安居斗門三座合行修復其各湖占種麥田法應追奪但念年荒民貧且承業已久收成將近候麥熟之日令其芟刈照地退還以上工料人夫等項通共銀該四千七百一十七兩七錢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三

於兗州府庫河道內動支修完於海口豎立大石明註界趾斗門以杜侵占如是庶法明而漕河水賴矣一築坎河以防滲漏查得汶合諸泉之水西流抵南旺分注南北以成漕而濟運故汶昔則漕盈汶洩則漕涸夏秋之間水固之餘冬春之後不可便有涓滴他適明矣乃戴村以上有坎河口西趨鹽河爲入海故道沛然就下勢若建瓴先年總河侍郎萬恭堆集石灘蓋謂濫則縱之平則留之意甚善也但時久灘廢非不歲有修築而沙隄一線亂石數堆走洩甚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三

所以樽節積蓄俾盈科而進全有賴於諸閘也故地
有高下則閘有疎密要之勢相聯絡庶幾便於啓閉
惟濟寧寺前鋪閘至天井閘則延長七十里東昌通
濟橋閘至梁家鄉閘則延長五十里開啓水洩積蓄
爲難司河者每當糧運盛行之時排木堵水名爲活
閘苟且一時終非久計甚至各幫運軍船一經遇捧
土築壩流入河中愈成灘淺運艘正行不便挑濟無
惑乎舟行之艱也合於二處適中之所南則鉅野縣
火頭灣地方建閘一座各曰通濟北則博平縣校隄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五十四

集地方建閘一座名曰永通俱照各閘事規啓閉濟
運除各匠役工食候完和算外每閘估計粗細石料
并木椿鐵麻船隻等項各該銀三千九十五兩八錢
九分五釐於東兗二府河道銀內動支每閘閘夫三
十名溜夫五十名卽於各縣停役夫內撥用如是則
閘東有具節宜得宜水利有停蓄而運艘不致淺闊
矣一設閘官以肅漕規國家之設官也有似大而實
冗者裁之爲宜有似小而實切者增之爲便查得運
河一帶閘座每閘設官一員統領夫役蓋啓閉有人

責成良便頃緣新河告成聚林上下水平閘面不行
啓閉遂將聚林閘官裁而不設開付之南陽閘官兼
理之邇來天時久旱河流微細本閘水淺啓閉爲急
尚可以南陽之官攝之乎夫一啓南陽一閉聚林互
相閘閘勢如呼吸一不得人瀉而盡矣近且無官付
之一二閘夫之手在官攝則莫敢誰何在民攝則大
爲簸弄旣以病商復以蔽運以故漕舟至此殊費牽
輓而往來者亦稱不便也不知閘官雖卑職掌猶在
且廩俸無多國家亦何惜此五斗而今河道要害之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五十五

地爲無人之境裁合於聚林并新添二閘各設官一
員俾司閘務庶職守得人而漕規不廢矣一給閘防
以重事權國家之事莫重於河漕故於泉閘特設部
臣經理之所以重委任而專責成也各管河郎中俱
奉有勅印是以文移稱便惟南旺管泉主事其設已
久閘防未給因循至今夫管泉管閘先年曾以二人
理之今并責之一官共任亦重矣督理乎十六州縣
之泉而相隔數百里之遠止以空白文移臨之卽旁
午載道鮮不不以弁髦視河臣欲其昭法守而一衆

志也難矣且糧船過閘刺應十日一報漕撫衙門相隔千里無閘防則驛遞不行事多掣肘殊非一堵夫以開官之微尚有條記閘防何獨於部臣而反靳之也至於運河黃河二同知職守既專責任亦重凡工程之勤惰錢糧之出入咸賴稽察事緒孔棘獎賞易生使少失於防閑未免稽違河務近見邸報楊村管河通判已奉明旨給與閘防則兗州府管河同知事體相同合無將管泉主事并兩河同知均賜鑄給底文移便而事權重矣一嚴築壩以便挑濬照得汶水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三六

入湖接濟運道每歲寒涇之時遂將河口築壩遏流分洩蜀山馬踏等湖候來春水泮之日開壩受水是冬則以河之水滙於湖春則以湖之水濟於河故南旺臨清一帶因得乘時挑濬不致淤淺法至善也除隔歲大挑已奉有欽定期限外其餘每年當天氣漸寒正宜築壩絕流也而往來船隻力以緩築爲請多方阻撓甚至十一月終尚不得築者不知天寒水合乃驅荷鋪之夫裸體跣足鑿水施功其將能乎及樂水初解正宜固封蓄水也則又以速脣屬請百計進

便至有正月初旬放水行舟者不知隔歲之水所蓄無幾三春無雨則運艘方至又將何以濟之乎法制未明事體掣肘管河官徒茹苦而不敢言也合無請賜明旨除大挑年分外每年定以十月十五日築壩絕流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行舟勢豪船隻不得橫擾該管河官員不許阿徇違者聽督撫衙門參究大書刊石於南旺板閘二處以便觀覽如是則明旨森嚴人心惕息不但便於挑河亦且足以蓄水一舉而兩得之矣一復夫役以備修防山東河道淺深不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三七

一而汶河衝發淤塞爲多各項夫役俱不可缺查得兗州府屬如汶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南陽利津等處原額設撈淺淺鋪隄夫各數不等共計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後因河流稍順遂裁減一千一百三十三名扣銀入官以備支用止存見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不知扣存有節省之名而雇募起無窮之弊一時河道淤淺調度微發爲難工之弛廢久矣今議於汶上縣量復撈淺夫七十四名淺鋪夫三十名鉅野嘉祥二縣量復撈淺夫三十八名淺鋪夫五名濟寧

復撈淺夫一十一名濟寧州量復撈淺夫三十
二名淺鋪夫一十二名魚臺縣量復撈淺夫十名淺
鋪夫二十名南陽利津量復隄夫八名東平州量復
泉夫二十名東昌府通濟橋閘量添閘夫十名庶挑
河濬泉不致乏人矣然猶民之包攬肆意偷安管河
之代替任情影射甚至逃故不報占恤私役種種情
弊雖增猶弗增也合行管河同知通判逐一汰逐嚴
加稽覈庶工役得有實濟而河務不致稽違矣

總河潘季馴北河十議一守戴村壩汶水從陶恭而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二十九

來就塩河由博興車漬入海自宋司空築壩戴村延
琬九里屹如天成迺狂瀾而逆之西會通河始得濟
運此壩係全河屏障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
歲年防弛以漸單薄萬一乘瑕復歸故道不無可慮
宜令東平汶上管河官督夫培土栽柳悉如舊制此
係運河第一喫緊關鑰故首及之一守坎河口與戴
村壩無異蓋因戴村既築之後水無傍洩歲久復衝
此口泉水決入鹽河運河每至淺涸明萬曆十六年
都給事中常居敬會同撫按題請築壩馴於十七年

創築石壩一道長六十丈水漲則任其分洩而湖河
無泛濫之患水平則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涸之虞
利賴甚重防守當嚴必每歲六月初旬即令東平州
管河官駐劄壩上備料集夫相機捍禦九月初旬始
得撤守著爲定例永保萬全司河者宜加慎焉一守
馮何二壩馮家壩係蜀山湖之門戶地卑而水易洩
故築壩以障之蓄可益運泛不病民何家口係南旺
湖之尾閘此口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家口而
傷運河之隄南旺之水則涸矣今築石壩平時任其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二十九

南逝水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每歲伏秋專責管河
官不時巡視少有圯壞即便修砌一挑濬汶河淤沙
坎河口石壩固爲完策但可以洩水而不可以通沙
日久淤停沙填河內則能致水漲漫或沙嘴橫射河
灣則能逼水衝決宜督管河官乘暇集夫挑濬使水
不東逼徑直南趨誠爲保全石壩要務是在司河者
先事而加之意爾一巡守五湖隄岸運艘全賴于漕
渠每資于水櫃五湖者水之櫃也止因舊隄浸廢界
址不明民乘乾旱越界私種盡爲禾黍之場先臣兵

部侍郎王基原建土隄南旺湖周圍隄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八丈三尺蜀山湖隄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長三千五百八十丈自蘇魯橋西至田家樓止原係收水門戶栽植封界高柳馬場湖隄東面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北面原留入水渠道栽植封界高柳馬路湖隄自弘仁橋起至禹王廟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安山湖隄長四千三百二十丈而斗門閘壩悉已完備可收濟漕永利馴因舊爲新督祭完固但近湖射利之徒覬覦水退希圖耕種盜決之弊禁令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三十

當嚴每年冬春管河官周圍巡閱責令守湖人役投遞甘結庶河防飭而水利無滲洩之患疆界明而奸民杜侵越之萌矣一因時分合汶流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何如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于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以灌淤城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以灌臨清當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

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卽遇旱暵克有濟矣此以智役水以入勝天力不勞而功倍計無愈此臨時酌之一先期挑濬月河南旺舊倒兩年一大挑築壩斷流不通舟楫始開月河官民稱便欲挑正河必先挑月河一時兩役並興夫多苦累時迫則工必略工略則沙必淤自今萬曆十八年挑正河爲大挑十九年挑月河爲小挑以後著爲定規庶舟楫往返既不阻於稽緩夫役用工亦不病於煩難矣一築土壩以利接濟閘河地亢衛河地窪臨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三十一

清板閘口正閘衛兩水交會處所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溢閘河既淺衛河又消高下陡峻勢若建瓴每一啓板放船無幾水卽盡耗清舟多阻宜於閘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一座中留金閘安置活板如閘制然將啓板閘先閉活閘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而于運艘出口易於打放衛水大發卽從拆卸歲一行之費無幾何此亦權宜之要術也一疏衛濟運衛水發源於河南輝縣蘇門山名曰棚刀泉經新鄉等處合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清合汶河之水經德

州出天津直沽入海板閘以下全賴此水濟運夏秋之交糧運盛行每患淺澁蓋因輝縣源頭建有仁義禮智信五閘壅泉灌漑民田以致水不下流殊妨國計宜行分巡東昌道每歲糧運北行衛水沿涸至報總河衙門移文河南管河道速將五閘封閉俾水盡歸運河其餘月分或水勢充盈仍聽民便庶公私兩不相妨而運艘不滯矣一疏濬泉源按山東泉源屬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一百八十泉分爲五派以濟運道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北河續平

卷之五

三

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其功最多關係最重是爲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關係亦大是爲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派也又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于此是爲邳州派也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脉每歲春夏聽司道嚴督管泉官夫踴躍通達

俾源源而來歲歲有濟但數月不雨其流必竭當萬曆十六年漕果乾涸百計疏濬卒無涓滴之流至閏六月初旬大雨連朝諸泉俱湧河景遂盈則地利未嘗不係于天時也至於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爲淤

須於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亦一策也

常居數節開安山湖奏略據兗州府管河通判王心符得安山一湖周圍共一百里其間東北自通湖關起至西北焦天祿莊止計長十三里自焦天祿莊起至西南王禹莊止計長七里零自王禹莊起至東南

北河續

卷之五

三

青孤堆止計長九里零自青孤堆起至通湖關止計長七里零周圍共計三十八里此係水櫃堪以積水者也但湖形如盆礫高下不甚相懸水積於中原無隄岸東南風急則流入西北燥地西北風急則流入東南燥地未及濟運消耗過半且自許民佃種以來百里湖地盡成麥田先年總理河道傅都御史履畝分析除徵租銀二千六百五十三兩歲抵魚滕二縣秋糧外其低窪處所封爲水櫃法非不善但統隴無界禁例不嚴民情無厭漸至今日殆無曠土矣爲今

之計應將水櫃三十八里築一高隄隄以外照舊佃種徵銀隄以內挑深蓄水管河通判等官不時巡歷庶隄界既明人無盜種之弊矣至于安山閘邊原有通濟積水二閘不便出水訪得萬曆九年有金把總曾于八里灣掘溝放水人甚稱便至今形迹猶存應于此處建閘一座又西北地名似蛇溝其地更低水勢散漫應于此處亦建閘一座庶于舊閘入者于新閘出蓄洩得宜漕河有賴矣臣卽便會同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李戴巡按山東御史吳龍徵會議得設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三十四

湖蓄水本漕政之良規清湖濟漕實治河之要務自南旺而下四百餘里始達衛河其間全賴安山一湖積水濟運所係之重何如也惟自召佃之弊政一行而豪民之侵占無已變沮洳爲膏腴視官湖爲已業日侵月削久假不歸寸土無遺殊可痛恨卽今久旱河淺百計疏濬如抱漏卮沃焦釜徬徨無策皆緣水櫃未復之故也及今則清湖蓄水直若蓄艾豈非第一義哉侵盜奸民本應盡法重究桀奪還官亦不爲過但私相授受其來已久展轉耕佃已非一人且四

外高亢之地不便儲蓄終成曠廢據勘將少窪之地三十八里周遭築隄封爲水櫃旣可以免滲漏易竭之患又可以杜強梁無厭之謀似亦計之得也外八里灣似蛇溝二處便於放水委應建立閘座其築隄建閘之費初據各官議將盜種湖麥刈半入官以爲工料之需但恐饑民乘機起釁且非大公之體仍聽本主收割前項經費相應動支河道銀兩應用清理之後大豎石碑立文冊又必嚴盜決之禁定巡視之法如是則一勞永逸而水櫃之良規庶幾可復矣

北河續紀 卷之五 三十五

北河續紀卷之六上

孟津閣廷護重纂

河工紀前

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一月河決酸棗東潰金堤興卒

塞之金堤今在濮州南
迤東北抵安平鎮

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於平原今德州

元帝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初武帝既塞宣房後

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衛河今東北入海廣深

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一

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潰金隄凡灌四郡杜欽荐王延

世爲河堤使者延世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

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堤成改元河平堤在今安

平鎮之南
延亘數漢

鴻嘉三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鑿廣之上

從其言使焉鑿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冷水益怒是

歲渤海清河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

萬餘所遣使者賑之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

決爲元城塚墓憂及決東去元城無水故遂不塞

隋煬帝四年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

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名曰御河

周世宗顯德初河決東平楊劉口遣宰相李穀監治

堤自陽穀抵張秋以遏之然河決不復故道分爲赤

河

宋真宗咸平三年五月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

常苦水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于東南十五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二

里

神宗熙寧元年河溢恩冀等州都水監丞宋昌言屯

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河以導東流司馬光

是其策請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澍水令東東流漸深

卽塞北流放出御河以紓恩冀之困從之既塞北流

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澗東決泛濫恩德諸境時

方濬御河乃罷其役專治東流

四年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鑿

第五埽決口

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水入于河決口亦塞

八年發卒萬人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

徽宗崇寧元年冬詔開臨清縣壩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爲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濬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爲樁木

元世祖至元七年役夫一千疏浚武清縣御河八十

日竣工

九年七月衛輝河決委都水監馬良弼與水路官同詣相視差水夫併力修完之

二十六年以壽張尹韓仲驪言遣尚書張孔孫李處

異董夫起於須城安山之西南開河引汶水達舟於臨清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葺牌三十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凡六閘月竣工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八賜名會通河

二十七年遣漕副馬之貞率放罷輸運站戶三千修濬會通河道易牌以石是後歲委都水監官一員佩分監印率令史等往職巡視督工至泰定二年竣工大德五年詔修濬河東西二隄用工三十一萬

延祐元年以大船入會通河有礙餘船不得往來乃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四

於金溝沽頭兩閘中置二隘關臨清置一隘關各關一丈止許一百五十料船得入其後民乃造長船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皆五六百料比至關內不能回轉又阻餘船又于隘關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中間相離五六十八如舟至量長如式方許入關

順帝至正六年河決九年脫脫爲丞相薦都漕運使賈魯于帝用其策十一年四月命魯爲總治河防使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畢工

詳見歐陽玄記

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流入魚臺命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縣鄆城兩河口漫過安山而會通河淤乃自濟寧以北陸運至德州入河

明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濟兗青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赴工之人一萬五千濬元會通河又用汶上縣老人白英計于東平州東六十里戴村舊汶河口築壩導汶水西南北河壩也

卷之六

五

流由黑馬溝至汶上縣鵝河口入漕

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榮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北衝張秋潰沙灣東隄以達于海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治之至十四年五月罷役

明景泰三年以沙灣決口久不塞運道膠淺遣工部尚書兼大理卿石璞治之五月隄成六月大雨河復決十二月遣工部侍郎趙榮治之復遣都御史王文察告大河之神

四年二月築沙灣決口功成五月復大決北馬頭河

岸四十餘丈運道絕復遣石璞往十月命都御史徐有貞治之始塞乃于開封金龍口甬瓦廂開渠三十里引黃河水東北入漕河以濟運

明成化間開濟寧西河自耐牢坡至塌場口長九十里汶水入焉改耐牢坡閘名永通

明弘治二年河徙泇城溢流自金龍口黃陵岡東經曹濮衝張秋運河命邢部尚書白昂治之役夫三十萬遂塞金龍口于榮澤開渠導河由陳穎至壽州達于淮又築梁堰于徐兗濊洽之間以殺河勢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六

五年河復決金龍口由黃陵岡北趨張秋絕運河而東掠汶入海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未幾政卒六年二月以浙江布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往治決河又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佐之役丁夫十二萬乃先甌祥符榮澤上流東入于淮又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出之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張秋決口又于黃陵岡之東西築長隄各三百餘里金龍口之東西築長隄各二百餘里于是黃河東流經歸德徐州達于淮而張秋之決遂塞八年二月河功成賜鎮

名曰安平大夏等陞賞有差

十四年二月以通政韓鼎言築安平鎮顯惠廟地基并瀕河堤岸

明嘉靖三十一年大水衛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衆築塞之

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曹縣自棠林集以下分爲二支其北一支逶豐縣華山出飛雲橋至湖陵城口漫入昭陽湖沽頭一帶運河湮塞命工部尚書朱衡治之先築馬家橋東隄五十餘里遏河使出飛雲橋盡入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七

于秦溝乃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河患始息

滄州導水記畧

元王大本

黃河既南徙九河故道遂以湮沒漳漬不與同歸獨行二千里會于今北海之涯其流滔滔汨汨視黃河伯仲間耳垠岸高于平地亦猶黃河之水下成臯虎牢而東也皇元定都于燕漳河爲運漕之渠控引東南居貨千櫓萬艘上供軍國經用巨商富賈懋遷有無胥此焉出至元五年秋八月大雨河決八里塘之

灣爲口者三湍流滾激如萬馬奔突長驅而前南皮清池之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十餘里潞而澤瀝而淵窳厓而鵲產焉場圃而魚生焉蕩析離居之民相與言曰滄州古雄藩其濠深廣又距海孔邇水行故地第有屯府小左衛曲防之阻無由徑達奉定間鄉民呂叔範抗疏陳情奉旨開掘以便民又爲大渠以洩水莫不舉手加額以承無疆之休繼有方命圯族實繁有徒乘時射利遂以復塞今則牢不可破矣脫因不花者以國學上舍生聞其言慨然以爲已任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八

而不辭閭者壯其謀從之如雲各執其物立于兩壘破其築若摧枯拉朽去其壘如決癘漬疣義民所超水亦隨赴始屯軍先率其徒數百人盛氣以待我衆直而壯彼自度非敵遂巡而去事可以稽舊典而義可以激流俗也因刻石以遺後來

開會通河功成之碑

元楊文郁

聖神文武大光孝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外罔不供北臣順奔走率職汶合泗分流以達東阿乃置汶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億京

師自東阿至臨清二百里舍舟而陸車輪至御河徒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調茶道經往平其間地勢卑下遇夏秋霖潦牛僂輟脫難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賫賫底滯呼聲行居騷然公私以爲病久矣壽張縣尹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北陸運利相十百時詔廷臣求其策未得要便以仲暉源言爲然遂以都漕選副使馬之貞同源按稅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叅之衆議圖上曲折備言可開之狀政府信其可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九

成於是丞相相哥合同僚敷奏且以圖進上俞爲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斤以給傭直傭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道斷事官忙達兒禮部尚書張禮孫兵部郎中李處巽洎之貞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吏謹督程人悉致力渠尋畢功益加濬治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趨之滔滔汨汨傾注順適如迫大勢如復故道舟楫連檣而下仍起堰閘以

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凡用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潰渠之民老幼携扶觀御翔不違按堵之安喜見泛舟之役于時大駕臨幸上都驛置以聞上詔翰林院其爲運河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百拜稽首而屬辭曰謹按書以食貨爲八政之首易稱舟楫有濟川之利故大舜命禹旣平水土定九州之貢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都自茲以降漢用鄭當時之言引渭至河以利西都唐用劉晏之策由汴入河以濟關輔蓋京師者四方輻輳兆姓雲集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十

六師所依以疆百司所資以辦不豐儲積政將奚先我國家新天邑于析木之津建萬億年無疆之業規模宏遠治具周密若夫漕運流通國之大計舟車致遠功利懸絕所宜講而行之難費而不可省勞而不可已者今則費取于官利及于民役不逾時功垂後世加以隨時豐歉權事重輕以深致曲成萬物之意致國殷富由此途出臣因竊迹輿地圖若近代遼氏金源氏皆嘗立國當時經度曾不是思豈不以興玉之功非僻陋者所能與而前弗逮乃所以啓肇建也

欽先儒有言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欽
惟皇上開物成務適舜禹而軼漢唐區區近代之君
固無以議爲也臣備屬比門職在紀事之成不敢以
固陋辭仰奉明詔以識歲月且推衍輿誦昧冒論誥
至若神功聖德之盛沛惠澤以浸八荒資始資生上
下與天地同流蓋非蔡河渠溝洫者所能彷彿也九
月日臣文郁謹記

濬沈河記

元李惟明

沈河開祀久漸埋乎汶沙底平相較反崇三三尺許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土

山水漲後其流涓涓幾不接會通汶歲築沙堰竭水
如沈堰尋決而沈自若所在淺澁漕事不遑至元四
年戊寅秋七月漲潰東開關司併上之分監遺壕寨
李讓相度截斗際雪山麓石剩餘十有八里堙淤爲
尤極日較工知監力濬不易因言分監倩有司贊翼
功庶可就監丞馬元承德爲核實備關內監稟中書
允發泰安之奉符東平之汶上二縣夫六千餘期濬
五年春朔關未遑冬監丞宋公伯顏不花文林分治
會通役先上源乃檢豪寨官岳張統監夫千合二縣

權輿於六年仲春望日底闊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濬
如式公以今史周守信奏差不花驛來任之而聚也
勤敏厥職監守者不迫趨事者不緩居者不擾役者
不勞未關月工畢而深固堅完水濟會通漕運無虞
汶上尹王侯居敬輩狀其實徵文以記余忝部民義
弗獲辭余聞論者謂堰壅沙以致堙沈河是得其一

未知其二也近年泰山徂徠等處故所謂山坡雜木

惟草盤根之固土者今皆懇爲熟地由霖雨時降山

水漲逸衝突沙土萃貫汶河年復若是以致汶沙其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土

浩浩若彼而沈因以淤澱也設無堰城堰沈自爾奚
獨尤彼也關司不知虞此直以水之盈縮民之利害
爲節而開閉之非知所先務矣要之沈河既濬宜令
關司嚴備關板謹杜開口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
入沈後撤堰后底流又開口漲落扒去淤沙不使少
停開水益深俾沈常受清水以輪注南北役關似繁
濬沈實簡此源潔流清而永益也不然以歲益無窮
之汶沙注新濬有限之沈河數年之中余恐淤澱有
甚于今日矣梗漕勤民後將有不勝其洶濬之患謹

記

重修洗河之記

洗河乃今汶水支流也名不載于傳記或因舊而加以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于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于會通漕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源洗也洗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萬壑溝瀆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涌泥沙溷奔徑入于洗此洗所以淤填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藩自牖口至石刺事鐫于珉然洗之源難通而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從而涸也詢及其佐得壕寨岳聚所度自石刺至高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澁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東平濟寧兼贊厥役本監及二路天以口計者萬有二千濬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于三月十四日以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以尺爲工計者四十萬七百數同知東平路事伯顏察兒僉議少監公之功宜勒石以昭悠久乃請文于予義弗獲辭遂援筆而紀其歲月

重濬會通河記

元趙元進

前至元二十六年開挑會通河道南自乎徐中由於濟北抵臨清達及千里各處修築閘壩積水行舟漕運諸貨官站民船偕得通濟北河殊無上源必須疏濬汶水來注于洗決引泗源西逾于兗南入于濟達于任城合新河而流運者山水泛漲上自堰城閘口下至石刺之磧蔓延一十八里淤填河身反高於汶是以水淺幾不能接漕運今至元五年冬十月都水監丞宋公韓伯顏不花擢陞斯職遂差壕寨梁仲梓詣彼度其里步計其人工時方水涸地凍難便爲力越明年春二月選差壕寨岳聚監董本監并汶上秦符等縣人夫七千餘名備糗糧具畚鍤挑洗各處河身之淺公乃親督其役朝夕無怠五旬而工畢汶泗洗濟之水源源而來湊乎會通舟無淺澁之患公又見濟州會源石閘二座中央天井廣袤里餘停泊舟航相次上下內常儲水滿溢方許放牒近年漸以淤澁澮水甚少今復濶濬已深水常激灩以寬櫓艫夏四月公又率領令史奏差巡視會源閘北元有濟河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十三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十四

舊跡河身填平水已絕流再委壕寨岳聚領夫千名挑去泥沙衍三百餘步廣二丈五尺東連米市西接草橋水勢分流舟航往來無礙百姓大悅持狀請予爲記予採摭其實而書之用規于後

河防記

元歐陽玄翰林學士承旨

元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五

罹水患民老幼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浸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請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宜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疎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

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聽其後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辦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十六

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塩運使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埽堤成河乃復故道南漕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

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平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濬河之流因而道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愚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朔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橫卷牽制種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木用棧用

緹之方塞河一也有決口有豁口有龍口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濶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序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白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而取勾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壘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岡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岡至黃岡壘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岡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壘六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資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壘廣

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聖廣二十八步深五尺
下十里二百四十步聖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
至楊青村接入故道聖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
十六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寨專固缺口修
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
三百十有七步其翔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
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
概實以土牛草葦襍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
尾大婦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
以破囓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
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
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
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一丈其岸上土工修築
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廣不等通高一丈五
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傍薄七步增卑
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
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
椿水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于是隄塞黃陵全河水

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
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
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翔築岸上土隄西北
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
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
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
入水兩岸埽堤並行作西埽者夏入水工徵自靈武
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
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
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
寸長二百餘尺者銜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絲大緯
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于其上以
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裹而
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
立其上而號于衆衆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
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
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河濱遑捷丁捺管心索順埽臺
立踏或掛之臺中鐵鉤大樑之上以漸總之下水埽

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襍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綽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于椿止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襍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蘊掛隨以管心長索達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于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比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比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西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襍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西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海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比攔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比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五尺朔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五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朔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由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因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蓋以淤水多故河十之八
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洞深湍激難以下
埽且埽行或遇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
廢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
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
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周船身綴
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于上流礮之水中又
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礮上每絙或碰
二舟或三舟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蒲貯小石以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合子板釘合之後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
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
繼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
水簾桅復以木搭柱使簾不僵仆然後選水工便捷
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撻鼓爲號鼓
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過決河水怒溢故
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圍長
稍褻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塼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
出水基貼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

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其勞無
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
埽置椿用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
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船隄
距北岸綽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
叵測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
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喧騰猛
疾勢撼埽基陷裂欲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升衆譁騰
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提出進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
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
復通又于岸前通港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
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後欄頭埽之後後埽
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礮前欄頭埽之前後先轟糜以
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圍
土牛相伴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
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
隄用農家場園之具曰轆轤者穴石立木如比櫛

前埽之旁每一步置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于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一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歩白茅河口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二十五

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歩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歩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歩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築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歩亦思刺店樓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歩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襍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蘆葦蒲葦樵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

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大小等至七萬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十有四竹筏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礪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簾椽木麥稻扶椅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鈞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橋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并應用樑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數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積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硤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庖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極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二十六

者有所考證也

初建魚臺孟陽薄石牕記 元趙文昌

聖元以神武定天下遐邇率職來享來庭而江淮漕運商旅之轉販仕宦之往來非舟楫無以濟不通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河功告成於今幾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淫岸移谷遷不無堙塞都水監上下巡視求其利病以沛縣之金溝沽頭魚臺之孟陽薄沙深水淺地形峻急皆不能舟遇有官物往來必驅率瀕河之民推之挽之者不下千餘妨農動衆民恒苦此河續紀 卷之六 二十七

之遂條陳其事都省委右司都事王潛都水太監馬之貞等臨視與所說合議曰夫水積之不厚不足以負大舟蓄之不廣不足以供下洩今莫若立堰以積水立牕以通舟楫貴長牕貴堅漲水時至使漫流于其上如斯而已矣于是視地之高下程廣狹量淺深繪圖計工以報都省議修之從孟陽薄始今值歲晚先辦物料興工以春首爲期用夫匠一千二百三十二名監夫不足於近邑差雇五百七十二名就給工價米糧一切物料官爲和買給中統鈔五萬五千錠

不勝于濟寧路官錢內支選差嚴實司提舉仇銳來董是役預辦所需金石材木諸物指分工役其堰橫長一十二丈中爲牕門外石內甃高一丈四尺基縱廣八丈牕下廣五丈殺之如壇級以及于上五分廣之三起于大德八年正月訖于五月凡用工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中統鈔十萬三千三百五十緡糧一千二百四十七石落成之日鼓聲四起牕門啓鑰鑿師序次以進前旗一指通數十百艘于飲食談笑之頃乃命謝里高立不遠千里而來請文至再予不揆此河續紀 卷之六 二十八

因記修牕之歲月如此

兗州重修金口關記 元劉德智

皇元膺天命撫方夏極天地之覆載皆臣服唯謹東南去京師萬里粟米絲帛織綈貝錦象犀羽毛金珠琨蕩之貢視四方尤繁重車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中穿會通河引泗汶會漳以達于幽由是天下利于轉輸泗之源會于兗之東門其東多大山水潦暴至漫爲民患職水者訪其利病隄土以防其溢東石以洩其流其一洞歲久石摧不足以吞吐今近比

作二河以... 中書省以聞天子可其議命下之
日當... 有水太監閻開分治山東寬勤恪恭
敏于事會曹... 王元從理簿書壕寨官李克溫董王
役役長張聚... 材路詳宋贊泰澤分任其事夫匠一
千九十石二千五百軌三萬灰五萬木六千四百鐵
錠鐵鈎鐵環不數取諸官錢以買兗州知州尋敬提
調州吏鹿果經始於四年閏正月成于三月工告訖
大祠玄冥醮酒割牲燔燎瘞埋吹擊笙鼓風日清明
役徒謳歌人神懽悅乃相與請辭饒諸石以紀其始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十九

重修濟州任城東閘記 元俞時中

至元二十年朝廷初以江淮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
尚書李粵魯赤等調丁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委曲
開穿河渠導洸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

以通轉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
艱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為石牌者八各置守卒春
秋觀水之漲落以時啓閉雖歲或亢暘而利足以濟
舟楫惟是任城關東距師家莊袤六十里土壤疏惡
霖潦灌注承乏歲月至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
監事石林奉議適膺其任聞之中書省易而新之陶
土為甃採石于山其材用所須不費於官不取於民
率指授役夫為之不數月厥功告成仍即其地之西
偏修飾廳事以為使者往來休憩之所公退因錄其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十九

重修濟寧州會源閘記 元揭傒斯

豐城人侍讀學士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閘成
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勅
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辦方
物以定貢賦穿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縣為濟州以
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洸泗以會其源置閘以
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逮于臨清地降九
十尺為牌十六以達于漳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

尺爲牖十又南入于河北至奉符爲牖一以節汶水東北至兗州爲牖一以節泗水而會源之牖制于其中歲益久政日弛弊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復舊政誕布新令嚴暴橫之禁杜姦利之門南疏北導靡所寧處明年冬以及期請代弗許行視濟牖峻怒狠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岌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工卽功大改作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竭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儲衆材撤故閘夷坳泐徙其南九十尺降七尺以爲基其下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槩視其地無有所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孫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塘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三分門縱門於北之二以爲門中夾附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二百三十尺爰琢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爰甃大牙相入苴以白麻固以石膠磨礪創礪闢以勁鐵厓削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臥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群屬宴于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鐺決場礪權啟鑰水平舟行伐鼓譟呼進退閒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者雷動雲合且拜曰惟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百六十人木十人金五人土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其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而河以安流滑爲石寶以鎮之沙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齒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其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陪尾絕者通之鬱者漸之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牐之署以嚴官守樹河伯龍君祠入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尚書李粵魯赤中書斷事官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歲藏水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殍則男女異瘞之餓者爲粥以食之死而藏饑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于茲役也侯亦勤且能矣侯名仲彬河南人銘曰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飢夕禱垂四十年孰漫而隱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徵工發徒旣滌旣疏濟閘攸基先雞而興旣星而休觸冒炎曦疾者藥之死者槥之奚有渴饑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適績于成智罔或遺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達舳舻相銜罔敢後先亦

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顧盼嗟咨曰惟京師爲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共于千萬里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萬今以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汝泗之會有截其脾有苑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都水監創建穀亭石閘記 元周汝霖

至順二年歲在辛未季夏之月會通河穀亭石閘成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凡用工九十日金石土木之工百有八十人徒八百二十人石以塊計者二千七百三十木以株計者一萬二百七十甕以口計者二十五萬三千灰以斤計者三十三萬五千鐵亦以斤計者三萬一千四百其餘麻泉甕甌斧錯瑣細覲縷各若干除金木糧儲出于有司他皆監司採煉陶冶仍資傭工錢二萬五千緡閘身縱二丈又七尺衡二丈又二尺高如之雁翅四各亘五十尺址袤八十尺廣百又二十尺奉直太夫都水監丞阿里公命汝霖作文以紀之詞曰欽哉

聖元混一區夏定鼎幽薊九州內外用不臣順航四海泛九江浮于淮入于河職貢糧運商旅懋遷以供給京師然自東阿抵臨清二百餘里舍舟從陸車輓以進御河每值夏秋霖雨泥淖馬瘠車債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朝廷用令史邊君同知馬公言開會通漕河自安民山引汶泗洗等水屬之御河度其地勢穹下前後建石閘三十餘座以制蓄洩于是川途無壅舟楫憧憧方諸陸運利相十百以故國用克而民不匱四十年于茲矣惟襄林至孟陽薄七十餘里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十五

湍激迅浪沙土澶澠閘再啓鑰舟方一存嘉議大夫都水盧公因壕寨楊溫等議宜於穀亭北郵傳西創建石閘滙黃良艾河等泉以厚水勢且免齟齬之患詢謀僉同乃上之省堂允請令下之日奉議大夫少監德安帥寮屬董其事未幾會監丞阿里驪驛分治山東下車之初首以斯閘爲已任指畫夫匠親臨督靡憚晨夕分任其事公威嚴謹恪克以濟猛人皆獻力惟恐弗逮故能克底厥功經始于是歲之二月訖功于六月中樹巨闕傍羅鉅砌龍鱗錯落雁翼

飛冠以虹梁縣以金鉤周緻縝密混若天成於是割牲醴酒大祠河伯會群屬于河上以落之舉酒作樂伐鼓啓鑰水平舟行飄檣翳空舳舻相接進退閑暇莫下歡喜歌詠噫是役也始則盧公建言之力中則德安公經營之勤終則阿里公踵成之功於國於民永賴以濟於斯見聖朝人才之盛守職者不苟祿而勤於效忠矣因撫其所聞而爲之記

改作東大閘記畧 元李惟明

泗別於滋陽充道之汶支於奉符之堽城洗引之西南會於任城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洗國初歲丁巳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上之陰堽城之左作一斗門竭汶水入洗至任城益泗漕以餉宿靳戍邊之累且以旣濟免閭田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元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廼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漕通江淮漕至東阿由東阿陸轉僅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輪京師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穿渠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由是江淮之漕浮汶泗徑達臨清而南

旅懋遷游宦往來暨閩粵支廣邛樊川獨航海諸番
凡貢篚之入莫不由是而達因錫河名曰會通於是
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輔國直隄城西北隅作石斗門
一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幾虹懸門開虹
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水易圯乃改其西虹
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爲西閘西
閘後改作此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縮不
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
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流至春全場餘波以入霖潦時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十一

害况河上廣石材不勝用縱竭力作成漲濤懸注傾
敗可待胥社預作沙堰於宛陽竭口水溉田闕則補
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日後
人勿聽浮議妄興石堰終困其民至遏漲水大爲民
害重修堰城閘因自作記勒其言于石至是果如其
言若合符契開壩岸崩碑沉于水爲土石所壓是年
九月都水監馬兀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堰城謂衆
曰堰城流汶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堰河塞上源要害
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閘爲一大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十一

至應其衝突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而
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
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
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
閘突入流河兩河罹其害而流亦爲沙所塞非復舊
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
貞曰漢曹參作興原山河石壩常爲漲水所壞時復
修之汶魯之大川底沙深濶若修石堰須高水平五
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爲

期以狀上中書即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
煨灰市物於有司經營探度畫圖指示以舊址弊于
屢作改卜地于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
性也表其南北爲尺百廣其東西爲尺八十下于平
地爲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爲石
基以承閘閘之崇于地平自基以上縮掘地之深一
尺兩壁直南北爲身皆長五十尺其南張兩翼爲雁
翅皆長四十五尺其北矩折以東西各附于其旁亦

長四十五尺不爲也前蓋基肩
岸受水欲其前也後基八十一石爲岸承之出
基之高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濶其中
之一爲明入明三分深之一爲金口廣尺深尺板十
有三方盈金口之廣長且明入金口兩端各盡其深
上下以啟閉者十二其一不動爲閘其大石爲兩泉
夾制其前卻石相疊比則以鐵沙磨其際必胎合無
間後已凡用石大小以段計二千六十有奇自方以
尺計三萬三千六百五十變以萬計一十有六石仄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十九
以斤計四十六萬三千瓦礫以擔計二萬四千木大
小以株計一萬三百一十鐵剛柔以斤計三萬九百
一十五麻炭諸物稱是糜錢一萬七千餘緡役徒千
人木石之工二百八十人始事于五月七日畢役于
九月十日開既成衆合辭請公願識其事于石屬筆
于予予復之曰汶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爲轉漕
之益爲旣灌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憂有墊溺
之患水性非異今昔蓋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既善用
之又碑其言以示來者其慮後也深矣不有茲役曷

彰馬公之實其言以於水而改作石堰之碑
尚存豈天惡馬公之言有以先發其機耶將使後人
獨受其害而不蒙利耶惟是役也雨暘時若漕運無
愆天其或者悔惡於人俾憶馬公之言乎既不獲辭
遂爲叙導汶始末會通源委以見堽城開水利喉襟
且表出馬公之言以爲鑒又因以識興造年月修閘
之制度用物之會計附焉公字仲彬唐古氏
會通河黃棟林新牘記 元楚惟善
會通河導汶泗北絕濟合漳南復泗水故道入于河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四十
自漳抵河表千里分流地峻散渙不能負舟前後置
牘若沙河若穀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猶淺渥有
難處每漕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尺必
資車於陸而運始達議立牘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
不華分治東平之明年思緝熙前功以紓民力慨然
以興作爲已任乃躬相地宜黃棟林適居二牘間遂
卽其地庀徒歲事經始於至正改元春二月己丑訖
工於夏五月辛酉牘基深常有四尺廣三其深有六
尺長視廣又尋有七尺牘身長三分基之一崇弱五

不及身之半又于東岸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爲
屋以間計者十有五畧南爲臺構亭其上凡用石方
尺長丈爲塊計三千有奇木大小以株計四千六百
五十八聖以斤計二十五萬鐵以斤計一萬六千有
奇甍一十五萬二千五百麻炭等物稱是工匠繇卒
千八十有五入用糧千七百五十斛帑幣四萬緡制
度纖悉備極精緻落成之日丹無稍行役者忘勞居
者聚觀往來者懽忭稱慶僚佐者宿衆相與謀謂不
伐石以識無以彰公之勤且懼來者之功不繼而前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四

功遂願也先是民役於河凡大興作率有既庶爲常
制是役將興時適薦饑公因預期遣官赴都稟命冀
得請俾貧窶者得寬其身藉以有養及久未獲命不
忍坐視斯民饑且殍遂出公帑人貸錢二千緡約來
春入役還官無何糧亦至民爭趨令其軫民瘼如此
又初開月河于河東岸闢地及咫礪錯出舉錫無
所施迫營牌基近西數舉武黃壤及泉訖無留礙雖
國家洪福所致抑公精誠感格天地鬼神亦陰有以
相之也公哈刺乞台氏明敏果斷操守絕人讀書一

過目輒不忘律學醫方靡不精究始由近侍三轉官
受今除是役也董工於其所者令史李中壕案官薛
源政奏差韓也先不華工師徒長不能備載具列碑
陰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明徐有貞

長洲人
武功伯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
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于文淵
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
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于今七年東方之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四

民厄于昏墊勞于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
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
治欽哉臣有貞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
工撫用士衆咨詢群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
東北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
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于天子曰臣聞凡
平水土其要在乎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
利既緯而人事于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
導不可達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

勢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阻而之夷片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焉而奪濟汝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淤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拯也今欲拯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制水之開疏水之渠渠起張北河續紀

卷之六

星

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曹甯鄆北之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旣便居民旣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澆以水門其下緣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欄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旣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川匯潭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力奏獨潁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閘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

卷之六

星

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繩百八釜一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劑倍之藥稍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是治水官佐工部主事臣鄧泰誠山東布政使司事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爲惟水之治自古爲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漢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壁馬籲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重孰輕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溉焉以漕焉以貢焉無弗便者是于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共可以無紀述于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于臣職其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四十五

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天子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常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爲之文曰皇莫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節以蒙見洙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詭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適凝天子曰叶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警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虔以爲乃分厥勞乃隄厥潰乃踈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踈者既通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以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四十六

治水功成題名記

有貞之治水于山東而作沙灣等處之河防也承命于景泰癸酉之冬經始于甲戌之春收功于乙亥之夏而告成于其秋上詔見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居京管臺事丙子春有貞請勅載至乃擴前功益爲大水之備時方曠乾衆莫喻其意頗以爲過防及秋而大水洊至泗汶淇衛河沁一時俱溢環東兗之間若海之浸者三月逮冬始平運河南北餘千里故隄高岸之缺而不完者無慮百數十所而沙灣之正隄大堰獨巋然而存巖然而安其旁近城郭田疇皆恃焉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四

而免墊沒之患以水之來有所扞而去有所洩也於是東兗之軍民耆老合辭以請今茲之水蓋洪武以來所未嘗有而大耋之人所未嘗見也非隄與堰爲之保障非閘與渠爲之排解吾田吾產其池潢矣吾耄吾倪其魚鼈矣彼四方之舟楫往來於斯者乃亦有曰昔也沙灣如地之獄今也沙灣如天之堂之歸而况吾斯土之軍民乎哉而吾儕小人竊伏計焉惟水之變不測如今茲之溢以龍灣六閘洩之而猶未盡也以故感應詞之缺隄又煩公爲之揀築焉徵公

在是其不又將延惠累年乎願及今規畫而益爲之防吾軍吾民幸甚有貞曰唯唯月中旣築感應神之缺而作堰月之隄龜甲之堰比沙灣水門大堰差小而埽法畧等復行度東昌龍灣六閘之上官密之口置閘一疏新渠而屬之篤馬東平戴廟之津置閘一疏古河而屬之大清并前六閘爲八而皆注之海焉乃探禹遺之秘本星土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法象之器建之隄表大河感應二祠之中以爲悠久之鎮蓋盡人事符天造制物宜辟神奸其道並行也旣訖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四

工有貞將歸奏於朝而從事諸賢亦合辭以請曰治水之功其旣成矣經久之效其亦著矣惟古人作事而有成也必題其名願以碑之有貞乃曰於乎是惟吾君之德與諸大夫士之力耳有貞其何敢當此且夫治水固聖人事也次則賢者能之如有貞又何足以與此雖然言以聞之士以天下爲心則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矧吾從食君之祿受君之命而幹君之事哉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而加重吾徒而弗盡其心烏乎可大禹聖者也而于治水必胼手而胝足吾

從而弗盡其力烏乎可夫水之大而爲中國患者莫如河自禹而下世之治者非一然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也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就其成事者而論之如戰國之白圭漢之王延世王景元之賈魯是已圭之治河無所攷見然觀其以鄰國爲壑則悖甚矣延世之治河無所節宣而徒壅塞其決雖以此取侯封而不足善也至如魯之治河見於歐陽玄之記者亦皆塞之之具初無礙乎行水之法矧當世季民窮之時而興十七萬衆之役又無撫安之策卒之爲元召亂是又可以爲戒者惟景之鳩流分水頗得古法而孝明之治有惠於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終漢世無河患方之于彼其特善乎有貞雖不敏也乃所願則上法大禹下取仲章而爲之不敢不盡其心力洪惟聖明聽納臣言而大賚瀕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三子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後題諸從事大夫士之名于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治河之任者知所法戒云爾是行也前後歷三載焉凡作正隄一副隄二護隄四水門大堰一小堰一蓄水

之堰三截水之堰九導水之渠二分水之渠二洩水之渠五制水之閘二放水之閘八若其備作功用次序本末之詳則具見前碑茲不重出

北河續紀卷之六下

孟津閘廷謨重纂

河工紀後

弘治庚戌治河記

明三

俱武進人吏部尚書

上卽位改元弘治之明年己酉秋七月河決封丘泛金龍口溢開封諸郡邑屢張烱凌會通河之長隄巡撫山東都御史臣錢鉞以聞上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爲左侍郎授之璽書俾往治之時河自原武中牟分流爲三其大者切近汴隄之西北隅合沁河泛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五十

陽武封丘祥符陳畱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寧陵睢州歸德虞城永城夏邑碭山蕭縣而下徐淮其次者橫流于封丘之于家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清下衛河延患于德州滄州興濟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而不逼舟楫若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有則淤澱矣上意以汴梁爲宗室藩省所在清河爲京師饋餉所由而被災諸郡爲億兆生靈之所聚處其繁尤重且急致屢聖慮省躬修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五十一

德圖維治平乃命戶部侍郎度之價計河南之儲積得白金一十七萬八千餘兩以備資費及諭臣昂以疏濬修築改圖之方尤憊憊以撫綏爲要臣昂于是祇承德意敷宣于衆經畫考量公謀克協時維寒沍預令有司集財用繕工具迨明年春乃大發夫卒河南得五萬三千山東得一十一萬南北直隸共九萬有奇豫戒所司役其富而舍其貧日食給以官廩故皆歡呼于來而鎮守巡按三司若御史臣杜忠臣陳寬臣張冕臣陳璧臣鄒魯臣馬良王布政使臣王道臣吳珉臣徐恪按察使臣侯恂副使臣傅布說亦罔不同心匡濟且選有司之良以分董其役旣而河條北徙去汴城者三十里金龍缺口日自淤塞然後人力可施而地理之宜不可以不審也于是奏舉欽天監滿剌博士臣李源以相度之而以布政臣岫副使臣曉綜北隄之役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凡五縣環而築之亘三百餘里高則因地之崇卑由七尺以及丈餘廣則視水之緩急自七丈而至十丈以防張烱之衝激以衛諸郡之泛溢若汴梁之舊隄歲

漸卑薄乃以食事臣倭都指揮臣劉勝董之增其高以尺計者自五而至七益其廣者皆五尺保障既固而向嘗爲遷省之議者無事於行矣聞討知府臣衛英同知臣劉忬經理之副使臣賧又導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于鳳陽故道仍環繞于皇陵祖陵之前合淮以入海又奏舉南京兵部郎中臣婁性之睢河自歸德至宿州下睢寧出宿遷以入運河疏濬修築綜理益密主事臣謝緝築塞蕭縣之徐渠等口皆所以殺黃沁二水侵汴徐之勢臣昂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五三

裏河十其一於東昌至博平者一百二十里一於張林之北者二十里餘八各墩里有奇俱下大清河以入于海副使臣仲宇於德州之南四女樹壑裏河二十五里至古黃河之九龍口及管河郎中臣吳珍河間知府臣謝文于滄州之境亦闢土河其爲十四每河口各建減水石牌以節運河水利盈則洩之于海而東兗德滄之水患以紓縮則蓄之于河而漕艘商船之運行益利隨河修隄二千餘里隨隄植柳百萬餘株又以管泉主事臣黃肅叅政臣純濬萊蕪諸泉一百八十餘處以濟漕河大名知府臣李瓚亦築長隄以障沁衛漳河之洪水並始事于仲春僉工于首夏工備稍食之資材木竹石草葦百物之費皆取官茨餘而不科于民總爲穀粟二十五萬餘石白金二十萬餘兩其費出河南修隄備者不及八千兩而猶存一十七萬餘兩爲賑民之用若臨清會通河大開歲久頽圯復偕都御史臣鉞議新之且遷置于衛河之濱去舊趾百餘丈以衍其內足以容舟楫便漕運而以郎中臣珍主事臣陳玉副使臣仲宇程其工推

卷之六

五三

官臣戴澄知州臣張增則集其事不三月而工亦完
繕上聞是役既成乃遣使齎香帛命臣昂代祀大河
之神臣僕適以公事自南都入朝道經東昌知府臣
琮述其顛末請爲之記嘗試論之河自崑崙入中國
沿洞數千里其奔放逸悍之勢蓋觸處皆然此有事
四方者之所駭矚自瓠子之決金隄之潰以迄于天
臺梁山之溢其激射浸淫之患亦無代無之此稽古
者之所深慨自都水有監河渠有署自時厥後或遣
使按行命官監治其施功當時數被後世者亦時復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五十四

有焉此又志功業者之所豔慕如臣昂固其人也矧
又重聖明之簡注群賢之協贊者哉是故宜其役不
踰時績有成績以上紓當宁之憂下庇蒸人之生非
偶然之故也是爲記

安平鎮治水之碑

明徐

溥

宜興人
大學士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京泰間黃河支流
決鎮之沙灣壞運河朝廷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
堤之暨弘治六年復決于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由
東阿舊鹽河以入海厥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丈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五十五

運河自東昌而下率多淤涸舟楫不通今上以爲憂
既勅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往治之又特勅內官監
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與之共
事時夏且半漕舟已集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
輒覆溺不可救僉謂宜急先務廼于西岸稍南鑿月
河長三里許引舟由之次第皆濟歲運賴以不失及
冬水落廼爲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
臺植木爲表多施大索衆婦交下兩岸漸合中流用
船雜糝土石鑿而沉之厭以巨埽囊土以實其鐫役
夫番代閱三晝夜弗息而決始塞于外則甃石樹杙
累築而固之又于其南爲石壩以備宜節于上流爲
重隄以防奔潰至是運道復通而舊決皆爲陸地矣
初議以安平之上流爲黃陵岡黃陵未塞則安平之
功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悍激再塞再決群
喙洶洶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省以成告上累遣
獎勞賜羊酒金幣諸物易鎮名曰安平又勅建神祠
以祈冥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修祀事是役也凡
用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萬五千竹木以

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斤計者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命于朝上若曰河決既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興賜歲祿二十四石爾銳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爾大夏陞右副都御史佐院事分董其役者山東左叅政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仍治河防按察僉事廖中爲副使暨武官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旣又勅臣溥爲文紀功績歲月以詔來世臣故叙事紀日俾刻金石如宋靈平埽故事用復明命且微于有職者系之以銘銘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五十六

曰河出西域亘行域中土疏水遷廣武之東虞周世遯漢患尤數歷宋至元治法益鑿我明北都會爲漕渠再決張秋四紀之餘自西徂東赴海如注渠流中涸南北殊路帝命在廷惟內外臣來請來營以拯艱屯乃疏其源乃塞其決羣工具興百慮或竭斷石于山伐木於林實土于臺載積載沉至再而三功乃克就故漕復通萬艘交轅奏意北上勞使南行天子有命錫之嘉名坤靈效順河亦南徙水苗告平民乃寧止民贊且頌良臣之勲臣拜稽首天子聖神皇不自

神予民父母匪天惠民孰能作門左廊嚴川流淙淙惟茲安平永鎮東邦

安平鎮治水功完碑

明王

鑒表洲人
大學士

皇明建都燕薊廣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氣脉而張秋又南北之咽喉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隄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蒞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難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蒞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滅沒銳等聚謀始于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帙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艫相銜順流畢發惟喜載道事聞聖書獎勵乃始議築黃陵岡之決初大梁之北爲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爲黃河東流入淮其後更河忽溢入沁合流以比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五十七

等議治上流則決口不塞於是清河及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穎以入淮又清河自中牟扶溝陳穎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于淮又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入于徐于時向冬水且落迺于張秋西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綱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鍤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自月河以北決既塞繚以石隄輔以梃柱又于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隄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于六年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五十八

隄黃岡張秋乃築維天與時維人効力神謀鬼輸隄林苗戶昔事之始訛言震驚不震不奪由天子明維明天子維慎厥使殷其如山功成有偉塗人歌矣居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帆帆安平新命孔虔四方攸同於萬斯年

黃陵岡河工完之碑

明劉 健 跋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五十九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三自祥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于淮一自荊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損南北運河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荊隆口一支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注于海由是運道淤涸漕舟阻絕天子益以爲憂復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旣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總督之柄付之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鏡便銜命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祇奉詔命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地形事宜旣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

舟鱗壅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爲急乃于
決口兩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
旣通又相與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
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石爲急然治水之法不
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榮澤孫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濬
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路實屬舊河四
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
漸殺于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
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卽以其方面統之按察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六

副使臣張禹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荆隆等口按
察僉事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杲分統黃陵岡而
臣興臣銳臣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群議晝夜計畫
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急趨堵齊心畢力
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
決爲最難塞之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
厚半之又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
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
道而下流張秋河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

名計五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萬二千有奇竹
木大小以根計一萬二百有奇鐵生熟以斤計一萬
九百有奇麻以斤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工以卯治
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
程俱畢臣興等遂俱功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時易
張秋鎮名爲安平賜臣興祿米歲二十四石加臣銳
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臣大夏左副都
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屬進秩增俸有差乃從興
等請于塞口各賜額立廟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六

黃陵岡曰昭應已而又命翰林儒臣各以工完之跡
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健以次撰黃陵岡臣惟前代
于河之決而塞之者漢軻子宋澶濮曹濟之間皆積
久而後成功或至臨塞躬勞萬乘令黃陵岡諸口潰
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洪濶奔放若不可爲而築塞之
功顧未盈二時此固諸臣協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
非我聖天子至德格天水靈效職及宸斷之明委任
之專豈能成功若是之速哉臣職在文字觀茲惠政
誠不可以無紀述謹撫其事擧次如右且繫之以詩

日中州之水河其最大龍門底柱猶最爲害太行既北平壤是趨奔放潰決遂無寧區粵稽前代築修屢起輒子宜房實肇其始皇明啓運亦屢有聞安平黃岡奏決紛紜壞我民廬損我運道帝心憂之成功欲登乃命憲臣乃弼廟謨諄諄戒諭冀効勤功不時上復遣近侍繼以勲臣俾同往治三臣協力兼采羣謀晝夜焦勞罔或暫休既分別支以殺其勢遂遏洪流未堅其開水由故道河患斯平運渠無損舟楫通行工畢來聞帝心嘉悅加祿與官恩典昭晰惟茲大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役不日告成感召之由天子聖明天子聖明化行德布匪直河水萬靈感附殊方異域靡不來王以漕以貢億世無疆

新建耐牢坡石關記

明劉大昕

齊寧府同知

大明受命皇帝卽位之元年昭遣大將軍定山東平幽冀兵不血刃而梁晉關陝大小郡邑米皆附順分兵戍以守阨塞濬河梁以逸漕度舳舻千里魚貫聯而賦供需有程無阻後以黃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暨周村涯淤室壅數壞舟楫通遘師莊石佛諸關

北沂汶濟以達燕冀西循曹鄆以抵梁晉濟寧州城西二十里許耐牢坡口者實西北分路之會坡有隄綿數十里以防河決于是時遂開通焉倘失啓閉水勢散泄漕度愆期深爲職守憂洪武二年申請于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疏北導靡所寧處冬十一月省檄下委大昕相宜置閘以爲歲久計十二月朔同寅知府余芳通胡處謙集議率任城簿周允暨提領郭祥至于河上視舊口則土崩流悍不可卽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衍水涯可立基焉乃伐石轉木度功改作時水凍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材合役丁夷土隄平水降八尺以爲基樹以棗栗密如星布實以瓦甃迥若砥平然後鋪張木枋敷散石板爰琢爰斲犬牙相入復固以灰膠闢以鐵鉸磨礪剗削混然天成閘門東西廣十六尺有五寸崇十尺一寸西北比東西廣加二尺焉閘之北東向有塘縱二十三尺西向塘縱十五尺有奇閘之南稱是翼如也所以捍水之洄洑衛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寸下貫萬年枋以立懸板復于閘之南北決去壅土以殺悍濬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三

且濟舟以轉折入閘自此啓閉有常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訖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二百五十人以株計木一千三百有三枋五十梃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重六斤四兩鐵斤重二百五十五木炭斤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斤重六千三百四十四工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鐵粟則取給於官餘悉因沂兗二州任城滕鄆諸縣土地所有規措給用雖少勞于民而民樂於趨事不費于官而官亦易於成功此大較也大昕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久陳力勤敏不怠其功其勞不可益也遂具載本末于石以垂永久焉

重修濟寧月河閘記略

明廖

莊吉水人太理寺卿

天順改元丁丑秋貴池孫公仁拜冬官主事奉命治水于濟寧濟寧天井在城二閘舊有月河距州治南三里許上口東密邇天井閘北對會通河二水縱橫若十字然逮天雨潦溢潺湲相持什七兩注其勢猶傾舟由開河而西者或至沉覆邇月河而上者艱於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六十四

逆輓下口去在城閘尤邇有開濬於西岸啓而舟下又無衝激之虞雖善計者末如之何先是冬官主事永豐陳公律蘄陽陳公溱繼蒞其地議以下口舊閘移入百餘尺改上口於迤西餘七百武其會通河不對置兩口而渠於其上置閘於兩口之下時水盈縮而閉縱之庶免前患議定以聞詔許之工未舉孫公來代時巡撫都御史牟公富尚以民貧財乏爲難孫公乃計在官之料儲庫之積物因共殫力省於人郡邑所供者第石灰炭而已復以聞上可其奏而鎮守平江侯陳公豫巡河御史蘇公燮王公祥山東布政司參政李公讚按察司僉事劉公進協謀併智替相爲多相其事者則兗州知府郭君鑑董其事者則推官范君雯始事于己卯之冬訖工於庚辰之春學正陶君鼎輩咸願刻石紀成而因都督趙公輔屬筆於予夫以天井在城二閘前人爲之備矣月河上下二口則未備焉自前迄今皆知其不便而未如之何今二陳啓之於前孫公成之於後經營有方措置有道官不爲擾民不爲勞可謂克修前人之未備便今人

之未便者矣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使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後世豈有遺利哉故爲之記使來者尚有考而用其心也

兗州金口堰記畧

明劉

羽 書光人
大學士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無可爲之人此伊昔金口堰之廢必抵于今而始成也堰距兗州東五里許以其障沂泗二水入金口開西達濟寧會通河因號今名考之後魏及隋元以來皆嘗修築以通漕運都之建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六十六

不一堰之興廢亦不一暨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乎堰太宗文皇帝駐蹕北京復通漕運而堰多事矣前此堰築以土每夏秋之交波濤洶湧卽圯無餘萬夫之役不貲之費爲之蕩然自永樂以迄于成化朝廷雖數命官修固卒莫能底定歲庚寅都水主事宜興張公克謙祇承是任肆以興復爲已任乃曰與其屢廢以病民孰若一勞而永逸適冬官亞卿喬公志和催督漕運首以白之遂疏其實以聞上下公卿議率以爲可行已而秋官亞卿王公宗貫繼志復

注意提督獎勵又得山東少參尹公朴之僉憲王公廷言相與維持其事事駁駁乎網成矣克謙結一草廬于堰側晨夕坐卧其中始終不懈財不取于民唯以堰夫歲辦椿草折納米粟懲一以勸物料躬率夫匠採石于山伐木于林煨炭於野凡百所需悉區畫有方復檄兗州同知徐禡輩分司其事涓卜鳩工官使畢集興于成化七年九月訖于次年六月計堰東西長五十丈下濶三丈六尺上濶二丈八尺自地平石計五層高七尺湫口三處眎水之消長時其啓閉橫巨石爲橋以便往來堰北復作分水二雁翅二以殺水勢堰南北跌水石五五尺橫四十丈以固堰基是役也石以斤計餘三萬椿木以根計餘八萬灰以斤計餘百萬以至黃糯米鐵錠銀木石灰合用諸料俱不下于萬夫匠二千五百有奇在公之人賞勞錢數萬緡食米千石皆克謙自所措置一毫不取于有司堰旣成堅完俱美規制宏壯不惟積水可以西接漕運且俾一方行者無病涉之虞于時衆方嘆克謙之不可及也後數月宗貫復疏行堰上忻莫不已愛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六十七

命孔廟奎文閣典籍許節之持致仕叅議劉廷振孫廷昭所爲事紀徵言夫許景山修蕭何故堰而成大利趙思寬修信臣故渠而致沃壤廣莫如海范文正築之以灌通泰深莫如洛嚴熊穿之以溉重泉以及考亭朱子疏修南康石陂一舉多得皆期于必成而行者也故卒無不成此克謙所以排衆議而不顧斷斷乎期于必成而後已遂勒斯言于石

堰城壩記畧

明商

輅 淳安人
大學士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浮于汶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六十八

者自兗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于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兗北築堰城堰障汶水南流而二水悉歸漕渠于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曰會通河我文皇帝遷都于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堰疏渠漕運復通第堰皆土築每遇淤淤衝決水盡泄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民甚苦之成化

庚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跡冀

日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爲經久計乎

于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

需以一歲椿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旣修堰

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巡

撫牟公觀其成績騰章奏保用畢前功至則以堰城

舊址河濶沙深艱于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

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址隘三之一于此

置堰事半功倍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儲財聚料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六十九

百需咸備明年春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滾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板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甃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水板啓閉遇水漲啓板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逆水雁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雁翅二各長二十五尺爲分水各廣二十三尺袤一百三十尺兩石際連以鐵錠石上下護以鐵栓湫口橫巨石三四各長十餘尺

河舊無梁民病涉堰成遂通車輿有元舊閘引沙入
流沈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置閘爲二洞皆廣九尺
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雁翅二亦用板啓閉以
候水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啓板以注清流
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
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侵沈河免于沙淤閘之
南新開河九里引汶通沈河口逼崖自顛至麓皆堅
鑿石兩閱月始通肇工于九年九月訖工于十年十
一月是役所費數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不擾者以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七十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明李東陽

長沙人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
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
徑趨奪汶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旣命
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特命內官監臣李興平
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往共治之會議胥慚
疏塞並舉乃于上流西岸疏爲月河三里許塞決口
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
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隄蹙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
議以爲兩隄縣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七十

河憂乃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
植木爲枋中實輒石上爲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塹以
巨石屈鐵以鍵之液糯以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
又其上甃石爲實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繩實可通水
俾水溢則稍殺衝齧水涸則漕河獲存庶免役不重
費而功可保工旣告畢上更命鎮名爲安平命工部
伐石勅內閣臣各紀功績臣東陽當記竊考之治木
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說不見于經中古以墜
堰議起往往亦以爲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爲

重輕若毆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未形周思豫制以爲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况茲壩者勢若爲障而寔躡之故其疏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斲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傳矣揆之善溝者水激善防者水淫之云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財成書陳修和君出其令臣宜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爲而不爲彼寃成之息交承之誘遺智餘力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七十一

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也可以喻大矣唐章丹築扞江隈實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爲明命復

安平鎮石隄記

明謝

遷

餘姚人少傳大學士

國家定鼎燕京凡上供之需百官六軍之餽餉大率養給東南舟楫轉輸以免陸地飛輓之勞與海運風濤之險實惟漕渠是賴兌之東阿張烱鎮適居漕河之路往歲河決黃陵岡奔注張烱而渠之東隄潰決水由塩河以入于海越歲游濤助虐勢益悍急決口

之廣至九十餘丈盡奪漕渠東注而南北舟楫幾至不通天子以爲憂亟命治之遣內外重臣往總其役合山東兵民夫殫力畢作五閱月而功告成賜鎮名曰安平以示永賴于是內外重臣皆召還而山東布政司叅政晉陽張公縉嘗與董治之任效勞爲多天子知其能超擢通政使司右通政俾專治河防公益感激思奮乃諗于衆曰克當河下流之衝自昔被患已劇今雖底寧而將來不測之虞亦未可知知隄必墊之以石庶可以障湍激之悍沙灣石隄無恙此明驗也旣而詢謀僉同鳩工集事先實土以厚其址然後布杙疊石石必爲廉隅灰液其縫每數十丈內爲階級以便登降隄外附土丈餘高突數尺以防侵刷起自荆門驛之前遷迤而南至新建石壩以與舊石隄接長以步計者二千二百八十二高以層計者十有四深下要害處則加石或七八層或二三層所用木石芻灰皆出河夫歲辦工匠餽廩皆出自官不別取辦于民經始于卯治丙辰之春迄庚辰春三月而畢東阿知縣秦昂嘗與從事茲役具以告予謹記之以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七十三

詔其後

建寧邑縣土橋閘記略 明丘 潘學士

皇明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漕漕以實京師餘六十年于茲矣然地勢之變天時不常盡人事者必隨時因勢一節宜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于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縣之後朝廷既命大臣纂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任事諸臣隨所枉而爲其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隄曰梁家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七十四

鄉沿而至是十有三里下流之隄曰戴家灣沂而至是二十有八里又四十里抵臨清之上隄漕舟至此出會通而下漳御僅八八十里爾輒膠淤淺而不能行日集而群聚于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囂推挽力殫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僉事陳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于此建隄以積水濟舟屢言于上而弗見報都憲翁世資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善乃以狀上公具聞諸朝天子可之下其議于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加常制公得請躬蒞其

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庸致才用授其屬

東昌府通判馬驥等督工卽功于所謂土橋者建石爲新隄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蒞事之署悉如常度經始壬戌化癸巳冬十有

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二月告成

修臨清州南板閘記

劉夢陽 臨清人主事

汶水發源于泰山諸泉至汶上縣南旺湖口南北分流爲漕河南至徐沛合河沁以入淮北至臨清會衛河以達海泉微流溢故建閘蓄縮而節用之臨清閘北流之裔九要焉過是則衛河承之無滯行矣閘分兩河北曰會通曰臨清則前元所建誌所謂地勢陡峻數壞舟楫者也南曰南板曰新開則本朝所建誌所謂地勢頗平往來船行者也南二閘相矩甫三百弓舊閘草創一以輓輿之名曰輓閘一以板障之名曰板閘繼後改爲石閘易以今名曰達謁泐舟楫告艱弘治年間司徒白昂改修會通閘導流而北闢底過卑便謝于前仍南閘以行今皇帝臨御之七載具頑弄兵水陸途絕廷議都憲劉公總師靖疆清直

漕公孺勸修職築亭障立保伍士銳器精警虞削跡
時京儲垂罄運舟遙達公于癸酉歲春欲新南閘爲
利涉焉或稱截流礙功公曰詎可爾功非數月不成
何以別急餉之憂乃開比閘借便焉或又難之公曰
第爲之耳以規畫授工徒疏塞濬隘下葛河之身若
干闊舊河之身若干復于會通閘底沉杉九板咬瀉
既殺膠涸亦除溪爲安流大往小來窮晝繼夜南板
則撤其舊而創爲之新開則仍其舊而易其閘之金
口與閘之底焉輪工而良工選材而材堅趨事有嚴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七十六

修臨清會通閘記 明徐 溥

昔在太宗文皇帝肇建北京以糧運仰給東南而漕運
危險非長策也始改造運舟由裏河而行歲漕四百
萬石以爲定制歷歲既久國用給足積其贏餘不可
勝計然河道自臨清以南至于徐州凡千餘里地形
高下不啻數丈自前元以來置牐蓄水而舟始通在
臨清境上則有會通東西二牐蓋當時開會通河引
汶水由安山歷東昌至此以入衛河故亦以會通名
之永樂間初行漕法以東牐既壞嘗加修治更六十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七十七

餘年衛河益深牐益高水勢衝激益險甚爲行舟之
患故廢其牐者三十年于茲乃弘治庚戌黃河決封
丘之金龍口其流泛溢將出運河都御史錢公巡撫
山東具疏言于朝下大臣議食謂宜擇人治之毋緩
命刑部左侍郎白昂以往既至督治有法而河得無
事他日行視河道于齊魯間至臨清問知東牐之廢
與錢公謀曰是州爲汶衛交流之地而運舟之所皆
經者也牐雖重建其可以役大而免乃協謀于巡按
憲臣暨藩臬諸司檄東昌知府趙琮臨清知州張增

出公錢爲材用人力之廢而委推官戴澄專其事若工部郎中吳珍主事陳玉按察司副使閻仲宇皆分司其地實總督之經始于庚戌三月至六月而功畢牋成去舊址百餘丈崇廣長濶悉如規制其深則與河等於是水勢既平舟行上下如乘安流公私便之夫五行皆生于天地以資人之用者也人苟不盡裁成輔相之道則天地雖生之而亦不適于用若夫水之潤物以行舟其用尤大者然其性本下適與土之高者相值亦惟傾而去之而反有害於人矣故後世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七十八

始置爲閘以節宜之乃能盡水之用而有利于天下國家也今自公當治水之際其勞已甚以其餘力復爲此舉易害爲利轉危爲安其才真可任而不負朝廷之所託者乎凡公治水成績別有紀載此特書建障一事故不假及云

坎河口記畧

明萬

恭

南昌人總
河都御史

濟水伏流至泰山溢爲諸泉滙爲汶北入鹽河道青州東注于海初尚書宋公壩戴村濬源穿渠百里而南注之達于南旺以其北會漳衛而捷于天津以其

三南流會河淮而逆諸安東皆入海青州道絕是以汶之全力濟滕兗東臨八百里故陸地運舟而不膠然非汶之性也其勢易嘗一日不欲東注哉如治中汶大溢勢不能決戴村則潰裂而假道于坎河口坎河者入海之截徑也若建瓴而下南流遂微治水者議隄坎河口歲隄歲敗莫如之何則議損南旺兩涯膏腴數千頃爲蜀山馬踏南旺湖命曰水櫃以待運而坎河東注者日漸月流注南旺者幾絕隆慶壬申余治水至濟上患之乃與主事張君克文徘徊泗汶

北河續紀

卷之六

七十九

之集周覽坎河之口向張君嘆曰獨奈何不以有源者爲水囊而以無源者爲水櫃乎北有龍山焉亂石如魚鱗君取彼石灘坎河口則萬世計也乃役丁夫七千有奇運石湮河始于壬申之仲冬成于癸酉之孟春灘傳一里表一里而強壓河根而上崇丈餘秋水時至則令灘踰而瀉之復青州之故道春夏運行則令灘止而注之入安東者趨而左入天津者趨而右灘若天成汶失故吾蓋不能自制其命矣于是秋不雨至于春二月間水瀾瀾運艘絕纒張君撫膺爲

臨爲余言宜有記令後來者世守之余曰夫拂其性而激之逆其流而役之使汶水鼎足以裂不得全其天然吾過也五過也然汶上濟隱湯湯滂滂孰與三分者以濟社稷之急而紓百姓之煩病則汶雖失全性而有全功享全名不顯汶神其將知我乎其將罪我乎張君乃刻石

守壩論畧

明張純

漕河之有戴村壩人身之咽喉也咽喉病則元氣走洩四肢莫得而運矣昔在創建之功歲增土以培之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八十

植柳以護之多設夫以守之其防衛蓋甚密也後土日增柳日固則夫議停役矣所以寬民力也然物从則壞防弛則廢即今卑薄日甚原植護柳十無一二存矣况兗州土疎汶性湍急萬一水失其性得無虞與然則爲之奈何乘泉夫之餘力歲加修築增鋪舍植新柳令見役之夫力加守護則盤錯根深壩將自固壩固將無所事即乎曰不可也彼其湖泮浩蕩之勢非有以順之則拂非有以蓄之則溢拂與溢等害耳故每遇水潦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

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順之入海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令餘波悉歸于漕是節之者固所以守之也此營衛吐納之說也不然三汶爭趨源大流長夏秋水潦怒激奔逸豈一壩之所能支與

東平坎河口壩記

明于慎行

東阿人大學士

考之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歷奉高贏博之境而西過剛縣南剛縣者今之堽城也又西南過章章者今之鄆城坎河之泉注之又西南過無益無益謂之須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全一

昌今爲東平又西南經壽張故城之北至安民亭入于濟則今運河西濟故瀆也蓋濟之見與伏不常而汶之西流而入於濟則所從來舊矣永樂中尚書宋公開會通河始築土於坎河之西謂之戴村壩以遏其西流之道而南出之汶上以入于運其稍逸而西出者環東平而北承濟故瀆之支流號爲大小清河以入于海則所謂鹽渠云會通河成東兗之泉皆滙放汶泗轉注漕渠一孟一勺民間不得有焉即稍逸而西出海王之國竊借以行鹽筴皆漕餘瀝也而濟

之名賴以存焉爾豈能與漕爭哉歷歲茲久壩或圯墜是以全流漫衍而西夏秋伏發南旺以北舟膠不行則漕渠病東原之田或苦羨溢膏壤畝鐘化為沮洳則民亦病是左涸漕渠右蕩平陸而以利盭筭也海王之國歲所佐水衡少府幾何而苦東原之民以與漕爭若此乎然又有異焉障而不洩漕亦苦溢故斟酌挹損制河渠之盈虛在汶之上流耳隆慶中少司馬萬公謂汶至戴村勢如建旌不可復收且以土爲壩疏而善漚乃上就坎河口壩以積石石如累丸沙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全一

流其下久之亦潰而坎河之功始於此萬曆丁亥河決病漕詔簡從官行視令太僕卿常公爲工科都給事中奉璽書從事與撫臺李公北河濟汶之間脉漕所由通乃奏書言臣居敬與都御史臣戴行汶上疏令兗郡丞東平長吏襍視畫便宜狀皆言坎河口宜爲壩其法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墻實細石其中塗以堊埴上銳而下豐狀如魚背水高於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卑于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且居民亦不害爲臣等謹與郎中臣吳之龍主事臣蕭雍臣王元

命按察司臣曹子朝參政臣郝繼喬會事臣和震等議皆稱便大司空瓚奏制曰可會御史大夫潘公復至率諸司道行閱乃檄郡邑吏營焉計築石壩長四十丈高三尺上傳丈五尺下益尺六之一兩翼之長視壩減五之二厥高倍之左右爲土隄丈之二百三十東岸爲石隄厚一丈經始于萬曆戊子閏六月明年三月告成費凡八千斤有奇諸公不自有也曰茲匪神休其克有濟乃爲龍宮於上伐石紀績用示永久東平守謂行郡人請勒辭焉不佞在里中時常遊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全一

章城父老指示以河及宋公廟貌覽眺嘆息低回不去謂先臣之於國家功若此其艱也自嘉靖乙丑以來數治河隄潘公一與大司空朱公同開夏鎮新渠而沂泗之間通再濬黃河築高堰以達海而河淮之間通漕渠所患獨南旺以上時或少涸則其故在坎河世爭言漕輓利病置此毋談何也一旦上用常公言下詔興築公受而成之費不盈萬役不踰時而漕與民兼利焉是宋公所朔造疏引以制河渠之盈虛至是有永賴也國家歲運東南粟四百萬給庶都

官從泰山下吐借一綫泉水爲轉輸計不得以入濟
爲解卽令岱畎之民窮時遂霍之田以爲水伯假道
何辭之與敢以乘利哉夫天下事無大小操其本則
易修其末則難今世言漕渠便宜者引河中者瀦
水下者疏淺不知其本在上源源之不濟而制其末
流非善算也譬漏水之在壺一以爲盈而挹之一以
爲涸而注之晝復不舍無當於漏調渴鳥之吻正玉
虬之咽則衝渠之水可鎔鍊而稱矣何者得其本也
故吾於坎河之築嘉諸公之功而幸宋公之渠有永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八十四
賴焉是歲也行監使者亦于大小清河之間建五牌
蓄水其議曰汶逸而西受之可也汶逸而南讓之可
也不與漕爭故漕與居民既利而海王之策亦得
以全其力佐少府水衡如故矣國家萬萬年之功謨
畫并出一時豈不盛哉是役也董政考成則充州府
同知陳君昌言建畫經費則東平州知州徐君銘先
林塲工則東平判官蔡忠沂州吏目何一鵬曲阜丞
仰賓滕縣丞包揚泗水典史蔡茂魚基典史王琮欄
以使判官汪鳳翔主之法皆得書

重修五空橋碑記 宋祖乙東平人刑部主事
張秋城南之有五空橋可始始于明弘治十年重修
于
皇清順治八年事收始初以明弘治初河徙注北東
北下張秋入漕益以六年霪潦水大泛漲遂決漕東
岍截流奪汶而入于海漕乃中竭南北道阻特命劉
忠宣內官李興平江伯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往
共治乃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
堤壓水南下又恐兩隄綿亘千里河守一失復決張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八十五
秋爲漕崇奈何爰相地于張秋舊決之南一里許高
築河堤仍用近世減水壩制植木爲棧中實磚石上
爲衝木著以厚板上浸巨石爲梁五竇梁可引纜竇
可洩水用需漕運迄今幾歷三百祀矣石顏木落板
爛土涇相沿而未有整者順治庚寅工部郎閻君
欽命視河初蒞安平正值黃河決涇隆水勢溢溢洶
激患及張秋河堤兩岍獨此隄完固無虞良由此五
空洩水殺其威也閻公唯然曰橋于今誠有賴信先
賢制作美備哉雖然竇可通水而梁既圯土石相傾

壅滯多激未免旁衝之患且梁圯路廢梓挽亡由竟
成一大決口舟至輒且允棄先賢制作爲無用耶
閻公乃于八年春乘重運未至估計度材重爲修葺
謀之東阿令史公三榮權木選樁役夫千鋪之額
掀石于泥沙之中共計巨木百有五十次萬有五
千榮有七百餘釘百餘觔石棟用二百餘塊匠工八
百零夫工千有一百六十役不重費工可倍昔閻月而
橋屹然告成矣且五竇既疏湍急可殺擔負車馬利
不病涉引絙挽纜履道坦然是舉也疏通漕儲用裨
北河續紀 卷之六 全六

卷之六

全六

軍國巨功也接濟往來利涉大川至仁也玄圭奏績
而民不勞鴻才也克昭前賢之令緒大德也一舉而
四善備不可無文以誌不朽公諱廷謨號嵩嶽丙戌
科進士河南孟津人

北河續紀卷之七

孟津閘廷謨重纂

河靈紀

夫龍圖授舜元甲戲黿是以先王紀日可後海河
之爲靈其所繇來長遠矣固非漢武好祠而始沈馬
於張子也北河之濱壇宇無數然非勃靈河渠卽先
師之廟釋老之宮皆不敢錄紀以河名而旁及非鬼
懼其諂也

大濟神廟在兗州府東閭金口壩上府正官以春秋

北河續紀

卷之七

一

祭享

汶河神廟在堤城壩明成化十一年建奏請勅封春
秋秩祀本司主之

泗水神廟在泗水縣陪尾山宋封仁濟侯明朝改今

稱歲以二月二日有司致祭

漕河神祠舊在濟寧州天井閘上明嘉慶二十七年

移於河東漕運總府有司春秋致祭州境復有清湖

大望神祠泗水神祠神祠百泉神祠泗水神祠

龍神廟一在南旺湖上奉勅建春秋秩祀主事主之

一在濟寧城南門外一在蘇州一在堰城壩左一在坎河口

新河神廟在南陽縣明嘉靖四十四年建

禹王廟在南旺分水口北岸明正德十二年建

宋尚書祠在分水龍王廟西祀尚書宋禮以侍郎金

純都督周長配享濟寧州同潘叔正汶上老人白英

脩食明正德七年建春秋祭

報功祠在天井閣東祀治河功臣尚書宋禮平江伯

陳瑄萊陽伯周長侍郎金純春秋秩祀總河主之

北河續紀

卷之七

二

白老人祠在蘇州龍王廟後祀老人白英明萬曆二

十六年建

威應祠在沙灣祀大河之神明景泰間勅建仍加封

朝宗順正惠通顯靈廣濟大河之神其左祀護國金

龍四大王及平浪侯晏公其佑侯蕭公以春秋二仲

及起運運平凡四祭北河郎中主之

大河神祠在八里灣俗呼為八里廟明景泰四年勅

建歲時致祭與沙灣同

顯惠廟在張秋城北祀真武及東岳文昌三神像明

弘治間勅建東西兩廡祀龍王五及晏公蕭公耿公

三神像歲時致祭與沙灣同

韓公祠在張秋城南祀管河通政韓鼎

劉公祠在顯惠廟後祀兗州管河同知劉福

龍王廟在崇武驛北河東岸

羊使君廟在東昌府城東使君逸其名後晉開運二

年守博州河決城欲沒使君祝天冀以身代民災乃

投水死水患迄息百姓德之立祠

晏公保運祠三所俱在臨清州一會通關一南板關

北河續紀

卷之七

三

一新開關

洪濟威惠王廟在衛輝府百門山下御水發源之所

元至元間封

孚應通利王廟在館陶縣西南二里以祀水神

五龍祠在夏津縣西南二十里

龍王廟在吳橋縣南門外

龍王廟在興濟縣東十里

分水龍王廟在青縣全河口滹沱河衛河交會之所

孚應通利王碑記

元都士周

御河者古桑濟渠也按史一 煬帝大業四年春正月發北河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都七年春二月帝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夏四月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擊高麗及巡幸往來多由於此今名御河蓋更之也爰及遼金皆都於燕國勃開關以來以燕爲大都歷代因之以爲江河南北血脉通達要路轉漕之功商賈之利不爲不多矣自江南平定混一區宇又開會通河至臨清北橫截而出於此後南方諸國貢賦數道錢糧殊無壅滯悉

北河續紀

卷之七

四

達於京師其利溥哉瀕河上下津渡之處多有孚應道利王之祠土人祭之甚嚴神靈應之亦速館陶縣西約二里許故堤上舊廟其所從來遠矣經兵火焚蕩俱盡惟餘瓦礫而已故行軍千戶濮州太守段侯遷於庚子年間適爲館陶縣令以府公之命卽於故址初起正殿命工塑像廟貌粗備至元己巳增修獻殿三間是年又修神門一座至元二十年河倉副使鄭彬及鄉社諸公重加修飾仍粧繪塑像煥然爲之一新大德三年起葺兩廡七年增置庖厨八年重修

山陽縣志中所須之物至是一 完美矣司倉劉祚者持館陶縣儒學教諭杜承和之狀求僕爲文以次第之僕方承乏教授東昌開說斯美嘆曰水利大事也敬神大節也有國家者不可須臾而忘也况諸侯于境內山川歲時致祭凡有水旱則禱之御河在館陶最近不惟人得其利又常嚴設隄防一有不密害亦隨之暗中必有神爲之主豈可不敬也哉故段侯爲中土之官知所先務首加意焉上之化下如風之偃草至今鄉中豪右勤勤於斯修飾潤色至於大備而後已豈不有所以哉雖然數公勤力于前至今六十餘年矣蓋大小事功成敗興廢皆有一定之數其間亦在人爲勤惰有以致之也若無跡可見後之人惡知之劉祚乃能於功成之後作此一舉著之金石垂之後世俾爲官民者則而倣之豈不偉哉僕鄉里晚進雖空疎不才義之所在故樂爲書之銘曰御水湯湯源源流長達于滄海灌以衡漳自會通合南接荆揚轉漕便國貿易通商所王河神孚應通利處處有祠享祀百世館陶廟基兵塵瓦礫段侯創功杜君協

北河續紀

卷之七

五

力廟貌既壯神像斯工鄭魏黃李杜馬楊宮相繼大
備鄉社所同剏立石傳之無窮

洪濟威惠王廟碑

李謙東阿人
學士

至元二十一年閏月辛巳中書省奏禮部言衛輝路
其城縣北五里所百門山有泉出其下御水發源實
本諸此源故有廟歲旱祈禱甘澍隨應前代嘗封王
爵謚曰威惠逮及聖朝未蒙加贈殆未盡威秩無文
之義集翰林禮官議咸謂加封洪濟威惠王於典禮
爲宜制可三十一年衛輝路總管府判官兼司稻田
北河續紀

卷之七

六

并德常上言洪濟威惠王廟歲久傾圯寢至不支宜
命有司更葺會其年四月乙未詔名山大川載在祀
典者所在長吏擇日致祭廟宇損壞者官爲修理其
十一月工部符奉堂帖報下趣如乙未詔乃檄知州
司仁躬董其役監路塔失帖木兒總綱紀之授功庀
役徵匠者役徒備罷執用畢會祠下首焉前後殿次
及顯佑公祠五龍祠廟廡神門庭峙二亭一以注香
一以表儀神門外爲亭三合爲楹五十有奇麗甍損
缺者榱桷腐敗者皆撤而更之完飾神像塗墍漫漶

崇其基址甍其階砌以至戶牖欄檻之屬咸一新之
經始于元貞庚元之九月落成於明年三月靡官錢
寶鈔四千七百餘緡自并德常之言發之其發民趣
功相與翼贊則監輝州王石帶馬合馬州繼至者
劉庠判官朱仕榮吏目紀好謙韓從凱皆與有力焉
府判并德常知州司仁以志歲月爲請竊惟山川之
祀見于書曰望秩禮有天下者祭百神凡山林川谷
能出雲爲風雨見惟物皆曰神其祭之之制則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歲凡四祭以經沉
北河續紀

卷之七

七

順其性百門水於衛爲巨浸一出奮淪數里畎畝而
會之灌溉不啻千頃地敏稅稔收入畝鍾江南未下
時輸貢之外諸郡國醪醴染食皆於是取足其下流
合諸水疏爲大川延亘千有餘里歷郡國數十所在
倉庾節級轉運畢達京師與夫清滄醴醑不煩輦致
漕給梁甕其爲利不既博矣乎當夫常陽爲苗雨澤
愆爽誠德感召共應如響然則國家億載之利生民
麗洪之澤王之所以陰相者厥功茂哉無德不報
其明靈加號飾祠宜矣敢叙述寵章奉宣神德其辭

曰百門之山泉出其趾澤沃一方利通千里其澤維何嘉蔬茂止豐年高廩萬億及秬其利維何京國之紀方之舟之衍我儲待昭昭神功耿耿神祉嘉號未稱曷章德美對揚徽命作新廟祀何福不降何災不呬祐我邦家阜我生齒千秋萬古傳休無已大德三年七月望日立

重建會通河天井開龍王廟碑記

明陳 文 大學士

濟寧州城南東去五十步有開口會源北導汶泗汶北河續記

卷之七

八

濟之水皆合于開東折而入會地河河經石佛師莊魯橋諸閘徐州呂梁三洪合衆水而東入於淮閘於元歲久復新以朝因之更名天井凡江浙江西兩廣八閩湖廣雲南貴州及江南直隸蘇松常鎮揚淮太平寧國諸郡軍衛有司歲時貢賦之物道此閘趨京師往來舟楫日不下千百舊有金龍四大王廟凡舟楫往來之人皆祈禱之以求利益歲久頽毀前總督漕運右叅將湯公節俾德州官屬及郡之義士捐資以更新之經始於明正統戊辰十月三日至臘月

而廟成三間五楹高二丈一尺廣三丈四尺深二丈三尺視舊廟其址規模蓋寬廣壯麗數倍矣廟既成而神未有像會冬官主事益都劉公讓來理閘事乃募往來之好義者助緡循舊塑神像坐主几七及其門戶應牖與凡席供未備者悉宜新之予時總督湖江糧餉七十餘萬石載巨舫凡四千俱經是閘感神陰相得以無虞於是謁神廟而拜焉考之元都水監丞張侯重建濟州會源閘既成立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尚書李粵魯赤中書斷事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而此廟未詳於何時今諸祠皆廢是廟獨存或者謂即龍君祠之一予歷觀自呂梁徐州以達臨清凡兩岸有祠皆祀金龍四大王之神今之神祠雖不可考而歷代祠祀如此謂非陰相默佑有功德于民者能如是乎劉君恐其久而事無所稽屬爲文以勒石遂爲之記

重修顯惠廟記略

明張天瑞 濟平人 舉坊廩子

明和治癸丑春河決張秋阻漕道壞民田于是九運督府抱孫子之憂遣重臣築塞之工減而更名曰安

平仍賜祠祠河神祠名顯惠適當決口地故沮如而
雜以薪棧居之何土志龜拆祠幾圯越八年庚申冬
吾同年韓君廷器實來斬重新之則具疏聞上報曰
可明年辛酉春乃檄東昌府倅王珣等先後尸屏鳩
之役凡土之疏惡者地之污萊者與塹塉之頽圯者
悉步杵而寸斲之凡實地南北四十八丈東西三十
丈有畸益撤黃陵岡守隄縣二百人塹廟後河身五
十餘丈而加柔焉先是東廡有祠祠災感西廡有祠
祠子婦良無謂至是祠災感於東街別爲殿三楹葺
北河續紀 卷之七 十
名錫胤祠以祠子婦又爲塹東爲三義儀仗西爲三
藏祭罷鐘鼓樓各一翼列左右以相嚮廟初惟一門
來謁者行埤道上幾于墜于是鑿兩埧而門焉又爲
東西廡以祀河神之凡當祀者像二十倣東坡徐州
黃樓之遺意瀕河之厓聚土爲山命曰戊巳蓋有厭
勝之意焉環植竹栢楸榆數百本祠成羣如異如輪
焉奐焉瞻禱者駁奔而至神亦屑焉若見其景殆是
彼也昇工於辛酉之春落成於壬戌之冬其經營勞
績殊毫皆廷器力也君名鼎家世陝西慶陽合水人

明成化辛丑成進士舉歷左司諫通政參議尚寶卿
至今右通政爲人抗節敢言忠公端謹古稱寵辱不
驚者蓋庶幾云爾

宋尚書祠堂記

明李

遂工部
尚書

明弘治甲子夏鑑爲工部左侍郎孝宗敬皇帝遣往
山東議處守臣所言漕河事鑑馳入其境稽古考述
知漕河元故運河也元復有海運者蓋河之制尚弗
善也國朝洪武中河決原武過漕入于安山漕河塞
四百里自濟寧至於臨清舟不可行作城村諸所陸
運至于德州迨永樂初太宗皇帝肇建北京立運法
自海運者由直沽至于京自江運者浮于淮入于河
至于陽武陸運至于衛輝又入于衛河至于京當是
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歲以萬億計已而上命工部
尚書宋禮修元運河發濟堯青東民十五萬人登萊
民願役萬五千人疏淤落隘因勢而治之禮用老人
白英計作壩于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
于雨旺迺分爲二水以其三南入于漕河以接徐呂
以其七北會于臨清以合漳衛塞河口于曹鄆漕河

灣至曹故道以行水蓋清河之廢自二惠生焉河善
決則於水病涸則滯自是清河成而海運廢矣祭法
曰有功于民則祀之鑄因陳禮之功可祀也遂請勅
下有司工部主事王寵又言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
長佐禮之勞宜不可泯今上皇帝嗣位之六年俞鑄
等之請命於南旺分水祠禮而左右以純長配有司
弁利平江伯陳瑄而純長之位亦紊又六年工部郎
中楊淳始釐正如制淳暨主事王鑾來徵予言夫人
臣之奉國事也富才者創之慎慮者守之徒守者盡
北河續紀 卷之七 三
事而敵國數創者勢政而煩民是故俗之所厭聖人
不強行民之所安聖人不亟改往者守臣欲改汝疏
洗求利于漕不亦鑿乎夫宋公之治清河也因元哲
臣之述采今達民之謀相流泉之宜操獨決之智因
民之欲避民之勞嗣是者置閘以防洩蓄湖以永灌
引泉以備涸時浚以殺淤清河大成萬世之利也夫
慮淺者易動尚奇者好更昧於事者恒作忍於民者
真役故事之敝也柔者廢剛者債予待罪三朝備員
卿末今老且病行將用衰以待蓋因公祠事之成借

以是而爲後之君子告焉宋公字大本河南永寧人
金公泗州人累官刑部尚書周公天長人封萊陽伯
謚忠毅亦一時名臣祠之建乃經始於正德七年春
落成于十一年冬廟宇廊廡垣墻具備刻於記石
之陰
重修報功祠記 明萬 恭
濟寧故任國地當濟沭沂泗之交唐武德中尉遲敬
德爲盧龍節度使苦北地餉道乏絕乃開呂梁夫呂
梁者非孔子所舊觀龍門者尉遲公以其險類真呂
北河續紀 卷之七 三
梁故藉名如東坡赤壁者云邈四百里而上及任爲
天井閘開故尉遲公所建特堅緻不敗底石博厚專
車刻云大唐武德七年尉遲敬德建而今治河者誤
爲元人分水創建非也元肉食者鄙襲唐人之誤餉
上都向天井而分水焉夫濟寧地聳與徐境山嶺齊
洶勢便形和矣迺仰視南旺而南旺地聳又與任城
太白樓齊齊激水而逆諸南旺凡九十八尺胡可分水
宋司空則從南旺分流而古天井閘故在然委也雖
源也報功祠逆濟寧南門而峙沂泗流于右汶濟漑

于左皆滙于祠之前方於十二日入于安東注
于海則報功祠實有濟流新河治水而襟帶于任載
在祀典以報諸水神及朱司空而下治河諸臣之功
無有佚墜焉隆慶壬申河敗餉道不支天子詔臣恭
治水河平遂命臣恭禋報功祠將事徘徊蓋敗垣頽
楹就圯矣余爲有司言此何以章國家之祀典而續
尉遲公宋司空之雄圖乃以壬申五月治河臣後嗣
六月治水神前庭七月治二碑亭八月治垣及門明
年二月堙門河尋丈而錮之石隄奉諭祭報功祠文
北河續紀 卷之七 西

重修龍王廟碑記 明傅光宅 御城人
東平戴家廟間有龍王廟焉正德八年建歲久傾頽
無以妥神靈司城傅君鼎新之規模宏敞益增于舊
而威神赫奕侍衛森嚴庭宇肅清金碧輝映儼然披
海藏而觀娑竭之宮也蓋嘗讀易爻之六乾皆稱龍
德孔子見老聃贊以猶龍夫龍之神靈其飛騰變化
利澤寰宇不可測識矣况龍而有王又神力功德爲
羣龍主其呼吸爲風雲喜爲雨露怒爲雷霆行爲江
河止爲淵海尤非可爲擬議者據內典稱有大福德
北河續紀 卷之七 主

者爲龍王亦或權伍大士見身行化至興雲致雨開
江導瀆各有司存龍又八贊一贊讓如來教法者故
國家江河之側各有勅建廟宇其民間私建者尤重
良以龍王功德利澤在人間者無量也雖然神豈無
望報于人哉精神感通神人無間睹廟貌而生敬假
瞻拜以致誠可以悔過遷善滅罪造福轉早潦爲時
若通壅閼爲安流神之應之捷于影響矣是舉也于
祀神可以明敬于澤物可以明仁于捐財可以明義
于繩武可以明孝以是祈福祐而衍祚胤寧有窮哉

余于司城有兄弟之雅故因記其事而廣其意焉

重新分水龍王廟記

明馬玉麟

長洲人
工部主事

龍於天地間爲物最巨記禮者列於四靈其興雲致雨變化窮其簾弄江海之狀疑非人力所能御也意必有河嶽之英靈默宰於其間俾之時其出沒制其橫逸而人特未之見耳蓋古者有秦龍氏龍非可擾而秦者名曰秦龍計其人必有驅雷鞭霆駕風役雨之術疑於莊生所謂真人者今之龍神得非古秦龍氏之流歟抑秦龍氏沒天帝命以爲神使主龍事歟

北河續記 卷之七 七

大江以北起瓜步至黃河龍神隨地有廟而神廟於黃河爲最盛神亦與黃河爲最靈漕艘商船日往來者以千計河性湍悍善壞舟一遇風濤震蕩舟人束手無措往往呼號於神以求救倏忽風順浪平挂席千里蓋余目擊而心駭者數矣是豈無神以主之歟藉令無神烏能傾動一世之民而尸祝之歟南旺舊有分水龍王神廟萬曆八年余初蒞任百務未舉志於鼎新而未暇也明年二月大宗伯新會潘公至曰噫昔室人費與神語願助餘貲予其爲我新之余唯

唯於是亦捐餘貲擇日命工飾其廟貌潔其堂廡始

於四月十五日而畢工於二十七日蓋百年之故址煥然一新而神靈益安矣抑聞之志云南旺視他地爲特高號曰地脊勢若建瓴此汶水所由分也繇斯以談昔人立廟之意豈非以茲地之水易洩而難蓄而覲神陰相其源流也耶國家歲漕五百萬石給京師仰賴會通一河而南旺僅以洩泗諸泉之水供五百萬石之運微神力孰能保障於無虞也蓋黃河之水多潰決而龍神顯濟常在風濤之聞運河之水多淺澁而龍神響應常在旱涸之日其神同其功同然則龍神之廟祀遍天下豈徒以其禍福可畏而斯民羣趨之已哉是宜有記記成而作迎享送神之辭辭曰神之遊今九河駕兩螭兮委蛇陳桂醑兮羣蘭肴奏雲璈兮吹洞簫女巫進兮屢舞風肅肅兮堂廡日將暮兮睠予澹忘歸兮徐徐泗水永兮汶之水流斯會今萬國倚願泉源兮常沛俾漕河兮永賴千萬禩今神功國家事兮攸同

通政韓公祠碑記

明馬中錫
汝城人
都御史

先帝之十有三年冬通政使司右通政韓公鼎奉翼
書提督河道駐節安平鎮臨巡河印元之會通河
也成祖駐蹕於燕謂海運有風濤之險南北漕舟俱
由江淮迤邐是河以達于都於是河水始有淺阻之
患議者乃濬南旺湖以潄眾水秋冬之交蓄之以備
漕春夏之際洩之以濟河然後千料萬斛之舟可以
通行爲末世之利此則會通河之大較也第歲久法
隳湖漸淤塞蓄水既少洩水遂微而河淺舟漚漚運
不通有國者病之韓公甫下車卽考前志詢故老具
北河續紀 卷之七 十八
得其實故其治安平也先南旺而次會通修牖壩以
節水之流築隄堰以防水之潰塞決口以止水之衝
設斗門以通水之變造浮梁以濟水之險建神祠以
安水之靈朔官廩以儲水之材復墊田以免水之患
奠民居以償水之失起辛詒乙五年之間經畫措置
復以繼日不遺餘力而其竹木麻草鐵石磚灰諸料
以及工食之需所費不貲又未嘗一毫或擾於民嗚
虛亦難矣哉湖水既充河道遂濬漕販俱通官民兩
便是上有功於國而下有德於民也今上軫念其勞

卽位之初擢通政使勅管易州柴廠韓公既去鎮之
賢豪若馮儀等數十百家感慕無已相率庀財鳩工
立生祠於鎮而塑像其中以寓不忘之意復鑿巨石
請予文記之夫生祠起於後世非古典也持是報德
不幾於瀆禮乎然唐狄文惠公宋韓忠獻公皆嘗宦
於魏州而有生祠二公正人當時視此宜其自以爲
瀆或能止之而卒未聞而其時抑豈無稽古知禮之
士亦未聞有病其瀆而訾議之者則生祠果不在所
當建耶又祭法以勞定國及法施於民者皆祀之今
北河續紀 卷之七 十九
韓公督河之功著於生前爲國爲民歷歷若此身後
當不在祀典邪況其由名進士歷給諫尚寶累陞今
官將來位豈愧前修然則生祠義起固當亦如二
公不自以爲瀆而止之而人復不以爲瀆而止之矣
安平舊名張妹屬兗州魏州卽今大名相距甚邇今
祠古祠又不當並傳於無窮邪敢以是告儀等俾歸
而鑄諸石
重修大河神祠碑記 明謝肇淛
景皇帝時河決張妹東入海運道絕上遣都御史臣

徐有貞發山東南河兩丁壯萬人往塞之淪二載始訖
事有貞上言賴王上神聖馮夷効順俾十年巨患一
朝未弭臣等區區智力不及此請建朝宗順正惠通
靈顯大河神祠於八里村有司春秋祠以爲常制日
可迄今百六十餘禩俎豆蘋藻虔共勿替蓋其重也
皆萬曆癸丑之夏苦潦愆旬水蓄隄不能以十環隄
黔首精神休以不至魚鱉而神之祠摧落於風雨者
日益甚維時肇制奉天子璽書拮据河上顧視祖焉
以便宜奏記當事攝偶錢槌踐更卒而檄壽張簿曰
北河續紀 卷之七 二十

爾士亨爲神董陶埴視壑茨量金錢出入毋厭也於
是不三月而告成肇制居恒謂今治水與古異古人
之治水也一意於水而已然應龍晝而伊闕壅支神
鎮而淮渦安綠文旣授延喜攸歸彼大聖人也猶然
以神道教教矧於今日軍國之輸十九仰給東南四
百萬石余皇銜尾貫魚咽喉涓涓一衣帶水耳而復
上護陵寢下衛城邑田廬計銖而授之尅母而責之
前政後處左方右員雖百神禹其如河何故今任河
事者責滋難而神以功食報亦滋鉅以遠今上在宥

以來海不揚波雖有疾風雷而翁河如故蓋四十
二年於此矣神受天子封崇廟食無已時尚益敬共
其職以時雨暘而加盼靈焉獨河臣藉手免於舉
監卽宗社軍國實式憑之祀史陳仁其何婉詞之有
如其不然而徒擁虛位水許煩有司案盛儀牲辱國
家裡祀安用之矣是舉也御史中丞劉公士主其
事庀材鳩工則沈簿士亨力居多而竟王別駕召陽
穀李簿羨咸有勞也法得書

重修八里廟記

霍叔瑾工部員外郎

北河續紀

卷之七

王

八里廟大河神祠宇也以距村八里得名創自明景
泰間勒封朝宗順正通惠靈顯大河之神歲事祭四
北河使者主之壬辰之秋余往濟寧謁 河臺行茲
見廟貌巍煥入而瞻之知爲余同官關公崇奉之舉
也余於是欽神之爲靈昭昭公之此舉善善夫
國家以輓漕之治綰轂南北天下咽喉張祿界於其
間建是祠者實行憑依河伯尸祝社稷之報與世之
紆紆遯福者有異歷年久而震風陵雨棟覆瓦摧將
古壁龍蛇立風月下舊矣公以席

命視河往來仰睇惻然於心而神已默鑒所以庚寅歲黃流橫決冲城澄堤如破浪之風莫之或禦而廟基寸許岌岌然立洪波中不能灑且潰艘雲行揚帆無恙使非神爲之主鮮不爲灰燼矣公以地隸東阿爰誅宰治史尹度村茂工頓然起建重新之余於是深嘉公維新之意有大者在焉聞之傳曰八有功德於民者祠之況在軍國乎其新之也一日易三木煌煌祀舉邀 朝廷之寵靈不可褻也是可新一曰獎神功 天子有道河濱效靈桃花無恙神受職也北河續紀 卷之七 二五

是可新一曰顯厥靈驚鯨怒鯨山奔海立而不能靈廟基靈有赫也是又可新既新矣而公之功不可泯矣嗣是而神明大顯默相安瀾 皇靈而百考庶且未末勿替矣茲人士將爲祀其崇而祠畫與公並俎豆春秋揚德道於不窮者余所以欽神之爲靈昭昭公之此舉善善也是舉也公成之史君督之而余且附青雲之後亦與聲施焉是爲記

北河續紀附餘

孟津閘廷讓重集

附餘前

沛縣之北北河之南界也其縣爲舊墨隸于兗前按夏鎮北達南陽皆新河也黃良諸泉入之其鎮曰穀序魚臺春秋爲魯棠邑隱公觀魚于棠卽此漢爲湖陵方輿至唐實應初始改今名宋屬單州元屬濟州明初屬濟寧府後府降爲州改屬兗州府縣治在運河西南二十里

北河續紀

附餘

閘魚臺水災作

明四明陳沂

黃河水決衝漕渠直入青兗連淮徐魚臺單縣作巨浸洪流顧望茫無餘禾舟楫摧莫知所魚驚民居漫無處扶疎草樹向高原彷彿菰蒲今江如昊天不吊降荼毒已絕來年仍菽粟漂泊無依生理窶婦子流離向誰告昔聞洪水遭帝堯聖皇不讓唐虞朝九河失道有時治安忍鴻雁聲嗷嗷中丞聞之動鳴邑幸免田租更施及氣息已盡仍復撫相向惟聲皆歛泣勉強卒歲存餘生俯仰還期明

年耕治水何人注深惻各以饒溺紆皇情

題魚臺

普輝

匹馬秋風別古棠小橋流水對斜陽郁郎亭毀貌
蘇去夫子堂空艸木長甯母江東雲淡淡觀魚臺

上月蒼蒼湖陵城與清涼院物換星移歲月忙

新河北自南陽南至留城凡百四十一里明嘉靖四

十四年工部尚書朱衡所鑿也先是河決華山出

沛縣飛雲橋漫入昭陽湖運道湮塞自此河開水

始不能爲暴詳見河工紀

北河續紀

附錄

二

呈朱司空新河功成前 明歷下李攀龍

重葦冀北再開天益作山林涉大川四岳受成方

貢日三邊仰給縣官年黃金不及隄形壯白馬長

隨練影懸轉自流言能悟主老臣知迺西郭偏

其二

河隄使者大司空兼領中丞節制同轉餉千年軍

國壯朝宗萬里帝圖雄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

然瓠子宮太史但裁溝洫志丈人何減漢臣功

新河成呈朱司空

明吳郡王世貞

日出烟空匹練飛大荒中畫萬流依連山盡壓支

祁鎖追漢表穿織女機九道微輪寬氣象六軍容

物迥光輝甘棠欲讓金堤柳曾護司空却蓋歸

新河成奉朱司空

吳興徐中行

漂搖獨立衆言餘脍觝功成總不如隄築千金高

鄭白纜卸百里蔽青徐玄圭已告闢三績三簡曾

傳治水書更道史才司河後濡毫還自紀河渠

入關志喜

明信陽王祖嫡

春暖新渠靜不波夾隄楊柳映青莎錦帆三月

北河續紀

附錄

三

洪險自燦千艘入關多是餉漫漫唐相晏轉漕今

有漢延何至尊肝食從茲慈賑貸無勞議歲和

新河紀續

明京山李維楨

何年玄武赤符開砥柱中流萬壑烈夷訝再功今

可續司空原是濟川才

其二

一自澄潭鎮石岸翠屏紅樹擁金隄榮光萬里通

淮泗流向仙陵作彩雲

其三

錦纜牙檣百萬艘波光一望接天高黃熊爲解崇
侯憤白馬翻憐漢使勞

其四

委宛山頭駕使車玄夷親授石函書河清欲待千
年後不似功成二載餘

黃良泉距縣東四十五里出黃山下七十里西北流入

祝瓦溝閘河元頓舉七記詳見河源紀

穀亭鎮在縣東二十里古濟泗合流之地一云寧母

亭卽齊桓公盟于寧母處元改今名置閘

北河續紀

附錄

四

穀亭晚渡

明太和羅正

幽亭結構倚河流人待黃昏古渡頭萬頃碧波迷

塞雁一川紅照落江鷗風聲蕭索分漁火晚色淒

涼起棹謳多少經過名利客不知明月上山樓

次穀亭

明華亭沈愷

林靄橫蘆徑孤帆落野塘雨來山樹暎風靜渚花

香釣艇時能問村醪或可嘗白鷗知我意去佳欲

相忘

魚臺之北其州爲濟寧其河爲泗爲汶爲洸諸泉匯

焉其鎮曰魯橋其跡曰樊城曰邾婁城曰鄭均庄

曰太白酒樓曰南池曰浣筆池曰宜聖墨池

濟寧州古任國也漢爲任城晉爲高平宋爲濟州明

初置濟寧府後降爲州屬兗州府州治在運河北

所

贈任城魯主簿

唐李日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水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

空鐘鼓不爲樂煙霜誰與同歸飛不忍去流洎謝

駕鴻

北河續紀

附錄

五

離濟寧汎舟北行

唐李白

楊柳娉婷綠荷花旖旎紅魚遊葦蓋底人在鑑湖

中太白沽春酒輕衣受風龜蒙與鳧嶧只隔片

雲東

宿濟州

宋晁端友

寒林殘日欲棲鳥壁際青燈乍有無小雨悄悄人

不寐臥听瀛馬斃殘芻

過濟州

宋文天祥

借問新濟州徐鄴兄弟國昔爲大河南今爲大河

北屯雲四萬里平原望不極百草益枯死黃花自
秋色時時見桑柘青青祿阡陌路上無人行煙火
渺蕭瑟車轍紛縱橫過者臨岐泣積潦流交衢霜
蹄波叢棘江南寒未深銅爐獸炭赤焉知行路人
鐵冷衣裳濕

望濟寧

明楊士奇

踈翠輕紅水岸迂漁家遙近映掀蒲高城前望晴
雲下却計行程是半途

濟寧懷湯參將

明臨川聶大年

北河續紀

附錄

六

聞頭塵土污征衫河上垂楊礙去帆玉帛梯航通
葡北石田茅屋夢江南九重魏闕心常戀千里鄉
書手自緘却憶元戎油布下幾時捫虱接清談

安居東望濟寧

明任城靳學顏

平楚蒼然見十里驅車西出桃花底郡中樓閣霞
作城湖上人家錦爲水對此披襟宜進觴胡爲建
行自悲傷啼鶯百轉喚人醉垂楊千條拂苑長卽
今已是花如霰何處春光是故鄉

泊濟寧城感事

晉安謝肇淛

汶河南下勢憑陵一片孤城爽氣澄風飽布帆飛

度聞雨腥流艇亂拋晷春深水族家家市夜泊牙

檣處處燈回首舊遊雲物異高樓蕭索不堪憑

泗水出泗水縣陪尾山下泉林寺南四源並出故曰

泗水西南會諸泉水達于曲阜合沂雩二水從金

口壩入兗州出西門納關堯蔣詡七泉通于濟寧

又合洸水至天井關入運

金口壩

唐李白

水作青龍磐石堤桃花夾岸魯門西若教月下乘

北河續紀

附錄

七

舟去何曾風流到剡溪

泉林會泉亭

明長洲徐有貞

靈源四出石玲瓏自與泉變不同誰道山中無

水府只應地底有龍宮萬珠跳踴人羣合一鏡澄

明月影空好爲導將千里去長流助我濟川功

陪尾泗源

明四明邵莊

老龍橫壑地維裂天吳移海來涌漚一派奔騰萬

丈虹今古乾坤終不竭我來司泉過魯東馬蹄踏

破春山紅頰向源頭探真趣乃知道體千年同會

泉亭子聳孤秀愛我狂歌坐清晝渚聲激出耳底
塵微其洗却胸中垢秋來我欲朝明光謗才無補
心蒼皇把取天瓢獻天子大渴甘霖單八荒

泉林次石上韻

張祚遠

問俗來山館停車憇古林蟬鳴秋林杪龍隱石園
涔沫散浮珠彩流飛激玉琴願言滌塵垢終日坐

苔陰

泉林詩

閩中黃 寓

驪龍閑臥陰崖許戲弄珍珠不知數婪餽黑虎口

北河續紀

附錄

八

垂涎豹突前頭歛相踞山童淘米臨清流猶見奔
呼報寺主老僧洗鉢來降龍下莊持矛欲刺虎虎
豹咆哮龍奮爭涌珠散山成甘露血流响水紅石
巔腥氣上冲天帝怒下令六丁悉取將壓以巨石
填幽阻神物粗靈不可藏化為泉水濺濺注林深
地僻少人知英爽時時吼風雨水部仙郎職運渠
濟川無策心良苦旁觀林藪忽相逢憑陵大叫得
其所天生地設遺吾儕舍此不用將安取決排壅
滯力疏通導入濟潔踰淮泗汨沒多年喜得伸靈

然効用酬知遇近漕國課上京華建建璫獻天
府更無冠佩混塵泥還有餘波到商賈施傳功高
難自陳東馳直與東海處馮夷海若笑拍肩榜謁
龍宮共搏俎靈龜擊鼓聲榮葵葵女持觴聲楚楚
醉倒林泉卧不醒天吳紫鳳空延佇問傳遺事何
人斯島有先生善言語

林泉歌

明東阿于慎行

雷澤萬頃波澎湃如萬馬陪尾鎮之不得濫驪為
龍潰出其下洞門噴薄瀉流泉沸珠遊玉聲潺湲

北河續紀

附錄

九

天山雪花四月落片片吹上春衣寒拍浮太白相
對飲絲蘿作簾石作枕金潭百尺映文石榮榮細
濯巴江錦行盡回溪池水偏疑是鏡湖春水旋深
林蔽虧不見日但聞雜樹多鳴蟬樹老泉聲百道
重木根詰曲盤虬龍解衣羅坐泛流羽天光水色
何溶溶遠風隱見烟嵐滅殘霞飛丹手可掇此時
林壑暝色來呼酒彈琴望雲月月上青山醉若何
臨流垂手揚素波且聽白石吟淅水紅塵萬事空
蹉跎日出高林送客子清風四面松聲起石橋一

出到人間武陵桃花空流水

遊泉林

任城于若瀛

泉林久約已春深纔到林泉愜素心
往往尋源逢巨石時時倚樹听幽禽
孤亭倒映空青色曲竇翻騰太古音
向夕臨流坐深壑便捐塵想欲抽簪

汶水出萊蕪縣原山之陽會泰山徂徠諸泉流于壘
城壩至南旺南下入運

舟行汶上薄暮看月

明長洲祝允明

璇蓋瑩空青飛艦泛華艷川原迥夷曠疎木媚寒

北河續紀

附錄

十

漱廣路斷浮鞅旅旣諸清念迹逝偕志行萬里靡
坊塹苟無忠宣持誰能勞不厭

汶上對月聞笛作商詞命和八度曲爲和因賦

醉歌

閩中鄭善夫

焉者八月高風起鴻雁群飛渡淮水下清砧愁
遠人天匯芳艸憶公子王郎哀時最蕭瑟萬里迢
迢向南國呼我上船設水鱸仰天傾酒開胸臆關
山茫茫何處邊但見急管哀中天馮夷听曲波面
出揚柳亂落西風前酒酣月落歌未已隴思江情

踞然起未掛姓名玉策上願添海水金樽狂人

合歡那可測有似大海翻萍葉回首親朋各別離

豈無江漢通舟楫旒光過鳥不復駐達官好爵身

之靈兒乃豺狼橫地軸何限驕驕窮天步竹林諸

賢皆酒徒嗣宗只願步兵厨古來賢達一漸盡醉

鄉之託今何如

晚渡汶水

白水王 詠

天寒北風緊日落孤鴻鳴汶水秋浩浩凍雲凝不
行餘霞散天際古木檣微明東來數峯秀紫草橫

北河續紀

附錄

十一

水清歲暮爲此客感物傷遠情一麾在行役百年
非久生顯晦明有定憂喜交相並疇昔玉京道影

塵翳冠纓今茲值山澤惘然懷令名臨流自扼腕

偏爲逆者驚

汶上泛舟

白水王 詠

山雨彌野洲洪流奔巨川我來當此日舟濟喜晴
天渡口淨芳艸人家生野煙孤城隱雄堞豐壤帶
郊廛行潦及時降陰林或鬱然遙听登鼓發縱目
雙旌懸廩祿身徒竊閭閻風未宣古人貴達節負

夸笑稱賢

登渡汶河

晉安謝肇淛

霜飛月落野雞啼
霧鎖長林水拍堤
夾岸人家寒未起
孤舟已過汶河西

題泰安木頭溝泉

上虞張文淵

千里澄溝映碧空
穿岩赴壑濺溟濛
翠園新雨千章柏
玉立徂徠幾樹松
山如影紛亂
斡亂鬱蔥陰動石
根通鄉人莫道閒
無用排決終成濟世功

咏泰山諸泉

毘陵薛章憲

北河續紀

附錄

三

泰山之溜直下五十里
傾崖赴壑成川流
不知何年鬼斧鑿
日下滾滾無時休
鯨呿鼉擲與石開
琤然落澗鏗琳球
銀河倒泄碧海立
駿馬下坂鷹隼
韞盤渦斗絕涵倒影
貝宮珠闕藏蛟虬
飛流濺沫直下噴
千丈壑明珠百斛
飄洒誰雕鏤
先生解衣坐下脫帽
露頂涼颼颼
兩涯不復辯牛馬
手弄白日逍遙遊

港泉

醉李吳鵬龍

一水平分二水流
徂徠山下更悠悠
半竿釣破蒼

龍影一葉凋殘碧樹秋
持節柏松空自老
忘形鷗鷺解人遊
當年莫道魚龍港
盡入西風古渡頭

洗水汶之支也從堰城南旺庄河入州境會沂泗二水八運

過洗河一首

河東薛瑄

車轉香阿過遶山
洗河一夕漲漫漫
蛟鼉出沒蒼茫裡
鷗鳥浮沉杳靄間
石噴每思臨逝水
雄才長憶障狂瀾
龍門魚躍波千丈
便有風雲出潯端

洗水詩

趙弼

北河續紀

附錄

三

岱宗何岩若萬古奠坤元
有泉出其下實維洗水
源東流幾百折經我疎籬門
雨暗鳬鷺遊月出蛟龍奔
滔滔復混混無間
勃與昏往過來者續道
于焉存臨風佇立久嘆息
無語言

飲蛇眼泉亭同張水部孟蔣二司作

明續宗

秉燭覘蛇泉
虛星滿天溪橋通市遠
亭榭傍城偏
下榻憐予子
開尊對浩然
更催蔣翊至
訶吹櫟渚溪

魯橋鎮在州南六十里居民稠密商賈輻輳設巡檢司以守之有南州書院祀仲子路其北二十里爲

仲家淺

過魯橋

大理吳 懋

忽見郵籤報水程客中無限故鄉情雲連翠嶺尼山近雨過平湖汶水清季扎南來聊問俗仲連東去欲遊名難乘吾黨歸興轉美遲遲是此行

仲家淺夜泊

青社陳夢鶴

聞水經行處扁舟向晚通岸雲紫柳暗漁火射波

北河續紀

附錄

十四

紅地說南洲近人傳仲子風徘徊中夜起彈劍意無窮

故樊城在州北漢置縣屬公平國

邾婁城在州南十里春秋城邾瑕杜預仁任城亢父

縣比婁城也

鄭均方在州南二十里均仕漢爲尚書辭病不出章

帝東巡嘗幸其舍給祿終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今呼爲鄭宅

太白酒樓在州南城上唐李白客遊任城縣令賀知

章觸之于此後人因建樓焉並塑二公像爲二賢

祠唐沈光記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

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獨強者覲而不敢乘險

者枯藋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就其針砭搏猛

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胆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陰

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

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倡首

業術正學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

如古藥石揮直亦以血其邪者推義穀以輦其正

北河續紀

附錄

十五

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

以峭直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而耳

聰恐貽顛路故狎弄杯觴沉溺楚蘂耳一淫雅日

混黑白或酒醒健神聽銳發振筆著私乃以聰明

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消潔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

之妍茂寒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

溢目移于峭岩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情魂移

于車馬弓矢悲憤酣訝使之馳騁決發如脫幽並

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

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
麴蘖是直隸其聰翳其明匪則移于賦咏宜乎醉
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
于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短生也當時孤鯁
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于太白至于齊魯結
構凌雲者何限獨斯樓也適不逾數席瓦缺祿蠹
雖樵兄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嘗醉于此矣

太白樓

宋文天祥

高城蘸雲根聊可慰心跡長風萬里外如對騎鯨
北河續紀 附錄 十六

客盛州好事者樹此樓與石隆鼻號金仙更長漫
嗟惜

太白酒樓歌

元陳儼

公昔去兮乘龍宵雲氣兮延萊宮襟言霞兮佩明
月橫四海兮爲窮濟水兮無波泰山繚兮鬱堦峨
思故園兮神遊悅臨風兮浩歌醉而生兮醉而死
曩孰非兮人孰是千鍾百榼兮彼且奚適撻一瓢
今吉且止臨手春風兮折瓊芳援北斗兮斟桂漿
浩冥冥兮徙倚以望歸來歸來兮舉我觴

太白酒樓

趙孟頫

城廂當平野樓高屬蒼陰謫仙何後逸此地昔登
臨恍慨空懷古徘徊獨賞心嶧山明望眼百里見
遙岑

太白樓

陳剛中

昔聞李太白山東飲酒有酒樓今我登樓求北風
吹髮寒颼颼太白天酒山人間不可留金光絳氣
九萬里翻然而上騎赤鯨左蹴大江濤右翻黃河
流手舉北斗招搖柄瓊田倒瀉銀灣秋銀灣吸乾

北河續紀

附錄

十七

日月液蟾蜍兔走黃姑愁太白方悠然掀髯送汀
鷗烟如曉霞一點映秋水紅痕微涌玉波浮太虛
變化如蜉蝣仙八何在不可求惟有胸中燦爛五
色雲化爲元氣包神州我欲起仙從之遊安得羽
翼飛上崑崙丘

太白樓

曹元用

太白一去不復留任城上有崔嵬樓樓頭四望渺
無際草木蒼落悲清秋鳬嶧插天摩翠壁汶泗迢
迢展空碧爭奇獻秀百年態作意隨人來几席諸

老高會秋雲蟠金屋照耀青琅玕談笑不爲禮法
窘酒杯更比乾坤寬飲醉意氣橫今古玉山傾倒
忘賓主誰輸人去杳何許異代爾符吾與汝誰能
跨海爲一呼八表神遊其豪舉

太白樓

明青田劉基

小蓬子行客危樓含酒星河分流水碧天倚崢嶸山
青巖代空艾蕩斯人竟斷萍踪無復老誰與共
忘形

太白酒樓作

吳門黃緒曾

北河續志

卷八

十

浮雲引客思爲我西南流酒樓登風生遊者中泉
遊今朝綠蟻盃不到黃嶽丘且盼玉喬篇寄興瀟
瀟

太白樓

孝序天如忠

縹緲層樓背漢隄南城山色鏡中開不知仙馭遊
何處長歎星辰謫上瑩林杪鶴巢珠樹遍日遶鮑
負海濤來秦碑魯殿俱銷歇未覺浮名勝酒盃

太白樓上作

南海歐大任

狂歌採石月高卧謫仙樓珠斗當窗見銀河拂檻

流朔風飄塞色羌笛入邊愁何處思公子蛾眉落
夜秋

同劉郡丞登太白樓

晉安謝肇淛

醉倚高樓俯大荒伶才還共賀知章京來山色全
歸香北去河流半入漳平楚寒煙凝睥睨中原落
日動帆檣亦知信美非吾上塞雁開雲終斷腸
過賀知章宅

華亭徐階

汶水孤帆達任城四野開風流賀監宅寥落李仙
盃樹色含秋冷泉聲帶雨回金龜復何在桅櫓有

北河續志

卷八

十

餘哀

太白酒樓

鄒平梁知先

雲煙縹緲滿滄州此地謫仙記勝遊珠樹亂從窗
外落海濤遙自日邊浮筆削白雪空託苑袖拂春
風過酒樓魯殿秦碑芳未歇詩名千載共河流
南池在城東南卽泚水經由停舫以入天井闢者有
池蓄荷數畝唐杜甫與許主簿泛舟遊此

南池

唐杜甫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景看洗馬森木亂鳴

蟬菱熟經時雨蒲葦八月天晨朝降白露地憶舊
青毡

南池蓮亭

明武昌吳國倫

瀑水侵階上危亭背郭開分荷移小艇取石生深
苔地迥秋陰合軒空海色來誰能共心賞懷古正
徘徊

南池

桐城何如寵

堤繞層城水繞廊憑虛臺榭俯滄浪春風桃李千
門錦秋水芙蓉一院涼工部才名詩神在水曹詞

北河續紀

附錄

二十

賦筆花香年來好事真成癖莫厭風流索酒狂

同劉郡丞遊南池

晉安謝承澤

高歌擊節酒如澗天末西風濟水水候雁一聲秋
嶂月寒星數點夜船燈池上嘶幘歸山簡草裡殘
碑吊杜陵失路相矜且沉醉坐看北斗拂觥殘
浣筆泉在州東門外相傳李太白浣筆處明嘉靖五
年主事白旆築亭其上

浣筆泉作

陳夢鶴

東泉七十二不及此泉清昔浣才人筆因傳學士

名分池流柱月轉澗瀾壺水誰識滄浪興吾今一
濯纓

宣聖墨池在魯橋閣下俗名硯瓦溝其水黑色有古

碑刻云宣聖墨池

墨池

明新安程敏政

一派泉聲出澗長千金猶帶墨花香源流色正分
玄武刪述功深仰素王湘水有魚還識字榮河無
馬復呈祥稽疑欲借圖經看斷港裴徊又夕陽
濟寧而北歷鉅野嘉祥汶上三縣之境其河汶也其

北河續紀

附錄

二十一

地爲南旺合水爲開河其湖爲馬場爲南旺爲蜀

山爲馬路其跡曰獲麟曰闕亭

鉅野古大野澤春秋西狩獲麟其地也漢置鉅野縣
唐置麟州宋元爲濟州治明時改寧陵於任城以
縣隸焉治在運河西八十里

春日鉅野火頭灣

明陳夢鶴

開棹移曹共迴灘向火頭人家懸岬口烟爨隔溪
流寒盡春堤柳潮平野渡舟迷津誰欲問江海愧
浮鷗

嘉祥古武城子游絃歌地也漢以後皆爲鉅野境金
置今縣屬濟州元屬單州明時改屬濟寧縣治在
運河西二十五里

舟中望嘉祥山

明高郵汪廣洋

放溜數百里悠然纔見山涼風吹雨過好鳥背人
還河水翻銀浪岡巒擁翠不知幽谷底能得幾
家閒

獲麟渡在嘉祥縣境漕河傍也名大長溝上有坊云

獲麟渡

北河續紀

附錄

王

闕亭在南旺湖中高阜六七春秋桓公十年會於闕
是也魯自隱桓以下皆葬於此至今水際時見烟
雲樓臺之狀

汶上故魯中都夫子所宰邑也漢爲平陸唐朱爲中
都金旼今名元明因之縣治在運河東北三十五
里

登魯中都東樓醉起

唐李白

昨日東樓醉還應倒接籬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
時

酬中都小吏携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唐李白

魯酒若琥珀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撥
此物贈盛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豪情素
雙鯉呀呷聲震張殿刺銀盤欲飛去呼兒拂几霜
別揮紅肥花落白雪飛爲君下第一餐飽醉着金
鞭上馬歸

汶上道中

明王詡

孤遊來汶上歸思滿秦中水泛山城雨花殘野樹

北河續紀

附錄

王

風行人尋魯道落日向齊宮茅屋應如昔傷予類
轉蓬

汶上公署

王詡

兩鬢如蓬行路難高風秋露宿臺端雲飛回角青
山暮月轉空城君樹寒爲客數年非樂土舊遊何
日是長安獨留三尺門缺猶自狂歌醉裏彈
南旺在濟寧北九十里其地特高汶水西南流至此
四分南流達於濟寧六分北流達於御河有分水
龍王廟禹王廟及宋尚書祠祀宋禮

守牌詩

明劉基

客路三千里行舟二月餘壯顏隨日減衰髮受風
疎蔓草須句國浮雲少吳堽愁心如汝水蕩漾遠
青徐

南旺分水作

餘姚謝遷

南旺湖通黑馬溝濟南汶河兩分流淵源直自徂
休出珍重前人爲國謀

南旺水漕舟不得去同行者謀就陸戲成自慰

上海陸深

北河續紀

附錄

二十四

春江多柳花風起花還飛夕陽欲飄蕩委地相因
依行止諒有數番暮同所歸百年總行旅安用長
歡歡義和無東回安樂詠義希盼焉注岐子人達
事已非飄飄山水間志願以不違朝多清風來暮
多繁星煙古稱太史公千載欽嘉徵

南旺公署

王詠

何處忘形好官齋似此稀地幽還獨往日沒竟忘
歸荷菱香塔製湖魚味可依隱居誰更卜在世亦
忘機

南旺挑河行

謝肇淛

堤遙遙河瀾瀾分水祠前人如疎鴉木短髮行且
僵盡是六郡良家子淺水沒足泥沒胷五更疾作
至良半更半西風天雨霜十人九人趾欲斷黃綬
長官乳赤髮比人騎馬南人與伍伯先後恣呵撻
日晏喘汗歸蹙蹙伍伯呵呵可里胥怒殺我無錢
水中居有錢立道左天寒日短動欲夕頓筐百反
不盈尺道傍濕草炊無烟水面浮水割人膝都水
使者日行堤新土堆與舊厓齊可伶今且上土雨

北河續紀

附錄

二十五

中仍作河中泥君不見會通河畔千株柳年年折
盡官夫手金錢散罷夫未歸催築南河黑風口

南旺分水

梁知先

餘航萬里頌神功賴有鑿疏衆派通南北平分湖
渚外江淮遙注汝流中堤高無礙桃花水壁塞長
連弘子宮春雨暗烟紅眺處龜蒙指板片雲東

題宋尚書祠

梁山丘 潛

清江浦上滿清閭蕭鼓聲利飽餒餘幾度會通河
上過更無人說宋尚書

開河在南距北十五里其地每歲以十月下旬爲市
集百貨聚焉元至正間置一開

舟次開河同胡祭酒鄒侍講登岸散步長林

明永豐香 榮

芳晨肅新霽弭楫長河曲眺茲丘園趣繁榮涉平
陸郊原渺空曠佇望舒達旦村中夜來雨土脉高
且沃茅廬雞犬靜日出烟樹綠牛羊散平野隔水
見樵牧麥深雉初雉桑蚕已浴老翁多惟顏生
事一云足偶茲一留憇幽境愜所欲僕夫戒前征
北河續紀 附錄 三六

迤邐出林麓緬想塵外踪於焉恣遊眺

汶上開河與仲熙子啓登岸散步

胡儼

逶迤涉長坂攝衣披草莽延見村落中綠野平如
堂秀麥苗已交桑桑葉漸長鷄犬適閒曠牛羊遂
生食欣欣物自私春光正驅蕩緩步隨東風林花
飄惚恍朝日上脉潤午炊孤烟上草屋十數家
棲亦蕭爽里雅訝衣冠車馬絕來往田夫鉏鋤歸
村春隔林响依微輞川居幽然快心賞

開河迤南卽事

詹瀚

憶昔長垣晏塾日曾經沉璧莫張秋梁山忽斷陶
祥路鉅野漚浮曹僕舟千里民屈今底定十州
隴江全收黃陵岡塞河循日黑馬溝深水自流
馬場湖在濟寧州西十里北接蜀山湖蜀山之水溢
而入之明萬曆間尚書潘十馴始建開築堤壩千
餘丈以備蓄洩湖周圍四十里

南旺湖在漕河西岸崇禎九十里卽鉅野大澤東畔
也宋時與梁山滌水匯而爲一圍三百餘里卽宋

北河續紀

附錄

三七

江所據梁山泊也及會通河開畫爲二堤漕渠貫
其中湖多菱芡魚鱉之利夏秋間荷花滿湖笙歌
遊舫有江南之致

梁山滌詩

明古田張以寧

風正吳檣去不辛雪融汶水綠堪憐菰蒲渺渺官
爲市楊柳青青客上船

前題

餘姚謝遜

湖水經秋分外清順風南下片帆輕尋涼不盡平
生興翹首萊蕪味濯纓

蜀山湖在東岸卽南旺東湖也周廻六十五里有山
一區在水中央望之若際髻焉曰蜀山蜀者獨也
山上有聖母祠云是伏羲母未知何據舊有唐元
子古及大佛殿今廢

蜀山湖中

明懷寧於惟一

爲愛湖山景携朋集小船
竹雲移水茂野鳥集灘
前漁笛迷烟弄僧鐘隔樹傳
維舟依古木躡磴訪
幽禪

冬日同李元祉水部遊蜀山

北河續紀

附錄

三六

晋安謝肇淛

一水劃爲三兩湖東西漚渠貫其中盈盈若衣
帶西湖漸成陸東湖淼無屆千頃碧琉璃風雲互
變態中流一卷石炎起祇洲泮金鏡浮芙蓉銀盤
捧螺黛荒祠久零落花旛皆破敗鷄欄倚龜趺燕
泥凝佛背開尊面南面雲水濳相對漁艇散復聚
鳴榔出深澗蒲荇交亂流帆檣達天外濤驚山影
搖波漾日光碎恍如金焦間疑在蓬壺山憑虛倏
往還已隔人天界浮生何時閒勝遊與君會回首

空烟渡疎鐘隱林藹

馬路湖在汶河堤北漕河東周廻三十四里其上有
釣臺

開河迄北東平東阿壽陽穀四州邑之境也其地
爲安山爲沙灣爲安平鎮爲荆門爲阿城爲七級
其湖爲安山其跡爲挂劍臺爲戊巳山爲黑龍潭
爲阿井爲桃丘爲釣臺爲金堤爲麗涓井爲孫臏
營

東平春秋須句郕郭宿四附庸之國漢置東平國唐

北河續紀

附錄

三九

爲鄆州宋元爲東平州明降爲州屬濟寧後改屬

兗州治在運河東北十二里

東平路作

唐高適

南園適不就東走豈吾心
示索涼風動行行秋水
深彈鳴木葉落茲夕更秋霖

東平路中大水作

高適

天災自古昔昏墊迷今秋霖霖瀼瀼川原瀕洞涵
日鳴指塗適汶陽掛席經廬洲未望齊魯來白雲何
悠悠傍沿鉅野澤大水縱橫流虫蛇擁獨樹麋鹿

奔行舟稼穡隨波瀾西成不可求室屈相枕藉鼃
鼃聲啾啾乃於穴蟻漂益羨雲禽遊農夫無倚着
野老生殷憂聖主當深仁廟堂選良善倉廩終有
給日租應罷收我心切鬱陶征旅亦悲愁縱懷濟
時策誰肯論吾謀

曉出東平

明薛瑄

憲節凌秋發城門遙睽開溝長流水去野曠達風
來跋馬橋頻渡看山客屢回川原行未已齊魯望
悠我漢檢天門石秦碑海岸臺曉烟橫曲阜旭日

北河續紀

附錄

三

上蓬萊遺跡懷前古觀風慰好懷樽樽須共飲井
稅不煩催每見桑麻野深期杞梓材行歌方自得
前隊更崔嵬

安山在開河北六十里置閘以安民山故名山在州

西南三十五里山半有寺上有甘羅墓

安山生閘

皇甫冲

客行貪利涉流水鎖重關津吏惟高卧征人盡損
顏纔紆青草際檣寄綠楊間縱有分風送那能任
往還

夜行安山道中

徐階

木落山色蕭條燈照寂寥病驚時日暮愁厭客途
遲急澗所淪响荒村語不盡月明如有意深夜何
歸曉

安山湖在東平州西十五里漕河西岸紫洞可百里

繞安民山下四面有堤置閘以時蓄洩謂之水櫃

歲久填淤民多芟收其中明萬曆十六年始復舊

制

安山湖上登千佛閣

東平劉爾牧

北河續紀

附錄

三

嚴莊寶閣枕河流龍象開成南部洲金刹倒搖波
影動天花穠接水光浮風塵迥出三千界雲氣如
登十二樓坐對孤烟發樹杪懸知暮磬度林丘

壽張春秋良邑戰國壽剛漢置壽良縣并武避叔父

諱改今名元屬東平路明因之縣治在運河西三

十里

東阿春秋爲齊邑莊公十三年盟于阿卽此歷漢至

唐俱屬濟北後改屬鄆州元改爲東平明因之洪

武初以水患徙治穀城卽今邑治在運河東六十

里

發東阿

宋文天祥

東原深處所時或見人烟秋而桑麻地春風桃李

天貪程頻問候怯馬奴加鞭多少飛檐過吁嗟是

北船

過東阿答嚴水部

明四明葛表

別君荆門道重會在東阿荆時初履霜堅冰今渡

河微勞不自慎積困成沉痾冲寒枉達駕携觴列

清歌眷眷此交情一顧豈在多

北河續紀

附錄

三

陽穀春秋齊地僖公三年會于陽穀卽此秦漢爲須

昌縣至隋析置今名唐屬鄆州元改鄆爲東平明

因之縣治在運河西四十里

沙灣在張秋南十二里黃河舊決口也卽內治間塞

黃陵岡口有裏河一道由鄆城來逕黑虎廟至此

入漕

安平鎮舊名秋春秋爲衛地秦漢以來爲東阿壽

良陽穀三界之地或屬濟北或屬東平崇世宗時

遣宰相李穀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鎮名昉此宋

改爲景德鎮明弘治七年塞決河功成賜鎮名安

平抱河爲泲北河都水郎中治之其地仍爲東阿

壽張陽穀三邑邊界云

安平新鎮記

明果阿于慎行

國家漕會通河設工部分司於故元之景德鎮以

掌漕渠之政令卽今所謂安平也安平在東阿界

中枕陽穀壽張之境三邑之民夾渠而室者以數

千計五方之工賈駢生而帶需其中胥之魚塩魯

之棗栗吳越之織文慕組閩廣之果布珠琲奇珍

北河續紀

附錄

三

異巧之物秦之屬毳晉之皮革鳴樞轉穀縱橫磊

珂以相灌注而取什一之贏者其屢以數百計則

河濟之間一都會矣往大順弘治中河決其西絕

而入濟徐武功劉忠宣二公皆總十萬之徒聚諸

道之錢穀以來有事於茲土至建祠築宮以比於

宣方瓠子之役地至而無城以城民封圻之

吏畫地而守之往議者蓋數數置籌策焉萬曆戊

寅大中丞汝陽趙公實撫東夏旣已考憲修令吏

人悉悉祇若休德罔敢不虔於是巡行郡邑問民

疾苦過安平而貽之乃進三道表曰天子申
勅中外惟是城隍之守以勤下吏等幸而從事
以是地之在河隄而民無所庇以守卽有後事敢
毋具知大夫其圖之二道大夫出而謀諸三邑之
長三邑之長屬吏民而告之故咸曰公不忘一二
氓庶憫其露處而賜之垣加使有所庇以居敢
不惟力公乃與侍御常熟錢公議之錢公欣然協
謀亟下記道府謹若中丞公命於是使城之城方
八里高二丈五尺其下厚四丈其上銳四之一四

北河續紀

附錄

三十四

門各設四角亦各樓凡用夫三千五百名鎮之民
居其四三邑取六馬銀三千七百餘兩東阿居其
六東平若二邑取四焉厥利跨河而環之水之所
出入皆爲臺榭狀如兩珎而臺閣飛梁構亘其中
琳宮瑤題巍峙其左煌煌乎漕渠之巨觀矣城且
峻公以少宰召入而八中丞內江何公繼之躬駕
往視以終厥功侍御忻郡陳公亦至相與陳之上
紀以授守文於安平士民鼓舞謳吟永其厥居而
史于生以爲此非一方之利也國家都燕冀卽東

北河續紀

附錄

三十五

南四百萬粟以給長安惟是一衣帶之水曾不剋
以綰億萬年之命脉自江淮以北每數百里之中
各往往有名城大都聚五方之貨賄以爲公私之
所須置而安平以一氓落居臨清濟寧之間十得
四五焉辟諸人之一身其血脉上下周流乃至於
腠理支節之處則疾之所自入而國工之所操鍼
而取也此之爲要害豈一城一邑之所庇賴
天下幸而父安卽有灼見遠覽利害較然朝不及
夕難不動衆動民遽巡卻步幸少斯須以爲持重
迫其急索而圖之嗟何及矣深我易之言重門
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夫豫者先事而早計之
武功忠宣二公莫父此土控制南北俾國家有漕
渠之利而公又爲之形勝以固其防俾國家無漕
渠之憂皆所謂豫也往正德中羣盜流劫且徧齊
境不能拔一城之鑰而安平市里實居然有封豕
椎虺之跡以驚父老假令少淹朝夕廟堂南向而
籌安能忘此一衣帶水此不先事而早計之效也
故豫之時義大矣哉蓋是役也捐助工則工部

中徐公儒脣公元沐分猷襄畫則臨清兵備副使
艾公可久賈公元仁分守東兗道查公志立南公
軒張公思中趙公允升分守東兗道僉事桑公在
庭唐公沂及兗州府知府周公標朱公文科楊公
材尊章章程則兗州府同知樊公克宅通判李公
養浩權財庀徒則東平州知州丘公如嵩杜公化
中東阿知縣朱應穀陽穀知縣吳之問壽張知縣
曹勣而東阿主簿張德懋則督工有勞者云城之
成也中予生在邑里朱公使記焉

北河續紀

附錄

三六

安平鎮譙樓記

明餘姚謝

遷

安平鎮舊名張秋隸兗之東阿實當漕河要衝之
會民夾東西岸而居者無慮數千百家岸西有譙
樓置漏刻角鼓止節候以警晨昏以示民之作息
樓之下凡商賈販息日中爲市者皆歸焉卯治癸
丑河決東岸運道幾絕上亟命重臣往治之於時
漕舟牽挽者半就西岸推引已久樓並河甚逼行
者迂迴以趨乃議以樓以便往來牽挽而河平而
復已而執事者悉力決口急於竣事以復上命

未暇及也越八年關西韓公廷器以右通政來嗣
河事始議修築堤岸疊石以固其外延袤凡五里
有餘而樓亦遂重建焉從民志也規模闔壯倍於
昔黜陟丹雘煥然一新於是達港市肆悉復其舊
居民漕卒行旅商賈各遂其宜咸忻忻相告謂韓
公之功不可忘也監察御史平陽秦君昂嘗知東
阿縣事請予文記之嗟夫物之成毀固以時爲重
輕而興墜舉廢之功則未始不存乎其人也方河
無恙時樓固一方之望其所係亦重矣不幸河流

北河續紀

附錄

三七

告變一溺是懼救災捍患日不暇給則斯樓之存
忘甚輕故撤而毀之若棄敝屣耳及夫河靈順軌
挽道復故則其所係於一方者固在功豈容於人
廢而群心之望豈可久孤也哉然非韓公之明足
以識時才足以集事則斯樓之復豈易言哉况望
有加於昔哉韓公之功於是爲大矣抑古之人重
用民力義所不當爲雖微必謹其於所當爲者惟
大不恤故延廐之新南門之作以及一堽一園之
築夫子悉書於春秋以示戒至於修泮宮復闕宮

之後則詩人頌其事而夫子刪詩特存之以示美
斯樓爲民而復固政務之所先其亦泮宮闕宮之
類而安知無頌美其事者邪記以示後予固不得
而辭也

張秋賦

四明楊守陳

駕餘艘以南邁兮經齊魯之故疆何百堤之歸吾
目今幾千里之垂楊願僕夫以咨問今日克郡之
張秋暴河決於此今奔滄溟而橫流漫黍稷之方
疇今太千頃爲一壑渺風濤其洶欵今扑亂龍而

北河續紀

附錄

三六

舞蛟而民居蕩析兮舟楫沉淪嗟彼河伯兮一何
不仁貪婪百川兮吸濟沉而吞汴漕渠寢涸而將
涸今僅涓涓其如綫萬艘鱗集以櫛比兮悉膠杯
於坳堂壅萬國之經絡兮無兩京而拯其厄堯以
洛水爲誓兮咨伯禹其焉在共與縣而相承兮幾
精衛之填海提石菑之鉅萬兮付一髮於燔燼役
夫續其荷鋤兮條皆化而爲魚河與歲而偕逝兮
公與私其同窘日筮咎栝克以蹙民於流亡兮有
人心其誰忍幸河流之他徙兮築斯堤其若壙乃

售僞以叨榮兮自詭纂禹之神功若強敵之負固
今師老財乏而弗克俄大醜之自殞兮泣形誅以
爲嗟彼僞一售今志淫淫其溢逞再售而邦其
殆喪兮卒自歸於罔歎世時之每下兮紛售僞
其日繁戮懷中之赤子兮謂剪狄而平蠻朝捷書
之方奏兮夕羽檄之已翔曾不若張秋之一築兮
巋至今其猶岡吾恐衆僞之茲售今將百毗之竝
隳群蟻穴其不塞兮潰千里之長堤倚危檣以曾
思兮以潛潛其若霰顧四海之在念兮於張秋乎

北河續紀

附錄

三九

笑歎

過安平鎮懷劉司馬

李東陽

黃陵岡頭河水黃衝沙不聲喧浪比趨平原下
廣澤直埭運道無津梁坐令漕舟百葦如山壅民
船賈舶何紛龐帝遣臺臣出治水水性硨磲難爲
降千金作婦萬夫力頃刻下墮輕豪芒臺臣焦思
廢食寢夜步神禹授以玉簡青瑤琅水行在導下
在障豈以小石爭濤瀧地靈順軌水恠似河遂南
徙歸徐方因高爲陵下爲澤復有石壩磊華長如

圖豐功偉績不可以數計此乃餘力非未強穩昔
文皇建都燕薊中導汶泗通漕綱書宋公富
經略世上人誠陳恭襄武功徐公何人亦奇士盛
以勳績爲文章四十餘年復一決嗟哉之績安可
忘帝命儒臣分書刻金石此記正屬臣東陽使軺
東來一登眺風日颺爽炎天涼是時葦臣入兵省
我在江湖急廟廊願此河不墮河不徙縱有帶礪
無滄桑

過平鎮作

皇甫冲

北河續記

附錄

四十

武功壯畧雄取日升虞淵功成身見疑竄跡投蠻
烟憶昔奉皇猷乘旄治頽川神人授龍欲懋績河
隄篇矧靈自有協漢壁何須捐新防若崇墉故水
流潏潏堂皇漕冥途天子稱萬年

寄張秋謝在杭水部

新塋馬之駿

懷人雲樹阻江東一扎三年未可通黑氣想流春
草後煙霏又坐水聲中河渠太史書堪續省署可
郎字畧同公帶到吳應不違伯船無賴扎郵筒

送沈季彪治水張秋

謝肇淛

春風擁傳出京華汶水梁山護建牙河伯無波侵
歌子詩人六閣對梅花閉門過客時妨以行部移
舟半作家餉河源憂不細豈同博望遠乘槎

入安平署

謝肇淛

漫說皇華署淒涼似達藩抱河雙半郭錯壤一孤村
帆影晴侵戶郵籤夜到門不盈木帶水不必問河
源

其二

北河續記

附錄

四十一

偶罷香直來乘奉使槎晨恭奉使集秋雨石堤
斜客心時鳴鼓官閑早放衙舊遊潭似夢重到使
駕家

登安平臨樓

謝肇淛

高樓建控九河關海岱微茫指顧間一里飛帆衣
帶水半窗斜日錦屏山孤城粉堞連雲起平楚蒼
煙遠鴈遙氣稜坐消波浪息風光巖待獨開顏

張秋贈謝在杭治河作

閩中徐勳

使者分傳治北河應知歌子不與歌既吟驛路携
家遠又苦官船過客多展到東山登小魯膠和深

井煮名阿俸錢莫惜抄書籍雙眼將花奈老何

送謝在以張秋治河

天長陳從舜

雪花如席皇層城忽捧天書出漢京亦有玄夷和
使者徧從水部盛才名狂瀾自合迴川後沉璧無
勞麗聖明歲暮秋冷知已別臨風那不重闔情

初至張秋

閩中陳陽鵬

浪迹風沙港停車寄水竹蕭蕭山簌旨毳褐野裘
溫北禮從宗國南冠識故園還應登泰岳絕頂望

吳門

北河續記

附餘

四十一

送水部往張秋

莆田郭天親

鳳塵爲客久一再送君行當此看花候那堪折柳
情維舟臨古岸分暑坐孤城人事逢迎少應高水
部名

金堤在鎮城南堤墳隆起延巨鄆漢俗稱始皇堤漢
文帝時河決酸棗東貫金堤卽此或云卽漢景王
所修汴渠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此其故
址未知是否按別傳云始皇堤二屹壽永范縣之
中一以障河之南徙一以爲馳道至東海求神仙

疑此爲秦築者近是

始皇堤

謝肇淛

穹虹且神皇哀端齧其足百惟互簸騰崇墉維坤
軸南流雁汶泗西走延鄆濮屹若金石輦神功駭
肝矚云是羸政時東巡納大麓馳道象天關奮鋪
周四瀆玉輦春復秋千里迢相屬旣登之杳封復
窮蓬萊躡東海何茫茫引所望徐福那知瀉池君
竟秘沙丘積霸業久烟沉遺趾猶雲蓋輦路無人
行春日草空綠怒瀾旣東迴迢遞黃龍軸誰念作

北河續記

附餘

四十二

者勞工載爲陵谷懷古更惆悵鴉啼寒城曲

挂劍墓在張秋城南河東岸後有徐君墓相傳吳季
扎聘齊過徐返而挂劍處也墓前有祠並祀二賢
有司春秋致祭室左右生劍草一正一斜若負劍
然能療人心疾今按泗州城北徐城亦有徐君墓
未知孰是也

春秋徐公之歌

延陵季子公不忘故脫千金之劍今挂丘墓
吳季扎挂劍徐君墓記 元都水監丞滿慈

季扎挂劍事載于史世次備見於春秋遂察其畧
昔季聘魯也徐徐君好季扎劍弗言季扎心知之
爲使上國獻還過徐徐君已死遂解劍繫之徐
君冢樹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
君爲人無傳可攷觀季扎心交以信繫可見矣塚
見在景德故鎮之南百舉正惟地叢草蔓延形皆
肖劍士人以挂劍名之以云冢在泗州今按此地
古有碑刻季扎挂劍徐徐君墓樹八字昔人已嘗訪
其墓封樹之又從而歌詠之故老相傳必有所
據愚下復置辯嗚呼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
和相軋雖齊桓晉文輩亦以力機奪而成名況其
下者乎季子之於吳有可取之義遂讓守節棄而
逝之其視當時豈不萬萬相懸者哉觀其壙子廩
傳恩不累其志引口避楚名口口口口挂劍於墓
死不背其心孰謂一劍之誠化異草而旌信過之
者式口口口藏於魚腹以逞堀室之凶舞於鳩
門以快沐之怒者不啻天淵也

挂劍臺記

明楊淳

讓國得仁挂劍全信延陵季子其賢矣哉淳生二
十餘年之每經徐君墓輒仰季子高風徘徊而
不忍去元元間有爲都水丞者蓋嘗封樹徐君
之墓矣而弗季子祠之建可嘆已淳奉命巡河因
其傍有三官廟遂撤之以祠季子仍封樹徐君之
墓而併祀焉歲在丁丑正統十二年春正二十五
日也工部郎中前江西道御史關中楊淳
記

見季子廟詩

陳張正

北河續記

附錄

四十五

延州言讓遠傳芳世紀移地絕遺金路松悲懸劍
枝野藤侵藻井山雨濕苔碑別有觀風處樂奏無
人知

徐君墓

北周無名法師

延陵上國返枉道過徐公死生命忽異惟娛意不
同如往叩山北聊踐平陵東徒解千金劍終恨九
泉空日盡郊外烟生松栢中何言愁寂寞日暮
白楊風

過徐君墓

東阿李謙

瘠鹵豐菅茅荒林翳荆棘此地果何地云有徐君
域當年吳公子過此聘上國心交固已許一劍非
所惜豈期石車還君已掩窀穸撫摩三尺鐵欲效
知無及惟有挂劍樹此恨客可釋精誠達泉壤千
載未易息至今地效靈化爲異草碧承采不忍去
觀此嘆今昔今人交面顏昔人示胸臆胸臆久益
堅面顏徒外飾我詩誌其墓非徒吊陳迹百世聞
高風衰俗庶可激

挂劍臺歌

明吳郡楊基

北河續紀

附餘

四十六

語諾上淺死諾諾更深當時季子意即是徐君
心嗟嗟徐君骨已朽寶劍摩挲在吾手正擬臨岐
解贈君不意挂君墳上柳挂劍果何意聊以明不
欺當時讓國心肯使徐君疑於手劍而折筮可鑒
死生之諾不可虧

挂劍塚詩

會稽后肅

季子讓一視之敝屣然寧當寶一劍不爲徐君
扣徐君雖骨未朽挂劍墳前向楊柳君知不知
不足悲我心許君終不移

挂劍曲

李東陽

長劍許烈一寸心報知已死者豈必知我心原不
死平生諒我心耿耿方在此

手吳季子詞

王誦

陵谷千年改遺祠宿莽中孤墳無短劍暮野但悲
風亂草生春碧啼鵲洒血傷心誰共此落日向
衰翁

挂劍臺

梁知先

北河續紀

附餘

四十七

蕭蕭樹色落苔陰斷碣殘碑尚有文一劍長懸季
子意千年永佩徐君心猶留異草生春碧時共啼
鵲帶血深誰道塚頭陵谷變芳名傳播至于今
戊巳山在鎮城北顯忠廟後以明弘治間塞決河成通
政韓鼎築之下臨龍潭取土制水之義名曰戊巳
云

戊巳山

明麻城劉天和

野色依微正藤花掩映開丹房驚鶴夢白月向人
不鼓吹聲動松杉影自迴十年懷地土乘月共
登臺

其二

曉色扶桑紅
蒼花滿砌臺
片帆秋共遠
短棹夜仍
迴落照依
八近征鴻入
望來故鄉
千里思對
月酒

重調

戊巳山作

許用中

古廟松杉裏
崔嵬臨月臺
山從礪石斷
水自海門
迴障霧重
崖宿驚濤
孤嶼開檣
帆問行客
誰是濟

川才

戊巳山詩

秀水沈 謚

北河續紀

附錄

四十八

初春乘晚眺
細雨落花遊
古洞空丹府
平沙見帝
丘水深魚戲
藻天濶鳥盤
樓勝舂人難
遇何妨竟
日留

過安平謝水部在杭招飲戊巳山亭

福唐葉向高

孤山突兀倚
城樓煙樹微
茫入望收地
圻洪流迷
禹跡山迴重
鎮壯神州寒
空雁去闕
河暮遠浦
蔓主承國秋
立北長安天
尺五浮雲不
散古今愁

同謝在杭登戊巳山

雲間馮時可

異鄉天地一
登臺矯首浮
雲萬里開
重鎮闕河
明自壯梁山
盜宋堪哀
寒空雁驚
爭霞去濁
水魚龍引浪
來自挾仙郎
相唱和古今
感慨亦悠哉

戊巳山感事

晉安謝應制

龍潭東注後
禹力至今存
水惟庚辰鎖
山形戊巳
尊雲帆千里
目桀柘萬人
材莫問前朝
爭冰城有
浪痕

戊巳山亭

鄒平梁知先

亭自穴隆水
自迴神蘆坐
奠一山隈天
臨尺五星

北河續紀

附錄

四十九

河近地接東
南錦纜開浪
息何勞沉壁
馬烟晴不
斷鎖樓臺憑
欄遠眺空無
際雉堞千尋
入望來黑龍
潭在鎮城北
半里許一夕
平河泉故黃
河決口也東
流既塞泉涌
地中漚而為
潭深不可測
大旱不枯想
傳有龍潛焉
明嘉靖初郎
中楊旦飲其
地飲酒而輒
之水決未半
風雷大作舟
皆覆沒楊廼
懼而祭之

謝水部召集龍潭

明福寧崔世召

水部風流白
接巖黑龍潭
半共金危沙
明野色雲

千頃風約池痕月半規柳黛正肥鷺漸老荷香未
送客先知餘一段清狂在爛醉從教鬢絲絲

與崔符中孝廉飲黑龍潭 謝肇淛

千天驅雷雲冥冥昇龍西下建高旂一泓灌盪沃
焦土枯槎猶來龍涎腥神物千年睡不起銀盤堆
出青空裏十里芙蓉五里苔花落花開藕淚死與
君共醉卧魚磯苔色荷香滿素衣梁山日落孤城
晚探得驪珠照乘歸

阿井在坎阿城內水經注曰阿城北門西側阜上有

北河續紀

附錄

五十

井其巨若輪深六丈歲嘗煮膠以貢天府禹貢傳
曰東阿濟水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糞
濁則清服之下扇疏痰平其水不盈數尺色綠而
重阿膠歲解藩司入貢其井為黑驢虎加鹿角二
十之一以桑火煮之黑膠者佳井覆以亭歲
庶有司封閉

重修阿井記

陽寧陽許彬

京之東河心穀縣界古阿城內舊有井一泓潤園
如車輪名曰阿井泉水清冽甘美隣境汲以熬膠

供國用者歲以為常先是井亭傾圯泉源涸澁竟

州守郭鍾平州屬僦工甃石及泉復亭其上其地

建亭二楹為官僚往來棲息之所繚以週垣闢以

門徑經始於九月之望落成於十月之朔太守云

其事授予屬為之記攷之於古井者清也謂泉之

清冽山之精氣所發也爾雅謂改邑不改井井以

不變為德右蘇耽之橘井陸羽之茶井葛洪之丹

井皆是已李白云古甃冷蒼苔寒泉湛明月杜甫

云月映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蓋井之見

北河續紀

附錄

五十

重於世而致詞人之詠誦也如是況茲井自古及
今清冽不變制良劑以延年上供國用而下利民
生豈淺鮮哉是宜記之以告於東魯俾毋廢焉

阿井詩

谷山李際元

九仞天開甃一泓味出常和膠供上國排劑表仙

六液靜丹砂冷珠浮碧玉香構亭珍造化不為納

清涼

遊阿井

謝肇淛

齊水伏流三百里進出珠泉不盈咫銀床玉甃開

蒼苔餘澀爭分青石髓人言此水重且甘踈風止
血仍祛痰無驢皮革山柘火靈膠不脛馳郵函看
兒剗剗如山積官司催取頻飛檄驛騎紅塵白日
太六札歲癘竟何益我來珍重勤封閉免造業錢
充餽遣任他自息仍自消還却靈源與天地

阿井

梁知先

濟流伏見鍾名阿湏得消息列以多膠可疏風輪

上國味堪和橘表仙科捧來色燦丹砂冷泛去香

浮碧玉波自是靈源宜秘惜一亭止許歲時過

北河續紀

附錄

五十一

桃丘在鎮東北十八里春秋桓公十年會衛侯與桃
丘卽此今爲桃城舖舖旁一丘高可數仞每陰雨
後烟霧中隱隱有市井車馬之形土人以爲蜃市
云安平八景之一詳見安平鎮志

桃丘

謝肇淛

桃丘一坏土高與培塿齊古道無人煙芳草何萋
萋會盟有遺壘介駟猶疑嘶風雨晦林薄倏忽
虹霓精靈不可測市語非無稽不見海上空中

聞天雞

前終

北河續紀附餘

孟津閭廷映重栢

附餘後

釣其山在鎮東南二十五里山多碎石若魚蟹狀其
麓有釣磯相傳嚴子陵釣魚處石上有雙趺痕離
此不遠有子陵墓考之漢書但言子陵釣入澤中
而不言所在未知是否

釣臺

明謝肇淛

驅車去南巔昔阜俯涌泚危石蘆花中隱隱跌雙

北河續紀

附錄

五十二

履云是嚴子陵披裘釣于此只今砂磔形魚蟹紛
相似泚風渺其攀丘壑徒爲爾擾擾風塵間客星
竟誰是

麗涓井在鎮東數里方圓七十二眼俱琉璃甃之

名曰琉璃井相傳麗涓所開又其東三里許有孫

瞻宮詳見安平鎮志

麗涓井作

謝肇淛

沙埋白日草沉石戍壘蕭蕭落日遲閑角爭誰渾
似夢西風七十二琉璃

荆門驛在鎮城北隅而上下二關在鎮北十餘里又有荆門在鎮北十五里荆門舖在鎮北九里

荆門詩

明陽穀李際元

鼓浪催清曙虛舟漾碧流使星穿柳急汀烟入雲浮
雞犬隨人亂旌旆傍岸稠皇華無遠道此紀其咽喉

荆門驛作

南海李際元

草綠荆門柳更濃別來香漢一萍踪餘寒四月衣
初揭落日孤舟路幾重千里帆檣新出貢百年耕
鑿舊荒封美人自古場邊暮回首天涯可易逢

河續紀

附錄

五十四

馬城關在張秋北二十里卽齊阿大夫所治邑也今
爲市集魚鹽貨遷商賈輻輳有上下二關夾岸
而居者千餘家

過阿城五言古風

明謝肇淛

荒隧窮寒烟蒼烟窺楫梁行人畔廢坂牛羊下頽
壁百里有遺墟芳草無阡術子奇昔爲政司戰皆
者逸鎮兵作農具制挺捷強敵惠愛流嘉禾紅紅
有遺跡云却阿大夫揮金事交聯譽言雖日聞卒
自膏壤鎮井邑故不殊善敗迥超軼悠悠千載事

誰復論名實驅車再三嘆西風動蘆荻

七級鎮在阿城北十二里古濟也元時置上下二關

七級鎮古渡

明李際元

渡古遊八穩津滿舟子招絲垂楊柳密紅艸旌旄
飄水起瀛洲急赴分江漢迅商程經險蓋此地可
堯消

安平鎮之北九十里其郡爲東昌其縣爲聊城古澤

河道也其跡曰光臺樓曰魯連臺東昌府春秋齊

西鄙也秦置東郡漢以後分爲魏郡爲齊爲清

河續紀

附錄

五十五

河唐爲博州博平郡元改爲東平路明初改爲府
禁山更布政司領三州十五縣郡治在運河西岸
二里

懷東郡太守王尊

唐李德裕

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潯崢嶸金隄下噴薄風雷
音振馬矢未弭爲魚歎方深惟公執圭璧普與身
俱沉誠信不虛發神明豈爾臨湍流自此思
焉能侵逐我守東郡凄然懷所歎雖非識君向自
謂知君心意氣首相合神期無古今登城見遺廟

日夕空悲陰

過東昌

明古田張以寧

暖日初抽宿麥芽東風吹草綠平沙江南已過春
多少二月東昌見杏花

登郡城東樓

聊城傅光宅

滄海孤城接素秋禹山搖落此登樓徐廷遠秦
封在江漢遙通汶水流舊雨東南頻入夢浮雲西
北迥生愁曾連箭去人千古尊底斜陽照白頭

郡城懷古

晉安謝肇淛

河續紀

附錄

五十六

魯連多義氣一矢下堅城千載雄圖盡河流日夜
聲

其二

闕樹無春色荒城起戰雲城東諸父不能說盛將

軍

聊城東昌附郭邑也春秋齊聊攝之地至秦治置聊

城縣歷代因之但所隸不同元屬東昌路文

爲府而縣屬焉

聊城歌送顧明府

明李夢陽

聊城桑榆枕桑野使君懷古聊城下龍蛟慘淡七

唯聞當時誰走排紛者海東臨淪難見西平原不

見安平見已聞笑却聊聊軍還遣書飛燕北

生急難望列侯功成豈必千金酬只今往跡浮雲

盡遙懸滄溟日衣流

慈李海榜空衙

方志

人間無不可此地況臨流柳描窗紙新魚上釣
鉤夢回沙月午門掩徑蘿秋誰曰居夷陋堪忘寓
惠愁

河續紀

附錄

五十七

沂河在城東七里俗呼洧河黃河之支流也按水經

云源自嶺丘出東武陽縣經博平至州境又東北

流入海天子傳天子自三鹿東征釣于漯水即

其地也

漯河作

明郡人王子魯

吾聞東郡古漯源千年故跡成桑田白雲飛來處

捲雪黃葉亂下鳴殘蟬清風颭殿林籟响二行臺

送來天邊翻登眺發長恨綿駒舊曲無人傳

光祿樓在府城中央創始莫考臺高廣數丈爲樓四

層盤互玲瓏矗立雲表雄勝甲于齊魯明萬曆間
知府莫公齊重修

登光岳樓

明四明屠 略

高閣崔嵬切太虛大荒東去獨躊躇憑陵白日雕
窗合陟挿中天初柱孤萬里風塵連海岱千家烟
火接淮徐開呼濁酒供長嘯一帶微紅見舳艫

光岳樓作

郡人傅光宅

回棟雖費倚太清平臨岱嶽俯東瀛天低遠樹浮
烟迥六遠孤城落日明座引長風消暑氣野舍時

河嶺紀

附錄

壬午

雨近秋城傳聞海外風波急一劔同懷報主情

春宵登光岳樓

謝筆削

殘雪初消綠水波客愁無賴且高歌春回郡郭晴
烟滿天近長安王氣多海上霞光連岱岳雲邊樹

色遶漳河故園兄弟空相憶芳草萋萋奈爾何

魯連室在城西北十五里古礪城地高七十八魯仲

連射書遺燕將卽此

魯連室

唐李 白

齊有個儒士魯連特高妙明月在海底一朝開光

耀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願同平
原笑吾公薄湯人拂衣不可調

魯連臺懷古

明謝肇淛

卽並城中火牛出七十齊城一夜復大冠如箕卷
甲來殘兵半壁不聲哭先生慷慨吐奇謀一矢射
天天爲愁壯士泣血甘刎頸掛難解何所求功
成脫屣奔然去海上淫檣幾烟霧霸業雄圖安在
哉空餘昔日射書處日落城西古壘荒高臺野樹

自蒼苔只今臺畔多百草猶帶當年戰血黃

河嶺紀

附錄

壬午

取城而北歷棠邑博平洺平三邑之境達于臨清州
館陶縣其水爲汶爲漳爲衛其泉爲靈爲漱玉其

跡爲鰲頭磯爲琉璃井爲聖貴人墓爲附馬渡爲

黃花臺

棠邑漢發于樂平二縣地也隋開皇初始改今名石

晉以爲洺河尋復舊元屬東昌明因之縣治在運

河西南三十里

題縣江四知堂詩

元令張養浩

邑壯恰才弱官微慮患深韋弦千古意冰蘗一生

心神有歸來賦幾無暮夜金三年何所得憐憐雪
孟嘗

博平周時爲齊博陵邑漢置今縣後析置靈縣
置靈縣尋廢元屬東昌明因之縣治在河東
岸四十里

清平齊貝丘池左傳襄公于貝丘卽此池置貝丘縣
隋改今名屬清河郡宋金屬大名府元屬德州明
改屬東昌府縣治在運河東岸二十里

官清戰國趙東鄆也漢爲清淵縣屬魏郡晉後趙改
置臨清後析爲清泉沙丘永濟宋屬大名府元屬
濮州明屬東昌府初治初加陞爲州領館陶丘二
縣州治在汶河之北衛河之東二水至此合而北流

臨清曲
明薛
臨清人家枕開河臨清賈客何其多停舟落落無
可語呼泊只對長年歌

過清源
江陰沈翰卿
樓面游絲門抱開彩雲垂幔鳥啾啾舟車遠郭稱
都會驚燕穿花過別街幕下村官轆轤劍月中遊

東所二里

女鳳凰釵朱纓錦席淹留處苦憶揚州夢與偕

其二

迤邐層檐雀所迴欲凌倒景上層臺雞鳴萬井
合雉堞重城日暈開楊柳樓深吹玉笛葡萄酒滿
泛金盃無端約行遊芳草康樂祠前步紫苔

臨清作

東阿 玳

兩岸歌鍾十里樓江聲帆影月明秋今宵始作離
家夢人在漳河一葦舟

清源詩

謝肇淛

九河續紀

附錄

六十一

清源歲中多大買舟車載紛如雨一夜雷風吹
血腥高平列戟成焦土虎視耽耽何所求飛霜六
月天舍老匹夫首難奪鼎紅瘰癧割裂病微瘳良
今毒發猶未破依舊豺狼當道臥萬
言但恨時無王朝佐

館陶春秋晉冠氏邑後屬趙西北有陶丘焉置館其
側因名館陶隋爲毛州唐改永清尋復置
宋屬大名元屬濮州明文屬臨清縣治在衛河
東所二里

發館陶

宋王安石

促轡數殘更似聞難一呼未風雨上沙路月中

行笳鼓遠多思衣裘寒始輕稍知日久隱必閒

柴荆

次館陶

元許有壬

浦雲林霧鬱蒼蒼水面無風晚自涼、夜達窗牕

不寐計程三百是吾鄉

汝水自南門分水北流至此漸微細沿途置閘出臨

清之南板閘始與衛河合而北流漕舟過此謂之

北河續紀

附錄

卷三

出口無復閘矣

汶上竹枝詞

明閩中表 表

三春不雨閘河乾內使樓船日日歡四十水門都

鎖却書生不收舉頭看

漳水源出山西長子縣曰濁漳一出樂平縣曰清漳

俱更經河南臨漳縣分流至館陶縣與衛水合北

流入漕至明舊曆初北徙入曲周之釜陽河

衛水源出衛輝縣百門泉東北逕館陶至臨清與

汶水合北流至天津入海隋時疏爲永濟渠亦名

御河

次御河寄諸友

宋王安石

客路花時我擬心行逢微雨半隄陰背城山色雲

邊蓋隔屋春聲樹外深香草已堪回步履午風聊

復散衣襟憶君載酒相追處紅萼青跗定滿林

自河北放舟歸江南寄楊南宮

蘇軾

曉來銅雀果風起春水凌亂漳河水郎官驚起解

歸舟一日風帆可千里侵晨鼓柁發臨清菴暮乘

河續紀

附錄

卷三

流下濟寧南宮先生元我去花時想達瓜洲步尋

君何處典春衣杏花烟雨大江南

登蘇門百泉

劉豫

太行雄偉亦霄逼枝分蘇門爲肘腋、奇產秀氣

璠簞涌作琉璃、頃碧初疑驪龍蟄山趾仰噴明

珠飛的皪忽如湘靈理新粧大鑑開匣乍嘗拭峰

巒倒影浸雲烟蘋藻照沙改顏色相輝一尺圭風

月餘澤幾州及動植昔聞噲淪有仙人高標清與

山溪歎悠悠從事數浮雲嘯有遺屋行有跡我陪

東秦濟水南無限泉池日新矣一行作吏別經年
情思塵埃何處滌雲祠四祀來憑欄頓爽骨毛快
胸臆飄飄萬物七八客尊且笙簫隨分入味身紛
並恨不數恨乏魯戈延晷刻歸來簿領厭沉迷春
睡每著蝶夢適心約他時杖履遊醉漱流溪枕溪
石

百門作

明周百祿

光搖暗日動珠盤汎汎輕風漾碧瀾俯檻恍然驚
醉眼雲天却向鏡中看

河續紀

附錄

六四

遊百泉詩

山陰李夢陽

共城西北鰐門山烟霞滿目白日閒春風杖藜恣
幽賞暫休泉澗聆潺湲君不見孫登嘯臺幾千尺
巉岩上有仙人跡天空不聞鸞鳳音一壑孤雲爲
誰白

衛河茶別

鄭善夫

去國心仍苦風塵病未休六飛淹歲月八柱見遊
遊水動魚龍夕雲盤鶴鷄水江山回紫氣沙塵度
青牛祇有蒼萍綠爲文字留遐心渺無盡應興

衛河流

衛河八首之四

吳郡王世貞

擊汰蕩金波流光起千鬣仰看雲間質如輪帶殘
堞

十五誰家女紅妝嬌自多低頭浣衣坐不解听吳
歌

人家半侵河屋後晒漁網夜深喚小婦篝燈听波
响

青青河畔柳蕭索半無枝爲是輕板折非關贈別
離

河續紀

附錄

六五

靈泉在博平縣之莎堤運河之傍一名涵管洞巨石
甃成六管三竅以泄暴水唐因之置縣明永樂初
疏會通河塞

漱玉泉在臨清州城內西南隅兵備副使陳璧鑿構
亭其上曰明楊守陞錢塘李旻俱有記

鰐頭磯在臨清州延亘二十餘里汶衛合流而州時
其中自元明來名曰中洲環砌以石如鰐頭矣元
四閘分建而廣濟橋尾其後四方商賈財貨輻輳

于此其上有觀音閣俗呼爲觀音嘴

過鰲頭磯

明儲 雍

十年三往復此地忽重經
應土長安轄烟沙沒水
舂平川涵文景遠樹隱
春星魯酒偏難醉從人笑
粥醒

泊磯頭作

李東門

十里人家兩岸分
層梯高嶺入青雲
官船賈舶紛紛過
擊鼓鳴鑼處處聞

其二

河續紀

附錄

本六

圻岸驚流此地回
濤聲日夜响如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
江上帆檣萬斛來

琉璃井在臨清州城外
西南隅古湮泉也甃以琉璃
莫知年代明昌泰年平江伯陳豫築城始得之名
曰清泉

咏清泉

明周 叔

關兵餘散苦留情
千載遺泉萬有名
地脉之疏興
勝跡非寧新
構映高城源頭活水難流竭
鏡裏秋光回不成
最是元戎堪賞處
琉璃澄澈玉壺冰

清泉詩

魏 驥

牛筋琉璃舊有情
元戎跡迹永垂名
影吞明月深
通海光如晴虹
漏近城面可石欄
新琢就層層碧
甃古穿成須知濟世爲
甘澤未許塵纓此濯清
耿貴人墓在衛
西岸十五里有大塚舊有甘陵東
漢安帝母茔處也其下有池俗名蓮花池

耿貴人墓上

明州人官 昌

甘池高塚御河濱
故老相傳耿貴人
千載淑魂應有意
芙蓉開處見前身

河續紀

附錄

本七

咏耿貴人墓

大治向日紅

蕭瑟西風早木黃
貴人曾此瘞羅裳
只今花貌芙蓉出
猶帶宮娃一段香

附馬渡在館陶縣西南二十里
明帝明公王于此築
臺遺址尚存

由臨清渡口歷清河東郛而北
其縣爲夏津舊武城
迤北爲故城恩縣之境爲德州
其跡爲餘垣爲甲
馬管爲白馬宮爲四女樹爲董子
讀書室爲廣川樓

渡口在臨清州北七十里其地爲臨清清河夏津之
六有聲

渡口阻風

明吳寬

黃沙障三天半昏砲頭風急萬家奔何人去塞土
裏口天與河流一色渾曠野麥苗幾尺許只見風
來不見雨兩伯風師不相能彼蒼高虎公何汝
清河齊貝丘地漢爲甘陵晉治置清河縣歷代因之
宋屬恩州元屬大名府明洪武六年改屬廣平府
治在運河西岸三十里

北河續紀

附錄

六

天津春秋爲齊晉會盟之要津漢爲鄆縣至隋始置
夏津屬貝州唐屬清河郡宋金屬大名府元屬高
唐州明因之縣治在運河東岸四十里

鄆城春日

明謝肇淛

東風開遍白楊河寂寂空庭任鳥蘿鄉夢每從江
上云春光都在望中過城臨古渡迹人少閉殘
燈听雁多一榻孤琴數行泪相思愁問復如何
武城戰國時爲趙平原君封邑漢爲東武城屬清河
郡唐屬貝州宋屬恩州元屬高唐州明因之縣治

在運河東岸一里東鄰武城乃平原君舊邑世謂
曰子游所室處誤也

泊舟武城

明南康吳與寬

長年換舵棹艫停淡月疎星泊武城若使平原人
可作絃歌聲裏拜先生

武城懷古二首之一

王

古縣名空在荒城草自多私應餘父老不復有絃
歌曠野迷陵谷斜陽隱薜蘿乾坤殊變幻惆悵獨
來過

北河續紀

附錄

七

武城古蓀縣膏池地也隋爲歷亭縣屬清河郡貞
元五年置今縣屬甘陵郡宋屬貝州金元廢爲鎮
後復置縣明因之隸貝州治在運河西岸二里

過故城懷孫吏部

明閩中許允錫

已過須囂地晨興目懶梳忘傳遞中信貪了讀殘
書雪瓮看浮蟻風廉兒買魚美人在何處待復夢
迷迷

觀河水漲溢

邑人周止遜

茫茫烟水浪花新村北村南不見人遠寺依稀三

島岸平曠渺漠五湖津田家坐苦秋塲廢園守空
露井深眼底淒涼無限事西風回首沾巾

故城夜泊

東阿于慎行

長堤高柳暮雲平入夜扁舟堰口橫千里空波通

海成三家村落樸齊登殘燈微照孤帆動短笛寒

吹片月明谷枕清冷渾不寐滄洲一望颼颼驚

恩縣春秋爲齊里丘漢置清河郡唐改貝州宋慶曆

中王則作亂討平之宥其餘黨改爲恩州金屬大

名府元屬東平路明降爲縣屬高唐州縣治在運

元河續紀

附錄

七

河東南五十里

貝州逢北使

宋王安石

朱顏使者錦貂裘笑語春風入貝州欲報東都近

消息傳聲車馬少淹留行人盡道還家樂騎士能

吹出塞愁回首此時空慕羨驚塵一段向南流

恩縣道中

明王世貞

東風數盃酒細雨三家村旅片時濕農家素業

木梨花時一腹水鶴忽群喧大有江南已翻然憶

故園

德州周齊地也漢爲平原郡至隋始置德州屬平原

郡治唐以後皆因之明屬河南府順德平原二

縣州治在魏河東岸傍

德州道中

明程敏政

出逢漕舟來入逢漕舟去聽櫓聲如指我船無有

處沿流或相妨百詬亦難禦有如暴客三夜失

所據又如操江師擊接還散聚推篙與折纜往往

擊愁慮平生凡幾出苦口戒徒御忍後莫爭先寧

緩勿求速今茲畏簡書刻日觀當寧而況河防嚴

元河續紀

附錄

七

衣冠重相惧危坐鬱成晚少寢驚達曙蕭蕭傍岸

村隱隱隔河楊柳懷古賢哲高臥得深趣愧此行

路難推蓬賦長句

德州

山陰周祚

落日仙帆麗微風綺席清黃沙衛河水青野德州

城一大平原國雙開細柳營將軍盡日暇千里假

高旌

德州道中

四明張可敬

疎鐘迢迢落寒扉獨上高臺望紫微碧海靡無人

共遠青林霜路雁初飛自恰白日移玄髮無那縹

歷染素衣夜半滄洲夢夢故園於菊行子歸

餘堤在故城縣西南三十里係袁千里自順德廣宗

界來相傳餘治火時所築也

餘堤詩

宋司馬光

東郡餘堤古向來烟火疎提封百里遠三苗萬家

餘賢守車纔下疲人意已行聞歌五袴京塵清

郊墟

馬營在武城縣東北三十里與宋太祖所生地同

北河續紀

附錄

七十五

名有驛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相傳唐時故鎮

四女樹在恩縣西北五十里運河之傍地名安樂鎮

有古槐一株相傳有四女不嫁同植此樹

陳公堤在德州東南五里歷恩縣抵東昌東北抵海

宋時河決清縣陳堯佐守滑州築此以障水患百

姓賴之名曰陳公堤

董子讀書臺在德州明正統六年知州李元修學

橋地因得石碣刻曰董子讀書臺明弘治間建祠

其上

董子讀書臺

明分宜嚴嵩

董子讀書處寂寂臨高臺門牆窺孔室編簡拾秦

灰素守三餘積宮存一畝開墨池春草遍草木晚

禽來獨有賢良策人稱王佐才

廣川樓在德州祠董仲舒

題董子祠

明廬陵陳鳳梧

萬里風帆迎晚秋凌雲東上廣川樓天空落日千

山遠潦盡寒潭一鏡浮西漢文章懷往哲東藩冠

北河續紀

附錄

七十六

蓋記同遊雙梧亭下一杯酒素月流光入賞眸

由德州而北歷吳橋景州之境達于東光歷交河南

皮之境達于滄州其跡為古堤為弓高城為胡蘇

臺為泊頭鎮為郎兒口為會盟臺為清風樓為毛

公井為鐵獅子其河之故道為馬頰為胡蘇為南

為梁為釣盤為太史為覆釜為徒駭

吳橋春秋晉州至宋為將陵縣後改長河縣未靜軍

公改今名屢景州元屬河間路後陞為河州明仍

降為縣屬河間府之景州縣治在運河東岸二十

里

夜泊吳橋

明沈 愷

二月下神京春風催客程
草生汶水渡花發魯王
城不向山中去翻爲湖上行
悠悠戀行役何處可
題名

夜泊連窩大風

聶大年

北風吹雨暗長河
今有連兄十里窩
憔悴江南送
宦客黃塵滿面奈愁何

其二

北河續記

附錄

七十四

河邊白馬蹴飛花
河上垂楊是酒家
馬上行人莫
回首異鄉終日苦風沙

同首異鄉終日苦風沙

吳橋道中

王世貞

三輔行將過孤城
客久稀朔風深引
帆天日落沾
木何物人堪老
浮名計怎遠黃塵
滿天地不點泥
山薇

景州春秋爲平條地
漢爲蓼後爲廣川
縣至唐武

德四年始置景州
宋爲永靜軍又曰
崇德金元仍

爲景州明因之屬
河間府領吳橋東
光故城三縣

州治在運河東岸二十里

發景州

明劉 基

淡淡夕風作蕭蕭
蘆花鳴井間衆鳥
息河上一舟
行海近雲常濕天
虛月更清神京看
漸近日緩望
鄉情

晚次景州

楊士奇

下馬郭西村蕭條
盡掩門荒城明落
景獨步出平
原野水條侯墓寒
蕪董氏園閒因訪
遺事邂逅故
人論

人論

北河續記

附錄

七十五

安陵雨泊

東阿于慎行

廣川城北倚扁舟
寒色蕭蕭對驛樓
過雨蒼蘆綠
午夢乘波危鷺激
中流長天積水千
帆暮斜日疎

林五月秋拍點津
亭問前路居人爲
說下瀛洲

東光漢渤海郡弓
高縣地隋置觀州
唐武德四年

置永元縣靜滄州
宋改渤海縣元仍
今名尹初省

入阜城後復置屬
景州縣治在運河
東岸三里

東光在河

明錫山土 瑛

腹樹高寒雲不生
長河新纜覺舟輕
津鳧對對如

相識飛上霜堤伴客行

交河漢中水縣治也金大定十年置△縣△縣縣以

海沱高河二水交流故名△仍之明改屬河間府

縣治在運河西岸五十里

交河一首

唐胡 曾

交河水薄日遲遲漢將思家感別離寒心草生蘇

武泣隴西雲起李陵悲曉夜雉堞烏先覺春入關

山雁獨知何處疲兵心最苦夕陽樓上笛聲時

交河遇風

明晉安謝肇淛

北河續紀

附錄

七十六

細柳如絲踏作塵乾坤近塞本無春交河口脂黃

雲起風急沙飛不見人

南皮春秋燕齊二國之交齊桓公北伐至此繕修史

華名古皮城後以章武有北皮亭故曰△皮以別

之秦始置縣歷漢晉俱屬渤海郡唐宋屬滄州△

屬河間府明屬△間府之滄州縣治在運河東岸

十八里

滄州古渤海地海水盤迴曰勃以其在海△故名漢

置浮陽縣拓跋魏始置滄州隋以後仍之但所隸

不一宋屬渤海軍元屬河間府△之領南皮鹽山

△雲三縣州治在長蘆鎮△河東岸十二里

送趙少府赴長蘆

唐李 白

我云楊州市送客迴輕舸因誇吳太子便習廣陵

禱仙樹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自繞堤

雲尚提扇封酒樓持袂把塵壺前途倚相思登岳

一長誼

送呂郎中赴滄州

唐僧無可

出守滄州去西風逆加旌路遙經幾郡地盡到孤

北河續紀

附錄

七十七

城拜廟千山綠登樓過海清何人共東望日向積

濤生

滄州作

元吳 萊

荒亭沿酒缸心遠目極東南霧雨微百△齊封滄

海接千年禹跡濁河稀暗塵掉馬呈△金龜衰草

芊芊錦衣猶記上元鳴鼓夜滿船燈火越歌歸

長蘆詩

薩天錫

柳花漠漠春歸寺柳色青青晚渡江屋角松聲撼

風雨道人一夜不開窗

長蘆有作

明 陸 祐

坊棟連屋宇重喧然雜人認年豐盼鳳曆三
秋後人在鯨川八景中萬灶青烟皆煮海一川白
浪獨乘風遠瞻寶塔法霄漢却是前途有宅臣

長蘆道中

楊 壽

秋色兼旬者未指蓼花開遍亂鳴蟬兒這嬉戲清
陰裏屋宇磷磷傍水邊

滄州北舟中

薛 瑄

澶蒲滄州北舟行逆水遲連林秋柳瘦接翅晚鴉

北河雜記

附錄

七十八

稀原野波清減人家生意微端居對明燭深念莫

相逢

滄州

于 批

九月一日朔海郡涼風落葉何紛紛孤舟伏枕遙

秋色長路停尊對暮雲寒雁亂迷冀遂願清江口

抱賦土產古今踪跡堪惆悵獨立滄波倚夕照

長蘆官果

徐中行

入齋無事日垂簾飄泊何中吏隱猶猶主忍分

虎竹改辭宦跡混魚鹽南皮祠客堪誰向北海青

轉只自姑舊社五湖秋正好夫歸空復裏陶潛

古堤在吳淞縣城南古黃河步也西南極州界東

北入寧津界歲久河涸堤址猶存

迥吳淞古堤

元薩天錫

迢迢古河堤隱隱若城勢古來黃河流而今作

地都邑變通津滄海化為塵堤長蕪麥方不見築

堤人

弓高城在東光縣西南三十里漢韓頹當所封國也

其址在縣之順城鄉

北河雜記

附錄

七十九

弓高城作

明周 翰

韓頹當建日漢邑稱弓高于今荒草裏時聞風怒

號亂鴉鳴古堞寒雨洒空涼遺跡宛然在黃土圍

周遭

胡蘇臺在東光縣東南高二丈許圍二十餘丈以

胡蘇河得名

泊頭鎮在交河縣東五十里遇河之傍商賈輻輳南

北一大都會也河間府管司通判駐此以新橋驛

俗名泊頭驛

新橋夜泊

幽壑 布

靜風恬月色明葦花灘上鴈知更游故欲驚
人夢躍出船頭水有聲

郎兒口在青皮縣有大堤自南亘北五十里高丈餘
東爲滄州境西爲南皮境衛河水漲西患特甚元
泰定以來屯軍土民爭訟不決乃公勘同掘截然
中斷二十餘里水由中流名郎兒口有碑記

郎兒口感興

明趙叔紀

古來漳水苦橫流南皮直瀉來滄州古人築堤障

北河續紀

附錄

今

其下南皮民命隨魚遊中有志士伸敵手鼓義興
工破堤口約束狂流俾中行兩岸從茲樂農畝大
患已除民已安前人事跡人人看豐碑兩立截文
字從來孰便與事端因笑當年築堤日怙然狂夫
與愚卒那知曲防世所禁嫁禍移灾天不恤我
披荆堤上行摩挲石刻百感生時和今賴天子聖
河不決兮民不爭

會臺在長蘆一名盟亭古燕齊之界二口常會盟
于此故名

清風樓在滄州公署中相傳建於晉永康中

元統乙亥錄囚至清風樓題

元薩天錫

晉代繁華地如今有此樓暮雲連海岱明月滿滄
州歸鳥如雲過飛星拂瓦流城南秋欲盡寂寥
連舟

毛公井在舊滄州城東北隅唐開元間清池縣毛公
母老苦水鹹不堪爲養遂于縣舍傍穿地得泉甚
甘人謂之毛公井

北河續紀

附錄

今

壁獅子舊滄州城內周世宗北征駐蹕滄州有罪
人善治輪金鑄獅鎮城賊罪高一丈七尺長一丈
六尺至今存

馬頰河在東光縣界後呼爲馬河唐開元中重開
號新河

胡蘇河在東光縣東三里許歷歲雲鹽山入海豐夾
河會于海志云其水散若胡鬚然故名

簡潔河皆在滄州之臨津

釣盤河在滄州東南經樂陵縣入海

太史河在兩皮縣城北

覆盆河在兩皮縣

徒駭河在滄州慶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堤按陸氏九

河方謂其盤在獻縣東南八十餘八河皆在滄

州南皮東光慶雲之境而鄭道元及宋儒程氏

謂九河之地已淪于海與書傳所載不同此蓋後

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未敢信以為真也

滄州之北其縣為興濟為青縣為靜海其山為中條

其水為滸陀為潞為海其鎮為天津為楊柳青為

北河續紀

附錄

全二

楊村其跡為盤古溝為神堤為鳳凰臺是為北河

之北界

興濟本宋范橋鎮地宋大觀中置今縣金屬滄州元

屬清州明以屬河間府縣治在運河東岸

興濟舟中

明張、頌

城下西流遶衛河秋來雨急漲洪波排空雪浪奔

騰達得水色龍變化多兩岸人家分野色荷林楊

柳挂煙蘿漁翁不解東西路穩坐船頭又浩歌

青縣春秋時清國也晉為清州唐置唐置唐五代周

置乾寧軍又為永安縣宋大觀中以河清七晝夜

少為清州金元因之明降為縣屬河間府縣治在

運河西岸

青縣吟

明瞿祐

未飲青州酒先乘青縣風川原通趙北境界入

東餅設河為白堤供野景紅蓮屯禾黍飽飯樂

年豐

青縣曉發

無錫浦瑾

垂柳迷歸路飛花引去舟登峯山錯峙曲岸水迴

北河續紀

附錄

全三

孤鬼屬晴方舉魚龍暖欲浮身隨吾道在此外復

何謀

靜海本宋清州之渦口寨宋大觀中置靖海縣金元

仍之隸清州明改靖為靜屬河間府縣治在運河

東岸

泊御沈淺

元張寧

霽月中天月絳河黃流滿地漾金波荒陂火兼

沙火短棹吳歌襍詩歌去住已連家宿處閉鳴豈

知客愁多江南二月花如錦何負歸期奈爾何

過靜海縣

明 瞿 祐

三縣臨河口遺民住岸傍
田多廢棄屋半逃
亡薄薄沽來酒低低坐處床
舟人知往事門對話偏長

靜海逢侯主事同宿寺中 曾 葵

皇華千里客何意此相逢
水郭春光早郵亭柳色濃
偶因牛渚棹來听虎溪鐘
明發孤舟別相思隔九重

獨流淺作

倪 敬

北河續紀

歷 錄

八十四

獨流清曉發高下亂帆檣
潮入雙塘淺風高孤樹忙
荒祠烟火斷遠戍角聲長
男女勤生計葦蕭聚海裔

中條山在青縣唐陽城傅城家于北平隱居滄州中

條山詔于滄州起之考滄州無此山而滄州有

條縣或曰而名之耳其山有懸崖瀑布數十丈如

猿鶴聲

咏中條山

明 邑人馬 政

界破城南萬頃田猿啼鶴唳年年拾遺幾度溪

頭過猶見餘波浸碧天

滹沱河源出大鐵山自代郡自城東流經縣城南
十一里單家橋至青縣南分河仁與衛河入流而
北至于天津入海

次孔四著作作北行滹沱

宋 黃庭堅

駝褐蒙風霜難聲渺境里青燈豆粥落日踏冰
水平生不龜藥纔可衛十指指此千戶侯誰能優
劣此

北河續紀

附 錄

全 金

滹沱道中

明 金 鈞

前驅聞警蹕傳道近滹沱
凍舍含初日風微動碧波
人從仙仗出路自回橋
過北望幽燕外青青疊疊多

滹沱有作

歷 下 李 攀 龍

滹沱水北極野色蕩派城
擎樞中流迥塞淖下吏
情天鄉紆綰轉日上大波
行獨在知津後又塵見

滹沱

滹沱水詩

樊 鵬

渾水寒津斷常山古郡開城宋帝開野即趙王
關遠邊風入川長朔氣外蒼蒼戰場見水

東迴

潞水溯出山州漢光武建吳漢等十二將軍進戰
于潞東卽此今青縣有流河驛北至於通州通
之路河

流河驛遇謝內修太史 明李東陽

仰止懷先達相逢卽舊知別離曾有贈舟楫本無
期細雨春燈暗高歌暮角悲從君問前路江海得

北河續記

附錄

全六

吾師

次前韻

黃岩謝省

舟楫愁誰語風波未自知偶逢君共泊恰與月期
期夢憶仙舟會情忘客路悲論詩無意把一飲亦
吾師

夜泊流河驛

于珏

流河灘頭夜不寐海風江平粉散魂驚洪波沉沉魚
龍影野戍荒涼豺虎聲客路此生何木下卽關愁
緒迥難平可憐蘿月還相照明發前州問水程

海在靜海縣東二百里禹貢同爲遼河入于海卽此

所謂之渤海以其在齊之東亦謂之東海又謂之

北海楚子諒宵節君處北海洪景廬曰北至于清

海取名北海以其地近滄州亦謂之滄海金封王

福滄海公是也而河間謂之濊海者以其地居大

中若道家達萊三島然故名

天津在靜海縣北九十里其地居白河之西衛河之

南二水至此合流同入于海有三衛鎮城大直沽

小直沽海口魚鹽商賈百貨畢集

北河續記

附錄

全七

觀海于天津

明王懋德

極目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相連東吳轉餉輸

杭稻一夕潮來集萬船

過天津

瞿祐

官河通海道軍府壯京畿起北千艘集投席一客

歸潮聲浩水勢霞彩手睛輝對酒留筵久人情莫

敢違

過直沽

曾茶

近海嚴烽戍孤城雄堞雄河法二千里合舟楫萬方

通島噴鯨波外樓臺層象中來何似景烟綠曉

霞紅

再過天津

賈榮

潞河雨下接流河飛入天津張海波獨坐船窗清

夜寂月明何處扣舷歌

直沽作

黃淮

孤城近海曉光遲遙認歸程望不迷潮水分流波

上下人家相對岸東西市集喧襍商人集野色荒

涼雁影低猶記前年留飲處菊花插帽賦新題

北河續紀

附錄

全八

夜泊直沽

宋訥

海艦河帆到此分直沽多舊遠方聞十年水路風

塵隔兩岸人家漁火焚臨路河邊船泊月魚蝦靜

裏飯抄雪却思昔日曾經過紅酒青歌吟夕暝

天津

程信

天津橋一水雲橫紅蓼灘頭暫駐旌行盡人家無

犬吠却從海上看潮生

過直沽作

王洪

水出滄陽郡山橫薊北天高海日遠喚入江

烟市遠諸番船軍屯列陣田風高悲鼓角霧重失

旌旗匪獨關河壯由來節制全精兵旦雪朔勁騎

出幽燕大漠青塵外三韓落照前將持定遠象不

用親朝聘

送杭憲副備天津

信陽何景明

天津橋北望京樓金鼓東行節使舟日暮懸滄

海樹龍蛇春壓九河流日午貢篚通南極萬里旌

旄屬上游莫笑談兵尊俎上書生原不爲封侯

天津題劉憲副拱北樓

程敏政

北河續紀

附錄

全九

危樓突兀中天起雄峙高城壓諸壘登樓北望渺

茫間正距皇都三百里直沽東去當海門九河下

瀉鯨濤奔一道科徵比州縣十里虎豹分營屯天

子端居不忘武勅遣提刑此開封眼中壯觀忽歸

然緩帶時來閱千櫓四方王帛趨神京千車萬泊

無留行題品休歌大行路麗譙却教天津城憶昔

文皇曾駐蹕父老相傳至今日憲臣初下新條章

乍將誰諳舊軍律城頭大沛翻晴虹城邊細柳搖

春風來從倚不能去宸居先在紅雲中豈角悠

揚鼓急莊雄蝶嗟哦日初上城聲所講陰符篇
這儒生不堪將檻外滔滔水
流酒醉愁根歌新樓盛年相與赤心在范公敢謝蒼生憂

宿天津

真州蔣山僧

津口波濤曲抱迴孤城正逐海門開
陳埋澤魚龍臥霜備闕河鼓角哀
一夜朔風吹地傳五更寒月涌潮來
目冷水宿平生事腸斷今宵亦屢回

舟次直沽與謝太守

李東陽

二水斜通海孤村合抱城
夜宿明月過春浦暗潮北河續紀
附錄 辛

生憂國身將達還家夢不驚
留歡有親舊羣旅見真情

舟次天津

樊涿

達別長安日未曦野花春樹兩相隨
板橋玉環開青鎖化鶴仙臺見
紫芝晴景半含雲迴閣驚鴻曲
抱海門利風塵蹄路行應達回首蒼茫動旅思

天津答小玄兄

長洲皇甫

別家五月渡江水淖拂炎雲入淮汜
行殘六月臻衡流涼颺一夕秋聲起
眼中望闕已在望手持玉

杯喜何向問道長安有狹邪
明朝走馬踏晴沙莫行潞水橋
邊柳看作玄都舊裏花

過天津計放憲副

武進薛應

海上風高遊子哀夢同沙鶴
夜飛迴孤城四角寒聲急
荒寺疎鍾曙色催麟閣雲霄
誰薦士多元江漢獨怜才
元帆已出黃河口便向吳門
望月臺

泊天津稍直口

錫山顧彥夫

名津稍直一舟橫野曠誰知夜幾更
山月徘徊人獨立海天寥落雁孤鳴
河流東下烟波遠風陣西北河續紀
附錄 壬

來草木驚有酒欲斟斟不待
邊防民瘼正關情

泊天津

隴西金 寶

月明天際酒初酣直北雲深海氣涵
一夜潮聲來沙上夢中猶似在江南

天津月夜

于慎行

於舟乘亂浪伐鼓注歸流
明月千帆夜長風萬里秋
箭師探汲口津吏折潮頭
浪蕩烟波裏隱隱伶仃客遊

又天津作

于慎行

自浪雲拍海門天津城下萬艘屯吹簫伐鼓中
紀渡賣酒烹羔何處村黯黯平林令雨氣迷茫遠
岸吐潮痕江淮百億輸王庶萬歲梯航奉三專
楊柳青在靜海縣北五十六里

過楊柳青作

明宋 訥

楊柳青枯異昔年人家猶有在河邊縛蘆厚覆低
低屋把竹輕撐小小船半川霜禾喧鳥雀一梳烟
柳立驚禽眼前莫究興亡事萬里封疆自一天

楊柳青見桃李

程敏政

北河續紀

附錄

卷三

春陰淡淡綠楊津兩岸風不動塵一日船窗見
桃李始驚身是臥遊人

楊柳青道中

于慎行

鳴榔凌海月振舵破江烟楊柳青垂翠蘆綠刺
船笛聲邀落日席影挂長天望望滄州路從茲遂
渺然

楊柳青驛中

南海廬雲

漂泊風塵悵遠遊楊青亭下暫維舟故鄉門巷經
海雨一路山川到東秋潦倒詩篇時自適飄零五

混幕悲愁免宵尚憶長
盤古溝在青縣南十五里相傳盤古之墓在水中
石棺鐵鎖之或隱或見溝北岸有盤古廟

過盤古溝

明廬陵邵德

蕭蕭遺廟夕陽天野殿呼猿曲澗邊萬古乾坤心
上闕于今日月掌中懸有無石匣滄波怪彷彿仙
衣碧草傳我亦離形遊太均停舟問信思迢然
神堤在興濟縣運河堤上有柳數百株明末樂間知

北河續紀

附錄

卷三

縣王彬以河決未及築堤氏屈盡沒痛不能救投
水而死屍直漂入縣堂之上人民怜之置祠祀焉
名曰神堤

神堤詩

明樂素老人

河防未就竟沉淵誰識當年令尹賢惟下春風祠
下柳翠眉長爲鎖寒烟
鳳凰臺在靜海縣西五里相傳有鳳凰集此遺址尚
存

後終

北河續記八卷

浙江江啟叔家藏本

國朝閣廷謨撰廷謨孟津人順治丙戌進士以工部主事督理河工是編因謝在杭舊志而修之又附錄古蹟藝文於其後廷謨自序謂刪其不宜於今而增其正行於今者故所紀形勢頗詳然正行於今者增之是也其不宜於今者亦當存以備考證乃協志乘之體一概刊除非通論也